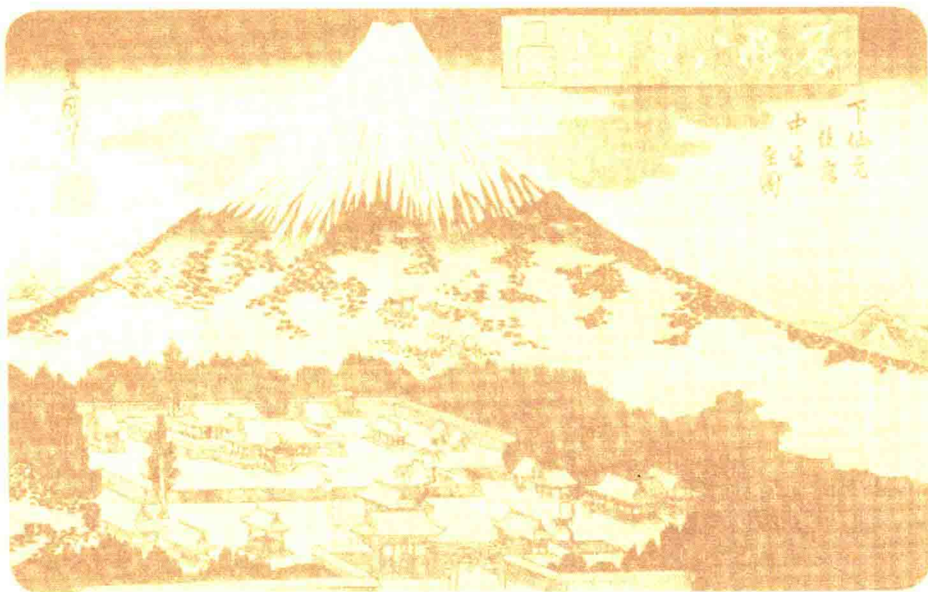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九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4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歷史人物一傳記一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95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96册）

第八册目録（總第97册）

第九册目録（總第98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99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100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101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102册）

叢傳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103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録（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三十一冊目録（總第120冊）

詠史詩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松尾耕三 著

河内名流傳

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大阪鉛排本

據明治二十七年（一八九四）大阪
鉛排本影印

河内名流傳

鳴雪署

明治二十七歳次甲午六月下浣排印香艸園蔵

正誤上巻

岡田序表四行間ハ開〇ノ誤
二葉表四行櫟ハ鑠〇ノ誤
四葉表三行洞ハ淵〇ノ誤
七葉表十行氣之ハ之〇氣〇ノ誤
八葉裏四行廿ノ上ニ歳〇ノ字ヲ脱ス
十五葉裏十行下ハ不〇ノ誤
十九葉表十一行戳ハ戮〇ノ誤
廿四葉裏上欄評向ハ句〇ノ誤
右ノ外句點訓點ニ誤脱尠カラス讀者幸ニ一推セヨ

河內名流傳序

聞而傳之。不如見而傳之之審且確也。然生百歲之後。欲傳百歲前之人。固不可見而知之也。唯夫同生其地。都邑山川風俗言語。凡入耳觸目者。皆同之。則雖聞而知其人。亦猶見而知之歟。河內志紀郡大井村人。松尾耕三。業醫能文。曩著近世名醫傳。其書傳誦於世。今又撰河內名流傳。寄示請品隲。且囑序。余繙閱三復。迺叙

曰。此書爲篇三十。爲人三十八。有專傳各人者。或有合數人傳之者。而有高士。有偉人。有烈士。有韻流方技名媛浮屠之徒。其言行卓々。可傳於後世。余也生和泉。今住大和。大和之與和泉。皆接河內。故余游河內。探討其名勝古跡者屢矣。請擧余所目擊。以試評此編。其鬱蒼而峻拔。有如金剛山聳雲際者。其明潔而暢達。有如石川滾々流而不止者。狹山池之深湛。玉手岡之

幽雅。其他一丘一壑。花竹林叢。隨境成趣者。亦莫不有焉。是自非耕三胸中貯河內山川丘壑。安能得發此奇觀揮此光彩乎。而編中諸子。概與耕三。產同其邦域。覩同其土俗風物。稟同其山川清和淑靈之氣。故以耕三傳河內名流。猶擧家中寶器數之。謂之直接其人見其言行而傳之。亦豈不可哉。宜矣叙寫審確。而毫不謬其品隲也。抑余少年志於文學。嘗欲著桑梓先賢

傳。世務掣肘。未及下筆。而耕三以起死回生之手。餘暇更出此技倆。使百歲前之人。復活現於百歲之後。余方叙此編。烏得不赧然乎哉。

明治廿六年三月奈良縣尋常師範學校長正八位土屋弘譔

河內名流傳序

元和偃武以降。及今日。上下三百年。士之生長其間。不能立奇功著名天下。或退耕草野。以高尚其志。或下帷授徒。以誘掖後進。或風流儒雅。以風靡一時。或開池溝。修隄防。以除水旱之害。凡如此者。所在有之。是其所關係。雖小乎。然其遺風餘澤。施及後昆。有不可蔽者。然而史家不及悉采錄之。往往使其芳名湮滅草萊。誠可悲矣。蓋如我河內。尤多此類云。友人松尾子深。我隣村大井人。出寓浪華。以醫著名。篤學好義。性端介。不苟交人。景慕古人。甚切。常以闡幽顯微爲志。曩者。著近世名醫傳。今又有此書。其意蓋在重其業與桑梓也。方其屬稿也。遍訪故老舊家。以搜異聞。博求斷簡零編。以徵佚事。拮据數年。未嘗見倦怠之色。其刻苦勉强。非常人所企及也。或曰。子深之學洵善。然其人粹雜。無所攷擇。寧以多聞爲勝者非耶。余曰。何其子言之謬也。子深則唯遺漏之恐者。决非以多聞誇者也。且傳不言乎。君子成人之美。況此書所錄之士。德業文章。皆可以爲摸範。其裨益于世道人心。不鮮少也。非篤學好義如子深者。奚能成此美擧哉。及有序文之囑。叙其素志著作之概。與答問之言。以辨卷首。若夫文章簡明。議論平實。能得史筆妙訣。則讀者自能辨之。余不復贅。

明治癸巳三月　　友人岡田英　撰

河內名流傳　松尾氏藏

何內名流傳例言

此編所輯。自元和偃武。迄明治中興之初。無慮三百年間。無論傑士偉人。與高僧名醫文墨之徒。至夫挾一技一能。而沈滯轗軻者。隨得隨錄。竟獲三十餘人。或列傳。或合傳。略以其生卒年月。爲次第。要欲使其事蹟隱晦者表彰後世也。若夫元和以前。則讓世之良史焉。

題曰河內名流傳。然他邦人顯名于此土者。亦採收之。但河內人。而或得志于他邦者。未得具載。以其履歷未審也。且有一時名流家廢祀絕。其偉迹亦隨湮滅。百方搜訪未獲者。凡如此者皆闕如。以期異日補入焉。

事關名流。而逸于本傳者。與夫零碎細屑之蹟。不及立傳者。別蒐錄。名曰名流瑣談。以附卷尾。亦庶幾得顯幽之微意矣。

每一篇藁成。質之桑梓諸友。諸友輙訂正事實。或品評文章。間又施圈點。至朱藍爛然。雖其所見各有異同。然往々有補足本傳之遺漏。表出作者之微旨者。所以併存焉也。

明治廿六年癸巳仲春於浪華堂島香艸園中

松尾耕識

河內名流傳　松尾氏藏

河內名流傳目次

河內名流傳

松尾氏藏

足立敬亭云行文似歐陽公

土屋鳳洲云亦畫中人

河內名流傳上卷

河內　松尾耕三著

三田淨久

三田淨久。稱大文字屋庄左衛門。志紀郡柏原村人也。世爲豪農。既老。自號不老軒。齡踰七十。聰明如壯時。又富勝具。莫日不命杖履矣。嘗謂。我河內。先王之所都。古陵之所在。名勝巨剎。不一而足焉。而未聞有記且圖者。豈非昭代之闕典乎。於是。慨然以闡潛顯幽自任。乃屈能畫者。竹杖草鞋。冒霜露。披榛荊。跋涉於山川林野之間。若其都址陵域。特徵之舊史。或詢之故老。百方搜索。如此者殆七八載。

岡田松窓云籬島所著河內名勝圖繪盛行于世稱爲良書而名所鑑爲之粉本則淨久翁築礎之功寔不可沒也

土云插貞德季吟淨久爲添壁似

又云並寫清泉如品淨久韻致者

足云以贊補傳

至州勝概靡弗目擊而足踐焉。始蒐輯一書。凡六卷。名曰河內名所鑑。其鐫而公于世。實爲延寶七年矣。後百三十餘歲。有秋里籬島者。著河內名勝圖繪。得淨久此書。大喜曰。既有此好粉本。名勝圖繪可坐而製也。今觀圖繪序次。一依仿此書結撰云。淨久爲人蘊藉。嗜韻事。其流風動一時。從遊者甚多。蚤通國雅。又學俳諧於松永貞德。與同門北村季吟。安原貞室友善。貞德京師人。稱近世俳諧之祖。季吟。貞室亦鬱然爲名家。淨久以元祿元年歿。春秋八十。淨久家有清泉。甘而冷。宜煎茶。宜曝布。其名聞乎遐邇。至今弗涸。所謂柏原清水是也。

野史氏曰。一部名所鑑。所收載和歌俳諧。凡二百七十餘

亦六一遺範

土云一結有情有韻

人。一千二百餘篇。何其盛也。雖出于作者好尚。然其交遊之廣。可以知矣。余遠祖如元君。亦居其一焉。淨久八世孫稱爲門。爲先考舊友。同學和歌於伴林光平。今歲七十餘。矍鑠亦有祖風矣。

淨久著河內名所鑑。以闡千餘年所隱蔽之名山勝水。其功固卓矣。家兄撰河內名流傳。以顯數百年所韜晦之畸人偉士。其德最宏矣。而以淨久置開卷第一。是作者微意之所寓。非必關年代先後也。余故特表出之。弟求馬。拜評妄識。

淨嚴和尙

淨嚴和尙。錦部郡鬼住村人也。父上田道雲。善醫。母秦氏。

弟求云一句異相既學胎瑞雲吉祥

幷有篤行。深崇三寶。和尙神采非凡。生知字。數歲自誦尊勝陀羅尼。又喜寫佛號。及長。不食葷羶。不見婦女。私稱空經。請父出家。父奇之。携登高野山。師雲雪阿闍梨。剃髮稱覺彥房雲農。時年十歲。偶雲雪沒。因就朝遍法印。良意僧都等。深學眞言教。嘗隨朝遍謁紀州侯。侯欲試其才。命儒臣某。出唐本一卷讀之。披則通鑑綱目序文也。和尙朗讀。無一蹉躓。侯愛其夙悟。賜物賞之。歲二十九。得安流印可。受阿闍梨位。既而又受大苾蒭戒。改名淨嚴。辭高野山。還河內。建如晦庵於鬼住村。兼住于鳴瀧般若寺。及高安教興寺。又創泉州神谷高山寺。與攝州大今里妙法寺。以弘說教法。慕德受戒者日加。時與黃檗鐵眼禪師一見。立機

求云父既善醫藥樹延命之號亦似有冥契

岡云道樸異事錄入高僧傳中大生精采妙

投合。道交特厚。仁和寺門主性承一品親王固嘉和尚戒體嚴淨。賜號藥樹山延命寺。因改如晦菴。建殿堂。親王乃爲之如法眞言律本山。屬仁和寺別院。貞享元祿之間。屢飛錫江都遊化。柳澤出羽守深慕其德。爲造精舍於靈岸島。請居焉。號之瑞雲菴。初和尚之發河內赴江都也。觀瑞雲二道起自延命寺堂頂。其色黃赤。霮䨴向東去。故取以名云。一日將軍大樹公莅柳澤邸。見和尚。和尚進講普門品。公大悅。從此屢召聽其講。敬信太篤。元祿四年。賜湯島地三千六百坪。及金三百兩。剏建精舍。號曰寶林山靈雲寺。公又欲附寺領田數百石。和尚辭曰。唯得師弟日喫粥飯則足。於此歲賜百石。以充其資。尋擧靈雲寺。爲關東八

河内名流傳　三　松尾氏藏

又云法幢之盛如此眞桑門之傑也

又云與儒者應酬見非尋常緇流

州眞言律本山。十五年六月。得恙。遂結印。寂然逝。閱歲六十四。和尚戒行圓滿。道德高一世。到處僧俗雲集。講經說法無虛日。其修大元師明王法。禱國家鎭護也。公侯縉紳妃嬪。莫弗皆肅然崇拜矣。其剃度弟子。四百三十六人。授菩薩戒者。一萬五千餘人。授結緣灌頂者。實爲三十萬四千五十五人。所撰述現行者。十七部六十卷。未梓者。十三部。他。有秘密要鈔三百餘卷。皆謄寫流傳焉。水戶儒臣森尙謙謁和尚贈詩曰。南天鐵塔疊皇城。芥子開扉此道明。惆悵會昌沙汰濁。讃歎日域法流淸。尸羅具足證無漏。灌頂結緣救有情。遍照金剛今何在。那伽定裏見形聲。其爲儒者欽服亦如此。弟子蓮體。慧光傳其法燈。蓮體嗣延命

求云名贊亦可以爲河內名僧傳序矣

岡云收應甚妙

寺。慧光繼靈雲寺。蓋遵遺命也。二人亦爲當世碩德。野史氏曰。金嶺石川之間。自古多出僧英。若道昭。玄賓。則無論。或有以學識測博著。或有以道德堅固稱。至近世。以淨嚴和尚爲翹楚。和尚以蓋世之德。得名主之知。猶龍得雲宜矣。法雨能霑化群氓衆生如此也。瑞雲之瑞。於是乎見矣。

一至居士

岡云事已奇歌更奇足爲藝林佳話

一至居士。志紀郡小山村人。稱久保宗兵衞。重輿。標奇有才。壯歲求官。然仕大阪城代某侯。蒙知見擢用。延寶六年冬。侯遷封於遠州濱松。居士決志歸田。乃詠進狂歌。以乞骸骨。歌曰阿加左多那波末末津左之天伊岐知仁阿阿和我阿之乃多知津天登我那侯惜之。和以寓挽

河内名流傳　四　松尾氏藏

又云其人襟度洒脫可想

近藤南州云勝景叙來讀者亦騁目放懷

留之意。曾乃末末耳加多那左之須世宗兵衞那遠米遠加計天遠古曾土乃波末居士不顧。掛冠。去還鄕。解刀劍。操犂鋤。自號一至居士。日偕野父農叟。話桑麻。耕暇。輒閱書賦詩。遂不復談及富貴靑雲之事。村之北數百步。田疇間有古丘。俗呼之城山。爲三好山城守康重城址。望之蕞爾一荒墟耳。然其上坦然。靑草若氈。登而眺矚。凡攝河山川城地寺觀之勝。與彼朝暉夕陰雪月之景。悉萃于一眸下。居士每登覽。騁目放懷。以娛焉。遂撰定其八景。曰攝津金城。曰天王浮圖。曰生駒晴嵐。曰剛峰積雪。曰柏原風帆。曰藤井晚鐘。曰城山秋月。曰山下蓮池。自賦其詩。每題各十篇。一時傳誦詞林。賡和者臻二百六十餘篇之多。於是鏤梓板。名城山八景詩集。流傳益廣矣。居士

足云頓挫有法
足云蓋以下巳含贊意
岡云一結餘音不盡欲心盤胸
足云好陪襯

既以村翁居。然每遥望金城於林樹表。輙不勝感舊之情。時賦詩遣懷。其一曰。曩昔數年日日攀。棋筵歌席鶴雞班。今仍髣髴群仙窟。望眼別開不等閑。其爲人可以見矣。蓋當時文運尙屬草昧。而我河人夙鳴昭代之盛者。不得不推居士爲鼻祖矣。自此厥後。城山之下。往往出畸士。豈居士之流風。有所薰染而然耶。

野史氏曰。所謂城山八勝。亦余之所眼熟而神馳。山水依然。今猶昔矣。而世無復有知居士八勝詩集者也。余奇居士爲人。而愛誦其集。聞里人松田某家。藏三好氏城櫓古瓦數枚。古色蒼然。最足珍矣。

土屋鳳洲曰。一篇以城貫之。末尾點古城遺物以結之。妙。

土云他日偉業之基定於此
又云敍寫明晰如視圖經
近云敍水理分明有禹貢遺韻
近云文勢一束

中甚兵衛

中甚兵衛者。河內郡今米村人也。其人豪偉有識量。家業農。最用力禹鑿方。嘗曰。畢生間。必欲創非常鴻業以貽惠於後世子孫。區區毀譽豈所顧也哉。河內有二大河。曰大和川。曰石川。至志紀郡柏原村。合爲一。北流。復分爲二。曰久寶寺川。曰玉櫛川。玉櫛川更分爲吉田菱江兩支川。滙爲深野新開兩巨沼。遂再與久寶寺川合。至大阪。會澱水焉。歷郡凡六。曰高安。曰若江。曰河內。曰讃良。曰茨田。曰東成。每洪水暴漲。汎濫於數里。攝河二州之民。蒙其慘害。槩無歲不有焉。甚兵衛慨然曰。今日要務莫急於治水焉。浚

土云起時務者之言
又云到底目的在此
又云凡事柔之成在此四字訣
又云少年既有此卓識其人實不凡常
近云文勢如風雨

河修隄是姑息耳。豈足享萬世之利乎。於是苦心凝慮。測水源。考地理。以究順逆之勢。遂立開新河變水脈之案。曰。自大和石川二河湊合之處。西折直流。歷志紀丹北二郡。至泉州堺津入海。是順水勢也。若夫柏原以北。支川巨沼。埋焉墾焉。不久而當獲新田數萬石。果如此。則災害始除。福祿尋臻。是豈不一擧兩得而萬世不易之策哉。甚兵衛既立此案。自信愈篤。時明曆三年。甚兵衛歲十九矣。乃自懷願狀。單身赴江都。請之幕府。幕府不允。快快還。然其志不少撓。益凝思熟計。忘寢饋。傾家產。欲以一身當河伯之衝。後數年。再赴江都。懇請之。復不允。當此時。諸郡之蒙水害者。歲酷一歲。而深野新開兩沼。則土沙壅塞。水利不通。

近云一頓有力
土云其喜可想
土云今之所謂一句點睛
又云二句收全文何等簡括

土民困甚。因屢哀願代官欲治之。而官尙未決也。甚兵衛復反覆陳宿志。自持其說愈堅。及元祿之初。代官萬年長十郞聽其說嘉之。自觀于幕府。具申之。至此始得允可。官乃發修河之令。傳命於本多中將。伏見主稅。大久保甚兵衛。及萬年長十郞掌之。而甚兵衛亦與焉。甚兵衛欣躍不覺手舞足蹈也。因擧積歲所計畫方法。記錄。圖繪悉呈之。躬親奔走。使役甚力。其工起於元祿十六年六月。竣於寶永二年某月。其役夫二百四十四萬五千六百五十五人。其用財。三千六百六十八貫四百八十二匁五分。而河長七千九百八十間餘。幅一百間。今之所謂大和川卽是也。厥後河北之民不復知水害。而其所得新田果有二萬石。

近云筆力千斤

餘。蓋自甚兵衛之立初志。閲歳實四十九周。至此其宿願始達矣。官乃賞其功勞。特許帶刀稱姓。甚兵衛拜謝曰。吾死無復遺憾矣。享保十五年無病歿。壽九十二。河北之民。至今傳當時役夫所唱俚歌。蓋弗諼其遺澤也。

土云以贊辭再總評全篇亦簡亦明

近云贊語简淨有多少姿致

野史氏曰。予嘗觀元祿年間河内地圖。審其河川之源委。郡村之肥瘠。而後益知甚兵衛之見之明。而功之偉矣。而其堅忍勤苦百折不撓。遂得果其宿志。可謂壯矣。天之與其壽。豈偶然乎哉。

土屋鳳洲曰。立非常之功者。必有非常之精力。與百折不撓氣之槩。吾觀於甚兵衛氏信之。

近藤南州曰。行文偉麗。得此以傳。其人不朽。

中村祐和

先中甚兵衛十餘年。有中村祐和者。錦部郡上原村人也。初稱與次兵衛。及老改今名。其地據山成田。磽确乏水。以故土瘠民貧。祐和常歎曰。農者民之所以恃生也。今夫耕耘灌漑不兩給。吾人何以得食哉。於是碎心鏤肝。晝計數年。遂有所得。因陳請於領主石川主殿頭。得其允。先鑿巨池山麓。其深十六間。周之一千二百二十一間。設閘七。於是郡之東。深谷幽澗之水。來滙會于此。滙焉。足以備數旬焦旱矣。稱之寺池。祐和曰。未也。次卜山原荒漠地。芟荆棘鋤蕪穢。以開墾新田一百十餘町。至納租六百十五石。稱之市村新田。凡其鑿墾工事。祐和躬率役數千人。歷二寒

岡云我邑地位爽塏動苦旱魃吾祖正保君常患之有所爲計畫略就其緒而爲事所礙不果余也樗櫟之質不能繼遺志從事于此及讀二氏傳慚愧殊甚

暑而竣功。時慶安三年也。至此祐和大喜曰。可矣。吾與衆始得同食且息。幷可以賑子孫矣。官賞其功。賜宅地數町。擧爲代官。寛文十年七月。祐和以壽七十五歿。土民追仰其德。以每歳忌日爲公暇。相携展祐和之墓。二百三十年於茲。今猶昔云。夫祐和與甚兵衛。所謂同功一體之人。其建偉業於當時。施餘澤於後昆。非卓識明智之士。則安能望之哉。因附傳于此。

珂憶上人

珂憶上人。玉手山安福寺之祖也。號圓信。里見氏。其先若狹人也。爲新田義重之裔。父義勝以武略聞。母平氏。亦有淑德。深歸佛乘。生上人。齡甫七歳。乃投於江都靈巖寺。隨

土云有此本量何爲不成

岡云恤人不避危難是其勇處

近云例句原于左氏甚奇

珂山和尚。薙髮受戒。上人天資絶倫。嘗隨師赴某侯邸。其從者圍棋一室。俄而爭行。至於拔刀相接。上人蹶躍入兩刃間。倒坐傍屏風以阻之。神色自若。侯聞之。驚異吐舌。師亦益重其器。勵力教誨焉。廿五。索念佛修行之地。飄然出江都。一笠一杖。風于餐。露于宿。來往於名山勝域。又晦跡於京洛外者數年。後之河州。得一廢刹於安宿郡山中。蓋係前數百載行基大士所創。榛荊沒焉。狐兎栖焉。上人相曰。吾當追遠公支遁之跡矣。乃留杖鉢。臥雲步月。專修樂道。既以謂。如此寶界。豈可久付荒蕪乎。於是辛苦經營者有年。始建佛殿。次及經房僧舍鐘樓廚倉等。所謂玉手山安福寺是也。自此玉手山安福寺之名顯於四方云。初其

士云前人用意至於此後人不得不赧然也
岡云用意建築周到是其智處
又云敬誨遍施是其仁處

建佛殿也。低其棟。巨其柱。故遭大震。毫無傾動之患。俗謂之珂憶建。其實出於豐聰皇子之創意云。四方緇素。慕上人德。爭聚其門。農夫樵子賈豎牧童。亦咸薰染。歸心淨業。尾張侯德川光友慕其名。屢徵接見。親受宗訣。執弟子禮每至府第。慰勞殷勤。錫賚極渥。侯又愛玉手山勝景。建壽碑於山中。因割腴田二千畝。寄附之。彥根藩老木俣守安喜佛。一日謁伊勢太廟歸。途逢上人於宇治橋上。見其氣宇非凡。傾蓋問道。以為神助也。自此崇敬尤篤。喜捨黃金若干。寶器數種。上人以寶永五年寂。世壽七十四。其一生修道說法之餘。造丈六佛像六軀。圓光中小像六千六十六軀。追償先師素願也。又出指端血。書小阿彌陀經一千

士云一變風趣尤似史公
近云寶什余亦嘗一寓目古端硯一枚使人垂涎三尺
足云得文章御落之妙

卷。以金銀泥寫者。各千卷。其他。畫佛。建寺。修龕。興會。不遑列舉焉。

野史氏曰。玉手山吾鄉蓬壺也。山中有洞穴。豈先民遁世之處耶。余屢游焉。愛其山水清秀。寺觀莊麗。又縱觀其所藏寶什。槩希世之珍。一見使人戀賞弗能去。余於是益歎上人遺德之深也。

岡田松窓曰。上人博學廣聞。兼以智仁勇。其遺德之深。何足怪。若使上人得其位。用力于當世。其所成就。果何如也。

生駒山人

生駒山人者。河內郡日下村人也。名文雄。字世傑。為日下

岡云改句山人本領似讀晉時高士傳
士云擬李愿盤谷者歟
岡云縱橫揮寫筆々生動使人百讀不倦得史筆妙訣

部氏之裔。自修稱孔氏。其先稱若松。為平陵祠官長。歷長中。有盛貞者。仕豐臣秀賴。有功。後隱於日下村。遂以農為業。世有素封之稱。父名益胤。字公祿。為里正。儉勤好施。多嘉績。山人自少。潛思經世。夙抱四方之志。而多累善病。不能酬萬一。一朝慨然嘆曰。男兒終不得展驥足於天下乎。則當退而老於山林畎畝之間。煙蓑雨笠。以樵蘇焉。以耕耘焉。自樂其天命耳。於是深自韜晦。築亭山中。名鳴鶴。暇則明窻淨机。焚香對書。上涉獵聖經。下出入百家。究史講文。每興至。攜酒抱琴。登峰頂。憩溪上。酣醉長嘯。似與世相忘者。然其胸中鬱勃之氣。時見乎詩賦。其秋日書感曰。科頭箕踞是平生。白眼看人豈世情。自嘆聚星天上少。誰知孤

士云有盛唐氣格
足云一聯悲壯非少陵則劍南
士云借來龍草廬映帶生趣
足云似雲傳中處々挿和歌而此傳則挿詩句以妙似其人品巧手巧手

劍匣中鳴。猿聲夜恨將軍壘。草色秋寒廷尉城。東海久無戎馬事。不求麟閣一題名。其抱負如此。伏水龍艸廬夙抱大志。景慕諸葛武侯。陶靖節為人。落落少所遇。自平生好尚。至凡百玩好。不欲苟與世雷同。及讀山人詩。忽拍案曰。快。世復有與我同好尚如此者耶。即傾然締交。山人既得艸廬。相視莫逆。十年如一日。其相逢也。扼腕拊髀。意氣慷慨。未嘗不互披肺腑。其交情之深。陳雷弗啻也。艸廬嘗有南州高士推徐孺。千古知音餘子期。千里論交時把臂。百年慷慨共論心。等句。山人亦有擊筑尊前並慷慨。鳴琴林下器交驩。曲中山水誰如我。海內綈袍獨有君。等句。凡二人唱和也。頻頻若織。槩無虛月。或輯為卷。題曰龍孔塤篪

近云二陸恐無此節概

又云論贊中卻寫一仙妙

岡云文亦秀麗雄渾稱山人爲人

集。山人又與艸廬約。同修南朝史。會病歿。艸廬仰天慟哭。竟至絶筆云。山人最嗜詩。其詩高華秀逸。雄渾悲壯。無弗兼有焉。嘗作日本行。東海行二長篇。贈朝鮮信使洪純甫。純甫駭視以爲當世詩豪。所著生駒山人詩集七卷行于世。弟文盈。亦敏才善詩。人或比二陸焉。

野史氏曰。昔者生駒山有種瓜仙者。其壽百餘歳。不知所終。山人追慕之。詩中往往及此。余以爲彼唯一癯仙種瓜者耳。其岔然獨立於風塵之表。傲嘯於山水琴曲間。文采霞擧。詞華雲涌。以粲蔚百代者。是山人之所以超絶一世也。余則目山人以爲眞仙矣。

土屋鳳洲曰。生駒山人蓋有晋代名士風槩。吾未得覽其全集。願他日從吾兄借覽其集。以慰平生之渴懷。

岡鹿門曰。僕往海内。亦遍求一人如此人。不可復得。日下名士已不可得。山中高士者絶蹤跡。愈覺側身天地百感茫々。癸巳七月批於浪華客舍。

岡田松窓曰。山人實爲我河内近世第一流人物。而世人知其事蹟者尠。今得此篇。足爲我州吐氣。

土云一句是此篇之根基

僧似雲

似雲。不知何許人也。或云。藝州廣島人。松井氏。蚤有遁世之志。托蹤桑門。初游京師。學和歌藤亞相實蔭卿。深慕西行上人爲人。去探名山靈域。家煙霞。友風月。東依西泊。不定蹤蹤。到處必留題詠。自號風月菴似雲。似雲善歌之名

土云余往年登大峰途經芳野其山中有稱苔清泉者西行所留錫處云今猶有小茅茨其中安西行木像蓋五六百年之物也傳云當時前庭敷詠之地滿栽櫻樹今不存一株也

噪一時。世或稱爲今西行。則戲詠曰。西行仁姿波加里波仁多禮止毛心波雪止黑染乃袖。嘗索上人終焉之地。禱於石山觀音大士。得之河内石川郡弘川寺。而未審其塋冢所在也。彷徨久之將去。忽有小童。告曰。山中有一古墳。名行塚。請導焉。乃伴入山數百步。指一堆處曰。是也。言畢而去。似雲於是知其爲上人埋骨之處。喜甚。以爲大士冥助。卽建碑表之。自詠曰。尋得天袖仁涙乃加加留哉弘川寺仁遺留古塚。時偶獲文覺上人所鐫西行肖像。益感宿因所由。建堂祀之。晨夕敬禮。焚香誦歌。又結小菴其傍。終以栖隱焉。席僅容膝。三面皆壁。一面穿圓窓。窓外多植櫻花。因號花乃菴。似雲性嬾。常厭炊事。往往餐乾餅數枚。以充食云。然每遇春花秋葉之佳候。輒飄然去。不知其所之。題壁曰。住換武秋波紅葉乃嵯峨乃山春波芳野乃花乃下菴。寶曆三年七月。病歿於泉州踞尾村北村某家。某乃瘞遺骸於西行墓側。蓋從遺命也。北村氏州之豪族。素重似雲。寓之常樂菴中。多藏似雲遺稿。手幷艸廿卷。其係歿前手定者。盡寄致之弘川寺。後人至今尙慕其餘韻剩馥云。

土云遊行自在

岡云處々插入自詠反映取姿亦是傳文之一創格

足云収筆悠然

近云生駒山人傳中頻々插入詩句似雲傳中頻々插入和歌相映爲致可謂奇

野史氏曰。似雲土木形骸。怡悅性靈。與造物者爲友。宜矣仰景西行之深如此也。昔人云。不愛陶靖節之詩者。是其人必俗物。余於似雲和歌亦云。

足立敬亭曰。傳中一種雅品文。

士云楠氏一句貫全篇

岡云此一節足以見賴母風采志氣

小泉和溪云余五六年前過河合寺址伽藍不復留隊礎所謂遺愛碑則埋沒於廢瓦榛荊中可歎識

朝比奈賴母　山上鄉助

朝比奈賴母。名泰亮。字君釆。號南山。狹山侯臣也。歲十五。爲近侍。後襲父職。爲藩太夫。嘗留守江都邸。受學於物徂徠。頗通書史。侯器而重用。所言無弗聽。賴母常慕楠氏忠節。嘗登金剛山。觀千劍窟城址。蔓草凉煙。不見一碑石。則悵然低𢌞。久之乃去。既還。以爲寶珠山河合寺。在吾釆邑。本與觀心金剛兩寺。屹爲州之三大刹。而俱係南朝舊蹟。兩寺儼存。今猶古。而獨此寺壞廢既久。終將併楠氏遺物亡之。豈不可惜乎。於是捐金謀之保存。且建巨碑堂前。刻文表之。文係服南郭所撰焉。所謂楠氏遺愛碑是也。賴母居職凡五十年。致仕之後。號養拙齋。風詠卜終。明和九年

士云以年齡始終之

士云七字是烈士本領

岡云邑民至今往々談當時事猶前日義氣感人之深有如此者

樋口剛堂云一句回顧前篇何等巧妙

歿。齡七十五。與賴母同時。有山上鄉助。

山上鄉助。亦狹山藩士也。爲人峭直勇於義。寶曆中。藩侯在江都邸。老職井出權左衛門掌藩政。政日苛酷。庶民大窘。然皆怖其威。無敢言之者。鄉助不忍坐視。慨然竊脫藩。抵江都邸。謁侯。而訴權左衛門專擅。論藩政不法。而言終弗聽。反坐僭越之罪。命廢錮於狹山。居二年未赦。鄉助悲憤。以爲不斃彼老奸。則何得革苛政。吾當犧我一身以救庶民困敝。一夕竊入權左衛門家。斬殺之。大呼曰快矣。即踞其傍。從容屠腹以死。實寶曆十年八月十一日也。蓋在賴母致仕之歲云。後藩侯嘉其志。召弟軍治。復嗣山上氏士籍。鄉助名容重。字愚卿。好詩。善草書。

士云一贊双収二人

近云論贊拍合二人才筆可欽

樋云至此追敘二人遺稿文乃有趣

野史氏曰。賴母誠實。鄉助奇節。幷可以傳矣。而二人皆善吟哦。當時江北海摘載之於日本詩選中。蓋賴母有南山集一卷。鄉助遺詩唯存十二絕句耳。余讀之。特壯鄉助爲人。而又欽賴母德風也。

樋口剛堂曰。前篇温雅。後篇雄壯。布置有法度。筆々含精氣。論贊簡潔亦可喜。二士得此不朽。

森田士德

森田直政。字士德。號懷玄堂。又抱眞齋。以字行。若江郡荒本村人。父矢倉利右衛門。爲郡內十八村里正。歲二十。出承同族森田六兵衛嗣。襲稱吹田屋六兵衛。祖某自河內徙居大阪靱街。鬻枯魚。家致殷富。遂爲子錢家。至士德倍

士云其人可傳在此

足云而字上下關鍵

士云此人今世不可多見

昌矣。士德爲人眞率洒落。毫不帶銅臭。風丰如書生。而趨急恤窮。無有靳色。平生嗜學。善書。愛古書畫。素精鑒識。家多藏奇蹟。嘗寄贈宋錢舜擧畫百禽隨鳳凰圖幅於洛北妙心寺。後妙心寺獻之朝廷。上嘉賞曰。殆是希世逸品。而爲昭代嘉瑞。雅與天下名流締交。凡挾一技一能遊府下者。必求見士德。槃臚弗假其推轂。趙陶齋豪宕不羈。視時髦如小兒。而深感士德交誼。士德亦篤敬陶齋。稱其書曰。可與趙承旨。祝京兆並鑣而馳。若文徵明。董其昌。則瞠若乎其後矣。賴春水弱冠游浪華。從陶齋而學。士德一見愛其才。盡力扶掖。遂使下帷浪華。故其情交最密。每美日和景。輙聯杖出遊。或涉泉馬山。或探勝南紀。到處傲嘯互和。

士云其見卓矣

足云藩主亦非凡

士云厚矣此擧足以激頽俗

士云附記女龍事點亦字乃翁字以補本傳所不敘及佳佳

某歲盛夏。同游京師。縱觀名寺巨剎所藏古書畫。有寓目錄之著。好事者爭讀以爲珍矣。士德以天明二年八月病歿。享年四十五。先是春水既還國。爲廣島藩儒官。常感士德舊誼。思所以酬之。安其父母靈牌於藝州佛通寺。以修冥福。至此忽聞其訃。東望慟哭。深憾其負平生也。士德家既富巨萬財。嘗謂。貽之子孫。子孫不必能守。不若供諸國家之用焉。因屢献金於幕府。及秋田。福山諸藩。天明元年。諸國荒凶。一橋藩治下特酷。士德卽献金五百両。且豫約曰。異日不幸。若賤家子孫告貧乏。則請必返之。藩主嘉其志。歲賜廩米十口報之。後數十年。物換世移。至孫邦治。家道頓衰。藩主聞而憫之。卽還其金。以完舊約云。明治十五年則爲士德百回忌。春水孫支峰自西京來訪其曾孫治賢。執手黯然曰。尊祖實吾家之恩人也。吾覓子孫跡既久。乃爲修薦事於城南法音精舍。旁展二人唱和遺墨。京阪名士會者殆五十人。精舍則其墓所也。治賢感泣德之。乃謝以萬曆年製墨一枚。蓋陶齋遺品云。士德女名龍。夙慧亦好讀書。工臨池。幼時所寫般若心經。今尙藏于家。細楷端麗。酷肖乃翁矣。

野史氏曰。名利之習。薰灼宇宙。而世之富兒。酣豢於宴晏。流蕩於侈靡。滔々皆是矣。若士德。則所謂萬綠叢中紅一點者。而支峰下以炎凉貳其心。感舊追遠。此亦足多矣。

土屋鳳州曰。近世浮華虛飾。解此風流篤行者極少。此倖一出。其下針於所謂紳商輩頂門。果何如乎。

足云可補作者所著近世名醫傳之逸

緒方南溟云予嘗聞之君曾孫元齊君初執贄于明石梁蛻巖翁々曰汝鄕距郡山不遠宜就洪園學君乃以翁介入洪園門翁書今尙藏于北山氏家云

士云其盛會可想也一讀不堪神往

小云橘庵又與龍艸廬江北海林義卿等諸儒尤親善余見其元章家所存當時往復書牘及贈答詩文知之

又云橘庵又藏名書畫余曾就曾孫元章見盛茂燁山水池大雅高芙蓉題籤亦其遺愛也

北山元章

北山元章。名彰。號橘菴。以字行。本姓和田。系出於楠氏之族。世隱於醫。住於丹北郡一屋村。至父元昌。襲北山友松子之統。因稱北山氏焉。元章自少俊秀。學醫於大阪橘元恭。問文於郡山柳洪園。既而業大行。丹南侯擧列士籍。遇之殊渥。侯嘗副衞二條城。而將覲於江府。發程在三日。會腰痛大發。京醫無治效。急召元章。一診未服三劑忽痊。因得不愆其期。侯大喜。厚賞賜焉。狹山侯亦賓待之。遂至顧其廬賜詩。蓋異數也。元章良醫之稱。聞乎遠近。爭聘請治。晝奔夜走。至輙夫脛無毛。然輙中手卷不釋。洪園沒後。喜與葭園之徒交。切磋講習。家居僻邑。而每月三次。出遊浪華。淹留三日而還。當此時。片山北海。開混沌社。篠安道。葛子琴。合邐王。賴千秋等。一時名士多參。元章亦與焉。聯詶於藝苑風月間。故士之以文墨游者。亦多過訪其廬。概無虛日。又好蒐典籍。嘗命浪華書估。有舶來及新刊。輙必齎致一本。凡亡論奇書珍編。以至尋常經史詩文稗官小說之類。雜然群至。久而帙籤連屋。人乞借覽。則欣然許之。乃題其書齋楣間曰。不讀萬卷書。不許登此堂。平生追慕菅公遺德。獨力捐貲。建碑於道明寺。內大臣廣幡公賜銘。江北海撰文。合斗南寫字。時人傳觀美之。寬政三年九月元章歲六十。乃會諸友於浪華城南某樓。張盛筵。以自壽其

> 土云末尾點睛全篇活動

周甲。會者數十人。賀章成堆。越數月。得疾溘然易簀。識與不識。皆悦惜焉。元章狀貌魁梧。襟度宏達。性强記而寡言。學者稱橘菴先生。所著橘菴詩鈔。雞壇嚶鳴集。幷行于世。北山醫牘。文集。雜抄。皆藏于家。無子。養弟元寧爲嗣。元寧名熙。號赤城。亦有聲譽。

> 土云慕古情深近云余亦久懷此志而未果也常以爲遺憾矣岡云結撰極妙

野史氏曰。余嘗過一屋村。見高厦翼出乎林樹表。問之知爲橘菴先生故宅矣。友人岡田子俊與先生曾孫元章善。請縱覽庫中遺書。今尙藏珍本數千卷云。余亦冀異日叩其門。登其堂。看天下未看之書。以饜其遺惠也。

土屋鳳洲曰。德川氏中葉。所謂儒醫者。往々開此文化。如橘菴葛城。固其儔也。

上田古香曰。以香艸君筆。叙橘菴先生傳。前後煥發。可謂我河州雙美。以足誇他邦。

五孝子

> 冢云清七之事足以與王祥之鯉孟宗之笋齊傳于千歲矣

清七。河內郡草香村樵夫也。有至性。孝于親。家貧。獨與母居。母嘗爲豪富某乳媼。以故平生不能偸於口腹。清七每慨缺孝養。每曉。裹食入山。及夜還家。其採樵必倍蓰他人。而所得之錢。以其半。充米鹽之料。以他半。供甘旨之資。終歲劬勤。未嘗少懈。一夕母對案曰。吾太欲食鷄炙。清七曰。諾。顧天黑。無由求之。請俟明日。忽有劃然撲窓扉者。諦是村童士戲耳。啓覩之。則雙鷄墜地而死也。清七躍然大喜。卽炙而供慈饌焉。里人聞而異之。以爲孝感所致焉。事在

寶暦年初。生駒山人所親覩。語之伴蒿蹊。蒿蹊乃收之畸人傳中云。

> 又云此一段如讀古孝子傳

嘉七。交野郡打上村農夫也。父久病眼。兄平三郎嬰風癲。嘉七少爲他家奴。謹敏事之。暇則省覲慰藉。時負父賽寺。時扶兄看花。每烈風甚雨暴雷。走歸侍膝下。大呼曰。嘉七在焉。大人勿憂。雖深夜嚴冬。未嘗懈也。後數年。父歿。嘉七倚廬寢苫。哀毀骨立。既而平略復常。至躬執農事。一日其母呼嘉七曰。家累稍減。自今不復勞汝。吾姉在某村。年老無嗣。汝往承其家。嘉七泫然曰。兒豈不奉慈訓。然阿兄多子而無產。不幸再發舊疾。則菽水之奉。誰爲之。是兒所常憂。願莫復言螟蛉之事矣。母不能强。事竟寢。亡幾平疾果

再燃。生路忽窮。嘉七身羈主家。俟夜深人定。造繩製鞋。鬻得錢。或曉起入山。拾薪還。幷贈之兄家。如此者殆十年。鄉曲莫弗稱其孝悌矣。事聞于領主。領主召賜錢若干。又歲與米數石。賞之。實爲明和七年三月。

> 又云總叙不費力妙

寬政中。幕府代官竹垣三右衛門治下。以孝義蒙賞者三人焉。曰綿屋德兵衛。曰五右衛門。曰幾武。德兵衛。丹北郡川邊村人。家鬻綿。旁業旅舍。爲人淳樸重義好施。嘗有一士人。投宿。偶得疾伏枕。德招醫。看護懇到。疾日篤。遂爲他鄉不歸之鬼。而初未知何許之人。德哀傷若親。損貲厚葬于村塋中。又建碑路傍。刻姓名。以欲遇其知人也。後三年。其族人果過覩之。始悉其客死。深感德義心。垂涙謝恩去。

> 又云起筆與前文不同
> 又云一句提綱
> 又云孝于親者固厚于人德之所爲唯其一斑可推以知其他也近時好名之

徒外粧仁義內専貪慾害世傷俗最可惡之甚者

官褒其善行。賜以木盃及扇子云。德事父母純孝。父母所命。必自奉之。毫不假妻孥婢僕之手。或欲出見郊野。輙負扶之。欣欣談笑而行。雖塵事紛劇之際。未嘗見難色。其平生善行槩此類。

五右衛門。讃良郡三箇村農夫之子。幾武其妹也。父數年病肺。沈綿無起色。母亦虛弱。家素無儋石。藥餌乏資。五右時歳十一。爲人賃役。僅得錢少許。以奉親。幾武齡甫八歳。看侍其傍。湯藥飲饌自視。未幾喪父。而母終就枕。起臥必依人。於此活計益困。隣保憫之。爲惠與衣食。因以得僅支饑寒。既而二人歳稍長。兄則爲佃戸。毎日出野。耕他人田。妹則在家。亦爲人勤澼洸紡績。戮力奉養。以不使母知寠

又云宛然天倫樂事圖韻來覺瑞煙靄々生紙上

又云好辭令又好収結

又云作者平生

貧之苦。人或勸幾武以婚事。則謝曰妾有宿願在。誓不執他人之巾櫛矣。屋後有瘠地數弓。種母所嗜野蔬。毎値天晴風暖之日。左右扶掖。席地視之。見其有愉色。則相倶欣然。唯盡其歡之務。官聞而嘉之曰。二子自幼。恊心孝親十年猶一日。最爲奇特。即賜銀若干。厚賞之。此地僻于河內北陬。山野交錯。瀕河流其外。棲爲家者。非耘夫蕘者。則捕鳥泅漁之徒耳。絶無有講書知道者。迄二孝子出。和氣所及。遂至移閭巷風俗云。

野史氏曰。事之奇偉特絶者。易駭人聽。故其傳于世。迅而遠矣。反之。行之温純質實者。難動人心。故其知于世。晩而少矣。遂至湮滅無聞。吾嘗見於古今之孝貞節義者。歎慨

持論膈諸發揮世之孝貞節義而亡滅不傳者聞之其含笑于地下可知也

不已也。昔者中井竹山。毎聞孝子之名。輙必召叩其行事。作文紀之。恨不使五孝子上大儒筆。傳榮於百世之下。嗚呼。是非獨惜五孝子之不幸也矣。

岡田本房

岡田本房者。交野郡阪村人也。名皐。字士聞。鶴鳴其號。稱治左衛門。世仕幕臣水野監物。歳十九。赴江府。爲其家老。有能吏之稱。當時居所謂旗下三家老之一。爲後以命西還。宰釆邑。兼一官祠職。自少好學。毎閲市。必購書而歸。初師事於海保皋鶴。西還後。締交於江村北海。常與其徒往來。結社開會。講經史詩文。旁及國雅。然本房志不在于此也。嘗戒子弟曰。凡讀書以知義理爲第一。若其章句則次

足云偉論卓說予自今奉此一句爲三尺耳

土云平易近民之慈歟

又云所謂廉吏民之標準也

之。大抵讀書之人。動輙用漢語于日常往復間。既不可。儒者之於俗士猶然。況俗吏之於百姓乎。又曰。士之事職。以才學爲主。無才學。則治道不得其宜。然徒主才學。則反至曠其職。豈得謂能吏哉。吾則冀爲俗學者而已。本房既勵精圖治。羈羅之譏。爭訟之判。終日弗休刀筆。其視百姓。寛嚴兼施。唯誠之本。自謂奉宰職者。外則其柔宜如羹卵。內則其剛宜如錬鐵。其出外也。必被頭巾。半覆其面。以避路人敬禮。又巡視釆地。預諭村民曰。吾奉公用耳。决勿事接待饗應等。其清廉槩如此。是以民皆悦服。稱賢宰焉。本房少喪父。事母純孝。母素信佛。昕夕唱佛名。已則職仕神祠。故其生平所見。有勢不相容者。然奉事唯謹。未嘗少忤其

足云是與瑞賢氏減竈薪同一見解

歡。每干役江府、必命族人。以北堂奉養。日所托唯此一事耳。不復及其他。本房家富產務。而自奉儉素。常日。守儉。先可節燧具。人唯知其價之卑。而知其用之大者少矣。嘗著家訓二卷。水野氏讀之喜曰。好書也。宜急附欹厥。以頒之臣僚及民庶。庶幾可以誨修身齊家之道矣。其著刋行者。家訓之外。有一宮神祠碑文一卷。鶴鳴文抄二卷。雪嚕一卷。

土云鳳凰和鳴

岡云能整家政餘事及風雅如小磯氏可謂賢婦矣

配。小磯氏。名逸。京師人。美才德。妙藻翰。初仕花山院前右府公。給事其女公子。婉娩聽從之教。進退周旋之節。莫不閑習。餘力讀史籍。詠國風。公深愛其聰慧。及女公子嫁東奥松前侯。亦千里親隨。留者七年。會女公子病歿。於是乞暇還京。既而歸于岡田本房。伉儷太篤。輔夫治職。其修內整齊。對衆仁慈。門客廚婢。皆無不皆藏其恩矣。而鍼線餘暇。弄花玩月。唱和相樂。水野氏亦賢之。屢誦其所詠進賜物賞之。初從東奥西歸。作紀行一編。名奥乃荒海。或勸以上木。其他家集裒然成堆云。

近云一結不費力

野史氏曰。本房孫實。今寓浪華。與余居鄰。日夕來往。余因得悉讀其祖遺著。而家訓二卷。國字記之。平易的切。最見其本領云。小磯氏淑德。亦不愧其配矣。

井上金橋

井上金橋者。交野郡舟橋村人也。名充。字盈夫。村沿放生川。有橋架焉。名金橋。因以號。世爲二宮祠職。與岡田鶴鳴最親。性嗜學耽詩。詩才敏妙。口常不絕吟哦。所作之詩。不

近云曠逸可想

知其幾千首。有人乞爲者。輙吅嗟銜口而誦之。然隨作隨棄。未嘗存稿也。爲人飄逸洒落。視世之毀譽榮辱。猶若雲煙過眼。每愛京師山水。興至則飄然出家。流留數日而還。未初爲旅裝也。時入貴紳之門。時過野客之廬。有唱國風者。則和之。有嗜滑稽者。亦和之。凡其所交接。勿論尊卑雅俗。與少長賢愚。無不皆熙然而親。驩然而樂也。性又愛花卉。園中雜植群芳。亦未必擇奇種與凡品。昕夕觀玩。酌酒吟詩。因自稱醉花軒主人。客或嘲其野而乏風致。則掉手曰。客之所觀乃目而已。吾之所愛乃心也。復奚暇論其香色與形狀哉。其洒脫如此。而其仕神也。盡心恭敬。毫無有惰容。壁上常揭眞率二大字。是蓋金橋之志云。

又云是達士之所以爲達士也

岡云洒落之中存恭敬最難爲之事也今世希覩若人

近云又出一奇格

野史氏曰。既得鶴鳴於一宮。又得金橋於二宮。可謂奇矣。雖二人性行各異。而其可傳則一也。余因據鶴鳴所作行狀。立之傳如此。

慈雲和尚

岡云一語透徹萬事所以超越

慈雲和尚。名飮光。號百不知童子。森川氏。其先播磨人。父安範。倜儻不羈。輕財重義。有俠者風。母桑原氏。慈雲幼狀貌異凡兒。擧止凝莊。若成人。稍長。益俊邁。父語家人曰。此兒必興家矣。攝津法樂寺貞紀和尚一見曰。此般若兒也。豈塵中物耶。乃乞爲弟子。時年十三。慈雲既入佛門。旁就伊藤東涯受儒學。後參諸方碩德。遂究顯密法門。一日歎曰。所貴於法者心也。心不昕。則萬法徒設耳。卽兀坐一室。究

衆人

足云心經秘蘊盡於此二句

近云叙事太奇

明心源。足不踰戸閾者二年。時聞信州有大梅禪師者。曹洞耆宿。名重一方。卽躡屩往訪。以求證。互相論難。留九旬而還。後又歷叩諸師。不中其意。乃還法樂寺。禪坐久之。一日豁然有所悟。自樂所證。入定連日。不覺雷霆破柱也。歲四十二。結草菴於生駒山西。長尾瀑之上。扁曰雙龍菴。靜坐勤修。禪觀之暇。讀梵本行願贊心經。彌陀經等。善通究其義。著梵學津梁一千卷。蓋梵學失其傳久矣。慈雲不假師授。心通意解。竟有此大著述焉。及晚更移錫於高貴寺。寺在石川郡。葛城山之麓。昔者。弘法大師聞三寶鳥之處。山水幽邃。夐隔人寰。慈雲喜曰。佳境。眞足以修道矣。因築壇。結界。修堂宇。建僧房。假爲正法律一本山。自是寶幢翻空。

士云至此寫其爲人宛然如睹

妙雲繞巓。世之欽仰者。及今益盛矣。文化元年。以世壽八十七寂。慈雲廣頰豐頤。鬚眉如雪。平生持律嚴峻。望之威容可畏。而卽之温和。人皆悅服。居常一意以荷擔正法。挽回衰運爲任。唯知有法。不知有己。躬煆煉學徒。諄々誘掖。講書說道。及疾患沈頓之際。未曾少懈。嘗述僧律及方服圖議十餘卷。十善法語十二卷。皆儀矩森嚴。一順佛制。世奉爲法海船筏矣。每誡學徒曰。大丈夫出家入道。須具佛智見。持佛戒。服佛服。行佛行。以躋佛位。切莫傚末世人師矣。先是。野上野中寺。高井田長榮寺。橘之有馬桂林寺。洛之阿彌陀寺等。爲慈雲留錫之躅。到處僧俗慕其德。屬至。問道受戒者。前後殆萬餘人。小石元俊嘗歎曰。吾平生幸

足云結法犀利眞個截鐵之手

士云其人非凡文亦壯快可喜

近云吾儒亦常有是嘆

得見三偉人。慈雲律師之於佛理道心。皆川淇園之於字義文法。永富獨嘯菴之於英才傑姿。天下罕有其比焉。野史氏曰。嗚呼。元俊一言。可以當論贊數百言矣。今慈雲一暝。未百載。而正法之衰極矣。其不絕如綫。自非有曠世豪傑如慈雲其人者出。大聲疾呼。揮霍之。則烏得而與復之手哉。投筆慨然。

淨信院

淨信院。名道隱。字諦忍。號薩州。鹿兒島藩士永山盛高之第二子也。蚤喪父母。發心求道。遠尋師輦下。修眞言法。時昨夢廬主講群疑論於眞宗學林。道隱聽講感悟。卽改轍入眞宗門。後從雪山師於越中。數年。及學成。奉命住于河

本多甄岳云二向先見淨信院爲人以下騷亂鎭定之大功亦盡于此

內古市驛西念寺。道隱爲人魁偉有智辯。博覽該通。無書弗窺。本山召爲學林講師。當此時。眞宗法門起一大厄。世稱之三業騷亂。(三業指身口意三行)歷五載而始鎭定。道隱之功居多焉。初有桃花房智洞者。爲本山學頭。才學威望。雄視一時。其說宗義也。乖盭祖訓。主張新義。以誘化覺衆門徒。海內緇素風靡雷同。無復辨正邪者。有反己說者。輙悉逐斥逮繫焉。法主嚴責智洞亡狀。作文告示門下。諭以相承正義。邪徒憤恚。移書諸國。欲請張新說。弊風之所煽熖。群氓蠭起。彼此結黨構怨。奸臣乘之。黷貨誣正。時享和三年正月。邪徒六百餘人。閧然闖入本山。揮槍刀。刼法主。暴取一任宗義於智洞之劵契。正義之徒聞之。喧愬本山。於此。大小

本云旗色稍明快人意

又云想見淨信院意氣昂揚壓滿座奸徒膽落氣奪

吏員皆罷職閉舍。紛亂愈甚。殆不知所底止。法燈暗黑如闇夜。道隱介立其間。夙斥新義爲邪。目智洞爲奸。大喝抗辨。赤手自斯挽回。正義之徒。始有喜色。相率屬望道隱。邪徒深憎道隱。竊謀害之。因姑去京避於堺浦。事聞關東。寺社司脇阪安董傳命本山。急促鎭撫。二條公府召正邪僧俗。鞫問數次。未奏效。明年正月。道隱智洞及坊官以下數十人。應召赴江戸。安董躬鞫治之。使道隱智洞對論詰難。道隱一遵宗祖遺訓。旁引群籍。參覈諸典。辨妄啟邪。諤々無所遺。智洞動輙逡巡。遂至發眩暈。安董更命二人各筆其所信宗義。開陳之。使法主審判其正邪。法主即以道隱所述爲正。以智洞所記爲邪。於此正邪判然。智洞遂伏罪。邪徒皆上回心狀。因處智洞以流罪。適病死于獄中。其餘與邪計者。皆懲罰有差。時文化元年七月也。多年妖雲滅于此。而佛日再發光輝。海內緇素始知所歸嚮焉。道隱既奏凱還。法主深賞其功。特命移住于豐前福島長久寺。十年六月寂。齡七十三。諡曰淨信院。世仰爲法門復故之泰斗矣。安藝有大瀛者。亦與道隱同志。應召俱赴江都。其復故之功不鮮。而未及親鎭定而病歿。世惜焉。道隱精力過絕。追老弗衰。其每夜讀書。懸酒餅于燈火上。且飲且讀。倦則倚机坐睡。覺後復讀如初。其所著。十五部。八十六卷。敷衍佛祖之遺訓。發揮眞宗之微旨。門下多出英匠。其學流傳播於海內云。

本云師所手寫高祖本典六卷筆力勁健首尾貫通不見一慢字藏在丹南郡

島泉村明教寺余親覩之

又云聞師性峻嚴其對人對晤或見叱來摧其傍輩則厲叱之不少假借故人皆預戒之云

又云論及近時慷慨激切使人不覺憤起

野史氏曰。自有眞宗來。法門之難有二焉。前則織田信長之攻戰。後則爲三業騷亂。信長攻戰。雖極慘酷。而其禍止于外形。三業騷亂則起蕭牆之內。其毒浸淫心髓。故其害更甚於前難焉。然正邪勝敗之理。固有不可易者。況有佛祖冥護乎。今也曲學邪教之徒。橫行天下。熏灼人心。其害將不測也。而世不復怪焉。余作道隱之傳。有所深感者。因叙及騷亂顚末焉。

此篇。關宗義顯晦不細。故首質赤松連城。利井鮮妙二師。二師相導懇到。改稿三四。庶幾乎無誤謬矣。史氏附記。

本多甌岳曰。淨信院眞吾宗僧傑。所謂三業騷亂。一二坊刻書中。有略記載其功蹟者。然未足傳其人矣。清流紀談最稱詳確。而尚以慊難明悉其事實顚末。與淨信院性行焉。高文叙述精細。本末明晰。而於記淨信院復故之大勳。極力顯揚。毫髮無遺憾。余安得不欣躍哉。

麥飯眞人

麥飯眞人者。石川郡駒谷村金剛輪寺主也。爲人恬靜。眉目之間。翛然有仙氣。饑則喫麥飯耳。因自號麥飯眞人焉。眞人無他嗜好。平居喜弄一絃琴。一絃琴者。往昔中納言行平在須磨浦所創製者。因又名須磨琴。爾後千有餘載。世無復嗣音者。至眞人冥想凝思。以自斲枯松造之。又著書述其道焉。花晨月夕。風檐雨牕之下。獨坐彈玩。乃名其

足云合溥沱白水爲一名稱奇甚

近云評亦奇

岡云其人志尙高超亦猶一絃琴

足云下風雨二字在有意無意

之間
近云錦貫川文中有馴虎與此相類
岡云近時泰西人能馴猛禽猛獸往々有可驚者不意眞人百歲之上早已得其訣
足云實字不宥下
又云嗚呼云々

室。曰一絃仙窟。先是結小茅於寺後山中隱栖焉。家畜一
妨馬。撫愛極摯。馬亦馴擾。善解人意。拜跪如貓狗。日起伏
於山坡林垌間。聞眞人拍手聲。輙婚々歸來。客至。代眞人
送迎。有事。輙結手書於其頸。遣之。須臾抵寺辨之。未嘗錯
云。眞人之先。出自三村備前守家親。父名親政。住於攝津
藍本莊。生子親秋。秋親少厭世累。年十九出家。薙髮於同
國大今里妙法寺。修密宗。改名眞如金剛。號四四山人。移
住於金剛輪寺。凡五十餘年。不復出山門。世稱覺峯阿闍
梨。實爲契沖四世末弟。卽眞人是也。以文化十二年四月
寂。壽八十七。眞人通國典。善和歌。而琴則其餘事也。
野史氏曰。嗚呼。眞人豈以琴而始顯者哉。其志尙之潔。

歐公口氣
岡云何其事之

足以照映百世矣。世之雖顯於名藪利淵者。一聞眞人之
風。則當愧死焉也。又曰。余作此傳。先質之眞鍋豐平。豐平
曰。五十年前。吾始學一絃琴於陸奥人杉限南。限南受之
伊勢人某。某則眞人門下云。而當時所傳唯僅二曲耳。顧
眞人固非欲傳後者。而今也盛行海內。寧可謂偶然耶。
足立敬亭曰。香艸君眞個眞人之知己。我知眞人在九
原。莞然一笑。爲鼓峨洋一曲也必矣。

村上總八郎

村上總八郞親侃。初稱安之助。世仕秩山藩。爲劍槍師範。
親侃特以槍術名。然性溫而謙。毫不露得色。同僚井上某
學槍江戸而還。自負以爲。莫能及吾者。欲與親侃較技久。

松岡相如曰行文奇警學太史公
又云親侃謙讓門下不挾私怨卽井上某亦服膺之誠而也
又云天下之至言出自一傖父口古人取言不舍蒭蕘宜哉

屢挑之。避而弗應。偶途遇親侃正服上廳。輙强求不可。於
是對角路上。一聲之下。直突某胸。某裝竹胴。竹胴摧。槍尖
貫心。忽絕息而僵。親侃大驚。加治護送其家。後某及劍癒。
深自悔悟。遂執贄門下云。一日。諸弟角技於場中。有傖夫。
疑立傍觀之。問曰。汝亦學槍乎。曰。野人曷知之。唯突刺是
習耳。弟子哂上之場。傖夫不敢辭。執槍而突進。諸弟逡巡。
不能支。親侃覩之爲奇。呼曰。來突我。傖夫揮槍復進。疑注
良久。忽擲槍曰。不能矣。親侃怪曰。汝頗精于技。何以得之。
傖夫曰。僕自少習刺鯉魚。今者稍熟。十不失一。夫鯉魚上
下於淸湍急流中。窺其間。一瞬刺之。若險呼于靜水中。則
決不能刺也。僕覩門弟諸子。有略類鯉魚上下之態者。故

又云死蛇不如活老鼠蓋謂活機之不可無也

衝其間耳。至先生則猶覩彼游于靜水。遂不見投槍之間
隙矣。親侃拍掌爲至言。顧謂諸弟曰。是余平生所論之活
機耳。爾等以彼傖夫言爲師則足矣。後常以此誘導後進
焉。親侃以天明元年爲大目附役。文化三年。轉用人。先幾
進老職。後數年。以衰老乞骸骨。侯厚賜物允之。歲七十五
病歿。晚好禪學。就龍雲寺敬之和尙叩之。有所悟入焉。親
侃槍名旣噪一時。人呼以槍野總八先生。遂無復稱其姓
名者。
野史氏曰。不幸。士之生。非其時。則曠世之器。猶且不得所
用。况勝局於一技一術之間者乎。親侃生泰平無事之時。
不能獲一敵首。乃徒與匹夫論刺鯉之術而終。豈不亦悲

乎。

花村竹外曰。文與武雖異途。其理則一也。余少學槍術於村上先生孫武君。亦平常說活機。余當時未知活機爲何物。今考之經傳中。聖賢千言萬語。總無不活機。苟無活機之書。不達聖賢之意。而不足讀也。然則活機之於天下。豈不偉乎。何止操槍之技。

又曰。槍野先生歿而數十年。得野史氏筆。英名再顯。可謂幽明之知已。

河內名流傳上卷終

正誤

二葉表十行裏袴蹤ハ被袴蹤ノ誤

十三葉表十行遵ハ適ノ誤

二十葉表十一行螽ハ蠧ノ誤

二十二葉表六行任ハ仕ノ誤

二十八葉表八行日ハ日ノ誤

仝葉裏八行蜜ハ螢ノ誤

三十一葉表上欄評好釣ト沙魚トノ間一日釣ノ三字ヲ脫ス

右ノ外句點訓點ニ誤脫尠カラス讀者幸ニ一推セヨ

河內名流傳下卷

河內　松尾耕三　著

柘植龍洲　子葛城　孫敏侯

柘植龍洲先生。名常彰。字叔順。稱中務。安宿郡國分驛人。家世業醫。少從中井竹山受學。頭角嶄然。與其子蕉園友善。日夕聯案講書。其作詩文。雖數百千言。未嘗起稿。竹山愛之。薫陶懇至。後負笈游京師。學醫於淺井圖南。會兄死。乃歸鄕承嗣。專精勉業。醫名大發。輿病乞治者。日聚其門。驛人爲之擧煙者多矣。和州高取侯聞其名聘之。乃往游仕。既而出寓大阪。業益盛。名益彰。然未嘗廢其學。夜則挑

士云古今與衆唯在此二字

足云醫中之那列翁

士云良醫濟世無之而不可也

岡云先生有陰隲如此其有後可謂宜矣

上云借名醫傳結局全文活動大妙

山田松堂云借他人言評著書何等敏腕

燈對卷。往往到雞鳴。家人或諫之。先生曰。吾睡一時則足矣。其勉强如此。寛政某歳。坐有馬温泉。視其泉氣冷。以爲是必由水之濫入也。即懇諭土民。親率役夫百餘人。撥鋭探寘。修覆之六晝夜。而濫水始遏。泉温復故。土人大悦。樹碑某寺。至今稱其德云。文政三年二月。病歿于大阪。先生爲人眉目秀朗。頷有七痣。如斗狀。性嚴果。及晩稍温。常語人曰。天使吾壽永。則欲歴覽天下勝槪以樂老。而年踰知命而逝。所著温泉論。曼難錄。幷行于世。曼難錄係論蟲病者。淺田宗伯皇國名醫傳曰。蟲病有全書。以此爲嚆矢。

葛城先生。龍洲之子也。名常煕。字君績。稱卓馬。從頼山陽而學八年。學大進。同門牧百峯。宮原節菴等兄事之。山陽

士云其志可敬是固人子之道

又云師弟情誼有如此而今也或亡之矣噫

山云盛宴景況寫得如在目前一讀使人不堪欣羨

士云師友二字承上

山云提筆有力

士云確言遠識

岡云識見卓絶

山云忙中挿入白霜滿地四字頗妙

惜其才。欲諭爲儒。先生謝曰。煕少喪父。父素欲使煕爲醫以繼祖業。今而背其遺志。所不忍也。山陽不能强。即托之小石元瑞學醫。居數年。精究其術。將歸河內也。山陽爲張離筵于鴨涯。一時名士皆會。所送詩文成堆。山陽又自畫長林讀書圖一大幅。從曉至夜始成。乃付之先生曰。女還國。听夕展觀。猶親我面矣。其爲師友所愛惜如此。先生既承業。業大行。名聲隆然。高取侯亦召爲醫員。遇以特例。其所建言槪行焉。先生爲人豁達豪爽。常語門人曰。文武兩道。不可偏廢。方今士風文弱。豈可不修武乎。每晨五更起。諸生學劍。時冬天。白霜滿地。燒炬火于中庭。先生褰袴跣步。自指揮之。又捐貲搆舍。規摸宏壯。名曰立教館。講武習

士云壯快矣河州風敎源泉發手此

士云叙一瑣事其人風丰隱々併出

山云山簡風度

山云金錍刮眼之妙似學遷史

文。遠近聞風爭來就學。幕府代官設樂某聞之。深賞其擧焉。明治之初。官布學制。府縣爭設小學。風教漸盛。先生欣然曰。吾志達矣。即擧黌舍獻之堺縣。今之國分學校是也。官賜菊章大銀盃賞之。先生性嗜酒。喜用巨杯。其往診遠村。入夜醉歸。馬上坐睡。馬到門嘶一聲。家人乃出迎之。槩爲例。先生之病篤也。一夕忽呼傍人求酒。手持一巨杯。頭々傾之曰。快矣。言畢瞑目。終不起。時歳七十八。實明治十三年某月也。書有傷寒論古義。老子訓釋。救荒私言。時務策。醫案。詩文集等。有三子。皆爲龍種。而長常肇最可傳焉。常肇。字敏侯。號芝嶂。歳十五仕高取侯。爲人明穎。少游浪華。受學篠崎小竹。又從家長韜菴於京師。夙通經史。善詩

土云弱冠慷慨不忘父祖

足云史筆迫龍門

上云氣節凜然不愧子路其人

土云平生操守可想

山云儒醫二字總結三傳簡潔之甚

土云立此佳傳何報其如之焉

岡云滔々八百言叙事詳細毫無煩冗之弊可謂大手筆

文。議論卓然。人皆畏服。嘉永甲寅歲。外舶突入大阪灣。諸藩警備。高取侯亦與焉。常擧慨然曰。數年後。風塵之變必生焉。及今不預防。恐有噬臍之悔。於是日夜講習兵法。稍有所得。偶罹疾。經四日忽歿。其臨終也。强起。着袴整容。訣別左右。且曰。子路死而結纓。君子固應如此。余也。幸不遭鋒鏑。宜端坐而瞑。執筆自書曰。文經武緯具備焉。則人我亦石川丈山之亞流。將書其次。忽投筆而逝。聞者無弗皆壯其志哀其死矣。時歲僅二十一。

野史氏曰。柘植氏。我河之望族。而所謂儒醫者。至葛城先生。其業最盛矣。近五十年。人材稍出於南河。無非先生振鐸之功也。耕家二世。受教其門。而未有所報焉。每望葛城峯巍然手雲表。不勝慚悚交至也。

土屋鳳洲曰。叙三世事業。一以高取侯貫之。草蛇灰線。極有法度。是作者尤用意之文。

山田松堂曰。三傳以高取侯爲貫線。而又以中井滄井賴小石筱崎諸先生。主客錯綜而叙。爲論贊儒醫二字伏筆。文法極嚴。極密。

又曰。距今廿六、七年前。余過國分驛。訪葛城先生。接談醫事。先生大喜曰。予可與語者。因出醫案數條示余。今讀此傳。先生聲音狀貌。恍若相接。追念往事。悽然者久之。

上田古香曰。先生藏一髑髏杯。自解剖屍體所獲者。不

上云應所謂雅

人坐知天下名勝者歟

岡云叙事入妙使其人躍然于楮表

施漆泥。骨質暴露。客至。醉後出之。必强一杯。客有辟易遁走者。追而捕之。不飮不許歸。其豪放如此。追懷當時。附記于茲。

岩崎義隆

岩崎義隆者。河內郡花園村人也。稱淸平。藤門。紅園。皆其號。爲人聰敏。夙有才子之譽。自少好和歌。甚於食慾焉。嘗讀琴譜袖香爐者。拍案曰。絕妙好辭盡於此。自寫之枕屏上。昕夕朗唫。及長。長記覽。工筆札。古今國雅。莫不獵涉而精究焉。初義隆有足疾。不得擔簦追師。因蒐天下歌書。築庫潛其中。枕藉含咀。遂窮其蘊奧。平生所作不下萬餘首。其足未出一州之外。而名馳四方。紀藩加納諸平當代鴻匠也。誦義隆所詠。激賞弗已。卽取載之其著鰒玉集中。伴林光平之游其門也。諸平先問曰。子國有岩崎義隆者。爲詞林巨擘。子必識其面。光平驚曰。未也。卽還訪義隆。語以其師所推奬。義隆悅曰。眞箇知己。光平從此屢蒙其眷遇。多所益云。義隆起臥坐行。所思唯歌。遂發狂。不辨人事者數年。然有人問其道。輒欣然答之。拆毫辨微。條理明晰。毫不異平常。一夕忽詠曰。村鴉塒仁加遝留一聲波今日乃名殘乃雲仁鳴奈里。諸平聞之曰。嗚呼。義隆死矣。亡幾果歿。實弘化四年七月也。所著有藤門雜記十三卷。紅園詠草。詞乃山口。及隨筆數種。幷未刋。花園村。係幕臣石河土佐守采地。土佐聞義隆名賢之。擧爲代官。義隆在職廉潔。

又云讀到此乃知一個有道君子何得不傳哉

又云論贊有許多工夫文心周密

多治蹟。民仰慕如父母。其修家整肅。奉身儉約。初其父嘗遭變故失產。至此。贖償購田。家道再興。爲一郡巨族。

野史氏曰。聞義隆死時年僅踰不惑耳。天若假之更以數十年。其名聲傾海內可必也。惜夫。光平嘗語人曰。義隆與諸平。互相欣慕許之。余亦周旋其間數年。而終不及使二人邂逅。把臂論心。是爲畢生遺憾矣。嗚呼。義隆既得知己如此。雖未遇猶遇。可以瞑也。

上田古香曰。義隆氏畢生以和歌爲命。人稱爲歌妖。此文傳叙其好和歌之狀。首尾貫通。記其死。以詠歌爲讖。寫之曲折自在。文有波瀾。何等老手。

麻野林叟

岡云好學若人宜哉後人景慕之深也

又云林叟一生本領在此一篇精彩亦在此

麻野正脩。字子業。號林叟。狭山藩侍醫笠原棟宜之子也。幼爲志紀郡林村里正麻野某所養。十歲襲義父職。稱猪三太。性温厚而志高邁。好誦詩書。然家貧。不得專力。日伍奴隷。執掌農事。雖耕耨舂汲之際。必懷書册。偷閑閲之。識者以爲今世之常林高鳳矣。初受句讀於平田竹軒。後就浪華筱崎小竹質疑義。其赴浪華也。穿膝跂鞋。晨往夜歸。未嘗以邪寒虐暑廢。小竹感其篤志。傾蘊以誨。林叟學先躬行後詞藻。凡所平生講習而會心。古人格言。係忠孝仁義者。輙悉手抄。成數大册。自題三省隨筆。居常服膺。須臾不離座右。又毎引村民。訓諭之。諄々弗倦。人無賢愚。皆服其德焉。邑主伯太侯聞之。稱其篤行。命兼三村里正。數有賞

又云林村西有渠曰王水引水漑田者凡八村各村民爭水利葛藤不絶林叟憂之自至江都請官定條約使各村民遵守之其措置頗適機宜村民至今蒙其惠云

上云聞竹軒傳學係行爲南河杏林巨擘惜乎

賜。又許稱氏帶刀。亡幾。進爲郡監。子正愛襲里正。父子幷用如此。蓋異數云。而林叟毫無得意色。勤儉持己。益竭力公私。聞里中或有孝子烈婦受官褒者。則感喜忘饋。若己得焉者。必作文贈焉。以使闔村庶民傚慕之。嘉永四年。齡六十一。致仕退隱。乃語家人曰。吾事畢矣。自今翰墨優游。以娯餘生。亦邑主之恩也。於是子弟輩胥謀。欲建壽碣。托文小竹。文成。會林叟病歿。實其歲三月某日也。先是。竹軒剏詩社。曰白鷗社。林叟。柘葛城。上田壐州。僧愛石。津守德基。西尾某。小山某等。皆來參焉。我南河文運之盛。以此時爲最。林叟盡力斡旋。殆四十年。始終不少渝。竹軒之歿。哀慟如失親。又請小竹銘其墓。人莫不稱其高誼矣。竹軒丹

事蹟不傳今借林叟記之用意周到

又云結尾竿頭進歩法妙甚

南郡野村人。名履信。字子順。業醫。旁善詩書。

野史氏曰。余家與林叟居近。故童時番耳其名。心知爲君子人。後從鄉之諸老。屢聞其嘉言懿行。欽慕之念益切。頃者。得借覽其所手錄三省隨筆及遺稿數卷。反覆翻閲。而後悉其生平素養之深矣。林村他日出奇士若伴林光平。東尾杏陰等。豈可謂非林叟開拓之功乎哉。

花村竹外曰。伯父林叟夙以篤行見稱。本傳所悉也。其嘗兼古市郡飛鳥村里正。有國詩曰。阿寸加駕波幾能不仁加波留不知止世茂加美佐邊須磨婆志茂波仁互羅慈。蓋飛鳥村風俗強悍。爲伯太藩領中最難治。後終爲衆所服者。以其言行一致也。

> 岡云余家與上田氏累世修好誼如親戚今得此佳傳欣抃何已
>
> 足云醫林之晉劉其人活潑躍紙上

上田友賢

上田希貞。字守眞。號雍州。友賢其通稱也。世住於志紀郡道明寺村。爲道明寺侍醫。幼孤。母高須氏。有賢名。庭訓具臻。及長游浪華。受學於早野正包。中井履軒。苦學勵行。幷爲塾頭。又從柘植龍洲。研習醫術。亦究其蘊奧。爲人洒落不屑細行。嗜酒耽詩。與柘葛城最親善。當其醉也。意氣投合。劇談大笑。聲震壁。曰。滔々天下。藪醫皆是。此輩寧知有若吾二人者哉。藪醫猶曰庸醫也。一生淸貧自甘。不解把算。及歲末。廳上必置一函。凡病家所遺謝金。不一開封緘。悉投之函中。其傍副一酒罇。債者來。各自開封。討帳取金而去。後至者。値函中旣虛。則飮之酒。爨礴酣嬉。無復催債者。後以爲常。人終不怪云。其放任如此。然性慈實。毎感慈恩殊深。竭力孝養。十年如一日。母歿。居喪哀毀殆廢業。道明寺舊爲河內名刹。當時寺律壞亂。無能治之者。友賢憂之。以侍醫兼代官。乃整舊規。革宿弊。又募化四方。修廟理堂。以致異日菅廟祭祀之盛。又善楷書。結字端整。雖爛醉中。無一懈筆。觀者驚異。以爲不類其爲人矣。

> 岡云資性磊落人而有此至行殊可感也
>
> 岡云臨楷書得太史之神髓
>
> 足云神髓得之太史粉本自大蘇來
>
> 岡云一結光燄萬丈

野史氏曰。聞上田氏祖。名爽。字稚明。醫而能文藻。庭有一老樹。因號古梅堂。後樹旣朽枯。乃又名其軒。曰遺芳云。雍州之嗣石水。與先子同庚。誼如兄弟。而孫寒翆則爲余畏友。世有國手之譽。而其餘事文章。亦皆高邁雋逸。可與彼古梅之遺芳。以爭馥郁於久遠也。

> 上云所謂大聲不入俚耳者

荒木義蔭

荒木義蔭。爲河内郡花園村祠官。從岩崎義隆。學國雅。得其蘊。又善書。酷肖其師。性好漫游。歷訪諸州。然僻陋人概不解風流。無善待之者。其友告之曰。閭巷俗多嗜淨瑠璃。子以此游焉。遂必得遇所謂眞歌人者。淨瑠璃戲曲也。因還鄕學之三年。再出游諸方。果多所遇。及晩。仍不改其嗜好焉。常懸一瓢一囊于頸。飄然信杖而行。粗服蓬頭。如老傖父。而囊中必貯下物與小鍋。其到他人家。晤談之間。自探囊出鍋。且烹且飮。陶然忘孰賓孰主也。笑曰。聊以省廚婢之勞耳。

> 又云義蔭翁與家翁親善余幼時屢來訪尙記其善飮健啖談笑壓坐狀讀此篇猶接其人

野史氏曰。義蔭奇行。當不止于此。顧其人超逸脫俗。蓋亦似雲金橋之流亞也。今世若有如此人。吾將千里擔簦而從焉。

津守德基

津守德基。住吉祭主右大辨吉祥之後裔也。世住攝津。爲住吉祠官。遠祖國基。鴻才博覽。善筆。名于和歌。康平中。叙從五位下。世稱薄墨神主。蓋原其所詠歌意也。子孫皆精歌道。其作多撰入廿一代集云。德基父國禮。叙正三位。弟國福承嗣。叙從三位。而德基則初無意乎榮達也。性磊落疏放。不拘拘繩墨。蚤讓家國福。出爲京都某槐門養子。然其素行縱逸。酷好酒。極所交遊。不擇文人韻流與俠兒博徒。到處酖湎酣嬉。如嘗不知禮節爲何物。某憂之。遂迫德

岡云奇事奇行得奇文而更奇可以入蒙求中

基。德基不以為意。飄然去。愛河內山水。卜居於志紀郡國府里。以隱焉。從此益放浪山水。笑傲風月。然家素無儋石。講書授歌為活。貧甚。屋壞不修。衣敝不補。得錢輒換酒。一醉陶然。嘗與客坐談。適驟雨大至。屋漏不堪坐。乃起移他室。他室亦漏。隨移隨漏。遂張傘佇立。談笑自若。毫無慍色。其訪友趁會。例卜暮而不卜晝。蓋以身不衣外套之故也。人戲呼曰蝙蝠先生。哂曰。善。因亦自號蝙蝠山人。其不拘槩此類。德基少受教家庭。博通國典。富詞藻。嫻筆翰。其所手錄。有津守和歌集。國基集。裝束鈔。及詠草數卷。世與伴林光平。幷稱為河內國學二傑焉。配梅谷氏。貞淑有才。亦嗜風流文事。夫妻同樂清貧。終生未嘗言及富貴顯榮之

又云名論快人意而抑可謂達也一句斷案亦有氣魄

事矣。

野史氏曰。德基生名門。乘富貴如敝履。放逸偃蹇。隱於文酒間。可謂狂耶。抑可謂達也。彼縱縋於爵位。猶蟻戀腥羶。而素餐無媿者。視之德基。其得失妍醜。果何如也。

花村竹外曰。余慶應年間。寓土師里。一日叩翁草廬。翁欣然出迎。一見如舊。時年七十二。稱八九翁。為余賦和歌。曰。以止末安羅婆遠利遠利幾滿勢志貴志磨能美知能古止久佐津美天阿曾婆武。其短册猶存。墨痕灑然。如翁為人。古人以書為心畫。宜哉。

上田古香曰。吾鄉舊白鷗社。平田竹軒。柘葛城。麻野林叟。伴林光平等。地方名流皆會。一時稱盛會。而津守翁

岡云翁平生尤勗臨摸余嘗見其飲中八仙圖摸本筆々謹細無倦怠之氣其精力過人如此

亦為社中耆宿。例月開筵于國府里潮音禪寺。逸幼時。從先君屢陪其席。尙記翁大耳方面。倚杖箕踞。酣飲淋漓。高笑劇談之狀。此傳能盡之。而今翁與諸先輩皆下世。追想往時。不堪今昔之感也。

吉村撫松

吉村撫松。丹南郡島泉村人。名光德。字有隣。稱丹下。歲二十。襲父職。為本郡大里正。為人溫雅。淡乎名利。少好讀書。嗜風流韻事。每暇日。會文雅之士。開翰墨之筵。醼娛為常。又善丹青。最工山水。其用筆渾厚。布置宏濶。絕無煙火氣。而未初別專師法。嘗與僧愛石岡田半江藤本鉄石等。來往徵逐。研究六法。其奉領主命。赴江戶。途覽富嶽諸勝。悉

又云翁晚年得伊孚九山水一幅頗愛之不離左右自是畫風一變云

上云一絃之間覺瑞雲繞坐仙氣逼肌

足云此贊情致兼至最得六一之神

摸寫其眞。奚囊為滿。晚喜伊孚九筆意。頗得其神云。門人益進。乞畫者日加。然意不適。則終日不執筆。四方所囑絹素。往々紛佚于故紙中。及其人屢督促。輒竊購以還之。撫松既博畫名。而旁精于茶儀。琴譜。國雅及賞鑒。每晨早起。掃室插花。坐於茶鐺沸々間。又每逢風清月明之夕。必弄一絃琴。曰。吾不聞此兩聲。則覺塵思忽動。其襟度蕭散如此。人皆欽服焉。孫赤松。夙悟。亦巧繪事。有時譽。

野史氏曰。憶丁卯秋。訪撫松老人於栖鶴園。喜曰。子祖數馬翁。余辱忘年交。今得見其乃孫。吾耄可知。事在二十六年前。時老人歲七十許。童顏鶴髮如仙。其丰采。今尙豁然於心目間。

山本梅崖云先揭勤王字

五十川訒堂云卓犖不羈四字提明在此人爲成名之根在此

文爲立意之本

土云一生志願決於此矣

五云二字括盡光平爲人

近云村醫活眼

五云非卓犖不羈不能爾此辛苦

又云志字處々呼應

近云奇遇

土云他日事業定於此矣

山云伯樂知駿驥秀雄亦非常人

伴林光平

明治廿四年九月。詔祀故勤王士一千餘人於靖國神社。十二月。又贈位於一百五十餘人。吾伴林光平翁乃其一也。世傳光平事蹟。未免踈謬。余質其故舊門人。作之傳。

伴林光平。志紀郡林村人。本姓鈴木。幼名左京。尋更周永。爲眞宗僧。父名賢靜。尊光寺主也。母原田氏。其先出於鈴木飛彈守孫一。周永幼卓犖不羈。每語人曰。大丈夫當顯名於天下矣。齡八歲。養於隣邑某寺。義父善法談。時拉周永侍席。周永亦喜聽而善記。義父愛其聰敏。托村醫平田竹軒修漢學。既而業頗進。竹軒勸求良師於京師。義父以家貧不可。竹軒深惜之。爲辦一歲學資。會鄉人篠置益菴亦遣子遊學京師。聞周永苦學。憫之亦給資金若干。周永感喜。益發憤力學。然囊裏常虛。絕燈油。則假鄰舍燈影而讀書。以故業益進。於是竊抱以儒興家之志。天保之初。因幡人飯田秀雄（氣多郡勝宿村社司）來寓攝津伊丹。講詞乃玉緖。詞乃玉緖者。本居宣長所著。論所謂天爾波之書也。周永偶至伊丹。見秀雄。聽其說。忽大喜。拍手曰。先獲我心矣。遂幡然改轍。始覃意國典。卽隨秀雄赴因州。與其年平。約爲兄弟。切磋苦學。多所發明焉。秀雄歎曰。子駿驥也。非吾櫪索可羈。以子之才。得天下明師。則其造詣豈可測哉。遂進之其師加納諸平門。諸平紀伊藩臣。奉宣長遺教者也。周永欣然赴紀州。執贄諸平。諸平謝曰。吾門不容僧徒矣。周永憮

又云字々肺肝筆々精神與夫雕章繪句者自別

近云奇男子三字畢生確評

山云顯名於天下應前蓋在有意無意之間

五云點出剃髮

又云提轉得龍門演法

山云異日勤王事業蓋基於此

近云更出一波瀾

又云諸平有識見

山云察有書致

五云又點出剃髮

土云髮之有無何關吾事業

五云一讀之下令有親視其人之想

然賦一絕曰。元是神州精血民。謬爲佛侶說同塵。如今棄佛休々恨。元是神州精血民。因蓄髮改稱伴林六郎光平。諸平執手曰。奇男子可教矣。自引之坐於弟子數十人之上。於是諸平益器光平。謂彼必顯名於天下者。特加意提撕。江都有伴信友者。以國學雄一世。光平欲往見之。路省親。父叱曰。汝亡僧形。何顏而歸。光平乃再剃髮。謂父告志而去。光平既入江都。見信友。信友曰。聞大和河內之間。山陵多荒廢。吾久欲探之而未果。子河內人。寧能忍付之蔓草涼煙乎。光平曰。固僕之志也。信友喜給資裝。卽日遄歸。光平至此慨然自任。山阻水涯。搜索殆遍。私有所記述。事聞於朝廷。朝廷敕嘉獎之。嘉永六年。米國軍艦來浦賀。乞互市。光平聞之。憂慮日切。與天下志士往來。專倡尊攘。殆如發狂者。時著海防論。論及幕府失政。痛憤激烈。諸平讀之曰。快則快矣。然時未至。命投之火中。後又著一書。呈之關白某公。遂入乙夜之覽云。先是。光平蹤跡不定。八尾村有一廢刹。或招而寓焉。四壁蕭然。修竹繞之。光平喜曰。眞吾居也。因自號篠屋主人。村人不許有髮人住寺。光平於是三剃髮。而一貧如洗。冷竈空厨。煤塵滿席。處之晏如。日聚門人。講國典。敎和歌。說以勤王大義。而每及外夷强梁。奸臣專橫之事。未嘗不扼腕切齒。繼以流涕也。後應斑鳩宮之徵。爲侍講。移居於大和駒塚。門人益進。文久三年。中山忠光之擧義兵於大和也。光平時在大阪。聞報蹶起曰。

山云事尤快犖如脫兎
又云是尤所不可及
士云宛然睹其人
五云卓犖不羈之人其形狀當如此有此數行而前文提句益覺非虛提
近云貧學應上文而更叙逸事數條甚妙

機不可失矣。晝夜馳三十里。投其軍。忠光喜。即署參謀兼
掌書記。轉戰數旬。及軍敗。義徒或死或遁。光平始終從幕
下。砲煙劍火間。尚從容詠歌。適病脚不能步。爲逮兵所獲。
下南都獄。明年七月。與同志二十餘人。竟斬於京師。死年
五十二。獄中著南山踏雲錄。詳述義擧顚末。又爲吏講萬
葉集。其臨死綽然有餘地如此。光平軀幹長偉。顴高眼大。
言談壯快。常佩長刀。頭髮如蝟毛。一見知非常人矣。諸平
之死。無嗣。其徒勸光平承之。則掉頭曰。吾餓不欲食紀藩
之粟。伊勢藤堂侯辟之。亦不應。光平博聞强記。精力過絕。
其貧學中。爲人賃寫八代集者數次。最善書。遒勁奇逸。如
其人。嘗借法隆寺所藏嵯峨天皇宸翰帖。學之數月。益臻

山云叙容貌叙節概叙爲人叙筆蹟叙著述叙別號文理周到
近云顯名云々暗應篇首文法周匝
士云一贊盡光平翁矣

其妙焉。大和之役。賊兵得其所筆文書。環視珍賞。爭奪之
云。所著南山踏雲錄。垣內摘草。神樂舍五百首。月瀨紀行。
芳野紀行。笹屋獨語等。多行于世。而蒿齋。八丘。斑鳩隱士。
皆其別號也。

野氏史曰。嗚呼。光平幼時立志。遂顯名於天下。眞可謂大
丈夫矣。其學既可傳百世。況於致身王事。以贊維新鴻業
乎。余嘗歷擧吾河內人物。以光平爲昇平三百年之殿。是
公論非私論也。

五十川訒堂曰。光平一世事業之根本。在卓犖不羈與
聰敏。今子深以此二意叙去。以剃髮字處々呼應。文字
頗帶卓犖不羈之氣象。可謂敏腕。

近藤南州曰。一氣呵成。無滯筆。健腕可欆。光平事業。自
吾儒論之。非無可議。要之奇男子三字。可謂確評。壬辰
六月初九。閱于百貫洋舟中。

山本梅崖曰。沙門之學。儒流之學。國典之學。於我無所
損益。我只所志尊攘而已。以顯名字首尾喚應。以剃髮
字脈絡連綴。語錬意細。疎通明暢。光平畢生事業。躍然
而出。如同其世遇其人。一唱三嘆。圭復不厭。

水郡長雄

士云此人亦聞楠氏風而興者
山云長敬屬望

水郡長雄。錦部郡甲田村人也。小字善之祐。後改小隼人。
世仕神戶藩。爲大里正。性沈毅。自少兼修文武。鄉黨畏敬。
屬望異日焉。嘉安間。外艦屢出沒邊海。海內騷然。長雄常

伏役而能結鄉人與美擧
又云勸王大義一句提明通篇
士云天誅黨之義擧成於此間
近云提犖

慨幕府之專橫。外與天下志士交。內奬勵鄉黨。說以勤王
大義。時聞島津三郞上京。長雄將有爲。以時機未至乃止。
會熊本脫藩士松田重助來投長雄。長雄喜其議論。遇之
如兄弟。因使重助改姓名。稱湯淺權之助。開塾於富田林。
募壯丁。教導文武。亡幾。安積五郞。平野次郞。松本謙三郞。
吉村寅太郞等相繼至。論時事。忼慨悲憤。把臂結義者。前
後百餘人。五郞最精兵法。長雄與同士。益錬武講兵。多蓄
戎器。又遣浪士數人於大和十津川。假粧劍客。以探視其
地勢人情。文久三年八月十日長雄在京師。聞天子將行
幸大和。躍然大悅。乃與謙三郞。寅太郞等。議迎鑾擧義之
事。馳還河內。招集壯丁。日夜奔走。修兵備。是月十六日寅

近云小照應
又云書號名
山云以河南兵勤王事者前後二人曰楠氏父子曰水郡父子
又云造次顚沛之間不失謀若此尤爲難能

太郎等三十五人。奉前侍從中山忠光。自京師。館長雄宅。長雄率子清馬及志士十五人謁忠光。獻所藏砲銃彈藥刀槍旌旗鐘鼓等。忠光深嘉之。命爲小荷駄奉行。此日使謙三郎作軍律。總裁以下各授其職。號曰天誅黨。明曉全軍發河內。赴大和五條。志士伴林光平。藤本鉄石等。追至者數十人。十津川人野崎主計。亦率鄉兵數百。來會于天河遂矣既而朝議一變。諸藩兵四面來攻。苦戰踰半月。軍遂不利。先是長雄選兵四十五人。編一隊。稱河內勢。屯和田大日川。屢以寡兵挫勁敵。至是自知不可支。慨然曰。嗚呼。天矣。徒晒屍山野。豈大丈夫之志哉。我其求生路于重圍中。姑避之中國。以謀再擧乎。即呈書忠光曰。事既至

土云是潛匿而游下卒之時長雄智謀或不讓子房也
近云文勢一束
土云狀況宛目
又云一言足退千兵矣
近云英氣勃發自使懦夫辟易一讀呼快

此。顧天下大勢。不可一朝而定。故暫忍恥雌伏。以竢時運之至。遂回天之鴻業未晚也。請速決焉。不報。於是長雄不復還營。日暮下銀峯山。從者清馬等十三人。時九月十一日也。後忠光等亦遁于北山鄉。相率走長門云。長雄等既走。將先赴紀伊。路與諸士別。十津川鄉士田中勇之進導之山塞。獵豬饗衆。衆喜。豪飲醉臥。夜半爆然有聲。驚而蹶起。則衆既在硝熖猛火中。蓋陷其奸計也。衆皆被創而脫。天明。入下湯川村。砲聲連聞。勇之進導敵來迫也。長雄大怒。呼曰。奴輩不義。姦計陷人。何其怯也。欲獲吾首級。盍躬來取。勇之進辟易。連呼官命。遂不戰而去。衆從此泝曲溪。踰重嶺。南走。時清馬及辻幾之助。吉田重藏創劇不能步。

土云語々老成
山云義矣勇矣方今黨人能努鬚者幾人
土云隊長蓋亦義人也
土云年猶壯矣志尤壯矣一讀亦足想見其孝愛之情矣
近云慷慨悲憤

幾之助與重助相顧曰。竊阨至此。不能復有爲。不若自刃于此。長雄止曰。吾與子等。固同死生。子等而自刃。吾豈獨偷生乎。然與徒死弃于猨猪腹中。爲世嗤笑。寧若自首紀藩。從容殞命於幕府刑場。以爲天下後人之鑑也。衆然之。翌日抵日高郡小俣川。會藩兵結隊守境。因見隊長吉元五助。告其志。五助感歎。遇以禮。供酒食慰衆。既而輿送于和歌山。囚於獄。後又轉入京獄。元治元年七月廿日遂同諸士處斬。先是平野次郎亦擧義兵於但馬銀山。軍敗就縛。以此日同斬。長雄歲三十九。初長雄之入獄也。賦和歌一首。寄母曰。秋乃野仁露登消由邊幾命登茂志羅天也人乃我遠末津羅武。又戒清馬曰。吾與同志。率先天下。擧

叙來有氣勢讀者頻掩淚
土云讀者亦泣
又云育子不辱乃父也
山云補叙清馬人品是史記附傳也
又云論贊得遷史家法
土云奇遇做此佳傳可以傳千載矣
近云補叙爲結有多少姿致

義。不幸時非運窮。今也爲俘囚。刑死在近。汝雖少矣。亦義黨之子也。幸得寬恕全生還鄉。則勵精讀書講武。以繼乃父今日之志矣。聽者皆泣。清馬時年甫十三。繫獄兩月。遂以年少免。清馬之從父在軍也。善用長槍。英氣如成人。常曰。父未死矣。兒不可先死也。

野史氏曰。余既作伴林光平傳。又欲審長雄事久矣。明治壬辰春始邂逅水郡長義。長義即清馬也。余驚喜。因叩以當日勤王事之狀。乃次第其語。立之傳。長義今奉職於大阪地方裁判所撿事。

土屋鳳洲曰。編中於伴林光平。水郡長雄二子傳。殊明晰周到。無復遺漏。是蓋作者三致意者歟。

求云四字括盡正保爲人

又云用意之厚如此宜乎里人至今懷其惠不已也

近藤南洲曰。得此文以傳。志士不朽。亦應瞑于地下矣。

山本梅崖曰。開局。先以兼修文武爲綱領。下文善戰。謀再學。叱怯奴。決自首。寄書母。遺訓子。各處點綴。皆文武事業之所發。結搆森嚴。無些滲漏。

岡田伊左衞門　子伊一郎

岡田伊左衞門正保。丹南郡岡村人。世爲素封。義父伊左衞門正則無子。養姪萬七郎正高爲嗣。配以女。生一子。早死。因養同郡野中村林猪十郎之子承家。正保是也。正保既嗣岡田氏。爲里正。謹愨而勤敏。恒慨民業不振。竊有所計策。岡村地高燥。乏田水。動蒙旱魃之害。正保以爲是民之大憂也。除之亦吾分內之事耳。於此開池沼。穿溝渠。修隄設閘。以圖灌漑之利者廿餘年。投財不吝。服勞不辞。其平日就寢也。枕上必置簿册牙籌。夜深夢覺。或算畚費役夫員數。錄以備緩急。夜半有驟雨。蹶然起曰。不可使天水徒流失。直馳叩閭吏門。下閘池渠貯之。奔走指揮。衣袖悉濕。不省也。其勤敏如此。正保有至性。克奉義父驩。而儉素自律。爲閭里之率。閭里子弟。有小善必褒焉。有小惡必誡焉。是以人皆憚其嚴。懷其惠。其謹愨如此。明治元年九月。病癈而歿。年五十五。

伊一郎正孝。實爲萬七郎遺孤。以正保爲父。事之孝順。資性温厚。少好讀書。正保加意慈愛。如己出。爲延師於家。就學。後從遊於後藤松陰。奥野小山諸老。旁受書法於呉策。

又云小山學校之盛夙冠于近邑者實正孝唱率之力也

又云一結以里人言補之有無限傷昧

時鄕俗賤學問。聞佔嗶之聲。從嘲笑之。正孝憂之。晝則輔父理家事。竢夜深人定。輒挑燈兀坐。吃吃對卷。常語家人曰。吾耽讀書。爲人所嗤。而弗顧者無他。有少得焉。則欲施之閭里以報國恩之萬一而已。小山稱其篤志。銘鏤具臻。既而承家。爲里正。明治之初。進副區長。尋轉學職。其在職。忘身勤勉。得稍施其所抱。居三年。有故辞之。從此復肆力文學。與諸友麗澤。益有所造詣。正孝治家。一遵父祖遺訓。整肅而廉儉。至其賑窮恤。建學校。則率先捐貲。毫無吝色。故里人欣慕其德。或過於正保云。明治十年八月十二日夜。爲强盜所襲。被刃死。時歲四十三。里人集哭者數日。正孝字君慈。號竹窓。有香雲書屋集。三子。英。隆。雄。妙年皆好學。而其天資謹厚。乃稟之父祖。里人相語曰。岡田氏有後矣。

野史氏曰。英字子俊。號松窓。與余有親交。其書先子遺稿後詩曰。淑德鄕閭仰範餘。追思當日感情鍾。遺篇自合唐宋格。大道嘗期濂洛宗。黃壤濺淚憐弟妹。靑鐙對影想音容。能文願得名流筆。高勒豐碑紀往蹤。嗚呼是可以頌正孝。併可以賛正保矣。

小山有親

小山有親。號千齋。稱源左衞門。大縣郡大縣村人。世豪農。爲里正凡三百年。至有親。列狹山藩士班。夙好武。善擊劍。旁通書史。每晨蚤起。拔劍爲刺斫之狀者一時。叱咤之聲聞

岡云族兄某少時從有親學劍法每稱其有古賢人之風今讀此文一如所曾聞無復遺憾

又云片言足以知其人見識

室外。然後省事爲常。其修已矜莊。雖歡笑寬綽之時。未嘗見惰容。治家寬而有法。嚴而有恩。妻子有過。無一毫假借。人或疑其苛。而平時雍熙。皆有愉色焉。其出外路遇婦女。背面不見。遇士人僧流。不問其相識與否。必禮而過焉。恒慕伊藤仁齋。室鳩巢爲人。崇重其著書遺墨。或談及京阪近儒。曰。賴山陽名儒也。然吾慊其行爲不修潔。筱崎小竹則富儒也。儒而蓄財。吾不取焉。當時里正威如領主。民皆敬而遠之。有親則其監撫一以誠實。翹人之急難。如在已患者。屢巡視管內。有窮乏者。輒開倉賑之。每歲割稍入之半。豫充其貲。又里中有死者。輒戒已子女。禁弄音曲。其善行如此。是以多民懷其恩。慕其德者。元朝開戸。必見閾外

又云今昔俯仰多少感慨托之他人口文簡不縟

求云嗚咽感愴一往情深宛然鳳陵口角不啻善學句法也

供鏡餅數基。每歲如一。未知誰所爲。蓋感舊誼者。竊來獻壽也。平常忌泛交。與柘葛城。伴林光平。結金蘭之契。相會則鬪酒論詩。投轄留歡。餘事時又及翰墨遊戲焉。

野史氏曰。余撰河內名流傳。因歷搜近邑人物。賢愚一口。皆稱小山有親之篤行。其德風之孚于人可知也。而有親就木僅二十餘年。於今其廣厦壯園。既變爲黍麥之畦。何其盛衰倏忽如此也。世固有貪殘而驕吝。曾無一善可錄。而運昌家慶者。是理之殆不可解者。頃邂逅中川秀年。秀年嘗被其麻蔭者。爲余言如此。

東尾勝次郎

東尾勝次郎。志紀郡林村人。名載。字子厚。號杏陰。業農。好

本云先人與杏陰親善杏陰議論伉慨辭後好唱戲曲旁若無人余所聞如此蓋亦借以遣胸中不平也耶

讀書。耽文詞。鄉黨賤之。不顧也。受經史於後藤松陰。學國雅於伴林光平。爲人剛毅負氣。林村係和泉伯太藩封疆。勝次爲年寄役。年寄役次里正。猶曰里老也。既而遭讒罷。勝次素抱宏志。而身居畎畝間。不得一試之。居恒鬱々。弗樂。日使酒哦詩。以澆其不平。當此時。藩吏稟事者。弄柄恣政。任用多出私意。先是勝次受幕臣西川某知。因賦長古一篇。寄以訴其憤。斷句曰。君不見貪吏銜巧且競佞。讒慝馭人擅威柄。舞文鞅法狡黠謀。不用麟鳳用梟獍。又曰。上欲致君非吾分。下欲澤民無其位。區々獨守民之彝。未敢一日忘仁義。何如貪吏饕餮腸。啗饞射利竊黠智。貶無辜兮褒無功。一般沙汰陷僭恣。蠹賊當路誰聊生。神明盍罰

岡云監吏亦解事者

此罪累。既而暴斂重賦。途有怨聲。勝次蹶起曰。是吾爲衆盡力之秋也。以爲建言領主。既爲無益。因竊與某々謀。擿發失政數條。告訴之幕府。時萬延二年某月也。未達事露。領主大駭。捕囚之藤井寺村某家。監吏心偉勝次所爲。乘夜竊放之。勝次既脫縲紲。走投於洛北大德寺。請爲園丁。寺僧識其非凡庸。叩其來歷。奇而憫之。既而爲大和斑鳩宮所庇蓋出于光平幹旋也。藩吏聞其逃亡。物色四方。凡三年。而未得。時世局日變。天下多故。是以遂不復究蹤焉。勝次在大和。適得父訃。馳歸家。痛哭哀毀。百感攢胸。爲廢寢饋。乃默坐一室中。不猥出閾外。作詩叙懷曰。人世淑慝如輪回。乙與甲蹶變盛衰。吾儂獨失桑弧志。頻年屢被嘍

本云有斯父而有此子

蟻猜。建業蹉跌遂不就。雌伏常受惡俗咍。嘗聞以義制不義。雖力未屈時未來。箝口而歛束手止。沈鬱之情向誰開。

其平生所抱懷。可以見矣。及王政維新。百度皆革。勝次欣然不復論世務。專以文事自娛。明治六年。始建學校於柏原驛。名曰清美館。聘勝次爲督學。後未數年。得病歿于家。鄉人皆憐其才。惜其不遇焉。有二子。長平太郎。有出藍之譽。所謂自由黨中錚々者。今爲衆議院議員。

野史氏曰。太史公有謂。士窮窘而得委命。勝次其行。雖不軌於正義。而其志則有可哀者。其亦所謂閭巷之俠。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者耶。然自今日觀之。或可以謂首倡民權者矣。況其子紹述遺志。著名當世。則吾知其必瞑於地下也。

花村竹外曰。余以伯父林叟之故。與杏陰親。遂爲其所薦。釋褐於小泉藩。得終焉之地。距今二十五年。今讀此傳。不堪今昔之感。杏陰壯時以義俠自任。後折節從事於修齋。不復語世事。似有所深悟者。明治二十六年九月。勇識。

池田安正

足云篇々變化皆切于其人就中此一篇最難着筆感着着筆作者殆有張旭伎倆焉

池田七郎。名安正。狹山藩士也。父安勉。爲邸吏。養岡山支藩三宅某子爲嗣。乃安正也。少才思英邁。名動一藩。既長。識力幷進。累蒙擢用。慶應之變。諸藩識論各殊。方獨而狹山夙主張勤王。罄力皇室。又蚤改革兵制。有可觀者。而今

岡云觀其所交可以知其人

侯現仕朝爲侍從。是未初不賴安正唱率之功也。安正綺韜略。旁善文事。又受蘭學於松代藩有川某。學西洋兵術於園部藩大島某。皆既通曉焉。平居志氣岸然。自任俊傑。其與同藩士交。僅不過二三人。每周游四方。以覽天下形勢。屢與廣澤兵助。阪本龍馬等。往來論志。其抵鹿兒島也。藩士聞其名。從而受兵學者多矣。明治中興。擢任陸軍省。爲兵學亟。叙正七位。尋爲陸軍中佐。無何患脚疾。上表乞骸骨。官許之。又賞其積勞。賜金若干。乃退隱于京都東山。居三年。遂不起。歲四十七。實明治十二年五月也。安正性剛直。不欲苟合。其論事侃々。嘗不諱避。必傾瀉己之赤心而後止。少時直諫藩侯過失。蒙譴錮於其家。毫無有怨色。後居大阪鎮臺。與鳥尾小彌太爲同僚。而其議論往々不合。嘗論劍法砲術之得失。小彌太激怒若火。而安正夷然不少動云。其爲人桀如此。而終身竭心於舊主。旁及其士族。其不忘本。亦有如此者矣。

上云方今到顯要輕蔑舊主者讀之應愧死

野史氏曰。狹山實河南一小藩而已。而前則得賴母鄉助二士。後則有如安正者。幷不愧爲一方之傑矣。吾聞。當時立安正下風者。皆既累進。其官位名聲多反出其上者。而獨安正似轗軻不得其志者。吾恨不使其展驥足於天下以施其所懷也。

足云結法老辣

岡田松窓曰。聞安正英氣鬱勃。不能自抑。乃去游靑樓。呼酒徵妓。豪與方酣。忽失其所在。衆謂必上厠。久之不

復來。怪而索之。則既歸家就寢。鼾聲齁々。其任達如此。

楠實觀

楠實觀。錦部郡三日市眞教寺之主。而爲本山大教校講師。博通大小顯密。尤邃於嚴華。唯識。倶舍。因明諸學。自幼卓落不羈。動有失行。歳十九。發憤立志。出遊九州。自誓曰。學若不成。則不復還故山矣。就筑前曇龍。聽受宗義。旁問漢學於和田大雄。居數年。去入大和。住于葛下郡三倉專修寺。沈潛勉學。既而志於餘乘。執贄於長谷。專學顯密諸科。長谷距三倉二里餘。晨往夕還。雖風雨寒暑。未曾少懈。數歳猶一日。後寓其學寮。親炙智幢。誠傳諸老。又登高野山。遍訪耆宿。倍究其奥義。實觀學德。既冠一山。儕輩皆避席敬之。歎曰。以兄之學德。改宗我眞言。則必得高位。以爲金天福地之主矣。蓋眞教專修二寺。倶屬眞宗末派。不過爲寒僻一小房耳。然實觀固守。弗動。會父訃至。因遽歸鄕里。檀徒素慕其德。强請留住。於此不忍再去。遂嗣眞教寺。固非其志也。時弘化四年。歳三十六。既而本山召爲學林監寮。尋進知事。至此實觀名聲始盈于遠近。明治之初。革新學林規制。設級定課。改稱大教校。實觀乃作其教課表上之。進爲助教。後陞司教。聲譽益隆。明治十四年。歳七十。以衰病辭職歸鄕。法主深惜之。賜以紺紙金泥六字尊號及金若干。其冬終寂。不問宗之内外。聞者痛悼焉。實觀既精餘乘。奉職學林。前後十餘年。其接人眞率洒落。毫不設城

本云在常人則必不免動心是師之所爲師也

又云師與佐田介石交善他日介石意見與本山不合去入天台宗師盡力諭之遂不可云

府。雄辯快談。時交滑稽。四方緇素。與之交者。皆服其雅度。然至其論教義。則鋒鋩凛然。有不可侵之概。生平固絶世念。恒嘗淡茹。獨至其蒐典籍。則傾囊不吝。故其所藏極富。臨終遺命。納珍書數百卷於本山學林。本山嘉之。特進寺格。爲内陣列坐。世以爲榮矣。

野氏史曰。吾稱實觀。不在于其立志修道。而在于其能固守弗忘本矣。異日得本山寵遇。馳譽四方者。非偶然也。友人本多道昭追慕其德。撰行實太詳。吾嘉其厚于先輩也。乃剪裁立傳焉。

本多瓢岳曰。余嘗訪師嗣冲龍君於三日市。觀其眞影。巨耳隆鼻。眉長如半月。左手持念珠。右手結印。風貌清癯如仙。一見使人敬服焉。嗚呼。師寂時。余歳方十七。住于同國數里之間。遂不得一接其謦咳。叩佛教奥義。是爲畢生遺憾。讀此傳。慨然久之。

又云聞師嗜酒其飲必招友朋醉中大聲壯言英氣勃々壓坐

又云固守弗忘本實觀師一生本領盡於敍錄

秦孺人

秦孺人。堺浦橋本桂園翁之配也。初名衣江。後改由幾。丹北郡三宅村善長寺主秦慧曉之女也。夙悟聰慧。少嗜讀書。略通和漢經史。而凡裁縫女紅之外。詩歌醫卜點茶插花之類。莫不皆該善。而最美筆札。桂園翁畫名既馳遠近。文人墨客過訪者。恒盈堂。孺人在傍。應接周旋。無不悉到。四方往復書牘。亦概代爲。文筆雙絶。人遂不知出于纖弱之手也。奥野小山嘗語人曰。桂園有佳婦。可與語者。清客

士云讀至于此余爲欲泣

何筠如之來也。曰。聞孺人工臨池。願爲某一揮彤管。爲其所推重如此。然。孺人性柔婉而靜淑。韜光隱能。毫不露得意色。人或稱其美德。則謙退曰。是必傳聞之誤。橋本氏世業治。商奴婢數十人。孺人治家有法。處事緻密。凡自書畫風流。以至簿記會計米鹽錘釜之屬。左幹右旋。細大躬當之。無有一滲漏。及晚失明。然尙能暗摸作字。雅健不異平日。翁沒後。剃髮號冷香院桂月。不復關家事。祈冥福之暇。詠歌敍懷。明治十八年一月。以壽六十七沒。孺人姊名藤江。嗣善長寺。亦有才有德。人以爲巾幗中之髦。先孺人死。歲六十九。法號貞壽。孺人爲耕母黨。耕幼孤。家貧。母子煢々。失所倚。孺人憫之。盡意賙恤。如此者十餘年。今也幸承

祖業。得衣食不乏。欲得孺人歡慰而不能。悲夫。

土屋鳳洲曰。近時女流多放恣。纔解文字。往々以之自誇。其全婉娩貞淑之德者。果有幾何。宜寫此篇。以頒之女學校生徒。

孺人聰慧之性。婉淑之行。描寫入細。毫髮無遺憾。家兄嘗作橋本桂園翁傳。其人品聯璧。文亦不愧爲合珠矣。又云。孺人之於吾家。其恩遇鴻大。不暇彈述。而未知所報之。閱至此。媿悚交集。不覺慄然。弟求馬拜評妄識。

松尾氏略譜

松尾氏出於朝倉孫右衛門尉廣景。廣景二十一世祖曰日下部宿禰福業。爲但馬國造。死後祀爲神。號表米。後數世。爲同國養父郡大領。居朝倉。因氏焉。正慶二年。廣景應徵自但馬往屬官軍。後仕北朝。移居越前北莊黑丸城。世稱黑丸入道。文和元年二月。以壽九十八卒。娶足羽一條公外孫女。生三子。曰愚谷。曰正景。曰宗景。正景承嗣。稱彈正左衛門尉。宗景稱孫三郎。別立一家。領同國松尾。乃以松尾爲氏。子孫屬宗家。屢奏戰功。宗景後十一世。曰景道。稱與助。天正之初。並朝倉氏爲織田信長所亡。俱失領地。於是。出寓京師。仕關白秀次。子道勝稱伊右衛門。仕秀賴。豐臣氏亡。潛居於河內國若江。後移同國志紀郡大井村。元和五年八月卒。實於耕爲十世祖。自是遂爲河內人。村係和泉伯太藩采地。擧爲大里正。後四世。有山壽諱道壽

者。始業醫。道壽生仙菴諱宗淸。宗淸生尙軒諱宗益。宗益生藤馬諱宗道。宗道生數馬諱宗孝。宗孝生主稅諱宗甫。并以醫仕藩。而數馬最著。數馬受業於堺浦醫中村意伯。强記洽聞。精力過絕。及老弗衰。刀圭之餘。兼通諸技。常自語曰。人不學則已。學則宜精究其奧。是以點茶挿花謳曲俳諧等。莫不皆脩而善。從遊者數十人。天保四年六月歿。享年五十四。配小西氏。善書。有賢婦之譽。數馬既歿。繼而連姻戚兒玉某舊債。頓傾家產。生計殆困。小西氏不少屈。與七女一男煢々在家。勤儉自勵。晝紡夜織。旁用力家庭。及長。各撰師就學。男乃主稅。爲季子。故愛育殊至。主稅字士憲。號柳坡。爲耕先考。九歲喪父。乃負笈堺浦。受句讀於河

逖徹齋。既還。執贄於拓植卓馬之門。居八年。業大進。又從遊藩侍醫太田千之。益有所得。歲二十。業成而歸。性狷介。自持嚴正。視世之屈節求售者。深斥之。嘉安年中屢有海警。奮然曰。男子報國之秋至矣。乃旁講弓馬之道。藩擧為小頭。命訓錬釆邑壯丁。初好詩。後喜和歌。師伴林光平。平生羸弱多病。加以頻年內憂。不幸齎志而歿。齡僅三十七。實萬延元年九月十七日也。娶秦氏。生四子。曰亥生土。夭。曰耕三。曰求馬。曰税次郎。時耕甫八歲。二弟尚幼。既而迯難水害荐至。母氏劬勞。蓋有勝小西氏者。後十餘年。及耕業漸成。徵為大阪府病院雇醫。拜編輯兼教授之命。時明治九年九月。於是。卜居大阪。公暇開業。既而公務家累日

繁。不得還國承家。因使叔弟求馬守先塋奉祀。今拜小學正教員。在澤田校。季弟税次郎。則官於造幣局。別居成一家。嗚呼。耕既不能竭力於父母之鄉。而性鈍質弱。不得皇張祖業。況於立功揚名。以發揮先世之遺烈流風乎。浩歎執筆述略譜。以示子孫。其亦有油然而感興。能發揮先世之遺烈流風者乎。癸巳四月耕撰。

簡質不飾。善得其要領。自叙先世者。用筆固不可不如是也。

明治癸巳四月二十夜批閱畢

土屋弘拜識

岡云名工良匠其技超出於一時不幸名不蓋顯徒終草萊間如長尊其人者具可惜吾兄闡幽顯微之功具偉矣

又云吉人有子古人不我欺也

附錄

名流瑣談

僧長尊。又稱永存。住於觀心寺蓮華院。遷于密宗。性嗜丹青。師洛東東福寺明兆。專繪佛像及涅槃圖。喜作大幅。今珍襲為觀心寺寶什者乃此也。當時所用顏料。多出山間。至今俗稱其地。曰繪具谷。及明治維新。修史局遣吏撿之。一見驚歎曰。眞個兆殿司。

日下貞靖。生駒山人父也。名益胤。字公蘇。為人恭謙。宏量而寡言。喜怒不苟見色。而性質直。好發善人之善。惡人之惡。皆猶己之有也。事親至孝。其嘗為里正也。廉潔而有法。寬惠而好施。雅諭庶民曰。務農節財。養爾父母。敬爾長上。

求云思玄為一名流此事蹟在于河內名勝圖繪作者欲得其詳立傳著于世百方探索而遂不得云其遺憾曷勝

又戒子弟曰。凡人之為學。孝弟而已。苟不孝弟。其餘不足取焉。

吉田思玄。河內郡吉田村人。農而好學。家藏書數千卷。後築書院。名富景樓。待四方來學者。領主小泉片桐侯聞而嘉之。賚和漢典籍數百卷。以私倣江戸聖堂。思玄又賚附田二百石。為之學田。自監之。其富景樓十景。曰駒山朝暾。曰高安秋月。曰弱江斜陽。曰櫻井春煙。曰水田白鷺。曰恩智流螢。曰麥隴錦雉。曰金撒殘雪。曰池島夜雨。曰華岡晚鐘。當時諸家多寄題。

北山橘菴常曰。吾所尸祝。文則劉更生。詩則孟襄陽及何信陽也。

岡云浮屠而有詩才如此可感也

安永甲午五月十日。橘菴開其慈萱七十壽筵。先是。新搆後堂。名曰觀頤堂。及期會者。爲片北海。田子明。左子岳。筱安道。葛子琴。岡公翼。賴千秋。合麗王。其子達。及北山皓。幷橘菴兄弟。得十二人。乃分探十二體。各賦壽詩。期而不會者。江北海。島崧嶽。龍草廬。淸勳四人。後皆有寄題。裒然成卷。名曰觀頤壽卷。卷今尙藏于北山氏。

道隱師。際所謂三業騷亂。暫逃難大和。其途中口占曰。薰風六月六環輕。飄爾重游王舍城。魯殿甍連珠玉起。誰家簫作鳳凰鳴。志同法顯經乾竺。迹似伯鸞出漢京。愧我淚蹤曾不定。秋聲颯颯客心驚。

道隱著述之富。近時緇林所罕覯。大經甄解十八卷。小經

增明記四卷。讃阿彌陀偈甄解二卷。選擇集要津錄十二卷。本典略讃八卷。正信偈甄解三卷。文類聚鈔擧燭編五卷。文類聚鈔法鑑六卷。愚禿鈔知津錄五卷。十二禮隨筆一卷。寶章明燈鈔十七卷。同通關二卷。藝洛傍觀一卷。末法燈明記箋述刪補鈔一卷。簡濫五條一卷等。凡十五部。

橋之有馬温泉。名著古今。聖武之朝。僧行基捌浚泉竇。後三百七十年。承德之初。淫雨洪水。崩山溺屋。泉涌乃熄。可一百載。建久二年。僧仁西重濬之。後又三百七十載。地震山崩。而後泉氣酷熱。如探湯。享祿天正之災。泉屋客舍悉爲烏有。豐太閤經營之。復如舊昔。自此厥後。二百五十載之間。泉氣凡三變。其初酷熱。中煦温。終微冷。而人不知所

又云龍洲嘗西學未行時既用心格物窮理所發明亦多使其生今日開明之世專力於此其成功果何如也

以其然也。寬政初。柘植龍洲來湯。乃知地水濫入。勸探竇修之。士人不信。獨兵衞某從其言發奮督衆。浚濬修復。歷六晝夜。而始竣。果如龍洲之說。後迄明治初。更改其搆造。蓋自寬政至此。凡九十載。得保其温者。龍洲之餘澤也。

龍洲之浚泉竇也。見其泉底甃石間。毛髮茸々然。如縷如絮糾結成巢。探出之。則一擔籃籠。不可得而盛也。蓋數百年間。所沈滯而蓄積云。

龍洲所著。温泉論五卷。蔓難錄五卷既刊行。未刊者。有温泉小話二卷。勞瘵新書三卷。火鍼論二卷。產語三卷。柘氏醫叢六卷。拆肱餘事二卷。

僧愛石。字眞瑞。紀伊人。住於古市郡西浦村寶壽禪寺。初

學畫於野呂介石。後究精元明及本朝名家典型。遂成一家。最工山水。水墨淡彩俱妙。世與介石及町田竹石。併稱曰本朝三石。從學者多。愛石與大鹽平八郞交善。天保初。連坐其亂。捕繫于大阪獄。遂瘦死。或云。事不關于亂。

皆遵院。稱宜城。八上郡金田村光照寺主也。屬眞宗東門。博覽鴻德。聞于世。文政中。召爲本山擬講。尋進嗣講。遂累遷講師。化導緇素五十餘年。萬延二年。以壽八十五寂。世崇敬。稱金田講師。不稱其名。門人以千數。

松野聖意。金田村光念寺之主。號金翅。亦爲碩學。從普門律師。受佛曆。著佛國觀天曆及須彌界曆。四方弟子殆及千人。嘉永元年。澁谷大法主召任副講師。後任講師。列院

上云僕聞竹軒好釣沙魚于桴浦偶颶風覆舟溺死未知果然否

求云聞之天誅黨之起藤本鉄石先訪葛城翁勧加盟翁以經學誤大事斥之隨險數時遂不合而去云翁蓋有所別見也耶

又云何其與趙陶齋相似也

家。明治十二年病歿。年六十六。與宜城前後齊名。

平田竹軒。醫而好文。旁善書畫。風流超軼。不纓於世之塵滓。弟梅軒。亦有乃兄之風。嘗糾白鷗社者。以開導我河之文運。蓋北山橘菴後。耆宿漸凋謝。藝苑寥寥。至此復振者。竹軒之力也。晩年移居泉州。號煙波釣徒。

柘植葛城善詩。尤長歌行。其若金剛山。芳野。笠置。四條畷。兵庫諸作。雄偉奇拔。雖專門諸家。恐不能抗之。筱崎小竹評其金剛山詩曰。山陽諸篇。擅美一時。後有作者。不免倣顰。公能不套襲。傑作如此。不愧為楠公同國人耳。葛城既受山陽翁薫陶也深。故其勤王愛國之志。毎見于詩賦間。讀以上諸篇。則可以徵矣。

葛城書。得山陽翁風骨。而毫無娬媚肥軟之態。然不醉。不作字。故欲得其書。先勸酒焉。爛醉。出紙乞之。快揮如掃。酒氣墨痕。淋漓于紙上。

葛城之壯。醫術大行。從學子弟。毎夜聽其講書。往往過三四更。晩年授業嗣琢磨。專從事育英。其第三子常徽。少富才學。輔父督徒。

國分驛之東。有山曰芝山。青溪之水流其麓。風景似洛之嵐峽。葛城捐貲。植以櫻數十株。花時泛舟遊歡其間。人呼曰小嵐山。遭明治戊辰水害。今不復留一樹矣。

葛城上高取侯獻策二篇。余得其謄本襲藏焉。滔滔數萬言。議論剴切。文章純正。實為有數大文字。其目如左。君道

求云聞光平之在南都獄也日供以高脚膳鄭重如侍饗南山踏雲録蓋此時

三則。曰君心。曰君行。曰君德。而君行曰誠。勤。明。君德曰增己智識。免人喝誘。身無過失。行無驕慢。賞罰稱典。怨懟不到。耳目四通。恩誼下達。知世大勢。察國存亡。又政道九則。曰任官職。貴賢才。改風俗。卹下民。强國力。守節儉。正賞罰。修軍政。設文武館。

伴林光平。幼有巧思。數歲善書。戲就一米粒書以伊呂波文字。觀者莫弗驚異。此水郡長義所話。長義聞之其伯母某云。

光平慕伴信友為人。欲訪之江戸。而無路資。會狭山藩老船越某赴江邸。因請加其臣屬。往寓其家。自執賤役。偸閑覧書。婢僕皆哂。光平叱曰。吾必欲為天下名士。賤役何辭。婢僕益哂。

光平晩為斑鳩宮侍講。其出外也。必背負古錦囊。紐結之胸前。曰。是宮之所手賜也。臨揚濶步。意氣甚壯。天誅黨之敗。光平繫京獄。與同志廿八人為同房。以齒德最隆。皆敬崇之。衆苦無事。談論喧騒。或高聲讀書。光平倚壁。不多語。時敲其膝。歌今謳耳。當時光平所交諸公卿。毎日餽豐膳慰之。皆假用市人之名。光平心知之。與衆分食。獄長曰。足下富族之多。如此眞可羨。

光平在獄。毎感慨撲胸。輒欲文以叙寫之。而固不可得筆墨。懇請獄長。得枯炭一塊。粉碎和唾。以杉箸尖端錄之小半紙者。積至三十餘葉。吉井壽軒亦為同囚。乞得之。後壽

所作而京獄之變如此徒使名士憤死可惜可惜

軒赦出獄。遂遺失獄中。今遂不記其所錄爲何事。寔爲畢生之遺憾。壽軒云。

光平遺孤光雄。年十二喪父。大阪願教寺主以與光平有舊。憫而庇之。既而托人。遯之長門。及長。風骨類父。明治之初。仕於朝。爲司法官。常悲父之死。搜其埋骨之處。久而得之。因欲建一碑表之。一日來河內。歷訪故舊。探聞亡父逸事。願得詳悉。大喜而還。無幾。罹病。遂沒于京師。聞者爲之掩涕。

先子與光平交親。凡吾家障壁楣額。至文房諸器。莫不有光平題詠。先子之在病蓐。光平來訪。則危坐。快談如常。其意氣投合如此。余時七八歲。每遊戲其傍。

又云楠果狂人乎其得意之狀可想

又云亦一奇士惜夫不得其詳

田中楠之助。亦爲天誅黨。大縣郡法善寺村農夫也。少學擊劍。好論時勢。人以爲狂。則嗤曰。燕雀何知鵬鵠之志。鋤主大久保加賀守怪其舉動。捕下獄。楠曰。天與吾鍛鍊之地。以成宿昔志業。泰然不少屈。亡幾。赦還家。憂國之念益堅。文久三年。天誅黨之成。楠等奔走于上下間。鞠躬盡瘁。踊躍曰。機至。機至。千載一時在于此。卽與同志舉義大和。不成而就縛。遂斬于京獄。時歲二十一。

法善寺村里正有大谷佐二郎者。與楠之助同其志。時會父喪。不得與義舉。常以爲憾。後入新選隊。守護禁闕。有事故。發憤。屠腹以死。

吾河內人與天誅黨者蓋數百人。其豁于鋒鏑者九人。曰

上云壯役之助夙與水郡善之祐結義交黨軍之夜宿水郡氏也役扮辭家告其妻曰明日與友某登大峰山路險多猛獸途中或罹害不可知若有萬一能守家育兒雛因諱祝二子裝狀將去再旋踵潸然流淚而出役數日天誅黨戰報頻至初知其暗示訣別云是寡婦由役子所親語予也

田中楠之助。辻幾之助。石川郡富田林人。曰水郡善之祐。曰森本傳兵衞。曰和田佐市。幷錦部郡甲田村人。曰長野一郞。曰吉年米藏。曰竹林八郞。幷同郡長野村人。曰北辻莊三郞。同郡向井野村人。至明治二十四年九月。朝廷賞其功。合祀之於靖國神社。而伴林光平。則以仕爲斑鳩宮臣。移籍大和。故關焉。其餘。若爲輜卒雜兵等。或遁。或死者。未詳。

長谷川延年。若江郡八尾人。善鐵筆。嘗有集本朝古印之志。然慮其搜索非一人所能爲。謀之友人。得同志數名。因各分其方嚮。延年任畿內及東海東山二道之搜索。惜夫。半途嬰疾遽逝。事竟不行。

跋

余讀河內名流傳。感喜無已。蓋我河內。古昔如楠公父子。其忠烈智謀。三尺童子亦夙知之。至近世。則若寥々無一英材焉。書生或論近時人物。絕無及我河州者。故我少年游他邦者。往々至忸怩而愧焉。余常慨歎之。香艸松尾兄蓋亦與余同慨歎者。故毅然奮筆。以著此書。近古凡三百年間。採偉人傑士之言行。得數十名。有高僧。有良醫。有碩儒。有賢吏才媛。或忼慨憂國者。或飄逸逃世者。其神釆風貌。一々躍然紙上。余於此。果知我河州非無人物也。此書一出。衆目駭視。世之謂河內無一英材者。皆必慙悔長服。亦猶於余歟。兄之此擧。豈不洵偉乎。是不啻慰地下諸名流之靈。亦大施吾人面目。不啻施吾人面目。眞足以皷舞奮發後進少年之志氣矣。他日有後進少年。能成大業。顯英名者。則余將謂。是松尾兄所著名流傳皷舞之功果也。今其刻成。因欣然書余之所以感喜。以爲跋。明治廿六年第四月佛誕生後一日。方外友釋氏瓢岳識於浪華究竟山。

河內名流傳　松尾氏藏

書河內名流傳後

家兄香草好學。雖刀圭繁劇之際。不廢讀書。所撰述亦不少。往年刻生理問答三卷。鉢液成分篇一卷。近世名醫傳三卷。傳誦於世。香艸園小稿。忘憂小草。如蘭集三部。幷排印頒同好。其他既脫稿。及未脫稿者。杏林景賢錄一卷。奇文大觀五卷。臥遊錄。絕絃餘志。絲天窓漫錄。詩文集各若干卷。皆藏篋底。家兄病肺四年。咯血數回。家人勸以養生。尙能執刀圭。耽筆硯。未曾廢之。及去年冬疾漸篤。因廢業謝客。專事攝養。以至今夏。一日。示余以其近著河內名流傳稿本二卷。曰是余病中之作。經營數年。苦心所存。不忍供蠹食。子其代吾上梓。以問于世。余以其書益後人不尠也。乃校而附活版。聊識其由。以代跋言云。

明治二十七年六月

弟　松尾求馬識

河內名流傳　松尾氏藏

明治廿七年九月十四日印刷
仝　年仝月廿一日發行

著述兼發行者　松尾耕三
大阪市北區堂島中二丁目二十六番屋敷

印刷者　岡島幸次郎
大阪市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廿一番屋敷

岡本監輔 編

義勇芳軌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鉛排本

據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東京
鉛排本影印

義勇芳軌序

忠勇義烈之行。發乎人情不可已。扶植綱常。鞏固國基。毋論貴賤男女也。蓋道理無窮。是非萬變。要之出於赤心報國。則雖有稍不中正者。亦不得輕議之。唯君子達觀古今。參酌而進退之。使其漸歸大中而已。吾嘗閱和漢之史。採忠烈之蹟。竊擇其可師表者。隨世編次。不問男女。一視貴賤。分爲內外二篇。內篇列邦人。外篇臚漢人。命之曰義勇芳軌。文有詳畧。不必同體。事無

大小。專要明理。每人更繫以詩文。大率後人之作。間有其人自述者。緊要處附以圈。使蒙士致思于此。余之謭陋。豈能裨補世道云乎。區區報國之志。不能自已焉爾。詩賛不揭名者。皆係余撰。未見古人品題。故敢續貂。亦非得已也。明治十八年乙酉冬十月上浣　岡本監輔撰

中村敬宇曰。報國二字。吾兄本領。平生著作。皆出于此。所以異于他人之撰也。

谷隅山曰。眞是裨補世道。志士必讀之書。

義勇芳軌卷之上

岡本監輔　編次

〔日下部吾田彥〕其父曰使主、仕市邊押磐皇子、爲帳內、當雄略帝殺押磐皇子、皇子子億計弘計二王、聞父見殺、大懼逃匿、使主與吾田彥奉之、避難播磨、遂入縮見山石室、自經死、弘計王勸億計王、抵赤石、改姓名曰丹波小子、仕縮見屯倉首細目家、吾田彥不離左右、固執臣禮、二十六年、弘計王即天位、是爲顯宗天皇、億計王爲仁賢天皇、嘗賞有功、而未聞其及吾田彥、後世無復表章之者何也、詩曰、

崎嶇廿六年、臣節久彌堅、獨怪千秋後、無人表大賢、

〔物部目連、筑紫物部大斧手〕共仕雄略帝、伊勢有朝日郎、自負善射、毒苦庶民、帝命菟代宿禰與目連討之、大斧手從軍、郎逆戰於青墓、勢甚鴟張、菟代畏縮不出、相持兩日、目連獨揮大刀出、大斧手持楯隨進、郎射大斧手、洞楯穿甲、鏃入身寸許、不屈、仍翳目連、目連直前、禽郎斬之、贊曰、

劇賊善射、牙將逡巡、維目大膽、揮刀挺先、維大斧手、堅楯遮攔、身穿巨鏃、屹立依然、果能鋤梗、皇威遠宣、吁嗟二子、遺烈千年、

〔筑紫國造〕逸其姓名、欽明帝十五年、百濟王子餘昌、率兵擊新羅、拔函山城、乘勝欲滅新羅、耆老諫不聽、王明自往慰勞、新羅悉發國中兵、擊破之、殺明王、餘昌益急、士卒惶駭、不知所爲、國造遙在軍中、挺進射敵驍騎、矢洞鞍前後橋、穿甲而

死、益進、發矢雨注、應弦皆踣、敵兵披靡、餘昌等得乘間脫走、因褒國造、曰鞍橋君、新羅欲窮追滅之、有一將進曰、日本天皇以任那事、憎我深矣、必招後患、不果追、贊曰、

一敗謀窮、竟不肯降、奮然決死、縱橫突擲、嗟嗟國造、精射無雙、日域威武、震動異邦、

〔大伴部博麻〕筑紫上陽咩郡軍丁也、齊明帝七年、百濟之役、與土師富杼、氷老、筑紫薩夜麻、弓削元寶兒、同爲唐兵所虜、天智帝甲子歲、富杼等相議、欲奏敵謀、患不能達、博麻告富杼等、賣其身充路資、使得還奏、獨留於唐、幾三十年、持統帝四年、從新羅使還、詔嘉其忠、授位務大肆、賜水田四町、稻千束、及絁綿布各若干、免三族課役、詩曰、

異邦嘗酸辛、奴隸將終身、精忠鬼神泣、蘇武非儔倫、嗟嗟一兵卒、名冠三軍人、賜田有誰表、香稻年年新、

〔和氣清麻呂〕仕孝謙帝、爲因幡員外介、時法王道鏡負寵、覬覦神器、太宰主神中臣阿曾麻呂、希旨矯神教曰、道鏡登極、天下太平、帝命清麻呂、往受神教、臨發道鏡按劍睨之曰、使我得所欲、則授汝太政大臣、不則戮滅立至矣、清麻呂退、矢死而往、默禱終夕、還奏神教曰、我邦開闢以來、君臣之分定矣、天日嗣必立皇胤、道鏡敢懷非望、大逆無道、宜誅除之、帝默然、百官失色、汗出浹背、道鏡慙赧、大怒、流清麻呂于大隅、參議藤原百川感其忠烈、割封戶與之、及光仁帝踐祚、黜道鏡于下野、召清麻呂復其官、贊曰

君臣舜禹臨興讖何物猰㺄敢輕鬩鋭直言無隱大節凜乎昔忠戲滅、眷顧天衢、妖僧竄逐、國中快呼、恆彼佞諛依然潜諱

〔源義家〕系出清和帝、父頼義、沈斷有武畧、平直方奇其材、藝以女妻之、生義家、年甫七歲、冠於石淸水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爲人英果、當是時、陸奥酋安倍貞任、并諸部落、北傳海恣横、頼義受命討之、義家從焉、戰不利、天喜五年十一月、頼義將兵千八百、擊貞任於鳥海、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還兵四千、縱左右翼、大敗我軍、我軍所餘僅六騎、虜急圍之、矢下如雨、頼義義家皆傷馬、從騎下而授之、義家與藤原範明等、縱橫奮擊、虜兵相謂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時義家年

甫十六云、久之貞任伏誅、義家精射無比、淸原武則嘗謂義家曰、未親足下射力、請發一矢、使武則見之、義家笑而不答、武則懸堅甲三領於庭樹爲的、義家乃起把弓一發洞三甲、鏃出者五寸、滿坐無不嗟異、義家勇而有藻志、嘗過勿來關、觀櫻花飛散、以賦國詩、至今膾炙人口、藤森大雅詩曰、

誓掃胡塵不顧家、懸軍萬里向邊沙、馬頭落日東風惡、吹落關山幾樹花、

〔三浦義明〕稱大介、守衣笠城、爲人剛勇、重信義、源頼朝起兵、使安達盛長傳令、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迎、盥漱讀檄文、謂諸兒孫曰、我家世仕源氏、吾今餘喘未絕、幸遭此擧、汝曹勉之、使子義澄孫義盛赴軍、未發會頼朝敗於石橋山、畠山重忠、河越重頼等來攻、義明時年八十九、力疾上馬、義澄扣馬止之、義明叱曰、臨陣致死、武人之常也、揚鞭打之、逡巡間城迷陷、謂義澄等曰、佐公有勇畧、非一敗而死者、吾老矣、汝棄我去、義澄揮涙去、義明獨止而死之、贊曰、

得逢千載之好機、此生未目仇家摧、盥漱讀檄發深慨、力疾上馬勛諸兒、敵君奮勵暮年志、右府雄畧何由施、

〔杵淵重光〕稱小源太、信濃人、仕富部家使以謹見勵、養和元年、家使隷城長茂、擊源義仲于橫田磧、重光不得從、慨然獨赴戰所、望見敵將西七郎斬家使首繫馬鞍、大呼曰、身是富部家臣杵淵重光也、顧面主君、且呼且進、七郎策馬而走、重光叱咤急追、搏而墜馬、斬其首、置家使首側、揮涕曰、臣請臨

陣建功、庶得贖罪、今無及矣、敢斬仇首、幸慰冥魂、言訖、上騎、左手挈二首、右手揮刀、呼曰、汝等盡來決戰、敵兵三十七騎爭先蜂至、重光縱橫奮擊、殺十餘人、身被數創、乃擲七郎首、持家使首、馬上呑刀而死、擧軍嘆惜焉、贊曰、

一時榮辱、吾豈多言、蓋分而已、慰負主恩、手提仇首、直當萬軍、凜乎精爽、欲衝九旻、

〔源義仲妾鞆繪〕美而勇、善武技、每從軍、別將一部、所嚮皆捷、及義仲敗、從騎僅十三人、鞆繪在其中、東兵尾擊、鞆繪獨止、舞眉尖刀、健鬪、東兵皆靡、畠山重忠欲生擒之、前攫其甲袖、鞆繪策馬、馬躍袖絕、乃去、義仲至粟津、實將絕𨛮被勢多而進、遠江人内田家吉爲其先鋒、力戰三十人、鞆繪直接、馬交捕擒

綸伏之鞍上、斬其首以親義仲、義仲歎曰、家吉勇士、乃授首於一女子、不知吾於死何人手、諭納綸遣去、曰、臨死、携妾入謂之何、納綸請從死、義仲強之、泣涕辭去、時年二十八、後爲尼、居越後友松、修義仲冥福於身、菅師禮詩曰、

多爲姸姿難保節、非懷雄志豈完身、佛前今日拈香手、馬上當年斬將人、

弘安中元冦之役、我邦威震海表、雖因北條時宗果斷、然亦諸將士勇戰之功居多、當元舟師十餘萬抵築紫、北條實政部下草野七郎以二艦邀之、戰于志賀島、虜列大艦、以鐵鎖聯之、轂弩其上、我軍不得進近、河野通有奮前、矢中左肘、益前、仆檣架虜艦、仰登擒其將王冠者、安達某、大友某等踵進、以寡兵奮鬪、虜不能支、退保鷹島、會大風雷、船多覆沒、少貳景資奮擊殲之、伏屍蔽海、脫還者財三人云、賴襄詩曰、

筑海颶風連天黑、千艘艨艟來自北、笑殺碧眼蒙古兒、恒勝漫皷圖南翼、嚇得趙家孤與寡、持此來擬男子國、相模太郎膽如甕、防海將士爭飛輊、倒檣爲梯蹈退飛、(木島也、其衆于此殲)兵捷已氈(［illegible］也)穹帳夢、磨厲無期塞犬羊、肯將瑞穗博乳湩、君不見風伯一駈附雲濤、不使羶血釁日本刀、

〔村上義光〕稱彦四郎、信濃人、元弘之亂、從護良親王保芳野、賊攻之、陷外城、親王親戰數合、退與左右訣飲、義光鎧被矢如蝟毛、來跪曰、事急矣、臣請代殿下死、殿下宜微服出去、親王曰、死則同死耳、何忍棄去、義光勵聲曰、何不速去、起自解

親王鎧、擐之、顧其子義隆曰、汝宜從殿下拒賊、徒死無益也、義隆泣訣、從親王而去、義光登譙樓、望見親王去遠、大呼曰、今上第三子兵部卿護良死於此、奴輩行受天誅、取法於我、自刃劃腹、抽腸擲壁而死、賊遙望見、以爲親王、上樓爭首、遂尾親王及之、義隆單身返鬪、斬數人、身被二十餘創、乃屠腹死、是日親王得免、義光父子之力也、贊曰、

宿志報國、經生恒辭、慷慨殉主、乃足稱奇、娴伊父子、忠孝無虧、白刃劃腹、艱危之支、巍巍高蹈、誰其攀追、展讀靑史、想像英姿、秋霜滿地、花菊紛披、

〔僧良忠〕藤原氏、叙法印、爲護良親王候人、元弘初、從駕笠置、出城、班詔四方、及行在陷、帝幸六波羅、良忠謀奪之、被捕、北條仲時使人詰之曰、天子且不能、子等擧事、何粗也、聞子謀奪先帝、非分之望、安得免誅、良忠曰、普天之下、無非王土、拔主于難、孰謂非分、仗義誅賊、何粗之有、辭氣激昂不屈、仲時欲加刑、或勸囚之、以引黨與、良忠多力、夜破戸逃、及親王被幽、敕殺其從臣三十餘人、良忠蓋在其中、贊曰、

艱難拔主、吾豈敢違、仗義誅賊、誰謂之非、緇徒禍國、儒林罵譏、迺有法印、知所依皈、堂堂大節、振錫雄飛、遏絕亂畧、宏宣皇威、史編特筆、評贊前徽、千載模範、誰不仰睎、

元弘初〔楠正成〕擧兵勤王、而名和長年、兒島高德、新田義貞等望風響應、遂滅北條氏、興復皇室、尋會足利尊氏反、正成拒之湊川、戰歿、其事具載前史、膾炙人口、正成子〔正行〕稱左

衛門尉、奉父遺訓、以討賊爲志、與羣兒嬉戲、爲斬首狀曰、獲
尊氏元也、義故存者、皆感戴焉、正平二年、賊將高師直大擧
來寇、正行率其族黨百四十二人、詣行在陛辭、帝掲簾親勞
之、正行感泣、遂拜訣後醍醐帝陵、入如意輪寺、截髮題姓名
於壁、鐫絕命詞于箭鏃、即發、至四條畷、以三百餘騎奮戰、自
晨至晡、三十餘合、幾擒師直、而力索莫能起、敵連射之、矢蝟
集於鎧、乃呼曰、已矣、勿爲賊獲、與弟正時偶刺、面敵而死、年
二十二、餘兵皆死之、初正行朝芳野、路遺師直兵擁宮人辨
内侍去、正行斬其卒奪還、帝賜内侍正行、辭以國詩、其譯曰、
竟非長存身、寧結暫時契、至是果如其言、廣瀨謙詩曰、
宴安失機會、耽色豈英雄、堂堂源中將、應媿小楠公、

〔菊池武光〕武時第八子也、武時以元弘中首擧義兵、攻探題
北條英時、自與次子四人進戰死之、長子武重代統其衆、武
重卒、武光代之、任肥後守、遵父兄訓、竭心王室、迎征西大將
軍懷良親王於肥後而奉之、數與大友氏時、少貳賴尚戰、正
平十四年、武光奉親王、提兵八千討賴尚、夾筑後河而陣、武
光勒銳兵先渡、賴尚却保大原、武光夜遣子武政等潛兵因
河水怒號亂軍聲以襲之、薄營吶喊、雨射、敵兵狼狽、死尸相
枕、及明獲賴尚二子、乘勝追亡、與敵生兵二萬遇、大戰移時、
親王身被三創、北畠顯信等戰歿、銳卒死者三百餘人、武光
大怒、以兵三千、直擣敵中堅、馬傷而蹶、易馬復戰、縱橫馳突、
當敵凡十七合、馬梁傷、頭中兩刄、冑裂墜地、有一敵將來薄、
武光斬其冑、奪馬而騎、取冑襲之、大呼復進、竟大破之、斬首
虜三千餘人、西南宮軍復振、嘗有明使齎書至征西府、武光
以其辭無禮、卻之、不受、賴襄詩曰、
文政之元十一月、吾下筑水僦舟筏、水流如箭萬雷吼、過
之使人豎毛髮、居民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已亥歲、當時
國賊擅鴟張、七道望風助豺狼、勤王諸將前後沒、西陲僅
存臣武光、遺詔哀痛猶在耳、擁護龍種同生死、大擧來犯
彼何人、獨剪滅之報天子、河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
千師、馬傷冑破氣益奮、斬敵取冑奪馬騎、被箭如蝟目眥
裂、六萬賊軍終挫折、歸來河水笑洗刀、血迸奔湍噴紅雪、
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逡巡征西府、棣萼未有向北風、南

國劍傳自乃父、嘗卻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丈夫
要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河流滔滔去不還、遙望肥
嶺嚮南雲、千載姦黨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聊弔鬼雄
歌長句、猶覺河聲激餘怒、
〔宇佐美定滿〕稱駿河守、居越後琵琶島城、臣屬上杉氏、定滿
爲人勇而多智畧、上杉輝虎幼與定滿謀事、遂成大名、是以
視定滿猶父、加賜信濃野尻城、與姉夫上田城主長尾政景、
俱備甲斐而輝虎忌政景勇、懼生變、密與直江實綱等謀除
之、未決、召定滿、夜談達旦、定滿乃還琵琶島、居五日、抵野尻、
托觀漁、招政景、以漏船迎載、奮捉之、偕沒水死、定滿年七十
六、遺書曰、政景叛形未著、今無故誅之、恐上田折入甲斐、而

君不用臣言、使臣圖之、臣謀無所出、以至于此、臣死之後、君第言、私憾相殺、没臣之邑、逐臣之子、以鮮士民之惑、不然國必亂矣、輝虎得書泣曰、吾無遠慮、以殺忠臣、悔何及、振古以來、未聞殺身安國如定滿者也、涙下數日、遂從遺言沒邑、密贊其子、贊曰、

借乘漏船、忠臣遠算、遺書忍勲、自處流放、八旬捐軀、殖能靖亂、若叟智謀、前古之冠、

〔立入宗繼〕平安人、爲左京亮、世居京郊、多田業、當足利氏末年、三好松永二氏、專政于京畿、而七道將士、各據其國、不復知有王室、毎供御乏絶、宗繼乃獻之、初宗繼與尾張人道家某相識、聞織田信長有大志、說中納言藤原惟房曰、方今天

下大亂、宮闕頽敝、供御之邑、盡爲武人所占、以臣視之、非得非常豪傑、不足定之、聞尾張有織田信長、年甫二十、割據要害、以少摧衆、是其人必有絶世之才、君盍奏請綸旨、托信長撥亂反正之事、惟房憚內外、不敢決、宗繼再入說之曰、事如漏泄、某獨任其責、帝拈圖子決計、五年十月、惟房宣言、天子感異夢、將奉幣于熱田祠、乃使宗繼齎密旨赴尾張、錫信長以御用合香、館道家氏、信長獵歸過道家、道家告以故、信長沐浴更衣、出見宗繼、宗繼宣達勅旨、信長謂宗繼曰、天子天下之君、宜自我共職、而反辱使命、加以寵貺、吾何以堪之、當籍天威、以夷凶徒、不日入朝、竭力圖報、因自調貢享二使召諸將諗以勅旨、日夜議西上之策、贊曰、

楠公勤王、赫赫難當、三世忠節、南朝留芳、宗繼豪士、晉張皇綱、口含密旨、往賜御香、果修王座、地久天長、巍乎其烈、於公有光、聖明孝績、側陋之揚、定知特典、旌表君莊、

〔大河內政房〕稱源三郎、世仕德川氏、家康幼時質於名護屋、政房常往保護之、嘗小笠原氏儀守高天神城、政房受命監之、爲武田勝賴所圍、氏儀告急、勝賴聞救援且至、誠衆疾攻、既破西郭、以利誘氏儀、會食匱、氏儀以城降、獨政房不從、氏儀囚之石窟、勝賴使人諭降、引以重利、政房罵而不受、勝賴怒錮窟戸、歴八年、竟不屈、甲斐戍士横田尹松偉其節操、常善視之、天正九年、家康攻高天神拔之、出政房於窟、足痿不能起、載以藥席、見者感動、家康涙下、手賜黄金三十枚、大小

刀二口、政房有慙色、衆曰子不與氏儀、心如鐵石、何耻之有、政房未慊、剃髮自號背空、家康命浴津島温泉、病愈、乃賜遠江稗原地、復從軍、長湫之役、力戰死、詩曰、

狂奴輸降時、臣力爭能支、慨然入石窟、大義心攸期、主君拔吾苦、自愧無能爲、變形且戰沒、高躅今古稀、

〔清水高治〕稱長左衛門、備中高松城主也、屬安藝毛利氏、永祿十年、織田信長使羽柴秀吉、將兵八萬、攻高松城、高治堅守不下、秀吉相地勢、築巨防于城南、決甲部川灌之、城不浸者數尺、櫓居懸釜而炊、秀吉舟載大礮、擊碎城樓、高治乃募染戸、收板數百枚、造舟出戰、毛利氏將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聞急合兵四萬赴救、軍廂山、輝元軍其西、相持未戰、城中

益窘、有僧惠瓊者、歸心秀吉、爲講和議、秀吉曰、余勢攻城、如獲高治兄弟首級、則足以反命矣、惠瓊以告元春隆景、二人弗肯、明日惠瓊入城諭高治、高治曰、一死以和兩國、豈敢惜命、遣使秀吉、請活城民、乃會衆訣別、與兄月淸、軍監近松某、乘舟而出、秀吉使者載酒肴來、高治從容對酌、自刃舟中、以出城兵、毛利氏爲發哀、遂割地講和、東軍乃解去、其後又有吉川經家、元春族也、稱式部少輔、天正中、秀吉畧因幡、鳥取城主山名豐國欲降、群臣諫曰、尼子之難、屢背安藝、安藝常保全之、今復背恩、狗鼠將不食我餘、豐國不聽、出降、宿臣森下道與中村春次等不從、遣人安藝、請得將守城、經家乃以四百餘人往、城中男女四千餘、芻食不支數月、元春以舟師送糧、爲秀吉所奪、秀吉兵六萬圍鳥取、五月而糧盡、救不至、經家請自刃以出士民、秀吉曰講和而去、可也、吾獲叛豐國者足矣、經家曰、山名氏舊臣、守約效忠于我、而殺之、有何面目復見人乎、秀吉曰、舊臣負主、罪在不赦、足下拒守數月、未嘗敗衄、其武多矣、講和而還、何害、使者數反、經家堅執不聽、秀吉義而許之、經家請酒肴與衆訣、秀吉贈之、經家禮服拜謝、會衆同飲曰、汝等百戰甚勞矣、吾有一死報之耳、夫忠與仁、人之所願、吾死節忠也、救衆仁也、今得此二者、不愧古人矣、衆皆感泣達旦、乃見撿使、與道與春次、偕自殺、秀吉出城民、如約不戮一人、獻首級於安土、信長曰、天下義士也、以禮葬之、詩曰、

高治眞男兒、不欲翻降旗、一身救兩國、鼎鑊何曾辭、弟兄駢頭死、千載榮名垂、經家亦豪士、糧竭孤城支、忠謀與人共、軀殼捐如遺、偉哉濟衆績、一代而双奇、

〔毛受家照〕稱勝介、仕柴田勝家、數從軍、以勇稱、賤岳之敗、佐久間盛政爲羽柴秀吉所禽、勝家聞報、欲自往與秀吉決雌雄、撿其兵、已逃亡、見在者、僅三千、諸將皆勸退、勝家曰、吾嘗以少擊衆、獲勝者數、諸君何扼我也、家照進曰、往時君所將、皆濃尾精甲、今領北兵、非素拊循、所以逃亡、摧敗之餘、何堪折衝、臣請假君背幟、僞稱君死、君逃入北莊、徐自爲計、勝家從之、既而秀吉至、望其背幟大驚、急整隊圍之、家照大呼曰、柴田勝家死于此、與其兄某力戰死之、贊曰、

兵非撫循、乃易逃走、何堪進攻、殆難居守、强借主旗、大呼唾手、血戰縱横、慨然授首、時勢去窮、取義不後、忠純如君、一世稀有、

〔加藤清正〕稱虎之助、天資豪邁、爲豐臣氏將、封肥後熊本、除主計頭、征韓之役、將第一軍、連戰連捷、長驅將入遼東、明使辨士馮仲纓說清正曰、生兵四十萬新至、既擒浮田小西二將、爲足下謀、不如講和、不然、大兵將與韓合、直會安邊、足下欲逃、其可得乎、清正答曰、予知戰、不知和、近苦無敵、今遇大軍來擊、是吾所願也、咸鏡道險隘之地、兵來者、不過二萬、日殺二萬、則殲全軍、不過二十日矣、尋自遼東入燕京、奉貴國王歸於日本、是清正之任也、仲纓默而去、清正驍勇冠諸將

號令明肅、不事淫掠、明韓尤畏之、及秀吉薨、其子秀賴尚幼、德川家康威權日隆、秀吉寵臣、治部少輔石田三成、謀興兵除家康、清正素惡三成爲人、與家康攻滅之、諸將盡附家康、而清正盡忠秀賴、終始不渝、嘗讀論語、至托孤章、歎曰、當今之世、不能如此、非夫也、蓋有深慨焉、由是爲家康所忌、慶長十六年春、與淺野幸長、扈從秀賴、入京見家康、家康使女婿池田輝政賜酒二將、實鴆之也、既罷、扶秀賴謁北廳、拜豐國廟而還、出短刃於懷、泣曰、吾今日聊報太閤之恩矣、數月而卒、幸長輝政先歿、蓋併鴆之也、清正接物有恩、至婦兒皆親服、怒則雖猛卒不得近、嘗獨立庭眺矚、有一人潛至、突仆地、清正爲之大噱而已、長於築城水利、經營宏壯精緻、出人意表、後世永賴、人稱其鬼工神造、廣瀨建詩曰、

寸木難支大厦頹、丹心抵死未嘗灰、遺孤可託眞君子、夙誦曾參一語來、

〔眞鍋祐重〕稱彌助、仕讚岐香川城主香西好清、膽勇過人、好清老臣香西大隅、資性兇暴、爲衆患苦、彌助承旨斬之、時年甫十六、由是著名、天正初、長曾我部元親據土佐、侵掠讚攻香西氏、勢甚猖獗、彌助先衆馳突敵陣、與敵數十人格鬪、斬其三人、敵震怖而却、後又攻敵砦、乘夜先登、踰濠攀壘、以窺敵營、敵軍監神取某覺知之、各自名、操槍而鬪、遂弃槍相搏、轉墜水中、祐重拔小刀馘其首、大呼曰、身是香西家臣眞鍋彌助也、今獲神取首、汝等盡出戰、好清大賞其勇、增祿若干、

後土佐兵數千來圍城、城兵出戰、死傷甚多、衆爭先走、彌助叱咤麾衆而進、鏖殺敵二將、遂大破之、好清授騎馬佩刀賞之、及豐臣秀吉滅香西氏、以讚岐與生駒氏、彌助乃事生駒氏、朝鮮之役、轉戰韓地、猛鷙無比、一日戰暇遊野、徘徊岸下、福島正則過岸上、不知岸下有人、而唾之、彌助攀岸睨正則、怒髮倒竪、左手攘袖、右手按刀曰、咄君何辱士也、正則卑辭陳謝再三、彌助忿解而退、其勇壯如此、詩曰、

少年除大憝、一劍退千軍、奇節無人識、新詩表偉勳、

〔前田利家夫人高畠氏〕左京大夫某女、而利長生母也、利家城末森、瀰邇中、使其將奧村永福守之、販築未竣、佐佐成政以兵一萬五千來攻、城兵僅三百、出死力拒戰、成政勵兵蟻附、破外城、〔永福妻加藤氏〕美而勇、自提眉尖刀、率侍女數人、晝夜巡城、煮粥煖醪、以飲食之、因勵衆曰、昔楠公以天下爲敵、受重圍百日不屈、卿等守一夜、援兵乃來矣、士皆感激、勇氣百倍、利家聞急、投袂而起、夫人携酒自侑之曰、末森陷、公與利長死、妾自刃殉之、顧衆曰、卿等努力、若不勝則進死、勿生還、利家傾盞曰、快哉、即發、屨及於門、馬及於市、縱兵奮擊、大破成政、後利家卒、落髮號芳春院、石田三成譖利長、家康疑之、利長送芳春院、寘諸江戶、遂全封土、詩曰、

北國仰雙美、君與加藤氏、死戰勳夫君、典型貽子孫、誰想長齋入、居然保高壁、

〔山口右京亮滿弘乳母〕不知其所出、爲人多力、慶長五年、在

大聖寺城、前田利長將兵來攻、滿弘力戰幾敗、乳母登樓瞰之、披緋甲帶長刀出救、所在大石巨材、隨手投之、殺二十餘人、敵衆望見以爲神、城賴全、而衆寡不敵、士皆戰疲、乳母中矢傷槍、敵兵進圍、遂殺之、詩曰、

緋甲提長刀、健圍毫無撓、巨木與大石、隨手縱横拋、戰歿豈不惜、孤壘依然高、

〔尼妙林〕者、林左京亮女也、嫁豐後鶴崎城主吉岡掃部助生甚吉、天正六年、掃部助戰死于日向、乃披剃爲尼、十四年薩師侵豐後、甚吉守丹生島、妙林留守鶴崎、島津家久、令伊集院美作、野村備中、白濱周防、以三千餘騎攻之、妙林多力聞敵至、命浚塹、增壘、設陷穽、身擐甲、横長刀、率侍女、親巡視、設酒食、勵守陣者、薩兵爭登、隨方捍禦、或曰寡兵難支、請降、妙林怒、欲斬之、既而糧竭、乃佯和致城、三帥入城、饗享之、出少艾佐酒、薩帥聞秀吉親來、引兵還、妙林設伏擊破之、斬三帥、餘衆潰走、秀吉至、召妙林、辭不出、贊曰、

豈啻氣雄、妙算牢籠、敵將不戒、忽陷術中、戰勝休退、高節持躬、元帥召我、寧容忽忽、進退合義、遺芳無窮、

〔細川忠興夫人〕明智氏、光秀女也、性婉順、年十六、嫁忠興、從舅藤孝、受其家學、善詩歌絲竹、光秀之作難、忠興絕昏、歸則家既滅矣、夫人流落民間、艱苦守節有年、秀吉嘉其志、喩忠興復之、輯睦如初、列侯夫人在阪邸者、以歲時入謁淀君、夫人羞父逆節、輒托他故、未嘗入見、知其情者、皆愍焉、石田三

成作亂、建議收質城中、夫人曰、良人無命、未可出邸、使者三反、竟不肯、三成怒、使人圍之、時藤孝妹年七十餘、寡居在邸、夫人勸之、率子婦前田氏、微服先遁、曰、人衆必見物色、吾當別出、已而圍合、隔障傳令諸臣曰、我義不辱、然不敢犯上、汝等愼勿與鬪、命鎖門、作絕命詞、帽子掩面而自死、小笠原松齋河喜多石見等死之、三成懼、遂停議、詩曰、

忠義自天性、世類又何病、貞節竊彌堅、恩榮耻華競、一死酬良人、千年令名盛、

〔富田知信妻浮田氏〕慶長五年、知信從大將軍德川家康屯小山、家康聞大阪兵起、使知信還守阿濃津、知信馳至、分部政嘉石田重政援之、敵將毛利秀元、長束正家、率三萬騎來攻、城兵僅千餘、固守不拔、乃發火箭、焚樓櫓、肉薄而登、卒破外城、知信殊死而戰、本多某諫曰、城不可支、恐爲敵擒、不如速自刃、知信以爲然、將入牙城、毛利氏騎將、中村清左衛門、追蹙甚急、知信殆危、或報城將戰死、浮田氏大驚、擐甲開門而出、敵兵雲集、圍知信數匝、浮田氏揮槍入萬衆中、清左衛門迓之、浮田氏一刺斃之、進殺傷十餘人、敵兵皆靡、浮田氏面白如雪、儼然美少年也、知信謂政嘉曰、彼越勇超羣、豈吾子帳下之士歟、政嘉曰不然、得非女將軍邪、知信馳至視之、則果浮田氏也、見知信、喜且泣曰、妾聞君已戰歿、故來殉、不意尙存也、相與收兵入牙城、敵又來攻、城兵拒戰、死者五百八十人、會高野山僧來講和、知信知其終不可守、開城而去、

後家康加賜二萬石、爲七萬石、以賞其勞、詩曰、

驚聞夫婿圖方窮、擐甲馳突千軍中、星光飛散賊頭碎、何物狗鼠能交鋒、一時驍將失顏色、不使輛繪擅雄風、

山田長正稱仁左衛門、伊勢祠官之隷、自稱織田右府孫、幼有大志、好譚兵、元和初、大亂始平、長正弗屑仕侯伯、流寓駿府、府有二商、曰瀧、曰太田、將航臺灣、艤船大阪、長正請附乘、弗許、因到大阪、登其船而匿焉、二人忽至、揚帆而發、長正從艙間出、申前請、二人大驚、不能如何、許之、既到臺灣、謂小島不可有爲、又附蠻舶、西遊暹羅、會其國騷亂、六昆人來侵、暹羅王出師禦之、軍無紀律、長正言其必敗、既而果然、或聞諸王、王奇之、召見詢方畧、大喜擢爲將、往禦六昆、時本邦人流

寓暹羅者衆、長正糾合數百人、雜以土兵、亡慮萬餘人、皆爲本邦裝、聲言日本援兵大至、縱兵奮擊大破之、殺數萬人、追北長驅、入其都、擒王以歸、暹羅王大賞之、妻以其女、封六昆及西皮留之地、號曰唵普艮盖、諸侯王之謂也、久之王年老、使長正攝政、數歲瀧太田二人到暹羅、長正使使迓勞、迎入宮召見、二人疑懼、長正冠服在交椅上、金珠粲爛奪目、儀衛甚盛、二人膝行不敢仰視、及退就館、饗禮如待尊客者、意益不安、既夜、有吏傳呼曰、王至、二人驚出迎、王便服入坐、拍二人肩曰、故人無恙、二人愕眙仰視、則長正也、長正自說其發跡之由、二人叩頭謝罪、長正曰、予之有今日、二子之賜也、厚賜遣之、本邦商旅聞之、多遊暹羅者、長正善遇之、長正雖富貴而常懷桑梓不置、每臨戰、遙禱於淺間神、軍輒勝、至是命工摹繪前日戰狀爲扁、附商舶獻之、以報賽焉、又歷牒閣老、納方物、未幾國王殂、長子代立、長正退就封、先是國王之妃、與近臣姦、謀弒王、畏長正不敢發、及長正去、遂弒之、長正聞之、謀興兵討之、二姦大懼、募人潛往毒之、長正死、時寬永十年也、有一女、名阿因、勇武有父風、親將其衆、欲復父讎、屢敗暹羅兵、通國震恐、盡發屬國兵來戰、衆寡不敵、阿因遂敗亡、其下逃歸本邦、長正弟某在江戶、聞長正得志、欲往從之、適有人傳長正死、乃止、後至文化中、仙臺有金忠輔者、嘗抵峩羅斯、會其國有亂、討而平之、封于一土、既而赴安南、爲客將、尙王女、其人壯膽類長正、而放蕩不羈尤甚云、贊曰、

盈萬兵士、同一新裝、震動遐域、我武維揚、東望駿嶽、儼儼之將、欽君壯志、纏綣家鄉、

濱田彌兵衛長崎商人也、膽畧過衆、弟小左衛門、子新藏、皆力兼數人、元和末、明海澂人顏振泉、聚衆據臺灣、招我邊氓、入其黨、自稱日本甲螺、甲螺猶言頭目、我邦言頭目爲甲叙拉、音近甲螺、故遂訛稱耳、有泉州人鄭芝龍、亦入其黨、及振泉死、衆推之爲甲螺、後去移閩中、我邊氓代之爲甲螺、而荷蘭人來借地、約歲輸鹿皮三萬、築城據之、役土人如奴隸、不復輸幣、我商舶往印度者、過其近海、亦被殺掠、甲螺不能如之何、會彌兵至、衆交訴之、圖報復、彌兵乃與甲螺黨還、告官請往攻、幕府允之、檄長崎代官末次平藏、備船募卒附之、彌

兵裝數百人爲農丁、行到臺灣海口、請守吏、移往墾荒、吏告甲必丹、甲必丹弗信、以哨船圍之、彌兵辨其無他、吏撿舟中、僅有數十副防身刀、及耕具而已、甲必丹意解、許衆登陸、彌兵請受廛爲氓、弗許、留數月、謂衆曰、當死中求生耳、衆然之、一日昧爽、父子三人入城、衆從之、留於門外、三人挺身排闥而進、甲必丹尙寢在牀、驚起叱曰、汝等入人閨閤、何無禮也、彌兵咆哮奮前、擒甲必丹於牀、出匕首擬其喉曰、汝有死罪、尙何告人之無禮邪、左右欲刃之、小左新藏拔刀遮立、瞋目叱之、左右皆靡、甲必丹惶急、乞貸死甚哀、彌兵曰、汝嚮所掠物貨、倍數還之、甲必丹曰、謹如命、衆走入闘於庭、後入者爲礮傷、彌兵乃左手扼甲必丹臂、右手執匕首、俱起、小左新藏

擁其前後而出、敵卒不敢動、甲必丹傳命、停放礮、艤船三隻、裝貨山積、彌兵入而撿之、欲拉甲必丹去、甲必丹請從其子去、彌兵許之、併頭目數人爲質、歸報鎭臺、厚賞之、彌兵名震一時、肥後侯聘而祿之、時寬永五年也、村上剛詩曰

擬向臺灣受一廛、農夫耕具自蕭然、誰圖短鋒長鋟外、鬼策神籌載在船、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班國老、常好直諫、以匡救主惡爲務、一日忠直放鷹而歸、欣然有喜色、曰、今日之獵、從者馳驅可觀、一旦緩急、無復可患者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默然不言、忠直怪問其故、壹岐曰、以臣見之、今日之事、可歎而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鷹也、度君之擧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此、萬一有事、誰爲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爲可用、臣故曰可歎也、忠直艴然作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座隅、進伏忠直前曰、君第甘心爲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忠直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其時矣、若候君顏色以諫、豈得有可諫之時乎、某新進叨恩、死固其所也、安得欺君乎、歸舍待罪、召其妻告之曰、汝本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爲、是皆國恩所致、汝愼記之、吾今而死、毫勿怨君、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起曰、君命至矣、趣造於朝、忠直引入之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語、寢不能安、

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手佩刀賜之、識者謂以忠直之暴、不誅壹岐、反謝過而賞之、不愧爲家康之孫矣、詩曰、

暴橫人主詫良圖、一旦緩急堪馳驅、羣臣羅拜賀盛事、吾獨謇諤無欺誣、此時軀殼棄如土、國運之蹙抱區區、朱雲折檻澹菴表、比叟格主何如乎、

〔宗五郎〕者、下總國印旛郡岩橋村人、爲佐倉城主堀田某封內民、故世呼曰佐倉宗五郎云、正保間、城主失政、任用貪吏、暴斂苛征、無所不至、農夫二百十餘人結黨、宗五爲之長、數至郡宰、請薄賦稅、不聽、因相謀、將抵江戶直訴之城主、宗五慨然謂衆曰、事若不成、死不還矣、衆奮曰、然、各訣妻子、先宗五而行、踵江戶邸門外、俯伏而訴、邸吏呵却之、衆茫然不知

所爲、遣使促宗五、宗五至、與衆謀、候閣老久世和州牙參、伏路傍、投訴疏于輿中、乃留同志五人、餘悉歸國、曰、事之成否、未可逆知、旅食送日、費不貲也、張別宴泣謂衆曰、此事雖濟、恐不免乎死、諸君幸埋吾骨、居數日、和州召宗五等六人、叱其無狀曰、汝等罪不容死、特旨宥之、若再犯則不敢赦、宗五等抗辨、請採察、嚴拒不聽、宗五退、大息曰、我豈不爲衆殺一身乎、聞將軍詣東台廟、約訴疏於竿頭、潛匿下谷三枚橋下、將軍乘大輿、騶從嚴肅、前驅喝道而至、宗五俄然躍出、投疏於輿中、而頓首、衛士叱咤、急縛之、實正保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也、將軍還城覽之、聳然而驚、召堀田某曰、汝何虐也、宜速薄稅斂、以濟窮民、某惶恐慙愧、汗背而退、召老臣小島式部、

速下令、薄正租、除雜稅、而深惡宗五、命上夫妻磔柱、槍擬之、而坐子其下、先斬之、妻裂眥睨城曰、吾夫婦爲衆庶磔死、固其所矣、今殺無辜兒、何其虐也、吾魂魄長怨堀田氏矣、宗五欣然笑曰、是吾心也、遂被刑、後數日、堀田氏家多怪、一夜城主獨坐、見堂上有人、槍貫兩脇、流血淋漓、城主拔刀瞋目追之、輒滅、而猶聞哭聲、又一日喫飯、飯成血色、大懼、躬親祈禳、而怪猶不止、使筮之曰、宗五及妻爲祟也、乃爲建祠、名曰山口大明神、每歲祭之、怪乃止、贊曰、

豪族秉政、荼毒斯民、吁嗟宗五、取義成仁、烈烈一死、民志以伸、誰不汝與、俎豆常珍、蠢爾盜賊、僅保其身、

甲賀孫兵衛仕稻葉正登爲侍臣、正登弟式部、游蕩無賴、不可羈束、正登數讓之、不悛、正登不勝積忿、遽命孫往斬之、孫固辭、且諫曰、大叔固不爲無罪、抑以不從教之故、一旦推刄骨肉、後必噬臍、不若且紓之以啓其自新之路、正登益怒曰、汝怯懦不能成事、舍汝豈無可使者、孫泣曰、君侯以臣爲腰骨脫乎、臣不敢辭、願得監者一人、許之、時孫年甫十六、額髮被面、鬖髿可憐、遂與監者、趨造式部之門、具報所以來、式部盛氣按劍、待之正廳、孫入、式部呼曰、孫也、我知有今日久矣、然汝乳臭、何能爲、聲色共厲、孫脫佩刀、膝行而進曰、少安勿躁、夫君之於公、分雖君臣、親爲兄弟、今日之事、豈某所願哉、雖然君命不可廢也、起猝式部、奪劍伏之座、取匕首於懷擬其胸、左右驚愕莫之敢救、孫顧謂監者曰、疾歸告公、臣之腰

骨未脫也、因徐扶式部而起曰、某所以報公者畢矣、君第行、某請從、遂奉式部而遁於野、風飡露宿、十數年、及式部死、正登乃召孫復之、贊曰、

君命誅弟、寧可遲留、君弟有過、何忍輕誅、仰天長息、淚滴雙眸、意思慘澹、忽得奇謀、風餐露宿、生涯綢繆、吁嗟偉躅、誰爲匹儔、

享保中、紀伊藩士、有鶴岡傳內者、受祿百苞、不蓄妻子、獨與僕軍藏居、一夕軍藏刺殺傳內、掠貨物去、翌日隣人察知之、大驚以報藩吏、吏至索賊不獲、傳內素無親戚、其僕〔清水新次郎〕深悲之、謂不爲朋友盡力非夫也、上書請復讐、藩主允之、新次乃變姓名、曰山名左仲、抵江戸淺草、僦小舖而居、教

授尺八、以窺軍藏、一日遊新吉原娼家、山本助右衛門許、識妓〔秋篠〕秋篠訪來故極懇切、新次告以實、秋篠憫然曰、如見君人、當速報道、先是軍藏歸其本國下總、未幾出江戸、教授劍術拳法、得識助右、助右屢招之己家、秋篠嘗見以爲軍藏也、贈書新次曰、有一客請來觀、新次即至、請觀、秋篠止之曰、今夕渠必宿、請竢明早入浴、熟看、急則誤矣、新次從之、翌早竊自戸間窺之、則果軍藏也、謂秋篠曰、不誤、因竢軍藏歸、尾而行、到橋場坊、見其人一小房、將直刺之、恐驚四隣、歸家束裝、遂過秋篠、訣別曰、幸修冥福、秋篠冷笑曰、不祥之言、不欲聞也、吾每日接客、爲客死而念佛、豈得有飮酒食肉之日乎、死之與生、唯君所欲、有錢爲客、無錢則路人耳、言畢閉房、新次憮然、恐其不信、然恐失機、陰恐下樓、直抵軍藏許、會其出門、施從而行、過宗泉寺松林、疾步出其前、大呼曰、身是鶴岡傳內親友淸水新次郎、欲爲傳內復讐、盍決勝負、軍藏曰、諾哉、拔刀邀之、格鬪數回、新次殆不克、有一少年、著帽爲童豎狀、走至、一呼軍藏、直進刺之、軍藏回顧、新次突入、擊而踣之、乃跨其肩、刺喉斬首、仰見少年、問其姓名、少年脫帽、則秋篠也、大息且賀曰、妾恐君不能報讐、故前言激之耳、然妾心不安、偸客之刀、尾君而來矣、新次感歡謝之、遂報市尹稻生某衛所、某遣吏撿查、交新次於紀藩、藩主聞之、深賞秋篠、爲出金贖其身、以妻新次、後生二男、長繼傳內家、稱傳五郎、仍領百石、次繼父後、稱新次郎云、新次復讐、出于重交誼、謂之義、可也、如秋篠者、豈非烈丈夫之爲乎哉、贊曰

傑友遭殺、兇徒行歌、國法安在、與人咨嗟、男兒有氣、寧忍看過、慨然仗劍、遠踰山河、賴彼蛾眉、誼厚情多、賊無能免、頭貫太阿、鮮血噴日、直趨官衙、壯志既遂、恩榮如何、

〔蒲生秀實〕稱君平、下野人、系出參議氏鄕、氣宇雄豪、好讀書、不治章句、特通大義、景仰千古英雄而已、及壯慨然有憂世之心、好遊足跡半于天下、但謂其友曰、吾不能與曲學阿世之徒爲伍、獨欲脩墜典以報國恩、庶幾乎其不忝祖先矣、嘗聞歷朝山陵有荒廢者、欲告當路以圖修復、躬自歷視其地、作山陵志獻之、又著不恤緯五編議邊防、上之、有司詰其論建踰分、秀實引律文誦故事抗辯不屈、慷慨自奮、欲爲天下言世人所難言者、有司目以狂妄、將羅奇禍、有人憫而救之、獲免、及文化四年、俄羅斯之變起、又上書閣老、其畧曰、我神州剖判以降、天子傳祚無窮、未有戎狄窺覦、今有俄羅斯豺狼、凡天下之人、無貴無賤、宜致身盡忠、以報國家、往時林友直憤北虜猖獗、著海國兵談、坐妖言幽囚死、今宜祭友直墓以慰天下忠義之心、官不報、自是杜門閒居講學、號其所居曰修靜菴、以自警爲、年四十六而歿、時人惜之、與林友直高山正之同稱三傑〔友直〕仙臺人、家貧不娶妻、蓬髮毿毿然、眼光射人、居常跌蕩不羈、而其實眷眷憂世、未嘗食頃忘、好遊四方、每穿木屐、西窮肥薩、東北入蝦夷之境、如往隣里、以察其地勢人情、尤盡心於防海、嘗從鎭臺在長崎、會唐商激事

作亂、鐵臺命友直勦之、友直先衆奮鬪、生擒數人、曰、唐人伎倆可知也、立言觸忌諱、遂罹奇禍、

［正之］上野人、天資精悍、眼有紫稜、爛爛四射、聲如雷震、好擊劍、周遊四方、攀危峰、凌風濤、入絕谷無人之域、屢迫熊羆之窟蛟鰓之居、殆瀕死自若也、刻讀太平記、見中興諸臣志業不成、發憤報國、志存皇室、嘗入平安、至三條橋、望皇居所在、坐地拜跪曰、草莽之臣、高山正之、哭泣數聲而入、路人聚觀、怪笑不顧也、後至筑後、主名士宮川嘉膳、一日俄然自刃、嘉膳問其所欲言、正之慨然曰、爲我報天下豪傑、言畢乃絕、蓋有所激也、三人所主不同、而秀實學識最稱純粹、有無題詩、可以見其志尚也、其詩曰、

治極民多幸、悠悠數百年、感時人易老、懷古夜難眠、義勇楠河內、英雄柴筑前、二公誰可學、伏劍問蒼天、

［平山潛］稱行藏、其先伊賀人、仕幕府、稱伊賀衆、才兼文武、禮樂刑政農桑水利、無不講究、尤留意於兵法、家藏兵書一千八十餘部、如城壘戰地器械諸圖、亦至四百二十餘種、多材藝、刀槍弓砲之技、皆極其奧、爲人豪邁、常佩長刀、杖鐵椎、躡草鞋而行、市童見之、走避曰、咄行藏來矣、嘗定武技、爲十八種、終日演習、皆擐甲爲之、或騎馬試之、夜則講兵讀書、凭几假寐、未嘗就臥床、著書數百卷、自成一家、文化四年、春俄人寇蝦夷、殺我戍卒、潛聞之慷慨不自禁、上書兩次、請身先衆軍致死於北海、幕府不報、潛性貴儉惡奢、常炊脫粟米、漬鹽水食之、雖隆冬、未嘗重襲熟衣、意在矯弊平淫靡之風也、一生不近粉黛、至老氣力勇壯、顏如渥丹、手掌堅硬、能弄栗子帶殼者云、文政十一年冬病歿、年七十、詩曰、

行藏心膽豪、鐵杖兼長刀、講兵十八種、日夕先兒曹、綣綣報家國、老耋毫無撓、雖微中行士、足以回滔滔、

［梶谷平藏兵衞］不知何許人、業醫、居江戶本所相生坊、無妻孥、獨畜一老僕、家貧無長物、唯牀置戎衣、楣掛眉尖刀、性耿介好武、不與人交、獨與多紀桂山往來、商權醫事、常曰、太平日久、人人偷惰、乏奮迅發揚之氣、若或有外寇、將何以應之、醫雖列方外、亦皇國之民也、不圖報効可乎、凡事素定則不跌、吾將及今講之、命僕蹶蹶來跪、疾聲大呼曰、寇至矣、乃蹶起擐甲、提眉尖刀、踊躍登樓顧眄叱咤、輪刀爲擊刺狀、曰、決

矣、如是者歲餘、益慣擐甲、咄嗟立辦、欣然謂僕曰、擐甲爲臨軍急務、敏捷至此、緩急不後於人也、詩曰、

醫亦我王民、奈何不磨節、咄嗟著鎧刀、一世欽奇節、

［松本重信］會津藩士、貌如金剛神、胸次如白日、少遊江戶、入古賀精里之門、篤治宋學、識正嫉邪、如辨薰蕕、年過四十、不蓄妻妾、一條槍一簏書、貧居蕭然、性嗜酒、客至、咬菜根對酌、醉則吟文天祥正氣歌、好氣使酒、視奇衺陰險者、大聲罵之、而有一技一行異於衆者、奇愛激賞、不復問學術同異、及他過失、聞人急、至典所著衣以周之、人亦以是親之、有忠孝大節、嘗卽報告、兄病、方飯吐哺、卽起、晝夜兼行、三日走七十里、擢藩副教、方進講、藩侯在首座、重信曰、臣今日講聖經、公宜

避上座、自正机席坐侯上、後屢在君大夫前論學、能言人所難言、旁人至汗洪脓、嘗與其友佐藤某觀劇場、劇演孝子濟命狀、某感愴、涙交睫、恐爲重信所罵、勉强呑聲、而不能自禁、顧視重信、滴涙滿面、因相持而泣、其樸直率類此、重信旁好兵、留心邊事、單劔子行、北入蝦夷、西南極肥筑豐薩、以縱覽天下形勢、其遊薩摩也、旅貧已罄、有贈虎皮者、欣然受之、將出境、爲關吏譏、乃首實而厭問答之煩、投之去、既還江戸、時自磨劍揮槍、其意在備緩急、跋渉相房沿海、察防堵利害、間從爲西洋學者、問夷情講籌略、將有所論建、會代官羽倉用九奉命巡視伊豆諸島、募儒士從行、多以風濤憚之、重信奮以行、將赴三倉島、遇颶溺死、天保九年閏四月四日也、年五

十、盤谷世弘有寒綠松本先生碑、寒綠重信號也、其辭曰、
國家可使數十年無才智之士、不可一日無氣節之臣、察諸當世、先生殆其人歟、如何俾之死飫魚鼈、孰謂天道非紛綸、雖然矯矯之操、浩浩之氣、吾知其不沈爲沙蟲、而陟爲明神矣、脫有臊胡犯順、腥風撼海之時乎、豆山之木、南島之雲、燦然爲干戈旌旗、先生披金甲跨鐵驄、叱咤飛行、驅使百鬼、以鏖賊、或如新田少公之爲也哉、

普治者、信州飯田藩士、山口園治女也、生于江戸邸、幼仕君夫人、夫人阿波侯女、善和歌、深愛普治、敎以琴書、侯有側室、稱豐浦、幕臣某女、亦善和歌、兼能書、其姉仕幕府爲老女、豐浦屢與之往來、未幾侯爲顯職、人以爲老女推轂也、豐浦有姿色、性姦惡、能承侯意、干與國政、專恣日甚、夫人失寵、遂遣幽黜、族大夫安富主計爲執政、憂之、自飯田到江戸、謁侯內寢、豐浦侍焉、主計如不見者、進切諫、請退豐浦、曰、君不用臣言、臣誓不去、辭色甚厲、侯不得已而從之、主計喜歸邑、未幾貶爲留守居、使豐浦更名若山、詐稱別人女召入、寵遇益厚、一藩政權悉歸其手、將鴆夫人代其位、召醫昭以重利、普治探問得實、憂悶殆廢寢食、一日斷然決意除姦、以其學書于若山、集若山所授書、副以金、辭曰、公事鞅掌、不暇臨摹、恐無成期、徒辱師名、請除門籍、若山納之、普治乃盛服白裏衣、懷匕首謁若山曰、少間白事、願退侍婢、乃前數其罪、若山怒曰、甚矣罔我也、吾且見侯訴之、言未畢而起、普治亦起、手捉其

袖出匕首於懷、將刺之、袖斷而趨、追獲遂刺之、若山絕叫大呼求救、閤豎聞之來集、則普治跨若山胸刺其喉、身亦自屠而爲衆遮擱、遂就縛、時天保十年九月二日也、侯聞若山被傷、大驚命醫治療、終不愈、普治至廷、神色自若、明辨曲直、有司皆默然、侯怒不解、檻致普治于飯田刑之、夫人竊賜金十一月二日、普治至飯田獄、其地奇寒、一藩人憐普治、欲贈衣物、有司紛議、大夫某斷而許之、衆爭贈之、衣食山積、將行刑、命步卒爲劊手、皆辭、諭拈鬮子、池田某得之、悲痛欲拋俸去、其友諫之、乃止、明日黃昏有一吏、來謂普治曰、子刑止一身、家祿仍舊、長官命僕報之、普治大喜曰、妾固期一死、惟恐累及父母、果然則無復遺憾矣、所憂者、適有月事、或貽醜於刑

場、得遲二三日、幸甚、言畢、顏發紅、吏憐之、諾而退、無幾再來曰、以子言告長官、長官諭以刑日已定、懇請不聽、幸勿怨我、匆匆走去、四日早旦、獄吏護普治至刑場、郡奉行某傳斬首命、普治從容奉命、乞上厠、某謂渠暫緩死也、須臾而出、則以絲線緘裳、自帶其裾、蓋虞月事也、進退可見、乞筆紙書國詩、書畢悠然端坐、斂手欲巾其目、普治笑曰、某亦武弁之女、何巾目爲、取櫛於懷、梳髮垂頭曰、可也、合掌念佛受刃、時年二十三、聞者無不痛惜、即日埋尸田島山長現寺、此夜初更有急脚子、自江戸至、傳命減普治死一等、蓋阿波侯使人喩侯、侯不得已而從之也、聞者益惜之、有人竊建一石碑、背鐫絕命歌、侯聞大怒、命毀之、須臾再建、如此者三、有司下令禁之、後侯罷職、世子嗣封、不復毀、詩曰、

　一代齊推女丈夫、千年誰不仰英圖、嗟君匕首誰磨厲、閃爍精光貫斗牛、

〔渡邊定靜〕稱登、田原藩士、生於江戸邸、軀幹雄偉、音吐如鐘、帶長刀著短袴、有類武人、而温然可親、未嘗疾言遽色、事親純孝、居喪盡禮、性敏于畫、巧妙過人、尤好西洋畫、倣其意致、晉年寄格、奬勵文武、振作士氣、藩侯嘗欲取佗姓爲嗣、定靜爭之曰、以私愛易家嗣、臣不敢奉命、必欲爲之、請先誅臣、侯感其誠乃止、嘗至田原、巡視封内及沿海諸島、竊憂海防、畫外國船圖及旗章、以授戍士、歸江戸、又與小關三榮、高野長英等、講究西洋事情、時聞英人謨利孫送漂民七名、將入浦

賀、閣老議准文化例、砲擊云云、定靜長英等愕然曰、我輩宜爲國家極言、以盡忠誠、庸可默乎、是爲天保九年、遂著愼機論等書、以諷時事、極深切、幕府監察鳥居忠輝、告其尊信蠻學煽惑人心、明年夏下獄、至冬送田原幽之、忠輝者、大學頭林某之二子、素惡西學者流、以爲夷狄禽獸、嘗與韮山代官江川某議事不合、遂成隙、後奉命巡按浦賀海岸、使胥吏小笠原貢藏者測量港灣、某笑其測度無法、命別人爲之、貢藏憤其奪己功、謂定靜等與江川善、必知彼隱事、遂讒之忠輝、及此〔三榮〕嘗爲定靜譯耶蘇小傳、聞定靜下獄、不知其情、謂犯國禁累主家、以伏磔刑、不如自裁、即夜伏刃死、三榮出羽人、仕岸和田侯云、定靜既幽居、尚多人來訪者、謀通財救窮、藩中奸徒、素惡其秉政正明、不得逞志、告其妄通外人、不畏刑憲、定靜聞之、大息曰、刑餘賤臣、生無補乎國、反累我君、有死而已、遂遺書親朋、自書外套曰、不忠不孝渡邊登、乃屠腹而死、實十二年十月十一日也、年四十九、〔長英〕陸奥人、幼抵長崎、就荷蘭人志勃爾篤學焉、獲一奇書於平戸藩、從事翻譯、終絕歸鄉之念、天保九年、著夢物語、以示同志、恐世人暗乎西洋情况、以誤國事也、與定靜同坐、著書惑衆、處禁獄終身、既下獄爲獄長、囑被赦出獄者、放火獄舍近傍、獲脫獄、變形逃匿、備嘗艱難、後寓其友鈴木春山妾宅、宅在青山坊、應薩侯需、譯述三兵達格智幾、其友伊東玄朴見之、恠其明瞭精當、謂非長英不能也、幕府覺知、潛遣吏捕之、長英拔短刀

刺喉、乃死、實嘉永三年十月晦日也、年四十七、定靜等三人、講習西學、志在報國、而皆不得其死、然識者深惜之、至其人物、則以定靜爲最純粹可法者、定靜好作墨竹、有詩曰、

鄭老畫蘭不畫土、有爲者必有不爲、醉來寫竹似蘆葉、不作鷗波無節枝、

佐久間啓、稱修理、松代藩士、其先出自高望王、啓生穎異、既長豪邁不羣、常慷慨國事、留心防海、與梁川孟緯渡邊定靜等交結、旁研究洋籍、修銃砲兵制、及築城造艦諸技、日汲汲講邊事、創意製迅發銃、人服其精妙、天保十二年、藩主爲閣老、以啓爲藩督學、上書陳八策、極切時事、尋辭免、著和蘭語彙及砲卦、欲刻之、幕府不允、乃遊相房、歷覽沿海砲臺、歎曰、

累累相望、皆無用長物也、嘉永六年、米艦八隻、駛入浦賀、如行無人之境、各處砲臺、果屬無用矣、既而幕吏應接米人、米人驕傲殊甚、啓聞之、不勝憤慨、獻十策、不報、啓於邑形乎色、門人長門吉田矩方、欲托米艦航其國、密授計、事敗被逮、其行李中、有啓贈別詩、於是啓亦下獄、著省諐錄、尋被放還、幽于松代、文久二年、幕府特釋啓禁錮、蓋因長藩救護云、於是長土二藩、交遣使聘之、並辭之、三年、飛鳥井亞相傳徵命、亦辭不起、元治紀元、將軍德川家茂、召啓於京師、時攘夷之說盛起、而啓獨唱開港、家人門生等皆危之、止其行、啓曰、再辱徵命、安得辭乎、遂發、入京謁將軍、董浪花砲臺事、會薩州侯在京、命其臣高崎某、就啓諮時務、侯說與啓脗合、啓欣然欲

共畫大策、而攘夷之論益盛、侯不得志、將歸國、患啓罹奇禍、令某諭之、啓感激攬淚曰、某持此說、二十餘年、雖死不易、且也自古英雄豪傑、際創業之時、懷獨得之見者、未嘗不殺身以成其志也、庸詎傷、某長歎而去、既而聞水戶藩士乞攘夷詔、大驚、將陳其利害、懷書詣山階親王邸、途過木屋坊、爲客所刺殺、時年五十四、啓嘗自書獨得之見、有言曰、

余年二十以後、乃知匹夫有繫一國、三十以後、乃知有繫天下、四十以後、乃知有繫五世界、

月照者、山城清水寺成就院住僧也、爲人慷慨、重氣節、憂國之志、溢於言面、安政紀元春、讓寺於弟信海、歷遊諸國、以察世道人心、四年冬夷艦泊浦賀港、天下洶洶、天皇深憂之、月

照先衆唱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又奉勅修法、以禳妖氛、天皇嘉其忠誠、賞賜御書御衣、幕吏尤忌之、及大老井伊直弼、逮捕志士、事連月照、五年秋九月、與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齊、及僕重助等、遁至下關、隆盛等先歸、告其主爲之地、月照乃至筑前、筑前藩士平野國臣、亦爲幕府所追蹤、因共變姓名、爲道士裝、下筑後川、十一月達鹿兒島、與隆盛會、聞追捕甚急、欲同隆盛等航日向、泊御舟浦、自謂勢不可免、徒爲他人累、無益也、會望夜、大月霽朗如畫、波光瀲灧、開宴吟賞、酒酣、月照立至船頭、取墨斗出紙帖、書國詩以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因倶指點諸島、且望且談、舟人皆不之省也、忽聞水上有聲、回顧、則二人相抱而投海矣、國臣等大驚、各

入海拯之、隆盛蘇、而月照則不回矣、時年四十六、(信海)亦嘗同月照修法、以禳外寇、六年春、押送江戸、幕府拷問甚酷、信海不屈、擧時弊詰幕吏、遂死于獄中、當時與月照同撲者、周防有(月性)、爲人狂狷憂世、每說法、必寓尊攘之意、言言懇惻痛切、聲淚俱下、庶民翕然趨之、呼曰海防僧、喪母哀痛作其狀、悲泣淋漓、讀者垂淚、安政五年、暴病死、年四十二、贊曰、

大節報國、空寂云乎、畢竟眞諦、在救萬夫、何其陋也、後之佛徒、是而瞶瞶、噫已矣哉、

(吉田矩方)稱寅二郎、長門藩士、本姓杉原、冒吉田氏、爲人深沈有大志、以名節自勵、嘗聞信濃人佐久間啓雄名、往從之遊、講防海策、及米俄事起、啓語矩方、遊海外、博聞見、矩方以

爲然、會俄艦泊長崎、欲畫便宜、托言西遊、告別於啓、啓察其意、與路資賦詩勗之、有言、奮衣萬里路、心事未語人、矩方至長崎、則俄艦已去矣、悵然復還江戸、安政紀元春三月、米艦來泊下田、啓爲之計畫、矩方與其門生澁木重輔、間行抵下田、時日已沒、海色蒼茫、因馳漁舟、詣米艦、請與俱、船將不肯、送致港廳、遂下獄、備嘗茶毒、既而藩主請檻致本國、藩人從遊者日多、藩主感其百折不撓、令書意見以進、矩方感激、論建益力、欲使幕府尊王攘夷、或勸唱義討幕府、不聽、及幕府擅開港與五國立約、大憤之、著時勢論、呈之廷臣大原宰相、五年九月、老中間部詮勝西上、收捕黨人、矩方決死入京、將獨力擽之、不成而歸、本藩憚物議、再繫之獄、矩方聞父常道

病篤、告吏請看護、居家旬餘、常道病少間、因會門生訣別、常道欣然擡頭曰、往哉、屈于一時、伸乎萬世、庸詎傷、明年、幕府傳命、檻致江戸、斬于骨原、年三十、當時枉死者、有(橋本綱紀)(賴醇)等諸人、醇稱三樹三郎、安藝人賴襄之子也、與梁川孟緯梅田定明等謀、屢謁公卿說攘夷、遂爲姦吏所殺、年三十五、綱紀稱左內、越前藩士、軀幹短小、接人溫恭、而志氣沈毅、慷慨、欲輔翼幕府推戴皇室、欲張國威於海外、爲文武資幹事、革軍政、購汽艦、裨益甚多、會諸藩議立一橋黃門、爲將軍儲貳、共謀天下大事、綱紀贊成其議、尋爲執事、專謀尊王佐幕、大老井伊直弼排羣議、立紀藩主家茂、錮越侯等、縛綱紀斬于傳馬坊獄、綱紀臨刑、從容端坐受刃、年二十六、矩方門

人、有(日下通武)(高杉晉作)二人、繼矩方、唱尊攘說、遠近諸藩皆來通款、有若土佐人(坂本直馬)、編海援隊、以謀義擧、調停薩長、從事尊王、未幾通武戰歿、直馬遭刺客、晉作亦病歿、而四方有志之士、勤王者益多、遂致太政復古、文化日新、當此時、幕府庶政、專事姑息、每見外人、動受侮辱、得過且過、嫁禍後人、微矩方等決死抗抵、則其賣君誤國、不知何所底止也、矩方詩文不事彫飾、而自然可觀、今畧爲綱紀獄中詩曰、

二十六年如夢過、顧思平生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猶吟正氣歌、

義勇芳軌卷之上 終

義勇芳軌卷之下

岡本監輔　編次

藺相如仕趙惠文王、王嘗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秦强且見欺、相如請奉璧往、城不入、則完璧而歸、既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紿取璧、怒髮指冠、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使者懷璧間行先歸、身待命於秦、秦王賢而歸之、秦王約趙王會澠池、相如從、及飲酒、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相如請秦王擊缶、秦王不肯、相如曰、五步之內、臣得以頸血濺大王、左右欲刃之、相如叱之、皆靡、秦王爲一擊缶、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王歸、以相如爲上卿、位在將軍廉頗右、頗曰、我爲趙將、有大功、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我見必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每朝常稱病、不與爭列、出望見頗、引車避匿、其舍人以爲羞、相如曰、强秦不加兵於趙者、以吾兩人在也、兩虎相鬪、勢不俱生、所以爲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讐也、頗聞之、肉袒負荊、至門謝罪、卒相與歡、爲刎頸交、漢司馬遷贊曰、

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方藺相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然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氣、威信敵國、退而讓頗、名重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諸侯畏之、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魏都大梁、有勇士朱亥、隱市屠中、夷門監者侯嬴薦之無忌、當秦破趙進圍其都邯鄲、趙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率十萬衆救之、畏秦壁鄴觀望、趙使者冠蓋相屬、王終不聽、無忌以嬴計、請王寵姬就王臥內、盜晉鄙兵符、從朱亥而行、嬴北鄉自刎以送之、無忌至鄴、矯王令代晉鄙、晉鄙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無忌遂將其軍、進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唐王維夷門歌曰、

七雄雄雌猶未分、攻城殺將何紛紛、秦兵益圍邯鄲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公子爲嬴停駟馬、執轡愈恭意愈下、亥爲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門抱關者、非但慷慨獻奇策、意氣兼將身命酬、向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

前漢樊噲仕高祖、高祖定關中、項羽欲攻之、帝見羽鴻門、殆甚急、噲聞之入責羽、帝獲免、司馬遷項羽本紀曰、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旦日饗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使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

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鯫生說我曰、距關毋內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

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郤（與隙同）、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即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侍、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

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裂、項王按劍而跽（長跪也）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參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

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

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之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覇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桮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其樊噲傳有言曰、

是日微樊噲犇入營誚讓項羽、沛公事幾殆、

後漢〔臧洪〕體貌魁梧、有異姿、中平末、棄官還家、太守張超請爲功曹、董卓之亂、洪說超、擧義兵赴國難、辭氣忼慨、聞者泣下、後袁紹以洪爲東郡太守、時曹操圍張超於雍丘、洪從紹請兵救之、紹不聽、超城遂陷、洪由是怨紹、不與通、紹擧兵攻之、歷年不下、增兵急攻、城遂陷、紹生擒洪、問何故相負若是、今日服未、洪據地瞋目曰、諸袁事漢、四世五公、可謂受恩、今王室衰弱、無扶翼之意、迺欲因際會、覬非望、惜洪力劣、不能推刃爲天下報仇、何謂服乎、紹命殺之、洪邑人陳容在座、見洪當死、起謂紹曰、將軍擧大事、而先誅忠義、豈合天意、紹慚、

使人曳出、曰汝非臧洪儔、空復爾爲、容顧曰、夫仁義豈有常所、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今日寧與臧洪同日死、不與將軍同日生、遂見殺、在紹座者、莫不歎息、詩曰、

見虜不屈、壯矣臧洪、直言守死、義貫蒼穹、丹衷相保、懷哉陳容、一場鮮血、百世高蹤、

魏丹陽大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入居軍府、欲取翊妻〔徐氏〕徐氏紿曰、乞竢晦日設祭除服、覽許之、徐氏潛使所親語翊親近舊將孫高傅嬰等、共圖之、高嬰涕泣許諾、密呼翊近侍者二十餘人與盟、至晦日設祭、徐氏哭泣盡哀、畢乃除服、薰香沐浴、言笑歡悅、大小悽愴、怪其如此、覽密覘、無復疑意、徐氏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乃出戶、見覽一拜、大呼曰、二君起、高嬰突出殺覽、餘人就外殺員、徐氏乃還衰絰、奉覽首以祭翊墓、擧軍震駭、詩曰、

再嫁可厭、矧伊仇讐、枉意僞許、一時奇謀、天哉豎子、癡夢悠悠、維蛾眉斧、忽馘雙頭、

晉〔劉敏元〕北海人、厲已修學、潛心易太玄、常謂同志曰、誦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力於浮辭、永喜之亂、自齊西奔、同縣管平、年七十餘、隨敏元而行、及滎陽爲賊所刼、敏元已免、更還謂賊曰、此公孤老、請以身代、賊曰此公於君何親、敏元曰、同邑人也、窮窶無子、依某爲命、諸君欲役之、老不堪役、欲食之、亦不如某、幸哀之、有一賊瞋目叱曰、吾不放此公、何憂不得汝、敏元奮劔曰、吾豈望生邪、當殺汝而後死也、吾於此公、親非

骨肉義非師友、但以見投故、請以身代、諸君皆有聽吾之色、汝有靦面目、何發斯言、顧謂盜長曰、諸君當爲高皇光武之事、取之由道、使所過稱詠威德、奈何容畜此人、以損盛美、當爲諸君除此人、前將斬之、盜長遽止之、相謂曰、義士也、乃俱免之、後仕劉曜、爲中書侍郎、詩曰、

骨肉兼友師、親義元難辭、即被別人托、緩急爭遲疑、天心具人性、彼此皆同規、奈何得自異、相保斯其宜、節義凜乎振、諸賊飄降旗、可憐苟偷輩、屢跌徒傷悲、

晉（荀崧小女灌）幼有奇節、崧爲襄城太守、爲杜曾所圍、食竭勢窮、欲求救于故吏平南將軍石覽、不知所爲、灌時年十三、率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賊追之急、灌督士卒、且戰且

前、又登陽山、詣覽乞師、又爲崧書、與南中郎周訪、請援、訪遣子撫率三千人而發、會覽救至、賊聞之敗走、贊曰、

力竭援絕、勢難奈何、吁嗟少女、奮然提戈、直突敵陣、解圍而過、間關幾日、橫絕山河、來援何速、賊衆奔波、吁嗟少女、奇功不磨、

北魏梓潼太守（苟金龍妻劉氏）宣武時、金龍戍帶關城、梁人攻之、會金龍疾病、劉厲城人、修戰具、夜登城拒戰、百餘日、死傷過半、副將高景陰圖叛、劉斬之、及其黨數十人、與士卒同勞逸、分衣減食、井在外城、爲賊所陷、城中渴死者多、劉集長幼、相率訴天、號叫、俄而澍雨、因命出布絹及衣服、絞取水儲之雜器、人心益固、會援兵至、梁人乃退、贊曰、

良人疾病、躬親陳師、副將謀叛、斬之無疑、帝感至誠、澍雨茲施、雜器停貯、士衆怡怡、女將膽略、居然男兒、援軍忽至、敵人不支、

唐（顏眞卿）爲平原太守、知安祿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庫、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眞卿、將兵防河津、眞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玄宗始聞祿山反、河北州郡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諸郡多應者、召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賊、繼以涕泣、士皆感憤、共推眞卿爲盟主、時眞卿從兄常山太守杲卿、亦起兵討賊、會眞卿使至、欲與連兵、河北十七郡

同日皆歸朝廷、祿山不能進、而杲卿守備未全、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送祿山、祿山數之曰、吾擢爾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瞋目大罵曰、汝營州牧羊奴耳、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乃反乎、我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恨不斬汝以謝上、豈從汝反邪、祿山大怒殺之、其宗子近屬死者三十餘人、尋眞卿又破賊拔郡、軍聲大振、遂致郭子儀李光弼兵起、屢破賊、而唐室再興、爲眞卿後封魯郡公、大節侃侃、公言直道、歷忤大奸、顚跌撼頓、至於七八、而不少屈、及德宗朝、盧杞爲相、惡之奏宣慰叛臣李希烈、希烈謀稱帝、勸屈節、不聽、遂被害、宋文天祥詩曰、

平原太守顏眞卿、長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漁陽動鼙鼓、大

江以北無堅城公家兄弟奮戈起一十七郡連夏盟賊聞失色分兵還不敢長驅入咸京明皇父子將西狩由是靈武起義兵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哀哉常山慘鉤舌心歸朝廷氣不慴崎嶇坎坷不得志出入四朝老忠節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茫茫煙草中原土公死於今六百年忠精赫赫雷當天

唐張巡肅宗至德中守睢陽賊將尹子奇攻之巡與許遠堅守食茶紙盡遂食馬馬盡羅雀掘鼠四萬人僅餘四百賊登城將士因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臣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爲厲鬼以殺賊城陷被殺贈中丞韓愈張中丞傳後序云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與吳郡張籍閱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傳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蚍蜉蟻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遠見救援不至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雖愚人亦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壞其徒俱死獨蒙媿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謂遠之賢而爲之耶說者又謂遠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之見無異人之將死其臟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而絕之其絕必有處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殘餓羸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之不亡其誰之功也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一二數擅強兵坐而觀者相環

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愈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親祭於其所謂雙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之乞救於賀蘭也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己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強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語曰雲來時睢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矢著其上甎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

雲、雲未應、巡呼雲曰、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言、雲敢不死、即不屈、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籍大歷中、於和州烏江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學無所不讀、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遍、終身不忘也、因誦嵩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草、初守睢陽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戸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

十一

者、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十人坐、且將戮、巡起旋、小便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寛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間、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間、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巡詩曰、

岧嶤試一臨、虜騎附城陰、不辨風塵色、安知天地心、營開邊月近、戰苦陣雲深、旦夕更樓上、遙聞橫笛音、

五代梁王〔彥章〕驍勇有力、跣足履荊棘、持一鐵槍、騎而馳突、奮疾如飛、而他人莫能擧也、及唐兵攻兗州、彥章受命、守捉東路、以兵少戰敗、督手兵百餘騎死戰、唐將夏魯奇素擧稍刺

之、彥章傷重、馬踣被擒、莊宗惻然、賜藥封創、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彥章謝曰、臣與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若朝事梁暮事晉、有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遂見殺、年六十一、宋歐陽修晝像記曰、太師王公諱彥章、字子明、鄆州壽張人也、事梁爲宣義軍節度使、以身死國、葬於鄭州之管城、晉天福二年、始贈太師、公在梁以智勇聞、梁晉之爭數百戰、其爲勇將多矣、而晉人獨畏彥章、自乾化後、常與晉戰、屢困莊宋於河上、及梁末年、小人趙巖等用事、梁之大臣老將、多以讒不見信、皆怒而有怠心、而梁亦盡失河北、事勢已去、諸將多懷顧望、獨公奮然自必、不少屈懈、志雖不就、卒死以忠、公既死、而梁亦亡矣、悲夫、五代終

十二

始纔五十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國、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時、能不汙其身、得全其節者鮮矣、公本武人、不知書、其語質、平生嘗謂人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蓋其義勇忠信、出於天性、而然、予於五代書、竊有善善惡惡之志、至於公傳、未嘗不感憤歎息、惜乎舊史殘畧、不能備公之事、康定元年、予以節度判官來此、求於滑人、得公之孫睿所錄家傳、頗多於舊史、其記德勝之戰尤詳、又言、敬翔怒末帝不肯用公、欲自經於帝前、公因用笏晝山川、爲御史彈而見廢、又言、公五子、其二同公死節、此皆舊史無之、又云、公在滑、以讒自歸於京師、而史云召之、是時梁兵盡屬段凝、京師羸兵不滿數千、公得保鑾親兵也五百人之鄆州、以力寡敗於中都、而史云將五十以

往者、亦皆非也、公之攻德勝也、初受命於帝前、期以三日破
歙、梁之將相聞者、皆竊笑、及破南城、果三日、是時莊宗在魏、
聞公復用料、公必速攻、自魏馳馬來救、已不及矣、莊宗之善
料、公之善出奇、何其神哉、今國家罷兵四十年、一旦元昊反、
敗軍殺將、連四五年、而攻守之計、至今未決、予嘗獨持用奇
取勝之議、而歎邊將屢失其機、時人聞予說者、或笑以爲狂、
或忽若不聞、雖予亦惑、不能自信、及讀公家傳、至於德勝之
捷、乃知古之名將、必出於奇、然後能勝、然非審於爲計者、不
能出奇、奇在速、速在果、此天下偉男子之所爲、非拘牽常算
之士可到也、每讀其傳、未嘗不想見其人、後二年、予復來通
判州事、歲之正月、過俗所謂鐵槍寺者、又得公畫像而拜焉、

歲久磨滅、隱隱可見、亟命工完理之、而不敢有加焉、懼失其
眞也、公尤善用槍、當時號王鐵槍、公死已百年、至今俗猶以
名其寺、童兒牧豎、皆知王鐵槍之爲良將也、一槍之勇、同時
豈無、而公獨不朽者、豈其忠義之節使然歟、畫已百餘年矣、
完之復可百年、然公之不泯者、不繫乎畫之存不存也、而予
尤區區如此者、蓋其希慕之至焉耳、讀其書、尙想乎其人、況
得拜其像、識其面目、不忍見其壞也、畫既完、因書予所得者
于後、而歸其人、使藏之、贊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於爲自期、習與性成、名之所在、其道
雖精、鐵槍忠勇、出自丹誠、斃而后止、千載稱英、

宋〔項德〕者、武義人、爲禁卒、賊陷武義、德率敢卒破賊、據城隍
祠、垂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
居還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甚多、賊目爲鷹鷂手、聞其
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賊乘夜盡銳邀之、戰死黃
姑嶺下、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祀之、詩曰、

項德千夫望、守死依城隍、百戰還鋒尖、衆賊相驚惶、戰沒
邑人哭、遺德千年芳、宋室數豪士、吏氏眞難當、

宋〔傅察〕自幼嗜學、爲文溫麗、平居恂恂、喜慍不形、恬于勢利、
遇事若無可否者、非其意、舉然不可犯、爲兵吏二部員外郎、
宣和七年、接伴金國賀正旦使、至韓城鎭、居數日、金數十騎
馳入館、強上馬擁之東北行百里、遇幹離不、使下拜、察曰、吾
奉使命、若見汝主、則當下拜、今來迎客、反被脅、太子雖貴、尙

爲人臣、當用賓禮、何須下拜爲、幹離不怒曰、吾與師南向、凡
汝國得失、爲我道之、否則死、察言、主上仁聖、與大國講好、太
子干盟而動、意欲何爲、還朝當具奏之、幹離不叱曰、汝尙言
還朝耶、左右促使拜、捽之仆地、衣袂顚倒、察益挺立不顧、幹
離不曰、汝今不拜、後雖欲拜、可得耶、麾使至燕、竟殺之、年三
十七、將官武漢英、焚屍裹遺骨、令卒負以歸、副使及官屬等
歸、皆道察不屈狀、帝哀而壯之、詩曰、

單身萬里使仇國、執論抗議易疑惑、極口罵詈將何爲、使
人一層逞殘賊、欽子抵死殊從容、天邪命邪盡吾分、虜亦
人類爭無知、須懲用心比鬼蜮、

宋〔歐陽珣〕爲南安錄、靖康初如京、朝議割河北絳磁深三鎭、

與金講和、珣率其友九人、上書極諫、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且金人志不在地、當與力戰、戰敗而失其地、他日取之直、不戰而與其地、他日取之曲、時相怒、以珣爲將作監丞、命割深州、珣至城下、痛哭謂城上人曰、朝廷爲姦臣所誤至此、吾已辨一死來矣、汝等宜勉爲忠義報國家、金人怒、執送燕焚死之、後有胡銓、紹興八年、遣王倫於金講和、銓上封事、請斬倫及宰相秦檜等、論建激烈、世稱其言與日月爭光、而珣實爲之嚆矢、其奉命則亦有難處甚於銓者矣、贊曰、

直言報國、欝勃精神、他日至計、唯其義伸、既辨一死、且勗三軍、宋家烈士、吁有若人、

宋(岳飛)負氣節、家貧力學、尤好兵法、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學射于周同、能左右射、及金人勢日盛、宋土大半、歸其掌握、諸將沮喪、無敢議進戰者、飛奮欲雪耻、以恢復爲己任、背彫盡忠報國四大字、高宗嘗欲爲飛營居第、對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爲、與金戰、擊其大將兀朮於河南郾城、大破之、進抵朱仙鎭、距舊京汴梁僅四十五里、兀朮將十萬衆拒戰、飛軍不過五百騎、奮擊大破之、金人震慄、兀朮募兵再戰、無一人應募者、河北州郡皆起兵應飛、恢復有日、宰相秦檜忌其功、勸高宗降金、召還飛軍、飛固陳非計、不聽、以金字牌促之、一日十三回、乃不得已、引軍而回、檜謂飛有叛心、矯詔殺之、奉書於金稱臣、偏安江南、論者或謂爲飛計者、莫如從將在外不奉君命之義、復故土迎二帝、然後請命、然勝敗兵

家之常、雖飛之智勇、不得保必勝、背命進戰、恐爲姦人口實、噬臍無及、故寧班師、以全其事君之節也、元宋无詩曰、

尅復神州指掌間、永昌陵側詔師還、丹心一片栖霞月、猶照中原萬里山、

金(馬肩龍)宛平人、幼入大學、善詩賦、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寃、肩龍獨上書言、從坦將材過人、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其死、書奏、上問汝與從坦有何交分、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宣宗感悟釋之、正大三年、客鳳翔、元帥愛申在德順、遣書招之、明年春、元人來寇、城中惟有義兵鄉軍八九千人、衆皆危之、肩龍曰、我已知之、然愛申未嘗識我、一見許爲知己、得不死乎、乃畀行槖、付族父明訣別、冒險而行、既至、不數日受圍、攻守二十晝夜、力盡同死于難、年五十三、贊曰、

欲代人死、一片精神、非由知己、實爲斯民、況彼知己、安辭酸辛、一朝身死、千年名振、

宋(晏氏)汀州寧化人、夫死撫孤不嫁、紹定二年、寇破寧化、令佐皆逃、土豪王萬全、王倫、約諸寨拒賊、晏依黄牛山、自爲一砦、賊遣人來索婦女金帛、晏召其田丁謂之曰、賊求婦女、其意在我、汝念主母、當各盡力、如不勝、即殺我、因出家財首飾、悉與之、田丁感激、晏自撾鼓、使諸婢鳴金、以作其勇、賊去多所殺獲、鄉鄰挈家來避難者日衆、其不能自給者、晏以家財助之、與倫萬全犄角、更析黄牛山爲五砦、選少壯爲義丁、綴

急應援、賊屢攻不克、所活老幼數萬、知南劍州陳韡、遣人遺以金帛、晏悉散其下、又遺楮幣、以勞五砦義兵、名砦曰萬安、事聞、詔封恭人、賜冠帔、補其子承信郎、贊曰、

欲保先塋、勸諭田丁、散財不吝、懇懃開誠、一鼓走賊、藏獲英靈、五砦佗佗、萬衆以寧、

宋（密祐）爲江西都統、咸淳十一年、募義兵千餘人、保撫州、元兵至、呼曰、降者乎、鬪者乎、祐曰、鬪者也、麾兵突戰、敵圍之數重、祐謂衆曰、今日死日也、力戰或有生理、衆憤厲、自辰戰至日昃、祐面中矢、拔之復戰、身被四矢三槍、衆死僅餘數十人、乃揮雙刀、斫圍南走渡橋、馬踏板斷、遂被執、元將愛其勇、欲降之、收繫月餘、誘以官、遺金符、不受、復使其子泣說曰、父死

兒將何之、祐叱曰、汝行乞於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觀者泣下、詩曰、

落落披心胸、挺進交兵鋒、壯矣丈夫節、一死何從容、况勸子行乞、不欲黃泉從、天地好生德、百世須師宗、

宋（文天祥）吉州人、英姿俊爽、目光爛然、帝㬎德祐初、元兵渡江、勢日危迫、下詔徵勤王兵、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天祥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傑、提孤軍赴難、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羊搏猛虎哉、天祥曰、吾亦知之、顧國家養士三百餘年、一旦緩急徵兵、無一人入關者、吾深恨焉、故不自量、以身徇之耳、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庶乎社稷可保也、及宋主納降、奉命如元軍、抗辨不屈、爲元所拘、元取帝北去、而度宗二子、

益王昰廣王昺、留在浙東、天祥尚欲奉之以圖恢復、夜潛逃抵楊州、伏環堵中、饑無能起、從樵者乞食、樵者以簣荷去、得脫、聞益王即位福州、往從之、督諸軍規進取、戰於空坑大敗、妻子幕僚皆被執、天祥收拾散亡、以謀後舉、未幾端宗崩、乃立廣王、王詔加天祥少保信國公、會元兵突至、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見之、左右命之拜、椿以戈不屈、弘範乃釋其縛、待以客禮、勸仕元不聽、泫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乃遣使護送燕京、元丞相博羅見之曰、汝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不可、何必爲之、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

之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主不可、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正氣歌以述己志、元主欲用之、天祥不屈、議將釋之、未幾、中山狂人自稱宋主、欲取天祥、元主召天祥入諭之曰、汝何願、天祥曰、賜一死足矣、元主猶未忍、左右力贊、乃詔殺于柴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而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南北人聞者、皆爲流涕、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爲義士張千載、負其骨歸葬吉州、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損、盡家貲爲軍費、百

折千挫、有進而無退、故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顧、爲已北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觀者莫不悲慟、元翰林學士王磐詩曰、

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精衷貫日華夷見、氣節凌霜天地知、却恐史書編不到、老夫和涙寫新詩、

漢土自古有一種人、善用刀槊等者、往往散見野史、如其慷慨憂國之士、不易多得、明宋濂有晉士錄、載鄧弼事、弼元人也、其文曰、鄧弼字伯翊、秦人也、身長七尺、雙目有紫稜、開合閃閃如電、能以力雄人、鄰牛方鬭、不可擘、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然好使酒、怒視人、人見

輙避曰、狂生不可近、近則必得奇辱、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兩生素賤其人、力拒之、弼怒曰、君終不我從、必殺君、亡命走山澤耳、不能忍君苦也、（苦其賤己也）兩生不得已從之、弼自據中筵、指左右揖兩生坐、呼酒噉歌、以爲樂、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鏗然鳴、兩生雅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勿走也、弼亦粗知書、君何至相視如涕涶、今日非速君飲、欲少吐胸中不平氣耳、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曰、有是哉、遽摘七經數十義叩之、弼歷舉傳疏、不遺一言、復調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纚纚如貫珠、弼笑曰、君等伏乎、未也、兩生相顧、慘沮不敢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古者學在養氣、今人一服儒衣、反奄

奄欲絕、徒欲馳騁文墨、兒撫一世豪傑、此何可哉、此何可哉、君等休矣、兩生素負多才藝、聞弼言、大媿、下樓足不得成步、歸詢其所與遊、亦未嘗見其挾冊呻吟也、（讀書也）泰定間、（元年號）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數千言、袖謁之、閽卒不爲通、弼曰、若不聞關中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王令隷人捽入、欲鞭之、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今天下雖號無事、東海島夷、尚未臣順、間者駕海艦、互市于鄞、（縣名）即不滿所欲、出大刀斫柱、殺傷我中國民、諸將軍控弦引矢、追至大洋、且戰且却、其虧國體爲已甚、西南諸蠻、雖曰稱臣奉貢、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等、尤志士所同憤、誠得如弼者一二輩、驅十萬橫磨劍伐之、則東西止日所出入、莫非王土矣、公奈何不禮壯士、庭

中人聞之、皆縮頸吐舌、舌久不能收、王曰、爾自號壯士、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曰能、突圍潰陣得保首領乎、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鐵鎧良馬各一、雌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槊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外、然後遣弼往、王自臨觀、空一府隨之、既弼至、衆槊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面目亡失、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歎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狂名振一時、至比之王鐵槍云、王上章薦諸天子、會丞相與王有隙、格其事不下、弼環視四體、歎曰、天生一具銅筋鐵肋、不使立勳萬里外、乃槁死三尺蒿下、命也、亦時也、尚何言、遂入王屋

山爲道士、後十年終、其贊曰、
弼死未二十年、天下太亂、中原數千里、人影殆絶、玄鳥來降失家、競棲林木間、使弼在、必當有以自見、惜哉、弼鬼不靈則已、若有靈、吾知其怒髮上衝也、

漢人男女皆矜死節、見寇至、輒自裁、不欲爲欵擒、即爲擒、亦不肯屈下、如可賞者、而乏奮前之氣、致欵人肆毒無忌、如明方孝孺十族數百人束手就戮、不足貴也、嘗讀明史、獲三女、其所爲、勝孝孺等遠矣、其一爲汝州張鐸妻于氏、崇禎十四年、賊破城、于氏謂兩婢曰、今日必死、盍先出擊賊、殺之而斃、不失爲義烈鬼、執梃而前、賊先入者三人、出不意爲所踣、群賊怒、攢刺之、皆死、一爲萬安、賴南叔妻蕭氏、夭早喪無子、遂

一女、寇大起、築室與女共居、盜突至、率女持利刃遮門、詈曰、昔寧化曾氏婦、立砦殺賊、汝謂我刃不利邪、犯我必殺汝、賊怒、縱火焚之、二人皆燼、一爲安定舉人張國紘妾楊氏、崇禎十六年、賊賀錦攻城急、國紘與守者議、令丁壯登陴、女子運石、楊爲率先、而城中女子從之、須臾四城皆徧、及城陷、楊死譙樓旁、後家人獲其屍、兩手猶抱石不脫、贊曰、
出戰吾事、鬼雄吾志、執梃而前、三賊塗地、于氏雄豪、女中絶類、利刃遮門、大呼罵詈、蕭氏英靈、古人不愧、率先衆婢、運石自致、石在手中、之死不棄、楊氏精神、榮名斯遂、

明末死節殉難之士頗多、如閻應元、爲其最彰彰者矣、清邵長衡閻典史傳曰、閻典史者、名應元、字麗亨、其先浙紹興人也、四世祖某、爲錦衣校尉、始家北直隷之通州、爲通州人、應元起掾史、官京倉大使、崇禎十四年、遷江陰縣典史、始至、有江盜百艘、張幟乘潮、闌入內地、將薄城、而會縣令攝篆旁邑、丞簿選愞怖急、男女奔竄、應元帶刀鞬出、躍馬大呼於市曰、好男子從我殺賊護家室、一時從者千人、然苦無械、應元又馳竹行、呼曰、事急矣、人假一竿、直取諸我、千人者布列江岸、矛若林立、士若堵墻、應元往來馳射、發一矢、輒殪一賊、賊連斃者三、氣懾、揚帆去、巡撫狀聞、以欽依都司掌徽巡縣尉、得張黃蓋擁纛前驅、清道而後行、非故事、邑人以爲榮、久之僅循資遷廣東英德縣主簿、而陳明遷代爲尉、應元以母病未行、亦會國變、挈家僑居邑東之砂山、是歲乙酉五月也、當是

時、本朝定鼎改元二年矣、豫王大軍渡江、金陵降、君臣出走、宏光帝尋被執、分遣貝勒及他將、略定東南郡縣、守土吏或降或走、或閉門旅拒、攻之輒拔、速者功在漏刻、遲不過旬日、自京口以南、一月間下名城大縣、以百數、而江陰以彈丸下邑、死守八十餘日、而後下、蓋應元之謀計居多、初薙髮令下、諸生許用德者、以閏六月朔、懸明太祖御容明倫堂、率衆拜且哭、士民蛾聚者萬人、欲奉新尉陳明選主城守、明選曰、吾智勇不如閻君、此大事、須閻君來、乃夜馳騎往迎應元、應元投袂起、率家丁四十人、夜馳入城、是時城中兵不滿千、戸裁及萬、又饋無所出、應元至、則料尺籍（所以書軍令）、治樓櫓、令戸出一男子乘城、餘丁傳餐、已乃發前兵備道曾化龍所製火藥火器、貯

堞樓、已乃勸輸巨室、令曰、輸不必金、出粟菽帛布及他物者聽、國子上舍程璧、首捐二萬五千金、捐者麇集、於是圍城中、有火藥三百瞿（斗也）、鉛丸鐵子千石、大礟百、烏機千張、錢千萬緡、粟麥荳萬石、他酒酤（一宿酒）鹽鐵芻藁稱是、已乃分城而守、武擧黃畧守東門、把總某守南門、陳明選守西門、應元自守北門、仍徼巡四門、部署甫定、而外圍合、大軍薄城下者已十萬、列營百數、四面圍數十重、引弓仰射、頗傷城上人、而城上礟（飛大石）機弩、乘高下、其所殺傷甚衆、乃架大礟擊城、城垣裂、應元命用鐵葉裹門板、貫鐵絙護之、取空棺實以土、障隤處、又攻北城、北城穿、下令人運一大石塊於城內、更築堅壘、一夜成、會城中矢少、應元乘月黑、束藁爲人、人竿一燈、立陴（城上女牆）院間、市城兵士伏垣內、擊鼓叫噪、若將縋城斫營、大軍驚、矢發如雨、比曉獲矢無算、又遣壯士、夜縋城入營、順風縱火、軍亂自蹂踐相殺死者數千、大軍離城三里止、營帥劉良佐、擁騎至城下、呼曰、吾與閻君雅故、爲我語閻君、欲相見、應元立城上與語、劉良佐者故宏光四鎭之一、封廣昌伯、降本朝總兵者也、遙語應元、宏光已走、江南無主、君早降可保富貴、應元曰、某明朝一典史耳、尙知大義、將軍胙土分茅、爲國重鎭、不能保障江淮、乃爲歛前驅、何面目見吾邑義士民乎、良佐慚退、應元偉軀幹、面蒼黑、微髭、性嚴毅、號令明肅、犯法者鞭笞貫耳、不稍貰、然輕財賞賜、無所恡、傷者手爲裹創、死者厚棺殮、酹醊而哭之、與壯士語、必稱好弟兄、不呼名、陳明選寬厚嘔煦、每巡城、拊循其士卒、相勞苦、或至流涕、故兩人皆能得士心、樂爲之死、先是貝勒統兵、畧地蘇松者、既連破大郡、濟（益也）師來攻、而縛兩降將、跪城下說降、涕泗交頤、應元罵曰、敗軍之將、被禽不速死、奚喋喋爲、又遣人諭令斬四門首事各一人、即撤圍、應元厲聲曰、寧斬吾頭、奈何殺百姓、叱之去、會中秋、給軍民賞月錢、分曹携具登城痛飲、而許用德製樂府五更轉曲、令善謳者曼聲歌之、歌聲與刀斗笳吹聲相應、竟三夜罷、貝勒既覘知城中無降意、攻逾急、梯衝死士鎧冑皆鑌鐵、刀斧及之、聲鏗然、鋒口爲缺、礟聲徹晝夜、百里內地爲之震、城中死傷日積、巷哭聲相聞、應元慷慨登陴、意氣自若、且日大雨如注、至日中、有紅光一縷、起土橋、直射城、西城崩、大軍從烟燄霧雨中、蜂擁而上、應元率死士百人、馳突巷戰者八、所當殺傷以千數、再燧門、門閉不得出、應元度不免、踴身投前湖水不沒頂、而劉良佐令軍中必欲生致應元、遂被縛、良佐箕踞乾明佛殿、見應元至、躍起持之哭、應元笑曰、何哭、事至此、有一死耳、見貝勒挺立不屈、一卒持槍刺應元貫脛、脛折踣地、日暮擁至栖霞禪院、院僧夜聞大呼速斫我、不絕口、俄而寂然、應元死、凡攻守八十一日、軍圍城者二十四萬、死者六萬七千、巷戰死者又七千、凡損卒七萬五千有奇、城中死者、無慮五六萬、尸骸枕籍、街巷皆滿、然竟無一人降者、城破時、陳明選下騎傳戰、至兵備道前被殺、身負重創、手握刀儼立、倚壁上不仆、或曰闔門投火死、其贊曰、

尙齋序曰、成屈旣成、遂殷頑民、而後之論者、謂於周則頑民、殷則義士、夫跖犬吠堯、鄰女詈人、彼固各爲其主、予童時則聞人嘖嘖談閩典史事、未能記臆也、後五十年、從友人家、見黃睎所爲死守孤城狀、乃撫其事而傳之、微夫應元、故明朝一典史也、顧其樹立、乃卓卓如是、嗚呼可感也哉、

明鄭成功、其父曰芝龍、母田川氏、我肥前國平戸島士人之女也、芝龍落魄、來客于平戸、娶田川氏、生成功、島中萬火齊明、芝龍心異之、成功生七歲、從父于明、後迎母共守安平、十五補弟子員、試高等、風儀整秀、倜儻有大志、不治章句、二十三謁隆武帝、帝大奇之、撫其背曰、恨無一女配卿、卿其盡忠

於我家、勿相忘、賜姓朱、由是中外呼曰國姓爺、及芝龍降清泣且諫、不聽、清兵至安海、大肆淫掠、成功母亦被汚、憤慨登城樓、投河自殺、成功乃詣孔子廟、脫儒服焚之、拜辭曰、昔爲孺子、今爲孤臣、謹謝儒服、從壯士九十餘人、乘二巨艦、行收兵南澳、獲數千人、因以廈門爲根本之地、改爲思明州、文移稱忠孝伯招討大將軍罪臣國姓、屢與清戰、軍律嚴明、無所淫掠、清主遣使諭之、爲王、不從、置芝龍于高祖、亦不顧、每便宜封拜、必朝服北嚮稽首、望明主行在、疏而焚之、明宗室避亂來托者、皆厚贍之、聲勢甚盛、明主遣使晉爵爲延平郡王、成功進攻金陵、會清兵大至、援不能救、泛海還廈門、後據臺灣、以窺時機、聞吳三桂縊殺明主、憤惋得疾卒、年三十九、字

經襲位傳孫克塽、奉明正朔者四十年矣、藤森大雅詩曰、朱火欲燼（大猶也）國步難、殺氣壓攙白日昏、萬歲山頭哭龍髯、延秋門外哀王孫、黨禍紛紛擊且掊、四海七七氣斷喪久、草間偸活何奄奄、辮髮窄袖唯恐後、延平郡王眞男兒、忠義之心確不移、一死酬恩無反顧、一木欲支大廈欹、慷慨唱義意激烈、先師廟前矢立節、脫却儒衣付焚如、仰天低回涕心血、昔爲孺子今孤臣、向背去留異所遵、旁人乍聽色澹動、嗚咽無聲氣自振、嗚呼志業雖不遂、足爲萬世鼓忠義、君不聞此子受生日域中、山川鍾秀膽氣雄、又不聞母氏清操亦英特、泉城烈死驚異域、母教自古賢哲多、何況男兒性所得、莫怪金陵喪敗氣猶剛、直取鷄籠作金湯、戈船

一揮紫髯息、鰐魚（比紅毛人）遠徙鯨鯢偃、三世恭奉明正朔、衣冠堂堂四十霜、永爲臣子垂儀表、昭回並懸日月光、

漢人臨戰抵死不屈者甚少、爲可怪也、清有張大鵬者、獨異其揆、管同爲之傳曰、張大鵬陝西紫陽人、子曰楚常、希賢、紹堂、孫曰應朝、應邦、應選、應達、應祿、應愷、應試、應爵、惟應朝應邦應選嘗入學爲諸生、餘皆布衣無爵位、而咸篤於忠義、嘉慶元年、賊犯紫陽洞汝二河、是時官軍未集、賊勢頗張、居民惴恐、大鵬獨與其子孫出家財、募鄉勇八百餘人、助有司爲守禦、未幾、賊掠龍形響水二溝、楚常率衆擊之、殺三人、遂前攻賊寨、値山峻霧作、中傷而歸、後三日賊至大水溝觀音堂地、紹堂率衆擊殺賊魁王正穆等六十餘人、又三日、希賢與

賊戰於挑園、復殺其魁巫雲富等三十一人、當賊之起、勢特猛鋭、雖官軍、亦避其鋒、至是連見殺傷、意大憤、十一月朔、遂率其黨數千人、蜂擁而至、希賢首出逆戰、中槍死、紹堂率衆據險隘、入賊隊中、復爲所殺、大鵬氣益奮、更率其孫應達應祿應愷應試等、持械深入、衝突躍呼、所殺傷甚衆、以衆寡不侔、五人皆戰死、而應爵亦被傷、於是應邦應選走赴陝甘總督宜棉營、請軍進勦、居無何、遂與官軍、破賊於米谿、十二月、應選復自募健勇六百餘人、攻賊於五作雲地、賊衆殲焉、事聞、上嘉奬、特命應邦以訓導即選、而應選給予訓導職銜、是歲也、應朝投效四川軍營、渡河溺死、上命與大鵬等、皆入昭忠祠、初張氏父子及孫、凡十有二人、自賊之興、戰死者七人、

溺死者一人、傷者二人、至是生而全者、應邦應選二人而已、及明年、賊犯紫陽縣城、應選復募二百人、赴城救援、四年五月、賊犯西鄕、五年十二月、賊復至紫陽、應選率兵防禦、皆有戰功、其贊曰、

當賊起時、諸省士民、招鄕鄰結營寨、助官軍而殺賊者、蓋亦有矣、論忠義之尤、則未有如紫陽張氏者、朱主事桂楨、屬予記其事、予因爲張大鵬傳、或疑大鵬身爲布衣、非有官守之責、奈何捐軀棄家、率子孫死賊手、詩不云乎、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彼有官而全軀畏死者、則可議矣、若大鵬者、胡忍議之也、

義勇芳軌卷之下　畢

明治十八年十月十二日版權免許

定價金貳拾五錢

編輯兼出版人

東京府平民　岡本監輔

小石川區小日向臺町壹丁目壹番地

岡本監輔先生著述

萬國通典

萬國古今ノ制度ヲ網羅シ三十四門ニ分ツテ之ヲ詳記シ出所ト論策トヲ附セリ六冊大約三十萬言アリ前日一圓五十錢ニ賣却シ來レルモノ改テ一圓三十錢トス

同上 **經世叢言**

古今諸家修身經國ノ名言ヲ實メ類ヲ分テ十三篇トス其中農業ノ一篇ハ物産事業ヲ詳載シ司憲議兵ハ兵事法律ノ要ヲ掲ケタリ三冊實價五十錢

同上 **古今文髓**

和漢古今ノ名文七十餘篇ヲ摘録シ作文ノ秘ヲ漏セリ評語ヲ熟讀セラレンヿヲ要ス義理純粹ニシテ作文ノ法則ト爲スベキモノ此等ノ文ヲ第一トス實價二十七錢

同上 **義勇芳軌**

和漢古今男女義勇ノ事蹟ヲ集メ末ニ詩賛ヲ附セリ靖獻遺言等ノ書ニ比スレバ事實大ニ備ハリ最モ時勢ニ切中セリ志士必讀ノ書ナリ二冊實價二十五錢

右何レモ漢文ニテ東洋諸國人文化ヲ促スニ切要ナルモノタリ編者ノ意ハ獨タ世人ニ問テ琢切ニ資スルニ在リ然ルニ普通ノ例ニ由リ定價若干ト廣告セシハ大ニ本意ニ非ズ蓋シ定價モ幾分ヲ減シテ賣却スルヿ世上一般ノ風ニテ各舗一様ナラズ或ハ信義ヲ害センヿヲ恐ル是編者ノ深ク歎スル所タリ因テ今實價ヲ表シ妄リニ増減スルヿナキヲ約セリ府縣有志ノ諸君御望ノ方々ハ郵錢ト實價ヲ前附セラレンヿヲ祈ルナリ

明治十八年十一月

發賣人

東京京橋區銀座四丁目　博聞社

同　日本橋區通弐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同區本石町弐丁目　椀屋喜兵衛

同　京橋區木挽町壹丁目　萬字堂

同　神田區雉子町　團々社支店

大阪東區本町四丁目　岡島眞七

杉山復堂　藤田一正　撰

高山正之傳

蒲生秀實墓表

舊刻本

據舊刻本影印

高山正之傳　全

蒲生秀實墓表

至誠堂珍藏

高山正之傳

常陸　杉山千太郎　撰

高山正之字仲繩稱彥九郎上野新田郡細谷村人也其先遠江守某建武之亂屬左中將源義貞勤
王所謂十六騎黨之一也及新田氏爲足利氏所滅遠江守之裔遂微在民間然以其世爲鄉里舊姓雖降爲編戶猶常佩雙刀官莫之禁也父曰正教稱良右衛門膂力絶人每出必令僕負弓矢數游獵山野時或格猛獸人稱其勇正之幼孤爲祖母所鞠年十三讀太平記見中興之忠臣志業不遂慨然發憤有功名之志年十八游京師讀書二歲然後乃出見都下諸生交道日廣聲名籍甚高門巨室多爲布衣之交如中山大納言藤原愛親卿亦奇其爲人善遇之也於是正之仗劍周游四方所至必與賢豪長者交當此時田沼玄蕃頭爲政於江戶風俗大敗侈靡日甚識者竊憂焉正之長八尺餘鬚髯如神高邁有奇節議論英發忠誠動人

其覽書史初不經意過目則剖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者嘗見室直清所論著至於其論楠氏以應召直造笠置爲度量不足引諸葛亮三顧乃出廬之事以議之憤然罵曰腐儒何論事之迂也夫亢弘之時豈可與三國同年而論哉劉漢之末天下分裂豪傑並起當此時劉玄德者故販履織席之人自稱帝室之胄豈能辨其眞妄哉亦猶今世奴僕輩號稱源平以自誇者也孔明之三顧而出於我猶以爲速雖百顧二百顧猶未爲緩焉如楠公則異於是赫赫
天朝
神器之所在六合之所仰開闢以來
神聖相承
皇統一姓傳之無窮普天率土孰非
皇民而楠公則　廷臣之裔而畿內之民也雖無
召命豈可視　國家之難恬然自安哉聞
天皇蒙塵奮然投袂而起得効彼諸葛輩之爲也

讀書如是。雖百萬卷何益乎。取其書投之堂下。天明季年。京師災。正之聞之。馳而赴京。晝夜兼行。夜過木曾山中。有賊數人。拔刀欲脅正之。正之瞋目叱曰。汝不聞上野高山彥九郎乎。今聞天闕有災。馳而赴之。汝輩豈足污我刃乎。賊皆慴伏。後巨賊繫大阪獄。自語平昔未嘗有恐怖。嘗在木曾山中。要人爲刼。遇一丈夫。瞋目叱我。憶之今猶股栗也。彼自呼高山某。豈所謂天狗者乎。此時田沼玄蕃頭既罷。松平越中守代之執政。多改正。

先是正之遭祖母之憂。以有鞠養恩。欲服再朞喪。其兄止之。正之不聽。與叔父正業廬于冢側三年。鄉邦稱之。事聞江戶。有司欲旌之。會有欲中正之者。誣告不友於兄。有司亦以其異常名而詰之曰。庶民帶刀劍。國有定制。汝居畎畝之中。而雙劍不離身。抑何義也。正之對曰。某自高山遠江守以來二十餘世。未嘗有一人之不帶刀劍者也。有司奇其言。且憐其磊落無他。因謂之曰。汝欲仕官乎。所業者何技藝乎。將儒學乎。正之曰。士雖貧賤。以身許人。豈容易哉。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豈有一毫攫取爵祿之心哉。且學所以明人倫也。士之志道者。豈盡儒者哉。某平生好讀書。初未嘗欲以文士自名。故不教書生治章句也。又幼喜擊劍。而技藝立身固非所欲。以故亦不肯竟也。有司微笑曰。以汝之所言。汝亦求仕者。唯不求之不可求之日耳。汝雖非文學者流。亦以道自任。可謂儒矣。試講大學。正之講之。有司曰。果不負其所名。竟釋之。從是正之遂辭家。日事游歷。將以沒齒也。寬

政己酉之秋。正之游江戶。訪長久保玄珠。玄珠水戶人也。嘗遺書立原萬。曰。其在京師。與高山處士交。此人倜儻奇偉。不齎一錢。而跋涉天下。常自慕魯仲連爲人。適藤田一正年十三。作詩贈之。亦自以魯連。〔聞君高節一心雄。奔走求賢西復東。游學忼慨奇偉策。正知蹈海魯連風。右見于幽谷先生丙午集中。〕至是一正隨萬在江戶。正之見甚驩。謂一正曰。我游歷天下。閱人多矣。未見卓越如足下者。足下自愛。因言足下多病。講學之餘。宜試武藝劍。雖一人敵。而臨陣先衆。不可身無精藝。且以健

身體亦有益於勤學也正之東西跋渉健歩過人其平生所齎者重槪比甲冑一領蓋從軍者當躬擐甲故用以習身體云先是鄂霧數徃來蝦夷窺窬邊海正之深憂之欲躬自歷視北地窮探霧情庚戌之夏遂决意北游詣玄珠告別玄珠壯之置酒餞之玄珠家藏鎭宅靈神鐸建武中楠中將奉獻之物也紋有玄武神令正之拜之正之大喜曰我將北行當祖道拜此神吉孰大焉盥漱着禮服拜至感泣又謂玄珠曰我以游歷爲事今日之行

萬死因所甘也身後之事無復關念慮者也但有一事可託君者其有息女欲得天下名士與之藤田子定國士無雙也若因君得爲之箕帚妾死當結草耳子定者一正之字也竟去至水戸訪立原萬藤田一正及他有名之士留數日一日萬謂人曰活雲長來子徃見之正之美鬚髯故萬戲以此又有木村謙居天下野村正之一見如舊交肝膽相許謙有詩云高山子高山子東山壯士氣欝々七尺軀三尺劔一箇行李在半肩天下山川躋攀盡偃蹇日塗遠游蕭行々鐵杖驅長蛇懷中明珠照海天自言四海皆兄弟不愁鄕國隔山川

秋風先至白川上真人紫氣滿關邊關尹想像占來徃留得道德玄又玄風塵俗物誰得識寶嚢一字直十千天下野人醜男子相見笑談夜如平天厨薦饌爲君供玉液滾々對妝烟坐間割鮮内如猪樽前大杯酒如泉醉中談孝同奇稱哥開本朝孝子傳人世高行誰不羨與君同好亦何然今日相逢今日別可惜再遊已多愆忘茶一時意氣豪學上徙々奈二毛吁高山子高山子天下要道屬君曹草鞋如有開雲露知君至德高山仰愈高下野人蒲生秀實亦素慕正之之爲人聞其北游追至陸奥之石巻不及適出於

後醍醐天皇之塔婆下蓋南北之亂官軍常鎭撫陸奥以故至今爲

天皇供養也秀實傍徨遲回遇一樵夫問曰汝不見偉人乎對曰小人前爲一士人所傭荷水至此其人卽浴水着禮服就塔婆下跪拜出懷中文讀之每終一句歔欷不禁去今既十日君所問寧此人乎秀實慮其竟不可及乃返正之經南部津輕至松前竟入蝦夷之境奔走累日頗極足力既忽有囬顧之志乃自松前航海風帆如飛三日三夜徑達中國留京數月明年辛亥辭京游西海余聞總醫生某正之之游薩摩関吏非碩不入正之留數日作歌曰嶔闘未備突遂渉屈蘩遂渉屈嘲流

嚼紗乃坳吉時突襟伽奴穿塁得始樂濡藥忘。適。麻兒島差臣有與正之相識者為命閔吏許入國中。馬薩人至今傳誦其詞。而未詳其實。故姑掛於此。是歲三月。虜船至於紀
伊大島浦。又出沒於筑前及長門之邊海。幕府下
令嚴備焉。壬子夏。鄂虜送我漂民于稱牟昱。明年
癸丑。幕府遣石川將監村上大學等。按撿事由。正
之在西海凡三年。至是遂歸京師。是歲中山大納
言奉
詔至于江府其事秘。世莫知其實也。先是正之在
京。嘗過鴨川之湄。有童子捉龜而翫之。甲上有文。

尾毛毿毿。所謂綠毛龜者也。正之見而奇之。與錢
若干而得之。謁伏原正二位清原宣條卿呈覽。二位以
文學見
尊寵。亦以為祥瑞。即御
天覽。
叡聖嘉賞焉。蓋獲竊膽仰
宸極之餘光云。正之以布衣羈旅之士。其志常在
於尊
皇室攘夷狄。其跋涉天下。而所以激勵人心。鼓動

義氣者未嘗不出於其至誠也。其得靈龜。人以為
精誠所感焉。其後久之。正之遂不得意于當世。居
常怏怏不樂。再游西海。至筑後久留米。主森嘉膳
家。居數日。忽若有所病。一日出所齎日乗寸裂而
投之水中。嘉膳驚問其故。且曰。積年盡力。一朝而
失之。豈不甚可惜哉。正之曰。我亦非不知愛惜之
也。然百年已矣。況此雞肋何足深惜。嘉膳曰。今以
足下所為。後世或疑為不良之事。其何以解之。正
之即止。嘉膳既退。須臾正之拔刀屠腹。嘉膳驚見

問曰。何為至此。正之曰。我常欲報國家。其所以為
忠為義者。今為不忠不義之事。已矣。我智之不及
也。是天殺我耳。幸為我謝天下之人。嘉膳曰。國有
法。願予加治療。正之不聽。嘉膳曰。我館予。予自殺。
若不加治。我違法之罪。亦無所逃也。願予亮之。正
之許之。頃之正之指東方問曰
帝都及故國此耶。嘉膳為指示東北。正之拍手再
拜。而巖然端坐。談話如平生。既而醫來視之。吏來
撿之。問故。正之曰。狂發而已。問其鄉貫。曰。上野新

田郡細谷村。於是問者數。不復答。吏乃閲正之所齎之物。無毫可疑者。唯有天下名山大川勝區圖畫。及忠臣孝子之行狀。諸名家所贈詩文而已。至曉正之竟絶。年四十七。是歳寛政五年也。久留米主聞而憐之。乃命告新田郡主。封其所貯物件。送還鄕里。瘞葬正之於府下遍照院。正之既死。世莫知其所以。後數月有自死於其墓下者。其人狀貌魁偉。蓋唐崎常陸介也。唐崎亦慷慨之士。正之初聞其名。未識其面。一日詣 聖護院法親王。遇

一士人。嘗相非常。見正之曰。子非高山某乎。正之曰。子唐崎某乎。因執手相泣曰。天下之事何爲至於此極也。卒相與結爲膠漆之交。適聞正之之死。豈亦有相感歟。明年有人就墳而祭之。即正之之叔父劔持長蔵也。正之有子名義助。嘗游林祭酒之門云。

贊曰。高山正之。天資忠孝人也。其游歷天下。苟聞有忠臣孝子。雖遐陬僻壤。必往見之。嘗至水戶。聞岩手村有乙吉者。至其家。乃着禮服。令之坐上座。執手言曰。浴二百年大平之澤。得與孝行如子者相見。可謂天幸矣。聞江戶有欲報父讐者。正之自上野馳赴之。爲與孝經一部。歔涕泣而獎諭焉。或謂正之曰。子奚不求仕。正之曰。我未嘗不欲仕也。顧其所以事者何如耳。設使有忠孝文武知有天下而不知有身。若常陸源義公及備前芳烈公者出。則雖爲之執鞭。亦將自甘也。今跡其行事。一出於孝敬之餘。而其志所存。未嘗不本於春秋大義也。世徒以逸民獨行而目之。豈真知正之哉。安藝

賴襄嘗作其傳。襄以文章名於關西。立傳之意亦爲不凡矣。然其所傳聞不能無闕違。爲可憾也。吾是以叙平昔所聞父師者。使天下後世有所考焉。

高山正之傳終

蒲生秀實墓表

常陸　藤田一正　撰

昔者中郎氏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養素丘園、
高尚其事。一出而翊
中宗中興之運、再造邦
家。經綸鴻業、大織冠之勳、塞天地。是以藤姓之胤、
世秉國鈞、實與社稷同休戚。而枝葉蔓延、殆徧于
海內。其甍也、學士紹明欲傳令名於不朽、製碑文
以示後世云。距今千有餘歳、其文雖不可得而見、
然大人君子墓碑有文、蓋此爲始。淡海文忠二公

在大寶養老之際、奉
詔刊修律令。其喪葬令曰、凡三位以上及別祖氏
宗、並得營墓。凡墓皆建碑、記具官姓名之墓。當是
之時、朝野尚文。亡論其名公鉅卿、廼至遐陬僻壤
國造郡領之墓、亦有立石銘文者矣。其後浮屠盛
行、而喪祭之禮先廢。文章與時運汚隆、而紀述德
業莫或之聞。慶元以來、偃武修文、操觚之士稍衆、
碑碣之撰不尠。亡論其閥閱之家、廼至文人儒士
山林隱逸之流、苟有稍足稱述者、亦皆有以立石
銘文者矣。嗚呼君藏關東布衣、發憤著書、欲明我
神聖之道於
中國、徵之以西土周孔之教。終
身轗軻、齎志以沒、曾無一資半級之潤其身、而尺
寸之功不克施諸當世。然其浩然之氣、託諸文章、
卓卓其不朽者、可以與古人爲徒矣。其墓之有表、
豈得已哉。君藏諱秀實、一名夷吾、字君平、下野人
也。本福田氏之子、自攺氏蒲生。蒲生淡海望族、系
出藤原朝臣秀鄉。至會津參議氏鄉、而大顯。先世
屢遷徙野奧之間。其宗爲有土之君者、亡嗣絕祀

既百數年矣。君藏廼其疏孽苗裔云。東野之俗素
強悍。君藏少以氣自豪、讀書不治章句、慨然有經
濟之志。及壯好游、足跡殆徧天下之半。然未曾登
仕路、故雖身在都會乎、常有山林樸茂之氣。其平
生所持論、未曾少自貶以求售、故圓枘方鑿、俗儒
以為極迂極濶。而君藏自信愈篤、恒謂其友曰、吾
以編戶餘夫、不能治生商賈、又不肯仕官為吏、以
干升斗之祿、讀書作為文章、亦不能與曲學阿世
之徒為伍。朝虀暮鹽、坐取困窮、予亦知其所以然

乎吾少時嘗在家讀書先祖母自旁語我曰昔蒲
生氏之自會津徙封宇都宮也其庶孽有帶刀某
者食祿三千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為妾有身適會
蒲生氏再封會津帶刀亦隨而徙焉時留其妾父
家既而生男妾父母愛之不忍其遠別佯告以女
子因鞠于其家後冒母姓遂為編戸之氓是於汝
高祖之父也汝讀書者善記之吾於是發憤立志
講究古學欲脩曠世之墜典以報國恩之萬一庶
幾乎其不辱先祖矣吾生也晩不逢大化大寶之

世大織淡海二公之相業非所企及雖然在其位
行其道不在其位者行其言稽古徵今通達國体
王政之要在納民於軌物俾在上之人明祀典以
教孝敬四海之内各以其職助祭則
天祖之所以照臨六合者萬世無墜矣冨諸矦以
奮武衛安百姓以固邦本是吾願也昇平二百年
不値天慶天正之乱秀郷氏郷兩朝臣之將畧無
復所施雖然居安思危古之善教天下雖安所可
虞者夷狄盜賊正名分以定民志禁左道以塞乱

源使吾說獲行則遠宴安之酖毒驅戎狄之豺狼
不啻致一時摧陷廓清之功將俾斯民永無被髮
左袵之患矣斯吾志也志願如是悠悠之徒曷足
與談哉君臧又曰仲尼稱吾志在春秋春秋經世
之志以道名分周公之遺法存焉故為政正名夫
子所先戎狄是膺周公之訓今世俗儒以文亂名
俗吏以權亂法亂法者罪止其身乱名者其言載
簡冊而流毒於後世夫　神州天地之正氣也
寒温均適寔為　中國和平見乎穀而其甘美

豐饒文教所及其養以給精英發乎鐵而堅剛鋭
利武威所加其功以成限以天地莫有異賊内侵
之患開闢以來
天祖之胤世世傳紹君臣上下之分嚴乎無斉宇
宙之間孰能及我　神州者故日出處天子日
沒處天子雖交大國不肯苟讓惜夫名也今俗儒
不知名分動虧　國体苟忘内外之分而不顧
其名則愛新覺羅氏之正朔亦可稟而奉之鄂羅
斯國之察罕汗亦可稱為女帝也可乎哉丁卯歳

北虜擾邊君藏時在江戸聞之憂憤廼著不恤緯五篇詣國老門下上書獻之不報先是君藏嘗聞

古先

帝王之山陵或有荒廢者欲告之當路以圖其修覆躬自歷視其地參考古圖舊記作山陵志平生精力半在此書書成獻之京師及關東諸公用事者有司嫌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詰之君藏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當是之時君藏慷慨自奮欲為天下言世人之所難言者雖由是獲禍而不顧也

有司惡其不遜將寘之重法時有一學士操文柄為世所貴重者憫君藏而救之曰儒生喜論事固不足怪草野之人不知忌諱亦何足深罪置而不問可也因獲免君藏素剛腸不能俯仰當世以取容廼澆以酒時或劇飲大醉頹然自放而憂國之念未嘗須臾忘也間居講學以懲忿窒慾不敢與世抗為務廼號其所居之菴曰脩靜以自警謂修身在此而成名在此教授之暇專力著述始君藏著革弊賦役等諸論號曰今書以規當世得失至是更撰職官志欲以次編神祇姓族等志與山陵併為九志未及悉成文化十年癸酉七月五日以疾沒于江戸僑居享年四十有六君藏壯而丁家艱服除遊歷四方故晚而娶其配多氏紅葉山伶官某之女無子君藏之沒也其交游尤親且舊者相聚而哭之曰斯人也作山陵志者其於葬祭之禮最致意焉不幸無嗣喪事之責在朋友其可不盡心乎廼葬之江戸北郊谷中龍興山臨江寺域內以余與君藏相識最久也託以墓表文廼書以

遺之使之鑱諸石曰

嗚呼君藏常以關東布衣自稱雖不免阨窮猶為天下奇男子豈可與閭里儒梟號稱先生同年而語哉吾聞其臨終尚稱天地之正氣且有三寶之說云留精靈於天地之間將俟其人而授之古之所謂死而不亡者其君藏之謂邪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文政元年歲在戊寅秋八月

蒲生秀實墓表 終

松岡時敏 著

學古剩議

明治八年（一八七五）東京刻本

據明治八年（一八七五）東京刻本影印

皇朝人物評論

松岡時敏著

學古賸議

全二冊

發行書肆　梅巖堂

學古賸議序

素備人也嘗立波際隔海南望烏讚
豫之背列巘疊嶂雄峻排雲蒼翠接
天取地圖撿之其南地勢併與列巘
疊嶂奔放百里向南太洋橫絶者土
州也慨然欽山海雲淋之氣想野中
兼山小倉三省二先生之績矣夫學
問文章之與事業二而爲一相扶以
成功而古今常苦難兼況中世文武
分裂置學者於無用之地不使習事
務武人俗吏肆其權力爲得宜乎獨
土藩用二先生二先生亦能無焉以
解學者迂濶之嘲可謂偉也抑二先
生之績爲時世局一藩則又不可不
惜矣今也得吾社友松岡欲納則可
以解其憾也欲納之在土藩也夙得

英主入則幷順匡救出則教育学生其業已著明一旦登庸朝廷風雲震蕩創建學校于東京進入左院釐[?]正職制遂立元老議官之班與巨公大臣議決大事乃其榮顯與事業倶赫奕奕近世維新之際勲績炳烺照人耳目者固指不勝屈而至學問文章與事業相兼則衆先推欽訥爲泰斗然則欽訥與野中小倉二先生其光耀孰大孰小豈俟論别哉欽訥罷度深重官位貴顯而風流爾雅則發之天性焉素因得時見於吟社觴詠間爾汝相親頃者齋頓平生著作付梓此集曰學古賸議見囑以序文蓋欽訥督藩校時課生徒以論文姑傚東萊博議示初學絢爛之楷梯者耳然識力之雄俊氣格之奔放則其本色而得之郷土形勢者歟方今洋学盛行文物鼎新而爲漢文者亦投時好往往衒才標奇輕俊取勝戯謔買喜一語一節則佳矣抑奈全篇條理格力何欽訥之文則反之元歐陽玄評宋濳溪文曰氣韻沈雄如淮陰出師百戦百勝志不少懾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欽訥事業之外如此集其亦有然焉者夫

明治八年第十月

吉備　阪谷素撰



雲江関思敬書

學古賸議卷一

松岡時敏　著

皇太子莬道稚郎子

義當辭而辭之之謂讓而孤竹之封則嘗受命於王室者也何讓之謂理當選而不選之謂軼而釆薇之辭則不當選於周詩者也何軼之謂如私讓其封奈蔑王命何如浪選其辭奈違詩例何此皆聖人所不肯取焉而史遷獨取以立伯夷傳極筆贊嘆尤屬無贅匪獨尤屬無贅其眩惑後世不一而足仲尼稱伯夷曰求仁得仁孟子亦曰伯夷聖之清者也後世學

者擬孔孟所教其言雖簡而伯夷之爲人可以觀矣觀其爲人獨慕乎其風縱令氣禀不高不能詣其仁且清之域當亦爲廉以寡過之君子矣蓋平易之行如田在平地孔孟所教是也詭激之行如水注絕壁史遷所贊是也其狀懸匹練其響鬪百雷目眩股栗驚賞不已者此絕壁之水而至平地之田則人必漠然閲過然産黍稷稻粱而天下生民之命皆資焉田之功用豈特千尺飛流之比乎哉獨奈人情慣於常喜於奇故唐虞之允執其中人不知其當希慕而其禪天下則爲燕王君臣相誑之跡伯夷之仁且清

亦人不知其當希慕而其讓封則爲殉名喪實之劉愷鄧彪甚矣史遷誣以標其異而流毒被乎後世若皇太子莬道稚郎子亦坐此者歟嫡尊於庶禮也弟不先兄義也仁德嫡也兄也太子庶也弟也應神之建太子既已廢禮而舍義可謂過矣而未始聞太子有諫而止之辭而遜之者恬然立而居儲位豈懼其傷父志乎是似孝也然子思不言乎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太子果出於孝乎迨應神方崩乃遽讓位於仁德何歟使先帝而有知此豈不足以傷其志乎而太子則謂死亡其父而然乎是亦非子

思如事生事存之道也而孝子忍爲之乎第使太子能務平易之行而不喜詭激之行乃若果懼其傷父志則躬爲吳太伯可也若既立而爲太子則說仁德使爲周公可也果能如此伯夷仁且清之實備乎其中而孔孟之教未嘗出於其外何以言之三以天下讓者其可貴在無跡可觀苟使跡無可覩固無傷於父子之親不亦孝乎此奚獨宜兄之避弟而已哉位冢宰正百工者其可貴在不自利天下苟使以天下不自利固無間於兄弟之際不亦友乎此奚獨宜叔之輔姪而已哉使太子周旋調和專勞思于此雖則

其行平易不足以駭人驚世然曠歲無君而民怨嘆於道路孰與王室雍睦而天下被其休澤也悲哉太子以庶踰嫡以弟先兄而後至於固讓其位而自殺志則壯矣而於道則未矣嗚呼史遷所贊伯夷詭激之行至於千載之下萬里之外眩惑枉殺一賢太子或曰當太子時漢籍入我獨有論語太子何由識史遷所贊余曰按國史載太子師阿直岐王仁博極典籍則如彼伯夷事豈無聞其說乎是二人乎抑史遷之著得毋非亦已傳而到我乎不然所見獨論語已何曰博極典籍乎哉舍人親王執史筆距太子時不過四百餘年矣而其言太子既死復起遺囑仁德言終伏棺者妄也其言以同母妹進仁德者悖也一妄一悖曾謂太子之賢而爲之哉雖皇國之書不足悉信如此學孔孟之道者讀書窮理當就平易留心勿爲詭激所眩

物部守屋

盎然其春生者仁肅然其秋殺者義巍然赫然其青天白日者大中至正之理雖神之爲道微妙難覩蓋不過如此而已人盡誠敬以事之其心光明正大則謂之神在人心可也幽晦如夜渺漫如霧桀佞如狐狸怪詭如鬼蜮耗彝斁倫誘惑愚俗雖佛之爲道寂滅難測蓋不過如此而已人極阿諛以事之其心深刻狡詐則謂之佛在人心可也議者皆嘉物部大連之敬神而惡蘇我馬子之信佛我謂馬子固不足論第大連之敬神不自知佛在其心奈之何其神得而饗之乎哉蓋大連之於穴穗部皇子猶如馬子之於厩戸皇子也然穴穗部非惟覬覦天位又欲烝皇后強入殯宮其罪可誅也厩戸爲人穎敏博學多通把濟民志其德可褒也意當是之時穴穗部之罪可囂然以聲於世厩戸之德可翕然以稱於人而大連何人獨欲盡去皇子而立穴穗部是謀逆之賊也迨事泄而敗馬子奉皇后敕與厩戸整兵進攻是征討之將也二人之心相提而並論謀逆之賊如夜之幽晦如霧之渺漫如狐狸鬼蜮之桀佞怪詭耗其彝斁其倫而曾不之恤豈得不謂之佛在其心乎征討之將

其出師也盎然之貌若春肅然之勢若秋其所以颶
而言之巍然赫然若青天白日其實則假仁義之名
未嘗當大中至正之理然以形跡言之豈得不謂之
神在其心乎馬子雖心不欲神其征討之形庶幾乎
敬神足以服人大連雖心不信佛其謀逆之意庶幾
乎信佛不足以服人則其勝負之數未戰而先覩之
大連之亡不亦宜乎異日馬子志盈氣溢茂視王室
卒至弑崇峻帝則其心之佛一旦躍然而發露於外
於是乎反為大連之罪人矣烏虖夷狄之佛寖熾于
吾中國而萬乘之主披緇剃髮身為沙門皆始于此

可不嘆哉設使大連之心能光明正大而非深刻狡
詐必不黨於其罪可誅之宄穢部則上而不為神之
所譴責下而不為人之所非議神人篤祐然後黜姦
徒陟賢者佐天子出號令則於排佛醒世綽綽乎有
餘裕哉為大連畫其策不必創奇說但引佛之所教
足矣何則恐陷地獄冀生天堂此佛之所教也今舉
而諭諸人曰汝奉彼佛國之教而不奉我神國之教
豈非不冀其所當冀而不恐其所當恐耶聞者不悟
吾乃蹶然興曰果有地獄乎必彼佛陷身之地果有
天堂乎必我神肇跡之天

藤原鎌足

方欲察英雄之心術不宜觀於其燀赫之功宜觀於
其曖昧之跡喬嶽大川無賴僮奴亦莫不屬目焉幽
谿小坙博物君子亦不敢加意焉大者易驚小者易
忽勢固然也且舉燀赫之功而遺曖昧之跡庶乎忠
厚然僅攬其心術之梗槩而不能見其所不見未必
為忠厚矣討曖昧之跡而遺燀赫之功庶乎刻薄然
深造其心術之精微而能彰其所不彰未必為刻薄
矣講經將以詳聖人之道讀史將以審英雄之心是
故探其賾索其隱析蠶絲分牛毛未始不為講經讀

史之法也內臣藤原鎌足輔天智於朝綱旣弛之時
誅入鹿于逆焰方熾之日謀之之密施之之決洵不
愧於英雄所為而至今功名膾炙人口惟天智天武
之際內臣事蹟或微而不顯惡得不尋其心術而揭
之天智命世英主也天武亦命世英主也兄弟之間
必有大難處者而況於叔姪乎先內臣唐則有秦王
世民禁門蹀血之變後內臣宋則有晉王光義斧聲
燭影之疑明則有燕王棣靖難之舉時雖曠百歲事
如出一轍大友皇子所夢見蓋兆此禍矣捧日援皇
子者朱衣老翁從腋下出奪去者果何人歟內臣方

陳臣猾窺隙於聖朝萬歲之後誘皇子修德于天道與善之訓則內臣豈非已知皇子之前途乎天智命皇子爲大政大臣使列人臣之班而避人主之地則天智亦豈非已知皇子之前途乎天智以中興大宗不能傳天下于皇子內臣以天智殊遇不能使皇子久踐寶祚意者君臣至此傷慮痛念果當如何哉抑內臣於天智親如魚水而於天武疏如胡越乎迄疾革勅就其家賜姓藤原授大職冠充其使豈爲無人而必遣天武諭告皇恩非平昔所親交不足以悦之也則天武之不疏於內臣晰矣造膝密陳以彈救時

之深衰相臣之職爾抗疏颺言以炫慨世之風節諫官之職爾內臣常侍帷幄調停和輯于天智兄弟之間固非如諫臣抗疏驚動一時故後世莫得而傳之吾於是乎察內臣之心術矣內臣嘗學周孔之道于南淵先生則其修己也必以是其治人也必以是周公居攝以輔成王懿行雖多意內臣所慕莫大焉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嘉言雖多意內臣所取莫先焉內臣嘗勸天智讓位於叔父孝德而獨不能使天武安分樂命愼潛龍之德而塞翼虎之誚寧有是理耶吾意遂謂其於天武惟勸其退讓以倣周公之輔弼第戒其驕吝以守孔子之訓誨故當內臣立朝天武未嘗有跋扈難制之形天智未嘗有猜忌欲除之意奈何天使內臣不永于世而天智兄弟之間不得或如曩日其臨崩屬後事天武所對豈不有優容不逼進退中道者乎其辭疾避位遂不能不越俎于天倫者驕也其削髮爲僧尚不能不朶頤於神器者吝也病熱者投之必以療熱之藥患寒者投之必以治寒之劑我見天武以驕吝失之而知內臣以驕吝戒之求古人心術於有文字處不過歷覽其梗概求古人心術於無文字處

可始造精微若史氏所稱述則初之於入鹿也毅然有謀而後之於天武也茫然無謀噫內臣亦一世英雄也乃曰其一人之身初則智後則否吾不信也

和氣淸麻呂

不抗氣之所充而乘氣之所虛使人趨於已之所欲爲小人之智者也不乘氣之所虛而抗氣之所充使人怍於已之所欲爲小人之愚者也猛將欲破賊酋逆料彼必嚴備擬我我負勇矣必能摧彼爲賊酋者疲兵羸馬逡巡却避觀以易欺則猛將終無所致其勇焉君子將彈權臣豫思彼必盛怒迎我我決死矣何敢畏彼爲權臣者和顏霽威雍容談笑諭以致過則君子遂無所致其死焉氣之所充人不抗之而氣之所虛人乘之則所志倐變所期忽違不能覺爲人

所使而駸駸乎入於其計中道鏡不悟於此若其待淸麻呂可謂小人之愚者矣托神借教以窺寶祚淸麻呂之所素惡也按劍瞋目以示意旨淸麻呂之所豫期也素惡而豫期此烈丈夫之氣所以充也天地之元氣淸平無事不能不或衰鼓之以雷霆煽之以風雹未嘗不爲其孽氣所激發矣丈夫之正氣溫和無事不能不或餒加之以無道觸之以非義未嘗不爲其邪氣所憤勵矣是故以忠藎之言修飾邊幅可得而逞其姦以僭逆之言吐露情實不可得而逞其姦淸麻呂復命之言震于四海非待路豊永激之也

道鏡先自激成之也道鏡僭逆之謀亡于一旦非待淸麻呂欺之也道鏡先自敗露之也道鏡之得寵於孝謙無異乎懷義之納媚於武后設使道鏡之智高於懷義而又使孝謙之材畧不遜武后陽收其望陰濟其謀則方淸麻呂奉使宇佐也道鏡必建言於朝曰吾國家天日之嗣必立皇緖以臣爲君所未嘗有焉太宰主神妄言欺罔朝廷汝速往而質之如此一言之下可以釋淸麻呂之念一語之中可以攬淸麻呂之心何則不抗其氣之所充而乘其氣之所虛也曹操之興雖智謀如荀彧初不知其不忠于漢迄其

受九錫纔能悟之蕭道成之起雖忠烈如袁粲初不知其不忠于宋至其簒九鼎纔能討之憂國自傚之形存於昭昭之中簒國自立之勢成于冥冥之中識制以見已之正而人郤暗濟已之姦施事以顯已之義而人反潛圖已之利若道鏡則淺露而不深沈托神借教之言一聞足以知其僭逆之謀按劍瞋目之姿一見足以察其姦賊之腹苟有士氣者孰敢低眉俯目獻諂貢諛以趨其所使令乎哉吾嘗謂皇國之天地元氣所鍾焉雖有孽氣不能或犯之皇國之丈夫正氣所萃焉雖有邪氣不能或間之小人若道鏡

而未嘗及漢土姦臣烈丈夫若清麻呂而未嘗不勝漢土忠臣皆斯氣之使然也嗚呼惟有斯氣則稱爲君子國無愧焉

藤原百川

事必要功于兩端而不見一隅之成敗議必圖利於其終而不顧其始之是非其所措置雖或中道而變喪于左必得於右損于先必益於後然則彼功與利去我而其奚歸此市井牙儈之術所以巧發奇中而無不濟也有人於此焉一則負債以苦徵者也一則貸財以責償者也一則求售田者也我乃視售田者以爲奇貨將謀以分其利變頻遊說使負者姑假田以貸於其所稱貸則彼免其徵焉必德我矣異日貸者悅其獲田也倍蓰其價以收之則利歸於田主而我亦與焉如我商議之次有隙可乘則百誑千罔奪田而還之厚價以納諸負者彼既德我必不能拒是術蓋原諸人情出其所不得已故天下之事莫施而不濟此豈非要功于兩端而圖利於其終者邪侃侃然執其義而不肯變通悻悻乎抗其直而不肯婉曲卒至於左支右梧東望西礙而無所成焉者所可同日語乎參議藤原百川者縉紳家之牙儈而山部王其所視以爲奇貨者也而光仁帝之與皇后奕也賭以美女美丈夫后勝責輸不已帝蓋不免爲負債者而后則可謂貸財責償者矣山部王令聞夙著天下

屬意定策擁戴以登宸極不獨功歸於參議天下之民皆蒙其利則其爲田也大矣於是乎參議勸帝遣王侍后蓋謂帝既老矣宮車一日晏駕后必垂簾聽政神功以還勢之所必使然也后已悅而罷王學價收之王必得踐祚帝或悔恨使后怨怒則我濳后於帝併以廢太子而薦王于帝立爲儲貳是乃奪田納諸負者之術也帝安得而拒之參議素謀胸中已定如此人或謂參議所爲傾險鄙褻不近人情雖姦邪之小人不敢爲之況乎參議之賢而至此耶嗚呼淺矣觀參議也山部王實爲桓武帝內修政令外攘夷

狄天下後世稱王室中興必首推桓武之勲然料其時勢微參議帝必不得立焉蓋參議其術譎詐而其心忠亮卽舉其所爲以證之乎當稱徳之疾不使巫治者是其救時之權術而割半封以給清麻呂者是其憂國之本心也使山部王侍皇后者是其救時之權術而按劍叱濱成立殿前四十餘日者是其憂國之本心也龍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心此蘇洵之創說見者以爲千古奇論矣嗚呼誰知既有先蘇洵二百五十餘年以龍逢比干之心行蘇秦張儀之術若參議者出於吾朝

乎哉

菅原道真

木之在山根深而幹鉅不可以其被斧斤言不終天年也劉削以為天下之材固其分而已金之在礦質精而色美不可以其被發掘言不遂天性也鎔鑄以為天下之寶固其分而已牛之見卜而斃於牲非牛之罪也象之見焚而死於齒非象之災也何獨異於人乎哉君則有君之職臣則有臣之職故君之使臣惟禮是履惟義是據内外無所疾焉臣之事君公爾忘私國爾忘家俯仰無所愧焉所以盡其職分即所以盡其性分然後君臣之際可以無憾而遇與不遇

則非所敢顧也菅原右府之於宇多帝蓋庶幾乎而及獲罪於延喜之朝何也藤原保則嘗評以謂當今碩儒觀其所志非明哲保身之士也至後世尚稱保則以為有先見矣我乃曰詩所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非右府誰望乎哉推已以及物故雖識時平之媢嫉初同相位而不敢防範非識乎識者明之所由出也忘身以報國故雖喜清行之諫説終踏危機而不敢捄避非忠乎忠者哲之所繇發也顧寬平之登庸藤原氏必曰常將使收吾累世之權然右府則惟識也功顯矣必薦而擧之罪著矣必彈而黜之如是

而已何敢有所私與奪焉而藤原氏所恒謀在於相門之威福以奪百司之權其忌以為此言者是自吐露己之姦心也曷曾傷於右府之明乎延臣之譖毀醍醐帝必曰彼寧欲立齊世親王然右府則惟忠也禮當敬則敬之義當絶則絶之何敢有所私愛憎焉而醍醐帝所嘗惑在於嗣子之廢立因大臣搆成父之喜怒其猜以逮此讒者是自著見己之褊心也曷曾損於右府之哲乎夫我之為心乗軒戴冕視以為儻來之物則飯蔬飲水樂以為安分之地以是進不敢喜自省而有恥雖得大官猶遷謫退不敢悲自省

而無恥雖被重罪猶榮寵復何屑屑然顧其遇與不遇哉果如保則之言則胡廣之以中庸見稱而久居顯位以為保身之道而賈誼治安之策不行遂悲死於長沙為非明哲歟馮道之以長樂老自誇而永據高官以為保身之道而李綱北伐之謀不聽遂擯棄於鄂州為非明哲歟明者謂明於理也哲者謂察於事也而責之以識與忠天下之務莫不盡其職分則性分亦盡於此矣保身之道舍此又何以哉右府之誠乃明之所由出忠乃哲之所繇發雖會有西海之行仰不愧於天俯不愧於地八尺之身無可得而疵

類不亦能保乎良工劉以爲天下之材而拙工棄之惜者在人而於木奚憾焉良冶鑄以爲天下之寶而拙冶毀之惜者在人而於金奚憾焉當右府在朕所杜門讀書竭力聖道無以異於輦下會朋之日捧衣拜香傾心王室無以殊於殿上議政之時則當以拙工拙冶之責歸諸當時之人主也烏得不駁議於保則以雪寃于右府哉而我因之有所更論焉遣使問俗觀光四表先王之明也衣冠禮樂擬制漢土先王之哲也其明無不照其哲無不察此其所以能保國致彊且大也而遣唐之使一罷而不復航海者由右

府建議始焉先王取於人以爲善之道終變爲後王足於己以無求之政是自畫者耳自隘者耳而右府方啓其端矣惜乎明未全明於理而哲未深察於事雖一旦獲柄用終未見勳業炳爛於天地間謂之保身則可謂之保國則否

橘在公

一清者百術之本也百術者一清之殊也一清之於百術譬則相合而不相離猶膠之和漆相配而不相忤猶鐵之感磁要當如是已曰膠之與漆鐵之與磁雖其質能和其氣能感然此屬二物未足以爲比也蓋一清者山也水也百術者煙雲草木也波瀾魚龍也今乃審言之搖曳爲旗横陳爲幕倏焉鳶翔忽焉龍盤不可測其所從興者爲煙雲葳蕤而蔓絢爛而華者爲草木波怒如雷瀾蹙如霧魚而鱗鬣而介其發於形見於態人觀以爲百千於變化而原其所以

如茲皆未始不資於山生乎水也術亦然或仁或義或寬或猛或刑或賞其所變通不止百千皆靡不自一清出焉吾故曰一清者百術之本也百術者一清之殊也但吾嘗怪橘在公問其父良基治國之術答曰雖有百術不如一清是分而二之也不亦謬乎夫超然塵表潔身自誇其爲人也必介而不弘必直而不寬如蟬飲露之謂潔如蚓食壤之謂廉拘拘焉惟清是務抑不知使其人遽出而應事非刻則急百術何由而施焉雖有一清無益於治國也雖然是尚爲能治其內縱使不免偏淺猶之可也苟徒觀其修飾

於外以為可則諂似恭怯似謙懶似靜慢似高雖清亦豈無似而非者其嗜書畫則似矣而走舸複壁出于桓玄王涯之傳其娛林泉則似矣而南園之植花半間之鬭蟲出於韓侂冑賈似道之徒此皆跡其實則去清遠矣而況於術乎聖人之德一也孟子稱伊尹曰任稱伯夷曰清驟覽之如分任與清而言者徐思而繹之其意蓋歸於一矣伯夷居北海之濱者是伊尹耕於有莘之心也伯夷興曰盍歸乎來者是伊尹幡然改曰之心也然則夷之清未始無尹之任尹之任未始無夷之清惟伊尹能佐殷湯施其所蘊蓄于四海故特稱之曰任焉爾惟伯夷未能翼周文伸其所抱負于一世故特稱之曰清焉爾任者所謂一清之殊者也居官任而不自以為任始為眞任清者所謂百術之本者也處身清而不自以為清始為眞清然而言雖有尹之百術不如夷之一清可乎

藤原教通

邑有伶官其鄰必學俳優鄉有力士其旁必傚角觝人不孤必有所與風不單必有所習況乎當權門據要路伸臂一麾舉世之人誰不趨而從之此國家所以常有朋黨也甚矣朋黨之禍不出小人必出奄人而天子皆甘為之渠帥以是奄人黨天子而斥君子天下終以亡者漢唐也小人黨天子而斥君子遂使天子北狩而狙南狩而亡者宋也奄人與小人黨天子而斥君子天下終以陷於夷狄者明而論者不之察輒曰漢之亡由黨錮君子唐之亡由白馬君子宋之亡由洛蜀君子明之亡由東林君子蓋小人誣君子以曰黨則論者從而黨之君子不指小人以曰黨則論者從而不黨之雷同乃爾誰能知天子為朋黨之渠帥乎唐德宗任盧杞而逮朱泚之亂非小人之渠帥何也明熹宗寵魏忠賢而致楊漣左光斗之死非奄人之渠帥何也雖然我今以小人為黨其黨非必出一門同貪寵同專權同濟其私所謂同類相從者耳彼嘗以君子為黨其黨亦非必出一門同志道同憂時同盡其忠所謂同氣相求者耳惟若我藤原氏椒房出於一姓攝籙歸於一宗而朝廷公卿莫非

其族豈非藤氏一門朋黨乎賴天子有不甘爲其渠
帥方將謀抑相權振朝威然其爲黨也非若彼漢唐
宋明烏合薈集者則是又朋黨之變症惡得不顧拔
剷如何耶我見後三條帝拒關白敎通之請嘆其黨
之不可制重嘆帝之踈於慮也何則嘗就人情經驗
之可一言以服人者以其言本于理也可一言以怒
人者以其言發於氣也盜之爲智在騙取偷奪而已
然捕而鞫之雖冥頑狡黠未嘗有以誣罔爲巧智者
必歸其罪是理之所責不得不服也士之爲行在忠
順孝悌而已然罵而激之雖沈實明敏未嘗有以隱

默爲戇行者必發其憤是氣之所加不得不怒也帝
之言本于理關白固宜服焉帝之言發於氣關白安
不怒焉然是未足以爲至極更進而論之天理之秩
然之謂禮人事之較然之謂政卽欲期於七而能務
其善望於盜而能改其惡尚莫先乎禮與政也況攝
籙之家貴乎士而胥徒之員多於盜乎蓋權貴九族
根據蔓延牢籠名爵以謀已利者非禮也故禮行則
必無所肆焉胥徒百司蟻附蠅逐營求資級以占已
便者非政也故政立則必無所謁焉帝能剛健則當
有朝乾夕惕之警見權貴之專擅盡以役其禮帝能

嚴明則當有猛省痛克之學見胥徒之屬托盡以亙
其政第將示其威于奮髯震怒之頃是自喪禮也喪
禮天理何以秩然哉不能終拒其請於拂衣遂退之
時是自喪政也喪政人事何以較然哉雖漢唐宋明
之黨猶不可得而破又何擬於其非烏合薈集者哉
嗚呼藤氏之專權非一日也而宇多上皇擧菅右府
以抑之是恃人者也帝以非相門外孫斥之是恃已
者也恃人嫁釁於人者也恃已集禍于已者也是皆
不恃其可恃而恃其不可恃故上皇一蹶而右府謫
帝再躓而關白橫然則何謂可恃者曰禮也政也譬

則朋黨者冬氷也禮者春曦也朋黨者驕炎也政者
快雨也未嘗有春曦出而冬氷不釋快雨瀉而驕炎
不退者矣

源義家

車騎相屬冠蓋相望鵠班鷺列日趨於朝廷者如是其衆也懷貨擁物交易於通都之市課耕程桑邑於四方之野者泯泯棼棼亦如是其衆也以至夷閩蠻琛梯山航海歲時入貢者通而計之普天之下不啻億兆統億兆之衆於方寸之地而德綏焉而威服焉者惟有天子而已吾觀白河法皇詔義家獻弓深悲王室威德之衰不足以制馭天下矣人之在世齒邁而氣餒方其盛壯時逆理異常所不安於心者或見乎影響或形於夢寐呂后之掖爲趙王所撠沈約之舌爲和帝所斷法皇所患蓋亦是類耳心誠有不安者惕然戒懼速改無憚則趨惡之路絶而入善之門開向之不仁顧足以興後之仁昨之不義反足以起今之義三折肱而爲良醫一改過而爲賢主法皇特不之察袞冕黼黻尊配日月而徒假一攄虎士之弓以鎮夢魘顛倒錯繆豈於義家天子視之乎抑匹夫視之乎假令義家不然昏惑如此自招外侮理固然也設使兵器足以鎮夢魘乎則武庫之弓森然羅列雖取以建之御枕上可也而其必假重於義家者蓋其征奧賊前九後三勢如山嶽壓如雷霆擊意是法

皇心所深憚也以所憚較所憾彼輕此重重者勝而輕者敗一且渙然氷釋豈足異哉然桓石虔可斷匹夫之瘧未聞天子而斷瘧張文遠可禁小兒之啼未聞天子而禁啼我以是深爲法皇惜而知義家威名益震於天下矣當時之人其必曰一握玄弓猶可威制天子而矧乎其數萬鋭兵孰能敵之也如是則天下之權去王室而歸於源氏非亶始於賴朝之建覇府也蓋法皇之未遜位也耽乎色而倫理亂溺於佛而刑政悖擅遷官以任愛憎厚斂民以窮驕奢彼車騎相屬冠蓋相望者胥怨交謗于朝廷懷貨擁物者課耕程桑者嚣嚣然忿於市怨於野思以有所一逞當是時能德綏而威服之者誰也義家臨終遺書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蓋固已睹之矣

藤原穎長

物之幻渺難辨者足以使人欣悅理之茫昧難明者足以使人戒懼所謂天瑞若鳳凰麒麟之時見醴泉朱草之時出小人借以爲貢諛諂君之媒而君子惠之精論博議謂天瑞不足欣悅所謂天變若冬雷夏雪之或興慧星妖氛之或現君子援以爲獻箴諫君之具而小人病之竊嘲冷笑謂天變不足戒懼紛紛紜紜甲難乙陳雖聽讞之任若皐陶莫能折其所聚訟其爲弊不亦大乎雖然如使物之近易覩誰復欣悅之如使理明白易窮誰復戒懼之故其幻渺難辨

者不必辨之其茫昧難明者不必明之聖人而存以爲使人自悅自懼之地若彼卜與夢亦不過如此耳藤原惡左府致禱而驗喜學易之無鬼祟得夢而祥恃柄國之有天助卒以取敗者吾胡得不暢而論之蓋其學之博足以自惑惑世其才之雄足以自欺欺人階崇德之禍首保元之亂小人之尤莫茲爲甚豈鬼將祟之故先匿其形以示驗歟豈天將不助之故先韜其跡以兆祥歟然則鬼貴變詐而天好權譎以我論之將亦儀泰視鬼申韓視天豈有是道哉夫鬼無形也然方其祭祀吾心敬則洋洋乎格於前者莫有不享是以正吾心之鬼也天無聲也然方其顯號吾心敬則巍巍乎戴於上者莫有不孚是以正吾心之天也故其僾然見於無形者非見於鬼而我見於吾心也其肅然聞於無聲者非聞於天而我聞於吾心也我見於吾心有或不正隨即起恭鬼烏乎不享我聞於吾心有或不正隨即起敬天烏乎不孚此聖人之所以寓教於幻渺茫昧之間使人悅以勸善懼以懲惡而能推是理觸類而長之卜亦可假以服人夢亦可假以治世武丁之於傳說文王之於呂尚未嘗不以是也蜀先主舉諸葛亮而關張有言秦符堅

擢用王猛而樊世仇騰嫉之世道有汙隆人情無今古以後揆前版築之徒漁釣之侶一旦冠冕立百僚之上甚於亮與猛非夢以靈之卜以神之何以其服人治世如彼容易乎哉能用卜而不用於卜能使夢而不使於夢是君子所當講窮焉而惡左府喜禱恃夢卻爲其所使職由其心之不正故鬼之變詐示驗非鬼然也惡左府之心儀泰其鬼也天之權譎兆祥非天然也惡左府之心申韓其天也而何有於鬼與天乎哉其孽皆所自作固不可活非惟身爲戮而名爲賊其尸被發墓暴骸之禍固其分爾乃若惡左府

小人之尤終不可教以其變化氣質乎惡左府常仇視其兄關白忠通而每遇諸朝未嘗不爲禮曰豈可以意氣不合棄天倫之常乎觀於此言則其順悌事兄者性也其剛愎肆已者習也若其氣質何患其難變化堯桀夷跖同一秉彝故仲尼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源爲朝

急於事而貪人之直謂之濫工先於戰而邀君之賞謂之姦將奇構巧思可以造臨春結綺之壯麗反使之盡伎於矮亭陋室迫於勢而不得已則爲之而已何敢貪其直哉英謀偉畧可以配管仲樂毅之智勇反使之致力於私鬭浪戰制於命而不得已則爲之而已何敢邀其賞哉崇德上皇雖兄既遜位後白河雖弟方踐祚然則上皇之舉不過報平日之怨而幸一時之勝惡得謂之兩帝爭統哉爲朝獻策於賴長可謂知兵者矣然欲纂彼九五屯膏之位而錯我上

六泣血之憂則上皇之私鬭浪戰也欲舍夜擊必勝之策而待僧兵烏合之衆則賴長之矮亭陋室也徒然受藏人之任是與濫工貪直姦將邀賞爭五十步百步耳爲朝豈如是者哉蓋爲朝氣蓋一世矣八尺之身可以詔命召而方寸之氣不可以爵祿縶是故欲艷清盛於鎧袖此氣之溢乎辭者也貫伊東兄弟於一箭此氣之發於射者也使上皇能用爲朝之策則一戰挫敵易於孤豚腐鼠斷可知矣徒掣肘於賴長而反先鞭於義朝其爲遺憾可勝道哉吾邦英烈之氣夫人所固有豈獨爲朝乎藤原鎌足潛心運策

以誅賊於會朝氣之見於義也嘗原道真忘身盡力以蹐民於至治氣之見於仁也和氣清麻呂直言以折道鏡之僭逆氣之見於忠也平知章死戰以脫知盛之危難氣之見於孝也此四公之爲皆君子之道也惜夫爲朝有是氣而不得施之於道也既已應上皇之請雖敢辞其官亦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耳若使爲朝移其辭藏人之任者而發辭上皇之召移其不忍射殪義朝者而不忍彎弓於人主則勁辞直氣可以揭綱常飾躬勵行可以扶名教縱使不能遏上皇既成之擧回頹長必敗之勢其所以感動人心與彼

四公孰優孰劣豈不卓然千古哉惜夫爲朝有是氣而不得施之於道也

藤原通憲

瑚於中必能於外者誠之積而有徵也積而有徵之極至於天下之物莫不爲動頑如豚魚可以孚堅如金石可以貫禱天而反風刺地而湧泉皆吾之誠使之然也詐者誠之反也律律然口說仁義貿貿然心懷利慾陽譽而陰毀面愛而背憎變化隨時不可捉摸然則二者相去不翅天淵固如冝一見而辨然至其疑似之際有不可不深甄別者矣蓋誠者實也詐者虛也而人惟知詐之爲虛而不知詐亦有詐之實惟知誠之爲實而不知誠亦有誠之虛我請姑假通

憲事以徵之通憲一時所稱爲宏才博覽諳練典故者而其心則陰險狠賊雖比唐李林甫有過焉莫不及焉人言林甫口頭有蜜腹中有劍通憲腹中亦自有劍試其鹽梳水見劍貫頭之相者可以知其中所有也然劍之爲物其藏之者鞘而其佩之者腰人皆所知也試使通憲告人曰吾有劍藏諸鞘聞者以爲誠即曰腹中有劍必以爲詐又告人曰吾有劍佩諸腰聞者以爲誠即曰頭上有劍必以爲詐而於通憲則人以爲誠者反虛而人以爲詐者反實何則設計科罪誘降賴長之逆黨悉處大刑問其何用而殺彼

則非其藏鞘之劍而其腹中之劍也負寵恃權拒絶
義朝之請婚終遭慘戮問其何用而殺己則非其佩
腰之劍而其頭上之劍也此豈不足以徵其誠亦有
誠之虛而詐亦有詐之實乎哉是不獨通憲也陰險
狼賊之徒必謂心藏於中人不得而察之故君子其
貌而小人其情仁義其口而利慾其腹君子其貌足
以欺罔一時惟識者能察其形于貌者即小人之情
也仁義其口足以糊塗一世惟識者能察其述於口
者即利慾之腹也蓋其見於貌與口者所謂誠之虛
使人易信而其見於情與腹者所謂詐之實使人難

辨雖然詐之所積必著猶誠之所積必著一夾一變
各以類至身遂不免刑戮若林甫能免者幸也通憲
不能免者非不幸也敢問通憲奚若而可以免焉蓋
通憲之立朝也矜其宏才博覽而嫉人之智能勝己
負其諳練與故而惡人之威權勝己當後白河上皇
之寵信頼襄安祿山圖致數言上之然其所以圖比
信頼即其所以自比其所以致誡上皇即其所以自
誡設使通憲自覓自覿儼然悔悟不敢諷刺彼之祿
山而痛克伐己之祿山則庶乎免焉

清原頼業

穹然覆於上者天隤然載於下者地群然生且死於
兩間者人極天之所覆擧地之所載莫往而不有人
焉增損衆寡之數雖巧曆不能筭計而遇諸道路東
走西奔朝往夕還如蟻挽糧如蠅趁膻外視其面莫
有同者深考其中莫有不同者不亦奇乎敢問其莫
有不同者誰命之而爾乎哉曰天命之而人莫不稟
也其是之謂心此心也天下之理具而天下之事出
故此心之外無理此心之外無事貴自王公賤至輿
儓亡論已凢九夷八蠻赤髮紺瞳之徒苟使其非戴

天履地耳聽而目視飢而食渇而飲者我不能知之
也不然誰敢不同此心而或者以爲區域之所分必
風俗之所殊風俗之所殊必習慣之所偏故各不免
自尊自大自恃自誇而至於彼此相形物我相軋此
固由人心不同也嗚呼是膚視形跡之言非本原道
理之論也佗則舍焉我與漢比而論之有人於此能
事君矣我稱以爲忠則彼亦以爲忠能事父與兄矣
我稱以爲孝且悌則彼亦以爲孝且悌非天下之理
同具於此心天下之事同出於此心何以至暗合默
契如是哉儻使心外有理心外有事則指白爲黑認

西鳥東謂戕人曰仁謂虐物曰義各設其名肆其目紛龐悖謬無所一定天亦不可奈之何以是其所賦與莫有不同者天下之公道也非漢之所謂聖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賢若子思孟軻所能得而私焉洵乎此心之外無理此心之外無事也然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言載在六經皆所以闡明啓發我之心其理加瑩而其事益有儀則矣故其爲學非六經之是崇信卽此心之天理是崇信豈非天下之公道不期然而然者邪宋儒朱熹取學庸配論孟稱曰四子其作章句在淳熙己酉是當我文治五年

而清原頼業於承安中旣已抜學庸於戴記以授徒先熹方十六七年矣顧頼業惡知學庸之道爲熹之所獨得熹亦惡知學庸之道爲頼業之所殊好地隔萬里之遠人無一面之舊而其識見吻合如相與商搉者此心之天理爲聖經賢傳所闡發天之視我與漢不敢較輕重於彼此置內外于物我如此也而後世學者動輙曰皇國自有神道從漢籍入我彼聖人之教有以紊之此杜撰臆見未免於裂道爲二者也聰明睿智德配上天在我謂之神在漢謂之聖不同者此名也同者此心也其端造乎夫婦同也其化察乎天地同也而主張前說者豈天賦與之不以此心乎抑天賦與此心而反自喪之乎何其獨悖天下之公道也噫伊人也下頼業一等

平重盛

類有同而異術者相之必詳察其心事有似而非君子論之必深窮其本同重瞳也虞舜仁而楚項暴均居攝也周公誠而王莽詐詳察其心則外仁內暴者不可得而廋焉深窮其本則名誠實詐者不可得而揜焉內府之宥頼朝武王之封武庚遽諦之則似矣然武王之伐殷濟斯民於焚溺之中而寘之于雍熙之域禮樂之懋刑政之公可服華夏而撫夷蠻然後雖有百武庚及其謀逆煽亂即討滅之易如泰華之壓累卵國勢之崛強不待周公東征之日既在武王

封之之時矣平治之朝禮樂廢而刑政不平苟無善貽謀于後世天下何恃而治焉蓋內府之宥頼朝我嘗試忖度之豈謂其存源氏之遺蘖爲吾外懼則子孫不敢溢於富貴歟是縱朝廷之賊而爲身家之計非政體也豈謂其聽池尼之哀請爲吾家範則閨族可亦化於孝友歟是開婦人與事之漸而成一門請托之風非政體也政之有體猶人之有心人心喪則耳目手足無益於身政體失則衣冠官位無益于國天下之亂可翹足而待也內府誠欲使天下長無亂盍亦反其本焉頼朝之就捕也我之教化常行閫門

肅穆池尼必不悲亡兒而私請之赦宥我之紀綱悉張法令明備宗清亦當重國譬以公議其罪狀內府班于台鼎以秉政柄生殺與奪皆由己出其罪當斬則斬之可也其情當原則原之可也立威施恩皆出於內府之獨斷則天下莫不懼焉亦莫不悅焉使武王復生乎是時惟如是而後亂無自而生矣然則雖有頼朝傫然蛭嶋流人雖有義仲藭乎岐蘇孤兒安能得揭白旗叱徤馬指京而西其爲天下謀不亦善乎嗚呼用兵爲諫似於鬻拳誓神祈死似於士燮然其於內府豈不有事大於鬻拳而責重于士燮者乎

克諧以孝人子之分也何遽用兵鞠躬盡力人臣之職也何遽祈死忠忠然爲仁子子然爲義此內府所以有賢者之資而不知政體也歟

學古賸議卷二

源頼朝

松岡時敏　著

帝出於震降民始於此皇建有極治世始於此後世學者視之太高講之甚遠荒忽如鬼神之不可測浩瀚如煙海之不可際然近省諸身今日我所有之身即在帝降之列切考諸時今日我所遇之時即在皇治之中是事理之至卑近而易視者也而學者郤求之高遠竟不之知縱使竟不之知漢土則尚可也皇國則甚不可也何以言之震者東方之位萬物所繇

始而吾國適當其處蓋物之精華必鍾於其始如人造器然也慮精器亦精意疎器亦疎精生於勤疎生于怠勤必在始怠必在終天道之神與人情不相疊絶則可知鍾斯氣之精華非漢土所能及焉不然皇建其有極雖曰盡善何獨得君臣大分與天地配而不易者冠冕宇宙如此哉此學者所以不可不察而尊之也源二位開府於鎌倉而土地之權兵馬之柄皆歸其掌握稱爲覇者之首論者或曰二位幸變秉機陰謀深計竊天子之威肆天下之政命則不敢曰然也天之將欲益尊王室而使君臣大分永無墜於後世故命若二位者立千載變局之標準何則天祖命皇孫降治下土以開皇國之局而神武奠都橿原而益創其業國有造村有首鎮撫其民類殷周之有牧伯迨大化頒新令罷國造村首所有部曲田莊同秦漢已降郡縣之制而始變局面蓋變而不已者氣運不得不隨而變者土地之權兵馬之柄耳王綱廢弛局面將再變天便開此覇府其初國置守護殆如大化以前之有國造村首而後卒屹然爲封建之世於是回視漢土則郡縣天下猶古而爲之主者互簒互弑遞興遞亡學者枉爲其說曰天子無道是謂匹

夫聞誅匹夫未聞弑君習以爲俗恬莫之怪終至於視天下如傳舍視天子如旅客而天未嘗悔其禍也嗟夫視天下如傳舍孰與我覇府之統馭侯國視天子如旅客孰與我覇府之翼戴王室自二位而還能掌其土地之權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能握其兵馬之柄而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覇府恭順之節著於天下而天子垂拱於其上穆穆然愈尊矣雖氣運或百變而不已然其隨而變者惟土地之權也兵馬之柄也並在覇府而王室不與焉吾故以謂天命若二位者立千載變局之標準王者爲乾覇者爲坤此

其所以使君臣大分永無墜於後世也而今日親在帝降之列皇治之中者孰不衣被其德澤則天之寵靈皇國非漢土比可由是以觀矣雖然人之在世不過百年天之閲世固爲無疆自百年者視之一日甚短自無疆者視之千載甚短故天之千載人之一日所謂變局者人以爲千載希覯而天以爲一日常覯嗚呼治國猶奕棋而天猶授之技者以一日常覯之所先覺教千載希覯之所後覺觀其情形以隲勝負進巧者退不巧者然則使天復變局者果在何時果在何人其識可懼也夫其亦可戒也夫

北條泰時

美惡愛憎之物交於前而利害去取之念戰乎中此吾心可安可危可存可亡之一大機關不可不盡言而備論焉天下最美最愛之物莫先於奢而又害于國天下最惡最憎之物莫先於儉而卻利于國去其惡與憎而取其美與愛人心之順境也去其美與愛而取其惡與憎人心之逆境也物以順境至焉我以逆境待焉方是時嗾物以攻念者謂之慾援念以禦物者謂之義寂然藏其形淵然潛其鋒是慾之賊也其精如金新脫範其銳如劍新發硎是義之雄也然當平居無事二者各莫識其所在迨一旦並起而交戰義以其雄確乎毅之稟乎斷之而慾之爲賊力量足以扛九鼎氣焰足以排大嶽是故逆境不能以勝順境此心機關之說雖比劍閣而猶羌維莫得而守雖比潼關而猶哥舒翰降而棄之安者危存者亡而莫能自悟此天下人心之所以常好奢而不好儉也獨北條泰時聞窒慾之說於栂尾高辯而施節儉之政於海内生靈兄弟分受父邑者自取太少將士稱貸富家者自爲償息然如承久事則擠君於至難而不懼焉陷父於大逆而不恤焉雖擢其髮不足以數

其罪雖轢其身不足以明其刑加使其奢侈而聚斂以招民怨則北條氏之亡不竢新田義貞啓鎌倉也而第以其能儉能勤恐恐然綏撫生靈猶可使天下稱小康之治則奢之害於國而儉之利于國非明徵乎雖然秦時之室慾其學得諸禪而不得諸儒故其功亦不過出於霸術蓋孔子稱禹曰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嗟乎是聖人之儉也宜哉孔子之無間然也當秦時之世設幸而有賢若孟軻說之以聖人之儉使秦時希慕而學之克治以閑其邪涵養以存其誠則其

施之於政事豈惟止於霸術而已乎哉秦時不幸而不値賢者其治僅止於霸術而莫能垂教于後世故子孫縱逸闔族卒爲國賊而亡矣何則我通覽古今天下不能皆君子亦天下不能皆小人何世何時無此二者而世道猶如水滔滔趨下風教習氣隨之而變以君子言則忠義之降激而爲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爲客氣以小人言則霸術之功因而爲財利財利之黠猾而爲私慾然當霸術之初人心未盡漓世道未全汙猶有君子人心抱忠義維持風教以是其術雖譎詐亦未至太甚迨一變而爲財利舉朝奔競藉口於富國秕政百出而猶或有喜氣節者抗論危言可以濟其弊人心已漓世道已汙而以客氣與私慾相仇朋而謗之黨而彈之甲興乙仆彼退此進囂囂然終不知其所税駕而爲之君者望社稷之不屋可得乎哉毅軒子曰秦時一身有二可鑒焉以身勸其儉勤致治亦以身懲其霸術開亂

青砥藤綱

天下之物將有所大用則有所必不舍有所必舍舍其所必舍斯所以不舍其所必不舍人能知其意神而明之能料其事化而裁之庶幾乎得英雄之術矣我於青砥藤綱乎有感惜哉藤綱買炬索錢徒知其計較得失損益於十錢六十錢之間而未嘗知其攙以通英雄之術也凡物之有用於天下莫要於錢貨而人材之用則又過之無錢貨不可以濟貧而爲富無人材不可以撥亂而爲治皆英雄之所必不舍也令舍十錢而不索曰是少不足索焉舍一人而不擧

曰是寡不足擧焉殊不知黄河之深源于一勺之水泰山之高基於一卷之石多者少之積也少而不索必增爲多衆者寡之推也寡而不擧必加爲衆勢有必至理有固然家何繇而富國何繇而治乎哉錢貨則雖有費固不得不索而藤綱既言之然其用小人材則雖有費固不得不擧而藤綱未言之然其用大我不論於其小而所既言論於其大而所未言夫有治法焉有治人焉何謂治法先王之道其經可以植常其權可以達變識深而慮遠是已然世輕視以爲空文委積故紙猶埋太阿於塵土豈不亦可惜於水底錢乎何謂治人君子之學其才足以幹事其智足以周物望隆而德駿是已然世不知以爲棄物況淪草茅猶遺夜光於糞壤豈不亦可惜於水底錢乎秦孝公必舍五十金於徙木之賞而民方信於其所必不舍之法漢高祖必舍關以東之地於韓黥彭三人而楚方敗於其所必不舍之將是二主於區區刑名之法瑣瑣戰鬬之將雖有所費猶能擧用之故其奏功可以興覇王之業況於行先王之道用君子之學乎藤綱徃矣不可復責後或有爲藤綱者能攙其意以通英雄之術奚翅錢貨云乎哉雖然我又有所戒

焉第可爲眞藤綱而成事勿爲僞藤綱而敗事人之才有大小世之事亦有大小事出於其大是才大者之眞耳事出於其小是才小者之眞耳然則小才與大才不移乎憤悱於學問徐養而長之小可以進大沈潛於義理精察而行之大可以兼小是眞也非僞也如俄張而大之俄卷而小之則其僞立見天下之事可以眞成可以僞敗角者牛也雖角豕之首而人不以爲牛黒者烏也雖黒鷺之毛而人不以爲烏仁者堯舜也雖仁跖蹻之口而人不以爲堯舜然則論選人之法自取僞大才我寧取眞小才

藤原藤房

君亦人也臣亦人也人之與人同立於朝相悅則就相忿則去何義之有父亦人也子亦人也人之與人同居于家相愛則合相憎則離何親之有我於是說乎益知天下之義莫重乎君臣之義天下之親莫重乎父子之親也臣事君而不忠則君譴之義也君使臣而不禮則臣諫之亦義也是義也根於性而發於情故天下未嘗有先悅就忿去而後是義者非義重乎子事父而不孝則父訓之親也父使子而不慈則子諍之亦親也是親也根於性而發於情故天下未

嘗有先愛合憎離而後是親者非親重乎惟黄門藤原藤房遺其君而去似忿也背其父而離似憎也豈不怪哉蓋建武之政漸就放蕩而後醍醐帝之心日耽讌安四方猛將謀士意懷不平將復方命倡亂者星羅而棋峙天下安危第決於帝悟不悟之間帝之心一悟則社稷如磐石帝之心一不悟則社稷如薄氷黄門蓋有見於此則其所以致義容有深於尋常諫臣矣其所以致親容有厚於尋常諍子矣將有所伸故先大屈之將有所發故先深藏之方其議軍士賞内旨猥濫之日稱疾不視事猶娭其可極諫迄帝獲天馬舉朝謏頌而黄門獨歷舉時事悉中肯綮鑿鑿乎如藥石之伐病帝宜感悟而不悟又一夕侍帝諷以比干夷齊之事而帝終不悟黄門蓋謂諫固多術矣奇而驚人者有兵諫焉有尸諫焉吾文臣不宜兵諫宜以尸諫然此亦庶幾乎炫勇未足以爲太奇也因擇術於人所未行之際而求道於吾所嘗講之外俾君與父知其去深於義而非忿其離厚於親而非憎也何則曩輔君于艱危黄門也今諫君於燕安黄門也且其父宣房見仕在朝即使君而知恃臣父而知恃子乎視其一且遺而隱念其所以致義之奇

於仕而諫焉豈不知其益深乎視其一且舍而遯念其所以致親之奇於侍而諍焉豈不知其逾厚乎然則君必大驚甚乎漢王聞蕭何亡如失左右手父亦必大驚急乎蕭何聞韓信亡追之驚則悔焉悔則悟焉悟則改焉人情皆然帝固英主獨無人情哉惟能悟且改則裁就物之志而留心於仁政如黄門所嘗諫必當維新之化霈然而下倡亂之機帖然而息矣黄門留身至此或終隱而詠歌太平可也或復出而翼贊聖治可也慷慨就死以尸而諫孰如從容就義以隱而諫也君眞有意於宗臣佛刹雖多赦以鳳詔

黄門何處潛匿乎父眞有意於尋子皇國雖大周以雲海黄門何地飛渡乎奈何君未大驚當其遯世之時第僅遣宜房而已奈何父亦未大驚當其被命之時第僅至巖倉而已此其所以王室終歸於不振而黄門亦不知所往焉嗚呼黄門所以處於臣子之地極奇雖極奇乎猶不變於其義與親可以觀其極奇之中有極不奇者存矣

楠正成

曠世智勇之將時而重生時而輕死見前所遭可死而不死是重生也見後所遭可生而不生是輕死也不亦異乎前之重生是則後之輕死非一是一非無所適守豈有策於前而生無策于後而死乎惡在其爲智勇哉蓋前之重生非自重也有使之不得不重者後之輕死非自輕也有使之不得不輕者吾得其説矣人主之心繫天下之望而望之得喪可以敬慢明闇四言決之也敬于爲政則明於識人慢于爲政則闇於識人是不竢言進而論之心主於敬雖困強

賊窮驕虜而幽囚于霜鋒雪刄之中其心益明於識人相距萬里猶在咫尺天下之亂烏得而不復治乎心流於慢雖相房杜將衛霍而垂拱于瑶闕玉墀之上其心益闇於識人相視咫尺猶在萬里天下之治烏得而不復亂乎是以人主之敬與明足以繫天下之人望而天下之人望卒不能不離於人主之慢與闇若河内守楠正成孤兵可以塗地而積尸縱火方全軀于赤坂城陷之日者是非北條氏兵逸之也後醍醐帝之心使之自逸也餘騎可以潰圍而釋鎧伏刄終殞命于湊川軍敗之日者是非足利氏兵殺之

也後醍醐帝之心使之自殺也帝蒙塵之初正成一詣行在以討賊受任而後不復謁見然知帝謀恢復之志百敗而百不撓正成安不重生乎當建武之朝親侍闕下而帝藐然不禮迨臨事獻策亦不得達見其屬任之意非復如曩日正成安不輕死乎使正成重生於赤坂而輕死于湊川豈有佗乎帝之心前敬而後慢也敬故明帝明則天下之望繫焉可使人重其生盡忠報國慢故闇帝闇則天下之望去焉可使人輕其死以潔身爲先此獨於正成而已乎哉然則正成之死得毋有遺憾乎曰内有良相外有材將此

王室之所繇盛焉藤房良相帝固識其爲己之腹心正成材將帝固識其爲己之股肱然使帝至慢于爲政而闇於識人者第由准后廉子惑溺之而足利尊氏陰爲之地矣凡人之情有所惑溺不可遽以口舌悟之然使其非病風喪心未嘗有傷腹心而不痛折股肱而不患者藤房慮此故以隱諫於内正成慮此故以死諫于外帝痛其傷腹心一省而一悛焉患其折股肱再省而再悛焉節節磨之層層勵之孰知其不至慢者復敬闇者復明耶悲乎帝能發憤於狃安翫物之時猶可以不再亡天下而其本心之言見於臨崩按劍之日亦已晚矣而在二人則盡其所當盡必無毫髮遺憾猶歟藤房文臣其諫也欲寬以婉故隱正成武臣其諫也欲猛以直故死

名和長年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此王彦章之俚語譏為歐陽永叔之佳傳彦章以此勵其志永叔以此表其節偉哉名之一字足以鼓舞天下豪傑使其風櫛雨沐龍拏虎攫而報效國家無遑寧處也蓋人之所好莫大於生人之所惡莫重於死而觸於境感於事則有生不足好而死不可惡者豈容不理會其大於生而重於死者為何事乎哉今有事焉將人是托使客說之曰如是身雖粉虀而名則當與日月爭光矣如是身雖與趙魏騈富而名則汚衊矣使所說非烈士則已苟

為烈士則志必勃然立氣必凜然奮甘死如飴惟莫其名由是觀之名之一字大於生猶泰山之於蟻垤重於死猶九鼎之於鴻毛理會於此激人以名勇乎履義成就風節其為教簡易直捷嗟乎此武人之俚語所以反勝儒者之雅談永叔非獨取以褒彦章之死節其磨勵後世鼓舞天下豪傑豈不偉哉吾觀名和永年當後醍醐帝自隱遷伯之時感憤於弟長重之言乃益確乎不置疑於其為簡易直捷之教也其言曰人之所重名而已矣今奉帝者自托事無成否皆足以揚大名于天下意者建武中興之際論長年

功業與新田中將楠廷尉諸公雁行而駕列者是為其人之營求此名乎抑為此名之激發其人也故迄帝避賊叡山乃使長年十七戰至闕而下馬伏泣徐趁行在者此名也迄諸將相繼陣没乃使長年愧於三木一草之語奮戰而殉國者亦此名也長年踐此名始踐此名終蓋武人輩性躁而不能學氣懭而不能念說以深奧難悟之理曰命曰性曰道雖唇焦舌爍彼非倦而坐睡必瞠乎傍視第揭美名使之歆豔舉惡名使之叱唾言發於此太簡易而情激於彼太直捷古君子教人乃配以節祟之曰名節所謂惡没

世而名不稱者余謂稱訓等惡其名與節不相稱而已後世迂儒論人過深待人過刻視其趨名猶視其趨利併配以為學者所當大禁戒過深則使人氣短過刻則使人志餒責其好名及窒其好善況乎欲激發性躁氣懭之武人可得哉然是亦有由焉王安石示恬退於閤門吏置敕之日此其所以伏異時擅國之案蔡卞示廉清於薔薇露洒衣之時此其所以張佗年貪權之本君子固宜懲而忌之然一噎而廢食一蹶而輟步天下寧有此哉名者實之賓也實者名之主也教人者循名而責實受教者飾主以招賓假

令其所趨始謬為配利之名終變為配節之名

足利義滿

均斯心也心發於理則名正言順天下以為法心動乎慾則倫滅禮喪天下以為戮一戮一法倏忽轉換間不容瞬甚矣人心之難主持也論以難證之空言不如考以易見之實蹟足利鹿苑公幼嗣父職而天下之事獨聽於受遺輔政之賴之其知賢能信擧才能任如石勒之有張賓苻堅之有王猛也驕驁若氏清一戰誅之跋扈若義弘再戰誅之而諸將懷恩叛服無常之徒莫或敢動其氣焰太熾威名太震如周亞夫克吳楚而諸侯屈膝李光弼討史思明而列鎮斂手也孰謂之非英主練於治體審乎兵機者哉此一鹿苑公也其在職迫朝廷以求相國爵秩之崇其削髮適叡山以擬法皇御幸之儀睥睨王室專肆威福如曹操之於漢司馬懿之於魏也孰謂之非驕主耽於奢侈蔑于名分者哉此亦一鹿苑公也同鹿苑公也忽而為練於治體審乎兵機之英主忽而為耽於奢侈蔑于名分之驕主譬如演戲者或為末旦或為丑淨扮裝變幻交奏其伎使人須臾之際跡然嘆其善嚇然叱其惡豈不怪哉原其所繇爾則獨由斯心存亡而已前鹿苑公則名正言順天下以為法

者以其心發於理也後鹿苑公則倫滅禮喪天下微以爲毅者以其心動乎慾也設使鹿苑公冥頑不靈初爲驕主則是不足責也惟其不然故使鹿苑公操其發於理者不敢縱絶其動乎慾者不敢萠顧不亦毅然命世一英主哉或曰治心之術常操而存之固有无祇悔之道也苟縱而亡之豈有不遠復之理乎鹿苑公卑辭辱幣甘受朱明封冊者抑何心乎既稱國王猶簒天位僭也不知臣于外國之辱反謂勝覇於皇國之榮愚也死後恭獻之謚足以見生前卑屈之行醜也蓋僭也愚也醜也具諸一身則鹿苑公之

心業已縱而亡之烏可責其復操而存之乎我以謂是皮相之論耳舉一事以證其不然鹿苑公之於頼之嘗嫉其權於輔政之日而復悟其忠于罷職之後終能信任如初是乃悔悟之心已見其一端矣由是一端克而復之擴而充之炎炎然如火之燃混混乎如泉之達天下之物莫之能禦也然則其修己也無行而非窒慾矣其治人也無事而非遵理矣噫鹿苑公惟止曩一悔悟而已即使鹿苑公不惟止曩一悔悟則必可爲英主而終譽不爲驕主而没名

北條早雲

粗心讀書者視古人以爲易及焉怯心讀書者視古人以爲不及焉以爲易及則其患在自慢言論之精微不敢深考行事之謹嚴不敢熟審僅領大意於渉獵之頃自謂有得而不知其所取甚淺也以爲不及則其患在自餒道德之深粹爲非所能希慕氣節之震耀爲非所能翹跂徒發冗義於訓詁之間自謂有得而不知其所學甚陋也二者皆失讀書之要北條早雲忽悟三畧之首句遽止儒士之講說亦坐於粗心爾畢生所樹立不能大成我知其職由此矣上畧

所謂主將之法務攬英雄之心者其要在務攬工夫早雲能實諸躬踐之行顧其所務如何其所攬如何則古人工夫不得不博求之於書何遽止其講說也築壇拜將高祖務此以攬韓信之心也岸幘迎笑光武務此以攬馬援之心也三敗三用秦穆務此以攬孟明視之心也七縱七擒諸葛亮務此以攬孟獲之心也或就許司隸如王猛之於鄧羌或釋縛罷待如李愬之於李祐或責讓使居軍後如我源大將軍之於上總介廣常並所以務攬其心通古今綜和漢比事擧類雖屢更僕莫得而殫焉早雲自以爲得其

意然未始聞其有攬英雄之士以助已業惟所與圖事杖劍東行六人而已豈非以粗心自慢耶如使早雲能聽儒士之講以終三畧之説其偉畧雄筭當務之急可書紳銘座者不一而足假令獨悟首句意讀至其下畧有言曰清白之士不可以爵禄得節義之士不可以威刑脅明君求賢必觀其所以而致焉致清白之士修其禮致節義之士修其道蓋致云者已不必求之而彼自至之謂斯可以爲務攬一句之注脚也漢高已下所爲詭譎變幻專出於機權雖足攬英雄之心未爲上策矣若黄石公説則我務修禮耳

不必求清白之士也我務修道耳不必求節義之士也然禮之所覃被道之所薫陶彼必翕然不聘而至況乎炫智勇以干爵禄者固不竢言早雲聰明有大志又能用兵加使留心於此以盡工夫麾下所集將皆賢士皆良颷馳電驚戡定關八州不過一彈指頃何獨以三十日畧伊豆乎哉

武田信玄

佐其君以居五覇之首者管仲佐其君以躋三代之亞者魏徵然其初管仲當死於公子糾魏徵當死于太子建成而皆不死焉忠孝天地之大倫苟有人心或一悖大倫孰不追念而悔之况乎二子之賢惴惴乎懼獲罪於正議幸而値有爲之主輸其智慮是其材畧傾廩倒囷無復餘蘊一則立匡合之功一則立諫輔之名微初之不忠亦第子糾建成斗筲臣而止耳然則二子功名謂之出於禦不忠之責誰爲不然何獨異於信玄兵之強出於禦不孝之責哉大抵人

情疑人淫者必自淫者也疑人盗者必自盗者也信玄毋乃類是乎板垣信形諫信玄之驕恣而諫即納者由其逼之以人或做君之言也山縣昌景譏義信之勇敢而譏即行者由其搖之以子或倣父之事也身體髮膚受諸父母以傳于子則父母與子皆已之身精氣血脉分諸兄弟以傳於姪則兄弟與姪皆已之身天下之親莫踰於此復何疑且懼於其間哉而信玄以狂暴待父逐信虎而自立是非陷其父於狂暴即陷已之身於狂暴也陷已之身於狂暴是教其子以閲逐已之釁也教其子以閲逐已之釁是非陷

其子於不孝即復陷已之身於不孝也自信玄觀之惟疑且懼人之或微已以我觀之信玄自教之於人使前所謂已之身者盡至可疑可懼天下之親安在哉推至嫡庶相軋兄弟相鬩一猜一忌一憂一慮莫不與已痛痒相關笑語之中有刀戟焉宴飲之中有鴆毒焉朝著之中有戎狄焉閨門之中有豺狼焉左右前後禍機所伏無適而非可疑之地無時而非可懼之日擧已之身無所措手足不能須臾安宜哉孶孶簡練其兵汲汲磨淬其鋒第內警外備之不嚴是懼此豈非其強出於禦不孝之責乎哉或者謂使信

玄果疑且懼如子說則見織田右府卑辭厚幣以結和議當疑其閑已當懼其謀已而不然者何也抑亦有由焉李密隋室叛賊而不能不喜其見推於李淵之書來藤原信賴天朝逆臣而不能不信其無佗于清盛之名簿蓋其未叛也蓄怨積忿而有驕橫之氣其既叛也慮譴顧罪而有驚悔之意一旦見其所忌者推已其所畏者服已則不能復以後日驚悔之意戒之備之而惟以前日驕橫之氣喜之信之是故織田右府中原勁敵也上杉謙信北陸勁敵也使信玄勵兵秣馬有志于爭鋒天下當先中原而後北陸然

其爭鋒天下之心不能克其憚人或責已不孝之心以是第知其抗已者之可忌而不知其諛已者之可慮此其所以急於禦不枉鋒之謙信緩於禦枉鋒之右府作如是觀則其心見矣

上杉謙信

治世而戮人曰刑亂世而戰士曰兵其名雖異而其爲人之司命則一而已法吏監刑傍有儈手白刄如霜觸則斷斷者不可復續料其人之心奚若也大將勒兵前有堅敵飛鏃如雨冒則死死者不可復生料其士之心奚若也豈其懮然驚而膽喪慘然悲而涕盡乎抑勃然勇於其死脩然安於其命乎我能體其惡死之心以求生路而後示以其當戮之法我能體其愛生之心以禦死地而後示以其當戰之義惟能盡其在我者何必僕僕爾問彼心奚若哉宋程頤進

講哲宗聞其於宮中盥避蟻因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我讀上杉謙信傳至觀關東將士竊指目語曰此公視吾曹如蟲蟻寧可終戴乎之言始知非推程頤所奏避蟻之心不可以治兵刑矣凡物之微者莫微於蟲蟻舉一指壓殺未初有如禽獸哀鳴於將死而不忍聞者以是人皆暴殄而不愛恤焉謙信逆兵刑蓋其太甚者收專命大臣十六人於推戴主國之翌日賜死以張其威權是蟲蟻大臣也松山既陷斬憲勝二子以齊其忿是蟲蟻任子也殺謙忠殺政景而又殺藤景是蟲蟻長尾同宗也古之仁者則不然四

罪而天下咸服非大舜之刑乎刑止於罰四凶而天下之民皡皡如沐其德此不蟲蟻視民之心見於刑也一戎衣天下大定非武王之兵乎兵止於誅獨夫而天下之民熙熙如浴其化此不蟲蟻視民之心見於兵也降至後賢尚然傲吏百官中之虎狼也張詠以一錢誅是誅虎狼也非蟲蟻之也驕兵三軍中之虎狼也李綱以一釵誅是誅虎狼也非蟲蟻之也惟然故治世而戮人人不怨於其戮亂世而戰士士不苦於其戰乃若謙信則義清乞援使報信玄則敵獨信玄而已盡舉其放逐老父之不孝以獨譴信玄焉

憲政投職使報氏康則敵獨氏康而已盡舉其侮蔑管領之不義以獨譴氏康焉果爾則其所颺言有名而其所戰伐有義而敵雖跋扈然已悔於不孝而心有所屈已愧于不義而氣有所餒可傳一檄以獲如吾志矣謙信非惟蟲蟻已之將士亦蟲蟻關東之將士暴殄而不愛恤焉此其所以悻悻然日與鄰敵闘不過壓爲北越一豪傑也余故曰非推程頤所奏避蟻之心不可以治兵刑矣孔子曰其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思嚴暴則樹怨於戲是言豈特論子羔刑而已哉可移以治兵

平手政秀

論人之法當反其所能以責其所不能也慷慨激昂者必重於氣義以殉節潔已爲事而不肯濡忍災時恐黷其所義也從容蘊蓄者必貴於智謀以韜才濟世爲志而不肯勇決趨死恐害其所謀也若平手政秀重於氣義者也非貴於智謀者也我請擧其事責之織田右府爲人跌蕩嗜武足以大建竪於天下是爲其才幹有餘而喜怒任意卻足以取忿怨於諸將是爲其識度不足政秀爲之保傅蓋已知其如此矣跌蕩狂也狂者雖律身不中繩墨然負進取之材嗇武豪也豪者雖用兵或過慘酷然懷削平之志負進取之材懷削平之志縱使年少放縱終將有所悔且悛焉但至其喜怒任意則固莫能自制之雖或能悟其取忿怨然有時乎勃然駕氣以發怫待人之諫諍而後可以能戒愼焉不規正於其所有餘而彌縫於其所不足是非政秀所當自任邪雖然其進諫也固其職耳一諫不聽再諫可也再諫不聽三諫可也積至百千諫猶莫或不可也未當以是肝屠腹而死惟當留其身以有俟於後日也蓋方其上書右府未即聽從者抑有由焉凡將諫人者必先反省於己君臣

有義我無乃不義歟父子有親我無乃不親歟敵已下猶然而況於諫人君乎馬雖良一走歐耳臣而不應君索可以爲義乎父而不能敎子獻之于君可以爲親乎不義不親具諸一家而諫君之放縱烏乎有聽從之理也當是時政秀能執其將自裁之刃以誅不獻馬之不肖子則右府才幹有餘而自藏悔且悛之天機安不愴然而感乎之儻使右府固無悔悛之意則聞政秀伏刃必謂彼賣直炫名而歸惡於君者矣而觀其驚惋自誓改過勵行立大功于天下足以證其進取之材削平之志平素所抱負適感發於此也然則雖不之諫必當自改獨有遲速之異耳固非以放縱終其身者也則何必至於以諫不聽而遽自裁哉惟使政秀而不死以有俟於後日彌縫於其所不足佗則姑舍焉若彼光秀則敎右府必誅其餌毋之心必不喜其勝敵之功或喜而賞其功必不使至以一時之憤怒爲禿顱代鼓之戲果然則右府勳業我知其中道而不墜矣政秀不出於此故曰重於氣義者也非貴於智謀者也

學古賸議終

官許　明治八年二月四日
同年十一月出版

著述人　下谷南稲荷町四十六番地　松岡時敏
出板人　神田須田町廿五番地　太田勘右衛門

東京
書林

須原屋茂兵衛
山城屋佐兵衛
須原屋新兵衛
和泉屋吉兵衛
須原屋伊八
和泉屋市兵衛
出雲寺萬次郎
九屋善七
和泉屋金右衛門
岡村屋庄助
鴈金屋清吉
嶋屋平七

角田簡　撰

近世人鏡録

文政四年（一八二一）木活字本

據文政四年（一八二一）木活字本影印

角田簡大可撰

近世人鏡錄

玉瑞堂活版

近世人鏡錄序

近世人鏡錄草稿三換編集之功今茲才成詮次位置成卌十卷於是乃可繕寫以示同好敘曰近世者何謂自
東照大君龍興而來至今日也人鏡者何謂其所紀錄悉足以爲資鑑也蓋聖經歷史經濟之府也學者之本業也不可以不講明也然知古而不知今與知彼土之蹟而不知我邦之事均是非經濟之學也遠觀古今審察彼此觀鄉而順其宜制今而不拘古圓轉融通然後爲經濟之學也不則改其臨事茫然而墻措置乖剌不爲俗吏之所笑者幾希古人有言曰要做天下奇男子

須要事理圓融要事理圓融須要講明學問吏事學問者謂講經史也吏事者謂明近事也歐陽永叔教人以吏事蓋亦此意也雖然吏事豈易談乎大抵才智敏捷者紛紜改革以速亂資性懦弱者因循死守而俟斃夫天下有一定大法國又有祖宗良法而紛紛然好爲新政驚民之耳目不可也不能從時而消息坐視民害亦不可也夫人君之要在尚儉而去奢遠色而貴德有司之要在能究本源謹守祖法而施之政事若夫細事末法從世而損益之或改焉或循焉務使民事其斯而已矣伏以
東照大君創開鴻業初輯區夏

台德大君溫慎恭儉守成不變
大猷大君英威豁達克張祖武是時執政之臣有若本
多正信大久保忠隣酒井忠世板倉勝重土井利勝井
伊直孝保科正之板倉重宗酒井忠勝松平信綱阿部
忠秋之屬皆是一世俊傑所謂入相出將者矣是以庶
政人體經倫備其遺文故事片言緒說皆可爲法爾後
累世繼述之偉蹟
有德大君中興之懿德及藩國之鞠育尊行紀載爲册
者世上多有之其事在近世故所論不尚而人心感動
易可施行學者今日欲學吏事舍此奚適爾講習經史
之餘暇采摭集錄以聞之有羽翼世道者且礪磨身心

者有資輔聰明者有裨益時務者乃東爲鏡世間爲準
人道經緝炳然莫遺盡爲我受用之益也於乎此書可
行學者修繕心性講吏事其所補益豈小小也哉
文政四年歲次辛巳秋七月十七日岡文學角田簡撰
於九華山房

近世人鏡録引用書目

烈祖成績　武徳編年集成
藩翰譜　武徳安民記
逸史　玉鉾叢
國史　豐臣秀吉譜
武野燭談　東照宮遺訓
落穂集　續落穂集
村越傳記　武老物語
岩淵夜話　寛明事迹録
武隠叢話　武家故諺記
元寛日記　慶元記

三王外紀　難波戰記
文昭略記　南龍公言行録
西山遺事　有斐録
烈公遺事　別本烈公遺事
彦根小野田氏書上　仰景録
土津靈神言行録　義人録
列士報讐録　智嚢
明君文武録　徳音録
銀臺遺事　翹楚篇
編年稗史　雨夜燈
公實厳秘録　徳川武顯録

武林隠見録　武將感状記
越後内亂記　常山紀談
老人雑話　窻之須佐美
明君享保録　本佐録
鳩巣小説　鳩巣逸話
駿臺雑話　駿河土産
諸家深秘録　閒際筆記
古老緒談　國朝舊章録
國朝諫諍録　紫芝園漫筆
本朝名臣言行録　盍簪録
折焚柴之記　求語集

續畸人傳　熊澤了介先生事蹟考
杵城遺事　文會雑記
古學文集　紹述文集
南郭文集　鶏鳴舘文集
蘭洲瑣語　柳營秘鑑
五事略　國喪正議
不問語　近代秘説
白川候條諭　白川流話
求言録　野芹
金銀歴史　膽餘雑録
撈海一得　紀平州與撑嶋石梁書

鶴之毛衣　先氏傳

傳疑小史　大坂人與唐橋世濟書

泣血餘滴　五月雨鈔

大石義雄傳　大成武鑑

近世人鏡錄目錄

近世人鏡録目録終

近世人鏡録卷之一

豐後岡角田簡大可撰

叙 王室之敝紀綱陵遲不能自振至保元平治而
極矣源頼朝氏出伐平氏滅之開府鎌倉遂擅朝政自
此厥後武人咆咻跳踉毀廢蠹挾國命擅竊之政詐力
之行殆四百年雖時有小康要無足觀焉者遂致四海
鼎沸蒼生糜爛至永祿而極矣當此之時群雄割據各
啓吞噬 王室益微大内供御屢告乏絶三綱淪九
法斁織田信長氏出首崇 王室清滌輦下豐臣秀
吉氏繼而起復掃蕩混齊四海矣二公勲績不爲不
偉矣但其偃蹇恣睢先詐力後仁義祗足亡其身而已
矣故或當身取禍或二世而亡若乃偃武之鴻業修文
之懿德則讓我 東照大君而始集矣 大君以聰明
雄略挺于戈擾攘之際夙與先公左顛右躓抗揘不寧
備嘗險阻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蓋於此爲多矣
故以蕞爾小國携於大國之間克張綱紀愛撫士民足
以士民歸附關者盡力每戰輒克日闢其封遂蕩滌姦
回芟鋤逋播天下始定于一豐臣氏舊臣處腹心爪牙
之任者亦莫不皆聞心奉令也 天子嘉其致泰平
屢降征夷之拜謙讓再三歷三年之久後受之蓋
大君寬仁大度有任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愼虚心
納諫未嘗有非理之舉也晩收納學士屢論經旨又刊

拾卷

幕府

○東照大君

大君諱家康幼字竹千代長稱二郎三郎又稱藏
人初諱元信又元康治岡崎天文十一年冬十二
月廿六日生永祿六年冬十月一向僧作亂明年
二月亂平九年冬十二月叙從五位下任參河守
十一年春正月轉左京大夫十二年夏五月併遠
元龜元年春正月徙治於引間改命曰濱松使儲
君信康居岡崎夏五月會織田信長與淺井長政
戰于姉川江師敗績二年春正月陞從五位上侍

缺

從三年春正月與甲師戰于三形原我師敗績天
正二年春正月叙正五位下三年夏五月及織田
信長敗武田勝賴于長篠五年冬十二月陞從四
位下右近衛權少將七年秋九月儲君有罪自殺
十年春三月武田氏滅併駿冬十一月定甲信十一
年冬十月進正四位下右近衛權中將十二年春
三月會織田信雄軍于小牧夏四月西師侵參河
遂戰于長湫敗之殺池田信輝進從三位參議十
四年與豐臣秀吉講和結婚夏四月夫人豐臣氏
至自京師冬十月進中納言如京師十一月陞正
三位駿府城成遂徙治焉十五年陞從二位大納

言兼左大將左馬寮御監十八年北條氏滅徙封
山東八州文祿二年城江戶慶長元年夏五月進
正二位內大臣三年豐臣太閤薨五年與石田三
成等大戰于關原敗之石田氏以下伏誅七年春
正月陞從一位八年二月　天皇使廣橋大
納言兼勝勸修寺參議光豐奉策命就拜　大君
征夷大將軍進右大臣加淳和獎學兩院別當源
氏長者錫牛車兵仗十年夏四月老焉儲君立襲
拜征夷大將軍是爲　台德大君十二年正月城
駿府以徙十八年正月大修　皇宮賦役于批
四侯盡年鳩功十九年修朝章定制度冬大坂起

兵與　台德大君帥師圍之大坂請成元和元年
夏大坂再起兵又帥師與　台德大君攻拔之豐
臣氏滅天下偃武二年春正月正會命諸侯以下
隨爵位具庭服以改軍容三月拜大政大臣夏四
月十七日薨壽七十五葬久能山三年春二月詔
賜神號曰　東照大權現三月贈正一位夏四月
改葬下野日光山遷宮之日宣命使阿野宰相實
顯奉幣使淸閑寺宰相共房自京師來正保二年
冬十一月詔賜官號
大君幼而岐嶷其拘於尾或彩籠閉小鳥以獻焉巧作
百鳥聲　大君辭而却之謂左右曰吾聞之小巧無

大智多藝無逸技此鳥巧効他聲必不能自鳴者何
足貴也
駿俗端午兒童群集爲石戰戲人爭走來　大君騎奴
肩觀之將助寡奴問其故　大君曰彼恃衆心不一
進退不齊此雖寡一心同力必勝矣果如其言今川
義元歎曰將門生將猶信
駿日強大甲相皆求好四隣懾伏今川義元於是欲大
舉滅尾克濃江直指京師以立霸業永祿三年先用
兵略尾雖織田信長置砦要地嚴爲守備先是大高
鳴海沓懸以上尾地畔尾即駿今川義元遣鵜殿長持三郎
守大高織田信長令鷲津守飯尾定宗近江守丸根守

佐久間盛重大學壓大高與長持屢戰而未決及五月
大高糧竭告急于駿義元乃命　大君督輸粟　大
君時年十八率千餘騎直趣大高大高斗入敵境寺
部梅壺在後鷲津丸根在前又爲應援不得輙踰宿
臣翠危之織田信長判翠砦　大君使鳥居信元四郎
左衛門等數騎覘之報云敵勢甚鋭意在邀我衆懼杉
浦鎮貞八郎獨云敵脱欲戰當下山而陣今望我旌旗
於山上是避我也不足懼焉　大君曰善我當以奇
以制之乃遣酒井正親雅樂助石川數正伯耆守等率一
軍深夜直馳以伐寺部縱火引軍轉伐梅壺亦破而
燔之火光燭天鼓譟震地鷲津丸根望火大愕倉黄
赴救　大君麾下八百騎設奇正三隊乃驅馱達大
高整軍而還守鷲津丸根者以壁已空皆不能救梧
酒井正親等亦邀織軍義元歎曰龍種也
三形原遠役我師不利　大君走入濱松遠城中聞敗
驚擾高木廣正九助獲一髡首而還　大君令貫鋒馳
而徇曰獲信玄矣衆頗定日已暮鳥居元忠彦右衛門請
闔門　大君曰門闔則敗卒安歸且戰敗示弱敵必
并來命大啓四門設燎遂入呼飧食畢而臥鼻息如
雷甲人轉過濱松見門開將入馬場信勝美濃守恐有
伏兵乃引去
天正元年武田信玄卒問至重臣咸賀　大君曰信玄
少嫻兵法三軍頤指所向無敵孤常欽慕信玄我
師也今也溘然就木良可惜焉蓋人無敵國外患則
驕奢淫佚酒於沉色於耽法令敗亂親携氏畔國恒
亡苟有外患則惴然惟懼法令或弛爲隣國所併是
以國恒興由是觀之敵將死豈可悦也哉
十年　大君及織田信長擊甲斐之織田信忠函武田
勝賴元以獻焉信長罵曰汝狂悖不量而力自
取覆亡爭衛之志今日如何乃傳之　大君　大君
則愀然下胡床迎揖曰公恃血氣勇良可惜矣
豐臣秀吉織田信雄交惡秀吉使人乞援曰非就分灑
尾　大君怫然曰與我最厚莫如織田氏也彝賊滅
人以逆謀我豈覦利忘義哉遂絶其使大爲戒備乃
引見武田遺臣問其軍法往往采錄至箭苛其鏃使
鏃留肉重傷則掉頭曰是不仁也弛矢之威取制勝
於一時人各爲其主非可憎焉宜使傷者速瘥耳因
下令曰我兵用箭必固其鏃
大君及織田信雄敗西師於長湫尾關白秀吉知其不
可力爭使使講和促其來覲　大君方獵臂鷹乃謂
使者曰孤處分既定唯期一擊耳卿等亟去明日使
者朝　大君讓之曰卿等尚不去乎曰臣入境周觀
城壘未完而殿下惟爲禽荒今不聽使者寡君赫怒
興師東伐豈不虀粉乎至是噬臍亡及也　大君叱

曰關白親來不過兵十萬孤悉敵賦當得四萬彼不
知地理我要之險阨其捷不戰而知也長湫在彼
卿爲盧局則何使者受命關白歎曰斷哉復遣使詔
曰孤有妹新寡願備諸箕帚　大君曰匪寇婚媾大
尊雖然孤約三條而後聽之使者云淺野彈正少弼
旣奉孝教在清洲是　大君乃召長政而盟一云豐
臣氏出不得代世子二云不得質世子三云孤不幸
死善視世子寸壤尺土不得奪攘長政乃開讀孝敎
其合如符於是講和就婚實天正十四年也
豐臣秀吉孝致手書卑辭請西上且云諸侯與孤故等
夷也故勤輒允而不下公幸爲孤來則皆將曰德川
君且然況於吾輩乎孰不服者請察諸若猶未諒當
以老母爲質　大君許之將如京師重臣俱諫曰不
可關白雖幣重辭甘其心虎狼請勿往　大君曰不
然我取質而往武名不隕也且彼天授孤數抗之不
知命也抑天下擾亂元元倒懸肝腦塗地暴骸中野
數百年于玆今乃偃武士卒且休息而孤與關白結
私怨再干戈使元元再墜于塗炭豈不痛哉孤縱遇
禍是以眇眇之軀代元元命也於孤何憾焉
大君至京師豐臣秀吉弟與秀長淺野長政從者屢數
人夜步造其館見　大君曰自長篠參之役不相見
者一紀天下擾擾今公一爲萬民屈以成孤之業何

親如之乃呼行饌品親嘗以進盡驩而罷連宵頻來
贈遺甚厚關白從容問曰孤旣粗定禍亂諸侯特畏
威武而有未心服焉者處之奚若　大君對曰要在
不失義而已奧義所立人必甘從焉關白称善最後
請曰諸且欲行賓禮公願假以過遜以爲諸侯率十
一月二日　大君謁于聚樂關白大會親戚功臣列
侯在京師者皆陪位　大君鞠躬奉質儀節甚恭列
侯竊相謂曰關白威靈之赫不可不崇奉質母而來
者尚猶如此況吾儕乎
十八年七月北條氏亡關白徙　大君封于北條氏地
相豆武房二總二毛八國徙江戸治焉江戸城狹隘
且惡階用壞船板本多佐渡守正信請修拓且云階
最陋以此待大賓恐爲四方嗤　大君哂不聽乃命
有司急定群臣城邑促期以徙四月而畢乃遣使者
致舊封關白擊節歎曰是何神速因顧坐云德川殿
事非人所能及者往往如此
大君善守舊制其在參也政事一循祖法無所變更其
取甲也修武田氏之舊及莅八州也用北條氏之舊
民安故常遽擾之不祥也但用租並輕於舊故民心
服
關白秀吉燕居謂　大君曰吾刀并璧天下之至寶也
孤盡有之子之所有可得聞與　大君對曰[illegible]

關白曰得無寳乎　大君曰臣之所爲寳者與殿下
異唯有良士五百爲臣能冒矢石踏湯火帥之以横
行天下戰必克攻必取臣愛養之以爲至寳關白默
然
太閤秀吉愛儲君弱而無良弼後事欲託於　大君而
意未決也一日　大君及列侯皆侍太閤語次卒然
言曰孤以馬上戡定天下未嘗挫衂天下孰敢當我
者列侯皆云然　大君知其欲測己情乃爲怒色曰
殿下忌長湫乎談何容易太閤默然入内頃之又出
談笑如初厥後太閤疾病遺命曰秀賴幼冲未可立
天下事一煩德川氏秀賴至年二十猶頑不能負荷

則内府永撫天下諸侯洒涕各歃盟書於是夫人群
嬖涕泣多所乞請太閤病困不堪其煩因揮手曰勿
復相聞也汝等善爲之遂薨是以後事大變天下復
亂
大君好納諫如水多重次（作左衞門）木強訐直平居縱言猶
能容之不敢違忤嘗曰唐太宗未盡善但其黽勉能
容人言是所以太平也
或上封事　大君令其關讀之每條咨嗟稱善其人悦
而出　大君乃顧謂本多正信曰夫夫也卿以爲何
正信對云夫也不如不言之愈　大君不悦爲曰卿
過矣夫人有才有不才其奈之何但渠愛孤故至此

是乃忠也正信慨然攬涕而出後語諸其子正純曰
主公好問察邇言皆此類也正純云其人爲誰叱曰
盛德可仰矣而其人何問
大君克於關原（後）或請凱　大君曰雖孽賊已滅諸侯
妻孥在於大阪皆當心酉悲逅且孤至大阪付諸諸
侯而後凱不晩也聞者流涕
大君既克於關原錄功賜賞大野修理亮治長土方勘
兵衞雄久亦預焉初　太君在大阪時二人謀刺
大君或諫云二人雖服義有功乎性姦軌鄰毒於
殿下其罪不小得不窮治誅死辛矣何褒賞之有
大君曰否各爲其主也何咎況功伐不少而可遺焉

乎且予固之不念舊惡我也況彼非舊惡者乎
關原役福嶋左衞門太夫正則戰伐居多　大君賞以
藝備二國又使其老福嶋丹波尾關石見長尾隼人
入見丹波跛石見眇隼人缺口侍士見而匿笑及拜
辭而出　大君誚讓侍士曰汝等所以笑者以彼等
非人乎然彼皆有功勞故正則擧以爲老汝等當欽
仰下風而反笑之何耶以如是心而欲名揚于天下
非孤攸聞也
豐臣大閤適妃（木下家定妹）無子且無寵淀妃（浅井備前守長政女）
寵焉勢傾内外及秀賴立也諸侯大夫士愈益崇之
獨　大君事適妃甚謹適妃以爲長者石田治部少

輔三成謀逆日乃謂其侄金吾中納言秀秋曰汝勿
負德川氏雖然有不利孺子不可不捐命以救之也
然德川氏長者決無此事其出於奸臣矯命所爲也
必矣秀秋因首納款
山岡道阿彌弄臣也關原之役將百餘騎定伊勢地自
以爲封侯　大君賞以五千石道阿彌以爲失職怏
怏觖望稱疾不朝重臣爲訴其屈　大君曰然夫夫
也善伺主意以巧佞苟賞之厚則側媚成風孰寧負
渠不敢負天下也本多正信在側贊曰懿哉言乎大
內武田今川之滅唯此物而已矣道阿彌聞之震怖
而出　大君昵之如初尋封其子於木新太郎以陸奥

古渡一萬石云
上杉中納言景勝降　大君令削會津奥百三十萬石
封米澤羽三十萬石本多佐渡守正信請曰上杉雖
得赦宥而其老直江山城守兼續罪惡石田治部少
輔三成願正典刑以懲將來　大君曰否人各爲其
主向預賊謀者寔翅兼續今如戮之列國巨室必多
不自安者且示隘於四方也知其罪而省之是與天
下更始爾未爲失刑汝其體此意正信俯伏曰明恩
如茲海內孰不感戴抆淚而出
關原亂已平　天皇以　大君既致太平欲有征夷
之拜屢諭其旨　大君謙讓不敢當列侯群臣交勸

之　大君曰今天下新定勞徠方急且諸侯功臣多
徙封者士民未安集即聞殊拜則四海駭奔其勞甚
矣制旨雖切乎他年當揣宜而受耳以一巳之榮違
役天下我不忍也聞者感服不能力請焉歷三年而
後受之尋老於駿
慶長十四年豐臣秀賴修方廣寺複鑄銅像大佛淀氏
發內使因　台德大君大妃請籍手以濟事　台德
大君使本多正信告之　大君　大君不悅詈曰淀
氏婦人內府少壯未足多尤以汝老成爲遽言憒憒
已甚汝不聞乎東大寺　聖武天皇所起其毀兵
災也僧重源募緣再造時鎌倉方興初無所于預歟

額猶然矧於方廣寺乎豐臣家舉宰天下者又何預
焉不獨方廣爲然凡天下古刹廢祠亦皆然苟聞其
由緣不爲斟量裁抑乃欲悉修之弗思之甚況乎斯
建淫祠大費國用　台德大君乃謝大阪使者遂與
重臣議其宜著爲永制
大君見天下無事欲與民休息深留意民事首夏遊畋
謂左右曰今茲麥稼甚美因指示曰粒稠穗而肥完
穗皆累旋此其符也方春又出謂衆曰客歲豐稔可
喜今也在幼孩嬉遊者舉皆肥澤是以其母無菜色
乳湩美故也又芋困往往未掘是民食有餘也蓋細
民田間貯蹲鴟塗以堇泥以備及麥之食名芋困

南都大風春日祠樹折千章社人上奏以爲大凶朝廷
深懼遣使者王駿咨議　大君曰喪亂之餘祠不修
久頽圮不少今神以此材助營造耳遂命改造祠宇
給以穀二萬石乃聲典故以每卅年改造爲永制
大君嘗言人不可以不知道矣應仁以還君臣相虐父
子相賊天下貿貿然唯利之視皆坐不知其道也夫
欲使人知其道舍書奚適上人者使天下無乏書是
仁政之基矣慶長五年命有司梓周易家語貞觀政
要等書以刊行世及拜征夷大將軍也益購求遺書
延致林信勝講學諮經義親論一貫中和經權等義
又深憂喪亂之久禮樂崩壞教學荒蕪百氏九流衆

技雜工以王浮屠外說之類舉不如古乃悉心採訪
凡成一家名一藝者莫不勞來喻天下諸寺各修其
所宗屢召聽其說於是會諳練典故者大修　禁廷
舊章撰國史延喜式治貞觀政要群書治要等書雜
收秘庫及故家圖書以損益焉書就獻之京師並定
幕府及侯國郡邑制度而施行又召緇素通文術
者數十人親試以爲政以德頌及寶樹多華果章遂
致其人于江都　台德大君亦試草尚之風必偃賦
足法住法位頌又憂伶官分散雅樂廢闕勞徠有日
寖復先職厚餼稟以肄業舊樂因修舉矣元和元年
滅豐臣氏而入京爲樂于二條與公卿諸侯觀焉有

萬歲樂延喜樂蘭陵王入陳曲七德舞還城樂等人
或以爲太平象
大阪再起兵　大君發京師下令諸軍齋三日糧親命
廚人白粲五升鯛腊一頭酒漿恭臨槃致共一擐以
自隨曰禁奢羞戰鬪二日豐臣氏亡勝算如意
大君命學士林信勝等撰貞觀建武二式作新式頒庶
官暨侯國其略曰文武之術不可不兼修曰舉賢擇
能獎勸良善曰諸侯朝會以時騶從有節曰上下有
服曰去奢尚儉曰諸士陪臣騎而勿輿但老疾醫卜
不在此限曰毋私昏曰毋私城曰毋荒酒色毋賭博
曰毋庇姦宄曰毋卒逋逃曰毋知罪而不告曰使

國人士著毋移易出入
本多正信請撤豐國祠廟　大君不肯乃與公卿諸王
議以奏請　天皇詔停豐國廟號削其祀典從塑
像于方廣寺棟宇不修任其頹廢
大君好於駿每歲蓄穀鉅萬有司云陳粟相因耗斛不
少加有鼠齧之害且請國運漕其費亦多矣請減其
額　大君曰孤固知之雖然萬一有飢饉四方不貢
則府下穀價踊騰餓莩不枕於路乎其儲備蓋爲此
也
或獻夜壺繪畫極巧　大君怒謂左右曰褻器既如此
則盃盂盒當如何裝飾命推碎之

台德大君使人于駿　大君謂使者曰孤聞汝之得寵也蓋人權寵已崇則荒怠生荒怠生則奢侈生奢侈生則傲于列士謗譏忠良使君盲聾結怨於下比比皆是也汝能監此恭儉從事無傲於人崇忠良則雖在仇讐而必薦之俱參政務使君有知人之譽也如此則政治身亦益富不然欲獨專其權其亡可立而俟也汝不知乎夫乘轎者夫前之後之而後能踰峻阪致千里況天下重任也豈一人之所能勝乎故古昔聖王治天下以舉賢人爲先既得賢人因使推轂其類雖遠乎朝廷則百官庶物無不得其人而國日富榮雖欲無治得乎

有僧入見言曰夫佛道出於釋迦至於叔世源分派別爲八宗宗有異同而今有人于此曰宗皆法于釋迦乃悉崇之此謂雜學八皆僧之　大君曰一意崇其所宗可謂厚矣然而非爲人君者之爲也何則爲人君者常不可弗願于濟度萬民令其成佛也夫民各有所宗豈可不兼于諸宗哉僧嗟歎而退

大君嘗出道有老婦攜兒而泣使人問之曰妾昨夜失火見放無所依憑　大君聞之謂左右曰孰有嘗自燒其舍者乎此蓋過誤也孤亦失火一再仰命有司曰眚災可論而遺之奚庸罰之爲使嫗復其所

大孫國松　台德大君第二子有寵於大妃殆傾儲君衆庶屬目一日饗宴與儲君侍　大君顧左右曰竹千代之所以陪焉者固當矣國松則不可共宜退焉於是謂大妃曰夫兄弟不可以不和順也然於尊卑之分則不可亂也不則他日有賤加貴之變也今而早辨之足乃所以愛國松也又謂　台德大君曰竹千代之厚重比於國松之伶俐則動作如意是其所以爲局量廣大也於是儲君位定

公子薩摩守忠吉卒殉死者三人　大君聞而不懌曰亂世之習殉死以爲報于君不知事嗣君竭股肱之力是乃忠也自今嚴爲禁斷是故乃　大君薨莫殉者然此習後猶未絶也及　嚴有大君時遂發嚴令

禁之

左右曰臣聞京師雷震於商戶傷者六七人死者二三人是必獲罪於天也　大君曰不然夫震我命也但渠等怯矣狹室蝟集是以多被擊豈天罰乎哉因命諸公子傅曰自今値迅雷使公子異室而居

大君病甚自度不起命卻醫藥悉擯嬪御婦女曰若等勿復入焉乃悉召列侯候問者諭之曰孤病寖加不能自還然身幸致太平右府服大政亦已有年不復以身後爲憂但孤歿之後若右府失政海內解體則諸侯齊命者其代執大政天下非一人天下孤胡憾於地下今且就封以竢後命乃厚賜遺之初列侯皆

謂有如不諱必將留積年於足皆服其大度云　大
君謂　台德大君曰我已告諸侯以興廢之道汝其
留心政事以建守成之業召儲君諄諄告繼述之義
持滿之方遂召尾義直紀賴宣水戸賴房曰汝等爭
事有府唯命之從又召其傳成瀨隼人正正成安藤
帶刀直次中山備前守信吉爲以輔導
大君病間謂板倉内膳正重昌曰孤歿有府必以孤爲
大祖大興土木崇作寢廟煎民膏貨何益之有願以
儉陋爲後世準使無流乎奢侈汝告諸有府及　大
君甍重昌以告　台德大君曰儉陋設廟雖有治命
孤不忍爲也乃遣廟於日光山下殆合豐約之中寬

永三年　台德大君朝覲京師儲君及駿大納言忠
長從焉會大妃病令忠長還視之大妃甍命忠長作
廟廟成壯麗九年　台德大君甍　大猷大君命有
司曰廟飾踰于皇妣一等廟成加麗日光廟方于此
儉陋不足觀也　大猷大君乃發再興之令曰祖廟
亦踰于禰一等使後世廟飾無加于此也乃大修廟
宇宏太壯嚴窮極麗美煜燿靡爛宗藩大邦各傚孝
飭朝鮮琉球紅夷等海外諸國皆獻金石彝器以銘
鴻業頌太平云
大君曰爲人臣者君有過則犯顏強諫蹇蹇不止其功
過於先聚交刃萬萬矣何耶蓋臨軍有功則君錄其

勲賜邑封國若死則君哀其爲國死愛恤其妻子然
則死生俱爲富榮基也若夫諫爭之臣則不然犯顏
不止則君或勃然怒之奸倭邪臣又從而讒害之甚
則戮施妻孥由是觀之其過於先衆交刃遠矣
又曰使人有道二焉曰使德也曰使能也質直純厚陳
見悃誠忘身忠國松柏爲心則任之邦政是使德也
其爲人雖不全善而才智捷敏處事洞悉則計其能
與之職是使能也爲人君者不可不識也
又曰創業之主以絶人之資備嘗艱難爛熟事情深思
遠慮爲後世立法於天下繼嗣之主慎守之耳苟紛
更舊章好事喜奇則處事不穩不亂者幾希不孝莫

大爲
又曰仁政猶草木之根也萬民和樂猶花實也故能循
舊章流仁於天下日崇洪基得萬民之心孝莫大焉
又曰尙師直驕無慾於尊氏者亦畔石田三成驕無恨
於秀吉者咸離君擇倚任可不愼與
又曰昊天親也下民子也天子士庶無貴賤捐去肖壞
均是人也而爲君殉於貨財淫於酒色暴虐下民則
天震怒降之百殃譬聲應猶影響也
又曰君無道則親離民叛夫平氏之滅非源氏能滅之
也平氏自滅之耳北條之亡非王師能亡之也北條
自亡耳

又曰世祿良法也不特酬其祖先功德賢之子不肖而不肖之子又或賢即以一不肖棄之則其子孫之賢可惜矣
又曰一心之理貫通乎天地天地之道歸宿乎一心人操心可不慎哉命之脩短身之榮辱國之興廢也之治亂亦皆決于此
又曰書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我終身誦之
又曰政治之要在得人矣患不知人孔聖明規然欲知之必先祛我心之愛憎偏私然後可矣
又曰我聞之無求備於一人善夫鷹隼冲天鷸鷸没永各勵其能豈容相兼耶
又曰君相協心以子育萬姓君如父相似母
又曰文車碎如黃白二金人鑒而知其美武車碎如黑金耕穫炊烹必資于此人狃以爲常不知其爲大寶[illegible]
又曰亂世之習多以血氣之勇爲武攻伐戰鬬爲武道其謬甚矣武之要在除暴安民特血氣專攻戰者烏能然乎
又曰人宜慎始雖叛逆之徒當初何遽仇視其君乎但汰後敗度禍殃將至措身無地故無所不至皆由不慎始也
又曰小人者猶毒蟲也毒蟲螫乎足則斬乎足爲其害於身乎其小人不可不早絕其根也
又曰上人者亢而不下則衆心阻隔萬事壅塞俯而就之則群下親附百度亨通
又曰我聞之老子曰知足則常足又云以德報怨此言出少年拳拳服膺而不失也
又嘗謂侍臣曰爾曹欲保家安身乎我有五字訣又有七字訣請問五字曰毋肝上邪音字惠遠美奈請問七字曰知身之分邪音美炭保登藏志連
大君疾革也顧 台德大君曰我死則汝視天下爲何 台德大君對曰衛且亂曰善哉事太了矣蓋謂且亂者得有其治也又謂儲君曰治天下之要唯一慈足矣汝宜銘勿忘言畢而瞑

近世人鏡錄卷之一終

近世人鏡録卷之二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幕府

○台徳大君

大君諱秀忠幼字長麻呂　東照大君第三子天
正七年生于遠江濱松慶長十年代立拜征夷大
將軍内大臣元和九年老焉寛永三年叙從一位
大政大臣九年正月二十四日薨壽五十四贈正
一位

大君朝駿府留止數月　東照大君私囑女監阿茶曰
客舍寂寞將軍必不樂焉汝密選侍女執枕席阿茶
乃擇姝麗者夜令齎果而往　大君朝服迎之下座
拜受毫無厭抑色女畏縮即歸　東照大君聞之歎
嗟

大君誠孝事無鉅細必咨詢爲之每　東照大君出日
使近臣判採起居或親自往所在供億無不豐備及
其薨事之如生時物必薦其新

慶長十九年彗星見朝野匈匈以爲不祥　大君夷然
言曰夫天浩大覆萬國照四表一星出天下皆仰之
而今以彗星爲我邦之殃豈不誤哉且也彗星亦天
有定數不足懼也

大君嘗集伶人爲散樂地震移時列侯皆懼　大君獨
恬然

公子忠長嘗觀於西城池放銃獲鳧太妃大悦烹薦
大君　大君問何處獲之太妃應曰西城池　大君
投箸變色曰夫我城　東照大君所禪而孫又且讓
諸儲君也今國松以臣子之身而親對城放銃不敬
莫太焉儲君而有聞謝之何且也在天之靈不悦也
因糾劾從者罰之

大君雖飲食燕樂之時苟聞戚族勲舊功臣之死慨然
有戚容或至垂涕

大君居恒敬畏天道睹宇下有日影必逶迤而避不敢
履也

大君嗜茶譙每入茶室手躬挿花或冬日獻牡丹玩賞
良久乃去不挿曰此花雖美不時

大君嘗田獵戒期常晨餐金漏報期乃不食而起曰不
以口腹愆期於諸士也

大君曰世人有言曰浮世如夢寸前暗夜常取樂目前
此言太非也來日果不可恃也則其可少間懈怠哉

大君稟宇凝曠醇良撿慎崇仰儒教偃息武事旁及技
藝莫不考究正位居體總攬機衡勤勞莫倦謹守舊
法不敢變更身及不豫猶不輟聽覽　大猷大君慮
其勞精也使執政諷優游養性　大君曰孤一日不
聽政則覺心神無聊寢食不安人漸召　大猷大君

為遺命　大猷大君泣涕哽咽不能答　大君曰夫人有生則有死是必然之理固不足悲也第孤死天下引領拭目以觀新政可不慎與而汝唯愁悼悲乎此豈主于蒼生之道哉　大猷大君揮淚曰敬諾乃受遺命

○大猷大君

大君諱家光幼字竹千代　台德大君儲君也慶長九年生于江都元和九年代立慶安四年四月廿日薨壽四十八贈正一位太政大臣

元和元年為散樂於制時地太震列侯周章趨避十庭大君亦在坐年甫十二侍上擁而避焉　大君曰

殿下何在曰臣不知也　大君厲聲曰爾不知殿下之安否令余在于此者何乃手捽其首

大君素憂諸侯難制及　台德大君甍十二月早起召之至則稱病不見會天寒給隨從者不賜諸侯食昏未命燭緩帶出見曰曩者我　皇祖　皇考南面稱孤其所以至於斯雖承天贊又頼列侯協心翊戴也是故執分庭之禮而存安邦之義今孤試承光業敬攝將軍之職不熟事情宜無政造然前朝之法粗足濟權宜不可為萬世之式自今以往雖國主之尊義為君臣禮儀等差莫得踰越列侯若不肯從孤不能復為政速歸當立者我且讓之諸侯惶恐俯伏無敢仰視殿上寂無聲頃之仙臺中納言政宗進曰臣等愚不逮此意令殿下憂念臣等之罪也豐臣太閤起自匹夫號令天下猶不與諸侯抗禮德川氏清和天皇之後臨天下三世諸侯執臣禮固其所也政宗而奉命誰敢不奉命宜制禮儀垂法後世諸侯咸云如政宗言使　大君起入燕寢解刀獨坐復召諸侯手執刀賜之曰去鞘視刃一人出一人入無不汗浹背皆服其宏度贍量云初諸侯至都執政迎勞於品川千壽而敬待如賓從是遣執政勞于其邸待以臣禮至引見之時止執政送迎

寛永十一年　大君朝京師歷駿謁久野原廟賜府民

米萬五千斛至京拜太政大臣固辭不受重臣皆云前將軍皆拜奉詔為足　大君曰不然有以外戚進者有以尊權進者孤皆無取焉　皇祖　皇考以遂尊登此位爵與齒德應孰敢有議孤今若奉詔使祖考盛德降齊于眇眇之躬雖貪寵命意所不安也不果拜奏散樂縱觀發銀百二十五萬兩賜京師民閏七月置　上皇湯沐邑萬石泛淀川如大坂除洛外及大坂南都界屋稅八月賜列侯朱章北日至自京師發命銀賜商賈行所過諸侯五萬石以下增封有差

大君一日傷食悶絶執政惶懼京師大坂使者項背相

望時板倉周防守重宗爲京師所司遊獵自若小根
壹岐守宗鑑聞之不悦趨而存之　大君曰衆庶驚
動也酒井讃岐守忠勝朝亦言曰京師驚動故也宗
鑑謂忠勝曰郷也　將軍曰京師驚動也今予亦然
敢問何謂也忠勝對曰所司任重人心所屬故其如
此所以鎭衆庶也宗鑑悦焉曰善哉可謂君明臣良
千載一遇矣終身以爲譚柄
大君田于目黒憩於寺觀從者僅四五人寺僧不知其
爲　將軍也語次從容曰保科肥後守封小而貧吾
聞雖小人兄弟猶親愛愛之欲其富也而大人固如
此乎　大君默然慙愧還輙更封保科正之羽州山

形寺觀賜食邑若干
諸番頭見老中松平伊豆守信綱曰屬士甚貧伏願惠
借黄金信綱屬聲曰郷也奉承　東照　台德二大
君之命人賜黄金若干今　大君之承統也亦從例
賞黄金而今又有此請縱諸士請之爲其長者不之
制何耶番頭咸恂而退有一人大呼云爾退乃進而
盡其言焉信綱默然爲聞云諸乃入以告　大君
大君是時患頭痛予巾抹額而起召見諸士曰聞爾
等苛窘其如是則孤且不得晏然高枕也皆唯唯頓
首老中酒井讃岐守忠勝號云殿下屡垂恩典者備
國綏急也今者卿等衣食銷乏窮直且猶不能出其

如此也何以供大事意以恬恩惠不慮後難也自今
檢身節用各治其職明日　大君周觀紅葉山秘藏
曰騐顧自　神祖而來量入制出豈殖財貨何也爲
救士庶患難也乃命執政與發賑諸士曰甚償病責
外是備三年衣食可也側用人堀田加賀守正盛在
側贊曰諸士當感泣　大君叱曰豎子勿然抑背愛
士庶之愛是孤之職也
大君以大小諸侯各有勲勞於國家欲明記其事以納
之廟中寛永十八年命有司搜索諸家譜牒以太田
備中守資宗爲總裁書成納諸日光廟
内官甲病愈而朝　大君問米價不知也問豆滓海鰛

又不知也　大君不悦曰是此事所不可不干執政
也故孤欲問左右而知之汝取告一旬偃然高枕腹
搖鼻息曾不注心何也其總攬太政留心細事蓋如
此
大君嘗謂堀田正盛曰卿等親友相集勿議同僚以招
怨恨必也議孤乎汝等所善則行之其所不善則改
之是不獨爲孤而實爲天下矣
儲君嘗病衆庶憂恐　大君聞之乃田于櫻田衆庶睹
之擧欣然相告云　將軍田獵如是儲君病愈可知
也
大君之承統也　東照大君之力爲多矣　大君因以

益敬畏蔚侍臣毎語共徳音必超而曰姑舍之乃危
坐正襟曰　神祖言何如
大君與侍臣評諸士皆云其淳實可善　大君曰衆皆
稱焉乎曰然　大君曰蓋人雖有賢才毀譽相半此
乃流俗之常若夫衆口同詞相贊美者則其人必懦
弱阿順何足貴與卿欲舉人則當必拔毀譽之間
也
大君神宇英明勵精庶政旰昃無倦頗以法御下朝廷
肅焉然能任賢捐意無嫌猜足以上下協和天下翕
治　大君初慨然有興復聖道之志咨之林道春道
春云時有汚隆俗有質文叔世澆薄聖人之政不可
復行也　大君因就僧澤庵問禪理君子慽　大君
之宏度尚駕齊宣梁惠而道春之學術無孟子尊王
之實也　◎大君嘗言孤爲政夙夜寤勿俯仰無怍惟
慽無學術耳必當使子孫讀書也　常嵗大君少也
共擯老莊氏語以其言曰君盡思諸　常憲大君因
讀書及承統益勤焉
○嚴有大君
大君諱家綱幼字竹千代　大猷大君儲君也慶
安四年代立延寶八年五月八日薨壽四十贈典
如故無嗣立大弟綱吉爲後
大君幼聰警嘗與侍臣嬉戯老臣甲朝侍臣使之爲之

傳安藤帶刀直次變恐以死折抑終爲宗室之望寬
永三年從朝京師拜從二位大納言
賴宣在江都邸尾義直王會使侍臣結髪僔之良久義
直召安藤直次曰今見卿猶見賴宣也將出直次頓
首止之曰請閣下復坐寡君今且見乃大見郭宇辭
色俱厲云尾君倦將歸伏以尾君於閣下猶父也奈
何事之無禮也賴宣默然泣下乃出見義直大謝侍
臣曰微安藤直次孰敢而聞吾過者耶因感　東照
大君遴選名士爲輔弼也不覺泣下
大猷大君問可伐嶋原者賴宣曰此賊也舉一炮屬之
誰能成功諸將聞夜襲營以爲賊尚強賴宣曰不然
賊之計已窮兵敗不過十日諸將不信竟如其言
賴宣朝覲江戸舟遇風濤檣折檣壞掀舞殆覆舟人震
恐言無人色賴宣意氣自若
賴宣嘗入市川氏佩刀試於刑人那波方所活錄云臣聞
桀紂殺人以爲樂竟亡國家乃爲後世人主之鑑今
老閣下暴虐浮於桀紂宜亦爲人君之戒賴宣勃怒
徑歸旣而悟夜召那波方謝之自此而後不復試刀
于人也一日叱左右謂曰我不幸朝無人材故每事
失機多不如意那波方云此公之咎也君自能識拔
則智者猛士必皆至也堂堂紀國而豈謂無人乎哉
賴宣聞然之

外諸侯誅反使親藩伐之可也亦何出城之有且也
大駕一動物情蕩搖抑又忘　先大君託主公于臣
之言耶主公若不許臣臣必不從行　大君曰忠秋
之言是也孤出城奚適初　大君為儲君也忠秋為
傅從朝中城　大猷大君召忠秋曰　烈祖起自間
觸大小四十餘戰遂開府江戶築城居焉以孤為堪
任大事謂　皇考曰此是長孫居也汝行傅之今孤
多病不侍二祖于地下當大漸時或不能云忠秋汝
記孤之言而輔導儲貳子孫萬世為我後者造次莫
忘此言天下若有變死守此城以承　烈祖之賚忠
秋故云爾是時大小諸侯侍衛衆士欲馳赴翊衛台

駕而莫有知其所在者或云東叡山或云某邸訛言
沸騰上下失錯忠秋家士人持兵侠來備非常其子
播摩守正能又率數百人備於下馬橋下小笠原信
濃守長次於前門細川越中守綱利於城下青山大
膳亮幸利於紅葉山松平陸奥守綱宗分衆為二隊
於千壽品川北日風止火熄是災也中城侯邸及神
祠寺觀至商戶民舍悉燒盡幸而免者十一二死焦
爛死者凡三萬七千人火災之大偃武以來未之有
也幾令盡收露骸瘞于本莊為建一寺名以廻向院
命諸侯歸國又停今年朝覲自大小諸侯侍衛衆士
以下至商賈細民罹災者悉賜金銀優厚贍䘏因茲

上下安堵
寛文五年　大君大會列侯盡還質任命曰自今不用
質也偃武以來列侯皆納質示信至是始除其典諸
侯德服
八年春府下屢火　大君憂士庶苦火使人久保加賀
守忠朝視東叡山還言曰花下張帷絲管塡山　大
君大悅
大君為人寡言檢身無怠在位能循約束拱默無為乘
契責成與民休息倚任酒井雅樂頭忠清事無大小
莫不關白焉季年善病然未嘗居內將覺也宣遺命
訖謂左右曰孤不勝病不有火儀火言乎老中堀田

筑前守正俊開遺書多以事自誠或當朝之事某當
某不當請某非某罪孤之過也之類也一言一動無
異如此忠清者忠世之孫代酒井贊岐守忠勝為大
老抽擢英雄隨才銓授如救倉內膳正重矩戶田山
城守忠昌等皆其所薦也晚年寖披擢物議不平
大君薨無嗣忠清與執政謀欲迎有栖川親王幸仁
于京師以為嗣昔者鎌倉將軍實朝遺書無後執政
北條義時請關白藤原道家之子賴經立以為嗣忠
清蓋倣之也執政無敢可否者惟堀田筑前守正俊
與忠清爭曰舍大節館林參議而立異姓不可水戶
參議光圀亦贊襄之諸執政從而助正俊於是遂立

常憲大君爲嗣　常憲大君立黜忠清絶其朝請
以正俊爲大老
大妃者伏見王貞致之女也貞靜有婦德寛文中有一
男子長大貌極惡單衣索帶至寢庭褰帷窺內妃徐
起召入衛士縛之左右侍御驚亂走妃曰城門嚴重
不得妄入意其爲物所驅也既喪心志豈敢犯正人
有司驗問果如其言門者因得免罪延寶四年患乳
岩醫師曰措絲診脈不得其詳不親拜診不可　嚴
有大君許之妃曰妾聞乳岩不治借令可治不欲以
一死之故而變節也不治而薨

○常憲大君

大君諱綱吉　大猷大君第五子寛文元年封上
野館林二十五萬石拜從三位補參議延寶八年
嚴有大君薨無嗣遂代承大統寶永六年正月
十日薨壽六十四
大君在藩邸每日使人起居　嚴有大君必朝服命之
備則下席拜而聽命
薨　嚴有大君將遂之執政曰非故使人攝行又曰非
故　大君曰父子不嫌於海孤雖爲親弟已經爲臣
一切從故事意所不安也使大老酒井忠清攝行居
喪不窺庭正襟危坐不浸言有司請爲內寢　大君
曰　先公所在新之可矣其餘一無改黒絹爲被縟

令從儉約有司又請更尊名冠以家字　大君曰
皇祖之諱受諸豐臣氏猶不敢更況　先公所賜乎
非所宜議
初越前宰相忠直在謫若也生市正長賴大藏長良及
一女越後守光長者二子爲臣女室於小栗美作正
矩正矩世秉政柄威權甚重及生男乃謂是宰相外
孫宜以爲公嗣遂毒殺世子綱賢立長賴之子綱國
爲世子而欲後廢之以及己子光長之喪夫人也意
忽忽不樂正矩因薦以美女及其有寵推尊准夫人
爲內援大築園亭池館以悅光長及婦人又陰結大
老酒井忠清爲外援及光長倦勤欲立己子爲公嗣

使嬖人諷之光長惑焉永見大藏長良荻田主馬正
幸等恐社稷傾覆與同志相謀延寶七年見光長告
正矩姦計光長悟即黜正矩使其子掃部正春受祿
是時世子綱國在江都素惑於正矩反謂正矩被荻
田等誣也爲愬其冤於親戚大老酒井忠清亦陰助
正矩姫路播城主大和守直規廣瀨雲邑主上野介
近榮光長從父昆弟也知正矩之計而不致羽徵也
故　幕府幽荻田正幸永見長良等使正矩復出執
政如故因是忠臣解體或死或亡甚多矣　大君之
承大統也欲覆按其獄天和元年六月廿一日召永
見長良荻田正幸小栗正矩親聽其訟訟決賜死於

正矩父子流長良正幸於八丈嶋放先長於松山伊豫
世子綱國於福山備後國除大和守直矩上野介近榮
坐聞宗國亂而不能治直矩徙封豐後日田岡近榮
削原秩半朝廷大夫士及越後國人連坐獲罪者多
矣因茲諸侯咸震恐斂手　大君天資英邁能用威
福無姑息之政終　大君之世慶讓封削不可勝計
也松平陸奥守綱村嘗語人曰予昔朔見於　殿有
大君必覩其面於今　將軍則不覺俯伏其見畏憚
如此
天和二年八月龍崎氏献石似玉有孔吹之有聲　大
君命碎之示民不貴異物彗星見　大君曰孤居位

三年政事有私與天者警我大老堀田正俊云凡災
自責雖古聖王不之過彗其無害正俊獻天馬皮
大君却之曰天馬出則年稔孤有緜禪防寒不忍寢
此物若爲異物乎則無用之物徒長奢侈之源孤不
忍見也正俊再拜謝云非愚臣所及也君之及此天
下之幸也
三年正月　天皇欲授儲君官　大君辭曰先臣以
嫡體膺鼎命臣支庶承業臣之子敢比先臣
二月　大君曰儉約治之本也不以身先則下無化衣
物務供粗苦褻衣不弊不易發令言農工商賈樂戶
之隸于官身佩大刀奴婢服繭嚴爲禁斷又禁民間
華僞不得以漢土錦繡爲衣裳不得以金銀爲箔諸
器物不得金銀度命長崎奉行除衣服器用可利于
民草木土石可愈病者而諸奇巧之物嚴禁程紅錦
羅綺鞠導奢侈異卉環材珍禽奇獸徒備觀美者不
得納內地以亂風俗謂執政曰聞近日有司多殺立
威案驗即決恐有冤獄執政對云刑之不重不足懲
姦　大君曰失有罪殺不辜皆法之不中也凡小大
之獄務中其法而後施之刑
初博士林道春私建書院于忍陵號弘文館尾大納言
義直賜數百金助其費安置孔子及十哲像奉祀之
元祿四年　大君命有司設聖堂於城北湯嶋徙道

春所祀孔子及十哲像名殿稱大成親揮毫揚扁額
以林信篤爲國子祭酒拜朝散大夫信篤者道春之
孫也明年二月上丁始爲釋菜　大君臨之以信篤
爲尸奉之恭敬已而置祭田別賜廩以供諸生之
食世以爲盛事　大君雅好儒學碎布衣之士起家
奉朝請者凡四輩又使督御之士讀書燕居與之俱
講習以爲樂每月數次親說周易中庸於朝諸侯大
夫士至於僧侶咸列侍聽之於是諸侯有司嚮文學
聘儒士雅頌之聲滿於朝野文學之盛元和以還未
嘗有也
古先天皇陵墓散在諸處歷年之久毀壞者十九勿菟

慈之牛馬牧之元祿中　大君命有司修築之正其
兆域無識其處者博士考諸史傳有司訪諸野翁以
取其徵者然後因其故丘脩築之儼然畢功於是耕
牧者不得侵之
平安加茂祠古者毎歲四月酉次有大祭　天使奉幣
此禮墜廢殆三百年　大君命復之博士蒐史考定
其禮元祿七年初行祭事儀文隆盛平安之西有佛
寺號大通寺祀六孫王源經基祀廢久矣元祿九年
住持僧南谷來江都因柳澤美濃守吉保上書啓聞
大君乃命有司修其寢廟廣其區域置之祭田十
二年九月十日祭以盛禮　大君之興廢此二事其

最大者
大君雖好學而雅信鬼神浮屠之言喜爲祈禱祠僧道
巫祝應辟進其方者甚多造佛寺修祠廟遠近不絶
其敬長　東照大君是時皇子釋公辨以住寛永寺
典祠曰先廟　大君尊敬公辨數延請之爲張宴樂
贈以金帛珍寶百爾玩器毎輙百數賜及從者　大
君曰皇子爲孤祭使　神祖饗之有事于廟　大
君不能自安以待其報報書至曰禮成無故則喜如
曰有風雨若他故不克成禮則懼
初　大猷大君用僧大海之言建寛永寺於忍陵以擬
平安比叡山故號曰東叡山先建法華常行二堂欲

建根本中堂及文珠樓而未果焉　嚴有大君幼冲
即位且多病未及繼先志焉　大君立有志於奉先
元祿十年遂命有司修造寛永寺使松平薩摩守綱
貴助工役新建根本中堂及文珠樓宏麗無比越明
年成　天使涖之且内賜扁額八月　天使先來九
月甲戌落成　大君與　天使臨焉萬舞九奏如室
町將軍道義落相國寺塔儀明日諸侯大夫士咸朝
而賀之丁亥　天皇所賜額至未到寛永寺都下姫
門外街上失火時南風烈火及寛永寺　嚴有大君
寢園親王釋公辨房並罹災中堂及文珠樓幸而免
是災也火起於巳時止于翌日雞鳴時人謂之中堂

火於是　大君命有司再造　嚴有大君寢園使松
平安藝守綱長助工役
十四年冬山東饑途有餓莩　大君命官吏造廬舍於
御廐渡東靈山寺側爲粥以食餓者人一合米至明
年春乃止民以不餓
淺草川舊有二橋各長數千尺一云千壽橋在千壽邑
二云兩國橋言跨武總二國也　大君令於兩國橋
下流更造二橋一曰新大橋在兩國橋南元祿六年
成一云永代橋在大橋南港口其東南云永代洲故
名焉九年成舊以舟渡行人至是民甚便之城南三
田鑿新渠以利漕運士民皆悦山城淀木下流當洪

洪水之時泛濫横流大爲民害　大君遣河村義通瑞軒治淀水開新河殺其勢二旬竭功防大阪以北之害　大君悦賜名新河爲安治川自是海船輻湊與木津川齊阪民大悦

大君不好田獵屢臨倖臣第若所欽僧院雅不好飲酒凡所過臨就位先爲陪從及主家親説經一番次命主人説次令主家子弟及儒臣説皆有賞賜説經畢大君親舞一番次主人次主家子弟或令陪從者各奏其賜賚無等衣物金帛器玩大率直數百金家人子弟舉受恩澤主家享獻亦直數百千金盡懽而罷或歸用火

○文照大君

大君諱家宣初諱綱豐甲府參議綱重長子延寶六年襲封叙從三位中納言加封十萬石併前三十五萬石寶永元年爲　常憲大君義子六年代立正德二年十月十四日薨壽五十一

寶永六年正月十日　常憲大君薨翌日癸未柳澤美濃守吉保免十七日　大君發令止大錢大錢者荻原近江守重秀建議所鑄也徑一寸三分重當寛永二錢二分文云寶永通寶皆郭有四圓四内欵永代世川四字一錢直永十錢寶永五年錢成民甚不便商賈不取執政令有司不便太錢者抵罪商賈不取者人得告官三令五申民益不便人亦莫敢告之錢益不行至是止之民皆大悦側用人松平右京大夫輝貞松平伊賀守忠榮免間部越前守詮房爲側用人詮房者凡卑　大君循謹無怠日夜在宮　大君亦知其有材欲大用之及入西城請於　常憲大君封爲列侯賜食邑萬石彌見寵遇任之未幾拜老中叙從四位下任侍從益封至五萬石云十八日除燒馬頸毛禁　常憲大君愛馬設此制且禁棄死馬於野犯者俱罪死又其將薨也顧命執政曰我生之禁子子孫孫奉守勿變　大君於是以其太厲民故先告於柩而後發令凡曰大赦都下九十二人諸國

三千七百卅七人前代赦宥率因其親族若緇徒所請而赦之　大君憎其有濫恩也親察罪輕重與執政相議而後下赦

三月十三日除酒稅元祿九年因國用不足初稅酒家由是酤酒增原價之半酒家皆私釀以占其利云

五月　大君以除喪承統故又大赦凡二千九百二人前後赦宥至八千八百卅餘人偃武以還未有恩例如此也

舊制食邑萬石以上爲列侯得拜朝散太夫　常憲大君時朝士爲官拜朝散太夫者多于前朝　常憲大君以爲太多故元祿以後凡小侯不有城者任中外

宜則得拜朝散大夫不則終身不得拜焉　大君卽
位命小傒未賜爵者咸拜朝散大夫遂復舊制
七年二月始造都門於京橋南中城大殿故有捩門兩
柱無衛守　大君以爲儉陋損國體也遂新作四脚
門彫飾壯麗諸門無比
初　常憲大君承統數年國家多事且好施與府庫殆
空用度不足大阪駿府二城皆有　東照大君所藏
金數鉅萬後先輸諸內府畢用之以濟其欲故事柬
將軍職必拜日光廟元祿中　常憲大君命執政
議之執政啓陳殿下拜廟之行法當用十萬金而今
府藏空竭無以供費未可以有行也　常憲大君泣

曰吾有海內而不得有數日之行焉用　將軍爲因
減飲食弗樂老中側用人諸重臣皆病之時阿部豐
後守正武判度支召大發度支官長以下而問足用
之術勘定奉行荻原近江守重秀議曰海內見行金
幣既有其數不可遽殖莫如和劑他物以爲色幣無
取益于原材而其數一倍爲之太便正武稱善遂以
聞下局造色幣慶長中所造金銀二幣皆純金至是
和金以銀銅和銀以銅錫皆半原金大板小板方金
形及重皆如故鈹銀裸銀形皆如故並款文曰永故
俗謂之永金別造小方金形如故方金而重半之款
文曰二朱元祿十年始行新幣直皆如故既又鑄銅

錢和銅以鉛錫文依　大猷大君寬永中所鑄錢曰
寬永通寶而形小焉重六分強與寬永錢並行老中
或云錢薄小且惡重秀對曰幣者國家所造雖以瓦
礫代之而且可行今所鑄銅錢雖薄惡尚勝於紙鈔
在朝莫敢難之於是乎府藏復充實老中省覺相慶
曰未聞自先朝府庫多金如此因增重秀秩以賞其
功十六年有地震之災國用不足政執因又相謀寶
永元年廢元祿銀幣更造惡幣寶永中凡三改之每
改益加以他物款文曰寶有二寶三寶四寶元祿新
幣特色薄無光耳至是其色黑黯如鉛且生赤鏽官
雖行之以故直而民間則以三之一行之　大君嘗

聞前後所造幣惡海內自始不便及入西城爲有志
復古至是乃下老中有司議改幣有司白元金所雜
銀錫居半今造純金新幣使大小板重如故則海內
金幣減其半使其數如故則所補良金將焉取之不
如權半其重無減本數以故價行之民明知純金莫
敢不行且絶僞造之弊然後待得各處山出金而漸
補其不足以復慶長之舊寶銀去其雜色而純之則
新幣之一可以直寶銀之二三四民翻知純金亦莫
敢不行　大君從之遂令改幣其金幣小板及方金
形如故而薄小款文曰乾故世謂之乾金大板金未
及改之銀幣則去雜色而純之一如慶長之舊故無

歎文廢小方金正德四年五月始行新幣與元祿幣
並行之乾金與元金同直銀則新幣之一直實銀之
二三四
大君雅好儒術在藩邸也辟新井君美爲文學備顧問
恒使其說經史必著禮服下座而敬聽之及承大統
遂命以文學給事中益被眷注事無小大必召而諏
之君美亦索有經略知莫不言焉自金銀改造外國
互市及驛馬役夫之制至於韓使進見賜饗辭見儀
多其所議而定也正德元年十月以前後功叙從五
位下任筑後守賜食邑千石
大君自晳美姿儀恒恨我邦久廢冠服上下無章欲制
禮改俗屢與新井君美議之及近衛陪白家熙至數
延見問古禮將以斟酌作朝儀使君美草之君美乃
著經邦禮典詳記制度改革之事令已具未布壽會
大君薨不果行
正德元年冬十一月朝鮮王使趙泰億來聘　大君
即位故也書稱日本國王我始請也　大君好禮不
愛財欲示客以國華自郊迎至享食賜賄凡待客之
禮有加於前朝舊例享韓客用散樂　大君以爲俗
樂不足以樂客故命伶人作雅樂客驚歎謝大禮
二年十月　大君弗豫召間部越前守詮房等曰飛病
益惡必不起將欲擇戚藩賢者而使掌人政詮房等
對曰嗣君在焉　大君曰事變難測孺子或殞恐天
下生心也僉曰　神祖封建懿親以藩屏國家萬一
有事擇嗣於此而鎮撫四海誰敢不服臣等願立禰
子公也於是乃立鍋松麻呂爲儲君甫四歲名曰家
繼是爲　有章大君十四日　大君薨列侯咸走入
朝執政乃屬列侯群士而告以　大君臨終有言於
是間部越前守詮房本多中務大輔忠良傳顧命新
井筑後守君美議之大意在以輔孺子守國家望於
諸侯群臣　大君又患金幣未復慶長舊也遺令老
中及側用人執政因宣遺令遂命布海內
執政議儲君喪服博士林大學頭信篤云儲君年未滿
七歲於　大行公無服也新井筑後守君美駁之云
儲君雖在襁褓之中而立承大統不可無服也乃引
證古義與信篤辨論執政遂從君美說
十二月十日儲君承統間部詮房受遺囑輔之抱持臨
朝當此時執政皆奉顧命行官政足以百寮諸司各
守其職法令無改靖若盡一
三年四月二日　天皇使使錫命故事　將軍承統
天皇錫命則大國諸侯更享執政以下御車作
散樂大約三歲畢於是諸侯請享執政大老井伊掃
部頭直該與老中議不聽諭諸侯曰　文照大君立
四年諸侯享執政裁畢未幾不可復行大禮姑舍以

待命　將軍重有慶事可矣諸侯喜如改服因祝尚
歲
○有德大君　浚明大君
大君諱吉宗初諱賴方紀大納言光貞第三子元
祿十年封越前丹生三萬石叙從四位下右近衛
權少將兼主税頭寶永二年兼宗國陞從三位中
納言享保元年入受大統延享二年老焉寶曆元
年六月廿日薨壽六十八儲君諱家重延享二年
立是為　惇信大君寶曆十年老焉儲君立諱家
治是為　浚明大君明年六月十二日　惇信大
君薨壽五十一　浚明大君天明六年九月八日

薨壽五十儲君先薨義子家齊立寔一橋治濟第
四子　有德大君曾孫也是為今　大將軍
享保元年四月晦　有章大君薨年僅八歲無嗣執政
相與謀立紀中納言或曰尾中納言繼支兄亂當立
也皆曰義直至今五世蓋疏矣不如立紀中納言夫
賴宣至今三世推本言之　東照大君曾孫且賢明
宜立也於是水戸中納言綱條迎紀中納言兼大統
紀中納言辭曰天下重器也予不肖不足以任之不
敢當且尾中納言在焉遜讓數四執政固請曰殿下
於　烈祖大君最親矣宜立焉是為宗廟社稷也幸
勿辭於是乎即位是為　有德大君

大君素憎四脚門擬於禁闕其所憂也命有司除之執
政或云三年無改父之道此之謂孝　大君曰父祖
之政善雖百世循之可也如其不善則決然變革無
不可一日猶留則臣子一日之罪遂毀撤之
即位之年老中上號簿　大君覽之流涕曰孤以眇眇
之身託于天下百姓之上未嘗布德惠施仁政而百
姓皆納税夫惠者上施下之謂也今孤反受下惠豈
道也哉乃作和歌曰字計通使之久仁家都加佐聚
開比乎奈保而具滿奴多美耳面具滿留留美和
大岡忠相越前守為書院番士食五百石累進為伊勢
山田奉行前是民相訴於其於紀民也舊奉行雖知

其曲畏憚紀國不敢考竟還就歷年忠相至公平糾
覈山田民得道治下太悦　大君在邸心韙其剛直
至是擢為町奉行元文元年除寺社奉行前後增秩
為一萬石列通侯大見貴重焉
寛永中朝鮮入貢執政預論稱呼適採林道春議始用
大君之號令朝鮮稱政與彼禮曹往復書中亦皆稱
大君著為永制正德中新井君美用事因建議改革
舊制令朝鮮書日本國王　文昭大君素好徵接朝
鮮使多變舊儀且使者所道整飾店肆盛設帷帳欲
以示國華也　大君之紹統也預定朝鮮入貢儀曰
國王僭也乃使彼國書稱大君如舊式又諭執政曰

結舊好盡禮則足矣何用華飾之爲於是悉復舊例
五年三月　大猷大君寢園火　大君曰古者有天子
七廟諸侯五廟之制我家已有七廟甚過于制然汎
不敢毀今　大猷廟燔災不復敢建遂合諸　有章
廟
六年八月置匭于評定署門外法令之便不便官吏之
職不職乘行不時受理事關君父皆許上書云之其
言者必記名若不則咸焚以塞告訐之源
七年正月令諸國因新國史本朝世紀寬平御記延喜
御記律集解令弘仁式貞觀式法曹類林爲政錄風
土記本朝月令類聚三代格類聚國史等官庫所藏

未完者有之宜搜索逸編獻之
七月令因食祿之家有加無損自執承統淺草之粟不
足給天下賦不足贍恩所以救濟無方逆者命有司
差吏四方搜邁田隱匿概然不數年不能成績其使
侯國歲輸秋粮皆分之一平勘定奉行以續成爲限
諸侯皆留都半年而後來覲之期開外一年半開內
一年三月九月爲期以省費用其不往國者納其半
三之一交替如故者納半任職者不納執政請從令
文命三之二如此八年而止
常憲　文昭二大君不好田獵幕下之士靡然承風
大君承統懼武事廢也暇則遊畋以觀民間利病且

屢試諸士武技或舟行以試舟人或使徒士踏水八
年十月大畋於駒場野命諸士騎馬令圍遂定爲恆
例
九年六月下令自諸侯以下至庶人衣服什器宜用質
素嫁娶享宴宜務節儉七月又禁以妾爲妻
大君恆謂師傅不可以弗遜夫習慣爲常與善人居無
不善與惡人居無不惡猶練絲之可以黃可以黑也
安藤對馬守信友有古人風命爲儲君傅
大君嘗言狐聞聖人在上行人讓路而方今諸侯往來
若有干鹵簿者則不問老少强弱推倒之或有手批
足蹋者或因斬之可謂無道矣自今禁斷之可也

近世人鏡録　卷之二

大君嘗出有壯夫負老婦當道避之不去從者忿捕責
之壯夫叩頭謝云臣聞車駕且奔避臣母有疾頭目
昏暈故以犯蹕罪當爲死　大君聞之歎曰孝哉壯
夫孝子負老也夫以母之故而忘死犯法孝哉壯
夫迺賜之白金若干都下傳称之人有艶之者微何
　大君之出負母當道如前從者怒云可憎夫也艶
前褒賞故爲之大罵叱　大君聞之謂從者曰詐上
貪賞誠可憎矣雖然人皆倣惡彼獨倣善足乃足賞
也於是褒賜如前云
或謂曰方今衆士忘武事弓矢甲胄舉質于市　神祖
而有知也必不悦也　大君莞爾笑曰不然夫弓矢

在槖甲冑在笥此之謂天下和平今也舉藏之于市
是則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　烈祖所以躬被堅執
鋭蒙霜露沐風雨者冀其如此也在天之靈其必悅
焉
府城外郭舊有粉牆規模甚大有壞則脩之其費不訾
大君命撤之執政或諫　大君曰　烈祖以來所
以有此備者雖干戈已偃而政教未洽人心難測也
今上嗣德百年澤曁海隅何用高牆爲抑姦之亂
王廉民携諸侯畔則雖有此備其何益之有不若盡
毀撤而以省冗費也盡徹之樹以松
元祿中始變慶長幣而後寶永中又三改之每改其幣
益惡物價騰貴至正德中雖一旦復古幣也物價尚
貴不反舊也且民患減銀産半又知舊金不久將復
慶長之舊以乾金之二直慶長之一故捐賤新幣
以爲不便也　大君立因循正德法不敢變也及執
政數議改幣乃察之再三焉曰慶長幣雖甚善也乗
勢已如之今不可得也於是乃執慶長元祿之中以
新造幣欵曰文元文元年五月始行之
元祿以來奢侈相承百姓成俗　大君在藩邸恒憂之
逮纂大統有復古之志焦思刻意克紹祖武身躬恭
倹慮心納諫有不便與廢改之德澤深厚政聲藹然
天下咸驩稱中興

缺

淑明大君幼也嘗放紙鳶風勁條斷翩翩而墜有不懌
之色左右偷笑其小器一日謂左右曰苟風勁也則
紙鳶無膚也即墜于市肆街衢庶人廢其業致之于
官署是可不念乎左右皆歎服

近世人鏡録巻之三

豊後角田簡大可撰

親藩

○越前中納言秀康　子參議忠昌　孫少將吉品

秀康小字阿義　東照大君第二子天正十二年
年十一歳爲豊臣秀吉假子十三年叙從四位上
任少將兼參河守十八年繼結城左衛門督晴朝
家慶長六年以鎮山東功加封越前六十七萬石
治福井城使子直基紹結城氏而已歸宗八年陞
從三位參議十年中納言十二年年三十四病薨
秀康有六子長子參河守忠直立補參議𩔖戾政
亂元和九年見放於豊後府内第二子伊豫守忠
昌封越後高田北四萬石寛永元年入繼宗國封
五十二萬五千石第三子直政大坂之役年十四
有戰伐元和九年封宗國統内大野五萬石寛永
十二年徙封信濃松本增三萬石十五年徙封出
雲十八萬石治松江城拜左少將出羽守第四子
早死第五子直基寛永十二年封大野五萬石正
保元年徙封出羽山形十萬石慶安元年徙播磨
姫路增五萬石拜從四位下侍從大和守第六子
直良正保元年封大野五萬石拜從四位下侍從
但馬守忠昌旣承宗國累進正四位下參議正保

二年年四十九卒子越前守光通立分統内松岡
五萬石於次弟中務大輔昌勝吉江二萬五千石
於季弟兵部大輔昌親光通累遷左近衛少將以
延寶二年卒年三十九弟從四位下侍從昌親嗣
併亡邑二萬五千石爲四十七萬五千三百八十
石昌親三年而老焉兄昌勝之子綱昌嗣貞享三
年失心國除　常憲大君復立昌親更賜九五萬
石以秉先祀昌親立拜權少將更名吉品寶永七
年老焉兄昌勝次子伊豫守吉邦立拜權少將享
保六年年四十一卒無子支封松岡城主從四位
下侍從昌平嗣併舊所食邑爲三十萬石更名宗
昌實吉邦之弟也九年年五十一卒無子其族主
稅頭知清次子宗矩嗣任兵部大輔權少將寛延
二年卒年四十六養子重昌立任越前守權少將
寔　有德大君第四子宰相宗尹長子也寶曆八
年年十三卒以其弟重富爲嗣重富立進權中將
寛政十一年老焉子治好立進權中將

慶長五年上杉景勝起兵於會津　東照大君東征次
小山下野秀康自結城上同來會伏水使者聞行上變
大君夜召儲君及親臣問計本多佐渡守正信曰列
侯羣帥皆質孥于大坂心必不固不若速班師參罷
外兵閉關函以觀天下變故多是之井伊兵部少輔

直政離次曰姦豎作難自逮殄滅志曰天與不取反
受其殃主公乘此機而西天下不足定即狐疑不前
區區守東陬臣請無復見焉拂衣而出秀康深贊其
議且曰會津勁敵宜留重將而西　大君頷之遣秀
康邀直政而畢議既而命秀康以留備會津水多正
信在坐秀康顧之曰西討大事臣當前驅効死　刀今
日之命殊非所期假令忤嚴旨臣請固辭　大君曰
兵法踰閲遠征以擇留任爲要且今日之事列侯當
送任子非汝無以係衆心秀康曰苟欲安衆心鈞野
州諱在焉　大君作色曰我一舉趾東變叵測且景
勝擒虜而進乳臭兒焉能辨之汝不肯乎景勝勁敵

當留重將禦景勝誠非驚汝蓋畏之耳秀康跼蹐俯伏
曰臣謹奉命臣而留焉不令景勝出白河關寸步闌
下莫有東顧憂正信進拊其膝出涕曰壯矣　大君
亦泫然泣下取鎧一領與之曰是歟未見背敉者用
酹重任秀康於是屯于宇都宮野下關原亂平封越前
六十七萬石
有舞妓名國稱天下第一秀康召而觀之其舞驚頸以
水精念珠秀康賜珊瑚以易之衆皆歎稱其不負名
也秀康觀畢墮涕曰天下億僞女子而渠乃爲第一
矣我未獲爲第一男子也吾不及渠遠矣
東照大君　台德大君嘗觀角觝于越邸讙不能禁秀

康起顧左右聲乃止　二大君甚稱其威武服人
慶長十一年秀康以諸侯築江都有病如白山水多後
次于下總見秀康還爲父泣康俊云嚐甚人情不至此
既往見甚瘦悴悵弊不修執手而語使撫腹曰如此
不復相見康俊不能對出云宜哉俊次之泣秀康爲
人英武有籌略初封越前也厚禮招雄士薄稅撫百
姓除征懷商賈威恩兼洽政事大行實爲國家干城
惜哉短命而薨
忠直立暴虐政亂元和九年見放於府内豐後　台德大
君命其弟伊豫守忠昌入繼本宗忠昌辭曰兄之子
光長在　大君曰忠直之罪不宜置後立汝者承乃

父之後也忠昌曰殿下於越至孝然兄而無後臣義
不敢奉命　大君乃賜光長以忠昌所食高田地四
萬石爲忠直後加二萬石忠昌封越前五十二萬五
千石拜正四位下參議初大阪夏役忠昌躬自健鬪
殪二人嫉陷諸將列坐麾下　東照大君慰勞之
而不及忠昌也忠昌在下座號曰忠昌在茲　大君
驚曰汝亦列於座與功烈可喜慰勞久之
忠昌獵歸謂諸老獵曰今日樂哉諸臣竭力獲多乎他
日杉田壹岐進云是即亡國之兆矣忠昌勃然變色
曰何也壹岐對云閣下每獵即不獲則盱衡厲色振
揚武怒群臣肩屏足唯恐見誅故今日埃四肢之

力以避閣下之怒也豈其所欲乎哉閣下以此爲樂
臣竊懼群臣愁痛讐視閣下也而國不滅者未之有
也忠昌聽愁撫刀而起壹岐神色自如曰死有益乎
社稷國所望也諸老職在爲謝之而退謂壹岐曰甚
矣子爲面折廷諍也獨無間處乎壹岐曰予興乎諸
君之撰予素布衣特被超擢從老臣之後惟懼一旦
先狗馬塡溝壑終無以報萬一故如此乃歸家俟罪
聲家人以後事曰予而見誅必勿怨恨上忠昌入
內翻然大懸饋不能食臥不能寐夜分召見壹岐解
佩刀賚之曰以此謝前愆
青山伯耆守忠俊直諫見黜忠昌謂人曰人臣諫君亦

有一定矩而乃毎事諫爭以訐小過不啻不能捂君
之非反觸其怒洒井雅樂頭忠世洒井讚岐守忠勝
諫臣也而其言不踰矩故無禍忠俊反之故及
光通娶越後守光長之女爲夫人無子夫人謂妾之子
直堅居國欲子養之問光通光通意其然也佯驚曰
無有立弟昌勝爲世子直堅傳望不立直堅延寶二
年竊遁直堅而自殺直堅如江都見但馬守直良直
良撫膺云一宗七家特以我爲可託我力猶能得諸
宗國請宗族會食比隣出直堅居上座儼如見宗國
之君爲言所以爲來直賢伏地曰願諸君免我死一
座大驚相見無先言直良云諸君勿憂直良雖老力

請之于官咸許之光通閤之羞慙而死直良見昌親
曰殺兄而不讓孤匹夫不爲昌親病之縣官不可強
立昌親直良望不能納直堅又恐其患死諸老中久
世大和守廣之云直堅死臣何面目見天下人哉負
死如高野起　厳有大君愛之竟以直堅爲備中守
食萬石昌親立三年立兄昌勝之子綱昌而老焉及
貞享三年綱昌失心國除　常憲大君復立昌親賜
北五萬石以承先祀於是昌親乃更名吉品拜權少
將
吉品爲人寬仁人壞雲妨障吉品曰此物累人多不復
作鷹爲犬噬吏損牽犬者其主懼請罪吉品曰其上

固當可知雖牽者豈故使噬君之鷹耶逮出之
○紀伊大納言賴宣　安藤帶刀直次　直次子雅樂守直治
賴宣初名賴將幼字長福　東照大君第十子慶
長八年年二歲封常陸水戸城二十萬石九年加
賜五萬石十一年任常陸介叙從四位下十四年
益封駿遠五十萬石十六年陞從三位參議兼中
將元和五年徙紀伊治和歌山五十五萬石歷中
納言進從二位大納言寛文七年老焉世子參議
光貞立進從二位大納言其弟賴純寛文十年封
伊豫西條三萬石其明年賴宣薨年七十諡南龍
元祿十一年光貞老焉世子參議綱教立爲中納

言寶永二年年四十一薨贈從二位大納言無子
越前丹生少將賴職嗣綱教之弟也立未除服間
父光貞病篤馳歸紀會卅薨毀瘠乃卒年廿六無
子弟越前侯生播少將賴方立更名吉宗陞中納
言正德六年入承大統是爲　有德大君命支封
西條城主左京大夫賴致承宗國使其弟賴安嗣
西條賴致者賴純之子賴宜之孫既承宗國更名
宗直進從二位大納言寶曆七年年七十六薨世
子宗將立任中納言明和二年年四十八薨世子
重倫立任中納言安永四年老焉以支封左京大
夫賴淳爲義子令弟賴謙出嗣西條賴淳立更名

治貞任中納言寬政元年薨年六十三義父重倫
第四子參議治寶立進從二位大納言

賴宣幼英邁大坂之役聞諸將攻拔城率兵赴之無及
嘗造恭白山謂　東照大君曰今日之戰臣請先鋒
大人不許故不得軍實何憾若之滿下松平右衛門
大夫正久慰之曰公子妙齡自有樹勳之日也賴宣
叱曰卿以十四歲復來乎　大君聞之歎曰嗚呼此
言也踰于戰功萬萬矣

東照大君即世遺言使駿諸衛仕賴宣奉命造謁久野
山　明年爲權中納言　大君右寵　眷賜名器殊
多而治駿府自以爲承　父之緒業不同尾水兩藩其

甲冑首辭謝　大君曰能已而徐詔侍臣曰強人之
所惡不可時年甫六歲又嘗曰流者輕罪仁也然無
賜食予恐飢而死也　大猷大君聞之曰善矣言也
因始賜之食至寬文延寶間賜耕其數種蓋始於
此云

大君承統登五層樓侍臣進持千里鏡云請試窺之
大君佯不應三云　大君不悅焉曰孤雖幼冲也紊
先業承大位而窺鏡遠望小人或聞之得無畏懼乎
則太厲路人也侍臣赧羞

明曆三年正月十八日都下本鄉失火風烈火逸延燒
數里十九日風猶不止火起于小石川延及中城五
層樓櫓官殿官署並梵燒蕩盡　大君出避於西城
烟燄彌天火勢漸逼　大君乃出立中庭執政御事
上宿諸士羅列護衛故大老酒井忠勝曰老臣竊懼
奸賊乘變發狂圖也臣外郎竊于火道從望台與見
臨老中松平伊豆守信綱曰東叡山可也大老井伊
掃部頭直孝曰臣外郎可也老中阿部豐後守忠秋
曰夫爲避火也則使此城悉火城中曠漠火不及處
多矣何出避之有若爲虞姦宄也則出城尤不可自
東照大君關原觀兵而來曆數六十天運泰亨刀
槍在室甲冑在笥一夫莫不得其所者而何若爲發
狂謀者耶苟有衆聞謀慮使內諸侯討之可也或者

頼宣好喫河豚府族重臣屢以爲言不聽最後或以死
諫爭頼宣乃召庖人曰問焉河豕之有毒者汝能徵
乎庖人云然不然豈敢薦諸頼宣乃使烹其最毒者
取死囚一人食之不死頼宣於是始絶焉不復喫河
豚
頼宣股有瘢每浴不拭之侍臣問之曰昔吾怒侍者執
刀撲之刀室碎安藤直次聞之朝直進上座痛搯吾
股曰其如此能去社稷乎及去見之裳併裂是其瘢
嗚呼直次死久吾亦老矣日見減故不拭也
慶安四年七月由井正雪丸橋仲彌交結群不逞欲火
府下爲亂其黨有出首者官吏乃大索盡獲賊正雪

自裁於駿府市又得頼宣與賊書數通皆署花押蓋
以欲嘯集處士誑惑姦民爲此贋書也當此之時
嚴有大君幼冲新立人情危懼執政迺謀曰召紀君
于朝而詰問之苟有異同即縛執之可也於是伏武
士而召頼宣黄門尾光友水戸頼房云紀大納言之
傑非因人成事者豈有此邪謀也哉此必賊之姦計
也頼宣入井伊掃部頭直孝酒井讃岐守忠勝松平
伊豆守信綱進語以賊謀逆門部豊後守忠秋出書
以示頼宣頼宣覩畢徐謂曰國家長久天下無事實可慶
矣何也事發連外藩則上疑下懼亦不小小我於公
室其親不凉雖有此書人孰疑之雖然今 將軍幼
冲不諒我衷則請見除紀國進止唯命掃部頭讃岐
守等察其無異謀皆曰誠如尊命賊之爲姦計必矣
僕等復奚疑君 嚴有大君聞之亦不敢詰頼宣於
是乎賊黨皆就戮物情妥帖而諸執政於頼宣心猶
未釋然也故不許就國數年初 大猷大君覺也頼
宣私爲盟書納於日光廟人無之知也萬治二年日
光山僧見伊豆守信綱語次及此伊豆守以告 嚴
有大君 大君使致之朝與執政啓匣視之謂曰紀
大納言之於孤一至此乎孤少殊弗知久疑其心不
亦升乎乃許就國
頼宣嘗見世子光貞手搏謂其傅曰項籍不言乎劍一

人之敵不足學丈夫隣敵制勝顧將略何如耳項籍之
所不爲而爲光貞願之
國老安藤直清帶刀少壯買三駿馬甚愛之頼宣謂之曰
人士將校雖獨乘駿良士不能從則其何益故能懐
柔衆士使其各得畜馬此之爲第一若夫騎駿競先
則一人之事非卿之所務也乃召備中那波守之使
說漢文帝却千里馬一章而又謂曰卿能察乎此則
知所以畜馬也初頼宣命直清參邦政也謂左右曰
世上謂直清何僉曰與吉直清之才不忝父祖頼宣
大悅曰果如此乎則天之所祚也改容拜天
新頭落合十郎兵衛伊政妙香柿子經冬至春色味無

變猶新摘也嘗因同僚桑山治郎右衛門亮政獻之
賴宣熟視不懌謂伊政曰撫士講武以備緩急非啻
頭之職乎今汝不注心於此而於畜柿子非我攸知
也汝未聞乎樊遲請學稼圃孔子以爲小人意亮政
之用心亦猶伊政也二人赧羞而退
賴宣審察人之所毀譽枉己從人是以人材得宜無不
竭力所交仙臺中納言政宗眞田伊豆守信幸立花
左近將監宗茂等所資贍渡邊光吉三刀谷孝和咀
而高緒所招致大崎長行咸天下之豪傑也然其求
之至精加治右馬東二轄肩之裁母妻與衣被往來
尾濃之郊或薄之賴宣曰右馬居津山爲世子舍人
世子很有力其君欲叅之不克右馬乃執世子以媚
其君是而可忍何不可忍雖武何爲
紀磯確少衆立數府均贏不足其法國有大興作則以
械器之用助之有大賓客則移鷹犬歌舞之錢供徵
令則假減俸祿常藏有餘各藏其府雖儉歲無有不
給
寬文七年賴宣老焉猶欲爲國家一効力曰　東照大
君平大坂時已辭位而尚在行間可不念乎雖無居
乃朝廷之事危坐聳聽
初　東照大君屬　台德大君以賴宣及尾義直水戶
賴房曰我百歲後善視之　台德大君謦首曰謹聽

命三家之重蓋由此
安藤帶刀直次參河人深沈有武略質朴尚儉視國如
家　東照大君嘗居伏水邸畜鯉二百頭于池王饗
上杉氏使人求淀鯉直次曰勞人費地而置不中用
之魚耶命主者棄之　大君老於駿與本多上野介
正純成瀨隼人正正成俱爲老中時直次食五千石
大君嘗問成瀨正成等曰汝等皆有萬石地爲政
何如正成辟坐磬首曰臣與本多正純受恩皆萬石
唯直次獨五千石　大君驚曰此非吾志也汝等[illegible]
勞一也祿豈有差等然而直次不形于辭色不亦貞
乎卽日召直次增賜邑並計封二人之年追賜五千
石入租十餘年分家因是大富　大君見賴宣於諸
子中英邁好事擇可爲傅者難其人熟思無過直次
者而難言之直次知之從容言之　大君大悅封賴
宣于遠駿五十萬石以直次兼賴宣傅大坂之役加
越兵傅城城不可登死傷山積　大君遣使者退兵
前後十輩愧無先退直次主曰先退者先退矣乃退
直次歸營渴甚將飲主者曰此器皆主公所御不與
一杯直次罵曰上下同食豈不同器邪　大君聞之
叱主者曰汝不知軍法從是軍中益貴簡易明年又
馳驅鷹衆戰數搟多或指其子死告之不顧曰飼狗
戰罷抱其屍而慟　大君甕賴宣就封顓須賀遂置

次封掛川二萬石罷老中賴宣徙紀也封田邊三
萬石屬士邑二萬五千石
台德大君既徙封賴宣令直次獻盟書直次云臣無昔
君之義君有不善則匡之不聽則死夫既令臣事紀
又教之貳不可　大君乃不盟藩臣
賴宣得蠻人所造千里鏡日窺于城樓行路惧無過其
下者召直次觀之直次乃引鏡推破焉而諫云臣聞
昔者君人者之服前有冕旒所以蔽其明也旁有黈
纊所以塞其聰也君之治國不用賢者為耳目欲假
眼鏡明不亦左乎故臣慎破之
駿大納言忠長好殺直次與其相朝倉筑後守宣正松
平志摩守某書責以愛死不諫二子不能用忠長誅
二子得罪求見直次直次謝不見請人云既不能全
其主又無匡救之言何面目求見人乎或云我公之
能戀予之幸也直次云此非我幸也君之幸也且君
安得不聽我言　東照大君嘗拊尾成瀨隼人正正
成水戶中山備前守信吉之能一侍臣云直次不如
二子者耶　大君曰否彼固不待我言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作亂儲君西征本多佐渡守正信
從後於關原戰期　東照大君怒不見儲君本多上
野介正純進云臣父正信督軍亡狀顯戮示于天下
儲君何罪　大君意解乃見儲君儲君見正純執其
手曰卿之德欠摩諺正純意氣揚揚而退直次曰本
多氏其亡乎言傷倫及儲君承統益封正純或謂直
次曰子之言何如直次云時未至也至其賜宇都宮
二十萬石乃謂曰正在茲矣未幾正純果坐不軌國
除於是人皆服直次先識焉
直次年老益見重於　大府　台德大君嘗將臨紀邸
聞直次掌饗禮命土井大炊頭利勝曰汝之齒未也
當就直次學是時利勝尊貴往侍其側心望其有異
見直次不辭云　將軍之言足君宜日來觀焉每有
司言事有稱己意則頷之乃不稱則曰查考查考而
猶未可則又令覆考至稱己意而後止利勝以為殊
無短長謂曰如事事為處分則度事立就何乃如此
耶直次歎云　將軍之所言足已苟如子之言乎有
司誘事於上無熟斟中否彼不成其材我不知其能
我老矣欲育人材遺諸後也遲疾固不害于事且庸
詎識我所為之善不若人所為之善哉利勝深然之
至預大政與吏計事必如直次敘必云子之同官為
奚若子之屬或父子兄弟宗族為奚若而後擇其善
者從之竟為名臣直次年八十三卒子直治任飛驒
守尾成瀨正成嘗請直治使紀國鐵匠鍛刀成正成
試于刑人不斷也因又請鍛一刀乃謂直治云夫刀
也試于紀人能斷之而于尾人則不能截也顧者尾

人肉厚骨堅也直治應聲對云不然尾人腕弱也紀
人鈍刀猶能爲割況於此刀乎正成默然直治早死
子直清嗣亦以名臣聞

尾張大納言光友（孫大納言吉通　成瀬隼人正正成　竹腰山城守正信　子政晴　政晴孫壹岐守政武）

光友初名光義大納言義直子之也義直字子敬
東照大君第九子初名義利小字五郎太慶長
八年年四歲封甲府北五萬石十一年任右兵衛
督叙從四位下十二年徙封尾張六十一萬九千
五百石治那護屋十六年陞從三位補參議兼中
將歷中納言進從二位大納言慶安三年年五十

一而薨謚曰敬光友歷從四位下遷正三位中納
言進從二位大納言元祿六年老焉光友有五子
世子參議綱誠立第次子義行任攝津守天和元
年封信濃高取三萬石元祿十三年徙封美濃高
須第三子義昌任出雲守天和二年封陸奥梁川
三萬石第四子友著季子義方爲長兄義昌義子
生式部大輔義眞綱誠薨封拜中納言元祿十二
年先父而薨年四十八贈從二位大納言世子吉
通立其明年光友薨年七十六吉通襲封拜中納
言正德三年年二十五而薨贈大納言世子五郎
太立數月而殁無嗣吉通第有四人義孝通顯通

温通春義孝出爲叔父義行義子故通顯立更名
繼友拜中納言享保十四年支封梁川式部大輔
義眞卒無嗣國除於是　有德大君封主計頭通
春爲梁川主其明年繼友薨年三十九無子主計
頭通春入承宗國更名宗春進中納言奢侈不奉
法元文四年老焉支封高須但馬守義淳入立更
名宗勝任中納言寔友著之子大納言光友之孫
也寶曆十一年年五十五薨世子宗睦立進大納
言寛政十一年年六十八薨義子齊朝立實一橋
亞相治濟嫡孫也拜中納言
後直寛永三年從如京師拜從二位大納言爲人温克

好學著國初年譜成功記神祇寶典等書　大猷大
君賜予光友姓世良田以長女室焉光友賢義甫之
薨也自江都奔喪留人函關辭列侯使者賻遺一無
所受尾人每歲祀熱田祠相集以鬪比吏至傷者甚
多又捕行旅祀鶴宮光友不欲改父之政唯禁止二
事耳平居居身清約所食一肉一菜而其夫人者
嚴有大君之姊也常曰我爲女子故爲尾夫人見
服有大君有德色所求莫不獲以賊雖增尾爲湯沐
邑每食常餽珍異光友後日婦養于夫者也而反養
夫乎不受
小濱君士殺役夫于尾小濱侯館士于寺使自殺光友

曰士而殺徒罪不至死以我之故使自殺而館之于
寺者蓋欲僧之請諸我也濟度衆生者僧之職也人
死于側立視不救何以為僧使吏瘞之
有司沙汰步卒老者得二百餘人悉奪其俸吉通聞之
曰儉者省冗費約身之謂也步卒壯而勞之老則棄
之彼何以畜得妻孥邪吁欲肥一人之身而凍餒二
百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乃悉與俸如故
成瀨隼人正正成初称小吉歲十七以立功長湫將五
十砲卒食千石少年爲將未有若正成者也豐臣關
白親正成講馬壯之欲與五萬石 東照大君令正
成徑辭焉強之則曰今必遣臣求之地下乃有自刃

色關白聞其不可奪益美之於是 大君謂正成曰
汝不負義不徼幸真純臣也
慶長五年 大君率諸侯東征會津以九鬼守隆長門守
父嘉隆大隅守從石田三成欲擒守隆正成諫曰不可
諸將在此者或父子或昆弟宗族留守邑者未知其
向背若捕守隆諸侯必內自疑不若歸之觀其所為
我軍亦不為守隆輕重且觀諸侯以寬不亦可乎
大君曰善遂用其計遣守隆人情益安正成以百炮
將從如關原誅石田三成轉堺泉奉行十餘年入為
駿府老中任隼人正部尾義直傅封犬山尾三萬五
千石

大久保相模守忠隣幽于彥根江自傷有叛逆之名亂
家法使人上書辯臣莫之敢通正成曰是我職也袖
而入間呈之 大君 大君覩之意稍解即世尾義
直之國定食犬山四萬八千石
竹腰山城守政信義直異父兄也父政時事上杉氏死
政信從其母事 東照大君其母幸生義直以故事
尾與成瀨隼人正正成俱輔政亦有能名是時有為
惡者九人或撓諸朝堂而署其尾曰凡十人義直聞
諸左右咸不能解也右筆持田次右衛門使左右告
之曰併閤下為十人爾義直問其故乃上書以聞義
直怒叱左右殺之政信聞之竊匿持田於亡即入見

于義直曰臣得一良士請厚祿之義直問名氏曰持
田次右衛門義直默然政信厲聲曰臣不能格君之
非以懟於持田如此良臣委弃溝塗可乎義直乃命
於是乃召見持田加賜食邑累遷老職與聞國政云
政信子政晴定食三萬石屬士邑二萬石
光友夫人妬聞侍婢寵有身懷刃欲與光友死政晴令
備輿駕責傅母急叱夫人夫人驚曰將妾焉適政晴
入見曰君夫人與主公不相諧卒然有變臣等百數
伏死于前無益于事請奉主歸 將軍請速出就輿
夫人大慙以衣掩面曰固謝相君乃止政晴子壹岐
守政武

中納言宗春自支封嗣宗以爲尾紀與江都鼎足而立
無君臣之分放肆不短禮儀　有德大君使議之不
可政武竊恐傚公之絶緒元文四年上書廢宗春立
支封高須邑主宗勝以安尾宗勝者大納言義直曾
孫也
嘉祥日朝者以次第伏謁執幕而退有一人謂人曰吾
能擇美者俯伏伸手君見之不懌目舟叱退士益失
容旣而政武復君曰賤士不習進見惶懼至此君意
乃解
諸司告事不可政武則云再思未可則曰暫但其如此
亦可也必協衆情

政武與諸老職欲或云執政宜簡而嚴諷其過柔類煩
政武徐顧侍醫曰甘草一名國老老夫以爲甘能調
四味故衆劑加焉其人乃服
士有一能必延接雖素賤童子逢于途必自與中言有
多田義寛者博通國史求見人或欲拒之政武云可
則用之不可則舍之何輒拒之召見盡其言
政武嘗東行過信中寒甚令走數處煙湯而待令衆隨
至各自探之而行曰向火不急煖探湯久忘寒
政武性度温恭容止閑習政守與俗殊尚審諦在職五
十餘年以國安危爲己任也老謝病致仕君親往請
之政武乃強復朝人人喜相告速爲迎新之備云我

竹腰公起
○水戶中納言光圀　父中納言頼房　信吉　中山備前守
光圀字子龍初字德亮號梅里又有日新齋常山
人之稱中納言頼房第二子也頼房　東照大君
第十一子小字鶴千代慶長十一年年四歲封常
陸下妻十萬石十四年徙封水戶廿萬石十六年
任左衞門督敍正四位下加少將元和六年參議
兼中將八年益封廿八萬石寬永三年從如京師
拜正三位中納言以寬文元年薨年五十九謚曰
威光圀寬永十三年年九歲任左衞門督十七年
陞從四位下右近衞權中將十八年進從三位參

議寬文元年襲封光圀兄右京大夫頼重寬永十
九年封讚岐高松十二萬石任讚岐守二弟未封
故推恩分封刑部太輔頼元於額田二萬石播磨
守頼隆於鑿田二萬石蓋奉頼房遺命也光國養
兄頼重之子綱方爲子綱方早死又取其弟綱條
爲子己子頼常使兄養之以遂亡志也天和二年
季弟頼雄封常陸宍戶萬石任大炊頭元禄三年
光國老告陞中納言兄頼重之子綱條代立十一
年光國年七十一薨謚曰義十三年　常憲大君
入水戶邸徙封刑部大輔頼元于陸奥守山播磨
守頼隆于常陸府中其所有舊邑皆還與宗國其

明年世子吉孚配　常憲大君女干是復益賜其
地併前三十五萬石綱條字九成歷從四位少將
參議拜從三位中納言以享保三年薨年六十三
世子左中將吉孚先卒義子宗堯立拜從三位參
議即讃岐守賴豐長子也十五年年二十六薨世
子宗翰立任參議明和二年年三十九薨世子左
少將治保立進中納言文化二年薨世子治紀立
任參議十三年薨世子齊脩立任參議

賴房　東照大君少子也以幼見愛幸常抱在膝上嘗
從容問諸子所欲義直曰願得大國賴宣曰願得賢
臣賴房時六歲應聲曰願得天下　大君愕然不言
推墜諸地自是毎爲裁折不得比諸子代賴宣封水
戸削五萬石

江都邸燒有司請賞出秘書者賴房曰恐開傷人之源
以宅舉賞之可矣賴房不知字歎曰子孫無見我書
於是學字三年書江淹文賦

光圀生於三木氏嘗與群兒嬉戲於門外善相僧一見
歎云此兒不凡何爲在此是時賴房未定世子大
猷大君召其得中山備前守信吉命以定世子信吉
乃還水戸歷撰公子至光圀嘆云鳳姿軒翥乃立以
世子

光圀在江都邸一日賴房誅罪人于櫻馬場欲試光圀
夜語曰汝往拾罪人首來馬場在館西相距可四町
道細樹蔽絕蕭寂也左右皆爲危之光圀神色泰然
應曰唯將起賴房乃取刀賚之光圀拜受佩之行時
夜暗咫尺不得辨乃摸索得首而還是時年甫七歲
賴房間居從容語曰吾臨陣被創委頼汝扶持而退
與光圀對曰否超越尊體進刺仇讐也賴房益奇焉
及長長大美麗龍準日角多力手折鹿角喬捷超踰
垣墻寐則一目必開瞳子四轉神氣爽邁開朗果斷
博學善爲詩文儒釋書無不讀爲人多材藝至於鄙
事觸類洞悉平居被服儒教孝友醇至

明曆災夜半有砲聲賴房驚將出光國止之曰非兵也
使問之無他之砲也驅紅葉山之盜云

光圀遊銚子港下總海上有聲潮大至左右走請乘船光
國不應歌而不止亦不至

寛文元年賴房疾病光國是時在江都倍道兼行歸于
水戸左右就觀及薨哭泣悲哀三日不食自始死至
葬一循儒禮不用浮屠之法三年不改舊政雖素有
私怨者待之不薄初賴房死也欲殉死者數人悉諭
而止之且爲禁斷

二年厚禮聘迎朱舜水舜水者明人也名之瑜字魯與
憤滿清之代明也萬治中來寓長崎人不知其爲人
儒困頻艱苦筑後安東守約省菴一見以爲賢委贄爲

弟子分歲俸之半以供養有日舜水及事水戸重報
其惠守約不受光圀待舜水以師友禮給祿五百不
死葬於瑞鹿山下以舜水之在明也有魯藩之辟故
親題其墓曰明徵君子朱子墓以成其志也使安積
覺記其行事後每忌日親祭之終身不變也又輯其
遺文爲三十卷卷首署曰門人源光圀輯其尊崇如
此
五年毀撤封內淫祠三千八十八區尋又廢新佛宇九
百九十區舊寺古祠載在典籍而今廢亡者悉復興
之廉察破律僧畜髮以爲民數百人於是聘名高僧
任於諸寺京師本國寺日隆于久昌寺良遲于森王

院歸化心越禪師于天德院凡若干人
光圀勵精爲政撫御有方能務納諫舜水爲言或有不
合我土風諸而猶柔色納之若有爲而諫者即序免
之故直言士雅遷競進矣有孝弟力田必造其家親
與金錢慰勞懇至又令儒官錄其行事由是士庶喁
喁焉感服
光圀欲網羅天下書籍大購求之或千里遣人搜索之
爛篇斷冊不得不措也於是乎命匱之秘玉函之珍
日月得集乃設爲彰考館爲士人游息之所盡藏書
籍其中光圀嘗謂不有載籍虞夏之文不可得而知
也不由史筆何以使後人勸懲乎乃有修史之意我

邦雖素有史而皆編年之體未有立紀傳而錄焉光
國因欲倣司馬之法爲一家之書至是大聘致名儒
鵜飼信勝森尚謙三宅緝明栗山愿安藤爲實等數
十輩開史局修之以安積覺爲總裁　神功皇后
入于　皇后紀　大友皇子入于　天皇紀陟南
朝黜北朝等皆其特筆也書成號大日本史凡二百
四十六卷又編修禮儀類典五百卷凡事係於朝儀
者鉅細具載焉光國又手撰古今和文勒爲三十卷
後西院天皇詔號扶桑拾葉集令准勅撰自是
廢微其歌詩且質疑事又詔作鳳足硯銘曰夫硯者
大道之藪澤也聖賢漁筆海釜經典發人織墨抹蹄

文章豁然鑑往古儼然誡來今此莫匪一消一滴之
餘澤也斯硯　太上天皇後水尾天皇之舊物也若州
所產其色凝紫溫潤如玉長壹尺許濶七寸許厚一
寸三分質存天生不加琢磨名曰鳳足蓋取諸米元
章硯史之語也　今上聖主常置几案間晨夕之
左右之睹於羹墻然御愛豈在一硯歟思在於孝耳
臣聞孝理行於上德教加於下萬邦靡然嚮風黎民
於變時雍天爲之示嘉祥地爲之呈靈瑞左史所記
右史所書布在方策功化永垂豈非所謂立身行道
揚名于後世者乎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是之謂也
天和二年秋忝勅臣作之銘臣素慣弓馬曾疎鉛斬

臨紙幾汗顏操筆屢措手然而王事無鹽賊競以銘
銘曰覽玄德光愛止御床不聽歸昌足履文章孱氏
墨勝投君軒牖　天皇覽而嘆賞焉乃賜奎章曰
水戸宰相經文緯武絶代名士朕令作鳳足硯銘文
成玩味其言意著忠義辭中宮商

天和二年朝鮮尹趾完李彦綱朴慶俊來聘餽以鷹子
皇皮人參等物書札不記姓名唯書通信使又押表
字印光國不擇使人問之三使皺焉謝固陋光國酬
三使以白金人三百兩三使上書辭曰所賜白金名
雖餽贐實係貨寶古人未有以金爲幣者蓋以受之
者不免貨取之嫌而與之者亦非使人安心道也光
國復書曰古人有以黄金爲幣者有其辭則受之不
以爲傷義然則於無與無取之道彼此何傷三使乃
受

元祿三年命有司多貯百穀曰凶年散施之民雖年豊
也有鰥寡孤獨老廢不能自存者亦用賑䘏於是廉
察封内窮民得二百七十四人乃悉賜俸撫之又令
儒臣鄉邑說書教民以孝悌之義

常憲大君欲立公子德松爲儲君召光國及尾綱誠紀
綱教語之光國議曰伏以故甲府宰相當入纂承大
統而不幸早即世是以殿下得代紹其休也則爰今
甲府綱豐爲儲君使德松君奉甲祀義也　大君不
可遂立德松爲儲君儲君夭後宮累年無有孕育側
用人牧野備後守成貞見光國及尾綱誠紀綱教議
卜儲君於戚藩綱誠綱教相顧不應光國謂曰殿下
所命耶將以私問也曰以私問也光國曰然則此議
俟他日未晩也殿下齒未也將來有慶未可知也假
令無之甲君在焉如以甲君爲不可也則尾紀二君
在焉如又以爲不可也則豚兒在焉何必汲汲於此
哉

常憲大君信浮屠屢召高僧聞其方有隆光者尤寵焉
大君喪儲君而後後宮無復產子者問之隆光隆
光對云人之乏嗣者皆是前生多殺生之報殿下誠
求嗣盍禁殺生且殿下以丙戌生戌屬狗最宜愛狗
大君然之乃立殺生之禁下愛狗之令獵師漁人
之外不得捕鳥獸雖猘狗狂獸不得撲之蝮蛇之害
人昆蟲之細微亦不得殺之於是有犯殺生之禁而
死者有傷犬而殺者有殺犬而梟首者凡歳數十人
光國嘗謂老中曰殿下仁于物推仁于人之餘以及
于物也人在罪斯刑之況於禽獸在罪可不殺乎但
無故而妄殺生不可故於吾邸中有狂犬則殺之因
是乃獻犬皮於　大君曰此敝邑所多有也以此試
之

大府條令有儒醫卜務外條光國謂曰儒云者不論上

下學道者之術也而與賤技並書實之于拾外可乎
老中閣然之因削儒字
光圀每值天變必入別寢兀然端坐喫素禁酒使人行
大府諸廟及祠廟問神之安否遇宗族忌日若喪
端肅恭敬見稱廟必感涕每正旦朝服西向而拜謁
擬見於　天子也常語侍臣曰　天子我君也
將軍我宗也汝等識諸親王若臺閣公卿之書自
京師至必拜手披讀
光圀平居食惡草具穿澣濯衣內外使用收給而已嘗
作黨黃綿紗巾垢汚不換四十年尾綱誠嘗會諸士
謂曰今日予視水戶參議之居室以故紙貼四壁一

無釆色也視其侍婢盡醜女也視其被服盡惡衣也
雖卿等不如此儉薄也參議之好學遠色尚儉宜為
顧模範也
光圀雖居身清約其於民事國用毫無愛惜也自禽獸
介虫至一艸一木封內不有則求諸他邦他邦無有
則求諸海外必移于封內蒔之畜之期於必得也於
足鳥則有孔翠青鸞白鷴鸚哥五色鸚哥鸜鵒鷄鵰
等物獸則有麞豪豬羊綿羊羚羊麝猿白鹿白豬豕
等物艸木虫魚亦猶之知卉木宜暖土則移植於豆
駿房總等國輩謂人曰我多集遠物豈用為私玩哉
唯是一艸一木欲化育於日本耳

初光圀讀史記至伯夷叔齊讓國感賞激昂以為繼父
之業奉祀者非賴重君而誰也兄屛弟立不義也有
父之命而負之亦不孝也不如及兄子也於是迎兄
子綱方於讚而為義子男賴常使兄賴重養之綱方
死又養其第綱條為子元祿三年光圀老請綱條襲
封　常憲大君命光圀遷中納言綱條為中將光圀
辭曰臣既乞骸骨猶死也何用爵位為無已則轉賜
綱條乎　大君不聽側用人牧野成貞謂曰水戶中
將於私第延見　大府衛士亦如父祖乎光圀聞之
曰卿未知乎天下緩急我家捍　將軍職指揮衛士
是以恆延見衛士且觀其能否此則我世官　神祖

所命也
光圀歸老於水戶大會諸士諭曰吾年老耄乞懸輿幸
蒙垂哀使綱條襲封夫綱條嫡胤也故予養為子欲
使之繼承社稷此意誓心刻骨積有歲年今而得遂
夙志何悅若之望汝衆一心同力亮翼綱條為龍為
豕咸在汝衆古人不言乎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
載舟亦能覆舟慎焉又召見其子弟誡曰血氣勇輕
死鴻毛盜賊猶為之不足貴也但所貴者義理之勇
也夫可以死不死非忠也可以無死死非義也能辨
明之非循聖訓而何以哉汝等少壯夙夜讀書論明
倫理可也初光圀發江都也為詩別綱條曰元祿庚

午冬適遊東海濱致仕解印綬縱作葛天氏盤旋廣
莫野一洗榮辱塵昔延首陽薇今業呉江蓴三十有
年來夙志忽得伸予去又何處不知再會辰嗚呼汝
欽哉治國必以仁禍始自閨門愼勿亂五倫朋友盡
禮義且暮慮忠純古謂君不君臣不可不臣
光圀隱居於久慈郡太田鄕西山自稱西山隱士草門
圭竇纔扛不斷栽容几餘遊讀書之暇灌園耕田以
樂其納租税與百姓同左右使令之臣或居于谷口
或家于樹陰凡可六十人皆不中府城用者也彰考
館儒者輪番交侍以唱歌詩或評擢編輯之書圀所
縱鶴鷺皆相馴久也世來遊于庭或登堂光圀出戸

山鳥或集其掌取食垂冠服瑞龍山樹碑誌之以見
其志曰先生常州水戸產也其伯疾其仲夭先生夙
夜陪膝下戰戰兢兢其爲人也不滯物不著事尊神
儒而駁神儒崇佛老而排佛老常喜賓客殆市于門
每有暇讀書不求必解歡不歡歡憂不憂憂月之夕
花之朝斟酒適意吟詩放情聲色飲食不好其美第
宅器物不要其奇有則隨有而樂胥無則任無而晏
如自蚤有志于編史然罕書可徵爰捜爰索求之得
徵遂以稗官小説撫實闕疑正閏皇統是非人臣輯
成一家之言元祿庚午之冬累乞骸骨致仕初養兄
子爲嗣遂立之以襲封先生之宿志於是乎足矣既

而還鄕即日相攸於瑞龍山先塋之側親歷任之衣
冠魚帶載封載碑自題曰梅里先生之墓先生之靈
永在於此矣嗚呼骨肉委天命所終之處水則施魚
鱉山則飽禽獸何用劉伶之鍤乎哉其銘曰月雖隱
瑞龍雲光暫留西山峰建碑勒銘者誰源光圀字子
龍
大府使者至光圀受命於朝饗畢謂使者曰請過吾廬
使者往觀茅舍蕭然廐有小步馬耳光圀命奴買魚
躬自擊之中身聶切爲膾其餘爲羹而食之將歸贈
以繫馬及麥粉曰山家所有唯斯而已因使語尾太
公光友曰三藩宗室儀表君以病不能朝見故致仕

不宜屢出
常憲大君召使講大學光圀曰積善家必有餘慶文王
治家盡善敬止開周家八百年之基者以止于至善
也　大君稱善久之
光圀恒仰楠正成爲人元祿八年於其死處湊川攝爲
脩其墓作壇建碑親書嗚乎忠臣楠子之墓刊朱舜
水所撰賛於其陰
初光圀擢藤井德昭紋大夫爲老綱條立益見委任焉既
而德昭憑寵擅權樹黨爲姦光圀因召德昭誰責乎
誅之綱條亦大怒欲誅其孥逮黨援光圀不肯曰罪
止其身也厤誅而爲與先輩明規請弘恕垂本宥又

愍其怒無依矜恤周至

元祿十一年光圀疾病　常憲大君屢使使問病賚祝之每使者至光圀必拜命於朝西山去城五里力疾騎馬入城必下扶杖而步來往不背乘輿也臺閣搢紳聞其薨也往往作詩歌哀惜之朝鮮人見我邦人必問水戶君無恙否名播遐方者如此平生所撰著凡四十餘種又文苑詩數百篇綱條采輯曰常山文集

中山備前守信吉初稱左介慶長十三年爲賴房傅賴房少年放蕩跅弛好盛飾衣服紅裏佩刀以黃金爲鐔物議沸騰信吉數諫不聽　台德大君聞而不懌

召信吉信吉入朝見老中曰願殿下必問寡君行事也以實答之似訴寡君不答則欺殿下進退維谷不如屏居俟罪乃出老中留之不可歸見賴房語以其故遂謂曰臣死不足愛也獨所憾者有三焉臣不佞不能讜論謇辭以勤主公一也輔導主公不得其道乃汚穢　神祖知人之明　神祖而在難施面目二也左右宵人逢君之惡虧損盛德者臣非不知也而不能速誅日復一日使其假息竊恐臣死而後主公益陷其國寘然悲逆三也臣雖死乎遊魂不離左右也伏冀主公惕然刱艾也賴房聞之感悟願召內務出佩刀及衣裳金鐔推碎之苹飾衣裳悉賜左右乃謂信吉曰今日而後砥礪自新也信吉悅甚初信吉之歸也老中以聞　台德大君悅曰賴房行事必改也

(一)保科肥後守正之

正之　台德大君第三子保科肥後守正光養爲子正光卒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肥後守寬永十三年封出羽山形廿萬石廿年徙陸奧會津增三萬石正保二年遷左少將承應二年陞正四位下右中將寬文九年老焉十二年年六十四卒嫡子長門守正賴先卒第次子筑前守正經嗣拜從四位下侍從天和元年老焉世子先夭弟正容嗣數月

正經卒年三十八正容任肥後守歷侍從進左中將元祿九年　常憲大君許歸宗賜松平氏及葵章享保十六年年六十三卒子容貞嗣任左少將寬延三年年二十七卒子容頌嗣任左少將文化二年卒子容衆嗣任左中將

正之之母　台德大君侍姬有娠而出生正之于民間事聞　大君賜之保科正光因冒其氏正光卒擢嬰其封拜從四位下侍從兼肥後守寬永十三年　大猷大君改封出羽山形而封正光弟彈正忠正貞于上總飯野以爲保科氏後而來許正之歸宗也

十四年耶蘇賊起群臣欲使正之爲將　大猷大君曰

烈祖之訓有之西有變則東之嶺於東亦如此今
變在西遣正之說國正之至山形白石氏殺吏作亂
正之使人誘召之捕渠魁十餘人或曰佗縣人不可
擅執正之曰我方憂天下不遑計國我而梟之市奥
羽不寒而慄無敢爲非　大君聞之爲可太用賊乎
歸江都　大君使側用人告從今以往事有不便于
國言勿有所諱正之曰臣愚不足忝命冀殿下留心
庶政周諏勿蕘天下萬世幸也條數事以陳咸見聽
納
九年增封會津五十萬石以爲蹄水戸辭受凡三萬石正
說國閭民所疾苦免逋債蠲雜稅立社倉郵行嫁止
火葬貲節婦孝子禁異言姦色養民九十以上者穀
産子及巫覡歟民者咸有刑不得濫爲僧必言之吏
建寺在此年之後者毀之國大治時岡山備用熊澤
了介欲盡廢寺正之聞之曰岡山雖務治不如爲取
之寛夫浮屠雖可廢廢之不以道則不如不廢矣備
主年浮屠修千前如正之言云
有司定律令三十條正之曰溝瀆人多陷以其繁而小
也江河人少陷以其疎而大也是以法不欲苛而細
欲寛而大也乃删定爲十條又爲載書與衆盟其一
後世子孫苟有忌國恩爲狂謀也則文武諸臣速執
誅之後世奉爲金科每春正月使儒官讀諸正殿君

臣下座敬聽之
有武夫四名木強無文伉儷備牛有司屢以聞正之措
不問會武官買缺乃擢四人補之命曰汝等跋扈予
固知之然能練習武事故選擇命之欽哉群臣於是
興於文武正之在江都治別墅令安西甲觀之甲武
夫一也蹙顏色不喜云高亭華麗會客宴張其樂何
極雖然徒費良地竭萬金以縱一己慾言未畢正之
卒然曰吾過矣竟廢墅不脩云
大猷大君既賢正之出入常從　大君病篤執儲君之
手授正之托以後事爲太傅祝大政及　大君薨君
西城三日出令與作廟禁修祖廟久之識者以西州
永滿欲綏朝鮮使正之曰天災流行無國無之不可
爲諱綏二國之驩是長其災也　嚴有大君乃許受
其聘正之爲人嚴正口絶不言飲食臥起有節不離
常所君子云大傅誠敬忠義使人望而畏之懍而服
有房杜之兼郭李體可不謂賢乎
讀毛詩至黄鳥篇傷三良無辜而死立議禁殉死
恒舉程子自古國家所患無大於在位者不知學之
語憂輔臣不學因知慾不知仁何以長于國家當今
之務與學爲急肇謂曰昔者安藤直次爲公子賴宣
傅　大府使獻盟書直次不肯曰臣禁告君之義策
名委質貳乃罪也公若有狂謀則犯顏直諫不聽則

從其軍而死耳叶其意則美矣而其言則不可此乃
無學之弊也與若曰直諫不聽則自殺君前以諫不
從狂謀也則善
輔臣以勇武相謗正之曰我願當我也無所施勇武
京師所司救倉厨防守重宗問湯武之事對曰學者
於聖人之事不有間然湯武放伐存而不論不為不
知道唯戒臣子勿傚此也重宗深然之
與水戸參議光圀論性參議固執性惡之說辨論甚
力正之徐曰所謂性善者先賢皆從之明公雖聰敏
唯願擇先賢定說傚工夫勿必立異見
正之好學聘山崎嘉右衛門問學又受我邦神道於吉川

惟足年老手不釋卷講明經史嘗作輔養編詳述輔
儲之義以獻　大府又編輯二程治教錄玉山講義
附錄伊洛三子傳心錄歸化僧隱元嘗贈贊隱錄曰
非我道也却之
承應二年　嚴有大君使正之聘京師謝右府之命也
於是正之拜從三位右中將以為執政無過四位為
僭於主也貪寵辭職則背傾命也固辭從三位
明曆災執政問正之以其家安否正之正色曰未知主
公所在而問妻子耶見死者相籍建議收瘞立寺其
上號云無緣寺向院也今回於是有司請糾職不職正之
曰開府以來七十有餘年未有如今日之災當急失

措固其所也安用推鞫哉寢不問執政惡亡寶器欲
秘之正之曰不可無而言有後也必有任其咎者且
夫國家所寶不在此何足惜也大倉火久不滅吏欲
滅之正之曰都市皆焚非徵發之所而火亦不可不
滅鐵民取穀穀盡火滅上無煩吏下有救急便莫大
焉　嚴有大君從之民得其利
米澤城主上杉播磨守綱勝夫人正之之女也無子綱
勝姊適吉良上野介義英生綱憲寬文四年綱勝死
欲立夫人之弟正之曰均是異姓也然夫人之弟之
無親不如姊之子之有屬建議立綱憲而監其國事
任彈正大弼削與之福嶋十五萬石盛岡城主南部

山城守重直有二弟不相善死時請立他嗣執政擬
正之之子正純正之不可曰兄弟以細故相望非有
大過不可取異姓以亂其族議分其國以弟重信為
嗣任大膳大夫分八戸二萬石與季弟直房任左衛
門尉天下皆稱其義
正之久居重位恐盛滿致禍固請歸老　嚴有大君不
許久之患弱　大君曰孤聞治目傷脾爲國家自愛
勿治倘疾命賜與諸弼正之前徵山井正雪丸橋忠
純多第子謀反惡處士山鹿甚五左衛門與列侯結
昏列侯信其言第子衆多爲吏棊造言之罪因謫赤
穗　又以風土記亡作會津風土記欲推及天下未

及言之會病作寛文九年請老　大君不得已許使
致仕然有大事必詢而行十二年病又作老中側用
人往問接道卒賜銀五千兩以塟年六十四
貞享中　常憲大君嘗正容賜端門堀田筑前守正俊
邸正俊爲人老凡百經營極致壯麗正容乃命墮府
庫及游觀處以爲馬埒伐珍卉毀奇石以塡池沼有
司請云與棄之汚泥寧序貴之正容曰不然執政之
醜可掩也不可揚也

○松平刑部大輔頼元　子大學頭頼貞

頼元字叔長水戸中納言頼房第四子也正保三
年拜從四位下侍從兼刑部大輔寛文元年封宗
國統內那珂郡額田邑二萬石以元祿六年卒年
六十九謚曰恭子大學頭頼貞嗣頼貞字子剛襄
封拜侍從元祿十三年徙封陸奥守山元文五年
陞左少將寛保三年老爲使子頼寛代襲封以延
享元年卒年八十一頼寛字子猛兼大學頭任侍
從好學博本邦古今詩曰古今詩藪寶曆十三年
卒子頼亮嗣兼大學頭拜侍從享和元年卒子頼
愼嗣拜侍從

寛文元年水戸中納言頼房薨遺言謂世子光圀必割
田四萬石以封頼元光圀襲封上其事　嚴有大君
命分那珂郡額田邑二萬石頼元受封時年三十一
明年下令有司曰凡政事一遵宗國制然而政有小
大事有本末臨時之宜其在有司夫官之失德每由
寵賂士民其或事苞苴諸遠陳聞勿隱常警戒吏民
勿令至濫憝有司聽訟其躬不犯公道而或由親疎
疑于阿私者宜會議斷之凡事勿有過苛察而傷大
體

河野甲強嬌肥後乙妻肥後怒殺之頼元召詰之有辭
容之請行許之祿其子坂中久重死無嗣妻方身使
在邸産焉女也使之再嫁藩中固辭請出邸頼元乃
以坂中俸餘與初生女而許之家老大嶺言廣疾病
頼元問之至則殺無男因賜其女祿餘金寛文十一
年八月大風雨水侵本莊別邸守邸加藤甲與司倉
石川甲率人出移所積材守邸松澤乙佯疾不出徒
屬請由不命室屋壞不告頼元怒令閉舍勿出不謹
且私移家財乃貸加與石川而放松澤小吏以土木
事左右造謀誣罵小吏小吏杖擊之夜謀率稱造
小吏所欲與之死監工長横山似次則縛謀告有司
頼元謂少事縛人不長厚倚似次輒數日謂小吏杖
擊事少激小讓其隊長不罪小吏月山甲犯向坂乙
向坂不挨月山不已遂將扣殺頼元謂月山不直逐
之令向坂曰私鬪两非國家之制也賜白金遣之茶
竪石川曾閑盜藏金當死頼元曰小人之情寵階罪

吾不明擠之也作新猷因之其所作梓人執故弗請
未減賴元因減死放之曾問之水戸爲僧賴元憫之
私給衆箕輪甲有罪見拘其族長春永常居題職賴
元喩二人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之制也況於族
人罪乎汝輩縦有疾強就職不然有若長縮爲綫箕
輪甲小高重行父不職重行數諫不聽至父得罪重
行及重水當坐賴元問其輩有諫者之其命曰汝益
恪勤無怠以償親非可也二子後在勞困赦父拘禁
分賜兄弟以其祿
賴元嘗出人或洒水誤搏殆及賴元不怒曰爾之不謹
若遇悩心人危矣先岡邸鄰火前隊石井長好率人
救其邸而及初先岡聘賴元女時賴元議絶其婚釆
發聞長好往救大怒令譲之長好謝曰外臣不預内
議安能知焉獨奉初以選亡賴元怒立解曰吾過矣
報　幕府執政書右筆誤書日而發覺而悟有司請
罰之賴元曰諸人檢焉吾署名焉而無一悟者若尤
其過罪有所在又何獨罪右筆有狐數毀庫皆請殺
之賴元使捕責之曰汝獸雖無知亦既穴居我邸而
何乃如斯若及再犯死無赦狐畏而入伏及縦之不
復爲害未捴中使妻寓醫家産子産難危甚未捴遣
往醫家遂宿而歸藩法禁不告外宿有司請罰之賴
元察其情宥之使長官請之而已

延寶四年令曰凡出行若與隷與外人爭勿論曲直制
止勿有令抗至執兵
元祿元年禁爲僧巫募緣二年七月令自十三日至十
六日不許僧入門及禁邸内觀燈
賴元留意戎備因府人設師旅之法甲兵器械庫之所
藏無嚴不繕弓搶步馬邸設各場習無廢日收養名
聲武技者從兵陣之法至射御劍搶數十人皆當時
之選也常戒封氏擇勇而能事及健可爲卒者若有
大事則將爲什伍屬隊江都邸遂民有馬者常懐柔
之豫爲借馬約
賴元性節儉寡嗜慾器服從給輦欲批把杖命邑獄之
三年始至修邸内不急事垣屏多令爲籬經年皆能
樹立無倒壞者以省修費使横山重之布内砂寝庭
重之使隷役以問運邸北川砂十年始徧
元祿六年賴元疾病朝使至勿疾授之是日見夫人及
安公子爲訣而後鎖内侍婦人侍疾者命左右後事
隊長高山重信請見左右不許以武器事請命賴元
乃召問之重信瞽首曰無事以主公大漸欲一拜今
不歎終不得見也因涕泣賴元亦爲之憫然曰勉哉
與汝爲別山是内外臣僚皆得見夜謂侍醫曰期將
在今夕死人之終君子慎當側佩刀在側召主劍者
令易之輕手自執之曰搞矣漏既丑令左右執衾曰

人惡覩死將屬纊自引衾令覆面逝年六十五頼元
善和歌有集曰蕭山詠艸好武學著兵法大成可否
雜記射書

頼元夙有卒憫之望　常憲大君甚貴重之貞享三年
十月賜宴尾紀水甲四家頼元亦預焉蓋特例也
大君嘗欲以為大老有阻說者而罷云

享保元年二月夜外吉有盜入邸邸內頗騷頼貞命外
延當直逮出門外直者曰守不離府當令也況在警
時乎不受命頼貞亦尋悟甚悅之且曰今後方急遽
時汝曹各堅而守我或謬命勿輕從

四年從馬奴得罪奴善走常隨頼貞騎馳未嘗後頼貞

心憫其罪入死乃召吏曰引來吾自斬之庭為排土
坐奴其上親揮刀擊之刃即脫觸不傷頼貞乃擲刀
顧左右歎曰嗚呼老矣吾欲一擊而手欄小滑不覺
至斯願奴不死天耳放之頼貞素膂力擊劍亦其所
長人皆知故為失以令免奴後為頭陀每過邸門必
禮拜泣去云

頼貞武毅而性甚肅謹與人恭敬飭下不怠足以府事
治封賦斗以至朝廷之儀則使諸有司之交際未嘗
有失禮承頼元武政之緒益修其道兵陣之法射御
之藝莫不躬自練習初頼貞壯時左京大夫頼純好
勇與頼貞相善頼貞嘗宴其邸懽後共觀調馬頼純
請觀頼貞騎頼貞為馳驟數反頼純大賞歎曰當今
諸侯誰敵公者即引所愛馬為贈曰非公莫能稱是
焉

有德大君為紀主時頼貞及諸宗室會宴其邸　大君
舉觴送頼貞頼貞起降庭觀花盛開乃舉佩刀鞘鉤
一枝大握援之既乎折以還來勸請再酌後拜受
大君甚悅

細川黒田兩家在大阪之役有相惡世不合好頼貞憂
之乃謂兩家曰天下治安家讐不遺誓命奉上久矣
況二國儕等不脩會祀何以見事上之勸乎兩家喜
謝聽之始乃通和交請頼貞宴以固其好

○松平左京大夫頼謙　受久澤高延

頼謙紀伊中納言重倫之弟而左京大夫頼純之
後也頼純乃納言頼宣第次子寛文十年封伊豫
西條三萬石任左近衛權少將兼左京大夫正德
元年年七十一而卒子頼致嗣拜權少將享保元
年入繼宗國更名宗直於是弟頼安代立進權少
將元文二年年卅三而卒子頼邑嗣進權少將寶
曆三年老焉無子養宗國大納言宗直第二子玄
蕃頭頼淳為子寔從父兄弟也頼淳襲封任左京
大夫進權少將安永四年中納言重倫老焉使頼
淳入承宗國使弟玄蕃頭頼謙出繼西條頼謙既

承西條吏任左京大夫進推少將天明元年太公
賴邑年五十而卒寬政七年賴謙老爲子賴看代
襲封任侍從年二十四卒弟賴啓嗣進左少將文
化三年太公賴謙卒
賴謙曰聖經賢傳吾人身上之事而不讀不問我所不
解厚禮延紀德民字平洲使講經史端坐竦聽有會意喜
見乎面有未通縮縮動容
諸侯行有于列者不問老少強弱推之倒之或有予批
足蹋者不然以爲無威賴謙偶見如此者曰行隊整
列備狂暴非常耳無知賤民老稚盲聾固無意犯之
豈可輒怒乎因令曰有人觸列寬抱以出之見其安

立而後行或有猥預顛蹶者厚存撫推之倒之任護
賚
賴謙天性孝謹愛敬無不至其使下也於其親存者故
多所寬假鄉有孝于親者必泣曰人子當如此及賞
孝子亦賞泣者曰見孝者之亦是孝子
賴謙文武之外無帶好而雜藝小枝有時一見之不欲
使廢其能也
賴謙嘗一日二朝雨甚使人先歸設酒及歸故經尊處
每尊少嘗傾衆曰飲
賴謙知愛久澤高超質直命主財計固辭不許稱病不
視職十餘日進惠政略一卷其指在損上益下加賞

倍力罷貧抑奢察困時與賴謙悅感從其言乃想視
事請先延封邑由制便宜既如西條一無所爲所在
唯問孝順睦友者得數十人立發倉賞之其費過甚
有富民好賑鄉貧困從歸江都見之干君且請帶刀
厚賜遣之既而定制減用婚喪之節尚禮去華令下
無敢犯者未十年財用頗贍
賴謙喪夫人尋喪母氏多用財氏相與謀獻二千金有
司以聞賴謙命使還之曰寡人恐傷民內外儉省是
以未至闕府庫汝衆勿以爲憂因命諸司曰民心至
于斯益慎撫恤
愛久澤高超之園有二株櫻及節儉之令大行乃復賴

謙曰群下守約勉儉自若臣皆有花樹請賜二日醵
引衆觀賞得以展其眉掃園置酒縱其門曰入而不
拜出而不辭釋刀解裳迭俳坐花不狹老賞不嫌幼
賤縱飲放歌歡呼笑譃唯意所適以永一日若不如
約爲負君惠身亦同僅放洗觴行酒大飲二日明年
會婦女亦如之及期盡由男子獨與其婦妾止爲之
丰從是歲以爲常
高超自號塊蹝子謂紀德民曰無貴賤知愚有受敗之
道一焉君知之乎德民曰何曰欲利已德民服其言
之要
高超年六十九以歲除歿時大雪例甚家老假徙於公

衆隷喧呼爭受役隷長不能禁告吏使探摭予有得短者弔之曰不能徧愛公之械其得役者徹夜踏雪不知凍飢既而願謙命諸司曰永守其約束勿廢其忠勞

近世人鏡録卷之三畢

近世人鏡錄卷之四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內藩

○本多作左衛門重次 子飛驒守成重 任伊豆守 富正

重次參河人天正中得罪于豐臣秀吉徙居上總小原文祿三年年六十八卒子成重坐父罪居若有年慶長八年封越前之田四萬石治丸岡爲越侯忠直傳任飛驒守及忠直見放入事朝正保二年老爲嫡子淡路守重能嗣割三千石與次子丹下重勝三千二百石與季子大膳重行四年成重年七十六卒重能以慶安四年卒年六十二子飛驒守重昭嗣延寶四年卒年四十二子重益嗣元祿八年坐政亂臣擅邑除後賜二千石

永祿八年　東照大君以參河悉屬部下擢重次與高力清長 與左衛門 天野康景 三郎兵衛 爲奉行重次強猛清長和煦康景左右相護而政事大治與人歌曰佛高力衣叉作彼是無方天野三郎重次如是命衆懼其厲民也及臨職裁決均平痛絕請託大有能名

重次覩事風生無所回避阿部川 駿河 上有巨錡不知何時物並繫人云　大君使移之瀨松 遠 重次逢之途望覩怒之直擊碎之謂吏曰治邦撫氏制用此不辟之器爲即爲政多累者非重次敦知也吏以實聞

大君大感立召入褒之

織田信雄與豐臣秀吉不協有推鋒之計因乞師　大君　大君帥師來會大敗西師秀吉謝　大君爲信雄晉東不諧也因欲與　大君相歡乃與信雄講解因信雄請以公子爲假子　大君許諾使第二子秀康如京師秀康時年十一雅長秀重次之子重次臨別悲不自勝乃遣男成重及石川數正伯耆守者子爲其侍仰秀吉爲關白也拜秀康從四位下左少將兼參河守使信雄繼從　大君上京　大君不肯入或言其如此公子必及禍　大君哂曰渠殺其子吾何預焉秀康母永見氏泣云公子死矣予奚用視息爲乃出

奔大阪重次以爲寡息男嫌疑地不智也使其遘禍不仁也乃設詭計遣任富正召成重返石川數正素有降秀吉之意至是懼己乎及禍出奔大阪於是人皆賢重次有遠慮而背其忠貞秀吉屢使人召成重重次不肯奉命秀吉怒曰豎子負孤　大君慮秀吉來侵乃擇當爲岡崎城主者曰岡崎在集之地而當上國之衝誰爲我守之者本多正信云非橫尸此城者則不可　大君因召重次賜岡崎城總統數百騎士

天正十三年　大君患秀自以爲不起召老臣命後事重次薦一民賢　大君不肯曰刀圭已窮後門加焉

重次艴然曰前嘗餌鳥也豈不無遺治而輙決大事與草木灘盡則臣先據溝壑爲君作蒭祭蘇蘇乃拂袂而出　大君遽使左右止之曰予死也則克遏廻力謀社稷乎泰山之安是汝職也而徒欲殉死豈不悖哉重次五藩主公如有不諱世子弱國又小臣下保長無有固志於是鄰國乘寡使驕我必不能支國竟爲墟也是臣之所以欲自裁也　大君大悟聞者嘐嘐令攻之重次駛灼艾不日而愈重次于是益可知也

豐臣秀吉伐北條氏也　大君鏖綠道諸城而館之重次受命外次以待秀吉意以爲火守忽忽弗樂秀吉

入闘嶠不迎不謁曰非我君也秀吉嫚名固辭不出秀吉深慊之入駿府重次以事輙瞋目厲聲言于大君曰主公盧城假人自何典記有之夫人亦且德而付之耶大罵而出　大君笑謝客曰誠則木多重次者臨陣揮緊功伐最多然性凌厲傲誕老滋甚搦人廣席猶尚如此甚嘔罵聲無所不至者可知也請幸勿爲意客皆慶[illegible]夜叉作[illegible]令見其風格實踰于所聞矣而秀吉益不懌北條氏亡秀吉以大君爲山東八國主而言本多重次於藩鎮役無禮其罪不小盍爲毋罰之　大君不得已使重次徙居上總小原給養老俸三千石

重次爲人木強訐直縱言無諱而凡其忠誠皆發于自然一無宅腸故　大君甚愛之家世受親舊之放逸其徒作亂大怒縱燒其寺痕系淨土教性又簡易嫌自外寄書于家曰養馬愼火莫使芊泣芊所愛少女名也蓋小康數歳以文祿三年卒年六十八

慶長八年封成重兄國富正府中雄生皆四萬石爲越前傳富正者重次卯之子也以幼孤子養之代成重質于大阪者後爲結城老與財糴供軍賦助土木之事民皆樂爲之川富正爲越前老縣鮮朝散大夫任伊豆守閑久世但馬輔政中納言秀康之死也　東照大君賜富正書曰聞之未知信否予欲死者甚吉人

不日乎立孤難殺身易子死則死者必多適爲要地也孤子孰與守之事秀康有忠者必不死死我必滅其宗且子何人而欲就其易富正後帥越衆城駿府

東照大君賜之刀關原役所佩也其所愛重如此是時其縣民之久世但馬邑女塔寡尊婦而還但馬閑而怒審命所善蘆師刺殺婦翁吏求賊急竹鴫周防與但馬惡知但馬令蘆師殺之恐其語洩累但馬以他罪繫獄蘆師以滅口周防有所欲誅令人亡請吏告變嗣主忠直乃使執周防但馬但馬不至發兵滅其家今村掃部清水丹後知富正爲但馬等以爲幕府所置老職也不敢執縛如駿白之是時　東

然大君如江諸命檻致富正富正至云臣非私但馬
但馬有千夫勇爲越禦侮故爲越隱掩茲活之臣罪
當死　東照大君意猶解怒周防曰汝起自布衣居
列將之位不思奉上猜陷不忠不臣周防泣代地云
臣聞佐佐木氏自有但馬上不敢離貳先臣秀康嘗
曰我不喜得越喜得但馬其言也猶在臣耳以故臣
欲冐死全但馬耳掃部等不思先臣秀康所以遇但
馬而必爲匹夫復讐臣恭未遂其意　大君以爲然
因掃部仙臺丹後岩城殺富正周防出之周防烈士
也出謂人曰丈夫而束縛膠戮何面目復見吾君乎
自殺死於是立成重爲越老拜飛驒守以鎭國人

慶長十九年大阪之役加越江將俄趣攻城　大君使
束止之成重整陣從砲而退　大君美之明年先登
斬首二百七十級
富正攻至京橋　大君勞之曰子挺身先入必有相距
富正拜云三軍大奔孰相當者臣無功成重剛毅有
父之風勇能爲治國非其材也　幕府廢忠直立其
子光長自傷不能匡正以爲罪　多寵不可治請還事
朝於是移光長于高田移伊豫守忠昌于越易其地
以富正爲越老成重入事朝正保二年致仕子重能
嗣迨曾孫東益坐政亂臣騷擾邑除富正後世世相
繼爲越老

〇本多中務大輔忠勝　次子出雲守忠朝　守忠義　曾孫忠常　玄孫
忠良
忠勝參河人平八郎忠高之子也亦稱平八郎天
正十八年封上總綰瀧十萬石任中務大輔敘從
五位下慶長六年以關原功增封伊勢桑名十二
萬石陞從四位下侍從十五年年六十三卒長子
忠政襲封自美濃守陞從四位下侍從元和三年
徙播磨姬路食十五萬石次子忠朝任出雲守關
原之役隨父健鬪獲甲首　東照大君賞以忠勝
故邑綰瀧五萬石大阪夏役力戰而死年三十四
子政勝幼兄之次子甲斐守政朝爲子從播磨龍

野寬永八年忠政卒年五十七卒長子中務大輔忠
刻先卒　幕府是以令次子政朝入承宗國以出
雲守忠朝之子政勝已長故賜以播之田四萬石
政朝承宗國拜侍從十五年年四十卒嫡子政長
次子政信皆幼使支封大内記政勝攝國事政勝
既承宗國拜侍從得郡山食田爲十九萬石明年
徙封大和郡山寛文十一年年五十七卒政朝長
子政長嗣初政朝殁遺言政勝曰吾政長年甫十
五還與國事政勝乃出二子于外爲嗣繼辟位
幕府止之使終其身政勝不復請乃割邑三萬石
與政長一萬石與政信而身有十五萬石及死割

邑六萬石與己子出雲守政利世人或識之政長立敍從四位下任中務大輔延寶七年年四十七卒義子忠園嗣松平刑部大輔賴元第次子也拜侍從從陸奥磐城加賜三千石併前十五萬石天和二年從姫路政勝子政利者元祿六年坐放蕩失德邑除云忠園寳永元年年三十九卒子吉十郎忠孝嗣從後村上六年年十一致無嗣封除

常憲大君別賜肥後守政英嫡子忠良以村上五萬石而使承其祀忠英者支封監物政信義子而大內記政勝第三子也忠良立明年徙參河刈屋爲側用人拜侍從正德二年又徙下總古河

有章大君薨乃免側用人享保表爲西城老中及惇信大君即位大見信用久之免老中位次溜間班寳曆元年年六十二卒子忠敬嗣九年從不見濱田而卒義子忠盈嗣眞田彈正忠信弘第四子也明和四年卒義父之子忠寛嗣明和六年徙參河岡崎安永六年卒忠盈子忠興嗣寛政二年卒義子忠顯嗣松平左京大夫頼謙第次子也

永祿四年　東照大君如尾張入淸洲諸覲儀衛者眞溫讓諱忠勝時年十四揮槍夾刀走當馬首呵曰吾君在此尾人何無禮衆皆懾伏屏息長澤之役本多肥後守忠眞以搶殪一人令忠勝馘之忠勝笑云童子忠勝非因人爲事者也乃前獲甲首而還忠眞謂　大君曰臣任忠勝膽略可用　大君悅焉

大君與遠後諏信通甲斐信玄聞之始不自安元龜三年冬十月武田信玄料北越雪深上杉謙信不出大舉來寇陷建良飯田分[illegible]袋井見付　大君遣內藤信成三左衛門觀師甲人圍之乃命忠勝以人久保忠世七郎右衛門馳救之潰圍拔之而出且戰且退至一言阪甲人並蹙忠勝職馬玄甲其首料擊如飛鬥軍屬目又撤兵營大阪與敵鋒遂沮乃得全兵而還

大君憚曰衛平八郎我兵殲焉甲人亦歎而美之云

敗於三形原也敵騎來躪忠勝操槍拂之者六七人墜馬死敵大驚甲兵出于森與兩將從　大君夾擊殺數百人始稱信玄追我于犬龍忠勝立馬水中而待甲騎目之曰是參猛將也不果濟

天正十年六月二日明智日向守光秀弑其君織田信長於京師本能寺是時　大君輕裝在界府泉處忠勝使本能寺至牧方河會京師大商茶屋四郎次郎單騎馳赴于界府忠勝與之及本堂　大君既聞變乃會日江師南征者未敢我且進據飯盛山合兵以誅逆賊拔秋而起途與忠勝遇忠勝諫曰我寡不敵且賊方得志未易當也宜歸國以圖後舉請[illegible]次門左衛門石川數正皆云忠勝言是也賊大路皆便

間道馳　大君從之行募鄉導潛甲兪行晴延散金
助之和人十市遠光蕃玄選壯士以從翌日抵黃津城
尊二舸而濟忠勝以積鐵撞破其舸以絕後道上寇
益光疗將士致身捍禦沿路蒙恢爵廢信者往往出
兵衛遊兵數日危而達尚阿日下令徵兵討明智
光秀
十七年豐臣秀吉伐北條氏滅之凱旋次于宇都宮名
忠勝謂曰汎得佐藤忠信胄乎今勝戴此胄者非汝
而誰故以齊之列侯在坐莫不歎羨焉忠政時年十
五餘謂忠勝曰大人忠勞佐藤忠信不足多也盍還
其胄明年　大君徙封山東八國並賜上總緒瀧十

萬石任中務大輔叙從五位下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等作亂忠勝與井伊兵部少輔直
政為監軍節揮諸軍大戰於關原島敗薩兵事平福
嶋左衛門大夫正則見　大君拘曰本多中務大輔
指麾兵上猶動刑予也可不謂名將乎明年增封伊
勢桑名十二萬石進從四位下侍從
忠勝嘗見二子學幹云我等搶者以小時親戰也其時
從者不過數十百人不得不親戰今幸得見封此卜
侯汝等皆將數百千人當學使衆破陣而執匹夫之
事非所望于汝等
忠勝年十四始與戰大小五十餘戰未嘗挫衂又未嘗

被創也為一時武田信玄國富兵強一時猜多士而
城畏忠勝豐臣秀吉嘗言山東有本多忠勝西海有
立花宗茂左近將監一對梟將也關原亂中後與井伊兵
部少輔直政抑原式部大輔康政偕補藩屏之任寧
征討年六十三
日忠勝病革書遺命授家老與次子忠朝以羨餘之金
一萬五千兩已而忠政不頒老以告忠朝忠朝從容
曰宗國經費浩繁我受支封足以自給雖荷先考至
愛而義不敢受忠政聞之心愧由金舟之上可相讓
久之諸父兄論平分之忠朝聽命因請云且留宗家
以竢我不虞需從之後大阪役與忠朝云非幸措辦

兵不取一金
忠政子中務大輔忠刻以配　台德大君女自食十萬
石寛永三年卒無嗣地入縣官　台德大君以赤穗
播四萬石封弟能登守忠義初忠刻後三從食白河
十一萬石及墾田萬五千石忠義為人張正尚武長
于下野守忠平為嗣餘五子任職並門子仕者踐
山守于風聖中寛文二年乞骸骨長子忠平代立叙
從四位下更名忠泰分群弟邑忠利守忠以守
各萬石忠晴彈正少弼忠周淡路守各墾田二千五百石忠
常時少未得邑養于家老宋迨忠晴為兄忠以嗣使
忠周併有其邑忠泰延寶九年從宇都宮加賜一萬

石貞享二年徙封郡山和以元祿八年卒年六十季
弟忠常爲嗣任能登守敘從四位下
利忠常聞川井正直喪父如禮師事之迨爲兒嗣定守
三年制唯公事就吉置侍講四人每日二人入講經
禮之如事師又起學舘冑家老諸士至庶民並至受
業居國無妾媵早起東向拜如待賓謁畢讀書聽政
夜聚老人共語月食官長謂曰先世嘗二日一食我
與卿等不忍常珍膳故以敘之今江都不殺鳥獸雖
令不及宜不食鳥春日祠藤原氏所出在韈上恐瀆
民不往唯爲謁墳墓識武藝出與衆同食衆未食
不敢先食不過市不妨農務在利民民戴之當屋居

在江都防內城火上馬呼曰若不得禦君臣耶食天下
若役汝尚事我如我事上我亦非徵汝寄命赴火唯
從平日所敎習耳其功罪一依軍法旗捨衣帶皆焦

六年爲卒年四十九臨死集重臣屬以後事葬不得
用浮屠招挪前已造之出則以自隨忠常爲人諄諄
溫克雖工商廝奚之賤親與爲語是以迨死莫不泪

自謂大君歸自狩火大起命忠良也河上先驅避之忠良不可曰臣奉命衛駕駕至避兵非所以命臣也臣雖得罪不敢去

支族伊織勝直之子政邦嗣實遠江守康勝曾孫也任侍從寶永元年襲封姫路享保十一年卒年五十二卒子政岑嗣叙從四位下寬保元年老為子

長子出羽守忠政出繼外祖父大須賀康高氏次子伊豫守忠長先卒季子遠江守康勝嗣大阪之役力戰疾創而卒年二十六無子　幕府命八須

臣嚼昔之同列何心服事仇讐公子今日之主閔為女變夷構亂漁慾歸順寬典之從速復遂非與謀茂致豐臣秀吉覽之大怒賜康政千石萬戶及　東照

爾非臣所望也乃從駕歸館林本多佐渡守正信聞
人止之不肯
康政勇武有籌略與井伊直政本多忠勝以武功爲家

昔頼不請大國罪人梟諸其下使訟不然多忠義大
惣娘路訴乃于道路乞食者人無間者焉忠次曰使
亡産餓口道路是我罪也訴乃牛馬猶有罰訴誡人

忠次其言之　大君於是許都牧野忠成守河内藤
忠興帯不内藤政晴兵部少輔安藤重長右京進井上正利河内
守相馬義胤大長門守西郷正員若狭守山口弘隆但馬守高

中國之根也非孺子所任使其可政倫從封土人和
元年松平越後守光長有罪可除　常憲大君使政
倫收高田平無子立勝正子政邦令修増上寺禮待

忠隣孫加賀守忠職

忠隣參河人父忠世稱七郎右衛門天正十八年封小田原四萬石以文祿三年卒年六十三忠隣

政八年老嗣子忠眞嗣任安藝守文化元年爲寺社奉行七年出爲大阪城代改加賀守叙從四位下十二年除京師所司代加侍從文政元年入爲

年拜老中加侍從轉加賀守明年從佐倉貞享三年從小田原得有祖先之故地累增封食十一萬三千百廿九石元祿十一年老嗣長子忠增嗣割

乘夜造獻盤飯以有餘給國士卒之也爲一策也乃搜求銃手或死沒或被創或散見其地用者僅廿餘人益之以手兵得百余人與戎對壘敵乃更拭犀

下未有此人也東平召見兄弟大被褒譽既而忠佐
如岐阜濃織田信長厚遇之曰猿將軍何在長篠之
功竟輸子兄弟忠世矣讃猿號曰猿將軍云

忠隣曰不煩王手馳斬一人而還堀川江之役群出
接戰有功既長　大君知忠隣持重與他將當擊敵
也留忠隣中軍掌旗鼓出塗颿可擊否忠隣容梭緘

致身青雲上不難也請擬士受代勿忘芋矣
大君城江都忠世所部先成欲爵之忠世兄弟不受曰
臣德川氏之隷也不恭　天子之爵忠世勇不顧

治之拜相模守那護屋肥之役病不能從軍老不奉
法吏恐得罪相謂曰相州何不來　大君乃馳驛問
病且曰病愈使來忠隣直號令立行無敢犯法者則

公之鬼也
慶長五年　大君以儲君從於關原戰期為不肖欲更
擇立有材者問諸執政重臣本多佐渡守正信欲立

恐臣悖豈狹私於其間乎殿下若從臣之言天下幸
甚數日復會榊原康政井伊直政等因前日忠隣之
言是因甚儲君竟安公子忠吉心甚忠隣之守正衛

其天主教者燒其寺而馳急傳命所司放忠隣於
彥根命臣忠隣方與客棊乃坐使者□聞賜竄流
之命請卒棊□受命神色□為復對局決輸贏竟歛

道成濟正成奮為慨然歎之且為□理僧天海器識
超邁有偉度　大君尋咨以機務世指為黑衣相亦
悖忠隣之□□□以為言　大君聞悟但以　台德

以主今者嫌于逆刑也且予薦人無私不漏内事不
爲可慎之行雖不奉佛是爲佛也蓋其意非樂佛示
慈悲世之意也是年正信卒數年上野介正純有罪

人任意放言去上田信時水多正信爲縲引之陣忠
教聞之曰有伐寇之法不聞避寇之法夫鷹師惟知
使鷹尒使儲君後於關原戰期者用鷹師故也見立
花左近將監宗茂復封謂人曰予何不爲賊賊主公
之所親也革侍聞讒舉　東照大君之勇略　大君
悅語關原時事忠教倦將睡至破岐阜石田三成等
商如厭則閉目曰豈如主公在小山時耶土井大炊
頭利勝有駿馬捋其尾曰汝能走免主於難其無忠
憚如此賞賜絕無及尙不對使　台德大君時坐事
出之都明日與逆臣戲使坐傍　大君笑曰如忠教
法不能加待之如故又使人言曰主公疾予之刀長

忠教斷鞘露刀示而朝曰臣能斷鞘不能斷刃背賜
爲養邑大官無餘膳有菜無肉忠教曰大官膳鶴如
此乎則臣家亦常食之遂封萊而進庖人以實聞
大君大笑諸有進來者當獻其地所產忠教獻紙待
餘前執政之門貴人則持去貧懷歸家春日姬有寵
於　大猷大君一夜入城諸門莫敢支者至平川忠
教爲門使拒問不納春日明且入愬請　大君　大
君曰夫夫也執強雖然也不得夜過矣而心善忠教
賜以黃金及佩刀宇治貢茶於江都路上辟人例也
忠教過之途故不辟吏呵之忠教佯不知曰汝等奚
爲者曰此是官茶忠教笑曰我是官人茶豈貴於人

乎　大君問可使伐耶蘇賊者對曰殿下所愛敬乳
母春日浮屠天海皆可爲將是時已遣板倉内膳正
重昌復遣執政松平伊豆守信綱忠教愕曰使倉氏
死　大君因數古名將曰得此一人我不憂賊忠教
曰雖今不無唯殿下不知爾忠教歷事三世閑知故
事集國家所興起者題云門外不出世謂之三河記
每卷有跋語或曰觀子之所著參門功臣獨有大久
保氏其實然乎曰否我爲大久保氏故詳記其事若
在他人又敍父祖之勲耳年七十餘將死　大君使
使就家封萬石忠教曰生不得封侯死何爲固辭之
使者曰君愛之子孫享其福忠教曰我子有材自得

不待我傳竟不受

玄蕃頭忠成者忠隣之弟也從軍大小十九功當爲最選爲扈從偃武後擧駿府奉行增食五千石不捕得友昔由井正雪既乞骸骨明曆之災與列侯同入昇災患成獨質　大君使執政問之對曰主公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闔變故忽疾苦而不知二祖歷艱難成恭大業今天降大災明示警戒府庫要爽鑾之瑤寢廟陶奇瑰之玩知財有時乎盡矣有司勸儲在其効意守有其咎知人材有廻否矣是蓋祖宗之靈所以教主公也四也有天下可謂盈矣四海之積一朝而盡可謂虧矣虧至此國自古無不在也如損

積聚爲國不足惜也主公願奉二祖之教以固太平之基雖與天地同期可矣若夫府庫之財倉廩之實則有司存不足勞大慮臣察乎此不可弗賀　大君曰善年九十餘卒子孫皆顯仕

加賀守忠職者忠隣之孫也三徙增封得津毀那護屋以其材展治城　藏有大君時爲筑紫探題忠職好學篤行將死謂義子忠朝曰自常番公九世雖臨死亡無賦于國汝亦以此傳之子孫使避夫人曰男子不死于婦人之手忠朝貞享三年徙小田原得有先故地

○本多佐渡守正信　子上野介正純

正信參河人初稱彌八郎後正長子也任佐渡守拜執政封相之甘繩二萬石元和二年卒年七十八卒正信有三子長上野介正純拜駿府老中食邑三萬三千石次安房守政重仕加賀爲老李大夫守忠純食下野榎木二萬八千石正純襲封併故所食爲五萬三千石元和五年增封宇都宮二十萬石八年有罪邑除見放羽之由利寬永十四年年七十三卒子出羽守正勝先卒其子稱忠左衛門　大猷大君時得復仕朝其忠純有變妾寵於近臣後復取爲妾近臣患遂弒忠純事聞　幕府褫其邑別賜義子政顯以四千五百石政重之後

世世相繼爲加賀老

正信長　東照大君四歲自　大君初即戎務從蒋永祿六年一向宗徒及正信擁上野爲謀主及其徒歸降出奔上國主松永彈正忠久秀家久秀謂其人曰予多閱參河士大都在武一邊唯正信也剛柔得中又其風采不野有異特之資去如南豐又去適北國居加賀數年爽心懷歸思　大君亦索其舊罪召爲櫝中謀主正信去參凡　十年而還

豐臣太閤薨　大君奉遺命總大政石田治部少輔與其黨欲作亂正信適自江都如伏水細川越中守忠興曰石田三成之黨謀決淀水灌公邸請避于大津

左京極高次（若狭）宰相公　大君乃問正信正信曰不可忽。興知避害而不知避害之為害。大率物勢一溢不可復律。諸侯觀我避于大津必去我而適三成令之計莫若陽為不知陰為之備。三成之黨雖衆無足懼者

加藤主計頭清正福島左衛門太夫正則細川越中守忠興池田三左衛門尉輝政淺野左京太夫幸長黒田甲斐守長政加藤左馬介嘉明皆欲倚然於石田兵部少輔三成黨群皆知顯戮　大君弗聽曰石田治部少輔有罪而逆不形以私賊誅重臣奈豐臣何乃請前田大納言利家亦不許七侯快快有余言或欲

投甲欲攻之。佐竹右京大夫義宣使三成乗婦人輿抵至伏水入見　大君告之為言自歸之意　大君諸之七侯關三成逃奔伏水復申前請諸即往往聚兵俟命居人大駭　大君患之。闘池田邸有會議遣使奈闘書介今成関論再三且曰如不見從我必勘諸部兵之我館以待諸人來攻矣七侯瞿然相亂鼂動受命而皆尚在各邸不罷去　大君知事未解臥思所以處三成正信々謦欬而入見　大君已覺曰卿下[illegible]之遽　大君驚起曰卿有何急事而來正信對曰三成則其奈之何曰然今方思之正信拍手曰尊主公已思焉思則得之臣復何言哉乃出習

曰　大君使三中解職就封恐途有變令結城参議秀康左中將式部少輔一氏生駒雅樂頭親正護送七侯果欲要以擊之聞之而止

正信為人寡言長于諷諭　大君嘗大怒侍御伏不能近正信徐為責之如無容而徐數父兄之勞曰汝為人之子不能負荷殿下必不宥汝　大君聞之釋然

寵或云正信者　大君所咨詢若事可施行則抵掌歎賞不已即不合己意則不正面言唯低頭而眠

大君亦或辯爲論政之異又云時人來驚視正信與大君辯論爭議唯相額領頷得而已石川丈山云

正信食甘繩二萬石關原事平　大君召見益其舊封

正信磬首再拜曰臣敢不拜命乎然少無戰闘之功況今求矣乎既奉[illegible]恩賜族不飢不寒於臣足矣邑多無所用依冀以賜臣之邑吏禄良臣猛士則臣亦骸骨高枕自適耳何賜若之固辭不受　大君曰孤非使卿以此養上欲得相與養卿之老曰列侯宗室以臣年老為殿下所重餽餉饋麻日以養之不足乎依日袖壺而朝置諸　大君前　大君莞爾笑曰氣不如也正信與大久保忠隣偕從政　大君老於駿俱留輔　台德大君其為人深沈有膽略嘗察京闘一時無比而內息兒以是頗失人望初一向宗之亂正信見逐大久保忠世衣食其妻子見　大君屢諾

正信材可用逆思隣得罪正信父子與有力焉君子
譏之

關原之役福嶋正則恃功殺伊奈今成封戮虐甚　大
君曰諸侯得之天下復亂欲下吏驗治正信曰不可
今諸侯大約一體之人也見正則獄因而不知其罪
惡必將懼懼然自危夫以新造之天下臨自危之諸
侯必不安也正則悖倒無不悛而後誅之諸侯
明知其不可宥雖千載之後何患之有且善善惡惡
人情無不有也諸侯孰復偽之正則竟不悛几和初
以正信言廢之

諸侯朝見留江都驕衆無度　台德大君欲禁之正信

曰不可天下始服豐臣氏仍熾未可謂歸于一方今
之要在務懷諸侯諸侯不遠千里爭趨江都者非尊
畏威懷德彼各僻處無音樂夫耽佳治之好輦轂之
下得其所欲而今若束之以法節之以制彼將苦千
里之途逸其月之久怏怏求歸于東非國家之福也

台德大君嘗問曰何爲則治何爲則亂請詳聞其說正
信對曰臣不佞幼從事於斯間於賢人君子古昔聖
之流思一且恍然似有得其理者謹書以答蓋旨乃
獻數條其略曰上天之理無形無體而塞乎宇宙之
間夫天下安寧陰陽調和萬民和樂是天之所欲也
即是天理也是以上帝舉聖人而寵之於四方以爲
元后令治萬民能知此理則治天下猶運諸掌也又
曰昔者堯老禪位乃命舜曰咨爾舜天曆數在爾躬
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舜天下之大聖
也授大統天下之大事也而用其警誡則豈有求於
他者乎誠能達此教正心脩身整治政事則於治天
下何有苟遵此道而循其端則不亂者幾希不獨彼
邦雖我邦亦然古昔　神武天皇崛起提劍耘鋤宇
內夷暴亂安人民允文允武能弘堯舜之道是以大
功速集自是以來聖聖相承猶不變及聖道衰也
天子不聽信邪教崇浮屠王道於是靡靡不振人君
乙夜翻閱經史或聞侍講則此等之理粲然猶黑之

與白又曰國家無道則上帝譴怒必降妖孽以儆人
君人君於是恐懼洗心自新以脩庶政則庶幾天意
可回昔者商湯之時天旱七年湯王禱于桑林之野
以六事自責曰政不節與民失職與宮室崇與女謁
盛與苞苴行與讒夫昌與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又
曰大智則如虛舟與衆詢虛心納諫譬如轉丸小
智則易盈自以爲是拒諫飾非以遂己意陶虞氏王
天下也君臣吁俞警戒雖芻蕘之言亦察之孔子曰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可見聖人智慮宏廓也是以恭
默無爲而天下治又曰君子則識確不疑讜言不諱
侃然正色君爲之竦然畏懼是以自易疎小人則頗

鈍無耻交通左右諂諛求媚君之所好悪委曲聽順
出入唯唯君爲之欣然是以日易親人君蓋察于此
辨其邪正則國治驗然雖然知人聖人猶病諸可不
愼與孟子曰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
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
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
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又曰尊爲天子富
有四海百穀陳陳相因充溢于廩財貨鉅萬滿盈于
庫是何爲也備緩急支用也故飢者食之寒者衣之
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則賑䘏之使天下無窮民也
苟貨財供己縱酒耽色以疾百姓則百姓怨痛散而

之四方矣大學曰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可不察
哉又曰選良臣數人分行諸郡廉察其政皆云田疇
易却野闢百姓驩虞則褒之至於門三見其治焉然
後賞之皆云君驕奢淫佚厚稅斂竭民力深溝高壘
濫盟列國蔑視國家則亦察之見其亂焉使人誅之
而不肯則罰之又曰民國之本根也本拔仆則枝葉
槁落是以治天下者制民之產分田里正經界無遺
農時使民力於田畝而計其一年之進以其餘爲租
稅使民不飢不寒是以養父母妻子也夫爲天下之
主則何也代天撫民也是以爲上躬履恭儉不驕不
佚日夜惴惴焉懼有一夫不得其所則違背天意也

民之如慈母之於子樂其樂憂其憂則萬民欣欣作
上如父母也然後雖坐于玉殿食備八珍身服錦繡
美女侍側何不可故孟子曰古人與民偕樂故能樂
若夫驕奢匹獸賦斂無藝竊擄萬民則天下愁怨幾
何其不叛而去也故孟子又曰暴其民甚則身弑國
亡不甚則身危國削

正信夙攝撿衛數十年矣性質樸不飾見於 東照大
君如在營時變辟然不自疑 大君亦寵猶朋友也
台德大君待以長者之敬君臣之際情欵太密猶家
人也列侯功臣人人自以爲得 東照大君之意矣
己若也然所寘與謀議者外而藤堂高虎守和泉內而

正信二人耳正信情存撝挹深畏盈滿恒有止足之
意 台德大君欲加封三萬石辭曰臣素驚呷遭逢
明世職恭權要於臣已過矣請終又謂曰主公慈臣
之微勲欲寵門長久則必無增賜息正純之邑焉又
遺言正純曰吾死主公必益汝之邑也三萬石我所
辭汝受而可苟過之則及禍正純不從故及
上野介正純權略高邁有父風才望冠者 東照大君
以爲國器及老于駿擢爲老中毎事諮之是時正信
爲江都老中父子當路威權無比熏灼一時 大君
疑入嘲 台德大君亦見意與和 東照大君之薨
也正純建議請駿府寶器金銀及書籍以賜義直頼

其豁房三公子羨餘之金蓋藏諸久能出以備不虞
初　台德大君長女歸於大阪元和元年大阪再起兵
大君帥師伐之城陷下令曰有拯夫人者即以爲
室坂崎出羽守成正得夫人而反將室之夫人憾本
多中務大輔忠刻而不肯嫁成正強之欲爲比丘尼
因婚於本多氏成正怒欲要於路而奪之事發　大
君不忍加刑使人開諭曰事之不諧自有曲折卿怒
望之甚妄動人馬非叛逆而何今自悔改前過則得
長保宗廟也成正不肯於是老中乃相議與其臣書
曰汝主無君大惡無道若等令爾主自刃則宗廟或
可保矣其熟計之正純乃言曰渠若聽命必使繼其

祀乎甘曰何爲曰然則此書不可與焉夫貴不臣而
赦其臣以不臣可乎且吾聞爲政以信未聞以僞也
第遣討罪誅之也甘弗肯聽正純曰不與連署　大
君聞而不悅成正之老得執政書伺成正之寢以首
尖刃弒之函首而獻之曰悔過自殺　大君知其非
自殺大怒曰臣而殺其主罪不容誅成正亦不懲其
惡爲臣所殺祀不可繼於是除津和石四萬石其老
皆自裁而死柳生但馬守宗矩稱曰本多正純行事
雖多可譏惟論坂崎氏也當矣
元和五年正純以毘佐之勲加封宇都宮凡萬石八年
四月　台德大君自日光廟歸入宇都宮城會有人
訴正純謀逆諦觀其館惟異非一　大君愕與重臣
謀微服夜出從數人反于江都既而松平越中守定
綱乘大駕備鹵簿而歸於是乃捕正純放諸羽之由
利以久預大政故特垂曲恩賜秩五萬五千石固辭
受千石以寛永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鳥居彦右衛門元忠　父伊賀守忠吉　次子土佐
元忠參河人伊賀守忠吉之子稱彦右衛門　東
照大君從封由東八國也賜元忠下總之邑四萬
石治於矢造慶長五年上杉景勝起兵　大君帥
師東征元忠留守伏水石田三成使西諸侯攻之
捍禦旬月遂死焉年六十二長子忠政初稱新太

郎襲封任左京亮以父死國難故累增封食凡四
萬石從羽之最上陞從四位下侍從寛永五年年
六十二卒子忠恒嗣忠政之弟成次爲駿河大納
言忠長傅食甲之田三萬八千石任土佐守寛永
八年年六十一卒子淡路守成行嗣坐其君忠長
邑除忠恒襲封敘從四位下寛永十三年年三十
三卒無子執政言于　大猷大君曰忠恒之弟爲
戸澤右京亮政盛養子季弟忠春在家宜嗣忠
恒請以繼戸澤氏者爲後於法不合宜然聽　大
君乃除其封更封主膳正忠春信之高遠二萬石
後加五千石寛文三年忠春戍大阪爲侍醫所殺

與祖父元忠之死同月日元忠死也歟傳首大阪
梟於京橋周旋賈人佐野五郎右衛門竊取葬之
忠春所殺也會佐野之子至藏忠春而死焉人以
爲奇矣幾政議不置後　嚴有大君曰大功之後
不遂非所以見天下後世立其子忠則嗣任
左京亮尉邑二千石與弟長門守忠辰元祿二年
忠則年四十四卒下播磨守忠英嗣初忠則使家
士守江戸邸爲捕賊衛士高次兵衛旁潛出納涼
過平岡和泉守邸窓中有婦人彈琴佇立聽之邸
人咎之使人拘之致諸町奉行府忠則因是停朝
請[illegible]爲而卒　大府除其封更賜忠英以能登西

賀井一萬石忠英嗣立七年從江之水口加一萬
石忠英賢請名儒伊藤仁齋再至水口爲元忠墓
碑自奏者番兼寺社奉行　文昭大君時除少老轉
伊賀守正德二年徙下野壬生又加一萬石併前
三萬石享保元年年五十二卒無子弟忠耀嗣任
丹波守二十年年五十五卒子伊賀守忠意嗣寶
曆二年拜寺社奉行尋除西城少老十年爲牙城
少老明年免職其明年又自寺社奉行爲西城少
老轉丹波守天明元年除老中加侍從六年爲牙
城老中寬政五年謝病解職其明年年七十八卒
長子忠承先卒次子忠見子忠意嗣文化十四年

爲奏者
東照大君幼拘于尾不得嗣立及其還也又爲今川氏
所遷徙居于駿圍境盡爲其所有資用非薄忠吉家
素富資每給衣糧衆僉類之一日忠吉携元忠詣于
駿　大君見與之嬉戲偶怒元忠推墜於庭左右驚
駭之忠吉曰勿然予熟視主公風骨不凡實英雄之
器今也四海板蕩人心渙散智士計功謀將開國之
秋也卿等保護主公以養其英氣勿以小事沮之故
大君嘗自駿歸岡崎拜掃丘墓忠吉延于私邸開帑藏
示之謂曰今者主公居于駿進用不饒居處困乏雖
然岡崎群衆皆是主公也臣莫不引領跂足而望主

公者臣雖衰也節衣食積金錢修甲兵聚米粟於此
數年矣主公歸國用此撫人民賞戰士則臣雖死溝
壑瞑目於黃泉也及　大君歸國資財不乏忠吉是
賴
元忠自　大君初即戎每從有功　大君嘗賜勲狀元
忠辭曰夫勲狀武人求仕用爲左券臣也在宇下
微微積草萊甎錄足矣胡用勲狀爲遂辭不受
天正十四年　大君叙正三位遂推恩井伊直政本多
忠勝榊原康政等並叙從五位下豐臣關白秀吉雅
愛元忠勇略以爵命元忠意秀吉數恩賞以結外臣
因辭曰臣田舍之人擧止生疎不慣朝廷之禮且病脚

行歩不使敢辭秀吉又言羽柴雅利〔忻下參〕女妻於忠政而爲其義子元忠辭曰賤息恐雅利女唯命斯從第爲其義子臣事殿下非臣所望也抑事二君竊恐違殿下亦有猜焉代請釋諒察秀吉不能強元忠與日茅土之賞而不棄一命之恩者蓋以此也

慶長五年上杉景勝歸國起兵六月十六日　大君與師發大阪至伏水命元忠留守於中丞正〔家定〕內藤家長〔彌次右衛門〕松平家忠〔主殿頭〕副之元忠老且病足堂上賜杖十七日夕爲　大君開宴之元忠拜曰東征重事一夫在所爲當長家忠皆請從行留勢臣與近正而足　大君曰今人心動搖時變難測因予我猶嫌其少元忠答曰主公既東中原無虞則二人亦僕兵萬一變向難作此城當衝孤立無援臣有死而已兵倍亦殲焉竭亦殲焉何用多寡今爲唯遺歡會〔由〕　大君壯之且曰我幼而寓於駿若年十二自參〔來〕侍今老且病予送留而歸至夜半元忠辭曰駕當星發請由甫寢幾何如有事臣得見焉今日耳轉起足矣辭　大君命左右扶而出目送歔欷久之伏見〔旧〕三成與謀進取使人諭伏水致城增田長盛〔右衛門尉〕爲使者曰爲我謝鳥居留守今我大兵北上有期無立之城雖死無益也城本豐臣氏之有致之而去不足爲罪時勢如此予之衞忠〔女〕豈唯今日予君見聽長

盛當發兵護送必保無他虞長盛受任應森我其子離故致此變也請審思之元忠答曰寡君有命不知其他大兵疾來試我鋒刃使者再至必斬之遂私於使者曰衞門不忍背諒請命之辱城雖豐臣氏之有公義以托寡君守則寡君之命微臣不敢聞也抑衞門之愛寡君以及元忠〔也〕竊有與焉假使元忠有進退之計猶宜最以節義曰抗城以死毋墜君命今乃謂必援其戚姑族主以爲後圖非所望於我衞門也使者反命長盛憮然流涕曰惜夫失一名士元忠遂勒諸將定部署兵僅二千內諸侯師師來攻兵九門萬元忠與諸將出死力捍禦殺傷過當相持旬月至於力竭勢極而後闔城殉之識者謂西師不踰大垣〔濃〕而東我前軍平行達清洲〔尾〕者蓋元忠旬月守禦之力也

土佐守成次傳公子忠長變共驕蹇竭力輔之諫諍懇切寬永二年　台德大君重封忠長以駿遠併舊封甲食五十五萬石忠長心猶不慊大爲使者成次諫曰我邦小矣雖併也天下殆足六十餘州以閣下爲公子故特賜其北之一其爲榮也大矣而猶怨望罵辱使者是爲臣不忠爲子不孝乃流涕而〔出〕

忠長狼戾益甚　大君怒令就國絕其朝請冀其自次改行也忠長慍就封使人告成次成次時臥病泣謂

使者曰於手閣下之無道也纔入士公有此命嘗時
頭愁雨以左右執膝乃友視所生猶路人也宦大夫
公之見疎棄也噫臣不忍睨禍至也言畢乃死

真田伊豆守信幸

信幸甲斐人安房守昌幸長子昌幸初事武田氏
封信州上田三萬八千石武田氏滅降於織田信
長及豐臣秀吉與使人納款得保城邑以慶長十
六年卒年六十八信幸幼字源三郎事　東照大
君任伊豆守食沼田二萬七千石關原亂平益封
父邑上田併舊邑食十一萬五千石元和八年徙
松代益一萬五千石叙從五位下陞從四位下侍

從明曆二年致仕長子河内守信吉先卒以次男
大内記信政爲嗣領信吉之子信澄以沼田三萬
石萬治元年年九十三卒信澄者天和元年坐不
數邑除云信政父死之年年六十二卒子幸道嗣
任伊豆守叙從四位下享保十二年年七十一卒
義子信弘嗣任彈正忠支族孫七郎長子也元文
元年年六十七卒子信安嗣任伊豆守寶曆二年
卒子幸弘嗣任伊豆守後轉右京大夫進從四位
下寛政十年致仕養子幸專嗣井伊掃部頭直幸
第四子也任彈正大弼叙從四位下文政六年致
仕養子伊豆守幸貫嗣松平越中守定信第次子
也

信幸者安房守昌幸長子也昌幸嘗降於　東照大君
也信幸由爲質卒列臣籍獲恩遇任伊豆守食沼田
二萬七千石慶長五年　大君帥師伐會津徵兵諸
藩昌幸率兵而下至狗節野下會石田治部少輔三成
大谷刑部少輔吉隆書招之初昌幸爲三成友壻次
子幸村左衛門佐娶於大谷氏而信幸娶於本多氏爲幸
召二子而謀之幸村請西信幸請東且曰内府待我
以國士義不可畔假令我獨東西師敗之日足以請
二人之命幸村曰豐臣公輩活我舍舊而圖新非夫
矣且西師如敗我唯有死而已何必請爲捐家殉國

共慶愈於偷生苟存信幸怒昌幸曰二人言皆有理
今日之事出於西人願要皆邪而從正信幸以之
共慮周矣事之是非姑舍之兵端既啓則寧西而死
不東而生幸村以之共志確矣抑我則從確者乃使
信幸東與幸村歸上田路經沼田入本多氏使人
辭曰妾聞中原有難而夫主獨東昨爲背内今則仇
敵仇人之孥不可以入也昌幸撫掌曰眞丈夫中書之
女也我過矣遂去

關原亂平昌幸坐城邑謫行替侯罪　東照大君欲處
以死信幸因井伊掃部頭二子請求激二子爲言之
大君曰備君恐不聽言於備君備君作色曰我以上

曰拒命懲帥期且以是受譴取嗤中外貽終天之憾若華當斬萬段借令君命加原宥我將以死諍卿等勿復言信幸聞之後見二子替額曰臣父罪大邦有常刑臣不敢復請臣素知有今日故上田之役日夕發使熟諫皆不見聽實式部君所見也臣既辱眷顧又知邪正之歸是以寧負父不負君臣之事畢矣今坐視父死不能救罔極之恩謂之何伏願臣父臨刑之日請先賜臣自盡譬人之子而受戮未爲刑之濫使臣父既臣死知臣之不終負父當甘心就刑臣亦含笑入地是臣死之日猶生之年君之惠也臣之願也敢布腹心康政擊節曰孝哉我保房州之命矣義

朝氏當媿於地下與直政入言之大君儲君皆動容嘆賞幸減死論併幸村放之高野紀城邑悉賜信幸昌幸居高野九年而死幸村父歿數年仕豐臣秀賴死于元和之役

老中酒井讃岐守忠勝嘗問武田軍法信幸曰愛世臣隷諭益曰上下有禮足我家傳授軍法也

近世人鏡錄卷之四終

近世人鏡錄卷之五

豐後國　角田簡大可撰

內藩

○板倉伊賀守勝重　長子周防守重宗

勝重參河人稱四郎右衛門尉慶長六年謫為京師所司八年敘從五位下任伊賀守元和五年皇女生進從四位下侍從尋致仕寛永元年年八十三卒長子重宗嗣　台德大君為是從番頭慶長十年敘從五位下任周防守代父為所司累遷從四位上左近衛權少將益封下總關宿五萬石明曆二年年七十一卒長子阿波守重鄉嗣萬治元年為寺社奉行寛文元年割邑五千石及鑿田四千石與弟重形　大府賜千石為萬石使列邏侯任伊豫守是年重鄉卒年四十三子隱岐守重常嗣食四萬五千石九年徙伊勢龜山益五千石重形者天和元年徙上野安中益五千石三年為寺社奉行貞享三年卒子重常後重形三年年四十五卒無子宗人東市正重太之子重多嗣任周防守寶永六年年三十八卒子重治嗣任近江守明年徙志摩鳥羽享保二年又徙龜山九年年二十八卒子勝澄嗣任周防守延享元年徙備中松山寛延四年致仕子勝武嗣任美濃守明和六年卒其弟勝從嗣任隱岐守後轉日向守安永七年卒無子其弟左近將監勝政嗣天明八年為寺社奉行轉周防守寛政十年以疾解職十三年致仕子勝晙嗣任周防守文化元年卒子勝職嗣

天正十六年　東照大君治于駿府欲置町奉行而難其人擢舉勝重命之勝重辭曰臣有其帚之使願歸與之計　大君許之乃歸謂妻曰今日主公命余為町奉行余辭曰臣不肖請與婦計汝以為何如妻勃然變色曰吁內事與妾計固其所也外事君之所裁奚以問于妾勝重曰不然自古為政治人而賂遺狼籍刑賞淆亂多生於婦人今余為町奉行汝於吾所為事毫不聽間口也汝能為之耶是予所以訊也妻聞默然頃之曰慎奉教勝重大悅拗捩袴後而出妻走謂曰袴後拗矣勝重怒曰汝口未乾而食言則何妻叩頭謝罪勝重乃朝　大君曰婦謂何答曰慎受命　大君大笑勝重沈深有韋度鍋讀經史禁絕饋遺裁決公平政事大治勝重父好重八右衛門有三子長忠重木工右衛門次即勝重季定重吉藏勝重幼為禪門永祿中好重死于中島參之役天正初年定重死于高天神遠之役已而忠重死無子　大君命勝重還初服而襲之尋試以吏事故擧為町奉行十八年隨從江都職如故食邑五百石

慶長六年以本多正信薦與加藤正次（喜左衛門）偕爲京師所司賜食邑二萬石正次尋以贓敗於是勝重獨總攝衆務上自皇闕而下至閭閻寺祠等事悉照管之政事煩擾詐譎般積加之是時承關原亂後天下倥偬百般草創民未濡德教動輒籍口豐臣氏不逞之徒匿于草間乘亂之賊伏於閭巷物情洶匈未輯譜勝重清（隷明）理御煩以簡正法罰董逋逃斷決均平事無停滯算發摘隱伏人以爲神威惠兼著姦盜靜息民物殷阜咸服新政勝重傷良民博奕亡産往往爲盜抵罪爲設方略有爭錢財者微知爲博負勅吏究之繫勝者百日徵錢與負者如常所喪從是無敢

博奕者加茂巫言養子不孝養子訴自明告丹人新養子養子辨之疾勝重一無所問爲丹人逐其子勅加茂巫使老有富人病召三子咸與瓢不分財而死三子除喪言之府勝重措辭紊上玩弄頃之皆墜于地獨少者所進正立不動勝重熟視三子歎曰老子多智難其長者令所司立少子爲嗣分財與二兄立少者爲後後二兄喪産從少者君壬生人賣木綿假寐石馬側悉亡木綿詣府言之勝重笑曰意是石馬所爲不可得也罷之居二旬餘令吏買木綿見之亡木綿人得其私號蹤跡所由盜果獲其處事竭情大率此類也常出行市兒可八九歲指所司輕呼勝重語從者曰兒豈不知所司之可畏耶意父兄平日慫望所司相罵也駐駕召問其父兩爲宗人侵財訴不得直勝重還坐府閱舊獄文書召其父曰吾謬矣尚私財與之是時豪猾民立雜税私其利勝重以爲擾治無益于事恒思止之偶洛人詣府云送葬用錢不知起于何世臣願以本造錢收其直勝重曰我不知地下事使汝先問閻王呼吏拽出斬之從是無言利者或拾黄金三兩勝重使吏詳署其事揚於街衢遺者乃訴曰我遺彼拾皆天也吾不可收焉拾者不肯受相讓不決勝重歎曰是則堯舜之民予生於叔世得聽此訟不亦幸乎予與汝等結交欲似而殺也乃

親出金三兩與其所拾者合爲六兩充三分之各取二兩謂曰汝等二人相親如兄弟事無大小有欲言則來告于我殷勤而遣之

東照大君拜彦阪光正（九兵衛）爲駿府奉行光正辭曰臣不肖不足爲奉行　大君曰卿聞京所司何遽辭爲光正謀於勝重勝重曰何必不可子爲奉行欲民之無寃乎則先塞其慾心苟無慾民之情僞若觀火耳或輩贈百金我辭不受尚欲掩其迹甚哉貨之傷人光正納其語著績駿府

勝重及米津清勝（清右衛門）大久保長安（石見守）作驛法天下便之纂　皇宮發畿内民徵雇錢諸藩遠近咸得所

欲
十九年豐臣秀頼起兵括取府下藩邸及商賈穀我貯
峙五萬石時在大阪勝重使謂織田有樂大野修理
亮曰仄聞城中簒歳將有所聞罪軍須或有乆幸有
我資糧在城外宜就取之若無需我且撤取無以爲
資盗也二人答云糧儲豐備不煩支給勝重則令曹
人漕送津吏遮之勝重復使謂二人曰予實欲之唯
命之從二人牒津吏勿問遂盡致之不勞一士也時
人服其智
大阪人欲燒二條勝重捕得重賄推以腹心盡得姦人
刺客主名捕殺數十輩京師無事又陰使舍人仕伊
東丹後守長實長實雅不善大野修理亮治長悉以
所聞告舍人元和元年大阪又作難變起倉卒勝重
矯命徴四方兵入衛京師
周防守重宗將從　台德大君如京師隊理旅裝命之
父之老積月一種無至乃督促再三有馬箱至開視
之則蒭笠也重宗晒之左右問其故重宗曰是必大
人之命也曰戴此笠勿肝上夫奢侈自肝上而生故
以見誡爾
勝重在職十餘年以年老屡牋請解職　台德大君優
答不允乃親往固請　大君召見慰勞曰寄任之重
更換不易卿亦妙選其人勝重曰臣久在外與朝班
交寡銓叙之事非所及也無已則愚息重宗也可
大君從之使重宗代爲所司重宗至勝重邸日什悵
簿曰今日而後庶事料理唯汝所欲重宗愕然曰重
宗不肖未知世事欲仰大人翼長也且主公命曰一
兩年隨父閑練庶務勝重曰主公之明以爲汝能辨
事故有令授汝竭力而爲之可也胡用予輔翼爲
苟汝不堪其任也則朝多人材選擇任之也乃慮於
市中日命里長坊正閭巷相樂謂曰新所司嚴無若
待舊所司也如此可三年以是輦下無有犯新政者
重宗亦有父風克稱其職寛永元年勝重年八十三
卒民多爲制服者云勝重生於擾奪之際夙任吏職
未甞擐甲而鎭咽喉之地其職太要且劇天下莫尚
焉大阪之起兵變生咫尺人心危疑動輒搖蕩勝重
鎭以恬靜獨任專斷應機處變其勲勞之大軼于汗
馬野戰故　東照　台德二大君顧心委使待遇優
渥勝重嘗謂重宗曰吏唯欲不掩已過掩過事壞事
壞民生無聊而身陷刑戮其始以過失免官家之禍
也重宗嘗以是戒屬吏相續爲名臣
或謂重宗曰君自料當識孰與尊大人重宗曰父爲所
司也將坐廳聽訟其婦女必衣求囑及退朝婦女又
來問則日予欲使汝父待直其如其曲何欲使汝夫
無得罪其奈其不理何夫與民相親猶家人也故雖

處罪者無有限者予豈望父乎
重宗弱冠與其弟重昌(內豎正) 聲譽夙著　台德大君欲
試其才乃作疑獄使兄弟決之重昌尋聲應之重宗
沉吟良久曰臣且退爲查考經日上狀其斷案與重
昌同人皆以重昌爲敏而定其優劣　大君以告勝
重勝重曰蓋爲政一言失理加禍於百姓殆害于萬
世是故不可不審核益精也則重宗優哉乃如重昌
所謂急尖頭智不足取也
元和五年重宗由廐從番頭代父爲京師所司行部見
牛繫于枕背路而去下馬手斬繫牛徇曰牛無禮於
所司蒙弋扣傳新所司果嚴無敢出言重宗從容謂
人曰輦下風聲何得何失或云與論言閣下聽訟也
厲言叱咤小人竦蹐魂褫氣慴舌縮口張不能申理
重宗聞之曰予既非理者怒心捽生欲嚙其面故不
覺叱咤是則吾之一疾自是每入廳事西嚮而拜其
聽訟也屛障之中手躬碾茶臼人皆異之或問云閣
下每入廳事必西面而拜何也曰拜愛宕神也夫愛
宕神玄靈故必寘禱曰讞訟有私請明神是糾是殛
曰手碾茶臼何也曰自古爲政敝於欲失於理者多
矣余之所以挽茶臼者將欲自省之也夫挽茶臼心
静則手與心應而其屑也細苟心動則反之曰屛障
聽訟何也曰予不肖懼牽乎耳目愛憎横生生殺夫

經也故如此抑余輩陋之古昔聖人察容貌覩眸子
以讞獄訟是則以胸中清潔也予之不肖匪所企及
也
二婦爭子重宗曰余何因知其所出援得者即是一婦
援得甚悅抱將去重宗叱曰彼非力不足恐傷子不
敢援也汝則反之唯恐不援得耳是非汝之子前婦
乃服又有爲人所殺者其妻語府言夫刀有血賊必
病創使吏索之不得備問瘍醫一瘍醫言不知何人
請臣載與行可二三里掩覆使無所見坐與傾側不
安如上下山阪暮至其家宝屋宏壯倚几而坐云爲
賊被傷臣與之藥留臣十餘日送臣歸家重宗曰汝
居其家何見何聞醫云臣無所見無所聞與歸聞鳥
鳴臣問之與夫云所謂呼佛法僧者也臣念高野日
光獨有此鳥然非一日可至臣意與之不敢問重宗
笑曰汝不知藤俊成之歌也遣吏松尾搜索即得輦
下以爲神
大猷大君嘗遣使者召飛鳥井大納言重宗入閣見
大君曰殿下每使使臣掌公卿之籍而召飛鳥井氏
不命之于臣而自發使者臣不肖謬負重職不堪其
任伏請殿下更擇賢者　大君謝曰孰知過矣老中
酒井讃岐守忠勝謂重宗使拜謝重宗曰殿下自悛
過於臣何關不拜繫富人獄治之日急富人子使人

如江都行千金　大君左右　大君命執政曉重宗
釋之重宗知之書至坐府上促吏論殺而後開書作
報曰臣聞命矣然臣已敕吏斬之無及也罷駑奉
職無狀不能使獄無冤枉常以職事遺朝廷之憂不
可久典重任請解職去　大君特降旨使復視事其
剛直不撓如此
皇宮無歌從者處舉廿兩立公卿議造歌廠是時重宗
如江都北歸歌廠成以爲措之公卿擅生事不循
烈祖之制領工師入毀　天子不懌使近衛信尋
詰之重宗對曰自建武而來　皇綱解紐然猶得名
號加于四海冠帶被於夷蠻者以守名器無失也今
公卿大臣棄京師之舊倣江都之制唯便之從臣愚
以爲名器從是壞　皇宮從是衆臣敢上書請恐公
卿執前議不遷故不顧後罪妄爲毀撤臣賤隸也死
無益損於國唯　天子幸察焉　天子乃厚賜
罷
重宗禁絶女謁夫人戶田氏輩使幼女言事重宗怒縛
之令曰此女犯法若有解之者則死盡室股栗老閹
人觀之悲哀不自持曰吾朝暮之人於此死焉所不
辭刀請解之已而重宗賜閹人以黄金
有官吏將之任長崎道於京師謁重宗將去重宗探袖
中出一古鏡云此前時長崎奉行甲所遺甲以墨而
敗予毎照此鏡以自誡故以相贈焉蓋長崎外國珍
貨所輻湊官於其土者多汚於貨故重宗戒之
或爲目付見重宗曰僕以微祿之才擧爲監察深慮不
堪其任也重宗曰卿自謂不才能無文其過可也夫
朝多士苟見不當其任也則必選賢而代之也苟自
文其過則不啻下蒙上人害于政其人再拜曰謹書
諸紳重宗曰此非吾私言乃先人遺訓也
重宗好學敬重學士是時石川丈山隱居東山誓不入
城市時就見之松永昌三居西洞院宅地狹小爲卜
地于堀川居之毎見臺閣公卿必請歌詩間有花月
之宴則問高作何如有自江都至者則曰有行路紀
述否由是當時公卿咸刺意文藝云
歳有大君時謀叛者由井正雪使吏分部捕其黨重宗
時入朝在江都年老不能出日日縱酒以安衆心
大君召見手織芒鞋以進曰是先臣所教臣　東照
大君在參時所穿草鞋之法也主公願留念　東照
大君踐艱難成大業勿佚樂怠政
重宗器識朗拔雖有經濟之略自任所司日夜乾乾
於吏治爲政纖密猶治家也由是綱紀益張威化治
洽閭井齊肅民庶安悦　大猷大君甚尊異之累遷
權少將入朝則參議大政重宗爲政大抵略文書人
或問之重宗曰法令隨世增損情僞因事轉換文書

不可爲治若以爲證亦或爲害故不務爲此也朶應
三年以年老解職牧野佐渡守親成代之共塔也重
宗居京助祀事二年餘卒年七十一在職凡三十餘
年民敬如神愛如父母寬文中牧野親成坐事免
重宗任內膳正重矩以老中守所司亦甚有能名故
至今語譽下善政必先稱重宗父子稱重矩次之君
子謂勝重尚寬簡重宗務精敏蓋皆因時制宜也

〇永井右近大夫直勝（次子日向守直清　佐川田喜六昌俊）

直勝參河人稱傳八郎　東照　台德二朝加
封下總古河七萬二千石任右近大夫敘從五位
下以寬永二年卒年六十三長子信濃守尚政嗣
五年拜老中淀隣於京師爲畿甸要地十年尚政
命徙淀增封十萬石正保元年敘從四位下萬治
元年老焉割邑予衆子長尚征嗣任右近大夫食
七萬三千石次伊賀守尚庸二萬石次右衞門尚
吉七千石次外記尚春墾田三千二百石季莊五
郎尚冬墾田三千石尚政寬文八年年八十二卒
其明年尚征徙丹後宮津延寶元年年六十四卒
子信濃守尚長嗣伊賀守尚庸者寬文五年拜少
老十年代牧野內膳正重矩除京師所司代益一
萬石陞從四位下侍從云延寶八年　大府於增
上寺爲追福法會使尚長及內藤和泉守忠勝監

之尚長素與忠勝相惡遂爲忠勝所殺官除二人
邑更賜尚長之弟直圓以大和新莊一萬石直圓
立任能登守寶永七年致仕子直亮嗣任播磨守
享保十七年爲大阪城番元文二年卒子直國嗣
任信濃守明和二年卒子直温嗣任信濃守天明
八年爲大阪定番寬政七年卒子直方嗣

日向守直清右近大夫直勝子也食山城長岡二
萬石慶安二年徙攝州高槻益一萬六千石代稻
垣攝津守重綱權守大阪城代寬文十一年年八
十一卒子左門直義多病孫尚時嗣任市正延寶
八年年四十三卒無子以右近大夫尚征二子直
只爲嗣直只嗣更名直種任日向守後轉近江守
元祿八年年三十七卒子幼以能登守直圓長子
直達爲嗣任日向守寶永三年年十八卒義父直
種長子直英嗣任備後守正德五年年二十一卒
繼子能登守直圓三男直期嗣任飛驒守寬延元
年致仕子近江守直行嗣寶曆八年卒弟飛驒守
直珍嗣明和七年卒子日向守直進嗣文化六年
卒子直與嗣

直勝原氏長田父名直吉稱平右衞門直勝少仕儲君
信康寵焉　東照八　君誅儲君召直勝曰大江廣元
後或爲長田氏或爲永井氏往時長田氏弑其君令

直勝爲永井氏　大君遭明智氏之難直吉艤舟迎
大君作食食從者此時　大君日騁數十里直勝
步從未嘗離左右長湫之役斬池田信輝紀伊守馘之
小田原平食五千石朝鮮之役從　大君如肥前豐
臣秀吉來　大君壁見直勝問其名氏謂曰馘池田
勝入者耶關原亂平益賜二千石倂前七千石是時
大君班賞有差井伊直政本多忠勝賜朱章賞
之二人怒賞薄也還朱章而出直勝見直政曰足下
爲君之爪牙而徵賞衒功何也言未畢直政勃然曰
一時附順之將賞以大國若數郡歷歲勲勞之臣賞
不及勞爲政不平豈無怨望乎直勝曰此役也脫無

歸順之師不得有此績也夫賞諸侯公也賞麾下私
也且麾下俸祿上之下之唯君所命直政怒猶不解
曰我雖不肖不與君輩同直勝曰所與卒多則功大
少則功小感上之所爲也若論一身之勞恐不讓君
請無復見也拂袂而去既而直政心定憮然感悟曰
怙功貪賞非義也放命驕上不忠也乃與忠勝俱朝
乞前所還朱章而抵直勝家各賜重器以謝竟深結
交池田輝政勝入之子也從義軍立功關原求見直
勝　大君曰今者以卿來避于外輝政曰戰相殺爲
其主也自古不嘗之召共相見舉觴曰君壯士也何
祿之不稱其功意參國當時輕我父乎　大君於是

以輝政故益賜直勝萬石既而奉命主細川幽齋處
講習足利氏禮義制度歸與重臣共參定潤色之爾
後每事稱旨益見登用食七萬二千石
直清直勝次子也大阪之役有功還爲侍御是時　台
德大君夜遣左右中臣如儲君及駿主所正妃令私
人如駿主所供具皆饗酒食而還儲君日泉絶無至
者至是直清已終始竟不詣駿主保母春日姬深憂
儲君不立而計無所出知直清剛正無貳陰以儲君
之命詔其兄側用人尚政動主公直清曰雖無命臣
固將請焉尚政亦聞憂之聞直清之言遽將赴直清
以爲不發己言牽裾反之尚政笑曰弟未知我意儲

君在命不敢不制服即日入白儲君不安狀　大君
驚曰如此乎何不早言從責儲君其位乃安儲君深
德直清迹　大君薨超遷書院番頭
耶蘇賊未平也諸將日以急遞告其狀　大猷大君
詔左右曰諸營堅賊不能祈皆曰命獨直清言以臣
見之恐賊宵祈營也　大君不悅既而書至果如其
言
佐川田喜六昌俊在才幹好學善和歌著名臺閣公卿
之間信濃守尚政聘於京師昌俊爲留守發庫貸將
吏貧者尚政使詰之曰貸金固當何故不請對曰從
府庫充實而吏士不能自贍則得倖盡入賢豎當大

婦寄寓之時顧指府庫流涕慫慂是用府庫爲君貯
慫諛能傚力抗守臣欲請之知君之必不聽不忍上
下損散盡出貸之無收息利吏士十年完聚無損於
上臣因矯命請伏死于前尚政不能詰罷

○酒井雅樂頭忠世 祖雅樂助政信　忠擧曾孫忠恭　孫忠擧

忠世參河人雅樂助政親之孫也政親卒 東照
大君爲執政有二子長曰與四郎重忠季曰與七
郎忠利忠世乃重忠長子也初称兵部大夫元和
元年 台德大君擢爲儲君傅三年河内守重忠
卒忠世襲封上野廐橋先是身食五萬四千石於
是併父邑三萬三千石爲八萬七千石任雅樂頭
加侍從罷行老中事益萬石及 大猷大君承統
老中如故累加封食十五萬石寛永十三年年六
十五卒子阿波守忠行嗣數月而卒長子忠清嗣
任雅樂頭加侍從割二萬二千石與弟日向守忠
能迄 嚴有大君即位聘於京師拜左少將共明
年爲老中寛文三年除大老益賜三萬石延寶八
年又益二萬石是年 嚴有大君甍 常憲大君
立忠清免職還 先大君所賜邑二萬石而卒子
河内守忠擧嗣割伊勢崎二萬石與弟下野守忠
寛叔父日向守忠能者天和三年有罪邑除 貞享
四年忠擧爲寺社奉行三年解職十一年爲大留
守轉雅樂頭在職三年因疾解職初忠擧以父之
故爲 常憲大君所疎及其女室於柳澤吉保長
子吉里 大君乃善視之拜左少將寶永四年加
賜騰田二萬石併前十五萬石是年老爲称勘解
由子忠相嗣叙從四位下任雅樂頭其明年卒子
親愛嗣爲從四位下享保五年老焉無子同姓飛
驒守忠菊之子親本嗣是年太公忠擧卒年七十
三親本陞侍從十六年年二十七卒弟忠知嗣後
更名忠恭元文五年爲大阪城代進從四位下延
享元年入朝除西城老中拜侍從尋爲牙城老中
寛延二年辭職遷左少將從於姫路安永元年年
六十三卒嫡河内守忠得二男阿波守忠宜三男
備前守忠仰皆先卒餘纔他姓故忠仰之子忠以
嗣陞侍從寛政二年年三十六卒子忠道嗣拜從
四位下文化十一年致仕弟忠實嗣

政親有吏材與木多重次聽訟有訟不克者大望重次
政親諭之不比重次曰是亂吏治傷風俗補而修之
有誹政親者政親會衆詰之故且曰若殺之無議吏
吏何以知過 東照大君直重次而善政親知大體
是時多新進士中使召政親神谷與九郎途前途下
馬而待政親適有所念弗之知也神谷忿他日謁輒
不爲禮 大君惡其輕重臣與邑不如約奪其印引

去也政親爭曰足夫也旅人而貴重臣禮必有過人
者固當貴而反抑之驕吏折士不可也固請倍其祿
士以是歸之　大君常請之執政曰卿等執心也如
政親則孤有何憂乎天正四年政親病將死　大君
親煎藥問所欲言指二子重忠忠利曰臣無所欲言
但願二兒竭忠不墜先人之名長子重忠少以重臣
之子質于駿勇而有謀　大君命與之計事從江戶
封重忠川越爲石忠利三千石忠世五千石忠世重
忠之子也

元和元年　台德大君擢忠世及土井大炊頭利勝青
山伯耆守忠俊爲儲君傅　東照大君召見三人謂
忠世曰仁爲德之長卿輔儲君以仁謂利勝曰輔以
智謂忠俊曰以勇輔之勇以義爲上各從其器而命
之於是三人協心戮力大竭輔翊之道忠世爲人重
厚威儀儼儲君心憚之忠俊直諫無忌有不聽則投
鼠刀相初而進曰儲君而改過臣雖死亡憾如此數
爲儲君心不能平利勝則異於二人之爲希合悅之
而能伺其意徐謂曰忠俊所言誠藥石也何不納之
其或忠世聞之謂之何以是儲君亦悅從忠俊之言
三人所爲雖異而悉合於　東照大君之教交贊襄
儲君之德三年重忠卒忠世襲封兼行老中事九年
儲君立是爲　大猷大君

大猷大君欲修豐國廟忠世曰廟者所以神之也神依
人存非能自靈豐國廟有神不悅德川氏有天下也
神而有靈非國家之福不修之便　大君乃止又嘗
條閒言事狀上有撤金藥撞　大君以身屛之忠世
諫曰臣親見　神祖時事物貨良不加飾老于駿府
便坐飯食時有侍郎衿甚美　神祖見之不悅擲著
不食曰天下新定民力未蘇牽務儉素猶恐不給而
有不復產業也今左右小臣爲奇服重我不德非所
以勸百司也黜其郎今　主公春秋方富不明儉素進
修靡之物豈　神祖意耶臣願得賜之顧小臣取之
投于石磔棄其輔導此類也從朝京師拜侍從

寛永六年築西城正門賜宅于西城內　台德大君與
大猷大君就置酒焉十一年　大猷大君朝京師
忠世領大留守是時偃武未久人心猶未和集藩邸
相防如敵陣然忠世庖失火特召西尾丹後守忠照
不納諸侯救西城皆燔忠世乃出待罪寛永寺依天
海而謝　大君曰重臣之節雖死不渝守也孤之如
京舉江都屬之忠世西城燔當益戒備而待孤之歸
然忽重任離所守以欲免己過非孤所知也群臣以
大君盛怒無爲白者天海乃上書道所以然
大君意稍解免老中大留守削邑三萬石出西城典
金錢之會以厲辱之忠世免土井大炊頭利勝酒井

讃岐守忠勝專任事忠世卒忠清嗣拜侍從及　嚴
有大君承統聘于京師拜左少將爲老中初忠世讓
事于土井利勝爲忠勝之地忠勝德之至忠清爲老
中以身下之初又居首相位又有忠勝助之故朝臣
皆敬之後除大老
忠清及　常憲大君立免職而卒忠擧嗣日爲有司侵
辱恐得罪覆宗求來權貴會大老堀田正俊卒柳澤
吉保用事人或爲畫親吉保策忠擧從之乃請柳澤
氏氷見吉保未輒見陽病入其舍人舍因厚結酬千
金舍人見吉保稱忠擧其人賢世執政竟必貴柳澤
氏新起宜親之吉保然之爲子吉里娶其女爲婦青
大君補奏者領寺社奉行久之患不聽免後又起
爲大留守還溜班聘于京師拜左少將以新田增賦
爲十五萬石益幸于　大君皆吉保之力也忠擧謹
愼好學將衰復興然不得預政而老焉
忠恭蜂尾善談百技藝無不習熟　有德大君將大用
之先拜爲大阪城代前是大阪多墜于城壕死者忠
恭遣索爲防從是無墜者居五年入朝爲儲君傅明
年　大君老爲儲君即位是爲　惇信大君忠恭爲
老中居首相之位而與侍醫知諸侯事者不相中故
不得久居於中在職五年而免還溜班
○青山伯耆守忠俊　子因幡守宗俊

忠俊參河人播磨守忠成之子也事　台德大君
屢有戰功封武藏之川五萬石任伯耆守元和元
年與酒井忠世土井利勝傳儲君寬永二年得罪
謫於遠州年年六十六卒子宗俊從父謫居有年
被召入都賜食邑三千石慶安元年加封信之小
諸四萬石寬文二年出爲大阪城代益萬石任侍
從兼因幡守延寶六年徙遠之濱松明年年七十
四卒子和泉守忠雄嗣貞享二年年三十五卒無
子弟忠重嗣元祿十五年徙丹之龜山享保七年
致仕弟忠貴子俊春嗣十五年年三十五卒養子
忠知嗣大膳亮幸侶次子也延享四年爲寺社奉
行徙於篠山寶曆八年爲大阪城代敘從四位下
尋三年而卒養子忠高嗣大膳亮幸道之弟也天
明元年致仕子因幡守忠講嗣五年卒弟下野守
忠裕嗣寬政五年爲寺社奉行八年除西城少老
十二年代松平右京大夫輝延爲大阪城代敘從
四位下享和二年除京師所司代加侍從文化元
年入朝爲老中
大猷大君爲儲君也忠俊與酒井忠世土井利勝爲傅
以與戚臣同命深榮之乃盡心輔導直諫切深忤旨
前後不一及　大猷大君承統爲老中封岩槻五萬
石　台德大君詰忠俊曰岩槻肩背之地也予以忠

誠得之　大猷大君好舞常親舞忠俊偶入請事見
大君臨鏡冶粧直前執鏡諫曰託蒼生之上爲小
人遊冶之態亂也投十石碎之　大君怒寛永二年
放於遠食千石居有年　大君悔之使使者召之忠
俊曰悔過美事也無常惡行也與有美事無惡行
主公不可赦臣臣不可敢出主公能悛雖無臣于側
猶聽臣之言也從是不出戸曰非人不當見曰　大
君召其子宗俊
宗俊被召入都是時叔父大織太聯幸成尊貴位視老
中見宗俊穿布短衣使易新衣宗俊曰臣見召由小
林家君囑臣拜謁主公莫易此服既入見　大君甕
然改容補書院番頭尋除大番頭初宗俊入朝故舊
相賀歡然道故會堀田正盛朝睹宗俊問於傍人曰
誰曰者山宗俊正盛曰伯州之子乎乃去宗俊因問
彼爲誰曰所謂堀田加州是也宗俊曰吁勘左衛門
之子乎是時正盛有寵於　大君勢傾朝野聞者失
色慶安元年　大君命宗俊曰父悃欵不貳數爲規
諫孤每念之有戚戚焉使死小豬此孤之罪也今以
汝爲儲君傅勿違父之訓乃賜小諸四萬石曰以此
告乃父之靈

○土井大炊頭利勝

利勝參河人幼字甚三郎童子出身爲　台德大
君侍郎慶長七年封下總小美川萬石叙從五位
下任大炊頭寛永元年舉爲老中三年從朝京師
拜從四位下侍從累增封下總之田十四萬二千
石治佐倉城十年徙於古河城爲二萬石十五年
爲大老正保元年年七十二卒長子遠江守利隆
嗣食十三萬五千石拜侍從割邑與諸弟兵庫頭
利長能登守利房各萬石虎之介利直五千石萬
治元年利隆致仕長子大炊頭利重嗣進從四位
下食十萬石割邑萬石與八子周防守利益增第
利長利房邑各萬石又增利直邑五千石爲列侯
任信濃守延寶元年利重卒年二十八卒無子弟帶
刀利久嗣三年而歿年甫十歳官除其封更賜周
防守利益六萬石併故所食爲七萬石進從四位
下
兵庫頭利長者寛文二年從參河治西尾城增三
千石天和元年致仕養子式部少輔利意嗣稻葉
美濃守正則第五子也
能登守利房者寛文三年拜少老延寶七年除老
中前後增封四萬石天和元年免職明年徙越前
治大野城而卒年五十二子甲斐守利知嗣利房
免老中之年利益從志摩治鳥羽城元祿四年徙
肥前治唐津城正德三年卒年六十六子大炊頭

利貞嗣元文年年四十七卒無子養子利延嗣任
大炊頭即備前守利清之子也延享元年年二十
五卒弟利里嗣任大炊頭寶曆十二年徙下總治
古河城明年爲寺社奉行明和六年爲京師所司
代安永六年年五十二卒養子美濃守利見嗣松
平和泉守乘完之弟也是年病卒養子利厚嗣任
大炊頭松平遠江守忠昆之弟也天明六年爲寺
社奉行享和元年爲京師所司代加侍從明年入
朝除老中文政五年益封一萬石区幾病卒子利
仁嗣

利勝刈谷參城主水野信元下野守之子也信元事織田
信長爲佐久間信盛右衛門尉所讒而死利勝時生二年
國人或匿之及長穎悟過人土井利昌小左衛門尉收爲
義子因冒土井氏或曰東照大君之子也及貴客
醉語利勝曰何君之髣之似東照大君也利勝曰
客曰非所宜言明日去鬚而朝去鬚自僕始三四十
年至延寶中併去鬚云

利勝少年出身東照大君擢爲儲君警御豐臣秀次
之亂儲君徇行如伏水成欲由間道利勝命先騎直
進曰途中有事爲天下笑且關白不知我去就其進
之大久保忠鄰爲大君稱之言其大可用

元和六年台德大君季女入内利勝督之事暫昔
自車輿至衣裳貲匹莫一物不竭美也有司或言諸
物價有上中下三等則取其中哉利勝掉頭曰上哉
自以天下大政歸武門而來未有公主入后位者
也是寶天子之嚴江都之慶也靡費財貨雖數
十百萬所不問也乎甚且入制出財貨雖積何也爲
備國家之用也若棄不出與瓦石等抑財貨天下所
利非一人所有也遺棄之海中投鼻之外國乃可謂
冗費也若諸物隨價酬直散財商賈則財貨流通民
浴其澤豈謂冗費乎而何用物價廉爲寬永元年舉
爲老中

天正中蠻人傳蔫種人喜玩之烟管製造遍於天下
大君憎其無益而有害也嚴發蔫禁或人偷吹煙直
處偶覩利勝過邃袖煙具利勝請觀之其人不得已
出諸袖間利勝吹之二三管乃謂曰予幸得吹豈不
愉快哉然是則主公所禁者自今請止之抑今日之
事主公聞而有罪焉則予亦不免也

利勝爲人瓌偉曠度是時駿河大納言忠長凶忍淩縱
嘉言蔑聞醜聲日著大君不懌寬永八年遂斥就
國不聽制觀其能自悛也忠長至幽泰居滋甚
威怒亡常手刃不辜以六十人數九年正月大君
不豫及疾漸篤猶不聽其入覲也大君薨府下數
火物情動搖咸懷危懼謂家國阽危亂將與或謂大

器頗移利勝深慮有乘釁懷異圖者也日夜焦心刻
思曰異姓諸侯雖退凶意必不有附和者親藩或謀
社稷衆邪競進禍亂必熾也乃欲外託尊慎之法兪
丹試人情異同於是佯爲得罪杜門斷客密作逆名
僞書先署己花押移諸藩邸覽者駭愕雖不知其出
誰手以事非常皆異啓閉不啓注同者唯忠長及加
藤肥後守忠廣耳於是　大猷大君以忠長忠廣罪
惡貫盈與執政謀爲其所六月簿責忠廣放之莊內
羽放其子光廣于豐後於飛騨與評忠廣黨于姦人而
無知姦人爲誰也物情益恟八月　王人自京師來
於是人皆知大器不移人心寢安十一月收忠長侍

臣北餘人付之諸侯而錮忠長於甲又放其老數人
十年放忠長於高崎上野於是乎民皆安堵利勝當人
心危疑之際獨致身任大事置社稷乎泰山之安朝
野倚賴　大猷大君委使益厚利勝亦以國爲家專
斷不疑上信下服至今稱之
加藤肥後守忠廣國除　大君與執政謀擇當爲肥守
者曰細川越中守忠利可也議既定未發也而行
塗之人皆語之　大君閟而不悅召見利勝辭色俱
厲曰機事不密則害生而今道路皆語大政密議其
誰漏諸利勝徐對曰廊廟之議誰敢洩諸抑臣惟今
有號令使官吏徇諸下不日而通者察矣今也殿下

所懷口雖未言而下知之其疾如雷霆矣是則天下
至治君臣和睦上下感通之所致也復奚容疑且詰
不言乎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殿下速賜審
大君色定大悅於是賜肥後于細川忠利
大君嘗上城望視工官小吏取材治私家顧問左右左
右未應利勝前賀曰　東照大君之始遷居領不遑
造垣濠不及補當此時雖貴盗盗何由至方今工官
材木山積州群轉漕繼至雖日盜千章守者不覺是
蓋國家之極也臣冒死敢賀
大君造便殿欲急成之少老松平伊豆守信綱爲　大
君畫計　日畢功利勝見信綱讓曰縣官王尊也營

造事也鳩良工擇良材備有司施規矩度歲月致
堅固加雕飾而後可畢功稱美今人主欲濟其欲入
臣奮私智不顧前古之制求適人主之意天下從是
多事主公方富春秋而子從其欲非人臣之節信綱
大愧服
官吏請衛仰給大倉撤誠腐敗率耗三之一勘撫與倉
吏忿相罵勘定奉行伊丹播磨守康勝建議言請除
官俸不及子孫者其世祿五百石以上與之采邑軍
國之所用量出收諸江都其餘所在貯米以備饑荒
歲歲長吏糴故糶新致金勘定奉行供諸官之費則
州郡省轉漕之勞大倉無腐敗之事外內盡便利勝

曰　東照大君之時有進此議者　大君曰汝未聞
乎天下之民不如山東之民之衆山東之民不如鎌
倉之民之衆天下無事則善若有事則道路塞而舟
車無時至當此時軍民不以紅腐怨有司倉無陳粟
有司何以補其急夫天不爲昆蟲常行春夏持大計
者不顧小故汝所憂者小吏職非國家憂今予之言
是已不可用元祿中遂用康勝之計至主泉民驕日
就苟且粟米踊貴邑入不以時至買人因緣姦利操
持閾邑之權貴重之臣大率俛首受制知其弊不可
陖遂以爲固然　有德大君承統憂之任職者納邑
受俸去職復故云

利䜿侍問　大君問曰聞卿買桃子數十斛有之乎曰
有曰何爲曰古河無山林之於薪臣所任吏言唯桃
在田不害禾臣即賦民令種之十年之後薪給而兼
花實之美然臣未之見　大君曰卿等有土不能一
王其地可乎無事時適撫其民老中徒封一得之國
自利勝始見邑非曰　東照大君之訓民不可急不
可緩寬我政過緩乎作贏舍之盛人情緩則怠怠則
貧貧由後主於流離而後止今造水獄不焉人治囹
圄國中不寒而慄然竟朽壞不用云
十五年　大君以利勝年老不欲使勞於衆務也乃爲
創立大老職令利勝及酒井忠勝若之細事不預焉

於大事則使老中取決以便之自是置大老爲定例
初朝廷有機事則辟左右審議乎茶室及利勝從政
也乃謂曰天下政務奚閟之有於是乃議于小席既
徹屛障遣四目令有司操筆札其器度皆此類也
或謂利勝曰大久保忠隣木多正純皆名臣之子不獨
其身見放罰逮族黨無乃是苛政與正信等必不悅
于黃泉也利勝曰否今余雖任天下顯職子孫或放
命背義則受重罪被紀察固其所望也抑創業之主
爲政自世臣始是所以深警諸侯也正信等而復作
必遂其子焉恨于國家乎
或爲老中問爲政利勝曰理庶事以寬簡猶圓木滌方

盤使四隅留餘地也苟好察瑣屑猶圓木滌圓盤不
留一分餘地則下無所容大害於事矣
堀田加賀守正盛問選人任官利勝曰庶官雖多也莫
重於目付正盛曰敢問選之何如利勝曰今爲人所
一襲鼎俎豐醯醬美食莫不皆喜焉有人□代翫庖厨
蚊蚋蟲鶩蒼蠅集肉則亦莫不皆惜其不潔焉此謂
許小過損大美也又有嬌酒藥肉者而懼其不飽不
以告也此謂揚小美掩大惡也無此二者然後可以
任目付矣
初　台德大君病革也手執防身刀賜之　大猷大君
然　東照大君伐石田三成時之刀也謂曰孤有七

寶治天下今盡傳之利勝蓋居其一云最著績 大

猷大君時

近世人鏡錄卷之五終

近世人鏡錄卷之六

豐後　岡　角田簡大可撰

內藩

〇井伊掃部頭直孝　父兵部少輔直政　子直澄

直孝兵部少輔直政季子直政駿河人小字萬千代天正十四年敘從五位下任兵部少輔　東照大君從封山東八州也初上野箕輪十萬石慶長六年以關原戰功封近江之田十八萬石治彥根城陞從四位下侍從明年年四十二卒嫡子直勝嗣直孝少年出身事　台德大君敘從五位下任掃部頭元和元年以直勝得病故入紹宗國領直勝以養老邑三萬石大阪平益封五萬石任侍從預大政五年又增五萬石寬永十年又增五萬石併前三十萬石歷從四位上左少將進正四位上右中將萬治二年卒年七十一卒四子其三先死季子直澄嗣任掃部頭加侍從六年為大老進權少將延寶四年病痘而卒義子直興嗣直澄兄內匠頭直時子也元祿十一年拜大老進權中將預大政三年以疾解職而老焉稱右衛門督嫡子直通嗣任少將寶永七年年二十三而卒無子弟直恒嗣三月而歿無子　常憲大君命直興復起視事直興於是更名直該明年為大老正德四年老焉

第四子直惟嗣累進權中將享保二年直該年六十一卒二十年直惟老焉稱左衛門督弟直定嗣累遷權中將元文元年直惟卒年四十八寶曆四年直定老焉稱主殿頭兄直惟之子直禔嗣三月而歿年二十八無子直定復起視事明年直禔之弟直幸嗣累遷權中將寶曆十年直定年六十一卒天明四年直幸為大老預大政四年解職寬政元年年六十一卒子直中嗣累遷權中將文化九年老焉稱修理大夫後改左兵衛督子直亮嗣累遷權中將

直政駿河人也　東照大君出獵見一童子姿儀端好風神秀徹使問之答曰臣名直政井伊肥後守直親之子駿之未亡父以讒死故亡在此　大君曰名族也命仕與其舊封寵遇日隆每戰常力戰冠軍甲信平拜先鋒將封四萬石分武田氏士二百旗甲皆赤小牧之役為先鋒軍於長湫上國之士號云赤夜叉直政聘於豐臣氏關白秀吉饗之以石川數正在參也與直政書使之接件直政不肯與坐乃罵傍人曰夫夫也貪富圖榮忘恩所謂人面獸心哉

直政為人英邁有器度小早川左衛門督隆景屢稱曰今日可任天下大政者惟德川氏之主直政

直孝之母夫人侍婢有身而出生直孝于民間直政乃

賞之貧孝甞戲奇韻有老成風一夜群盗入室直孝進以刀擊一人斬其股命奴縛之時年十二直政聞而壯之有定爲世子意未及講而卒年十六卒

台德大君年十九爲書院番頭任持弓頭尋進爲大番頭益封一萬石其兄直勝分秩五千石直孝於是厚禄多致名士鎮伏水城有騎士五十輕卒六十

大阪之役直勝爲先鋒方病 東照大君使直孝將兵請戰 大君以直勝懦弱不進辯其召出直孝代爲直政嗣直孝拜謝而曰臣兄直勝不幸舊病雖不耐攻城略地之任兄居第立則不順非臣所望也獨望使臣攝兄之政苟天下緩急臣奉命率兵以當矢石庶若此役也伏冀殿下賜憫察又因安藤直次爲懇訴 大君嘉歎而不聽時直孝爲大番頭班叟任執政下次日拜命徑進坐本多正信右正信是時爲老中有寵於 大君乃退謂正信曰今日得罪于子然殿下不知予之不肯使我爲直政之嗣則不得不然也正信曰善夫子之爲之也以此益知主公之神鑑可畏也

直孝倜儻有大略軀長大有骨幹容狀雄偉毅菓適植人稱夜叉掃部太智兵事撫御有方深得士心大阪冬役人或遣營敵間請事直孝方隊頃之措目而出客不悦曰我聞傑偬胡得假寐答曰我自臨陣慮敵所營夜間未嘗交睫故不免晝假耳聞者嘆服候騎還遇雨衣裳霑濕直孝憫然解衣而授之旣而聞左右無副衣因乞一領於安藤直次以更其寵人皆服泣大坂平加賜五萬石任侍從預大政久之賜暇之彥根厩中會壞厩民豐奉加之有湖上舟艦之便鳥魚之利故士庶用財修靡衣服皆競繁飾某老岡本半介宜讚言事曰係侈無節度公爲執政不先正其國無輔上正天下請爲諸臣作節度直孝曰然令之不如身之乃儉節自約身著綿衣傳令食其地之產者以珍從徽襲綿衣務之家老以下曰卿等被甲胄勞軍事有年于此而今天下人安卿等服之以休息焉於是群臣自儆大整又見騎士家馬長屋舁曰屋之間不可騎而出令更厚賜之從此之後無奢侈相矜者

初蒲嶋左衛門太夫正則闕原之役以預義軍功最封藝備二國食四十九萬八千石而恃功恣睢 東照大君措而不問以安物情也 台德大君亦含弘容隱待遇優渥元和三年命陞從三位參議其或懷華也而狼戾凶狀悉露競恭家臣使自裁誅戮商賈多不合己意則雖親戚功臣不免夷滅也專築城壘池大禁也正則不啓聞而展廣城郭故令毁法前後非一 台德大君不懌五年 大君朝觀京師

會直孝及藤堂和泉守高虎水多上野介正純本多
美濃守忠政酒井雅樂頭忠世土井大炊頭利勝安
藤對馬守重信板倉伊賀守勝重謂曰福島正則虐
民放法非可寄民社者也乃議黜罰之事稍嫡正則
剛不顧死恐蹀血江都人有異同經日不決藤堂高
虎曰以好否之一失之事耳直孝曰若高虎之言誠
易矣然從此後天下諸侯輩見宦室如麁猛豈不
危哉但遣使者其邸正則必出邸有抵捍則命留事
訣之　大君曰善乃遣牧野右馬允忠成花房志摩
守甲等簿責正則命以褫其封放於北地又使掛原
式部大輔忠次御銃手圍其邸以備不虞遂放正則

益封直孝五萬石
駿河大納言忠長有寵於　台德大君百官在朝無不
肅敬送迎直孝嘗言于朝曰駿君者儲君之母弟也
百司敬之埒冢適大不便于國從是百官無敢盡敬
儲君愈安
台德大君老將遜位召列侯宗室直孝諫曰天下新定
大役厳興至今未有一日息民加之以傳位儲君四
海駿奔走貢獻絡繹于道路不數年不周池諸侯何褱
供其役何財給其費殿下雖疾未衰請為天下自勞
大君謝曰誠如子之言然宗室已集列侯皆至咸
知我意業已定此不可改于後欲有言以今不見從

莫默于後直孝曰臣言不善則已善而不行後害無
益臣不敢言土井利勝曰直孝之言當殿下許之天
下萬世之福也　大君竟勿從之利勝引直孝使謝
直孝不肯曰　將軍為天下而不為直孝何須臣之
串臣不拜　大君益重之命罷朝三年而禪位儲君
寛永三年　大君朝京師過彦根直孝命國臣避妻子
于部邑前是使藩邀命後以前堂館從者　大君於
是不舘彥根直孝曰是必有謡我者從五六騎及舍
大君聞之召見待之如初
永井信濃守尚政始為老中來求教直孝曰予先齊戒
於是尚政齊七日朝服而來直孝亦朝服見之誡曰

謬有之曰油斷大敵請勿忘之
嚴有大君為儲君也傅御指議曰左右之士佩刀給於
使令即有發狂疾甚危事也自今禁之使解刀可也
直孝聞之笑曰予以儲君幼冲欲使左右佩數刀以
備衛不虞而奈何禁之其或狂人傷玉體是則國步
所繫也其如之何
大猷大君即世　嚴有大君未能親政流言日興紀大
納言頼宣使使請直孝謀事使人謝使者曰歸語子
之君臣不忘閣下之德將不能承其惠使者未去戒
駕詣于朝使之覩之直孝以身任輔弼請林道春問
古昔賢臣輔佐幼主之道以社稷安危為己任

初上杉石田之亂　東照大君賜伊達政宗以百萬石
朱章及亂平惜其違犇命數與上杉戰且速敗張獻
也又聞其有南部叛人從不釋停朱章之約割上杉
舊封十二郡予之以酬其勞厥後政宗數上箋請朱
章之約不許至是其子忠宗又請不止必從其約酒
井忠勝言於　嚴有大君曰唯直孝可使直孝乃詣
仙臺邸求見朱章碎裂投之火曰我爲君除伊達氏
之憂　東照大君親與地無可割與者故不封至于
今今若挾朱章責信朝廷朝廷無給君何必從君西
州與之百萬石我聞仙臺之廣雖儉歲可得二百萬
以上大如此地非君之福我敢冒死除君之害於君

何如忠宗謝曰請從今因子得改事　幕府
明曆三年大災後府下數火松平伊豆守信綱請同列
曰三令且申火災不止由民不愼火也今若發令曰
不愼火者處之嚴刑則火災庶可止以告直孝直孝
曰不可夫火出于不虞自春燒臣家者來之有也而
處以嚴刑可乎且此法必不行何則火出於庶民則
已設發于三親藩若大國諸侯與諸老第則其如之
何刑急乎下而緩乎上則政不立政不立則天下且
亂此法之發岌岌乎危哉諸君之明而暗於此何也
恍致僉以爲愈乎覺格
大老酒井忠勝致仕謂其老臣曰井伊掃部頭直孝資

性尚強矯矯不撓敢斷大事使人意強　大君有過
則犯顏強諫天下有事廷議盈集　大君不能決則
直孝乃慨然擊腹曰予已分死黎然折是非指陳得
失衆議立決　大君亦悅從之直孝三爲天下斷大
事皆有遠慮明徹於數歲之後不計目前之利害賄
略萬邁求之古人之中不可多得者其然故不多記
曰土井利勝酒井忠世之賢未嘗有譏直孝也豈吾
輩所能及也哉直孝而死天下有事發言盈廷復有
敢執其咎以擔當大事者乎哉
直孝常與處守老職書曰近日重臣治家隸不得其道
家隸皆以圍棊歌舍消日月不用心于武道無禮無

義皆弱爲風重臣之家猶如此況於下士有一奴者
不制之以禮不問可知今不整政刑以矯其風則諸
士之奴逢重臣于途或放恣無禮亦未可知也予聞
重臣好茶酒燕樂此風施及諸士則諸士財竭家貧
必至匹馬不能畜其如此也國家緩急雖欲致身盡
忠得乎夫不忠不義多生于奢侈是故諸士有暇則
可學圖棊以試武技可遠歌舍酒辭其心又聞平居
不練武事口辯自給文學自矜以爲聖賢之道乃余
者重臣之中有則三人大廢武事耽宴樂無強毅風
豈聖賢之道也哉予不佞尚能聞諸藩風俗而知其
國政天下諸侯賢乎予者不乏其人安得無聞我家

風俗而知我政令乎則彼將曰掃部雖善弄權曾不知亡國風俗日漸汚下而不識且笑哉是則可懲之甚諸老職能務乎此務嚴政刑以整國風可也又曰卿等毎報國事必言賴閣下之德封內靜謐予竊念雖名將賢君能整其政使國無一罪人未嘗聞也予非聖人亦其難焉予之不肖何幸乃至此邪抑卿等所謂德者何也豈如坐泥塑人與夫如坐泥塑人而曰政整國治吾未信也能辨義理當殺者殺之赦其政刑是謂之德夫三十萬石不地不爲偏小利爲而清淨自治無一罪人無乃卿等寬其政刑雖有罪人不究不治以至於此與其如此則所謂靜謐者不在我德所爲而在卿等怠政也災生于怠後日有大事可以卜於今日老職等書大恐及冬月彦根盜衆二有大火鄰邑亦數火直孝因寄書曰卿等毎日靜謐靜謐今果例如予在國也希有火災今者權此災生于政刑寬弛也老職郡奉行町奉行宜創艾以慎後

直孝年老　大君賜杖下朝然早起扶刀至死不止雖不知字毎朝羅請林道春與語乃部町奉行石谷貞清（左近將監）令側記之有謬未嘗不知道春歎曰閣下固非常人又善與人交故有餉雖魚蔬必有嘗與松平越中守定綱相失謂人曰天下有事今世唯定綱可任大事我適賜酒君前弄杯酒至忠雖梅靡及定綱謂哉諸之會病卒直孝父子建大功求國之剏盛滿[illegible]功世之家莫大焉

直孝襲封爲大老是時守都宮入與平源八率衆投父臣十餘人逃歸直澄有司以動搖都下欲法之直澄曰卑國者舊籍其作以褒自守不用衆不得殺皆[illegible]之蔬樂因忠孝之道廢　大君乃赦諸人

酒井讚岐守忠勝（父備後守忠利子修理大夫忠直）

忠勝備後守忠利之子也忠利初稱與七郎雅樂助政親李子慶長十一年敘從五位下任備後守前後給国食武之川越三萬七千石預大政以寬永四年卒年六十九忠勝慶長十四年敘從五位下任讚岐守十九年賜下總之田三千石元和六年爲　大猷大君傅忠利卒襲封身前所食已多併父邑爲八萬七千石及　大君承統以有輔佐之功數增其邑寬永九年拜爲老中十一年徙封於若狹食十二萬三千五百石以小濱城爲治所十五年與土井大炊頭利勝俱爲大老毎分月與事蹟大老職蓋始于此二十年與　天皇讓位踐祚之事拜左小將明曆二年以年老致仕自號空印忠勝二子長忠朝日備後守次忠直任修理大夫與國器忠朝寬永十二年與土井利勝之子

遠江守利隆偕拜少老是時利勝忠勝爲老中其子亦各當路人以爲榮忠朝預政四年與土井利隆偕忤旨免職乃告疾潜居先父而死忠直因襲封拜侍從寛文二年父忠勝年七十六卒八年忠直割邑萬石與其兄子大和守忠國天和二年年五十四卒以子遠江守忠隆嗣叙從四位下割越前敦賀萬石與次弟右京亮忠稠三千石與季弟數馬忠陳貞享三年年三十六卒子忠臣嗣任叙[illegible]進從四位下寳永三年年三十七卒無子支封右京亮忠稠第次子忠音爲嗣貫忠囿從父昆弟也忠音襲封任修理大夫享保三年爲寺社奉行七年謝病解職明年轉讃岐守代松平左近將監乘邑爲大阪城代拜艮守十三年入朝除老中加侍從九年年四十六卒子忠存嗣任備後守元文五年卒弟忠明嗣任修理大夫延享四年爲寺社奉行亡幾代阿部伊勢守正福爲大阪城代轉讃岐守寳曆二年除京師所司代加侍從居京五年辭職致仕子忠興嗣任遠江守十二年卒子忠貫嗣任修理大夫叙從四位下文化三年卒無子支封飛驒守忠脊第六子忠進嗣任備後守拜四位下五年爲寺社奉行亡幾出爲京師所司代加侍從轉修理大夫十二年入朝除老中明年轉若狹守文政元年遷西城老中

忠利執政雅樂頭政親孫子也慶長五年石田三成等作亂儲君別道岐岨西征是時忠利與榊原康政本多正信大久保忠隣倶從爲儲君主行營　東照大君憫其失期弗及東于關原也托疾不見儲君[illegible]而出忠利及榊原康政本多正信等皆執謁　大君令井伊直政歸由直政傳命且曰儲君遲遲不逮大事諸君亦不分其責諸子宜畏懼不答而退時井伊直政本多忠勝榊原康政爲三傑直政威權最隆而心右分子忠言其揩也忠利不平之獨留謁直政曰儲君或有自曲折大主不必深尤今吾輩需何不爲儲君地直政曰我惜儲君貽嗤天下憤悵之深不能不言忠利勃然變色爭曰縱令儲君有過而失雖於大主自方調護予之職爾今行營揚言以乘其家獨何與措有餘言吾意決矣撫刀而進在座驚救乃罷衆僉曰彼夫也信駿之役嘗以武勇今日之勇頁軼之　大君儲君皆聞而壯之忠利時食三千石次年命令一萬石後益至三萬七千石預大政

忠利封川越有民稱備後者不司命政之備後泣曰臣奕世土著世稱備後人應不知滿租稅賦役未嘗後人也而今有此命豈不天哉忠利聞之言曰汝則爲一鄉備後余則爲闔境備後庸奚傷備後感泣　東

照大君韜諸左右曰忠利必富蒙乎其仁愛如此

忠勝元和六年爲　大猷大君傅當京規諫甚得輔弼之義及　大君承統益見貴重壽酒井山城守重隆以前首寵於　大君　大君嘗微行入其家忠勝聞之大愕焉乃覷其行迹從其後隱于屏處會天大寒於是故嫗　大君革履蹙惟問之也　大君毋履温果惟之已而知其忠勝也乃召見謝之忠勝頓首曰殿下用不訾之玉體而挺身微行以犯不測之險非所以承宗廟也是以臣雖不肖慎從焉伏冀殿下留神幸察　大君聞之感歎泣數行下乃止

寬永五年行人豐嶋刑部正繼刺老中井上主計頭正就于朝　大君大怒曰殺宰臣于朝是無公也憲之重刑以徵艾其餘可也忠勝諫曰不可大宰臣居處森嚴其出也從者如雲雖梟猛之士逞其心難以剸刃宰臣之胸唯有朝廷耳足以制權貴跋扈何服重罪之爲　大君乃命正繼自刃

駿河大納言忠長有寵於太妃驕恣無度百官畏憚忠勝獨無憚色寛永六年　大君患瘧重臣憂恐而忠長飲酒言笑是時忠勝使人視湯藥會來忠長飲饌不輟焉忠勝怒罵曰今者　將軍病上下皆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而駿河君與　將軍親兄弟也而爲宴樂則何乃推僵盃盤于閤觀者爲忠勝懼

令德大君視忠勝爲人以爲當任天下之職將薨遺令爲老中忠勝於是預大政任侍從兼將書院番二軍各有翊衛初稱爲左衛門大夫正則見忠勝歎曰君誠廊廟之器天下罕儔矣有鹿角留獻未幾時中背者教政奉進老中安藤對馬守重信亦識忠勝賢稱貴及疾病使者指之延見內寢言曰僕老病篤爲無遺理豚兒重長進右京不肖伏望紆意垂眷顧乃手桃佩刀以爲償其風爲與家所重如此寛二年從朝　天子封若狹賜書之隔遂以賜焉右於依對足時　大猷大君建祖廟于日光山命忠勝督之窮極奇麗前古未嘗有也及慶安初臨祭祖廟事畢咸適　大君之旨

忠勝與井伊掃部頭直孝松平伊豆守信綱板倉周防守重宗等備預大政時人以爲爭權不相能　大君聞而不懌召見忠勝等責之曰卿等聯政數而相與生隙則何無仍是過與忠勝謝曰臣等謬被拔擢立于群臣之上唯思致效以裨于國家之萬一故臣等相與謀陽爲有隙而令人互言己之短而陰爲政過之助耳豈眞有隙哉　大君曰俞告者過矣忠勝曰不然告者當矣

小臣等有罪冥萬忠勝時阿部中行大赦又甚大知安廣之讀放薄房劇　大君一一可之且小臣潔其人

不應壽忠勝號曰覆讀廣之又讀之　大君色不悅如此數四乃賞勅許之

都下有大盜竊金[illegible]之弗獲也或謂忠勝曰縣入賊佛寺殺僧奪財官吏都索不獲也於是乃明立條格云有能捕得賊者賜金五十兩而尚不獲也叔倉周防守適自京師至有司咨之周防守乃令吏書板曰倍金則我首之夜竊揭諸榜下明日賊見之恐其黨先發乃出自首吏遂緝捕盡獲之君盡不欲此術出勝曰吾夫所司之職在發擿奸惡故權謀術數無不爲如予辱任大政總國體豈狹小術以約人乎

或謂忠勝曰令郡備州君性明敏精覈法令細事罔遺

忠勝蹙然不悅曰果然則亡我家者必備後守也或遂巡應曰敢問其說曰御家者常喝高嚴厲家人則爲每事叱之曰是則負法彼則非法也其如此也家人畏首畏尾雖毛髮許事不能爲也卒至神氣餒之是豈仕乎哉其所以導引者然也譬之種樹者順木之天克遂其榮則其性得與繁茂且長竟爲棟梁之用苟折其枝剪其萌芽爪其皮膚則其性離且枯矣故接換之樹不爲棟梁之用也一家且猶然況治國而法令繁多不容細過則士庶脅肩累足不能措手也故法罔疏而士庶勸勵擢爲罪人日滋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文法廢此之謂君子弄法小人犯刑

意者忠朝以耳猶其使爲賢術智衒明舉措煩苛足則小吏之事非重臣之體也

大君憂傍藩爲俸諸司諸衛貧無自給自　台德大君之時頗庫藏購之擁爲訓練領望恩賚與廩餼忠勝曰此皆特惰氣奢泰而已昇平已久紀無從軍之貴子孫華育奴婢陪前而俸祿不加也臣請以職官之子資陰尤高者充兩番次者充新番又次者爲大番屬從人亦有給　大君從之

江都南有王川至暴溢時出者不得歸入者不得過人士皆之東有墨水貫都市入海或往來不通忠勝建議國家方當饒請爲橋二水而利萬民或駁曰使國

失險其如之何忠勝曰橋如三王舟如五霸王之與國予將何取且夫二水之於國不因橋之有無江都亦恃二水爲險哉　大君曰善遂造二橋行人大便之

初　東照　台德二大君好散樂自關原之役後不親爲也　大君亦不好之獨好散樂時時親舞忠勝求美女進之侍聞陰諫　大君懃遣出忠勝放于無方唯不得爲散樂曰如欲親之則令人爲之耳豈可親戲舞以濟衣冠乎尾大納言義直置酒請忠勝世子親舞爲壽忠勝執其肆戲潮正成曰文武之道君子終身業之何遑及此遊魂雲水之戲義直聞之止舞

畢奬

永十五年忠勝與土井利勝偕拜大老免分月曲只事

九年十月　後光明天皇即位忠勝如京師扈從松平信綱為介　天皇詔任忠勝左近衛少將信綱侍從禮已行忠勝朝賀萬壽　天皇饗醴以其賓有若賓也又詔為中將忠勝再拜稽首曰臣賤有司也何辱益大命謹辭　天皇不肯進階一級至從四位上忠勝於是先以聞江府然後受爵命而還覲對以為特恩大老任少將老中任侍從蓋自此為定例

忠勝封若狹　大君以為賞不及勞笑謂忠勝曰昔卿於若狹猶食卿鰥一臂奨也將徙封駿府十八萬

石忠勝固辭曰　東照大君居為臣不堪也後將徙封甲府二十四萬石又固辭曰武田信玄嘗為臣不欲往也　大君尚欲益其封恐其固辭不受也密命北久尾素眞曰江之志賀高嶋二郡與若狹接壤汝欲盡與之忠勝以益其地忠勝若又辭不受則三宥孤之命其罪不輕汝為我往審告孤之意素眞以告忠勝頓首對曰臣不佞辱荷曲恩累益封十二萬石自顧賞踰勞若復增其封何以堪之織悴嚴旨敢不固辭乎遂私於素眞曰予所以固辭者備講其故寵臣祿大驕生覺招覆亡者古今比比有之其鑑不遠在本多正純予將自保性理無錯誤能慎終其身不能保子孫無驕由是觀之不益我封則若無驕臣臣免罪於上下共便　大君聞之嘉歎久之遂輟益封

忠勝患痿躄頓　大君日察息耗聞其小差將朝造次見日遣數人於巷使之報忠勝所到處及階侍御之士雜遝用漁前後携火燭合圍三面而入忠勝驚聞之僉曰將軍之命也曰君精神未及常不可以風焉既見　大君見其壓疼太息久之乃起親取小屏風著忠勝後忠勝頓首衍辭曰勿辭　大君又予賜帽使服曰大病後不可不保齋忠勝辭不獲命拜而服之　大君悅謂曰卿既服帽凡孤則見諸侯不脫帽

固其宜也又曰可忍不端坐可扶於城中其見愛重如此

大君晚年多病委政土井利勝及忠勝皆拜其子為少老助之時置酒其家至夜態尤親忠勝所言多聽忠勝神彩英暢功高望重雅性温慎有宰輔體為朝野所重列侯饋遺相望門闔而一無所受月中二三遊牛門別莊以茅葺屋宇梁楹惡雕陋　大君將遊無所改造　大君大漸時利勝前已死以為唯忠勝老嫻于政執手為後事於是忠勝乃與保科正之井伊直孝松平信綱阿部忠秋等偕輔翼幼主戮力一心整理大政

水戸中將光圀君親喪　大府使使者弔之光圀喪服
受命人皆稱曰甚矣水戸中將信儒禮也忠勝聞而
不悅見太田備中守資宗語以其事謂曰水戸之貴
亞尾紀今日　大君幼冲當守我本朝禮以爲諸侯
摸範也而執異邦禮異服見朝使是則使天下諸侯
廢今日之禮也足下與水戸君善從容開諭而可資
宗以告光圀聞之憮然有間曰予過矣褒皐訪忠勝
深謝前愆
忠勝置家老居自守者與能斷者相輔而行有司言人
之過失則名與左右共觀洩之其人不致而後罪之
見家臣不假顏色見諸藩臣則温容接之愈愈如也

若狹饑有司相議曰不救則民餓救之則其費太廣當
先稟得報然後救之乃上書以告忠勝見之忿然作
色親爲書報曰平日予所以惡衣非食儲聚金銀米
粟者正爲欲救今日之患也開稟亟救之固其宜也
而亦必申得我處分不知事有緩急弗思之甚歟至
於一民有餓死是又汝等之罪也
明曆二年忠勝年七十數乞骸骨夏五月廿六日　大
君臨山莊井伊直孝保科正之及老中少老皆從焉
大君乃召見忠勝許其致仕使忠直囊封而謂曰
孤蒙鄉於天下大政事無巨細指陳得失如在職時
大有賚賜享獻亦甚多　大君就命忠勝識異數也

屏其可偸且度日哉則帥壯士講武以砥礪之夜召
備臣講習經史蓋奉家訓也
忠直兄之子忠國多力與忠隆賭馬隻手引恭扇一扇
滅火忠直聞而不懌勅忠國曰將帥之勢在好謀濟
事投石拔距豈其事乎哉愼勿復爲焉
忠隆謙讓禮士雖小事必下家老在國救輔負佐忠園
年十五在江都乃請官歸省單騎馳還小濱忠隆病
間謂忠園曰少時幸有此等事亦足以固筋骸習騎
乘也請左右副勝不許會諸城外日入閉城耳請巡
視城中因汝以省疾而求不爲遊觀也亦不許
（一）松平伊豆守信綱　大河内金兵衛久綱

信綱幼字長四郎參河人大河内金兵衛久綱長
子也久綱父曰秀綱弟曰正綱正綱承松平親綱
之後任右衛門大夫信綱爲其假子冒松平氏慶
長十五年　台德大君取爲儲君侍臣元和九年
儲君嗣禪信綱任伊豆守寛永九年除少老明年
增封武之忍二萬六千石其明年從如京師叙從
四位下增四千石十六年爲老中從河越增三萬
石廿年任侍從正保四年增一萬九千石併前七
萬五千石寛文二年年六十七卒長子甲斐守輝
綱嗣割埜田與部弟伊勢守信定五千石因幡守
信與賴母甲各千石寛文十一年輝綱年五十二

卒長子伊豆守信輝嗣割五千石與弟輝貞元祿
七年從下總古河寶永六年致仕子信祝嗣　有
章大君時爲奏者番叅之吉田　有德大君即位
十四年擢爲大阪城代敍從四位下從遠之濱松
政尚嚴肅俠缺氣莫敢爲非明年入朝除老中任
侍從延享元年卒年六十二卒子信復嗣寬延二年
又徙吉田明和五年卒子信禮嗣三年而卒子信
明嗣天明八年爲側用人尋除老中任侍從享和
三年免職尋又爲老中文化十四年卒子信順嗣
信綱勘定奉行爲大河內久綱之子也久綱之弟正綱
承松平親綱之後貴幸爲扈從番頭任右衛門大夫

慶長八年信綱八歲見正綱曰如兒當發千錢戮之
下若幸得蒙松平氏兒雖不肖因此得進正綱許而
許之　東照大君謂其請十五年命　台德大君名
爲儲君侍御之士與阿部忠秋等日夕出入執事
儲君游于小寢視重擔有雀雛命信綱探之信綱辭不
聽於是夜往攀擔而墮　台德大君驚愕操刀而出
乃責曰汝何爲來也信綱謝曰臣鄉睹雀巢意欲之
故如此罪無所逃　大君曰汝必爲人所使而來也
信綱言不屈　大君怒曰汝弱拜言不遜乃盛信綱
于囊久之從諸之大妃意憐信綱之護儲君爲謝冉
三而得免　大君謂大妃曰孩而長必爲社稷之臣

也
青山伯耆守忠俊強力默記自諸侯至小吏一見問姓
名則記而無忘出舉朝稱其強記忠俊曰去鄙心而
後可能矣昔問其故曰大國之君人皆識之至小吏
則人之識何也大官則心重之小吏則心輕之故爾
吾心無此累故悉識之我皆稱善信綱時年尚少在
坐隅進謂忠俊曰日月列宿人皆識之至小星則不
能識也足下能識之乎忠俊曰惡此何言也夫於小
星則天官猶難知之況於我乎信綱曰然則大者易
識小者難識是自然之理豈獨鄙心所致乎哉忠俊
不能應

元和九年　大猷大君承嗣是時便殿前有大石欲去
之無路可出信綱鑿掘其旁埋之五層樓以白土塗
之雖毀寸許修之甚難信綱命吏去土蓋用白土一
成不復壞　大君以是爲有才寬永九年與阿部忠
秋阿拜步老將扈從番二軍偶賜食于而味惡　大
君疫信綱幾痛爲信綱治之明日朝曰主公服藥乎
日即日服藥曰臣欲察其火和否試不服藥再此到
家即愈庶人亦不識貨無幸主公寬之竟自免
其死　大君出火所愛鷹使二先騎求之莫得信綱
懸名求鷹者人與一簡遣之且而遣之得之歸報使
人傳呼其散四出者咸集凡百事有不可行者咸走

問信綱捘方即成十六年與阿部忠秋偕除老中信
綱天資敏捷有贓世之才爛熟世情陶鎔政事於人
所不得處者咄嗟辯治人或宿搆疑事卒然問之則
隨迎取譬觸類應機精詳剖析應答如響莫不厭其
心鋒辯絶倫者亦不能屈也朝野號曰知嚢參掌機
密輔政補闕群下倚頼斷庶務也求訴文案滿于机
上目覧口酬應接如流未無停滞有餘力則引接庶
士談論政事以此為樂無宅他好也
安藤右京進重長松平出雲守勝隆並為寺社奉行重
長與勝隆書語其未論右筆當題出雲誤為伊豆附
之顕信綱覧觀再三指其誤也特召答之曰刺下
且至乃造其邸重長大愕謝其責臨信綱曰今予將
覲而猶早故且待期于此耳非有他也乃召見其老
謂曰爲卿書予私意右筆之誤抑伊豆出雲國
音相近矣則偶然為誤不亦宜乎請卿爲縫謝之勿
令右筆得罪也是余之所以來訪卿也
信綱嘗謂林道春親延請後堂謂曰僕幼奉侍公
官未嘗學問今任大政恐有過謬幸以明主之盛與
二三子之夕得無大過矣而夙夜悔且恥之亡及也
今吾以賤息煩先生故敢請之乃命二子親執弟子
禮甚謹傍有一婦人烹茶手躬奉之道春心怪之後
知其為夫人大嘆信綱儉而信道

大猷大君薨有司紛紛故事欲閉四門信綱與阿部忠秋
議不許人心稍安
嚴有大君幼立未能親政百官總亡以聽於執政當是
之時雖群臣有功不敢加賞焉人或謂信綱曰爲執
政施賞行刑固其所也而今功勞無賞恐非使臣效
忠以勸之道也信綱曰唯唯否否吾意有存者也則
必有怨者曰今上公幼冲執政弄權擅威福則何
然則非善善惡惡之意故不為也
明暦三年江都火信綱與執政謀使諸侯各就國紀大
納言頼宣聞之不懌且責以不與俱謀信綱頓首曰
天降大戾諸邸燒倉廩壊延及府城老弱焦爛壯者
讙走諸侯無所舍且也上下乏衣食若有盜賊蜂起
而諸侯謀逆乎其間其奈之何與其謀乎輦轂之
下寧毅乎其國也故臣等慎以歸之即謝謨日何益
矣乎故決然為之爾無所逃罪頼宣聞之曰俞哉幕
府取材遠方今諸侯自計諸私邑不必如式改造信
綱狹陋其制以率諸侯咸得其便水戸中納言頼房
欲徵衆入衛信綱曰縣官無闕何假三藩且以食少
故歸諸侯于國留江都者聞水戸兵至復咸各衣食
無以給人無以安其不可縣官乏財而民苦少錢會
京師地震銅像大佛壊當修治信綱建議以木造之
銷其金鑄錢於是錢大出世美其破流俗之見識者

所謂社稷臣信綱有焉
萬治三年十月堀田上野介正信上封事於保科正之
阿部忠秋曰　將軍幼沖即位已十年矣酒井忠勝
松平信綱毘輔專權刑政失紀衆士疲弊百姓貧困
莪一且發隱恤之政而慰民之無聊也今先割臣食
邑可以施之衆士若有事不詳而啓聞之輙別還佐
倉正之忠秋會執政議之信綱曰正信性狂易也正
之等忿信綱慍爲正信所斥故也因謂門叡令正信
所言不得其理憂國之切欲棄食邑何遽以爲狂哉
信綱因執不用正之問其故信綱曰觀彼書曰奉還
食邑如有事不許則爾自之而不就報輙還佐倉就

令其衆懐欵惱其迹猶叛逆也即性理不繆而爲之
不獨罪及其身施迨宗族也以正盛之子而有此事
予竊憫之夫狂者罪雖大矣免刑固也故云爾正之
等聞而感其遠慮
信綱病革太夫人勸唱佛不肯曰予以不肖之身叨負
聯擔之重惴然恒懼先狗馬塡溝壑不能塞其責唯
當日奉公也何遑唱佛哉信綱赤心悃欵與酒井忠
勝井伊直孝保科正之阿部忠秋等協心奉國故一
時稱賢相焉
古田織部正重勝好茶讌學於茶博利休爲一時宗匠
古器書畫等物有全然不傷則謂之古色乃故損傷
其物隨修補之至凡茶器莫一不缺落者人皆以爲
雅東靡然傚傚天下殆無全物大河内金兵衛久綱
謂人曰古田氏其器乎及後重勝有罪見刑人感以
綱先知乃問其故久綱曰古來所謂寶器珍物多銷
兵燹存者無幾乎存則得壽自非神物護持將焉如
此哉今從一己之好縱意毀傷鬼神必不懌也因知
重勝無後也聞者感服
○堀田加賀守正盛　子筑前守正俊孫伊豆守正虎正克貞孫相模守正亮
稲葉石見守正休
正盛行人正利之子也正利稱勘左衛門尾人也
初事金吾中納言秀秋食祿五百石娶于稲葉氏

稲葉佐渡守正成者秀秋之老也其妻齋藤氏乃
内藏介利三之子也生子女而出奉仕　幕府
台德大君命爲儲君乳母所謂春日姬是也金吾
氏滅正利與舅正成如江都因春日姬爲　幕府
正成賜二萬石仕内匠頭正利三百石大阪之役
正利有功增祿食七百石任行人正盛以春日姬
外孫故童　出身爲　大猷大君嬖御以爾首見
嬖任加賀守寛永八年任少老此職之設蓋始于
既十二年除老中封武之田三萬石治河越城十
五年徙信之松本增封四萬石十九年徙下總佐
倉十二萬石慶安四年殉　大猷大君而死時年

四十六嫡子上野介正信嗣進從四位下推恩割
邑分與弟正俊萬石正英五千石正勝三千石萬
治三年正信有罪邑除更賜其子正員俸萬石奉
紀氏祀正信始放於小濱後遷於德嶋閑　嚴有
大君甍伸鋏自殺正員天和二年封常之吉井任
豐前守爲大番頭正俊任備中守見正信封除後
出爲奏者寛文七年封上野安中二萬石十年除
少老延寳七年爲老中益封四萬石進從四位下
常憲大君兼統任侍從尋陞大老爲左少將轉
筑前守增封古河九萬石其明年增四萬石弟正
英任對馬守補少老增封一萬三千石始爲列侯

近世人鏡録　卷之六　十七

貞享元年正俊爲稻葉正休所刺于朝而死年五
十一長子下總守正仲嗣推恩頒邑弟正虎二萬
石任伊豆守正高一萬石任備後守正仲尋徙封
羽之山形明年又徙奧之福嶋以元祿七年卒年
三十二弟正虎入繼本宗十三年又徙山形享保
十三年出爲大阪城代明年病卒義子播磨守正
直先卒孫內記正春嗣三年而卒無子以主水正
正武子正亮爲嗣實正俊之孫也正亮幼字左源
治襲封任相模守寬保三年爲奏者領寺社奉行
延享元年出爲大阪城代其明年　惇信大君立
入朝拜老中任侍從其明年徙封佐倉寳曆十年

四月朔　惇信大君老焉儲君兼統是爲　浚明
大君是日正亮增封萬石併前十一萬石其明年
病卒年五十子正順嗣任相模守天明三年爲寺
社奉行七年出爲大阪城代寬政四年除京師所
司代轉大藏大輔任侍從十年以病解職文化二
年卒弟正時嗣八年卒子正愛嗣
正盛章子出身爲書御與渭井重隆皆以面首有寵於
大猷大君其後重隆以不徵見黜於是獨專寵勢
傾朝野遊觀射獵凡無不從至　大君月二遊其家
嘗病　大君遣侍醫治之正盛重　大君之命謝醫
千金　大君聞之亦賜正盛千金其見愛如此正盛

近世人鏡録　卷之六　十八

與阿部忠秋阿部重次從歸自獵徒行從後且語且
行至淺草門　大君策馬馳歸從官咸懸及忠秋重
次及東門正盛入報宮中出逢　大君于廡於是得
賞亦多蓋當時宰臣非特優游發鑿兼貫爲有力者
也正盛爲老中給事中如故累增封佐倉十二
萬石其地貢十五萬石正盛爲人寛容謹慎不預
人事足以無有過失爲人上所歸
盛行殿中目附隨焉是時蓋禁方嚴殿閣之際法尤
峻偶過茶豎曾前聞蔫臭目附揚聲言曰此臭可疑
得無非禁斷之物耶欲以激正盛正盛傾聽曰我知
吾子爲君之耳官也而鼻與薰蕕將爲鼻官耶目付

大懃

公子嘗與家士兒學弓嬉戲矢集公子目其父恐怖謝罪正盛曰我子死乎曰否止傷一目正盛悦曰幸有一眼存乃無関事也假令不幸而死小兒所爲其奈之何

正盛退朝雖日昃必坐正廳見上宿諸士談話盡懽而入内以故上下相親下情流通無怨望者云

大猷大君疾正盛歸家詔正信曰我死汝代我襲封愼無失衆心會家老衆士曰吾輔孤我承恩至篤天下無事輔臣多賢生無效報之日死當侍地下公等勿傚我使孤獨立退朝見阿部重次揖曰後相見於是

二子咸自殺從死者凡四人同塟日光山

正信竭力畢親夙夜無怠而爵毅御下頗失衆望賦税倍于父時民不聊生初水戸賴房不能嘉正盛見于顔色洒非忠勝恐其搆隙見賴房求養季女藏歸嫁正盛正信其出也忠勝憂曰正信好虚名樂稱恐毀堀田氏之宗正信挺父之寵上書請振貧群吏不報遂私財爲官假貸又不省正信懟益不足忠勝及[illegible]嘗爲政終得罪國除其弟正俊興

俊字克明　大猷大君以爲春日姫曾孫也命姫鞠之後宮中八年出爲儲君侍臣土井利勝見之曰此兒音聲發於胃脘中異與物也姫死命傳湯沐邑于

正俊正盛亦分守廉潔不屈死於是爲備中守爲人剛毅有不可犯之色學士林信勝嘗語弟子曰見此人猶聲譽必貴盛也叔舍重昌保科正之阿部忠秋[illegible]其爲人嘗治三年見正信有罪國除正俊出爲奏者寮役七年封上野安中二萬石尋爲少老領鷹犬二坊代久世廣之爲老中益封四萬石進從四位下無幾　嚴有大君病日劇無儲位會三親藩及執政於殿中議立儲君大老酒井忠清欲迎有栖川親王幸仁而爲嗣正俊進曰舍大弟館林君而立異姓不可三藩及執政皆從正俊乃召大弟立爲儲君嚴有大君薨於是儲君立是爲　常憲大君　大君遣正俊迎

太夫人本莊氏太夫人欲見正俊正俊辭曰臣奉命迎太夫人不命見太夫人　大君聞之親賛見太夫人太夫人下廉執正俊之手曰公之德至死莫忘

大君乃解佩刀以賜其秋命正俊主天下戸籍勉飢稅賑困窮親書主忠信三大字以賜拜爲侍從正俊乃進所著三惑論其略曰武王聖人也何不立微箕而自立也微箕仁者也力不能復宗社則不食周粟可也何以受其封也夷齊賢人也諫而不可則輔治天下可也何以餓于首陽也　大君手書報之曰觀予之所論周武王及微箕夷齊書精識貫天地象義國金石天降斯材國家之福也明年夏大老酒井忠

清老中土井利房能登守稲葉正則美濃守免忠清憂懼
而死以正俊爲大老任左少將轉筑前守增封古河
九萬石
大君立儲君老中板倉内膳正重通爲儲君傅稲葉丹
後守正通爲京師所司代正則之子也堀田豊前守
正昌爲大番頭正俊兄之子也　大君謂正俊曰天
下之事在得賢人當戰國時致死行伍則易立太平
制正其君明離乎爲我務得其人正俊以爲　將軍
意如此成治不難當事而行無所避也所言必聽所
令必行禁奢侈自後宮以下及士庶之家嚴斥衣食
重通及諸侯不奉法者或削或免雖一時肅然多不

便其政者初　大猷大君造大船三年而成上起樓
觀下可肆騎射有田種菜蔬自有舟楫以來未聞其
如此也大抵嚴奉十萬石正俊建議毀之費人出入
官府詧之不異士人正俊言之不得佩刀天和二年
益封四萬石長子下總守正仲進從四位下國史副
總裁撰定服忌令弟對馬守正英以少老爲儲君傅
弟以大番頭攝田正昌代爲傅妻從弟給事中稲葉
石見守正休爲少老
大君君藩邸也謹愼好學及嗣大統天下拭目望初政
大君亦勵精作治委任正俊久之有舊臣幸者言
正俊哥恣　大君亦稍濟不懌太夫人慨曰不如藩

邸之樂一日　大君從容請曰凡思事畢皆算事竟
無成聲之制器乘成又劉之幾不成器請曰水至清
無魚治國家者不可不知正俊亦承聞言曰長于亂
世者善治其國治世之君無志于治　大君曰是人、
情也譬如病多傲天年健者中道夭折不足怪也正
俊愈益不樂退朝據廂太息移時不已食至則拜而
食初父正盛將死撫正俊曰汝行成大器所至不可
測也汝勿忘我言剛者必傷損唯可免其禍者其不
矜乎正俊因書不矜二字于便坐壁坐臥觀之然竟
以是敗所善松浦肥前守鎮信晨來請見語久之曰
君既不容我言請勿復見君後思我之言正俊泪下

如雨俯而不言有間應曰敬受教然予方憂天下未
遑謀身鎮信歔曰君實社稷臣也握手辭去月餘爲
稲葉正休所殺于朝貞享元年八月事也明年京師
所司代稲葉正通免少老對馬守正英貶爲奏者下
總守正仲襲封令推恩頒邑弟正虎二萬石正高一
萬石尋徙正仲於山形別與萬石之地以磽确故也
貶爵比舊時支封明年又徙於福嶋地益惡而所別
所與之地有司侵削求疵瑕移邸三甚狹隘正仲處
危無慾望之色國不足羅斥吏士憫其業量口給米
數年稍還之元祿元年對馬守正英死有司以正英
死不請傳封長子正親與次子正矩季子正章邑不

使正親襲封寄食山形而死是時水戸中納言光圀
老寄潛言　大君曰正俊有罪可殺子孫若尚許襲
封朝廷自有其體　大君悟善遇之正仲卒弟伊豆
守正虎嗣
正虎為人靜廉朴實大有才覺襲封七年又徙於山形
時正虎受封邑數遷徙且罹火災帑藏耗竭家士困窮
正虎身清約習儉如素士屏恒以為肝上故生種種災
厲謂左右曰予之與下民雖勢懸尊卑鈞是人也而
予以愚賤之身坐食大邑豈不君靈哉
醫藩川仙益食五口糧門無請治者其師河野松庵請
尊・土佐正虎因與松庵書曰予以國貧故使仙益
久在泥塗今更委質土佐土佐大國以汝之才事之
青雲可持而升也乃謂左右曰仙益雖久負醜聲其
師薦諸土佐顧必有所取也一言以寵樹之開其宦
途可也松庵得書大悅謂仙益曰此則醫人數狀十
載之
一侍臣學于林學士放蕩廢業正虎召見謂之曰意汝
以為學問為人也故懈心生殊不知致學道為亡
直予聘召名儒非難事也豈以汝一人為國損益哉
但以汝有文戈空襟凡庸私心惜之故令入林子門
欲以大其器而遊蕩亡節何邪侍臣欽旃享保十三
年正虎舉為大阪城代而卒義子正直光卒孫正春
嗣三年而死　采女正正武子正亮入嗣襲封實正俊之
孫也堀田氏中衰至正亮復興
正亮字子直享保十六年襲封山形十萬石任相模守
為政五年是士之祿以為國雖足不比宅吏士亦不
比宅欲徙國以利宗社衆士是時松平左近將監乘
邑封佐倉為首相專政正亮頗意卑之自稲葉丹後
守正通免職不與邇於是正亮賢將貴稲葉氏來脩
前好正亮不拒親之如故寛保二年為奏者領寺社
奉行郡知有十九年擢正亮立次選之延享元年代
酒井雅樂頭忠恭為大阪城代斷大罪省小罪以度
死于獄二年　有德大君老於西城　惇信大君代
立以松平乘邑專寵之召正亮除老中加侍從松平
陸奧守宗村夫人　有德大君假子也是年冬卒議
當除喪受朝年賀正否正亮曰諸侯以上禮絕旁親
仙臺夫人推其本紀國女也宜除喪受賀正然是非
人臣所得議當請西城之旨　大君乃從其議三年
與松平乘邑代從佐倉徙正亮以乘邑有勞于前朝
務其子和泉守乘祐為奏者領寺社奉行大阪定番
多死于官人不樂任之正亮與酒井忠知等諸給俸
三千石任滿除奏者從是定番為美官有事于關唯
貫老中正亮建議與寺社奉行以下同受賜板倉修
理勝丘傷細川越中守宗孝於朝本多伯耆守正珍

命史閣吉良義央毛利帥就故事正亮曰是不可待
例肥後大國也勝丘微者也非吉良毛利之比且列
侯因此生恐懼之心爲憂不少臣請爲使問病且許
若至大故立其弟以安肥後家　大君從之執勝丘
殺于水野監物忠輝邸
寶延二年酒井雅樂頭忠知免職正亮爲首相秉政與
側用人大岡忠光協心贊襄　大君亦專任
之判度支正亮在朝嚴正雖側用人少老必遇以法
然執政者之與同言無之時殿中不得言遺忌正亮
特爲遺忘以救人之過其爲政爲可繼不以甘言取
人受終不避嫌再其後是以初不見憚終安之有令

使者卽吉正亮爲之寶曆元年　有德大君辭世遺
命無建廟　大君曰在昔不以天下儉其親　大行
公功德隆盛從遺命不宜孤百年之後宜從遺命正
亮率同列進曰　太行公依古制法垂之萬世臣等
聞纘志爲孝若不從遺命千秋萬歲之後無復奉旨
是使　太行公功德不明乎天下後世非主公所以
奉　太行公也臣請主公從遺命　大君不聽再三
乃從故事有大禮秘儀注不出正亮曰是宜示人習
熟不然臨事蹉跆大禮或缺有請者卽出觀之度支
章雖同列秘不之見正亮曰請公後亦爲之國家大
計不可弗豫知傳相示謀可否

水戶府請歲鑄錢十萬正亮却之曰十萬錢誠無關天
下然爲金二萬兩除爐炭鑛徒之費不過得萬兩三
藩之費三十萬石之富而以微利干朝廷余所不識
也仙臺請糴米三萬于大阪又却之曰三萬石米不
輕重仙臺此其意不止于斯縱令其藉他號爲糧費
不在其中大阪亦不得實其數在今日猶不可他日
因此增數大爲西州之憂清人留長崎或十餘年長
崎奉行不得繪商繪商則闕上供困此貨惡姦多上
下俱敝內外久課正亮勸定奉行松浦河內守信
正兼長崎奉行清人無留者信正還中言得罪人係
咎正亮正亮辛　大君問長崎事于信正抽其子爲

目付
正亮㩀吏厲民蒔治一郡舉行之天下　大君使治三
萬石地正亮爲民興利與金貫穀豫備凶荒如封內
之法勸定奉行神尾若狹守春央以勾剝得位召郡
吏告增課法方正亮不得行志出私財充之民建生
祠祀焉正亮又深憂主公在深宮中無輔進言者徒
知聖賢之貫無讀書之功不知民間利病偶有以國
字節經史之語者覗之以爲可發君德濟民事因側
[illegible]進之　大君以爲恩謂正亮大岡忠光曰孤臨
天下十餘年無算利民爲孤思其方孤病不能久在
位使正亮之日光廟祭告其意正亮及與忠光白蠲

逋負十六萬疋時納息或多於田租免令出市稱萬歲既患光死增封正亮兩石傳位備君是為 浚明大君此歲寶曆十年矣 浚明大君亦罔知其厚德委任如故

初正亮居大阪以爲禮義廉恥爲一則須作四維銘自警還江都拜老中風起聽講書朝退與左右歌詠飲酒建築閣于寢室東行二仲釋奠山形氏闡其爲忠中和奉造勸定奉行府請無從封平居於財不妄用然有急不顧千金堀田加賀守正陳家有 大猷太君所賜九鬼氏之壺質于賈人正亮購得與正陳有事於日光大行人受命即行慮其遽不辦私賂以資是以姻親諸官多歸之云

稻葉伊勢守正休者老中丹後守正勝之弟也以書院番頭守駿府爲弄兒所殺 嚴有大君召正休使襲食邑任不見守給事中正休好學學於大高阪季明常憲大君時擢拜少老始列諸侯往畿內與水利至京師見伊藤維楨問要學之要維楨知其賢爲著語孟字義贈之當此之時姑之孫堀田筑前守正俊代酒井雅樂頭忠清爲大老專持權柄威捲一時正休常恐其爲國患貞享元年八月使事畢歸江都還朝往飲酒正俊所屏人耳語夜半罷翌日八日將朝持刀示醫醫歎曰此刀所剌臣之末枝不能療也正休欣然乃佩之而出殿中見正俊以刀揕之斃諸執政門集擊正休數刀交下正休莞爾笑死日舟進曰石州封書附臣臣未及進其書曰先臣不良死 嚴有大君枉法使臣襲食邑臣當傷死一也今 將軍擢臣位執政之後增臣之祿爲列侯臣當傷死二也臣乃與大老正俊死報萬分之一云法傷人於朝不論是非奪封賜死於是執政除正休邑正俊之死也諸侯大夫上帛者項背相接門若市然正休之家除親戚亦希有弔者獨木戶宰相光圀與世子往弔大人初正休歸江都親封語孟字義曰此天下有用之書也還之伊藤氏

近世人鏡錄卷之六終

近世人鏡録卷之七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閣藩

○阿部備中守正次　子對馬守重次。

正次參河人父正勝食上總市原五千石任伊豫
守慶長五年年六十六卒正次襲食邑增賜五千
石十五年又增五千石元和九年爲老中徙封武
之岩槻寛永三年出爲大阪城代增封三萬石及
七百五十人糧以五萬石賦居于大阪甚有惠政
十八年敘從四位下正保四年年七十九卒正次
有二子長修理亮正澄從大阪之役有功封萬石
次對馬守重次寛永十年拜少老十五年除老中
徙封岩槻五萬八千石督日光廟進從四位下正
保四年又增萬石兄正澄先父而卒重次因襲封
身既食六萬八千石併父邑三萬石凡九萬八千
石慶安四年　大猷大君薨重次歸家自殺年五
十三長子備中守定高嗣萬治二年年二十五卒
子正盛幼先是弟因幡守重長出繼三浦氏定高
遺言使重長掌國事重長於是復本氏改伊豫守
更名正春併己封食十一萬四千石寛文十一年
以任正盛已長讓之兄之封食故邑上總根歴一
萬六千石明年徙于大瀧新築城居焉寶永四年
致仕子正鎮嗣任式部少輔明年徙於佐貫又築
城居焉正盛仕對馬守敘從四位下更名正邦後
轉備中守天和元年徙于丹後宮津元祿十年徙
於下野宇都宮增封二千石並前十萬石寶永七
年徙備後福山正德五年年五十八卒子正福嗣
任伊勢守進從四位下寛延元年致仕子伊勢守
正右嗣寶曆六年爲寺社奉行十年爲京師所
司代加侍從明和元年入爲西城老中明年爲牙
城老中六年年四十六卒子備中守正倫嗣改伊
勢守敘從四位下享和三年致仕子主計頭正精
嗣文化三年爲寺社奉行在職三年而罷七年又
拜寺社奉行改備中守十四年超遷老中進從四
位下明年加侍從

正次元和九年從儲君如京師行執政事徙封巖槻寛
永三年爲大阪城代益封三萬石及七百五十人糧
以五萬石賦居于大阪前城代高木主水正正次權
不甚重大事受之京所司獨决細事耳及正次出自
執政之列位次較僉氏本教書號令大約與所司併
是時正次猶守京橋後置定番副之正次有惠政甚
得衆心民或生建祠祀焉自正次後城代遵守成法
莫有著績者獨　有德大君時酒井讃岐守忠音土
岐丹後守賴稔咸稱良守

十一年　大猷大君自京師至大阪正次以私財供具甚適　大君之意十四年耶蘇賊起目付止諸侯無得出兵于境上書言其狀正次見副書名定番可奉行等議咸從目付正次曰以耶蘇比親鸞親鸞小而耶蘇大親鸞發師至而耶蘇踰四旬足綏賊使備完也而欲拌絶之不亦難乎昔親鸞起尚遷延數年若從監察言其禍恐不止時月之際主公若有怒正次獨享其責移檄數目付不任事令諸藩隨便宜征討　大猷大君聞之曰正次之言是後有事以此爲例

十八年入賀儲君進從四位下恩禮甚優正次有二子長修理亮正澄以大阪之功封萬石季對馬守重次影還拜老中增封岩槻五萬八千石　大猷大君使治日光廟進從四位下

正保四年　大君聞正次病甚使重次以醫師往治正次素謹愼聞重次奉命至命戸者莫納盥漱朝服而後見之重次見之以爲不起使人諷諭就外舍正次知爲重次意曰高城深池建櫓壘守之所以固死節之臣也我所以欲死于斯亦示不以死廢守故若城而忘死安用城爲然予已病且老矣我不欲遷必取決于　幕府上書言之　大君覩之嗟嘆尋訃至悲悼之此時正澄死已久命重次襲封重次既食六萬八千石併父祿三萬石凡九萬八千石

重次甞父後守未至會福智山丹波城主稻葉紀通謀反以便宜爲征討之備　大君聞之與所欲下同大悅

慶安四年逝　大君病不起泣曰昔主公使臣執駿納言戒臣曰予爲我死臣當時許君死今主公逝矣臣不可獨偷生以食歸家自殺

阿部豐後守忠秋

忠秋幼守小平次參河人父左馬介正吉備中守正次之弟也寛永元年卒忠秋童子與松平信綱俱出身爲儲君侍御任豐後守寛永九年儲君立是爲　大猷大君與松平信綱俱除少老叙從四位下十六年亦偕進老中加封武之忍六萬石慶安三年轉儲君傅迨儲君承統任侍從又拜老中寛文三年增二萬石併前八萬石十一年老焉養子播磨守正能嗣對馬守重次之子也正能亦食萬石襲封爲九萬石延寶元年叙從四位下拜老中三年忠秋年七十四卒明年正能辭職從義父之命也其明年遂致仕長子豐後守正武嗣對邑與其弟三人五千石志摩守正貞三千石應中守正房二千石壹岐守正重正武襲封四年拜奏者領寺社奉行天和元年　常憲大君知其能擧爲老中加侍從貞享二年父正能卒其明年增封萬石元祿七年又增萬石併前十萬石寶永元

年年五十六卒子飛驒守正喬嗣正喬元祿十二
年以父蔭爲寺社奉行父卒乃解職正德元年拜
老中加侍從轉豐後守享保二年解職寛延元年
致仕義子飛驒守正允嗣弟美濃守正晴長子也
正允襲封三年義父正喬卒年七十九寶曆十二
年代松平周防守康福爲大阪城代進從四位下
明和元年代阿部伊豫守正右爲京師所司代加
侍從六年入爲西城老中轉豐後守安永九年遷
西城老中尋卒年六十五養子能登守正敏嗣正
喬第五子也天明四年代戸田因幡守忠寛爲大
阪城代進從四位下鎭大阪四年而卒養子正識
嗣任豐後守正允第次子也寛政八年致仕養子
正由嗣任播磨守紀伊大納言治寶叔父也享和
元年拜寺社奉行攝奏者文化元年出爲大阪城
代三年除京師所司代加侍從在職三年而卒子
正推嗣

忠秋幼隨父正吉造本多正信正信歎曰此兒風神秀
徹眞國器也乃顧戲正吉曰鷄生鶴豈是乎　台德
大君取爲儲君侍御之士
寛永九年　大猷大君立除少老敍從四位下　大君
知忠秋賢信任之嘗問烈祖在參時諸將旌旗侍側
老人莫能知也忠秋一一具記遂及制作所由使二
郎中受而記之後得秘府書閲之莫違錯者非伊直
孝亦稱其識弓馬故實
大君且浴湯熱烙手大怒乃召忠秋曰小臣不敬其疾
戮之忠秋念小臣過也非有故謀乃徐　大君色和
問曰小臣何如　大君曰流放可矣是時多貴重臣
而專任職事者忠秋與松平信綱也二人議多不合
大君遊神田䑓鷹並魚肆命從官投石于水走求
石無有取肆頭蛤代之忠秋聞而請給其直信綱曰
以至微之物而供主公之用其於賈人榮莫大焉無
給直可忠秋曰不然所謂榮者以著名與福也民之
奉上減產供命何欲之且也從官至衆奪以供求索
民從是始勸逢其暴何榮之有　大君義之賜金買
人十六年除老中加封忍六萬石慶安三年遷傳儲
君儲君立是爲　嚴有大君以忠秋爲有勞拜侍從
又爲老中於是岱愼齋學士林信勝與語稱細川賴
之之賢忠秋曰賴之白君黜亡崇君威似矣而使後
世傳以爲忠不得旹不爲名當幼主時非所以教僕
也
四年駿府男子由井正雪謀反伏誅大老酒井讃岐守
忠勝因遊士逐客於江都中至衆謀反者不欲敺此
輩爲助也請盡逐之以塞其源忠秋曰不可天下者
天下之天下也將安一人而苦天下可乎夫士無事

者未必皆預逆也所以請江都者欲仕諸侯也諸侯
困是得異材殊能之士上以事朝廷下以治其民且
出之海外則尊若猶居內地與居江都何異諺曰瘦
馬不畏策非不畏策是不能馳也若驅朝不度夕之
人曰汝必遠徙此輩去無所歸居無所止不爲亂何
爲若用忠勝之言驅之使爲逆也臣故以爲不可
嚴有大君徧問群臣保科肥後守正之松平伊豆守
信綱是忠勝井伊掃部頭直孝是忠秋　大君竟不
聽忠勝由井正雪者駿淤戶之子也好讀書至豐臣
秀吉起自布衣定天下心以爲可成矣江都人稱不
傳仇其師正雪不知事之甚謹迨不傳殺師亡大駿

以爲事師之仇不義也然非不傳天下無可師事之
者發宅死者衣以己衣剝而屠腹如自殺者追不傳
如江都不傳亦愛其才盡與其講隸及兵書而死正
雪因竟自言稱正成後又受占候法卜晴雨吉凶必
驗爲大言好眩人　大猷大君薨　嚴有大君幼冲
在位流言日起人心不安正雪念己智足以數天下
語弟子曰予夢見楠廷尉教使繫其地弟子繫之泉
得石函于古松樹下其中有楠家帷幕旌旗弟子相
謀爲亂竟與丸橋成純吉田初右衞門僧廓然等數
十人謀叛既定部署未發而覺黨與捕獲盡伏誅正
雪自殺于駿府市正雪將死爲遺書言大老酒井忠

勝爲民之患臣欲興兵誅之事成歸死于有司非敢
圖富貴於是世傳正雪死後尚猶欺人矣其明年有
戶次莊左衞門者

戶次莊左衞門初仕越支封但馬守直良　嚴有大君
初年去如東都有石橋源右衞門者善兵法註平氏
錄其說奇譎莊師事之間亂天下之術三問不應其
終不得已乃曰無若放火疑諸侯莊悅告欲用其術
源大驚止之承應元年列侯獻銀發淺妃是時天久
不雨風大起莊謀燒廟取其銀伏兵射殺重臣救火
者以制天下之變其黨長嶠刑部告諸老中松平信
綱町奉行邢吏往捕盡獲源不服曰臣止友者非友

者吏將捋之忠秋曰止之不問以觀成敗其心不可
弗誅與莊等十一人同磔品川南

萬治三年堀田上野介正信以言事得罪國除或人爲
書譏主家論之者中酒井雅樂頭忠清得之其略曰
客謂主人曰正信不知　將軍專任酒井讃岐守忠
勝松平伊豆守信綱序言其罪以失爵土學屈原之
忠忽漁父之戒宜爲天下笑也主人曰否否志士仁
人不畏死而攻節一子爲政不平一子矜智欺衆天
下無不知也是故由井戶次之爲反以清君側爲名
二子曾不知恐懼悚惕自省一以爲微斂百姓可以
益於國家爲上蓄怨積恨于府庫一伏衆米價貴而

耀又知瓦禁解賤買潛置王益封賂求善地二子爲剛之狂石聲財利如此甚害于政余又聞信綱如京師有閑與新寬在俘懇遣之云奉使未畢不可受他串比還必問既遠泉由而歸欺衆如此正信惡之如讐若有益於國家雖失爵土不悔何必曰非忠清初欲遣誹謗之法忠秋與非伊直孝酒井忠勝止之而止於是又議之欲推造論者忠秋曰昔在唐堯之聖不能無過但樂聞其失爲不可及耳懸敢諫之鼓立誹謗之木故朝無壅蔽之患民無咨嗟之聲今由入宰臣之家者大率紈袴子第也所言雖異其見粗同無如此人放言不忌宰臣何以聞閭巷議備豫邇誹謗之法必不可造

忠秋嘗昧爽出路有閑遺兒乃命從者收之歸即令乳母育之後以爲常有司諫曰臣等竊聞下間君之恩德貧民故棄其子而幸君收之也且也徒供衣食無益也忠請止之忠秋曰不然爲親孰有故棄其子者乎蓋衣食貧乏計出乎無聊也抑育之長之男則任事女則嫁人豈謂無益哉孰與夫驕宴樂費千金之無益汝等察焉

忠秋從大政三十年以廉潔化下鄉中未嘗有抵贓罪者伊達遠江守秀宗贈舍人衣二副不受曰大災後命臧貫獻恤臣民至厚如臣等鄙人不當受賜秀宗耻而止此時執政獻酒食諸侯求遺珍異佐其饌忠秋獨不受忠秋好鷄有贈二鷄者留使者盡放故所畜曰頃惡其喧故不受也嘗爲我謝松平信綱語同列於朝曰饋餉害政禁列侯勿與宰臣忠秋曰吁列侯未嘗通饋餉以是觀之在受與不受也不必禁係科正之聞之曰豐州受遺命宜哉　大猷大君可謂知人矣信綱亦不悉不共相容病將死謂子輝綱曰豐州賢相也事之如事我見忠秋執手泣曰我與君出入五十年趣自微細致位宰執之列戮力協心思欲爲國家固太平之基以報明主之德議事不雷同諂附必得所宜外人不知識之以爲相侵願子自愛嘗輔明主信綱嘗謂忠秋曰某華說欺予予耻之面色不豫也忠秋曰小吏豈欺長上乎但其所言也足則可爲其詐不辭也足下今惡爲其欺而事事有逆詐心甚不可

寬文三年益封二萬石併前八萬石十一年發病乞骸骨許之命言便宜事有司請立酒限有犯者許奴婢告籍沒財產賞以其半　厳有大君疑不下之使執政詢忠秋對曰不可奴之事主人如臣之事君也臣念臣家不能顯來法令而國中不得志者至衆然不敢上書告臣者畏有司數以大義也若許以臣之爵祿之半而求臣之罪臣死已久矣夫法者天下權衡

也推衡一傾天下必壞是故制法必可遵道今此法
一立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臣恐明智氏之
謀復起于今日大炊治體負制法之意又有聲治惡
馬者老中請使爲馬官掌惡馬　大君曰忠秋領廄
牧可往詢忠秋曰今管疾狂者不得給事廿中恐雖
愈復發也夫馬亦然縱令善服御不可供乘輿於賜
列侯給官騎亦不可用何也列侯官騎因致毀傷支
體無辭謝之原念馬官之士宜服良馬斥出惡馬不
則士夫以俸祿之餘買所斥出者無可復得宜勿祿
此人以遺貧士其人亦得施其伎是固非有士之君
所欲得也而況於縣官乎　大君善之並從忠秋之

言
大老酒井忠清驕奢好飲酒列侯卽買人出入酒井氏
者往謁其具自餘老中率又如此唯板倉內膳正重
矩持清介已忠秋召忠清等數忠清以常不奉法曰
足下尊之則已若不尊之僕與足下辨于大公前忠
清避坐謝曰微公焉聞此言僕自少不知畏惕以世
世預政爲公及讚州豆州所推不期致此過旣聞公
之教不敢不改忠秋謂稻葉美濃守正則久世大和
守廣之土屋但馬守數直曰酒井氏非諸公所得望
也然不尚謙從約莫厭于衆望諸公何心奢侈相誇
不思善其職　大猷大君以僕爲愚戇不忌大漸時

命曰國家大事知卽言之僕致仕也主公亦以其言
命僕僕以爲受命王重便不便職不職知可無不言
凡在此坐者咸主公之所甚重天下之所瞻仰也今
僕之言爲天下而不爲身請公善思焉旣而上封事
大君曰是我　皇考使忠秋言也再拜而受
義子忠能襲封三年拜老中忠秋曰噫非所堪也我
居職孜孜怵惕保任戒懼猶多疾氏也我死汝速罷
政忠秋卒忠能乃以疾免尋致仕自號養拙子
○板倉內膳正重昌　子內膳正重矩
重昌伊賀守勝重季子幼事　東照大君慶長十
年敘從五位下任內膳正爲書御長　東照大君

寵　台德大君擧爲書院番頭加側用人食參之
中嶋一萬五千石寬永十四年耶蘇賊起肥前重
昌命將兵西征明年戰死焉年五十一長子主水
正重矩襲封割邑五千石與弟重直重直幼字甚
太郎後　大府賜三千石凡食八千石任筑後守
重矩嗣任內膳正萬治三年爲大阪定番加封萬
石寬文五年入爲老中敘從四位下明年增二萬
石八年出爲京師所司代加侍從九年進從四位
上十年入朝老中如故十一年增萬石併前五萬
石十二年徙於下野治于烏山十三年年五十七
卒長子伯耆守重良多病次子石見守重通嗣延

寶五年為寺社奉行攝奏者八年除老中轉內膳
正叙從四位下明年從武之君撫益萬石併前六
萬石為儲君傅在職四月坐不奉法而免明年從
信之阪木削邑萬石其明年納邑乞骸骨　常憲
大君以先世有勲勞故賜其子重寛阪木三萬石
伊奈二萬石賜兄之子重相於是重矩之後分為
二家
甲斐守重寛者內膳正重迪之子也元祿十五年
從於奥治稱島城享保二年致仕子出雲守重泰
嗣明年疾卒年二十八無子養高木主水正正豐
之子勝里為義子勝里嗣任甲斐守寛保三年卒
子勝丞嗣任內膳正明和二年卒弟兵庫勝任嗣
明年卒義子備中守勝行嗣同姓美濃守勝久之
弟也安永二年卒義子河內守勝矩嗣同姓佐渡
守勝清第五子也文三年卒子內膳正勝長嗣文
化十二年卒子勝俊嗣
越中守重相者伯耆守重長之子也貞享元年卒
子頼母重高嗣元祿十二年從備中庭瀨任讃岐
守尋又轉越中守正德三年年四十七卒子讃岐
守昌信嗣轉右衛門佐又尋改因幡守享保十五
年年四十卒子勝興嗣任攝津守天明四年致仕
子主水正勝志嗣明年卒弟主水佑勝喜嗣享和
三年卒子勝氏嗣任主水佑文化二年卒弟右近
勝資嗣
重昌事　東照大君為諸御長　大君與豐臣秀頼和
解也重昌如大阪在盟攝旨大見貴重焉　大君蹔
從　台德大君如京　大君聞江都多盜賊人不夜
行甚憂之思所以靜之酒井讃岐守忠勝言惟板倉
重昌可使重昌至江都集將吏于殿中擲　公命數
之曰主公不知卿等惰不任事留使守江都頃者盜
賊充斥日以殺傷人聞卿等所職何事而無捕斬一
人者小盜猶然有若竊[illegible]郭者孰為扞守將吏相顧
愕然不應大久保忠教者年在坐前曰臣等慮不及
此使主公憂盜賊臣等之罪也臣等願竭力捕斬以
贖罪在列者咸曰如忠教之言盜者蓋非為飢寒起
將吏閒惡少年為此也自是夕輦下無殺人者　大
君益奇之為書院番頭加側用人
寛永十四年肥前天草有奉天主教者蠱惑愚民嘯集
不逞之徒從者日衆衆推益田四郎時貞為大將據
有馬邑重昌帥師西征西海道諸侯皆受其節度　大
嬰城固守重昌日與諸將合圍攻之城堅不拔　大
猷大君以為主將權輕更遣少老松平伊豆守信綱
初　大君以重昌為主將信綱白重昌有病恐不任
事老中酒井忠勝曰主公舉重昌誠是病亦且痊既

行長予主水重矩見信綱求從父行不爲　白見阿部
忠秋忠秋乃入會　大君在浴室召同朋頭曰爲我
言重矩求從父軍臣以爲不可不遣　大君即許之
重昌以是望信綱　大君又使使數輩趣平賊京師
所司板倉重宗開　大君又遣信綱歎曰噫殺我弟
死信綱至小倉登使人先報聞重昌撫膺曰大丈夫
拜爲大將反受人制乎十五年正月朔齊起攻城會
久留米世子背約賣賊爲賊擊破重昌知事不濟留
予重矩于壁厚詞訓誡且曰予數酒井讚州之讒得
爲主將以指麾諸侯予死篤事之於是出與諸將魚
貫陵城爲矢石擊不能進重昌乃與監軍石谷貞淸

從勇敢之士數人攀堞欲踰賊發銃中其冑以木叉
鈎之重昌援叉登賊又銃射其胸斃監軍亦創從士
扶退重矩時年二十一聞父死慟哭出厲軍復攻諸
侯不應銃前來執鞚固止曰今三軍之命懸于君棄
之不忠遺命在耳背之不孝君必止重矩乃止以兵
屬執政信綱賊敗賊有功水野日向守勝成賜之刀曰
內膳不死於是父子之名天下莫不稱焉
重矩容狀短陋一目微眇然風望而智略邃邁風以藩
庸以萬石之賦戍駿府一年又與韓館事還自兒
前襲封萬石　大猷大君遣井上筑後守政淸長崎
使重矩行耶蘇使事三戍大阪四典　上使館爲防

火使供門衛各一家日乞貴債者朝夕守門無可食
其下召從其父耶蘇之役者謝遣之家老諫曰此皆
出百死歸一生者當與主之家終始何如遣之重矩
曰此皆其名聞于諸侯諸侯爭欲召之爲我故不能
適今日我遣之明日有召之者若遣老幼凍餓無所
歸我雖知其不任事不忍也居者行者聞之莫不流
涕
重矩萬治三年益萬石爲大阪副城代守京橋騎三十
卒百人隷焉寬文五年正月二日夜雷擊五層樓鴟
尾焰煙漲天城外之士將入救火城中婦女子將出
避火重沓蹂躪咽於門楔殆不可制焉重矩門施行

馬禁闌出入先是重矩多作蛤殼符分付諸臣庶及
近封民以備豫不虞以是火發民皆來會與衆士合
符參以其妻孥去於是衆士皆一心嬰城五層樓下
伏硝黃數十萬斤目付走請重矩重矩火炮持滿徐
見目付笑曰前已移遠之領衆入毀墻堞足以災不
及他萬治三年雷震于城火逸移火藥所燒爛者府
人皆知之故初火發也府下大驗重矩因令町奉行
宣諭曰火藥舉投於池於是府下妥帖其他應機酬
變皆是類也事聞江都　嚴有大君以爲可任大事
賜書賞之重矩乃會家老諸士謂曰是卿等之力也
冬十二月入朝拜老中敘從四位下益封二萬石重

矩清介不畏權勢以酒井忠勝輩薦其父獨時譏之
雖大老酒井忠清權傾人主未嘗曲從其所爲會京
師所司代牧野親成不協職免八年出爲所司代前
是所司代攝古昔彈正臺左右京職撿非違使諸官
上自殿閣以下至閭閻事無巨細皆渉其手至是準
古酌撿斷置所可奉行以副焉重矩雅有名于執政
之間且俗日尚奢侈益儉素率下未三月京師化其
風初到任乞子遮駕云臣等以橋下墻側寺門社樹
爲家頃者吏嚴無竟夕之所重矩乃建屋東山下處
之使掩風雨聲有撿挍勾當四分等目爲聲者之政
納錢多者爲撿挍次者爲勾當若四分以次分後進

之錢京師俗雖非聲者冒籍私其利重矩知爲其奸
舉籍召聲者勒吏拂服咸伏地涕泣解衣裳去重矩
爲政寬猛兼濟大有政績　後水尾上皇屢稱焉
遂陞從四位上侍從十年永井伊賀守尚庸拜所司
代八月入京廿二日重矩尚庸朝有管絃之賜
靈元天皇親御笛近衛内府基熙吹笙自餘公卿皆
執使廿六日朝　上皇宮賜蹴鞠之觀既重矩歸
江都執政如故
荒歲有負母乞食者有司白其孝雖道路色養不怠命
還之故鄉賜粟米後有悍妒老嫗病負乞道路者夜
則役使之江都所恭行請罰之重矩曰不可苟罰之
則傷夫實孝者
初重矩襲封常愛幽棲有園在墨水東摘菜其中饋遺
貴人有客則薦之名其廬曰咬菜逆貴或謂曰昔者
君居散官咬菜固當矣今也任老中而亦尚如此得
無致譏者之毀乎曰蓋人爵祿已高則忘往貧賤以
趣驕奢淫逸余也不肖惴惴焉是懼故聊以是爲知
足之警云爾諸侯贈遺受而拜之或曰受聞贈遺必
拜則何也重矩曰夫人遺余此何以哉豈其不以任
執政乎然則猶主公賜也是以拜焉爾後所得饋遺
咸推與之淹滯如有餘須施家士
重矩有寶弓爲常異之座右左右伺重矩出偷張矯弓

之折大發恐以俟罪重矩反乃召見曰弓也所以折
身也今汝不試則臨有事而折之其患不可計也折
于無事日是乃予之幸也人皆感服
後閣婢妾年至二十五則皆出嫁之曰婦人過時則色
衰華落終誤一生最可憫焉
伊豫少將綱宗在位也原田甲斐宗輔從政久蓄異
圖陰謀陷綱宗耽以酒色綱宗不悟昏亂日甚在國
戚族舊臣知其不可諫乃倶議廢立萬治三年請廢
綱宗而立世子綱村綱村時生二歲矣　幕府命伊
達兵部少輔宗勝田村隱岐守宗良輔翼綱村參綜
國政宗良多病宗勝獨擅威權爲子宗興娶大老酒

井忠清之女而尊專執政原田宗輔與之相比爲姦謀大結黨援政專彌驕寛文十一年二月伊達安藝宗重上書言原田宗輔謀廢主立其叔父宗勝老中久世廣之受章不言重矩知之謂廣之曰仙臺大國也伊達宗重所言存亡之機也不治君亦不免廣之恐自之執政目付町奉行會于重矩宅聽宗重宗輔之辯大老忠清將欲助宗輔忿重矩獨持公平助宗重曰此中有黨宗重者重矩正色曰此獄仙臺之事已卑臣有黨之者亂天下政請急究竟其事姑止仙臺之獄大老益不懌罷其二月復召二人於大老第宗輔知事不濟也衷甲而出拔刀殺宗重於座閣入執政廷中左右喧擾爭止之町奉行嶋田出雲守守政仙臺吉內志摩茂利俱斬殪之於是放伊達宗勝于土佐其子宗興放小倉戮原田宗輔大覚其黨與流竄廢錮凡六十餘人　嚴有大君高重矩之義益封萬石而寡助不能爲善成病卒

○伊奈備前守忠次　次子忠治　忠治子忠克

忠次少好稼穡之事　東照大君使之爲園池監橋梁園堰地種稲　大君啇之擧掌郡邑之政制錢數之用務休息民省賦稅民便其政參河竟富强豐臣秀吉伐小田原至富士川駿忠次造船爲浮蓋渡其軍會天雨久秀吉欲速渡吉田川忠次止之秀吉曰軍法將雨速濟汝特知錢糧之事耳何知軍法哉忠次曰以雨水至無期前者已濟後者未至溺人必多舉天下之衆征一隅之寇豈有倍道以爭利哉且軍法寡則速衆則否其何當之有秀吉乃爲之止三日平小田原使人致委積于參使者欲靠之忠次曰多無所歸寡無所收何以箕爲必欲箕之以倉敷之處指乃了秀吉駭曰此難得才也能事我封萬石命吏勿收故所食參地　東照大君東遷與之鴻巢併故參地爲萬石領三津擧郡邑之政初秀吉欲徙　大君于北條氏之墟　大君問之忠次忠次曰主公請受之北條氏未有暴政無能吏加之以師旅踐蹂而致

土地荒蕪川澤汚穢然其實膏壤也省徭役薄稅斂以鳩其民不數年可比上國　大君又問開府江都忠次曰江戶斥鹵其賦不足富國都之可也部吏除道路鑿溝渠徙商賈作都市募民闢野察土地之性教之樹藝金銀銅鐵硫黃礬硝薪炭藥物之屬悉知其所在籍之有司戶口殷實關內爲沃野併天下軍興不乏者忠次之功也

慶長五年　大君還自小山止舟房川忠次曰使臣禦川不使上杉景勝南渡　大君以爲壯稱之誅石田三成拜爲備前守忠次又割遠近置津驛賑困窮恤矜寡儉約率下屬吏不敢侵擾後多至大官者所領

百萬石具知風俗險易所欲必為就之姦邪欺詐未
嘗釋之必行其罰善斷爭訟割決如流是以民愛而
畏之佐竹氏北遷討平常陸賊行部至甲斐會大藏
氏謀作亂忠次獨至其家直入斬其首賊駭散走以
善勸職賜墾田十分之一七千石　大君嘗命畫師
作忠次侍坐圖曰是助飄定天下者也其見重如此
年五十六卒長子毓後守忠政從大阪之役有功忠
政卒其子有罪失封
忠政之弟忠治善竭地力有父風典關左公田又善騎
馬嘗從獵逐奔豬而斃之　大猷大君悅曰快如撥
痒

忠治之子忠克承應四年立策引玉河北行二里餘東
注伏渠地中作水道所在分之為井從是江都不苦
水乏瀕海數里雖不當水道亦以成井　嚴有大君
時治伊達信夫與有惠政子孫世居是職以愛民為
名

○皆川山城守廣照

山城守廣照初事北條氏政北條氏亡歸附列臣
籍慶長八年為公子上總介忠輝傅封信之飯山
四萬石後以直諫忤忠輝得罪失封於是自號
老圃寬永四年年八十卒子志摩守隆庸大阪之
役從井伊掃部頭直孝有功元和九年封常之田

一萬五千石治府中轉山城守寬永九年為大番
頭其明年益封四千石正保二年年六十五卒子
又三郎成卿嗣明曆三年病卒無嗣邑除賜其弟
廣隆五千石
公子忠輝生目背裂面太黑容狀非常　東照大君一
見憎之謂曰棄之必無撫也廣照迎取養焉慶長八
年忠輝封川中嶋廣照為傅食飯山四萬石忠輝及
長益封越後六十萬石恭虎恣雖遠老成昵小人政
令亡狀士庶怨咨廣照常諫諍切深忠輝發忿將殺
焉　台德大君聞之曰世臣也則唯爾所欲也第渠
也嚮者大主為爾輔翊時爾弱渠克忠乎幽克導乎

汝以至于今爾以一朝之怒而遺舊日之功可乎除
其封足矣豈可殺焉哉從之於是廣照自號服僧衣
號老圃優游京師數年矣及大阪之役興忠輝亦領
士卒以主京師於是廣照踵其營告于謁者曰臣不
佞獲犯重罪死且有餘閣下寬裕肆赦顧骨復肉恩
侔江海抑臣馬齡已頹命在旦夕幸得一列卒伍以
拜閣下則臣死且不朽伏冀垂憫察忠輝召見慰勞
之視其羸憊面愀然流涕廣照乃謂曰今也閣下與
諸將討賊徒臣私恩之閣下不可不先士卒犯矢石
使戰功赫赫于天下也忠輝曰命雖然大主既以井
伊兵部少輔直勝藤堂和泉守高虎為先鋒予奈之

何廣照對曰臣固計之請閣下整齊部伍以進接于城畝出則決戰不則蒐閱卅年牢固屯營以待其期若夫二氏雖先鋒乎抑閣下大主之公子豈有事於閣下乎假令有焉亦何有臣請當之忠輝大悅焉乃召家老請以其故不可於是復召見廣照曰卿之所以計者予甚善之未奈老臣不肯何也耳雖然請卿留輔我對曰列卒伍以蹈湯火固臣之願也開襟示衷甲而出其子志摩守隆廣又在京師謂之曰予之宿罪幸得肆赦恩賜莫大焉抑予語君以籌策而室老不忠不恤君之榮辱不顧國之臧否是以事竟不就豈不哀哉今余將歸去爾則輔井伊氏以忠于國

家也已而忠輝無戰功　東照大君怒命　台德大君奪其封廢錮終其身隆廣者功伐居多元和九年台德大君賜采邑一萬五千石而賜廣照以俸米命曰雖卿年已高請輔導儲君訓以治亂存亡之道於是廣照朝夕焉乃書其所當諳者條之於刀帶以備忽忘觀者欣慕倣之施及官署云

○井上河内守正利

正利父名正就參河人任主計頭拜老中寛永五年八月十日爲豐嶋刑部正次害於殿中正利襲封遠之橫須賀四萬三千五百石任河内守正保二年徙常之笠間益封六千五百石爲奏者爲治元年領寺社奉行寛文七年謝病免職九年致仕子相模守正任嗣轉中務少輔延寶三年正利卒年七十一卒元祿五年徙濃之八幡明年致仕嫡出雲守正幸多病而廢次子大和守正岑嗣割邑三千石與第正長正長任遠江守相甲府中納言賜四千石及中納言入爲　常憲大君儲君正長從焉爲侍御前後增封食萬石列通侯正岑元祿九年爲寺社奉行明年徙丹之龜山益封二千石十二年除少老十五年徙常之下館又益三千石是月又徙同國笠間寶永二年拜老中加侍從轉河内守享保三年又增萬石併前六萬石正岑無學

術謹慎取容廉不納貨無所私受人之言竟不爲發七年卒七十養子攝津守正之嗣任河内守酒井隱岐守重遠之子也十三年爲奏者元文二年年四十三卒子河内守利容嗣延享四年徙奥之岩城平城寶曆二年爲寺社奉行六年出爲大阪城代叙從四位下從封大阪近邑八年除京所司代任侍從從封遠之濱松十年入老中在職可三年而罷轉大和守改名正經明和三年年四十二卒子河内守正定嗣天明六年卒子河内守正甫嗣享和二年爲奏者文化十四年徙封奥之棚倉文政三年致仕子正春嗣

正利父主計頭正就爲老中嘗因行人豐嶋刑部正次爲正利請堺奉行嶋田越前守直時之女爲婦直時許之　台徳大君不知令娶駿相鳥居土佐守成次之女正次俠者也恚曰若使主公知前有約必不強之是主計頭輕我也我何面目見堺奉行刺正就後剄

正利襲封清靜能治嘗居横須賀有訛言賊至見付代官興衆至横須賀正利偶與人碁使謂曰予速歸見付告吏勿擾民予知江都言子之勉職于執政又有走至曰賊至正利碁不止徐曰妄言死詰之見代官屢以爲賊頃之訛言止歲終燒目付封事曰我不欲聞人之短如其奸惡不俟目付之言也有水旱災必親行部發庫賑施松平甲斐守輝綱愛曰小國多事不能休息正利誨之曰任而無擾民乃安莫問小過吏使其職又率直不趨勢利老中酒井忠清居其隣數請不往

嘗人餽海鼠腸召人食之庖人誤覆之大恐待罪正利聞不復問煮魚食客曰海鼠腸味變不可食矣其寬如此爲寺社奉行呼浮屠如奴曰汝等不知佛貴忍辱欲人尊己勿復至庭是時京師所司板倉重宗名重於朝執政勳輒曰某地某事板倉處之如何正利曰當如此得報必如其言左右使令咸家人子可年十五六毎朝倚門俟伺歸下馬執扇行歌使童子和之或先或後至便坐所一日早退兒輩登木摘棗入門無迎者徐步至庭恐其驚之自隱蔽使其輩勿告之

正利篤好儒學嘗謂曰喪祭者儒之大事近世知之者鮮矣可勝歎哉乃與林春齋共參攷儀禮家禮抄其可以行當今者以爲一書生有巧思讀律呂新書自制十二管又以己意造周尺然深秘之不敢以示人爲春齋後見焉曰全書有周尺圖與正利所造合不差毫釐

近世人鏡録卷之七終

近世人鏡錄卷之八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內藩

久世大和守廣之

廣之參河人父名廣宣幼字三四郎後稱三左衛門少年從軍與阪部三十郎廣勝俱屬大須賀康高麾有戰功世稱三四三十名顯一時俱食五千石拜百炮將廣宣有三子長廣也稱三四郎父殁襲其職次佐十郎出繼阪部氏季即廣之也幼字三之丞仕　大猷大君寬永中歷數官爲扈從番頭任大和守封上總之田五千石慶安元年拜側用人益賜五千石始列　延佚尋爲儲君傅儲君立是爲　嚴有大君廣之舉拜少老寬文三年除老中陞從四位下侍從九年益封下總關宿五萬石延寶七年年七十一卒子出雲守重之嗣天和三年徙備中庭瀨貞享三年徙丹波龜山元祿十年徙參河吉田寶永元年爲寺社奉行明年除少老轉大和守徙又關宿正德三年拜老中任侍從享保三年與井上河內守正岑同益封萬石併前六萬石五年年六十三卒子輝之嗣任讚岐守割邑二千石與弟民部寬延元年致仕養子出雲守廣明嗣同姓若狹守廣武長子也明和二年爲寺社奉行六年出爲大阪城代敘從五位下徙封大阪近邑安永三年又賜關宿六年除京師所司代任侍從天明元年入爲西城老中轉大和守尋遷牙城老中五年年五十五卒子隱岐守廣譽嗣轉大和守敘從四位下文化四年致仕子廣運嗣

廣之事　大猷大君寬永中爲扈從番頭任大和守賜五千石以登諸官無驕失使造五層樓石址遷側用人領屬吏盡被寵任命廣之牧野佐渡守親成內田信濃守正信等察舉劇譎宿衛不如法者而廣之好揜人之不善恐其得罪　大君進食食中有蟲者箸以觀廣之廣之取噉之曰庖人無狀進羹不熟　大君亦覺止人以是稱之

廣之傅儲君儲君立是爲　嚴有大君以廣之爲有勞拜少老寬永十五年土井遠江守利隆酒井備後守忠朝忤旨罷少老後久廢此職迄是又置之寬文三年除老中

廣之封關宿御下不苛家老啓曰近歲費用無節加之小吏爲姦倉廩空竭臣請檢覈罰之廣之曰小吏生齊何如曰金五兩俸二口曰衣食足妻子安乎曰貧窶也曰然則不盜何爲請益其俸使衣食足然則自不竊

○伊丹播磨守康勝

康勝事　東照　台徳　大猷三朝前後增封食
甲斐之田一萬二千石任攝磨守叙爵定奉行慶
安三年致仕于鐵人勝長嗣任播磨守襲父職承
應二年父康勝卒寬文二年駿河與津代官一色
内藏介有私曲勝長召一色於私邸與同僚岡田
豐前守會政詰問之一色辭窮遂刃勝長殺之晉
政即殺一色勝長時年六十一子勝政嗣削二千
石任大隅守元祿四年年六十四卒無子弟左京
勝守嗣十一年發狂自殺邑除
康勝寬永中與松平右衛門大夫正久司郷邑之政勸
農通商與民同利甲斐產紙大賈領之頒諸衆商歲
納抽税若干人或請曰使臣等之則税金加於舊額
歲千金康勝不許執政聞而問之康勝曰甲斐紙價
賤矣上下便之今賴千金之利從奸賈之言則紙價
必貴矣何則奸賈貴價頒之衆商衆商援貴亦不得
不貴其直也不然千兩之金何所而出之乎夫一物
貴則萬物踊騰必然理也萬物踊騰則上下不便必
有衣食困窮以至於飢寒者也苟若於飢寒則人必
曰予今且斃不若竊盜以取榮目前乃放辟邪侈無
不為也若於是將何政救之高夫國家行儉節去奢
侈則一年仍豈翅千金而收小利以害于天下不亦
悖乎執政聞然之

○柳生但馬守宗矩
宗矩大和人世食柳生邑因氏焉王父宗嚴時失
其邑慶長五年宗矩事　東照大君得有舊邑十
一年宗嚴年八十死寛永九年調爲大目付宗矩
素善刀揄有寵于　大猷大君前後增封至一萬
二千五百石任但馬守正保三年年七十六卒其
子盡納邑及家資蓋遺命也　大君乃三分其封
使長子十兵衛三嚴承祀食八千石次内膳宗冬
四千石季刑部友矩五百石慶安三年三嚴卒無
子弟宗冬嗣任飛驒守盡與弟友矩舊所食宗冬
以刀揄術爲　嚴有大君師寬文八年增賜二千
石併前一萬石列通侯延寶三年卒長子大膳宗
春先卒次子對馬守宗在嗣元祿二年卒兄之子
備前守俊方嗣享保十九年卒養子飛驒守俊平
嗣松平越中守定重第四子也寛保二年致仕養
子備前守俊峰嗣貞以輝正忠信弘第三子也寶
曆十三年卒養子但馬守俊則嗣松前若狭守資
廣之弟也文化四年卒養子飛驒守俊豐嗣松平
甲斐守保光第六子也
宗矩父名宗嚴世食柳生邑屬守護職筒井順慶屢有
戰功豐臣秀吉之弟秀長封大和也宗嚴爲家人松
田所譖悉失采地流謫宗矩曰汝克復舊封戮松田

而報乃公孝莫大焉附原之役後宗矩爭　東照大
君悉食其邑乃捕松田誅之宗最壽寬永九年　大
猷大君始置大目付職選宗矩水野河內守守信秋
山修理亮正重井上筑後守政重任之
十四年耶蘇賊起於肥前　大君以板倉重昌爲西征
總督使西海道諸藩受其節度宗矩聞而夕焉謁曰
重昌死矣夫臣使重臣代之　大君問其故宗矩對
曰重昌雖號累世位卑權輕諸侯不服軍令不一竟
以無功也然則殿下必又命重臣行也重昌聞之慙
功不就戰死必矣臣請馳馬召重昌返也　大君
不肯後果如其言

宗矩從父學刀槍名尚一時　大君舉師之謂　大君
曰術之於精妙父不能傳諸子師不能授諸弟子惟
在自得焉耳臣嘗學禪理而得發揮我道矣因廣僧
澤庵與俱撰述一書因禪論武而及政事書成進呈
大君悅焉卷還之遲子孫世世其術傳授以至于
今
宗矩疾病　大君親臨問焉及死漣然流涕以其有輔
導之功乃議襃賜追贈從四位下朝野以爲特恩爾
後　大君每遇疑事則曰宗矩在焉則當質問也噫
噫久之
○土屋但馬守數直　父忠直　子相模守政直

數直父名忠直甲斐人童子出身爲　台德大君
執御前後累增封食上總之田二萬石治久留里
城任民部少輔慶長十七年年三十五卒有三子
長利直嗣任民部少輔時甫六歲次數直季之直
之直長食三千石任兵部少輔數直少年出身事
大猷大君歷諸官爲扈從番頭任大和守食五
千石寬文二年　嚴有大君給五千石列遣侯爲
少老敍但馬守四年又給五千石其明年除老中
又增萬石其明年又增二萬石併前四萬五千石
九年徙封常陸土浦始爲城主延寶三年兄利直
卒年六十九子伊豫守賴直嗣七年數直年七十

三卒子政直繼是年伊豫守賴直有罪封除賜其
子主殿達直以三千石云政直萬治元年任能登
守寬文五年轉相模守延寶七年襲封天和二年
從駿河田中貞享元年出爲大阪城代增二萬石
徙封大阪近邑敍從四位下明年除京師所司代
任侍從四年入朝拜老中又從土浦元祿七年增
萬石正德元年　文昭大君增賜萬石享保三年
以老免職　有德大君賜萬石併前九萬五千石
明年歿　子但馬守陳直嗣七年政直年八十二
卒十九年陳直年四十卒子能登守篤直嗣明和
六年爲寺社奉行安永五年卒子相模守壽直嗣

其明年卒弟泰直嗣任相模守後轉能登守寛政
二年卒兒但馬守英直嗣享和三年卒子寛直嗣
文化八年卒養子彦直嗣水戸宰相治紀之弟也
任相模守十四年爲奏者
忠直甲斐讃臣父總藏爲恒天正十年與兄助六郎昌
義弟源藏叔氏從其主武田勝頼戰死于天目山是
時忠直年甫六歳流宕於駿府乎清見寺凡可八年
東照大君因入寺憩焉適見忠直心奇之問寺主
對曰好兒其父爲誰因曰爲恒一族内　大君曰名
族也以歸謂　台德大君曰我爲汝得防身刀一口
爲其侍御使累給廩食二萬石任民部少輔

數直民部少輔忠直第次子　台德大君以爲儲君侍
御儲君愛之誓曰莫相離側俄忤旨將朝會會　大
君以儲君朝京師數直以誓之故不敢不從每會杜
門知居江都時儲君知之召見如初爲書院番頭還
爲從番頭
數直拜爲老中是時武田越前守信興爲大番頭信玄
之裔也數直以其高祖先爲君故平居敬重焉每春
饗信興親饋焉禮甚懽
數直嘗上多欠貫用度不足與同列相議治節儉富強
之政於是採前數者競議論之其貪婪擾民之說皆
却不納或曰今幣純精若和糅以鉛則海内金幣倍
于今日爲之太便數直不可永間數説乃叱曰吁汝
焉知之夫我邦金幣爲萬國所重者豈有他乎以其
純精也而今和劑以銀錫使天下多金如土亦不可
謂國家之利也迄元禄中始變慶長幣而寶永中又
三改之每改其幣益惡天下多事云
政直爲京所司代　禁廷夜宴故事所司代席于階下
而衛焉房間寘閣勤懶有佚行政直心甚憎之移席
于階前瞪目望之房間肅然居三年入朝拜老中
常憲大君前後增賜三萬石寶永中以年老免分月
治事　文昭大君時增萬石　有德大君承統又增
萬石賜鳩杖鎌中老中秩于朝者未多正信與政直

二人也已以老致仕初　常憲大君殺淺野長矩無
敢諫者唯政直爭以爲非疑刑重雖不見用朝廷重
其持正爲人善怒亦能忘人之過以是多附之者
○松平豊前守重休
重休大隅守重勝之裔也重勝參河能見人長湫
之役有功慶長十七年相上總介忠輝從封越後
三條忠輝見放入東朝從下總關宿元和五年又
從遠江横須賀明年年七十二卒子丹後守重忠
嗣從出羽上山寛永三年卒養子重直嗣任丹後
守小笠原兵部大輔秀政第三子也從攝津三田
九年從豐後高田益七千石併前三萬七千石十

九年卒長子市正重賴嗣改名英親割邑五千石不
與弟圖書重長織部直政正保二年徙同國杵築
元祿五年致仕子志摩守重榮嗣改丹後守後又
轉日向守寶永五年致仕子重休嗣重休幼字傳
三郎後改市三郎寶永二年任民部少輔襄封改
豐前守正德五年病卒年二十五無子以新莊主
殿直詮第四子親純爲嗣親純嗣任東市正元文
四年卒子親盈嗣任對馬守明和四年致仕子親
貞嗣任筑後守天明五年致仕弟親賢嗣任駿河
守享和二年卒弟志摩守親明嗣文政元年爲奏
者

重休幼齡不好畜禽鳥或饋金魚數頭一見放之池左
右曰此魚待人生育非他魚之比重休曰予尚不忍
觀其困逐遠之

寶永六年重休始就封也召家老舊臣大加優遇恩例
有差巡視封內賞孝順貞廉而贍貧約絕察移花塢
闢林園以爲講武場屢會諸士督其技藝自馳馬試
刀鎗勵備武七年朝覲江都期年來地服儉節宅亦
火命於羅式罷聲樂被服居處務從省約八年就國
使臣中有強識大學章句至平天下章怡然前席曰
有是哉自此而後講習四書講畢必讀通鑑綱目凡
興亡治亂之所由得失利病之所分莫不反覆評論
焉元旦朝服焚香讀孝經一遍必先擇日使儒臣講
一章而後繙他書凡將讀聖經向案肅容執卷而戴
之讀畢復戴焉教置諸案本官設之席也雖曲藝小
技以其爲名臣必加禮待夜必講文詩或使侍臣讀
本邦舊記或授管視閱習字法嘗有寒夜吟曰凜凜
風刀寒裂膚閒愡呵凍思農夫可憐茅屋竹扉裡凋
食衣衾有又無受隙卒群臣狩獵以講武且屢連騎
馳騁以試馬足過泉石佳處必駐馬賦詩或命從者
和詩歸路必過別業執經聽講

重休屢召邑吏問民間利病是歲復巡行下邑純孝畢
賞[illegible]賜恤諭下令禁除道獻珍以致煩擾而民往
往以竹草構憩息之所設茶果而勞從者重休睹之
責吏毀之圖境相傳曰明公不食言也偶握麥穗視
之從者曰買足下品曰此蒼生之所爲命也何比金
玉哉歸召邑宰曰昔封內之民乃懷抱之子也特擇
汝等能其教育以立生業須勸督贍貧以成風俗夫
富民兼併之害其弊已久雖非一旦可政宜常推誠
令其均平此乃下民長久之計也且富氏居宅往往
無度須爲之制神祠佛宇亦甚華侈一旦雖妄作之
而修補不繼使其所信者終有所厭此愚俗之所不
判宜審得失而獨其弊又詔近臣曰賞孝子貞婦非
徒褒揚其人亦可以感發後來大人嘗所賞賜者其

姓名行實或失紀載予欲考其行事紀之因歎曰豈
唯此而已哉邑雖褊小治教自可有其具謂曰勿欲
速予必有期

正德六年重休特朝江都一日召内外諸吏各任處守
之事因曰凡法之不行由遵者之不謹汝等宜知廉
恥使諸士有所務武又親筆條制三件戒飭諸士大
旨謂宜守爲章尊治文武之道宜戒省冗費以繕修
軍器不可恃武門之素業而怠荒若夫一旦有事則
假諸士之力以報國家也汝等宜勵志節以爲其備
士之有事豈止一端哉刱才有長短何責備一人宜
學其所長熟練其術因分日演習武藝親書其式而

授之且命諸士數輩爲之訓督又正堂置四書大全
孝經忠經及我邦軍記且陳弓馬劍槍具以聽宿直
之士隨意講習禁置碁局因是一府吏士皆奮發興
起莫不精勤焉

重休儉素自守饔飧有常非有燕饗膳羞不二肉被服
器用一無所擇撫幼安老逮下有恩耆老侍食必命
羞甘毳盛暑祁寒必賜之坐嘗宴内齋召庖人調羹
不和者額帶汗重休少嘗而更進之既徹庖人請罪
尉監曰豈公之意哉遂不問嘗見侍童懷橘曰豎
爾欲遺母耶又有觸机上香爐者畏縮而退乃召曰
汝有勞乎嬉戲可如勞歲當暑熱驛路途中騎輿必
擇清涼處若近肆店則命遷與曰予耳目之所及徒
卒豈得安哉其寬恕委曲皆此類也

重休嘗謂侍臣曰凡創業之主必得大體則後世雖有
庸主佞臣未得遽變亂紀綱我邦人牧多以力定焉
故其政刑法禮可觀者鮮矣此所謂上無道揆也下
無法守也又曰昇平之久武備日廢風俗奢華士民
倍困竊有先識者安得不長歎耶故綱立之後屢點
撿所藏兵器而繕修無怠焉屢諭小笠原藐後守長
定曰頃有外國聘問僭算市鄽華飾帷帳以誇國
家之盛以予觀之殊非盛事反供識者之笑耳凡朝
廷盛事唯在政令與任官而已何者未竟一朝都下

士民論其得失施及外國傳噪千秋今所謂盛者又
不踰朝拜進退執政應對官使行裝冠昏賓饗而已
可謂事表稱矣然下諸士日品評一時列侯曰甚也
仁甚也盾甚也奢甚也儉非唯取褒貶於今日遂流
是非於千載此之不察欲以外飾求譽誇耀一時不
亦謬乎吾以爲確論而不忘又嘗歎曰近世諸家財
用不足以故隣近聘問親戚宴集一切謝絕此豈矣
乘乎況使寮臣流離困苦雖有其故多奢靡之所致
也

重休燕居召綾部安正曰大約初政可觀者不能其終
初學可畏者無全晚節予常自懼安正對曰其矣關

下好學之王也有人于斯木爲功名治行內無好學之實也夫學未至好則爲物所移此其所以不克終也重休曰好善似易實難君子不可以弗戒其所奪志者請審之安正對曰不內外交發則何以得成夫人君常富故玩物蕩當貴故慢賢焉富安故淫色焉此三者奪志之尤者也重休蹶然改容曰卿之言足也翌日又召安正曰昨汝所答予服膺不敢失也乃使安正作箴又書黃庭堅戒石銘扁諸坐右

五年重休病卒於江都訃至民無莊壯者號泣還廬與離畝動無收焉者至收穫時皆曰天不慭遺仁主使無得歡也衆市有狂人一慟曰如我者不死而何喪仁主重休臨鎮裁八年而民心歸之如此惜乎天不永其年不能充其施也

○戸田山城守忠昌　子能登守忠眞

忠昌父名忠繼稱三郎左衛門參河人也忠昌少鞠于伯父因幡守忠能爲其義子正保四年義父忠能卒襲封參河田原一萬石任伊賀守寛文四年徙肥前富岡益封食二萬千石十一年謁爲寺社奉行攝奏者番下總結城延寶四年出爲京所司代加侍從益封爲三萬五千石改越前守天和元年入朝除老中益萬石攻山城守二年徙武藏岩槻益萬石貞享三年徙下總佐倉食六萬三千石元祿十二年年六十八卒長子喬知出爲外祖胄秋元氏次子能登守忠眞嗣忠昌義父忠能生忠利及長事甲府中納言綱豐食八千石任長門守寶永元年中納言入西城爲　常憲大君儲君益賜忠利三千石併前一萬千石始列通侯云忠眞謁爲寺社奉行父死襲封而罷割秩四千石及墾田三千石與弟忠佐守忠章元祿十四年徙越後高田寶永七年徙下野宇都宮六萬八千石正德四年拜老中加侍從改山城守享保三年益萬石十四年年七十九卒弟忠章長子忠余嗣任越前守延享三年卒子能登守忠成嗣寛延二年徙肥前嶋原寶曆四年致仕弟忠寛嗣任因幡守安永三年徙宇都宮五年拜寺社奉行天明二年出爲大阪城代四年陞京所司代加侍從七年免職寛政十年致仕子能登守忠翰嗣改越前守文化八年致仕子忠延嗣

忠昌爲老中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建議言罷五百石以上廩俸而與之采邑其便甚於國而驟理上地轉徙采邑則拔寸餘尺贏以利公家忠昌獨言其弊數折其說

忠眞謁爲寺社奉行是時柳澤吉保邑民與隣鄰爭山遂相訴訟吉保有寵於　常憲大君有司敢不斷爲

忠貞劇日聽訟吉保使人囑之不受忠貞在家與父
語未嘗及公事也於是念讞訟以法父亦被吉保中
傷乃入以告忠昌曰義之所在身雖死無憾悔汝勿
以予之故而屈其職矣忠貞悦出竟黜吉保邑氏人
皆爲忠貞父子懼父卒辭職

○松平右京大夫輝貞

輝貞甲斐守輝綱第次子老中信綱之孫也出爲
叔父信興義子信興少年仕　幕府食二千石任
因幡守兄輝綱襲封割與五千石延寶七年拜爲
少老增賜五千石並前一萬二千石始列通侯天
和二年徙常陸土浦增五千石爲奏者貞享四年

除大阪城代徙攝津穗積益萬石併前三萬二千
石敍從四位下元祿三年除京所司代加侍從其
明年年六十二卒義子右京亮輝貞襲封輝貞少
年爲　常憲大君贄御寵遇信興卒之明年徙下
野壬生七年爲側用人增萬石敍右京大夫敍從
四位下明年從上野高崎增萬石十四年又增萬
石寶永元年又增萬石並前七萬二千石六年
常憲大君薨　文昭大君立免側用人其明年徙
越後村上享保元年　有德大君立其明年又徙
高崎爲側用人十九年位視老中加侍從延享二
年致仕養子因幡守輝矩嗣任右京大夫族人伊

勢守信次第次子也四年輝貞年八十二卒輝矩
敍從四位下寬延二年致仕子因幡守輝高嗣四
年爲寺社奉行任右京亮明年出爲大阪城代進
從四位下改右京大夫寶曆六年遷京所司代加
侍從八年入朝爲老中十年轉西城老中明年又
爲牙城老中安永八年益賜萬石併前八萬二千
石天明元年年五十七卒子美濃守輝和嗣改右
京亮四年爲寺社奉行寬政十年除大阪城代拜
從四位下改右京大夫在鎮三年而卒弟美濃守
輝延嗣任右京亮享和元年爲奏者明年攝寺社
奉行文化十二年除大阪城代敍從四位下改右

京大夫

輝貞少年出身爲贄御有寵于　常憲大君累遷側用
人居中用事權亞柳澤吉保元祿八年　大君入輝
貞第賞賜萬石朔日撰定奉行荻原重秀來賀私于
幸曰某地某地膏腴之田唯子君所命僕且共之幸
以告輝貞怫然變色曰此何謂也我荷恩寵比肩
列侯進無碎身粉骨之勞退無拾遺補闕之功獲免
罪戾是幸矣豈可以私託有司漁利沃田乎執政之
所命雖石田可也汝謂知我之心何受彼人之言欲
以汚我乎牢閉而退

輝貞公廉謹篤　常憲大君薨後每日詣東叡山園寢

猶事生也雖甚雨大風一日未嘗怠也又以　大君
在時怖雷每雷雖夜必起盛服馳詣親守其塋
有德大君以輝貞謹篤無他腸復引爲側用人輝貞以
當憲大君舊臣一意守殺生之禁　有德大君獵
獲鳥使人賜之輝貞頓首固辭曰臣雖處于嚴刑不
聽鳥獸入門也使者歸以聞　大君笑曰直哉更賜
以魚云
輝貞義父信興好武著兵書十卷輝貞繼其家推行其
意謹選親試伎力便器械待徵令有實父輝綱水野
忠篝酒井忠直等風
○秋元但馬守喬知
喬知戶田忠昌嫡子也承外祖父後冒秋元氏初
井伊直興以武職人秋元長朝謹愼有才薦諸
東照大君爲扈從番頭任越中守封萬石子但馬
守泰朝寛永十八年益封甲斐谷村一萬八千石
其明年年六十三卒子越中守富朝嗣以其女室
於戶田忠昌明曆三年年四十八卒無子喬知因
承其後時生九年矣幼字甚九郎萬治三年任攝
津守延寶五年爲奏者天和元年補寺社奉行明
年除少老改但馬守元祿四年增五千石七年增
七千石十二年除老中加侍從其明年增萬石寳
永元年又增萬石徙封川越正德元年　文昭大
君使喬知督起　先公園寢乃益賜萬石併前六
萬石四年年六十六卒子伊賀守喬房嗣改但馬
守元文三年年五十六卒養子涼朝嗣任越中守
初戶田忠余第次子而喬房之從任也寛保二年
致仕無子門族集人正貞朝第四子涼朝嗣任攝
津守延享三年爲寺社奉行明年爲西城少老尋
除老中改但馬守加侍從寶曆十年　惇信大君
老嘗儲君承統入牙城是爲　浚明大君涼朝從
入老中如故明和元年免職明年復爲老中四年
謝病解職徙封山形四年致仕養子攝津守永朝
嗣任但馬守上田能登守義當第次子也茂叙從
四位下文化七年卒子久朝嗣
喬知　當憲大君時爲老中快活洞達下情爲人請事
方其未下不安寢食若己抑之者行逢其父戶田忠
昌下輿待其過望之不可及而後去有惠政臣民無
不禱祈其壽是時柳澤吉保君中用事權傾一時人
無敢違焉見執政曰主公以某日遊臣之第喬知曰
予得士公之命耶將詔主公之旨耶主公之命乎則
執政當下諸子子不可下執政吉保不能答
有司欲以瓦造水道市者費用喬知曰不可夫瓦之爲
物雖經久也不可移用雖堅易解地震發作直截之
事成足破之雖日改造恐不能完吾聞木厚七寸間

水土百年百年一易於國不足為貫次第就工於吏
不足為勞用之不便　常憲大君從之
有章大君保姆江嶋有淫行覚以謫　文昭大君嗣出
如戲場通優者嘲中無行者要會市中有司畏其寵
之喬知勢吏殺其事教條毋於高遠究竟其黨盡依
法律物茂卿語人曰川越君性寛至治此獄失其當
恐不能久其年秋卒
○水野日向守忠幹
忠幹共先忠政任右衛門大夫主尾張小河參河
刈屋兩城實　東照大君外王父也其子忠重任
和泉守始隷麾下初忠重有長兄曰信元襲封任
下野守弘治中屬織田內府信長天正三年為佐
久間信盛所讒而死竟失其邑內府稍悟其無罪
八年命忠重主刈屋城復其舊封內府既薨復歸
東照大君麾下戰功居多慶長五年石田三成
作亂濃松城主堀尾吉晴欲如越前府中視佐和
山形勢過于池鯉鮒驛忠重往見加加井彌八郎
重望在田氏之黨也將觀東國適來會于此俄起
刃與重吉晴乃殺重望忠重時年六十長子日向
守勝成襲封食三萬石元和元年從大和郡山益
三萬石五年徙備後主福山城益四萬石併前十
萬石共弟忠清任年人正有故流宕四方後事
台德大君再從大阪之役軍門都對先登有功益
封上野小幡一萬二千石為書院番頭兼奏者
東照大君寵畢也召忠清謂曰余爲爾世篤忠貞
不辱乃先賜刈屋城以食其舊德益一萬八千石
寬永九年　大猷大君命參河吉田城又益萬石
十一年又益五千石十九年主信濃松本城又加
二萬五千石併前七萬石正保四年年六十六卒
長子忠次先卒次子忠職襲封任出羽守以鎮大
阪三寶文八年年五十六卒子中務少輔忠直襲
封敘主人正正德三年年六十二卒子中務少輔
忠周襲封改出羽守乃忠幹之父也忠幹正德三
年任日向守享保三年父忠周卒乃襲封八年年
二十五病卒無子其弟忠恆襲封任主人正十年
七月此八日謁　大府俄狂拔刀傷毛利主水親
就兒兩於秋元喬房郎失封邑其弟忠穀賜七千
石任出羽守承祭祀以寬保二年卒子豐後守忠
友少為侍御食秩千石父死併已邑食八千石明
和五年拜為少老益五千石封參河大濱改出羽
守叙從四位下復為侍安永六年除側用人益七
千石從駿河沼津為城主天明元年又益五千
石任侍從位躋老中五年除老中又益五千石併
前三萬石八年罷職寛政八年又為西城老中享

和二年卒養子大和守忠成襲封改出羽守文化
三年拜爲少老九年陞西城側用人敘從四位下
十四年位諷老中任侍從文政元年陞本城老中
領度支四年益萬石
忠幹生七年大夫人卒哀毀如成人屬有謁與會以進
者忠幹問其名答曰慈悲鳥忠幹歎曰鳥載名之寶
樊噲爲主雪讒戮飛號畏得罪而不言忠幹聞之
曰有翼者翕何罪主者措而不問年十一始朝謁歸
說朝儀服章衆人姓名歷歷不爽祖父忠直深器愛
之每曰興吾門者其此兒乎一日謂曰當玩狗馬之
屬唯汝所欲予且與之忠幹請賜駿馬乃以采地所
產駿馬賜之
忠幹襲封機務之暇旁召軍師讀兵書自城塞營壘之
法而至射御刀槊無不精練時召家徒演摻武技常
戒左右曰士而不資文武非士也勿甘玩愒而自曠
爾職使人不求備獎其勞優之祿秩故士無親疎
各盡其心命群吏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苟強其不能
必致賊人務體其意以斷國是博納衆議從其所長
平素敦文學時召儒師醫官講論經典研味其義將
以錯諸事業也其使告在國也時遊名區或遊別莊
觴詠自適日間好寫字夜則召親近者煎茶品酒縱
觀歌工演說故事率以爲常

忠幹受封既久度支告匱享保庚子秋置一匭封鎖
其竅聽言刺事者投獻自逆竊啓其匭取其可用不
可者焚毀斷死刑及復商議當日賊人破家猶吾之
喪國也罪止其身家口何及務從平允到部者再毋
行管內閭民間疾苦富庶則喜
松平越中守定信
定信越中守定綱之裔也定綱者隱岐守定勝第
三男也定勝姓菅原氏久松實　東照大君異父
弟也　東照大君因賜源姓松平氏定綱少事
東照大君慶長九年賜下總之田五千石明年任
越中守十五年增九千石大阪冬夏兩役爲書院
番頭有戰功元和五年增封遠江三萬石主掛川
城九年徙山城主淀城增五千石寬永十年徙美
濃主大垣城增二萬五千石十二年徙伊勢主桑
名城增五萬石併前十一萬石進從四位下慶安
四年年六十卒子定良嗣拜從四位下明曆三年
病卒年二十七無子養子定重嗣宗國隱岐守定
賴之子也敘從四位下寶永七年徙越後主高田
城正德二年致仕子定逵嗣享保三年年四十二
卒子定輝嗣十年病卒年九三無子叔父定儀嗣
十二年病卒無子養子定賢嗣敘從四位下松平
大學頭賴貞第三子也寬保元年徙陸奧主白川

城明和七年卒子定邦嗣叙從四位下天明三年致仕是定信義父也定信幼字三郎田安中納言宗武三子也定邦請　大府爲義子天明三年定信襲封任越中守叙從四位下七年拜爲老中任侍從八年爲輔佐職老中如故寛政五年解職進權少將入溜班文化九年致仕號樂翁子定永嗣任從四位下侍從十一年入溜班

定信田安中納言宗武第三子實　有德大君之孫也幼而穎異好讀書近習之士交替將罷必面命之曰汝等在家終日勿致怠荒用心於文武及入白川邸益治實學平居恐無人告以已過也欲廣開言路而

致直言極諫於是乃著求言録以示群下其序曰予也忝襲加以寡聞唯恐壅蔽君之教命而辱祖先之令名每一思之悚然沮喪戰兢戒懼中夜忘寢當食忘味顯覺以寐而已嗚呼二三子勿愚我而弃焉勿謂我而捨焉朝夕納諫以弼以輔以教以訓則幸不違嚴君之命罪戾是免焉否則曰君無過矣予何得無過哉講試言之今予非君不忠乎非父母不孝乎於群下無恩禮乎長幼無序乎夫婦無別乎朋友無信乎言行之悖乎威儀之失乎自足以廢學乎自用以拒諫乎不在其位而謀其政乎私好惡以招譏乎顛覆其德荒耽于酒乎殉于貨財恒遊畋乎好鄭聲

近佞人乎微行而遊狹斜乎遠耆德而比頑童乎慢朝覲會同之期乎玩好耗財乎有一於此則可謂無過乎有過而不諫雖曰愛君吾不信也

天明三年定邦老焉定信襲封是年東北饑定信憂國貧用不足加之以饑饉召家老吉村又右衛門於江都詳問度支即日脫絹換綿食不重味大下節儉之令而又恐百姓食匱至餓死多買稗鰛魚乾蘿蔔等件輸諸白川以賑窮乏明年就國躬益節儉督御老人徐諫曰飲食之微薄從君所欲可也但穿棉衣欲以耐寒土恐非養生之道也請衣綢以禦寒夫身無疾病手足堅强敢事君父是忠孝也願君之熟察之

也定信聞之良久曰善夫汝言之也然而予不能用也予之所以爲非衣惡食者非曰家臣皆如此也請爲汝說其所以蓋國儉不富雖曰命數所致大抵因人事不盡也何也儉急乎外而緩乎内是以内多狂費其所令諸動輒反其所行而人心不服也人心有服雖設法不嚴而節儉自行夫國有不可得儉者六焉曰軍役也武備也公務也國用也國政也衣食住也就此中精論之一毫難儉者軍役公務國用也武備去華取實則費減備足國政明則費少暗則費多若夫衣食住三者無論貴賤儉之與奢其效殊異也三者之中衣食爲甚故曰儉在於衣食夫儉云者

取實用棄無益之謂也予之衣食雖曰轂薄視彼野
戰長陳之時則不亦美乎群下貧者轂薄於予之衣
食者不可勝計當戰鬪之世大將獨美衣玉食無恤
士卒孰敢爲之用哉我家累世用度銷亡殆至於
家士上不能以事父母下不能以畜妻子日夕唯恐
衣食不贍何暇學文武乎其如此積年則家士大半
爲無能無藝之人多不中軍用闔天下有事其如之
何有國不能承祖業長生久視何益之有今我用度
之匱不能畜家士猶戰鬪取敗也敗而謂勝雖人不
見處欲儉之行內外如一故如此轂薄也然而病死
於此猶死於戰場也何傷焉是予之所以不能用忠

言也勿以今日不用之故而不諫於後日老人獻款
而罷歸即脫綢穿綿令妻子親衣爲補君之言則者
感涕至婦女子皆舉著綿此事流傳國中襴背純綿
無敢用絹者節儉大行及國富百備成時命除一年
租稅封內大悅鄰國之民聞之願耕于其野者多云
定信在國也志于一藝者召見賞之或臨演武場覽觀
勸之或令素讀生于書院使人數三紙躬親聽之誘
掖激厲無所不至是以不數年文武大行
定信在國政事餘閒遊畋郊野親觀農業使從獵放鷹
奚其餘家士子弟耳所獲鳥獸或適意不召命子弟
荷擔而逐於是賞褒子弟乃得身健無病云或諫曰

封內之中其邦之人往來不絕也而唯從幼弱其如
不虞何定信曰家士祿減辨寄可想予欲使其多暇
日而便于營家事是以乃爾夫所從者雖弱也皆是
世家子弟耐臨軍者一旦有事豈棄我而走乎哉予
故以爲足備不虞
六年天下又饑定信於是戒家老衆士於朝親命曰汝
衆無論內外官皆予之股肱也予豈爲親疎於其間
哉汝衆亦無不聞予之言曰孝于父母友於兄弟慈
於妻子是則學聖人之道者也予重之敬之汝衆固
無有不孝只有厚薄之異耳自今之後厚者益厚之
薄者致而爲厚日夕勉勵是予所望也夫孝者人道

之本也故語曰忠信出於孝子之門今竭忠于予不
肖乃所以事　大府也忠孝一也報酬先從子孫莫
大乎是平常讀書亦只欲行此也武藝士人之家業
也不可弗學也游戲之技不可不禁也近日士人或
廢武事而專心於游技不亦惑乎夫幼而不學武成
長之後國家緩急將何以効忠節是以父兄族人於
其子弟也不可不誘掖激厲也爲子弟者一旦折節
正其心是有志氣者也予爲尚焉汝衆祿大臣多者
如予用心愛恤家隷使其有蓄藏孰敢不効忠節乎
目付者予之耳目也近日於此職者舉揚人之醜有
言人之美亦資質惡惡好善聞人之惡則怏怏不樂

閑人之奪則欣欣而存爲目付者克察予之意共於
人之奪勿不祝聽目付監諸官署而被有司欺徒印
恨溷炎不智也或與有司比貨賂相貪共罪大于穿
窬之盜重臣預政者不可弗察也我家累世用度不
足多借商賈金汝衆所知也而又荐罹饑饉予叢封
之後日夕焦思憂戚曰國貧民窮何以得畢　大府
於是除試器之外悉賞華侈之器僅得以償積逋一
兩年用度稍足畢將辨治則又偶歲儉恐百姓餓且
死乃借汝衆俸祿以救窮民予菲衣惡食欲與民同
艱苦汝衆亦儉素自持克忍艱難則何喜若之今經
一二年歲熟因定則所借俸祿皆可交還予豈輕視
汝衆哉不先救民則國本不立歲不熟則武備闕損
視人物隨材任使予不肖甚難之苟有材足以託度
支者雖鄙細人亦且擢用之汝衆公觀其能者有其
人則詳書封緘因目付以聞

六年八月廿一日　浚明大君有病不豫二十七日老
中田沼主殿頭意次近侍稻葉越前守正明罷職意
次侍制請正明削秩三千石九月八日　太君薨儲
君承統十月四日葬　先大將軍閏十月五日削田
沼意次采地二萬石七年四月十五日儲君拜征
夷大將軍六月十九日　大君召見定信命曰孤幼
冲即位未能親政加之近日綱紀紊亂百事失度今
天下大政專委任之卿卿居首相之位以料理百事
且孤之動作皆仰卿指教定信乃往執政署徑坐上
班是時井伊掃部頭直幸爲大老牧野越中守貞長
松平周防守康福水野出羽守忠友烏居丹波守忠
意阿部伊勢守正倫爲老中太田備中守資愛安藤
對馬守信明酒井飛驒守忠香井伊兵部少輔直朗
松平玄蕃頭忠福爲少老始任老中諸必先謁先輩
乞教當也故老中相顧不言少老進謁定信稱疾且
言伏乞指教定信應曰戮力一心共贊與少老乃起
大老謂定信曰請見謝老中定信佯爲不聞默然不
應老中乃揖定信拜老中非常例也皆進謁如少老
所言定信應之亦如應少老既而殿中常參之士留
守大目付同朋等各進拜賀定信不應良久乃言卿
等賀予蒙大命耶皆曰命自今代蔵乗啟齊定信曰
諸君汗出夾背而退初老中田沼意次專大政十有
餘年紀綱淆亂賄賂公行世趨華侈文武頽廢加之
饑饉荐臻富有奢侈淡濫貧者窮急難堪七年三月
米價騰貴斛至銀百九十匁天下騷動下民囂々不
安生以爲富商貯積謀利五月都下有人群聚擊富
家米商自日爲剽掠大阪亦如此六月諸國擾亂至
米價減半人心稍安定信爲執政改紀大政而復舊
法興學政而勵風化抑奢侈而制節儉以定江都不

期月都下一變粗望中興九月十一日井伊直幸罷大老十月二日田沼意次封除見銅八年三月四日　天皇使爲尤大納言詔定信曰丙午以來天下騷擾萬民不安汝治以爲泰平朕懿汝忠勤以汝爲大樹輔佐職勵之勿怠五月定信發江都巡視京師行裝質素從者皆穿綿衣鹵簿整齊也見於　天皇定信以內府之孫故不待　勅許得昇殿世以爲特例南宮忠藏以賦見放籍沒家資有黃金二萬五千兩定信舉皆假諸　幕下使月出三朱息五年償之息銀買粟追年委積以備凶荒巡視畢如大阪途中聞轎夫嗹儲上書者凡四人皆受不抑召見名備中

井積善竹山聞時勢積習乃筆記以獻焉名曰草茅危言與力隊安井市川奉祿見放大阪人以爲快而不憐定信爲巡行也發令除道以藏頭擾委巷竊閒或行袒不必行大街也留京大阪不過數日無發一令而民情懽喜自大阪如南都經伊賀由伊勢而還江都

定信執大政七年黜汚吏薦賢良官得其人百職舉務開言路也道經亭驛奏無敢不使於諸侯害於民俗者悉發令禁之　大將軍願心委任定信亦知無不爲是以天下喁喁講稱賢相皆頌中興又其於國政亦能整齊閎富俗化

定信雅嗜古古器扁額鐘碑銘等奇恠偉麗可喜可愕之物乞假寫之或遣人遐方就而摸之軸而藏之寬政五年解職整理分類凡十目銅器印章硯樂器甲冑馬具刀劍弓矢旌旗鐘銘碑銘扁額小衾色紙也九年放成名曰集古十種

近世人鏡錄卷之八終

近世人鏡錄卷之九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外藩

○嶋津修理大夫義久　弟參議義弘　侄中納言家久　家久子光久　光久孫綱貴

修理大夫義久豐後前司忠久之裔也世爲守護職兼有薩隅日三國威振西海天正十五年豐臣關白秀吉帥師伐薩義久乃薙髪自號龍伯傳國于弟兵庫頭義弘乞降秀吉許之削日向之半後爲三位法印義弘爲侍從慶長四年義弘還自朝鮮共功爲最　東照大君與奉行相議前所削薩地四萬石盡與之義弘爲參議其子忠恒爲左少將五年應石田三成戰于關原軍敗而還乞降東照大君許之立其子忠恒爲薩主十一年賜偏諱松平氏忠恒乃更名家久十四年伐琉球以其王而歸賜以爲附庸十六年龍伯年七十八卒元和二年從朝京師拜參議左中將五年父義弘年八十五卒寛永二年從家光江都三年拜中納言于京師賜從御馬七年　台德大君遊薩邸琉球人來樂十五年年六十三薨子光久嗣進右中將貞享四年老爲世子綱久先卒孫綱貴嗣進權中將元祿七年光久年七十五卒寶永元年綱貴年五十五卒子吉貴嗣進左中將享保六年老焉子綱豐嗣進左中將延享三年老焉子宗信嗣進左中將寛延二年先父而卒年廿二子重年嗣任權少將寶暦五年年廿七卒子重豪嗣進左中將天明七年老焉子齊宣嗣任左中將文化六年老焉子齊興嗣進左中將

義久世爲守護職兼有薩隅日三國天正十九年豐臣關白秀吉帥師伐薩義久乃剃髪自號龍伯傳國于弟義弘使伊集院忠棟請降關白許之削日向之半以義弘歸京師又召義久至與之朝宿邑於是義久密諸讒　東照大君　大君爲言罷謗書欲厚資贈使得歸國

文祿元年義弘與諸將伐朝鮮薩人作亂佐敷郡後豐臣太閤秀吉疑義久使之將執之　東照大君曰不然義久爲之豈來就囚太閤曰善使之伐朝鮮　大君曰不可義久老命在旦夕不任軍事若死義弘持喪西歸又失一將太閤乃止是時義弘擊朝鮮功爲最太閤薨罷朝鮮軍亦義弘父子之功爲最　大君欲賞之奉行請待幼主親爲之　大君曰不可國不必無事賞罰不行不可使人諸君必待幼主親賞其功亦待親行其罰止不刑罪人邪盡賜前所削薩地四萬石不

義弘奪石田三成數救其難　大君伐會津使人歸發
兵欲以請軍會石田三成作亂召義弘義弘不直三
成欲入伏水城伏水留守見義弘前爲三成而不肯
納之義弘乃攻伏水得松平家忠首其秋九月　大
君大破三成軍義弘遁筑前兵不得出井伊直政從
後擊之義弘從子中務豐久詐稱義弘留死之義弘
亦還射傷直政然不能得豐久而行逃入伊勢不見
人三日殺牛馬食之至大阪欲拒天下兵毛利中納
言輝元不可乃歸薩兒義久怒義弘反德於　大君
不之見遣鍋田出雲嶋津忠長請赦　大君如伏水
福嶋正則爲義久言又所捕獲薩人言伏水人不納

義弘與使者之語無異且恐用兵邊裔復擾天下也
大君乃赦立忠恒爲薩主
初義弘殺伊集院忠棟忠棟之子久直以莊内叛此時
忠恒如大阪以父擅殺老臣背太閤之法待罪高雄
大君遣歸與共伐莊内又遣長崎奉行寺澤志摩
守廣高往降久直於是久直聞薩敗于關原舉兵後
叛　大君使使者賜暑衣二百矢二千于忠恒至則
斬久直忠恒曰德川氏屢召二君恐誅不往代父祖
者子孫之職也雖死安所避我既襲封我往也德川
氏之恩不可不謝與使者共如伏水是時吏部浮田
中納言秀家急秀家在薩忠恒曰秀家之罪雖不可

赦嘗與臣之父有盟秀家而死臣之父必不獨生願
殿下竟生臣之父　大君乃赦秀家放八丈嶋嶋津
氏安慶長十一年賜松平氏及偏諱忠恒乃更名家
久
義弘謂義久曰今也天下偃武慶少年日漸怠惰至
武侵禮義犯法令請嚴法以齊之義久曰善吾將撿
之汝且爲副而汝未聞乎爲人君者使之以禮待之
以惠則臣事君以忠何武健嚴酷之爲哉義弘愧服
慶長十九年豐臣秀賴起兵使者數來求救家久曰關
原之役德川公赦先公傳國于臣爲人之臣豈遺其
大德可乎捕最後來者致諸　幕府

光久曰老臣子弟生長乎膏粱汰後驕貴習與性成驁
十八九故及執國政不解事情其有窒礙則以家老
子弟爲行人使諸四方使其廣聞見知物情也由是
才人輩出云
綱貴在江都邸或放蕩無賴常遊妓館留止數日有司
以聞綱貴歎曰彼等跋涉山海逗留異土時賴琴酒
以遣旅愁固其宜矣然雖然渠數逍蕩不可弗嚴制
之也其如是則法罔容而罪人日滋有予奈之何流
涕久之奠闕不感
常憲大君晚年視朝常要綱貴見老中曰臣等晨朝而
將軍未見焉意者憚煩也請辭老中慰喻曰　將

軍今將視朝綱貴曰臣等官法留輦下期年今而還
歸不復煩　將軍遂起且出老中固留以告　大君
大君因出視朝爾後視朝有制

○細川越中守忠興　父兵部少輔藤孝　夫人明智氏　子忠利

忠興藤孝之子也藤孝三淵伊賀守宗薫之子幼
鞠於細川播磨守元常家因冒細川氏壓事大將
軍義晴義輝義昭三朝任兵部太輔天正元年織
田信長賞以長岡治于青龍寺足利氏滅事織田
信長徙封丹後田邊及信長為明智光秀所弑髠
頭自號玄旨又稱幽齋傳封于忠興慶長十五年
年七十七卒忠興初事織田氏及豐臣氏與拜從
四位下侍從兼越中守秀吉甍事　東照大君關
原亂平益封豐前四十萬石治于小倉進從三位
參議元和五年老薄傳國于子忠利乃髠頭自稱
宗立又號三齋正保二年年八十二甍忠利任越
中守歷從四位下侍從進左少將寬永九年益封
肥後五十四萬石治于熊本耶蘇賊興也與諸藩
共帥師擊之擒賊將天草時貞十八年先父而卒
年五十六子光尚嗣任侍從正保二年割守土三
萬石與仲父中務少輔立孝慶安二年年三十七
卒子綱利嗣進左近衛權少將正德二年老菁養
子宣紀嗣任侍從即弟若狹守利重第次子也享
保十七年年五十七卒子宗孝嗣任侍從延享四
年八月十五日朝　大府為板倉勝丘所刺而卒
年卅二弟重賢嗣重賢字子明好學尚儉經綸庶
政肥後大治進權少將天明五年年六十八卒子
治年嗣任侍從七年疾卒年三十無嗣和泉守立
禮自宇土入承宗國任越中守更名齊茲進權少
將文化七年老菁子齊樹嗣進權少將

石田治部少輔三成使諸將攻田邊是時越中守忠興
從　東照大君伐會津處守之良藤孝督僑戰士死
守相持凡五旬藤孝以和歌名世嘗受古今集於西
三條氏悉傳其秘蓋王室自中葉學廢尊崇和歌詭
祖宗之道於歌學授受爲訣以古今集爲最重時公
卿以下無知其說者僉恐藤孝死而其傳泯藤孝亦
自歎之因錄其說以獻諸　天皇副以和歌曰伊
爾之惠母伊麻母閉和羅奴與麽奈加耳古古呂能
多年乎爨居須湖發幾波　天皇覽之憮然乃詔
前田玄以和解　天使洽之歐罷歸藤孝避于龜山
尋關原亂遂逃於高野事平　東照大君念其勞
也召還老于京師　天皇擇公卿長歌學者受其
業云

藤孝少好學諳練制章足利氏奕世典故莫不通曉
東照大君拜征夷大將軍也令永井直勝學往問禮

及置不措江都制度儀節多其所定云

藤孝嘗謂人曰學不可弗博也譬若乞兒囊橐殘肉冷羹悉貯也夫博學多識而後辨論取舍焉耳

忠興娶於明智氏日向守光秀弑其君織田信長也㫁忠興以津國而乞援忠興大怒遂絶其使不報使急遍告於豐臣秀吉曰請戮力討虐臣光秀乃整勒士馬

豐臣關白秀吉嘗賜忠興以會津辭曰是出於器使之任敢不唯命是從若或錄微功賞之願得小邦輔于京畿關白因封蒲生氏鄉（飛驒守）

豐臣秀吉天正中舉淺野彈正少弼長政增田右衛門尉長盛石田治部少輔三成前田德善院法印玄以長束大藏大輔正家爲五奉行參決大政及疾病也更置五大老三中老　東照大君及前田大納言利家浮田中納言秀家毛利中納言輝元上杉中納言景勝爲五大老生駒雅樂頭近正堀尾帶刀吉晴中村式部少輔一氏爲三中老因命曰小事奉行議而行之大事大老坐而論之大老奉行所執不同或爭議生郗則中老斟量調停之秀吉既薨人懷危懼匈匈不集石田三成增田長盛竊相謀曰今天下雖有五老無出德川前田之右者二公相親以出政令則吾輩爲彼役使辱莫大焉不若離間二公也於是長盛事　東照大君三成事利家利家信三成欲以黜東照大君其子利長曰細川忠興姻戚也（利家女室于忠興長子忠隆）不可以弗告夜潛詣以告忠興曰三成之奸邪心忌內府與亞相而百方圖內府非獨尊立亞相特欲假其威以擊內府也彼今日既黜內府明日又必及亞相也而朋黨比周墮彼術中不亦危乎今爲亞相計不如與內府修好相睦是萬世之利也利長憮然曰敬哉願足下若諫家翁忠興乃與利長俱見利家諫喩切至利家感悟曰君幸而教之請爲我熟圖之忠興即冒夜如伏見見於　東照大君以明利家無他志自此數爲往來恐人知之身著蓑笠自掉小舟又與加藤清正淺野幸長會議協謀將家和成及利家薨利長襲封歸國三成等又譖利長有反計忠興又明其無戒利長之冤以得白而三成奸計不果行

忠興受道學于藤原肅善和歌習熟武藝而至散樂歌謳之類莫不窮綜又鑑識刀劍茶具大進其妙業之者咸取法騎射犬射之禮鎌倉將軍時盛行其後喪亂之久莫有講習者竟失其禮忠興家存其籍忠興死後可百四十年齋藤高壽（權介）之者出而與二禮而振起士風云

或製甲冑使請註色樣忠興援筆立註授之其使者冒

摽牛角以搁爲質使者曰搁木易折如之何忠興竹
色曰闘時摽大易礙以折爲佳使者又曰摽折之後
其如之何忠興笑曰士之捨命赴敵何患乎摽之易
折唯輕薄爲佳夫力戰摽折其覩更倍焉後日易
以他物可也予唯慮摽折之後也則亦能慮頸折之
後歟頸折其欲何物以易焉
忠興之代會津石田三成作逆是時列侯妾大率在大
阪各邸三成建議收質諸城中乃遣兵圍忠興邸夫
人明智氏謂留守曰妾不負耦于公敵兵即入愼勿
與闘乃手刃三子縱火自殺夫人光秀之女也光秀
之作難忠興絶昏出之則屏既滅乃夫人流落民間

有年艱苦守節豐臣秀吉嘉其志操喩忠興復之畔
睦如初列侯夫人之在大阪者以歳時皆入起居淀
妃夫人惡父之非義輒托他故未嘗入見知其情者
愈憐而美之及死舉世稱其義烈焉
小倉大旱忠利乃出書畫名器鬻諸京師以代糴麥蓄
蔬親賦諸民京師所司板倉重宗與之令商賈回乘
急賤取有罪因以得自救天下稱善憂民王加藤忠
廣國除皆曰當爲肥守者細川越州其人也
○黒田勘解由孝高　子筑前守長政
孝高播磨人初稱官兵衛事豐臣秀吉更稱勘解
由天正十五年以前役勞封豐前六郡以中津爲

治所十七年致仕乃剃髮號如水又稱圓清及秀
吉薨石田三成作亂孝高與子長政俱事　東照
大君慶長九年年六十九卒長政關原亂平益封
筑前五十二萬石以福岡爲治所任筑前守陞從
四位下侍從元和九年年五十六卒子忠之嗣忠
之母　東照大君養女也慶長十八年　台德大
君賜松平氏備講叙從四位下寛永三年任侍從
十五年擊耶蘇賊有功十八年　大府命忠之與
鍋嶋勝茂交代戍長崎以備外夷承應三年年五
十三卒子光之嗣任侍從元祿元年老焉子綱政
嗣任侍從分監田三萬石與弟伊勢守長淸正德

元年年五十二卒子宣政嗣任侍從享保四年老
爲無子以叔父長淸之子長好爲嗣長好立更名
繼高累遷權少將明和六年老焉養子治之嗣任
侍從實德川宰相宗尹之子　有德大君之孫也
天明元年年三十卒養子治高嗣任侍從京極高
文之弟也明年疾卒養子齊隆嗣任侍從一橋宰
相治濟第次子也寛政七年年十九疾卒子長順
嗣更名齊清任侍從實　有德大君玄孫也
天正六年荒木攝津守村重反豐臣秀吉遣伊丹　攝開
喩村重不肯秀吉復使孝高往村重捉而幽之以示
絶孝高不屈夷然起臥一室村重亦不加害

孝高跛而勇與竹中重治半兵衞並爲秀吉機密臣聰敏機警每爲奇偉倜儻之策幕下目爲良平重治蚤死孝高獨用事秀吉益信任而心竊忌其能不欲建爲大藩孝高亦知之恐取殃及受封于中津無幾告老秀吉不許曰卿今中身何老之有答曰臣雖未衰而足旣不良近又覺癥結之疾賤息長政旣長幸不甚駑駘恐一旦塡溝壑不及覩其榮願使之發從國事得以慰鄙心因請焉秀吉愈之曰但勿廢帷幄之籌也因令長政襲封孝高乃祝髮自號如水益見親暱及朝鮮之役與亦隨如肥前那護屋宰在其署請旁人曰出師之要在乎選將今可能統大兵定殊域者莫若德川氏其他則前田氏與我而已浮田氏匪其器故加藤清正小西行長負勇相讐以私忌公吾聞之小西罷法加藤沮之加藤布令小西格之所向唯務攻伐而無綏御之方故種人皆惴懼逃竄我所得諸道不生寸草而欲以平定豈不難乎秀吉側耳戶外聽而頷之

豐臣關白秀次爲人昏虐屬中原無事志益驕溢日事遊畋荒滛亡度孝高切諫曰太閤櫛風沐雨以剗定禍亂春秋旣高而凶器未戢實智上焦心肝之秋殿下以外甥得爲嗣位極人臣車馬闐門公卿牧伯望塵而奔走皆太閤之恩非殿下之功也及今不圖報効晏然以逞嗜慾非至計也今太閤勤于外征殿下盍致過悔非請如行臺攝軍務焉太閤必悅富貴可保不則讒慝競興變不可測矣秀次不納卒及禍

孝高家富而自奉甚儉日根野備中歸自朝鮮見孝高欲還前所假金偶有饋魚者召庖人煮其骨以食備中備中甚不懌出所持金孝高曰昔有萬里之行豈望見反竟不受備中慙收金而去孝高頭常生瘡集所拭紙以作屏風

石田三成作亂移檄四海孝高哂曰石豎子尚能搖螳臂乎乃下令戒嚴欲伐四隣賊黨時適修城隍違命停役衆僉曰事方如此宜益營繕孝高曰吾守在四境當愛養民力以圖進取萬一東師不競賊薄我城雖有金湯亦何益衆乃服長政之東也將士多從處守之良孝高乃傾帑藏招客募兵客有齊名冊取幣者有司欲詰之孝高曰客之來者皆致身於我亦身且不愛何有於金幣是其人貧窶不辨軍裝爾平日節用委積者以備今日也一士不可失焉於是士爭趨之

孝高出師克大友氏義統于石垣原豐後進攻安岐城同上城主熊谷直陳在大垣美濃叔父外記處守孝高起埋樓隤以巨炮火箭又以龜甲車毀壘址城中大窘或人請焚城爲内應孝高不許曰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昔

爲利之且縱火多死傷吾有不忍也乃射書城上諭外
郭以順逆且曰若用命不戮一人外郭乃拔城將上
國孝高入城悉祿其士又進傅富來豊後城人夜出斫
營擊却之是時城主垣見家純死於大垣有遺歸者
軍吏拘以獻孝高赦縱入城守將乃降士衆怒其斫
營請正罪孝高哂曰我已薄彼彼亦薄我其事相抵
功之最在得地而不殺人悉出其氏而祿其士
關原之役以長政預義軍功多更增封筑前孝高東上
賀捷且拜賜　東照大君欲奏進爵置湯沐邑于上
國各諏大政圖辭曰已老且病無復意於世兒今受
大藩爲榮多矣就其鄉養息以娛餘生焉初孝高爲
豐臣氏謀主以見忌竊告老於是益自恬退列侯士
大夫日踵其館賓遊紛錯門如市然不以爲意也尋
辭歸瀨國　台德大君聞而嘆曰當侯孫與亦捨遊
孝高病革也召長政曰我不若汝者有四焉事四主咸
得其驩不若也君于大國不若也先衆赴敵不若也
算恩深謀不若也汝不若我者有二焉衆哀我死而
不哀汝死以我寬有恩汝嚴急期也我雖恩棄汝以
爭衡天下其不濟者天也愛撫人士趨時不失皆汝
不若也命婢執履之左木右結與之曰備物而出則
後機汝多思慮恐不能立大功于天下執編補可哀
飯曰國士民民主食汝好貨賤食非所宜也既舉人
之細過罵不容口長政承間言之孝高曰此爲汝也
聞者莫不流涕
初豐臣秀吉入西海道收　仲哀天皇嘗承相祠田
長政就國脩造廟祠復祭田撫幼敬老民大悅方無
事會賓友極歡約故老亟舉其過以故府里友信但
馬等嘗得規主之過小瀨甫庵作史諸侯爭賻金帛
求美名長政難之曰我家爲國所不爲名
○淺野彈正少弼長政 次子但馬守長晟　季子釆女正長重　子內匠頭長直
長直孫長矩　義臣四十六人
長政尾張人又右衛門長勝之子也稱彌兵衛事
豐臣秀吉任彈正少弼大見超擢秀吉天正中置
五奉行長政謂居其一文祿四年增封甲斐八萬
四千石後避石田三成遯於江都長子左京大夫
幸長以關原之功更增封紀伊三十八萬五千石
長政亦得發老邑二萬五千石以慶長十六年卒
年六十七幸長任紀伊守叙從四位下以和歌山
爲治所後父三年而卒年三十八無子弟但馬守
長晟嗣　東照大君以女室之元和七年增封藝
備二國四十二萬六千石賞大阪之功也寬永三
年從　台德大君朝京師拜侍從九年卒年四十七
卒子光晟嗣長晟少弟長重少仕　台德大君爲
釆女正慶長五年賜釆邑其後增封五萬五千石

元和八年從常陸笠間寬永九年與兄同日卒子
長直嗣任內匠頭正保二年徙播磨赤穗益三千
石新築城焉寬文十一年老焉子釆女正長友
嗣延寶三年卒子內匠頭長矩嗣元祿十四年三
月長矩與　勅使館吉良上野介義央掌　天使
接應之事十四日　大府延　天使長矩怒義央
拔刀擊傷之　常憲大君怒即幽長矩于田村右
京大夫建顯邸令其自殺遂收赤穗城邑義央剏
愈視事如故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長矩遺臣
四十六人襲吉良氏擊殺義央馘之以報君之讐
天下稱其義到于今不衰矣光晟寬永四年為侍

從安藝守賜松平氏進左近衛權少將寬文十二
年老焉子綱晟嗣為侍從延寶元年先父而卒年
三十七子綱長嗣為侍從寶永五年年五十而卒
子吉長嗣進權少將寶曆二年年七十二卒子宗
恒嗣為侍從十三年老焉子重晟嗣進權少將寬
政十一年老焉子齊賢嗣進權少將
長政豐臣秀吉正妃之從父昆弟而長政婦者正妃之
娣也以故見愛親長政始代父事織田信長為射卒
稍擢先鋒騎士積功勞為京師奉行同秀吉孰事織
田信長死後事秀吉任彈正少弼食植嶋江二萬石
京奉行如故甚得吏民之心天正中秀吉置五奉行

長政遷居其一
文祿元年豐臣太閤使諸將擊朝鮮起行臺於肥前長
政亦從焉太閤慣諸將無功二年秋九月會列侯重
臣曰征韓諸將皆不勝其任我當親征源亞相一人
留統大政我無內顧憂我以兵十萬將中軍加賀宰
相以寸萬將左會津宰相以十萬將右一戰舉韓鼓
行襲明雖非帝號撫異域貫千載一時卿等亟具舟
艦　東照大君弗懌曰臣自幼事武未嘗以恇怯自
撓今殿下以名公巨藩航海臣獨遺落在後何恥若
之長政離次言于　東照大君曰太閤狐憑矣狂言
則然矣公勿以為意太閤艴怒蹶起援刀擬長政前

田利家蒲生氏鄉牽裾諫曰不須殿下下手不敬之
罪請幾正典刑長政神色自若曰死而有益於國家
闔門寸斬惟命曩日喪亂之久天下糜沸以殿下哉
定億兆欲息肩乃終與遠征玩武黷兵瘡痍之民忍
痛荷戈老弱復斃於溝瀆加以關外之匱徵斂亡度
愁怨之聲都鄙相接今而殿下一航海則雄鎮大藩
無所統御群盜乘虛蜂起四方反側子將響應景附
上有瓦解之心下有土崩之勢天下危機敗症一朝
驕主源納言獨留亦未如之何願及今寢罷征韓之
師振旅於京師縮凶器布寬典與民休息可以興頌
聲可以祈永年實天下幸甚太閤滋怒利家氏鄉麾

長政退長政還舍赦罪召數日肥後急警至大閤大
驚召長政曰孤甚慙謝其使汝于幸長伐肥賊於是
航海之議竟寢
四年太閤以甲斐凡萬四千石封長政諭曰始孤與子
約為兄弟今孫君天下不能以大國封子孤甚慙焉
然亦天為之子其勿恨大閤薨而後遷石田三成遜
於江都　東照大君實親之
長晟築江都天主後遣清水門日比谷門築之數助步
弟長重勸誅者長晟曰若然罪在我也我無辜以
免人孰信我失信不如死也子不佐我以義恐亂我
宗會義趣利商賈不為今人必謂子不如商賈也按

刀從之在坐驚救之
長直者長重之子也襲封笠間正保二年徙赤穗益三
千石而無城兵長直素與水野忠善監物以節俠相許
忠善為之請築赤穗　大猷大君不許忠善語執政
曰淺野長直愧無故墜先業欲亡如高野臣為之謀
不得於官亦從是辭執政以二子沾沾自喜恐生事
白大君聽為城長直大悅乃贖水野氏拜之忠善
曰奚用是為請狀見小幡景憲勘兵以謀經營
元祿十四年三月　天使來　大府命長矩與　勅使
館吉良上野介義英掌　天使接應之事使長矩脊
之初吉良義英以事厚加藤遠江守泰恒欲中以危

法泰恒怒欲共之死語之家老家老囚行千金于義
英而後遣泰恒泰恒至義英跪履趨出如無自容之
地泰恒見之悖而不殺既知家老行千金泰恒雅與
長矩善知其剛戾吝財而義英為人貪黷故諭長矩
曰昔者伊達政宗與藤松正吉飲酒輕重不相中正
吉以扇擊其額政宗笑不省夫政宗天下英雄也豈
不知以扇擊而之為辱哉顧社稷重於身身亦重於
侁也故含垢藏怒以全社稷於君如何長矩數曰賢
哉泰恒曰君以為賢請先身後侁以為萬全之計十
四日　常憲大君延　天使謝宣命　天使將辭義
英謾長矩儕笑之長矩怒拔刀擊之傷額被血而走

又擊中脊不死官衛梶川賴服與兵衛三自後抱持長
矩呼目付收之　常憲大君怒即幽諸田村建顯邸
令其自裁收長矩諸邸特以本莊之邸授弟大學頭
長廣遂又收赤穗城邑吉良義英創愈命祝車如故
四月十八日受城使脇阪淡路守安照木下肥後守
利康目付荒木一右衛門榊原采女至赤穗長矩之
老大石內藏介良雄先期封府庫籍田里令吏循行
境上脩橋除道及閭巷市鄽並禁喧擾至是迎拜官
使于城上且勞之因進言于兩目付曰朝廷賜寡君
死又使諸公來收城邑已承安藝淺野長大垣戶田采女正氏
定二侯奉旨指令臣等敢不惟命之聽然主殺國滅

臣等義當死之吉良君有祿位於朝如故而獨寡君以罪死臣等有何面目以見諸公乎但以寡君之弟大學頭長廣在故姑竊生以待朝廷之舉耳嚮者因大垣侯以請而未得命也會諸公至臣等從二侯令謹納城邑不敢肆竊歡之怒以煩執事此臣等所以尊朝廷之義也朝廷若惠赦寡君之罪廢收錄其子弟使之得食祿於朝以襲寡君之後臣等將沐猴戴之仁祈再造之恩然後退而自殺於寡君之廟以終人臣之義也已惟諸公憐而察之俯目付未應良雄

又言曰赤穗藩屏國家亦已久矣自寡君曾祖長直從大阪之役身服勤勞立勲當時　台德大君胙土而寵之使得列諸侯至祖父皆受先朝恩遇衆所同知也以及寡君之身日夜勉勵士臣惟恐無以勝方面之任也而今有猖獗之事實出於一朝之怒不忿何其與平素之守操相反也亦可哀矣朝廷如恕察其情推存舊之恩而舉繼絶之政不獨臣等受賜而死亦使天下後世仰朝廷之德無窮苟以此意致之於朝幸莫甚焉俯目付曰諾今以上卿之言上聞良雄拜謝已獻邑里名數簿然後退謂衆曰吾聞知官使之言不可特以爲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是日兩目付歸城下會使人召良雄謂之曰官使入境爽治道所過淨清入城群下奉徵益恭且所進圖籍甚詳悉皆可以爲奉上之法令已遣人具狀以聞朝廷閣卿等急劾臣順不煩一言必有恩裁下亦大學君之福也我欲徙他邦者吾可以書先於其所往欲留不去者亦聽之良雄遂去赤穗寓居城之山科以爲謀主同盟之徒往反東西相爲耳目良雄乃佯狂樂酒大近婦人而買田宅大營居室曰吾將老矣如此者一年仇家偵知以爲莫能爲也捐飽備焉及明年七月大學頭長廣見放于安藝良雄乃决報讐之意與衆俱往江都

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良雄與子主稅良金吉田忠左衛門兼亮吉田澤右衛門兼貞原總右衛門元辰片山源五右衛門高房間瀨久太夫正明其子孫九郎正辰小野寺十內秀和其子幸右衛門秀富磯貝十郎左衛門正久堀部彌兵衛金丸其義子安兵衛武庸近松勘六行重富森助右衛門正固潮田又之丞高教赤埴源藏重賢奧田孫太夫重盛其子定右衛門行高矢田五郎右衛門助武大石瀨左衛門信清早水藤左衛門滿堯間喜兵衛光延其子十次郎光興其弟新六光風中村勘助正辰菅谷半之丞政利不破數右衛門正種千馬三郎兵衛光忠岡野金右衛門包秀木村岡右衛門貞行貝賀彌左衛門友信大高源五忠雄岡嶋八十右衛門常樹武林唯七

隆重村松喜兵衛秀直其子三大夫高直倉橋傳助
武幸杉野十平次次房勝田新左衛門武堯前原伊
助宗房矢頭右門七教兼神崎與五郎則休茅野和
助常成横川勘平宗利三村次郎左衛門包常倶聚
吉良氏擊殺義英䤋之而遞泉岳寺使吉田兼亮富
森正因造大目付仙石伯耆守久尚邸請罪曰淺野
內匠頭長矩舊臣大石良雄等四十六人謹言臣等
以吉良上野君爲寡君之讐昨夜囊入其邸殺之今
仇已報矣臣等分當自殺然驟擾都下肆數朝貴其
得罪朝廷亦已大矣臣等願伏斧鉞之誅以明國家
之法又使臣等不背朝廷之心暴白於天下故衆議

皆就芝泉岳寺寡君墳墓之地以俟官裁歸死耳於
是懷中出四十六人名簿進之久尚乃留二人詣朝
以聞而歸留二人曰卿等既有報仇之志而去赤穗
後曠日不爲何也曰初大學被罪閉居於家寡君之
仇猶有未必遽報者大學既竄於安藝自是決意致
死期以必報而仇家強宗不易覬覦故延久至此久
尚又問義英死狀二人具以實對問子左兵衛佐義
周曰搜索宅中不見問家人曰臣等約入宅不敢縱
殺但其來抗者不得已而殺之耳
吉良氏隣邸本多孫太郎牧野一學兩家亦皆止書以告變
於是官發卒按驗吉良氏第得一槍三矢及兩書而

還其書曰赤穗陪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白去年三月
寡君奉命館伴　天使與共事人吉良上野君有隙
遂以朝會之際延手刃之豈以積怒不得不報耶朝
議以寡君不知所避爲大不敬賜死又命列侯持節
來收其城邑陪臣良雄等請官使指揮謹納城邑尋
復離散鄉里不敢聚居其志誠以畏朝威而急於奉
命也寡君之報然吉良氏也爲在旁諸公抱而止之
不果其志意其溘死之間遺憾無伸在奉賞食祿之
臣實有不可忍者以陪臣之賤讎朝貴之臣横恣之
罪非不自知然同仇之士相謀今不洒戴天之恥無
以盡在三之義故今夜謁上野君邸請其首以繼寡

君之志耳豈有他哉臣等既死之後有來臨于此者
願賜觀覽亦足以知臣等之志矣元祿十五年十二
月日赤穗陪臣良雄等再拜白書下在廷人皆傳觀
之嗟嘆不已或有流下者老中阿部豐後守正武揚
言於衆曰以今世有節義之士如此豈不足爲國家
盛事哉
良雄等造泉岳寺使僧開門各盥漱水洗義英首盛以
盤置之墓前良雄進焚香自呼名拜謁乃退衆亦如
此良雄又進至墓前出匕首于懷置諸碑跗上衆皆
圍墓跪坐良雄乃出祭文讀之曰維元祿十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前所謂竊生之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稽

首謹告于亡君故内匠公之靈衆皆拜伏又讀曰去
年三月十四日我公與吉良上野君有事於朝臣等
鼻賤守壞於千里之外當日之曲折固不得審也雖
然竊以鄙情忖之亦知其有深怨積怒非得已也但
不幸仇人未得而公賜死國除繼之以室家遷徙大
學君被囚雖出宮裁職仇人之由臣等不忠不材
不能折衝禦侮於前又不能排難解紛於後使我公
身死世絕一朝而亡祖宗百年之業又臣等之罪也
今乃倍朝命謀仇人雖固知非公故士之意然臣等
既食君祿宜死君事苟觀君仇人而不爲之報仰有
以慙不共戴天之言俯無以酬不同踏地之義他日

苟徒抱恥而死又何面目以見我公地下乎由是臣
等相議誓以死報自始謀此事而來棄妻子離親戚
奔走東西不遑寧所衝冒雨雪並日而食一以間覘
仇家不失機會爲務而衰老之臣若多病者恐不及
大事遂先朝露而相勸急於致死者屢矣然又恐輕
擧輙敗重爲世笑以貽我公之辱是以曠持久而不
敢發又有待焉耳遂以前夜四更往攻吉良氏賴我
之明君之靈果得仇人以首來獻自今已往臣等有
以復君而死無憾矣此匕首昔公在時割所愛以賜
良雄者今謹還上公有靈請以此甘心仇人以遂當
日之怨臣良雄等再拜稽首謹告讀畢起取盤上首

匕首擊之三乃復焚香拜退衆亦如此皆泣數行下
良雄等還至中堂見寺主僧曰臣等之事畢矣辭使
人詣仙石伯耆君告以臣等並罪貴寺誠犬馬戀主
之心不忍離君墳墓之地幸得就死于此又臣等之
願也則令閉門曰警家率衆來攻僕等迎擊之耳是
日執政急發使召諸士於仙石氏分收之於細川越
中守綱利松平隱岐守定直毛利甲斐守綱元水野
監物忠之四家邸初良雄自起事以來愼密不洩以
遂其志夜攻之時部署號令一用北條家軍法以是
無一遺佚及詣仙石氏衆尚著服被擔至是始釋兵
刀更服衹就囚罪法四家各發卒數十人籃輿以迎

之衆在四家庖人饋食必兼膳衆食飯與羹而已其
餘不食早晚外爲設他食又辭不食後數日請曰臣
等日賜盛饌非卑賤所宜敢辭不可又請曰臣等自
喪寡君來食不甘味齋以恩禮之隆不可急假私情
不敢告請令庖人日供蔬菜一品四家重違其意聽
之

十六年二月四日命賜四十六人死四家宣朝令曰故
内匠頭長矩當饗　天使日刃吉良義英於朝其罪
在法不赦義英以無罪奉職如故生殺皆出上旨而
長矩家臣號稱王仇聚徒結黨擅殺朝臣大逆無道
賜自盡皆稽首再拜曰臣等亂政犯法自分朝廷處

之極刑以懲天下後世而辱賜刀以自裁亦朝廷之
仁也良雄拜命畢偵細川氏老臣在傍曰朝命有聚
徒結黨之語夫招誘非類譸張爲姦臣等雖不肖自
知無是行矣凡此四十六人者皆委贄寡君志聞報
仇而舉事之間不雜外人今也雖得罪朝廷不輕終
人臣同死主難恐不可冒以朋黨之名如何乃微笑
起就死是日吉良左兵衛佐義周至公聽仙石伯耆
守久尚宣命曰父義央見殺不能殊死赴救爲子無
狀乃放之信濃高嶋寶永六年　常憲大君甍行赦
淺野大學頭長廣還江都大石良雄以下諸子亦皆
自流所歸鄕里　文昭大君賜淺野長廣五百石正
德三年安藝守松平吉長與良雄之子大三郎祿千
五百石

○藤堂和泉守高虎

高虎近江人仕羽柴中納言秀長食二萬石造嗣
主秀俊卒無子國除乃出事豐臣秀吉始列諸侯
任佐渡守益封八萬石秀吉甚有寵于　東照大
君慶長十一年轉和泉守　台德大君亦善視之
元和元年叙從四位下寛永二年爲侍從次年進
左少將累增封食三十二萬三千石治于阿濃津
七年年七十五卒子大學頭高次嗣歷從四位下
進爲左少將寛文九年老焉長子和泉守高久嗣
分久君五萬石與次弟佐渡守喬通墾田三千石
與季弟圖書高賢高久後進爲左少將元祿十六
年年六十六卒子高睦嗣任和泉守加侍從寶永
五年年四十三卒無子支封佐渡守喬通長子高
敏嗣任侍從享保十三年年三十六卒無子支封
備前守久陳之子高治嗣任侍從九年年四十六
卒支封大膳亮高豐入承宗國歷遷左少將明和
六年老焉初養高治之子高般爲世子先卒故以
其子悠爲嗣任侍從其明年二十病卒無子支封
大膳亮喬敦入承宗國更名高嶷實高豐之弟也
高豐以天明五年卒年七十三高嶷歷遷左少將
文化三年卒長子高嶷多病次子高兌自支封入
承宗國任侍從

高虎父源介近江人淺井備前守長政微者也蚤歲去
而游事諸侯皆不遂得委贄於羽柴秀長從事數有
功以勇敢著稍累益邑至二萬石文祿三年嗣主秀
俊卒無嗣國除豐臣秀吉授伊豫今治七萬石以列
諸侯任佐渡守蓋錄其舊勲也及朝鮮之役與益賜
一萬石

慶長五年石田三成作亂高虎與諸將擊敗之關原事
平　東照大君增其地爲十二萬石高虎素事　東
照大君至是親寵益渥屢參大政機密與宿臣駢肩

台德大君亦待之甚厚十一年轉和泉守十三年從封伊賀加以阿濃津就治焉食二十二萬二千石元和元年及豐臣氏滅益伊勢之田五萬石三年又加五萬石

高虎與加藤左馬介嘉明有郤寬永四年　台德大君命高虎曰會津樞要之地請以卿爲其主高虎聲言辭曰臣老不堪也加藤嘉明其人也　大君曰夫非隙乎對曰臣雖不肖不以私害公也　大君悅從之嘉明聞之往謝遂共結驩云

士或觖望祿薄請行高虎必款若燕餞之出刀爲餽因言汝婉他邦或不得志又歸來若有歸者待之如初

高虎年老作誡子一編言敬老愛幼夙興夜寐不起寢會禁奢靡誦經史事叉敍已所以起傳諸子孫是時未著殉死之法恐已死多喪良士冀一函于曆命曰我命在旦夕誰相從地下願知其人問記姓名而投焉投者四十人既而在駿邸亦得三十人高虎封緘而獻焉曰此皆近臣之子孫能守節效死者也請假上禁殉　東照大君嘉而聽之高虎因召見之曰大府命藤堂氏世爲先鋒不得殺士送墓自弱其兵官命如是且人孰無死終同歸泉下早晚必相見汝是咸止不死云

○上杉彈正大弼定勝

定勝父景勝事豐臣秀吉任中納言文祿四年益封會津百三十萬石慶長三年秀吉薨景勝與石田治部少輔三成謀歸國起兵　東照大君帥師東征至小山聞三成之亂留公子秀康于宇都宮引兵而西明年夏景勝見三成死天下無可與成事者因秀康請降秋朝京師七年奪會津食米澤三十萬石八年朝江都　台德大君遊其邸至暮而罷諸侯聞之曰我輩無患矣元和九年年六十九薨子彈正大弼定勝嗣殺老臣直江山城守兼續滅其家後從朝京師拜左少將寬永二十年卒

兵定會津正保二年年四十二卒子播磨守綱勝嗣拜侍從寬文四年年廿七卒無子欲以保科正之中子爲嗣正之夫人之父也不可曰均之異姓也然不若婿之子之爲當立吉良上野介義英之子景倫朝廷以請後不如法削福嶋以東十五萬石景倫嗣更名綱憲任大炊頭拜侍從元祿十六年老讓子民部大輔吉憲嗣拜侍從享保四年分壁田萬石與弟駿河守勝周七年年三十九卒子彈正大弼宗憲嗣拜侍從十九年年廿六卒弟民部大輔宗房嗣任侍從延享三年年三十五卒弟大炊頭重定嗣任侍從明和四年老讓養子治憲嗣

治憲幼字直丸秋月佐渡守種美第次子也襲封
任彈正大弼拜侍從自儉以廣氏親賢定國天明
五年老焉稱越前守號鷹山以第中務大輔治廣
為嗣治廣嗣拜侍從進左少將文化九年老焉稱
兵庫頭養子齊定嗣實相模勝熙子大炊頭重定
之孫也

寬永二十年加藤式部大輔明成國除　大猷大君使
定勝率兵定會津令至定勝乃出帖付家老家老奉
以行莫有闕事左右怪之問公何以知之定勝曰予
何先知不唯是已常作書記部署將吏率毎十日必
默撿是直江兼續教我也

大猷大君謂土井利勝曰聞定勝樓上見舞國中皆舞
足何為利勝曰臣嘗試問之殿下勿預知焉乃問諸
定勝定勝笑曰士人多無由盡知又欲布陣一見恐
隣國疑之故因舞識其面分隊伍咸陣雖舞者不之
覺也　大君聞之感歎

綱憲吉良義英之子出承綱勝之後冑上杉氏元祿十
五年義英為仇家所殺綱憲欲伐之衆咸曰君爲上
杉氏死即死爲吉良氏死臣等不知竟不得出　常
憲大君聞焉遣老中爭之綱憲益憖不朝翌年遂老
焉

近世人鏡錄卷之九終

近世人鏡錄卷之十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外藩

(一)池田新太郎光政

祖參議輝政　番大膳氏明　芳賀內藏允　土倉淡路之

光政祖輝政紀伊守信輝第次子稱三左衛門尉天正十八年豐臣秀吉授以參河吉田十五萬石文祿三年娶　東照大君第次女生忠繼忠雄慶長五年　大君益封之播磨五十二萬石八年加賜備前三十一萬五千石進少將十五年又加淡路六萬三千石十七年賜松平氏陞從三位參議十八年年五十一薨父利隆母中川氏慶長十年任右衛門督爲侍從十二年轉武藏守及父輝政薨　大君分其封爲三以播磨與利隆備前與左衛門督忠繼淡路與宮內大輔忠雄利隆者元和二年年三十二卒光政稱新太郎八歲襲封次年更徙封因幡伯耆二國元和九年爲侍從寬永二年陞少將九年徙備前寬文十二年老焉傳國于子綱政以天和二年卒年七十四伊豫守綱政嗣爲侍從分墾田二萬五千石與次弟信濃守恒能一萬五千石與季弟丹波守政倫綱政崇浮屠父廢佛宇盡復建之正德四年年七十七卒子大炊頭繼政嗣進少將寶曆二年老焉子伊豫守宗政嗣爲侍從十四年年四十卒子內藏頭治政嗣進少將寬政六年老焉薙髮自號一心齋子上總介齊政嗣進左少將

輝政爲人沈毅寡慾有大略恒言我荷大主殊遇併有大國無以報也但天下有事當急赴不旋踵之動乃割戶邸散金帛以招致名士出納之間無所顧吝又言國主之職在養士撫民治則爲藩屏亂則爲干城如是而已矣盛滿之業豈容爲一身之計哉乃遠女色抑珍玩其自奉如郡主西遊僅以爲重及薨上下駭悼

光政生五年始見於　東照大君　大君手自執刀以賜撫其首曰輝政之孫也孤日望成長光政拜受刀卽拔見之　大君驚爲執鞘納之室既退　大君目送謂左右曰眼彩電旋必非常人矣

光政夙宵就寢不寐侍臣問之不應及其反常又問之光政曰予幼冲入繼父祖之舊併有大國因念何爲而得教養國民晝思夜慮焦心勞意食不甘味寢不安席昨聞儒官講論語始悟爲君子備是以教養國民然後心靜有足實得熟眠時年甫十四

光政見京所司板倉勝重問治國勝重辭曰老夫只治閭閻獄訟耳何知治國之道光政曰君尹京有聲迹必有光教也請問之勝重曰治民以寬譬猶方盒時

跋圓抄寫之也光政陶之良久曰其奈四隅有餘何
勝重曰唯唯否否老夫事　東照大君多見智謀之
士也而未有少年潛思經世如君者因慕君之明敏
必欲四隅整飾如棋枰畫罫也望治國以寬不則民
不服也故云爾
光政爲人器識朗抜有弘濟之志寛永九年徙封備前
乃欲得英傑而任政旁求諸四方聞近州中江原藤樹
道德節高厚禮聘之原辭病不就使其子及諸弟子
仕光政渴仰益甚遂俯爵予音問相望屡朝江都來
往宿于大津驛使人邀之待遇優渥咨經義及時務
及死設神主喪秩親祭之舉熊澤伯繼委使刑政諮

詢百事伯繼稱次郎八後改助右衛門號了介京師
人也初仕光政居五年行隱於近江桐原學于中江
原光政雅聞其有逸才正保二年又聘爲隊伍士長
賜祿三百石是時伯繼年二十七居數年光政益知
其有經濟材遂擢伯繼執政賜邑三千石時年三十
二伯繼既被登用欵誠奉國知無不言以敷化安民
爲務爲久遠之計不求近功小利當國專柄凡可八
年國富政治光政亦躬衣野食經倫庶政又廉察孝
悌力田賜以貨賂勸勵無息是以民德一新淳
厚成風●
童子如伊勢將謁大神宮或人東行途諸塗被使者問

其居曰備前從者戲之曰汝僞也非備音焉童子兩
曰詐僞欺人備人皆恥之且國大禁也有女爲娼於
姬路者族主人善視之既女將去乃封散碎銀以呈
曰薄以表寸情主人不受女泣曰妾在家也常聞熊
澤公之教食恩不報非人也主人感嘆乃受
光政居身清約非食惡衣而盡美於禮服祭先公宅兆
設宗廟與　東照大君廟亦皆致莊嚴一據禮制及
脩溝洫築堤坊之類大凡係於國事便於人民雖萬
金之大不問其費蓋此蓋從熊澤伯繼之教云
承應三年備前大水民居墜壞或流沒光政發藏賑之
而尚不洽國中也於是乞　大府貸黃金四萬兩盡

以爲施金使有司循視封內人民舍審視之與金錢
及米穀而行至於家臣若市井罹災者亦皆加賑給
丐兒入岡山者造廬舍爲獨食之封內由是安堵其
明年大饑然民無有凋散焉
光政雅惡緇徒美衣玉食蠹財惑民也將欲沙汰國中
僧尼屏猥蠱穢者並勒還諸俗熊澤伯繼因贊成之
又發令悉廢淫祠若載祀典者則新與官祠崇奉祀
之慶長十六年以來禁天主教而來縣官命緇徒廉察
之是以上自公侯而下至士庶人皆歸依佛門光政
以爲浮屠大抵東西南北之人多不可信不如嚮令
世著其土爲可尤信也乃謁諸縣官發令國中以廟

令代緇徒讖惑邪教者至於季斗佛法衰儒教寖布
光政恐有司或以法編民民有不心服者寬文六年
會重臣諸司衆士以書諭之曰神儒佛三教　東照
大君治天下皆兼用之夫神以正直清淨爲本儒以
誠且仁爲首佛以無慾無我慈悲忍辱爲先其如是
則三教雖殊兼行不相悖爲無僞於世今且神儒二
教衰矣唯佛教隆盛大行乎天下予熟觀其爲教者
有慾有我堅貪邪見十八九然而自掩飾其非欺罔
愚民曰予與汝拘足凡人也豈得能行尊卑雖然唯
依倚彌陀日唱佛名或唱題目則死可成佛趣樂土
是非勸善懲惡乃所以勸惡也傷風俗害人心莫甚

乎是嚮使　東照大君睹今日佛教則必當排擊擯
黜豈肯與神儒並用之哉封內緇徒毋說此邪教又
曰予聞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婦不織或受之寒夫
國多僧尼乃使民飢寒也僧尼自識己之非還初服
者可使之有常產若不肯棄邪歸正則擯充墓戶養
居佛寺可也毋使至飢渴令處諭寡產僧尼悉驅入
之禪儲固非其宜也君子導之以德使其自來徒弁
於口舌之間求也僧尼若有病者老者愚者尤加惻
恤毋使失其所又曰識則明明則正直凡我士民識
其身據己惑勿失正直其設心無慾則雖事佛浮屠
何爲不可又曰自非灼然明達神儒者不可妄廢寺

黜僧雖明達不惑者寺有先塋則施僧如舊但毋妄
施而附益其奢又曰廟令固守清淨之敬毋妄爲華
奢毋妄爲禱祝或民蓄財又曰眞知尊神儒與佛法
者先識後事喪祭之禮可以漸興之夫人死魂歸于
天魄歸于地是常理也由是論之歸地之魄不若速
朽之愈也雖然使土親近親膚速至朽腐孝子仁人
之情所不忍也故葬有其道矣祭須守身分以爲禁
奠夫喪致哀祭致敬是之謂知本天地之道易簡也
毋將泥陳蹟而徒事繁縟只要知時處位
光政變俗趨奢侈穢義難行大會衆士諭之曰士辨義
利爲第一義見義不見利士人之行也知利不知義

市井之氣也汝衆士欲爲士人耶欲爲市井之人耶
須猛省焉汝衆士奢靡無度則衣食之費踰于邑入
仍多貸金以濟其慾猶不知足也是以削殺祿糞其
償貴顧一己之利不顧他人之害但知貪利以自私
耳以故天憎其頑愚荐降饑饉以儆汝衆士衆士於
此艱之無術皆以歸遺于我躬予數下節儉之令慮
有此患也然而汝衆士反以儉節爲吝嗇而賤之以
奢侈爲快活而貴之其無他焉由不知道也夫不愛
家奴不撫邑民廢朋友之交絕慶弔之禮專役公役
咸乏其具而常以聚貨財爲意是之謂吝也儉云者
割一己之奢撿妻子之奉而交際有禮子視家奴撫

郵邑民軍役公役咸有其備之謂也汝衆士絶無廉耻之心役無忼慨之氣一年穀祿盡供一己之奢與妻子之奉耳是以家奴邑民雖飢寒不肯捐愛軍役之具公役之備共闕乏無有然而居恒妄謗道學不公淸奉公頑愚之甚謂之何要之奢之與吝跡異心同共出于慾也

光政平居被服於儒以君子儒自居雖在政事繁劇之中手不釋卷又甚好雅樂親題謁匾曰懈心一生自發自棄擧世譽不欲進擧世毀不益退常慨喪亂之久教學頽廢人不知道於是寫明州府學於岡山新建學校其子舍設師導廉諸生六藝武技諸當講習

者莫不拳備乃大立學規記諸其壁其略曰古人爲善惟日不足何也蓋以人安肆懈怠忌義廢職則喪己之良知也夫德存於中是謂仁義形於外是謂文武猶華之與實也良知明則此德自生是故我黨會集相訂以致良知爲宗嗚呼人生難得聖教難聞同人難逢今也併得三難豈不至歡哉而飽食煖衣虛過歲月則天鑑在上可畏可愼又曰雞鳴而興盥漱櫛整衣端坐熟讀經傳靜思默識反身踐實勿放心於書册上又曰食終則當彎弓試刀夫文止戈爲武即治世之具也勿包藏妬心而有殺伐之氣又曰禮者撿形樂者和心故學禮樂者不可無和順之心也縱不學禮樂形順於外心和於內則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也又曰朋友相交敬讓和睦講道輔仁有過則規之麗澤相潤鍼礪相磨救急難賑貧困以結同胞之義存萬物一體之心勿蔽於一己之慾而昧良知之明也又曰議論不合則虛心待之傲爭氣相加至於詬罵非進脩之道也或好評論人之短長或譚閨閫之細事不徒無益而大害於事夫言者心之表可不愼哉又曰規諫道耳照勉容之尋繹攻過猶手足傷則藥之也此曰花園會約光政親臨勸勵振士風郊野亦寘師教陳教育子弟後又取津田重次郎永忠議別興學校於

閑谷大建聖廟光政於偃武後首興學化民君子賞之

光政恒憂徹法廢聚歛行因欲覩聖人之法乃作井田於和氣郡中親臨勸稼穡又倣社倉法出米六千石而貸之民取小息以救窮民嘗召郡宰命曰汝等以爲民食糟糠者也殊不知黎民亦均是人也日爲穀食固其所也但爲政之不善其所不當食者至於不能不食豈不哀哉夫國富民足一夫無失其所是主上之所大欲也然以一人之身而獨爲天下之政力不及也于是封建諸侯以剖國土託以黎民予又以眇眇之身而獨治主上所託之民難矣故又割戶邑

以屬百官也由是而觀之國郡皆主上之有而非已
之有也如以爲已之有貪戾慠逆飢寒其民以放主
上之命其罪大矣雖然非謂慈悲之行一民不殺也
苟有傷俗害風雖百人之衆不可以弗誅也
寛文中光政舉津田重次郎餘用夫兵衛森半右衛門
等之橫目自祭祀廷禮蒐狩武備獄訟賦稅以至百
爾政事無不預聞又家老番頭以下有過有非則面
質如誨諭有嘉行則雖小善也必以聞尤爲重職光
政乃召家老宗室命曰吾非之不壹是在脩其身然
後舉措諸家國而已余不德固多過誤矣然與卿等
脩舉整頓事則風變俗易封內可化矣今法令之不

立風俗之不止措而無治則不忠于　大府莫大焉
予因增橫目員爲三人足　大猷大君置大目付之
意也乃令橫目光匡救我過然後及家老宗室以下
也夫家老宗室國之柱石職重身貴士衆所矜式也
而其身不脩則大害于國政大約政事不行由重臣
不奉法令橫目諫諭卿等而三卿等不肯則予不敢
赦如以嚴刑又命橫目曰橫目職事委任萬事專圖
國是非他官治一事比汝等三人不避強禦忘身殉
國張膽明心日以擧卿之職苟不稱職予處以嚴刑
自今三人可同會評定署初津田重次郎永忠爲近
習宵當不綴商光政召問曰鐘鳴何更永忠爽然輒
應曰臣今坐聽不知何更光政默然既退光政獨言
曰可任大事矣擢爲橫目永忠時年十八家老諸臣
會評定署事畢附諸永忠進曰是政署非附諸所家
老見于光政語以其事光政悅曰睹事敢言果如我
所料矣永忠入自東而退光政歎曰有才無双若不
馭以其道則必爲國害矣其後綱政永純擢永忠爲
執政更稱左源太
光政嘗與列侯朝　大府列侯各論國家所以創業光
政徐謂曰三形原之役　東照大君戰且敗中人爺
髭　大君度不脫及之夏目正吉長右衛門在濱松聞事
急馳至挽轡諫曰勝敗兵家之常若第疾走臣請詐

易以誑敵乃挽回　大君馬首驅以矛鐓遂與其騎
健鬪皆死　大君因得免以此觀之是時微夏目之
死爲鬼如何得構　大猷大君聞而然之
光政如江都船經兵庫海夜遇颶風飄蕩將覆從者
皆病光政獨爽然端坐徐命船泰行曰死生有命當
和平心氣以指麾水手既僅得達岸居江都甚雨大
震將問　大府還戒駕而朝入城徒行三侍臣一顚
矣從爲雷墜三四步外以響振天地從者膽落僵踣
光政亦背焦見沒人震死顧呼從者觀之神色泰然
無殊平日
光政行鄕邑畫憩民舍庵人供饌光政少食之叱曰羹

有沙庵人乃書曰今日風勁揚沙蔽主公日中有沙
爾何有於羹請可嗽而食焉光政忽忽解曰然因食
之謂曰汝之言是也予過矣途中見蜂結大房杖擊
破之數百蜂出潰亂群飛不可嚮邇從者蒼黃辟易
光政奏然立亂蜂中不避毒正色謂曰嘻汝等見分
蠶蜂針猶避若而逃畝為尺劍所刺且奈之何
光政嘗使儒者講孝經爭臣章因謂家老以下曰卿等
能熟思於斯予建必諫中川謙叔在最下坐進曰公
之言及乎此實國家永久之兆矣然公大有嚴威而
聰明絕倫面有癥痂風標不揚眼光爛射人適會有
怒人皆懾怖不可仰視其如此也孰敢犯嚴諫之[illegible]
公先和顏色賞諫士則言路開尚亦有益哉光政然
之善其諫言謙叔稱權左衛門中江原之門人也
光政謂曰予幸近日稍無大過泉仲愛答曰君自以為
無過是臣所惡也光政勃然作色入內仲愛退翌日
不朝光政因召見相歡無有芥蒂于心仲愛稱八右衛
門熊澤伯繼之弟也
老臣池田大學嘗以大珊瑚為荷包上墜曰捺子光政
觀之心憎其華侈於是親灼火筋鑽木欒子以為捺
子佩以視嗣乃召見大學解佩以賜曰荷色雖惡也
墜曰捺子則予所自製矣大學拜而受之日領次輒
即以為佩卒廢故佩

光政謂三宅大道曰汝居京師有何奇事大道對曰近
日有番華京極黃門者大治與僞共價與真同大
欺彼都人上可憎之甚矣光政聞之有間曰是固可
憎焉然而未至害人之家國也若夫奸臣佞士貪智
欺人以竊爵祿是乃僞賢者也卒至利口以覆邦家
世間可憎莫大乎是常恐吾國亦有如之者也
光政曰為政必在威與恩恩以臨之民乃悅服而親其
上安其土威以糾之民乃畏懼而勤其業無敢犯法
也故恩威兼濟可謂寬猛兼然其行恩威也不可弗察
下情也欲察下情則不可弗學道也是以為人君者
當學道而措諸事業也
又曰為君獨佩名刀何益之有但綏撫士庶使其所
佩刀各砥礪銳利則橫行天下孰能禦之
又曰凡士以勇為尚然也人動不知大勇何耶知義可
為人或毀之止而不為知義不可為人或譽之進而
為之是怯非勇也大義之所在被千萬人毀不為沮
義不可為被千萬人譽不為勸是謂大勇也故以義
為質中立不倚無奪乎外誠可謂學道人矣
光政疾病醫北山壽安自京師至入見案脈退而歎曰
公誠君子也惜乎病不可治焉視國中素朴而感綱
紀備布厥漸而行光政初臥於內寢至是自度不起
盡却婦人遷於外寢而卒

光政歷事三朝甚見貴重名譽藹鬱海內之士畏服如
神慶安中丸橋仲彌與由井正雪俱謀逆也謂其人
曰宜先了備少將不則大事不集矣非醫玄悅嘗入
見出而謂人曰溫恭而不可犯寡默而可親其言也
中其行也法豈非君子者乎從備為政凡三十年政
行民服謳歌忻戴及卒自官民庶莫不愁悴焉老臣
相議諡曰芳烈襲祭悉循儒法禁絕俗禮蓋奉遺命
也塑眞容於閑谷學校尸祝尊奉焉云
芳賀內藏允初為右筆輝政與諸將攻岐阜濃將報
捷江部使芳賀執筆會城中火起延及藥櫃山[illegible]
響陣中震慄芳賀怡然不省輝政甚異之賜采地二

千石及利隆立與番大膳氏明並為老諸士或有因
而請者芳賀則叱曰此為人臣而可言者也哉而不
以告利隆利隆不肯則犯顏諍之乃出而曰此君之
德
大阪之役利隆次長柄大阪近邑逗留使弟忠繼忠雄蓋非
利隆之罪監軍誤之也不知者或以為觀望輦下因
流言曰茨城兵之陋於尼崎而城中弗救弗納者係
武州戒志長柄觀望可相證矣　東照大君聞之弗
擇命按之既正監軍罪始是推尼崎巔末利隆驚惶
使番氏明辭焉諸老臣謀曰國之存亡在此行也氏
明曰事不就予必死之乃至二條城　大君引見詰

責之氏明蒲伏對曰尼崎要地戍臣奉國守之命不
敢失墜片桐且元[illegible]豐臣家柱石雖新歸順而誠偽
未的其陽抗大阪陰合謀叛要地亦未可知苟若救
之納之臨其變計戍臣噬臍莫能及矣且城中寡單
苟分兵助之餘衆不足以備不虞果且非僞而拘於
職守不知變通乎亦唯要茨城一支兵而已要地之
固自若也與其失職速咎上得大命下累吾主不猶
愈乎是以戍臣熟圖以從事謹伏斧鑕　大君
辭色俱厲曰吾辯支吾雖可憐而武州當自知事實
不可測乃起將入氏明拔佩刀趨進曳裾攬袂曰武
州公雖非吾大夫人氏之出亦是殿下外孫曾孫恩

義豈有乎何見外之甚此事今日不自使稱[illegible]曰
因大號　大君降色曰孤既諒之武州其慎後
明稽首有愆于前宜創艾以慎夜武州公忠識謹
恪終始一節無愆後更何慎其殿下猶有所疑也
賤臣甯闘依及命　大君曰善武州赤心恭白孤
無復疑氏明九頓首而出　大君目送諸侍臣曰
汲父大[illegible]宰相國人也長湫之役團其死鬭戰頭
受餘賜體朱散鞋焉而回首存宗祀後又累功升
為執政亦今役如此實有斯父而有斯子也武州
得良士嗟嘆久之
光政將舉人召老臣謀之土倉淡路曰中村忠[illegible]

可光政從之淡路與忠雅不協至是忠往而拜之且
請解宿憾淡路曰薄擧爲國也私怨如初

〇津輕越中守信政

信政右京亮爲信之曾孫也爲信家世事南部氏
至爲信起大浦盡有津輕地城弘前爲治所地廣
兵強南部力不能復制也天正十八年豐臣關白
秀吉師歸東伐北條氏爲信馳詣行營乞降時奥
羽諸侯未有納款者關白嘉爲信先衆而來即賜
朱章爲津輕主食四萬五千石慶長五年上杉石
田之亂爲信屬義軍西討十二年年五十八卒
越中守信牧嗣　大府益封以上野之田二千石

寛永八年年四十六卒子信義嗣任土佐守是信
政之父也明暦元年年三十七卒信政時生九歳
及長任越中守割邑五千石與弟信英寶永七年
年六十四卒子信壽嗣任出羽守享保十六年致
仕長子信興先卒次子信著嗣任出羽守延享元
年年二十九卒子信寧嗣任出羽守後轉越中守
天明四年卒子信明嗣任土佐守寛政三年卒無
子以支封左近著高長子寧親爲嗣寧親襲封任
出羽守後轉越中守文化四年北虜擾蝦夷津輕
舊與南部氏交代戍蝦夷以備北虜於是寧親乃
遣諸將航海往救之盛岡同發兵仙臺秋田兵亦

繼至及爲應援共拒却之明年　大府命寧親增
其賦爲十萬石叙從四位下以賞其勞南部氏又
以功爲二十萬石寧親壽割邑五千石與支封三
十郎親足上請爲列侯親足者信政弟信英八世
孫也

信政曰人不可不知耻也不知耻則放佚怠傲遺吾家
業覚廢士人之道事事無若人矣甚則上貽主君之
羞辱下汚祖先之令名以孝爲凝此皆由頑不知耻
也

又曰左右之士心將曰莫樂於諸侯予則以爲莫苦於
諸侯何也予居江都則思國政在國則思　大府勞

及列國細事又莫不陶焉豈有一日間隙乎且世間
萬事莫難於國政自文武有名之人而至技藝者不
愛禄廣收之不獨爲自己[illegible]訓練士衆也乃所以
事　大府也封内黎民皆　大府所託而非吾之有
也爲政之不善大厲其民則何異于謀逆乎日夕心
存于此則兢兢業業怵惕之不遑豈知諸侯之爲樂乎

信政見諸士先期朝服会漏報期輒作趨朝茶盃在手
措而不飲焉戒駕將出又如此無有差刺

貞享四年十月五日信政坐那須與市資德嗣鬪書
杜門停朝參信政乃命重臣曰予既被譴杜門猶恐
闔城之中也上下同食膳勿貳味爲内宜愼火寢上

及此時須習已業病生于蘊結然演習劍槍則恐聲聞于外但可講習文武之書於是每日會世子家老用人近習共講習武書自娯邪營塁之法而至部伍進退之事身自諄諭指畫又與世子從五六人總騎驅內備禦不虞晝夜各一雖甚雨大雪不欠其數至明年四月十六日見釋新參乃止

侍臣間膳羞將退信政問曰邸今魚鳥市中尤多者何侍臣應曰臣不知也彼無有知與曰然一雉不知者信政不擇曰最爾汝必有驕心也不然大體也夫國隨四時各有産物也若其土諸色有無遲速皆不之知可乎若貴不之知則四序轉移必不能知況彼

士人之道乎是非大體而何若以爲鄙事可不必知則傲然自托大不知己分也是非驕心而何夫有驕侈之心者必慕士道違民情取怨其如是也及有大事難得爲己用汝能察乎此識靜勿驕儉素勿侈又謂左右曰遺君父或謀弑逆逆其所以皆出于驕侈也不可不慎焉

信政擢士爲老職必面諭曰汝累功升爲老職上顯父母下庇子孫可謂無窮之榮矣然又有無難之禍也何則蒙寵者身貴任重輔君秉柄衆士所具瞻而非處司之比脫致有邪枉主上怨民咨則不可不自殺而謝罪也念念存于此則何暇遊佚娛樂昔者北條泰

時勵精庶政諸勿無怠春不窺園偶開窗見之花候既過紛然委地因浩歎曰人生匆忙無一日暇花不待我豈不哀哉乃作和歌以抒其情云嗚呼家老之職可知於此故曰汝有無窮之休又有無窮之恤也

信政嘗詣吉良上野介義英大爲享宴義英素名驕揃飯出不食蓋伴食者私問之義英曰飯惡不嗛於口信政之責膳夫膳夫色變忿然獨言曰多爲飯擇薄其善者矣有不可下箸乎借令有之強食之亦賓之禮也上州公驕而無禮可謂甚矣我且撲殺之乃援刀而作在坐驚抱止之信政亦來觀之乃柔色謂曰飯不甚惡矣在坐皆恐膳夫開罪信政反善其氣節矜矜而不問其罪待之如初

信政英斂有智爲文武兼資至於技藝觸類洞悉每日威儀正動作有度自少至老一無惰容大聽文武興能士使訓督衆士衆士子弟有俊秀者輙與俸祿以振厲士人之氣博求百工使留焉乏用巡歷鄉邑褒賞孝友力田賑卹孤寡貧窶以備撫百姓之心命諸司墾藝荒田大盡地力廣樹竹木繁茂山林津輕本蝦夷之壤其地雖廣風俗甚陋及信政治國修明政教文武並用矯國革俗封內一變元祿中　大府大擇諸侯可任大事者得七八信政爲其巨擘云

○細川越中守重賢

寛延元年夏重賢始就國令曰聞頃者有貪邪汚穢之士是由予之不類耶抑以有司用人有私也夫汚吏在官貪婪厲民間有懷誠抱志者咸畏懼官長鉗口令邑是以下情壅塞終否莫達自今而後無貴賤有欲言事者各圖其官長封緘以聞予親覽焉於是上封事者衆後請日遠凌吏庶迹內外整肅

重賢欲得俊傑使任政咨重臣謀之竹原玄路鄉節十日藤名野平太在偶儒有才略治國安民是其人也請厚禮聘之或又薦一人重賢欲從之玄路固執不可重賢怒起將入玄路趨進攬袖直諫切深重賢感悟乃舉勝名為大夫參行委使國政待遇優渥勝名亦

焦心竭力弛張綱紀總攝內外當國專政凡二十年國富政治人有能續食邑三千五百石

寶曆四年建學校於羅城講文處稱時習館銓叙學士以充之置教授助教訓導句讀等十餘員演武處號東榭西榭亦置句讀略而至弓馬劍槍師數十員使守業競習之於是上自家老大夫士子弟而下至庶人俊秀日入游處其中乃大立學規紀數勸懲挨齊能鼓訓厲有志重賢在國正月入學使教授官說孝經而躬恭聽焉還自江都則先登中城入政府及學校而後就花圃之館將如江都亦如此後世奉以為定例又設為再春館以為醫人講習處謂治醫事者不可弗知藥草也大開園圃多蒔藥草號曰繁滋園於是乎教化大行文學之盛比上國

肥後法律本有死放二刑耳重賢謂見放於遠邑者動輒失衣食之業窮苦之際從萌盜心卒為良民之害因與堀勝名議始制笞徒黥三刑罪輕者笞之差重者黥之或削召以服課役大則五年小則三年此拘徒刑徒刑者置於一舍每日自朝至暮役於作院其傭錢與三之二其一以及原遣之日算以與之聽在舍則捆屨織席以鬻諸市由是罪人見釋也即以傭錢與所業者為資本各服產業為良民者亦衆

世祿之弊易流於游惰放佚且害於後進官路重賢因令曰我家亡論舊臣新家舉皆世祿今也私邑日繁公入愈減難乎賞俊秀殆非先公川人材之意也今新作抖擻官於慶安二年以前是為舊家以三年以後為新家舊家世祿新家則否雖新家也子孫間閑或俊秀不在此限焉舊家與不減俸其才不才耳自此厥後新家之士致仕或死沒官長詳察其子行義及材藝其以狀聞則稽計父之勲與其子之材節有秀異則優賞賜給不則斟酌減之又若馬官醫師以技仕者也乃盡與俸米替其能以制其食以是黜陟明勸懲著庶士子弟各砥礪成業云光尚忠利之子光尚卒于慶安二年卒光尚之也吉原蘇之役殿後不復用于我敢以其死之年分家之新舊也

寶曆八年命有司羅聚新置義倉於各處儲備凶荒及
秋之際民有不給即用此補之米價貴踴則賤賣之
以賑商賈天明中天下飢饉民以爲餓殍山林難殖
地力有遺開水足王房五郎兵衛熟於樹藝使之行封內
相土植木道畔水濱一有曠地必藝楮櫨使有司督
之於是山林繁殖民亦不知饑業乃發令樹桑畜蠶
收繭直紅女於上國使民學之季年其業普布
重賢以爲民猶貧殷也命有司隨宜減除歲一萬五千
石卹窮所用紙及器筆蓋以賦民而蠲除之民戶地
稅不輸其土美惡咸視於十腴曰嘗聞先王之政一
夫與五畝之宅也降俗澆纖不能行其政隨其土賦

之可也乃改革舊法有逋租則執其父母妻子囚諸
水牢中刑誅求其逋重賢聞之驚愕曰不意有此慘
酷之刑也亦併除此法民戶爲糯米憎其美味貴者
徒爲茶食因爲禁斷曰欲薦之祖先則收穫之秋先
薦其新可也胡必用此物爲蝗螟起食苗葉則徧捕
賜餘齊使灌田去之其他於民利知莫不爲也於是
齊澤滋潤百姓驩虞及炎隙之日戶作蒸沽酒款重
賢位以供之猶祭神也祭竟闔鄉男女重者鱗萃飲
讌歡呼終日號之曰國主祭歲一爲之
重賢神宇英爽幼好學尋詩年老手不釋卷出則必携
持尊崇經籍端坐繙之讀竟愼捧放机上雖忽遽之

間未嘗有委於席也少壯引見服元喬韓商維馨蘭亭
間業厚禮待接之言必曰先生爲布衣歡而最服於
元喬常謂郡政元喬商身傴不欲見諸侯也而
大賦重賢優待幾來見焉因細川越州賢君也尋蔡
老者矣元喬致厚餽其學又聞維馨遺子無依收爲
夫人作文坦寄在江都邸秋夜寂寥乃凭欄望月因
命絃卑賦文友多爲息乃作懷舊詩曰龍濟邸第夜
蔣閣明月西風獨倚欄筆似木華東海賦樓同庚亮
武昌看昔時高興空歡罷今也朱絃誰復彈獨坐蕭
條懷舊處秋來白髮不堪寒
重賢嘗詹擊鳥而懼妨於稼穡每出必使從者步大

路命曰汝等且息於民舍若有乞飲雖一椀之茶必
償其價可也躬以數人遵塍而步不敢蹂稼蘿視者
不知其重賢耕者不變也
重賢有幹力好武事弓馬最妙嘗張方八寸候射百五
十矢不中者一
重賢沽簡寡欲質素率物飲食馔薄未嘗重味綿紬爲
衣垢則滌之所服儉陋如布衣矣籐倚有憩息之餘
重賢謂曰身倦足疲藉草而息猶足以忘勞何用此
館爲卒命毀撤之治城西南有三層樓最宜眺望亦
廢之水前寺村有別墅焉林泉之勝尤爲奇特重賢
嘗遊焉嫌而毀壞大半獨存小亭耳東行宿於醒井

遂侍臣晋語其鼻䶊重賢聞之言曰衣支暑食癈飢饑寒驟雨露則是矣然則此鼻雖䶊也可謂多矣

重賢在江都時朝雨奴將傘之誤擊其頭既而有司請罰之重賢曰吾予卒然而出以觸傘也奴非擊我焉嘗田使奴提器奴蹶僵而壞之侍臣爲奴懼重賢聞而曰無傷耶不問器也饗於其邸取挽皆箸謝主人曰予欲如廁年老衰德不能須臾忍也請恕焉乃起侍食者進捐之重賢私之曰予將喫開睨之乃空器也故虛託而與予復坐鄉則以宅辭請易之必勿告主人不則奈庖夫何膳夫聞而感泣其委曲恩厚類如此

重賢嘗値歳儉減士俸而憂其困苦也所食唯一品侍士諫曰恐有過下之謗也重賢曰祿減士貧情有矜傷思欲與之同憂故如此夾帶裂修補用之左右曰爲堂堂大邦之主而用補綴之物可愧之甚重賢曰衆士貧弊朝不圖夕故不敢新作也曰使其無不當重賢愀然曰予欲爲之而力不能也

重賢用人無方隨材銓貫雖農人賤豎有文學秀異或材足幹蠱咸加甄進素所賤者有罪則原之素不協者材斯拔之蒲池喜右衛門正定爲内務資性剛毅重賢田令正定牽犬正定不肯曰非臣之事也嘗命掃延内則又不肯曰是小臣之任也數市太郎安骯讜不俯仰順時重賢皆擢爲奉行以戒大奉行官稱其器大允人望重賢恒言予嘗失不棄人材也或問用人曰唯用人人所善而已矣

重賢後房不滇侍妃夫人久我氏目盲矣而撫睦不衰夫人謂曰妾不幸喪明伏以閤下未有世子請畜侍姬以圖國本於是乃始納二妾而恩内寵之盛或妨邦政痛裁抑之僅與朔日糧黄金十兩及生公子少增之而已

○上杉彈正大弼治憲　叔祖式部勝延行狀吏序　曾綱先祖秀所閱口譜　稚神保傳矣

明和四年治憲年十七襲封憂國貧用不足大發節儉之政以爲封内之儉自宮中始宮中之儉自閨門始於是先議減女員家老色部修理曰房中婦女太半先太夫人之媵也難出之治憲曰吾意已決矣乃建尾邸告以其故悉還太夫人之媵女於是僅留九人耳老内人有一女事夫人亦在邸中乃因色部修理以請曰一女不受公養竊畜之私室修理以聞治憲曰私養己室特許之但我入閨門不許其謁見翼日治憲又謂修理曰昨日之言夜三思之我過矣何則我少年娶女絶美家衆或謂我愛其色特留之則儉政乃不行老内人所請不可得許也修理曰君命臣已得今又改之恐不可治憲曰聖人不吝乎過則勿

憚改我不佞前困於思慮過許其請今悟其非故決然改命之辨重于發言則請謂之曰昨日所命彈正太過與千萬并謝請可避其汝之子我如此爲謝恐辭以爲恥也我則欲使五六千臣與封內庶民悉得其所而大發此儉政冀望其備行封內夫謝婦人與不能求祖業其恥孰大孰小不辨可知我以酒大恥爲事瑣瑣小恥雖得十百固所不辭也遂令老內人出其女於邸外自此食不重味衣內外着綿以身率下初治憲爲世子也衣食之料歲黃金二百九兩恒言我國衰封衣食之費即如今日則庶得以救貧民乎主足服如其言是以數年之後封內化其教儉政

大行

治憲始就國召見新屋長藏岩瀨涵養穴澤查齋笠原有兵長藏知國故事涵養明地理皆年八十餘查齋通經史有兵善書皆年七十餘治憲賜四老食先嘗之使各言長藏曰臣祖父在江都會嶋原亂起一夕大府召先君先君以爲有師命問老職曰寡人明朝不歸邸卿能成師否對曰君受命與親迎先行臣請整軍及之今何今也開年一朝戒行數月或有不能具其裝者夫嶋原距江都三百里而適欲從君致死孰與江都距米澤八十里而近欲行以致奢侈升平之習人唯知奢靡所齋衣器多乎戰伐之用足

以難供耳治憲大然乃令從省約

治憲在江都日夕讀書或馳馬擊刀未嘗出遊然値四時佳辰必謂左右曰梅莊花開盍郊否來觀山飛鳥山賞櫻者頂背相望杏挑園之挑內原之牡丹逍日何如鴛鴨有菊海晏寺有楓海掉遊舟以釣沙魚樓觀明月而爲歌詩是皆一時樂事汝等有間暇盍出遊焉乃使衆士進暇遊行左右或勸郊遊則曰聞汝等花月之興其樂賢於目擊家老喑治憲勞心書籍恐其或發疾因屬從頭莅戶鵬從容勸遊郊頤神治憲曰鵬爲我應家老曰厚意感謝既而鵬見斯命遊郊鵜糸間聞之治憲曰我且語汝以其故夫花月之遊持二木具整齒簿而行汝以爲有與乎即欲微行以取興萬一有不虞其如之何或者市中整衍主祭散隊唯從道羽乎恐從者不肯遺省夾刀而步乎又不背非徒然也我性下戶酒興甚希故遊郊食畢唯觀汝等酒宴耳慮歸途遠將欲命駕歸則汝等酒興未央因恐未徧於奴僕以是又倚柱吹煙久之雖名樂花月實步勞于此抑步行和身乃平人之事我每出乘轎足不慣步強歩二三里乃覺疲勞臣附何和身之有若每日五十回爲郊遊則能慣步行或是以和身養生乎如此不獨勞諸臣又負好佚遊之名也我居恆執木刀或乘馬足以養生何必用強步出遊

哉雖然衆老厚志樂頭無用人其謂何因而一顧焉我甚好乘馬内馬場隘且短不足馳馬故恒乘於外馬場然從者有數而又有馬官有司警衛尋出不知勞幾許人矣我是以不能數乘或欲乘而止亦或有之夫外馬場人所閲觀者唯東方耳若造板屏障之則猶内庭也我欲乘時廐人牽馬來運習則受之朝夕得隨意乘馬而無勞多少人則予之樂莫大乎是養生之道又莫大乎是鵬以告家老家老乃使監工官造板屏其費三四金治憲又謂鵬曰前所命者我大過矣昔漢文帝欲作露臺其費百金曰是中人十家之產也遂止之況於我小醜川度不足家衆俸祿減半累年夫如此之身雖屢屢三四金也取供一已之樂事豈不大過乎遂命止造板屏

明和八年夏旱大雩不雨治憲憂懼昧爽素服芒蹻徒步以登愛宕山自禱禱食頃雨至不閒一聲雷下山左右傘之顧曰昊天降惠何為禦之不傘而還民皆泣伏流潦中城中士女又感雨泣向公宮而拜雨一日夜沛大蘇

九年二月江都大火櫻田麻布兩邸焚士欲辟荒田而興國利長幼卑尊數千人皆就耒耟于田野者乃甚至治憲又與諸執政步行田間備撫慰勞田利大復災後衆士欲省費用無役不服福田橋在南郊廢為水所壞衆士引石改作治憲東歸注橋駐馬而下步入橋下衆子仰見曰衆士之力乎何其勉也遂步度橋左右請乘曰衆士手作可以馬蹄踐哉聞者感憤江都邸之士亦欲減費相與作雨具匣治憲出拜新年數日匣多敝僕人請命工改作扈從頭茬尸鵬止之曰勿改三百餘侯誰有命士總君子製衣籠者我敝惡勝他完美矣終不改作鵬字子宏稱六郎其備好學有文幹雖居劇職文雅之樂未嘗廢也

作國郡賦民一野民新助貧衣料錢一貫文特應調吏不受曰調富民而已貧窮不與焉新田均君之民也置之去既又請役于江都役一期常超人及與顧錢獨新不受固與同辭爲減其半後強受迫歸輸盡輸之吏有錢十六貫文問有所欲否無固問曰我先曰藤卷丹波嘗以私財辟一野嘗賜予書勞之予孫寶爲重小人失火燒之常憂嘆爲不止燒其寶不得繼祖業死者不知何以報地幸有此役以爲是報我先之秋也故不愛四體致償爲一分受錢非素心奉事爲命復其田作予書畀之

米澤北郡之婦欲織布獻之除室漆不日不足成布一端既造里長請獻長見其恭敬之狀致以告縣吏縣吏異之持以獻新治憲即召工示之堅不得制使強制之服翫朝三日曰不厭里婦之誠敬

治憲爲人恭儉好學夙從尾張紀德民執弟子禮襲封
之後彌志于經濟恒延致德民于邸諮詢百事呼必
曰先生名也米澤建興讓館選俊秀數十人爲弟
子石口有房若南原原俗尚武而有方與番原中相
言曰我原唯武而有方以文尤逸樂莫入尚之予林
貧無買書之資相與醵金與之治憲聘招紀德民使
立學規德民留止一年大定學政及乎江都治憲整
儀衛躬往勞之贈白金百枚角十五匹及酒魚至妻
子門生皆有賜

氏悟稼穡治憲愛之安永九年欲親耕于郊倣古籍田
咨諸老臣執政竹股當綱曰殿國之本其儀不可不
敬令吏關田於南郊治憲與家老庶士祭服早朝詣
廟遂藏福酒以之田所治憲耕三壟家老九之庶士
終畝於是治憲歆福班賚之邦民聞之相警無不勵
農
書御有佐藤秀周者年五十請曰臣體沐甋濯佃公田
治憲許之於是衣蓑戴笠與僮奴雜耕及馱糞請公
馬家老諸之對曰暫御貴於馬身已荷糞於馬何有
治憲聞暑之借所愛馬稼熟過諸氏為種發功倍下
他日
稼熟佐藤秀周欲自負以獻于江戶邸有卒金子與右
衛門者請秀周代負曰小人無報上願以效小人之

子幸免罪戾行資亦既備不須公之費與驛馬辭曰
不可負以乘曰馱而乘曰將獻君豈可下於帶乎治
憲聞嘉之謂秀周曰卒欲見我乎對曰不敢明日治
憲試馬見卒伏于埒門宣求者與其土異候愼疾病
卒叩頭大泣
江都邸内寢庭中多樹櫻值花時治憲命自家老庶士
而下至與僮分日觀花庭際數筵設煙盒羅酒肴使
人隨意取與以慰旅懷治憲見人人興熟大悅
治憲雖不好散樂未嘗有親舞以父重定喜好之故嘗
言大人之好散樂使其樂餘年無若此余然吾不與
俱爲則大人不樂於是治憲乃爲重定爲散樂必與

俱爲之朝觀江府謂曰大人所嘗學伶人金剛三郎
年老技益長進大人縱車十餘年于此亦自良進即
使大人觀金剛之技其樂則不鮮矣乃命三郎及其
弟子遣之米澤又嘗變父獨在國蕭屑遂日謂曰支
封駿州雖歸國也家素不富必不能致諸而樂大人
於是乃命在戶關說金駿河守勝承盡以充所請之
費而私囑其臣曰招請事盛則大人恐其爲擾攘必
必下樂花日月夕歸時招請以歡大人而可大人若
不歡使爲之又必不樂故慎重爲之勿使漏泄
治憲寵與老人年九十以上者嚴召見敬待之備極慰
勞百姓市八則會於代官所請見之皆賜衣服重定

又臨之賜黄金及食使其子女若孫親饋焉猶在家
也治憲見之嘆曰事親者豈不可如此乎獨憐我父
予共病不得日夕親饋如彼輩所爲也雖然招請次
人時親饋非之不亦賢於已乎請今日爲始乃固請
以代近習親饋食焉後爲常
天明三年奥羽大饑治憲發體發廩賑救之又買米本
州濱田及越後繼之王衣服並致有賜貧民令曰貴
賤皆食粥菜果干足乃命膳夫每朝供粥至翌年四
月治憲不忍貴窮民而朝江都乃謝病綫朝期六月
天尚寒或曇或雨無一日晴人入穿絮襦治憲盖曇
五穀復不熟十一月使佛寺禱歳又命羅城佛寺悉

會大祖謙信廟二夜三日爲祈禱治憲躬齋戒入廟
斷食自祈十三日天忽快晴遂爲大者民大悅太公
重定聞治憲入廟斷食曰汝君而得疾士民之患不
鮮大乎乃齋戒自持粥米並食之治憲不能拒拜受
而喰既而備成氏以無饑及十一月朝江都
五年年三十五歸老于國時太公重定尚無恙治憲性
孝日朝太公雖疾風甚雨迅雷未嘗有不覲也太公
又一日不見則心不歡子孫遵奉如之
七年五月治憲聞實父秋月種美病馳江邸念不
往省親則不孝也將往覲之則距米澤八十里其費
不少累年減家士禄加之三年賦衆士金我儀爲上

杉氏所爲秋月氏多費國用不義也夫不孝不義不
可以爲國也焦心憂戚晝夜默坐人諫則應不言則
不請如此三月遂謂曰我益爲儉約節年年經費用
其羨餘以充用度無妨國用則孝義兩全於是治憲
乃請　大府八月十七日發程兼行北四日達江都
邸徑入秋月邸謁實父種美自此晝夜將護節時其
飲食至九月晦五日捨館舍凡三十餘日其執喪也
甚愼日衣禮服義父重定聞之感涕恐其毀瘠羸病
使人贈魚曰請爲義父少割哀頤生治憲不能拒因
食所賜魚召侍臣賜之十一月十四日服竟夜中急
遽至曰太公疾病治憲大愕其翌請　大府十六日

發邸冒路倍程北四日宵至米澤不脱旅服入太公
館見焉自此左右將護至明年二月十六日病起凡
八十餘日終無倦色焉治憲自實父罹病而至義
父病起無一日安寢食其孝道之大也上高之初治
憲入都也　大君聞治憲賢政治民化各見賞之賜
褻衣外套三治憲乃頒一領衣實父種美云
寛政九年紀德民如米澤治憲使文學神保綱忠迎之
于國境板谷關而躬出城里餘自迎于羽黒堂橋然
後饋既爲先引入城使館於奥山氏蓋奥山氏請之
也翼日使使勞德氏且請之大趨饗禮待遇優渥宴
畢德氏退則更使使賜物凡帶席及小盃曰先生奉

秋而而幸辱臨于敝邑寡人恐其若勞掖蕤凭此几
坐此席以頤養精神人求入見扎勿席席勿起先生
近日飲酒好用小盃故叉及之又曰老臣以下當謁
見先生必勿狂駕往答德氏每日過午入見談說得
失及經義入夜而後罷家老中條豐前竹股兵庫在
广六郎兵衛亦時時侍坐德氏每入學校爲生徒講
書或指教詞藝市人請聽講說者德四百人德氏遍
爲說書內日人皆感泣德氏還留五旬將去治憲自
送于郊如初郊迎之禮德氏反江都嗣主治廣使人
迎于千住驛家老亦從焉二名待於德氏家越翼日
治廣拜於尾邸而訪德氏德氏謹迎延之治廣不肯一

就賓坐辭讓久之乃從頭須田多仲進曰如此反煩一
先生也治廣因就坐言曰今般先生不遠千里爲寡
人父子儼然辱於敝邑何賜若之乃賜以佩刀二口
及銀綿帛酒魚而恩及妻子德氏乃與之治廣盡懽
而反治憲之尊德樂道暨治廣能繼其志君子所稱
焉

式部勝延者綱憲第四子治憲叔祖也貴重比支封好
學恭謙雖家人未嘗見伸膝於爐病時年七十六尚
著木棉衣左右請更帛不可曰節儉之令未改公尚
衣棉老夫豈敢衣帛不更而歿

竹股當綱字君瑞稱美作輔政當國抗直言而回顧危

誅姦邪而除民害正新政而復舊章擧忠良而退諂
佞賞孝悌而勵親睦興學政而育賢俊抑奢靡而制
節儉勸農桑而足財用咸其力也初治憲爲世子也
當綱爲聘紀德氏爲其師將東歸世子乞言當綱對
曰臣聞要語不煩請姑思之臨行世子問要語如何
當綱曰臣思得一言世子曰何如當綱拜稽首對曰
熟聽紀子之講

明和壬辰災後叛士請耕田當綱曰公等忠壯如此國
其庶幾乎我職不可曠朝不能從公等拜拒請使兒
代行公等幸教之旨云令郎貴寵不可與臣等同執
役當綱不聽其臣日郎君不可農服以行于國請至一

野乃服當綱叱曰列士爲之我兒獨得不爲乎蓑笠
芒蹻荷鋤以出叛士益奮

將作國邸當綱部衆士伐材山中臥樹下九旬得一
萬株欲桴于津川道使請會津會津許之因發民疏
川

米澤產漆嚴禁攔出百姓請以如此逐捕猶與容告賦
有司知其詐欲不許當綱曰上不信下下何信上龍
逐捕而攔出益多則咎民曰我不欺汝而汝欺我將
來所告何以取信民大懼相戒莫盜漆利嚴階

當綱盡思社稷家之有無一無內問性忠懇處物果敢
敢毀晉交至君恒曰非君能拔其身吾之所以學臣

之所来君豈暇自謀乎哉功罪唯人所識也天明元
年坐事奪職幽居十年無憂色爲日手筆硯録時務
之要數十卷臨終授兵庫厚綱曰吾生則不得報國
死而有遺書汝爲我獻其國其可者爲之能有繼以
報國則吾亦拆地下光死言不及私事矣年六十五
而殁

佐藤秀周好武事命爲警御辭曰臣性鄙朴不習進退
且好騎馬一日不聞馬臭不能飲食請選能者治窓
不許閭諸人曰閣無人取警御於馬矢中
秀周沈默恭遜如愚從在江都會東信州孝婦之狀治
窓竊讀而淚下共問紀徳氏見焉及夕辭出治窓執

狀命秀周曰速遣報紀予講後語多而忘之秀周頓
首對曰臣昨以爲匹婦王賤以孝故使君賛且泣僕
曰君之好爭雖風化所及而亦紀予之訓之賴君見
紀予必先言之而終日不及臣疑其有説今君曰忘
之共斯之忘何所不忘昨喜今悲戯欲不已治窓瞿
然慨慨慙赧勝不食仰寢不寐
關口滿雅字子恭爲輕卒頭年六十餘其父尚健滿雅
做養不衰恒自歌舞以樂其意及父哀慕如孺子歳
饑用不足治窓議減家老衆士之祿大召衆親命之
滿雅退謝其子問之滿雅且泣且語曰君命之爭老
父不堪饑激請命曰用不足減祿之半夫君制臣祿

上下之間其所由然慨焉之意顯于其言生逢此君
豈不賤泣其子聞之曰實然然以家不足又復減半
國第次難継所以給滿雅思之良久曰雖然我忍不
及斯又泣
一十保作兵爲守呼兼監交物有拾金路之者笑曰剥腹
之苦大乎無命其人悍然而去以勞遂輕卒頭因語
會計家老知其廉欲不問國請曰十年饑粥期此一
會耳僥倖之不失分亳

近世人鏡録卷之十終

近世人鏡錄附錄

豐後岡　角田簡大可撰

小早川左衛門督隆景封筑前，躅昔法華舊弊，整飭士風，綏懷反側，布寬大之政，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謂喪亂之久，人不知學，則舉下毛足利學規于治所名嶋，設庠舍，建聖廟，行釋菜之禮，使家老士庶入學，親臨督勵焉。

隆景晉老退居三原，後備謝絕世故，優游自適，素好茶讌，至是謂其人曰：茶室之設，主於儉朴幽邃，濯物之需，適在潔濟其和，饋而手點，皆所以重賓主之禮，洽其歡心也。今觀世人造設，窮究侈靡，捐千金以求一甕，是皆驕奢長靡之階，或賤買貴賣，以矜賞鑑，是商賈之事，又以行禮為伎藝，送藏巧拙，沿流忘源，豈隆盛之意哉，實可惜之甚者，遂絕不復為事，館編吟詠終身。

豐臣關白秀吉討北條氏也，前田利家、上杉景勝下鉢形及所在城郭，請行獻捷，關白無喜色，二子退，不自安，關白謂左右曰：二子之功不為不多矣，然事有招納無失，石之勞凡為將者，當先屠一城，而後受降，不則有恩無威，二子闕之，請俟八王子武以自効，許之。加藤左馬介嘉明謂其人曰：關白其無後乎，我以立威是倚，裨將投以武自喜者之為耳，長天下者鏊止我猶恐不及，今乃斯言，不類焉。

加藤肥後守忠廣怯兵革，謂曰：我為有力之人，被重鎧蔽護其躬，則身無矢石之虞。老臣飯田角兵衛直景聞之曰：主公大戰數十，小戰數百，未嘗小傷，古人有言曰：能戰者則生，不能者則死，夫施仁於百姓，結義於衆士，君臣同心同德，猶手足捍頭目，則士庶卑賤猶閣下被之躬也，不然雖躬被千領，何益之有，乃泣止。田曰：何劣弊先公之甚也。

有德大君乳母每月設食請客，雖輿儓之賤，親饋食焉。執政水多佐渡守正信承聞之，乳母正色曰：人或言君驕奢不經也，老婦昔者在參也，家道貧窶，不能食客，今叨荷曲恩，家貲頗富，待客不難，感念在昔，故如此耳。忽齋八郎時聞正信赧然病畢。大君親省臨問其所欲，言乳母曰：百爾政事準繩，神祖。大君曰：諾。他無所欲乎？乳母曰：無有。初乳母男有罪見放，大君將由乳母乃赦曰：主公所以屢問者，謂姑息之愛不忘耶，稚子無賴，請勿赦，苟以老婦之故而赦之，天下後世謂之何，且老婦目不瞑也，言畢而卒。

森洋宇右衛門事甲府參議綱重，為人剛直，好強諫。綱重飲酒日劇，殺人以為笑樂，宇在側，每正色諫爭，綱重素重其為人，雖醉未嘗不改容謝，親信有三村右

近者留綱重曰宇侍願少留意綱重乃怒曰宇老人
也故強言之耳汝弱冠言不得比宇立斬之曰以是
勸酒宇乃進曰左右有罪當下有司如何屠公族之
頭下爲劍手之事君所親殺者咸不當死况有逆犯
死敢言縱不能容覚烈誅之哉從今後欲有言者皆
以有逆爲誡則忠臣日退佞者益進君與誰治事哉
且臣聞　大猷大君屢有獄辭自誡曰政不修欺著
不至歟天之降亡何時無有勢求可活之理而出之
是君之所親見聞也今親殺左右侍臣朝夕所狎愛
者曰以是勸酒是人之情哉有逆妻子而有逆死投
地擲屛悵不與之共死而君曾不之省是人之心乎

人而無人之心不識畜之類乎且人孰無過過而不
改是謂之過君若縱臣之詞而改其行有逆及前死
者以死諫君之心雖死猶生願君留意臣之諫綱重
勃怒叱之曰汝以我比禽獸汝速行不爾亦殺汝宇
曰臣固分死君不聽臣之言臣不敢去綱重忿舉面
刀斬之從飲酒益多則宇朝服在側如將諫者從是
則去由是少止其飲曰宇不爲身死而遺救迫世法
言所表聞也建廟祀之傳抱世子往禮謁世子猶自
甲府入承大統是爲　文昭大君聞宇忠誠貫金石
改造廟上野内

八木主税世業散樂善多左京之弟也主税號爲善舞

常憲大君盛好散樂舉爲督御賞賜累千金或至
共家見母與妻主税於是思効死報恩見　大君日
怠政專任柳澤吉保籍權重富與馬所進用賞罰皆
決二子阿諛者貴而忠盡日疏乞聞言事　大君益
驛主税乃欲強諫悟　大君將入直與妻子訣而後
出意在于殺身盡言　大君亦知而不召見會中秋
置酒張宴近臣皆侍　大君起入内帶數色益悦主
税乃當筵叩頭諫曰良藥苦于口而利于病忠言逆
于耳而利于行主公幸察臣狂瞽之心焉夫匹夫長
于一家猶知自重也今天下萬姓實繫主公之一身
主公之一身豈不至重乎然主公無自重之意日耽

游宴好內無節用心匹夫之不若也臣所以日夜爲
之歎息一也主公怠政不省朝廷行事委於之臣專
擅大政有奪歸己有恩歸上廢政日棄萬事日廢臣
所以日夜爲之歎息二也主公又以爲天下人安樂
民饗德不知祖宗之業殆墜于今日德川之流將竭
于來時疏遠諫臣援引諛臣以爲歡樂是臣所以潜
涕泣不已也主公縱不聽臣之言其忍棄二祖之訓
哉　大君怒不應將入内主税乃固持　大君之裾
曰主公不聽臣之言願賜死于前莫使臣見德川氏
之衰左右郎中曳出主税主税歸家爲死具以俟使
者至少頃　大君使親信如主税家曰主公深憾于

之言子誠忠臣也然亦特不可請間乎於衆中辱主公非所以示人臣也子盍遠徙俟主公之命明且間妻子從高蹻後將召之而斃

相馬泉田寛字子容早訪飫德氏請間曰敝邑有姦臣惑上害下臣欲以告君君如不聽臣死而無益于君敢問告姦而死與不死而從諛孰爲愚德氏曰知而不言非忠也言而遇死非智也智與忠子將孰取寛思久之曰臣取忠矣與德氏相膓去其夜以告君君立誅姦臣

丑非純積隣人曰春和爲舒也負者伸甲者折錦乎圓林繡乎山川都人士女袪服靚粧翠乎拾芳乎尋觴琴

隨尊妖歌一曲名薫一爐村童野姥以爲神人不敢露憔悴以窺其左右貴介公子素封下第生新鞲跨細馬臂鷹牽狗行厨提盒漿酒霍肉致館王人歛衣整襟以俟遊騶希望其顧爾乃妙妓妖童倚欄月挑兒擒心與春水鷗暖浮萍出田新荷盛柳絮魚兒浙濤淺仰海紅俯鹵紫緊紘何處扮黛誰船鉦登錦華之盤鱸供銀絲之鮮豈知八間又有辛酸事上有父母下有妻子一家五六口貫環堵之室披藍縷之衣父纏額壁於前母績於後妻補壞弊幼啼求食夫肩吞筐就田野挑蔬糲諸市得錢不過二三十乃供薄粥尚求充稍假其衣服屋當盜何辦之不幸夫有病槭竈釜無遺粒探囊無一錢乃父母相攜行乞市過隣紿曰春日和暖遊寺院隣家夫婦亦懷一兒鎖戸將出曰吾上郊外墓分背而去日暮遇於途乃各自丐食人家相視慚哭發汗被面夫疾劇妻不忍坐視脫衣與而求良藥藥未下咽而死父母乞得錢五六文米數合而返但見子斃而婦啼兒猶求食乃不勝悲痛啼泣相持赴水而死吁嗟世間有酸楚如斯一經耳目使人愉然不樂矣古人云滿堂而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悲泣則一堂皆爲之不樂四海之廣豈夫不獲聖人以爲憂不其然乎世有不惜千金買妓妾妾或施僧壯寺院或易之古器或飾居第或奉妻子

之娛至賑窮救貧則怙而不顧即有錙銖之施輙亦大恩之而不忘復獨何心也

近世人鏡錄附錄大尾

蒲生重章　著

近世偉人傳

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東京府刻本

據明治二十八年（一八九五）

東京府刻本影印

明治十年六月新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近世偉人傳

修史館副總裁公題字

蒲生氏撰

志士必讀之書

明治十年七月

伊地知正治書

南豊曰西陸之變本不與歐學相關此篇乃傳會巧詆眞得老獄吏之手段矣蓋自蘇家文法來

近世偉人傳序

蒲生子闇將刻其所著近世偉人傳。屬余一言。余諾而未果。會西陲變起。羽檄旁午。電報踈至。我輩散官。雖不預聞機務。然治亂所係。痛心焦慮。殆廢筆硯。以故委之簏底三閱月。頃子闇又馳書督責。乃一讀卒業。爲之敘曰。甚矣哉人心之趨於澆薄也。苟不起而救之。

名敎墜地。不知其所底止。蓋近日論者心醉歐學。不辨我國體爲何物。僅讀蟹字數卷。輒肆然放言。舉古人所謂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者。一概非之。甚則大賢如楠公。亦斥爲匹夫之諒。一犬吠虛。萬口附和。風氣所移。施及四隅。我聞麑城黨亂者。學校諸生居多。夫學校何地。諸生何人。所讀何書。所業何事。乃敢執

南豊曰平野粟屋諸子皇家之忠臣而舊政府之乱民也蓋欲忠於皇室者勢不可不顚覆舊政府特其謀未遂而斃耳至若防長豪傑之士率嘗以亂賊獲罪舊政府矣今則儼立朝廷功烈著乎時由是言之亂賊亦可以爲忠良忠良亦可以爲亂賊人事之變豈有窮極乎哉

干戈以抗王師。不復知人間有義理名分也。此編所載。多論孝子義僕貞婦烈女。如渡邊平野粟屋諸子。或陷囹圄。或觸刀鋸。皆出於慷慨悲憤憂國愛君之餘。未嘗有好亂犯上者。設令亂人聞其風。則或將有所少識懔焉。往時幕府執權。人趨阿諛。伴蒿溪著畸人傳。有取於隱逸高蹈之士。所以諷世也。今子

闇歷舉近世人物。尤稱揚忠孝節義之美。其所以維持名教者。可謂至矣。嗚呼昔爲元勳。今爲首逆。流芳遺臭。并集一身。世有其人。恨不使其早死。藉手於能文如子闇者。以列姓名偉人傳中。余讀此編。慨然太息者久之。

明治十年六月　甕江川田剛撰

雪江關思敬書

多識前
言往行

蓄其徳

明治十年七月

伊地知正治書

丈夫懷明無以學生徒
如稱子平生志
青天白日知

青天白日樓主人題孫代題辭
丁丑清明節　松翠辞



此是鄒書謹呈
文直提掾筆紀七句
呼安書法領聞風
月閣發出光獨漁
君

種元郁拝題



蒲生子闇小傳

子闇名重章蒲生氏號精斎又絅亭又蠖屈潛夫幼字意贊越後村松人今為東京人幼喪怙恃零丁孤苦為伯父所鞠比弱冠負笈東游周旋諸名流間強學力行殆十年矣藩主聞之召至將有所用忤執政旨得罪被放竄乃賦古詩一篇見志有俯仰我曾無所愧青天白日放歌行句歷游諸州歸下帷于東京麹坊自號青天白日樓主人生徒常數十人以國事得嫌疑於幕府者往々匿于其塾戊辰夏徵官醫學館累遷至少史今官史局性情雅澹襟懷恬曠絕不露圭角然當義侃然不屈詩文率意拈出不假彫繪而時有傑構

明治九年八月撰于熱海浴舍南樓薩南成齋重野安繹

右舊雨社文話中之一則錄以代小傳

受業　東京　蓮見鉀之助
上毛　杜岡文平　同校

南豊曰。真然真然。

近世偉人傳自序

蓋自古俶儻非常之士。不遇於世。則往々網羅國家遺事。以傳後世。後世讀其書。欽其人。如觀景星鳳凰。豈不盛哉。余之不肖。何敢望之。然而其所志則有慕焉。是以毋論忠誠義烈。至異行奇蹟之人。苟有所見聞則紀之。若夫有偉功於中興維新之際。磊々軒天地者。非吾輩鯫生之所專任。然以嘗承乏於史局。頗得縱觀天祿石渠之藏。因欲悉紀之。而在官不久。不能果也。今傳紀之脱稿者。僅々二十七篇。子弟輩鈔錄為二卷。將録諸梓。問題名。余乃名之曰近世偉人傳。嗚乎余也不遇不自揆。敢欽古人。欲網羅遺事。而傳諸後世。寧不招世之嗤笑。然幸得託偉人傳名於後世。比世之僥倖躁進。冒昧勢利。死而無聞者。或有別焉。抑傳中有不可必稱偉人者。然司馬遷作滑稽傳。若優孟搖頭而歌。優旃臨檻疾呼。皆論之以為偉。且偉即奇也。今余所紀奇行奇事。其人雖或汙也。豈不可比之二優乎。遂書其所以名以為序。

明治十年强圉赤奮若驚蟄節撰于青天白日樓南窓蠖屈潛夫

重野成齋曰。馬遷之傳伯夷屈平李廣諸人。皆假

以寫自家之抑欝數奇。子闇偉人傳盖擬之者。而此文即可當馬遷自序。

坂谷朗廬曰。古人云。假他人杯酒。澆自巳磊磈。如偉人傳。蓋蒲生先生之杯酒也哉。

元田南豊曰。借前言往行。以作濟時之策論文辭已。而志意又存忠厚善諷。子亦偉人矣哉。

龜谷省軒曰。其事既偉矣。其文安得不偉。

岡田后得曰。秦觀云。司馬遷為人多愛不忍。雖刺客滑稽佞幸之類。猶眉々焉稱其所長。子閣兄作偉人傳。亦甚多愛。雖不可必稱偉人者。才有一言一行之可取。則眉々焉為立傳。而文辭却自雄偉。人々皆成真偉人。甚矣。人之有須於文士之筆也。吁。

郁々之文。諄々之戒。是編刻成。則吾将置一本案上。以作座右銘。

受業　赤尾孝謹題

吾絅亭先生之於偉人傳。既顯微闡幽。而又諷世戒人。其史筆之為功也偉矣。蓋所謂具三長者也耶。

受業　平佐燾謹題

紀偉人之言行。乃所以鼓舞小子後生。先生之導人亦偉矣哉。

受業　森小勝謹題

近世偉人傳例言

一是編就吾絅亭先生文集中鈔係近世人物偉行奇蹟者。其意所主專在警人諷世。若夫文章則已有本集在。將俟他日而刻之。

一本集紀傳多隨感而作。故年代前後錯雜。體裁不一。今亦存其真。不拘次序。

一編中諸作係于廢藩以前者多矣。故藩名地名皆由舊稱。今不復改焉。

一傳末或著其作時之年月。可見其所際之時事。故從原稿錄存之。

一先生作文常惓々乎世道人心。是編雖僅々冊子。其持論之正確。立志之悲壯。豈特一場談欛云乎哉。

一近世人士多溺於空詩浮文。先生夙專志史學。不尚浮華。其於微顯闡幽。蓋亦有微意存焉云。

明治九年秋桂花月

東京　受業長岡　韓謹識

近世偉人傳目錄

右通計二十八人

杞南曰英雄本領

近世偉人傳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蒲生君平傳

蒲生君平名秀實字君藏君平其一字稱伊三郎下野宇都宮人其先出自會津參議蒲生氏鄉初氏鄉有庶子稱帶刀及蒲生氏徙宇都宮帶刀食秩三千石納邑豪福田氏女為妾有身會蒲生氏復封於會津帶刀從之留妾外家生男妾父母不忍遠遣之於會津佯稱女子鞠于福田氏因冒其姓為宇都宮編戸之民帶刀玄孫曰正榮有五子君平其末男也幼

而穎悟一且聽祖母語其家系慨然發憤誓欲興祖先之名聲自復氏蒲生折節讀書不事生産嘗寓于下野鹿沼鈴木石橋家會歲暮掃煤塵舉家匆忙而君平不在索之適乎堂室廚厠而弗得見屋上君平端坐閲書如始不知其忙者衆升屋引下之君平悠然手不釋卷既長益好讀書史然不甚研究章句特通忠孝大義景仰千古英雄豪傑而已常慨然謂其友曰吾生也晩矣前之弗能出大化大寶之世而遇大職冠淡海二先公相業之盛後之弗能際天慶天正之亂而觀秀鄉氏鄉兩先君將略之雄今昇平二

杞南曰文字瑰麗

百年矣草莽布衣何所施設頗多著書以裨補於世道人心庶幾乎不忝為名族之苗裔矣其患天下荅生疾乎姦臣俗吏也乃作草野賦役諸籍號曰令書其患制度律令之不復古也乃作職官神祇姓族等志其患山陵之荒廢而不修也乃作山陵志其患夷醜之跋扈而不之攘也乃作不恤緯嘗上山陵不恤緯二書於幕府有司謂其皆非布衣所宜言卻之且議家之重法會士鉅儒為權貴所重者辨解其無他得免焉君平自此不復言號默々齋以自警益專力著述顏其讀書之齋曰脩靜曰此語之所以脩身而

成名也常自以關東布衣稱終身不登仕晚娶紅葉山伶人多氏女無子文化十年癸酉七月五日以疾歿于江戸僑居享年四十六其疾革也自作脩靜菴大人墓碑銘文極怪奇而其三寶之說皆愛君憂國之正言也君平為人真率不修邊幅故人多輕之嘗開仙臺林子平有奇士之名訪之衣裝敝惡宴如一野人子平心鄙之曰此野翁不能自修而何能弗禮君平亦忿曰呼山澤腐儒何自尊大至此耶遁去平素忠孝慷慨之氣發乎肝肺不能自抑過嘗航佐渡拜順德帝陵見其荒蕪頹廢而悲泣欲告之鈴木

南豊曰。使當時公卿聞此語。則豈得無報然乎。

地南曰。九單構扇則團扇也。腰扇則曰摺扇。使扇以分之。

石橋直歸路。遇一川暴張。乃解衣屬之。直走行。不覺其為躶體也。行路皆指而笑之。大竹與五者自京師來說。朝廷近者贈役小角神變大菩薩之號。君平聞輙泣曰。歷世　天皇山陵荒蕪。且有未上謚號者。矣而如彼小角。則異端左道之徒。何賜追號為。號哭展轉殆墜地。嘗路過東寺。見足利尊氏像。不堪忿々。大聲數其罪。鞭之數百。廼去。又途見朋友之讐。輙欲報。為人所把。譬得間而逃。在下野古河。夏夜與客飲酒酣。君平起之廁。聚蚊如雷。君平揮廁中團扇。拂臂驅之。不知其染不潔也。既而聞談及楠公事。一人曰。公之死早矣。不念全生扶持王室。乃潔已售名。豈得為真忠臣哉。座客皆雷同。君平不能平。卒出廁。揮團扇而辨駁。一座異其臭甚。掩鼻而作。行酒者指君平所揮團扇曰。是廁中物也。視之。染不潔。而座上杯盤。君平衣袴亦皆莫不污。座客憫然。君平至性。居祖母喪。盡哀骨立。

善諷子曰。嗚乎君平死已五十有七年矣。而　皇室龍興。大政維新。恩洎枯骨。榮蒙雲仍。賜三口之月糧。旌表其里門。褒辭曰。草莽一介之身。慨乎綱紀之衰弛。名分之紊壞。然時之不可為。專力著述。以尊崇

朝廷。裨補世教。聞其風興起者。不尠。九原之下。有知。其感泣果如何哉。而一生轗軻。不得志之恨。亦可以銷焉。嗚乎積善之報。其盛哉。明治三年庚午春正月。屬稿于東京飯田坊魚板橋西尚絅亭中。于時瑞香一盆盛開。錦紫爛然。清香薰然。

武富地南曰。世稱君平與高山彦九郎林子平。為三奇人。其流似相同。而所主各不同。唯君平學識獨長。故保身亦獨著。其著述之有補於世。亦愈於夫二子矣。今作之傳。寔為千歲不刊之文。精庵盟臺為其同氏。而如洪深屬。不少概見。豈以疏族無可涉筆耶。然其有斯文。自愈於他姓之人也遠矣。

元田南豊曰。君平有詩云。忠義楠河内。英雄柴筑前。二公孰可學。伏劍問蒼天。英雄慕英雄。予闇作此傳。亦在于此。

又曰。尊氏罪惡個可數矣。然當國家無事之日。擁藪人主。擅弄威福。以貽禍宗社人民者。其罪未必減尊氏。蓋亦君平之所數也。

朗廬曰古之人古之人不可及哉。

朗廬曰瑣事又有趣

平山行藏傳

行藏名潛。字子龍。號兵原。姓平山氏。行藏其通稱也。其先某伊賀人。天正中。本能寺之變。東照公避難經于伊賀。某率土人為郷導。遂皆仕焉。後世稱之伊賀衆云。祖梅翁。父勝壽。皆以劍技名。時。母宇都宮氏亦賢。教行藏頗嚴。故行藏年十四五。已善屬文。用力寛政癸丑。選入昌平黌。丙辰任普請役。非其志也。謝病去。職遂絶意仕進。益勵精讀書。夜不就臥床。凭几假寐焉耳。禮樂刑政。農桑水利。無不悉講究。而最留意於兵法。故家藏和漢兵書。至一千八十餘部。而城壘

戰地器械之圖亦至四百二十有餘。為人豪邁常佩長刀。杖鐵椎。躡草鞋而行。街上小兒輩一見皆白眼行藏来。走避之。嘗定武藝為十八般。終日講究之。以授生徒。各因其才。故生徒亦皆各有一長技。而忼慨勵精不陥乎遊惰。行藏常晝講武術。夜講兵書。兵學武術自成一家。著書數百巻。而其尤致思者兵原文稿二十六巻。唐宋臆斷九巻。孫子折衷十三巻。海防問答五巻。文化四年丁卯春三月。魯人寇掠蝦夷。殺我戍卒。行藏聞之。忼慨扼腕。不自堪。乃建策上書。請身先衆軍。致死於北海者兩次。而不報。時論惜之。其

又曰昭々照擧

又曰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

朗廬曰論贊中有此等之事尤大生色

書有言曰。陳亮曰。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也。豈非知言乎。若誇言。於不傷人不殺民。而姑息以自處則輕侮我者。豈唯魯西亞而已哉。四方夷賊。朶頤於我者。接武而起矣。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加旃我邦。州牧侯伯。輕侮幕府之意。自此而生。至其所極。將有不可言者焉。蓋勢之所必至也。不可不慎其機乎此矣。人以為卓見。性貴儉素。惡奢靡。至炊脱粟米漬鹽水食之。年垂七十。雖隆冬。未嘗重襲熱衣。蓋以矯昇平士風之懦也。一生不近粉黛。故雖老。顔如渥丹。氣力不衰。自講十八般武術。是以手掌堅硬。能丸弄

栗子帯殻者。文政十一年戊子冬十二月十四日病歿。年七十。不娶。故無子。養門人隆富者為嗣云。

善諷子曰。吾嘗借兵原草廬圖於松岡古道觀之。滿堂皆。書笈與兵器耳。兵原朱顔白髮。端坐其中。似有深思者。又讀其上書。至其曰我　邦州牧侯伯輕侮幕府之意自此而生。乃投巻而嘆曰。嗚乎兵原之思深矣哉。五十年後事如預見之者。若使兵原生于今。其憤激感念果如何哉。城下之盟。既屢辱侯伯之兵亦將動天下之事。不忍復言也。孟子曰。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蓄。終身不得。然則今而用兵

原其人則猶可。是余與古道所以汲々傳兵原事也。
慶應紀元乙丑秋八月。屬稿于江戶麴坊寓居青天
白日樓中。

小野湖山曰。平山兵原。書估宿瘤義僕萬助三奇
人傳。皆成於感慨憤悶之餘。文勢雄健。筆鋒銳利。
使人驚嘆敬服。僕喜讀此等文。反覆數回而不厭
也。不知今日都門可出示此等文者。有幾人歟。吁。
辛未元旦。閱於梅花深處。
又曰。三傳皆妙。僕尤服平山子傳。蓋其人品使其
文品有高下歟。是恐作者所不自知。翌二日夜於

燈下又題。
又曰。臘尾年頭。人忙我閒。偶出故人詩文讀之。亦
閒居一適也。人日微醉後又題。
坂谷朗廬曰。平山兵原之為奇傑士。天下皆知之。
此篇敘述。有精采。作者亦寓當時慷慨於其中。妙

朗廬曰。夷狄二字。方今所諱也。而如此等傳。非此字則文氣不振。不知者而有[illegible]代之乎。

又曰。奇事。

朗廬曰。華昔可想。

平野國臣傳

平野國臣者。福岡藩士也。稱二郎。號獨醒軒。初冒小
金丸氏。後復本姓。平素好讀書。講武技。慕高山彥九
郎為人。常憂乎 皇威之不振。而夷狄之猖獗。安政
五年戊午。變姓名。曰都甲楯彥。上京師。糾合同志。將
有所為。事不成而歸。清水寺僧月照。其同盟也。避難
與俱西走福岡。幕府逮吏蹤之。乃為道士裝與俱潛
行。抵薩鹿兒島。西鄉隆盛。盡力匿之。而幕吏追捕益
急。於是三人。航海走日向。會潮惡。舟不得發。三人吟
酌。徹曉。隆盛月照醉後劇論。不勝慷慨悲憤。忽相持

投海。國臣大驚。命棹夫援之。月照既死。隆盛乃蘇。既
而藩主流隆盛于大島。國臣又變姓名。稱宮崎司。入
京師。又潛有所謀。當此之時。幕府閣老間部某。捜索
唱尊攘之士甚嚴。國臣乃至于備中。偽為商賈。奔寓
于長門馬關。往來于南筑東肥間。以糾合義故。辛酉
歲復入薩。著尊攘英斷錄。及培覆論。以上之。其義取
於培 王室。而覆幕府也。島津和泉覽而大嘉之。國
臣入薩者前後既已四矣。始得達其志云。島津和泉
之將入京也。國臣潛出關上書曰。陪臣某謹拳觀
方今天下之形勢。內憂外患。併至鳳闕之危々於累

又曰一篇憤氣足醒後世人目

卯臣等竊唱尊攘大義有年於茲矣而義徒寥々無
復有強援故遷延未舉事也而幕威日猖獗近者聞
命和學者某案廢帝之舊典其無忌憚一至于此是
以天下之義士扼腕憤激欲鳴其罪也沛然如水之
赴壑矣今適島津和泉在浪華義徒踴躍從之是千
歲之一時難得之機會也時乎時豈可失哉臣謹獻
三策　陛下幸擇焉一曰令島津和泉在浪華宜速
下詔拔華城火旁城屠條城和泉親率一隊入京掃
除幕吏解粟田宮之幽囚而奉鳳駕於華城然後
陛下號令於天下六師東下以函嶺為行宮問罪於

幕府幕府若悔過謝罪則褫官削祿班之諸侯若逆
命抗順則討伐是隨是為上策二曰待和泉逕伏水
乃詔召之一掃在京之幕吏解粟田宮之幽閉拔條
城以據之號令於天下而徵募義徒取華城而大駕
臨之乃問幕府之罪是為中策三曰方和泉上京之
日會議于陽明氏而掃蕩幕吏解粟田宮之幽閉拔
條城以據之張皇威募義兵拔華城而問幕府之罪
是為下策此三策斷而行之則其成功也必矣當此
之時黑田齊博將覲于幕府次于播州太倉谷齊博
者和泉之從王父也或曰齊博將見和泉沮其義舉

朗廬曰義氣勃々逼人

國臣乃拉薩人伊牟田尚平俱詣大倉谷陳說義徒
振起之狀以勸之勤王齊博聞之大驚稱疾還歸會
薩藩逮捕尚平併收國臣去以嚮尚平犯亡命禁也
薩藩致國臣於黑田氏齊博不問其亡命之罪釋縛
給衣服善視之曰歸藩則將與汝俱大謀義舉既抵
馬關又縛之歸藩囚之一室蓋恐同盟奪之途中僞
姑釋之也文久三年癸亥春皇威頗振諸唱尊攘獲
罪者多遺赦國臣亦在赦中又上京八月出仕學習
院當此之時中山公忠光舉兵於大和　朝廷遣國
臣往鎮撫之然忠光既開兵釁勢不可中止也國臣

朗廬曰何人不涕泣

又曰舉一遺事應首為結妙

乃歸京則時局又一變義徒四散幕吏又大索國臣
國臣乃走但州糾合義故詣長門說澤公宣嘉奉之
遂舉兵于但州生野遂為忠光聲援以大鼓舞天下
義士之氣既而忠光兵破幕兵四逼宣嘉南走國臣
為豐岡藩兵所獲繫于京獄明年元治紀元甲子秋
七月十九日輦下兵燹起而為幕吏所殺時年三十
有九初國臣之入薩而上書也島津氏臨其去贐金
十圓國臣乃抵南筑購石燈以建高山彥九郎之墓
上云
蕃諷子曰嗚乎若與國臣同時經艱楚西鄉公生逢

遭於鄄隆之世。陞高位。居顯職。則向艱楚瀕死之苦。亦可以償焉。而如國臣月照。或斃于姦鋒之下。或與汨羅之鬼爲友。豈不哀哉。抑若節之士。生際今日之鄄隆。而猶沈淪乎泥塗者。亦不勝數。而當時國臣諸子之所愧齒者。往々取貴顯。其是亦有不可以已者歟。明治四年辛未秋七月。屬稿于青天白日樓茉莉蕙蘭傳香處。

坂谷朗廬曰。苦節如平野子。亦古今之所罕。讀其傳。想其志。實不勝慷慨。抑亦彼一時此一時。方今尊王愛國之道。果何在焉。不可不深慮熟講也。

川田甕江曰。慷慨激烈。近古少比。令讀三策。生氣凜々。使人毛髮森然上竪。

岡田后得曰。此傳宜與月照傳參看。敍事詳畧彼此對照。方知其妙。贊語無限悲憤。筆底有淚。

坂谷朗廬曰有此父

栗屋良臣傳

栗屋良臣者。勝所藩士也。初名達道。稱良之助。父房右衛門元岩國人。仕勝所藩。生二子。長即良臣。次稱冑三郎。良臣跛躄。而不能繼家。以冑三爲嗣。良臣少慷慨有氣。年甫二十。遊京師。學於長州儒生岡村簣齋。稱七郎癸亥秋。輦下之變。簣齋慨然揮淚曰。天下之事已至此。吾焉可鬱々久留于此乎。吾今將歸藩。良臣將欲與俱。謀之其父房右。房右曰。我與冑三盡忠於吾藩足矣。汝廢士也。宜從師急臨危。棄之不義也。良臣乃從簣齋入長門。主清水清太郎家。當此之時。三條某某等七卿在長門三田尻。其從士松本拙藏者頗好學。簣齋一日訪之。良臣從焉。門者叱良臣出門曰。他邦人不許留門內。良臣慨然謂門者曰。吾辭墳墓而來此。竊欽慕矦之義聲也。苟抱勤王之志者。非乃皆矦之徒也耶。吾意矦必能遇我。不圖擯斥之至于此。言畢淚潸々下。即將自刃。簣齋百方慰諭而止。及亡命人復籍之命出。房右贈書以召良臣。良臣答曰。大人往日教兒。以從師之爲義。兒今猶銘諸肝肺。且大人不見當今之世態乎。松平容保爲京師守護職。恃寵擅權。爲天下義士之所怒。天下義士將鳴

皷而攻之。是豈兒歸鄉之日哉。長侯慶其聞而嘉其志。延見之慰諭而令歸。且以銀二十枚爲之清太郎。亦贈一僕一槍云。良臣之歸藩也。藩以補贊記錄。而良臣以屢切直言事被黜。又奔京師。甲子夏幕吏襲三條容舍。捕諸藩有志士。大阪市中喧傳將有事於長邸。良臣大驚。走抵長邸。告急。門者拒而不容。良臣憤激。欲直往長門。買舟西下。會實齋受藩命上京。乃從之。當是時。真木保臣等帥兵據山崎。良臣踴躍投其營。義徒既數上書朝廷。訴長侯之冤。不報。因皆憤然議曰。不決壅蔽。朝旨難回。乃將擊會津邸。衆閧

良臣之跛躄也。欲置之軍後。良臣大叫曰。大丈夫既已決死。何敢居軍後。衆壯之。七月十九日。良臣與衆俱持上書。詣鷹司公邸。幕兵奄至。良臣槃跚猶能健鬭。遂死邸外。時年二十有四。後長侯建清水清太祠。以良臣配祠焉。

善諷子曰。吾作良臣傳。蓋撫時變慨然者久之。嗚乎。當良臣諸子之時。人々皆慷慨尚名節。猶如東漢之俗。及開化說起。人々講功利。士風靡然萎苶。猶如西晉之清談放蕩。憂世者其亦可不鑒哉。明治四年辛未秋九月撰于尚絅亭東軒。于時楓葉曝錦。鞠花散會爕然乎几案間。

坂谷朗廬曰。鋒鋩四射。可謂文善摸其人。

川田甕江曰。以開化說。比西晉清談。奇論卽確論也。愚亦竊慨歎云。

岡田后得曰。摹寫躄者。似從平原君傳得來。贊語僅々五十字。卽一篇時勢論。其憤世嫉邪之思可以比賈長沙矣。

長尾重威傳

（朗廬曰。其鋭可想）（又曰。善學羽）

長尾重威者。福岡藩士也。字子固。稱正兵衛。號友山。其先出自後村上天皇皇子某。幼而穎悟。從島某學射。一日藩主閱藩士射。重威年甫八歲。上場射。十發十中。藩主大賞之。同儕妬之。欲因事困辱之。重威察其機。直歸家。竊磨刀。母詰之。答曰。兒不徒受人辱。將以是從事。母大驚。奪刀戒諭而止。九歲聽師講項羽紀。慕其豪邁。頗廢習字讀書。既長而悟其非。折節復學。遂以善書博學聞。慶應紀元。藩主欲補要職召之。稱疾辭。當此之時。幕吏弄威福。如雷霆鬼神。重

又曰痛快

南豊曰講明正學教育人才實為濟時之急務但吾未知文山所謂正學者果為何物耳

威憤之。常慷慨扼腕。思効力於王室。與月形弘伊丹
重遠等相議。又嘗嘆正學之不興。著書曰。天下之事。
不過一治一亂。治亂之由。不出乎人心明闇。明闇之
本。全出于斯學盛衰邪正矣。彼欲一二事一節。格之正
之者。如隻手塞江河。真惑哉。近世綱紀壞廢。人心狂
亂。相欺相誣。財竭食乏。當此危急之際。議此等事。如
最迂遠者。然他日有明君良相。欲建中興之業。風俗
衰敗如此。實無一人可議事任事者。偶有所擧。則大
率倫祿固位。欺世誣人之徒也。不然。其是非見識錯
亂。或妬害如娼婦。怯懦如處女。或諂諛侫媚如鬼狐

至。無可與共事者。然則講明正學。教育人才。莫急於
是時矣。是秋。罹吏議而廢錮。三年丁卯。遭赦。明治三
年夏。藩主賞其罹冤枉不渝節。賜月糧二十苞。又嘗
召重威與重遠。賜宴慰籍之。重威養病不復出戶。三
日夢得句云。舟衝香霧湖。桃源因自知死期迫。晏然
囑後事。厥明如眠而終。享齡七十歲。實明治五年壬
申十月六日也。重威為人長身高顴。眉目秀爽。人一
見知其非凡人。事父母孝。善教子弟。居常慷慨。極口
罵鎌倉室町諸將軍。而激獎南朝諸臣。與菊池氏
五百回忌辰詩。及征西將軍古戰場。山隈原懷古長

朗廬曰。雖不誦其詩。其風骨可想也

句。皆悲壯淋漓。忠義之氣。溢紙上。是以其所薰陶門
生加藤德成月形詳伊藤勝益森通寧安田勝從小
金丸種美山内信進毛利元常等。皆拮据勤王事。罹
禍云。

善諷子曰。嗚乎社鼠城狐。何代無之。善哉重威之言
也。妬害如娼婦。怯懦如處女。侫媚如鬼狐。此真古今
之通患也。而世方尚刑名功利。漸斛講正學者。矣悲
夫。

坂谷朗廬詞。詩則似[illegible]輞傳中[illegible]士。文則似史公
伐聲息。

岡田后得曰。長尾氏論學書。正確明快。真是時病
對症之藥。惜世無用此藥者之意。

南豊曰。學儒不如學畫。古今同慨

渡邉登傳

渡邉登者。田原藩士。生長于江戸半藏門外邸。名定靜。字子安。一字伯登。號華山。又寓繪堂。又全樂堂。登其通稱也。登倖微。不能奉養父母。賣畫以給焉。恒嘆曰。一日不作畫。增一日之窮。不唯身窮而已。上虧於二親之奉養。下致乎弟妻之飢寒。故余之於畫。猶農之於耕。漁之於網。不得已也。初登欲為儒。從同藩鷹見爽鳩學。一日友人高橋文平來謂登曰。子欲為儒。誠善志也。然子今貧甚矣。夜臥無衾。為儒迂矣。不如學畫以救急。爽鳩亦慫慂。登從之。摹寫古畫。又從谷

文晁而問畫法。家貧不能多給好紙。毎日以錢十六孔若二十四孔。買美濃紙。以與之耳。然登天性敏乎畫學之無幾。而其巧妙過人。于時年才十五六矣。及長畫益精妙。世以大金索之。登好作墨竹。題詩曰。鄙老畫蘭不畫土。有為者必有不為。醉來寫竹似蘆葉。不作鷗波無節枝。壬辰夏晉年寄格。加祿百石。別給二十石。癸巳至田原。巡視封内及沿海諸島。竊憂海防。乃畫海外各國船圖及旗章。以與沿海戍吏。既而歸江戸。又與鷹野長英小關三英等。講究西洋事情。遂著鴃舌或問愼機論夢物語諸書。以譏諷時事。觸幕府忌諱。己亥夏下獄。至冬十二月。送田原幽之。時論究之。登由此益恐懼。詠國詩曰。古里津美天世遠壽美加木能。希武太幾波已加太幾添布薪那里計里。終毫無怨色。天保十二年辛丑冬十月辛卯。自殺而歿。遺書于其子立曰。雖餓死勿仕二君。愼事祖母。汝之母不幸人也。宜盡孝。汝之父罪人也。當不得建墓碑。因自書不忠不孝渡邉登享年四十有九。登為人肥大長面豊頤。而其量頗宏。於物無所甚愛。唯愛書籍畫軸。聚藏書數百部畫數百軸。晩皆獻之其主。或謂登曰。子積年窮困。而所聚今悉獻之。豈不惜哉。

蓋少遺之子孫。登笑曰。此余之所以大惜也。子孫若不愛之。或賣或竊。若愛之。則亦當如余而聚。且此書畫長藏于藩庫。子孫若欲見之。當借之主君。孰與其付之子孫。而散亂。或服其宏量云。

善諷子曰。余觀渡邉登言行。可謂至忠至孝矣。而至其自盡。則自書不忠不孝渡邉登者。何蓋激也。夫士為國家憂慮著書。而一為群小所中。則至忠至孝反為不忠不孝。而孰能不激哉。嗚乎世徒知其畫之為妙。而或不知其壯節如此也。余故作渡邉登傳。

川田甕江曰。華山一代奇士。才識超凡。恨生非其

時嫌疑獲罪殞命斂鋒。余讀此傳。不覺流涕長大息。

元田南豊曰。伯登真有為之士也。而當時幕府不唯不能用。又從而罪之。豈不亦可深惜乎。抑伯登雖呑恨以死。然其名節議論。為之益著于世。而精神之寓筆墨者。千歳可以不朽矣。則伯登亦少自慰于九原耳。要之士之得失榮辱。固不可以目前而決也。

頼三樹八郎傳

頼三樹八郎。山陽頼先生第三子。名醇。字子春。三樹八郎其通稱。幼而喪父。為母所教育。年十七。遊浪華儒後藤松陰門。歳癸卯。遊江戸。入昌平黌。丙午春。遊水戸。遂游奥羽越松前而歸。常慨然欲繼父志。懷抱奇憂。自號古狂生。癸丑夏。墨利堅使節來品港。要互市。海内騷然。諸侯伯多貯貲糧。物價傾貴。三樹八郎謂西京仰食四方。一旦邊釁開。海陸運輸之路絶。則輦轂之下。億兆之生靈。必至飢餓。不可不預貯粟也。乃與同志有力者相謀。將貯粟二三萬石。適為幕府姦吏所沮。遂不果。當此時。　上方鋭意攘夷。而幕府不躰　叡慮。因下詔源齊昭。於是乎四方勤　王之士。竊謀其事。三樹八郎與梁川星巖梅田源次郎等共謀。屢説粟田口親王及三條内府等。幕府姦吏惡之。收三樹八郎等。送江戸。鞫之。不屈。姦吏誣以處士而謀國事。輕侮幕府之罪。遂刑之。實巳未冬十月七日也。年三十五。臨刑賦詩。有風雨他年苔石上。誰題日本古狂生之句。一時膾炙人口。君子以為不愧為山陽先生之子。

善諷子曰。予與子春之兄支峯交善。支峯亦夙抱奇

憂。好飲酒而慷慨。時々説子春事。余因知其為人。又讀松浦多氣四郎所刻子春一日百詩。而知其詞鋒類父。嗚乎。吾雖不見子春。猶見子春也。悲夫。

鷲津毅堂曰。此際事蹟。人々所聞有少異同。宜據確證記之。不然。吾兄在史官。其所筆天下後世所取信。可不慎哉。

令藤悔堂曰。僕亦與頼支峯善。支峯毎語及子春未嘗不悲泣。子春本卓犖之人。有用之才。惜年少。未更事。謂慷慨扼腕可以濟事。遂掛吏議而中殞當時如子春之不幸者。不可勝數。自此一變以成

今日放蕩無氣節之俗。猶東漢名節變而爲西晋清談。撫世變。一慨然。

又曰。子春得此傳長不朽。宜寫一本寄示支峯。儻有軼事。請更補入。

岡鹿門曰。子春東遊淹滯我藩。數月。余時十四五。嘗見子春于一醫生之家。磊魁奇偉。一見知其爲不凡人。惜當時童丱不能吐一奇語敲其一斑。

又曰。粟田口當時稱青蓮院宮。子春爲親王黙竄建白草稿。内有恢復大業在此時云々語。幕吏擧之詰問。子春語塞云々。因藩正牆薫所説如此。

岡氏亦得曰。子春等既被刑。瘞于骨原。後有旨。改葬。幕府麾下士松岡萬聞之。詣瘞處。乞其骨一片以歸。遂建分骨墓碑云。子春既得此佳傳。又得知己如萬者。則亦可以瞑矣。

[illegible]臺曰起得奇

朗盧曰舉説

狂々先生傳

余辱先生忘年交久矣。常服其狷介而懇切。非今世之人。欲爲立一傳。然先生爲人謙讓。未嘗誇説其履歴。故莫得而知焉。頃者得其門生飯田加藤信敏所作畧傳。頗詳其履歴。乃黙竄補綴作此傳。

狂々先生果何人也。見其所自號。可以知矣。先生久住於江戸。交道頗廣。平素不修邊幅。必以眞率接人。人一見乃服焉。性狂戇狂直。憂國之念極篤。往年洋夷之事起。勞心焦思。不能頃刻忘之。至癸甲以後。擧擧汲々。抛擲百事。冒渉危難。常結托於有志之士。或

奔走於當路之門。欲竭心力以報國家。故勸藩主以直言强諫之義數矣。而不省。當福山侍從執政。因其臣某獻守禦之議。當彥根中將執政。因其臣某獻内外處置之畧。或危言以聳動之。有一友人。咎其不擇人妄發。先生答之曰。時情迫切。豈暇擇之耶。平生與藤田東湖翁最善。因以其志。達於景山老侯。自侯家事以及國家内外事。無不指陳。又與梁川星巖翁善。議論相資。郵筒往復。因欲獻言於 天朝。友人又規以出位之罪。先生曰。是納約自牖之義也。且國家之有外寇。猶父母之係激疾。苟欲求救之之道。區々罪

朗廬曰交通可也來往可也唯辱則不可受此辱一受余未知雪之之期

朗廬曰吳習池實不匹

謹復何顧之癸丑之秋讀幕府諭列藩之令慨嘆數日偶客有自浦賀至者談及邊事相共號泣乃作詩贈之云房山相山何巍嵬海關之險兵所設況是國家法令嚴侯伯東西兵營列近聞諸夷事航海巨艦三桅影出沒增兵增戍勞廟謨期使瀛海妖氛滅今年癸丑六月初何物黠虜稱使節寬待懇諭猶不聽踰險過關尤唐突利誘威却一函書虜情强傲我情屈千古金甌玷缺生此辱後來誰能雪吾友長藏性豪達曾抛牙籌懷投筆機權自慕拔萬計勢節細講孫武術一聞虜來怒髮竪重聞虜去目眦裂千里南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上　廿三　蒲生氏撰

遊何所為南中情事太詳悉吏情將弱軍勢弛山禿水窮民力竭欺人自欺無不為示弱納侮計最失此身可廢言可用直擬獻策叩天閽天閽高深不可攀彷徨向空書咄々歸來蕭然來過我只見言語帶哀咽嗚呼噫嘻一時之權可奈何使人大息痛恨今年夏六月所謂一時之權即用令中語也長藏二本松人姓中島號黄山亦忼慨奇傑之士云丁巳之冬大學頭林某奉幕命使　皇京先生曰是猶可庶幾之時乎乃又作詩送之云安政第四年丁巳十二月林君奉幕命嚴程使　京闕奉使非常職其事定機

又曰名話

又曰扼腕可想

密竊開道路言奏決制虜策此言若果信志士誰可默嗟哉今時勢六馬而朽索彼虜窺窬久出之以狡黠廟議漫紛紜因循歸姑息談笑愚楚王張儀果何者相率拜夷虜倫檜皆可殺　神風久不起大道殆否塞自非大本立安得免窘蹙往者癸甲際失著人共惜時乎不再來更張期今日取斷仰宸衷定衆在一決待君反命辭頓使海內肅奮起忠義氣一洗宴安毒以明膺懲義以議戰守略　皇威可以宣國辱可以雪可以伐虜謀可以盡臣職所關如此大君其可不勗卷也雖駑罷三世在門末微忠擬獻芹君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上　廿四　蒲生氏撰

請恕狂直林某與左右讀之憮然先生每誦杜子美避人焚諫艸句云人臣之義當如此故前後上書獻言不一留其稿然觀於前二詩可以見其概畧其他詩諷世者不遑枚舉及戊午之獄起天下名士被逮捕者甚多不論事之曲直虚實威暴慘刻實不可言其在西如梁川星巖梅田雲濵頼三樹其在東如藤森弘庵日下部伊三次勝野豊作皆先生所親善故諸友皆為先生危之而先生猶自奔走盡力欲為數子雪其寃遂因此得罪於其藩竄逐不得往府下先生於是乎有信越之行然人皆怖幕威恐其係累故

閒鷗曰。人臣憂國宜如是。

閒鷗曰。立脚正直。萬事得其宜。

又曰。可汗輕薄子之背。

到處落魄。不得久留。既藩又誘致之罪。以時評不容易禁錮於其國。吏卒監護。如囚獄。先生作詩述懷。絶無怨憤之色。而憂國志益切。吏卒或語以東西變故。則默而不答。仰屋長歎。然先生素溫厚。其議論與世之過激粗暴之徒不同。故聞其或謀殺貞人。或欲集寶擧兵等事。則又歎曰。粗謀淺慮。徒自禍耳。何補國家。其志一在於整藩治。正幕政。宣揚皇威。以折禦外冦。始終確乎無變移也。吏卒初恐其脫走。監護極嚴。後見其無怨憤之色。皆頗親服。或有竊送美酒良藥乞詩書者。先生雖為其藩被罪。然當幕府慘法時。得

脫深寃苦楚者。蓋以其平生有識直之實。而無一點自營之私也。先生系出于參議小野公。中古以來以故國地名横山為氏。近者復本姓小野。故天下之士多稱横山先生。不知其姓為小野也。名卷。字懷之。一字舒公。晩又更名長愿。字侗翁。湖山及狂々之號。終始用之云。

善諷子曰。先生年過半白。猶强健。善飲酒賦詩。憂世而不已。其交遊貴官富人滿都下。無日無佳招。而殊憐余之狂愚。自就世也。數屢見訪。每驩然對酌。談及天下之事。未嘗不慷慨悲憤也。今得詳其履歴。益服其孤忠至誠。故特表之。如其嘗擢徵士。任權辨事。立朝顛末。錄在史局。故不復著。

信敏原撝曰。余遊其門。殆三年。故知之頗悉矣。而信敏傳先生在先生禁錮中。故又曰。余欲一赴其國候起居。不幸丁外艱。繼又係沈痾。自料不得復與先生相面也。故略作其傳。若他日先生得宥赦。余亦得復常。而再相面。則可出以乞正。且以供一笑耳。余反覆讀之。想見其人品。蓋其篤厚懇切。雖出乎先生之薫陶。抑亦天性也。觀其料其生前不得復相面。為作畧傳。其至誠悲惻。使人涕也。余既

全錄畧傳。又惜其用心事之湮滅。故附記于茲。

坂谷朗廬曰。先生忠義大節。為詩名之所蔽。以其謙讓不誇也。余嘗惜之。今得此傳。不勝快。又感厚於故舊也。

川田甕江曰。余與狂々先生交有年。欲為作一傳以贈焉。今覽此文。我所欲道皆已道之。即我所不能道亦能道之。此可以作一篇壽藏碑讀。

小野湖山曰。昔者山陽翁將刻詩集。得篠崎小竹序。喜曰。使子成重於九鼎大呂也。余於此篇亦云。感喜何堪。

元田南豊曰。先生以狂々自號。豈謂狂之甚乎。然觀其慷慨憂國。議論依名節。悉合君子之正。則先生決不狂也。顧世之士大夫。冒昧勢利。廉恥掃地。甚至欺人諂世。而意氣揚々。如自以為文武智勇青雲之士者。往々有之。自先生視之。則其人殆不免乎狂矣。故余將為先生解狂々之義。曰。上狂狂之也。下狂言世人多狂態也。蓋先生以不狂而狂世人之狂矣。

北南曰。二句一篇之要旨。為人温厚而好奇計殊奇

因循先生傳

先生名利貞。稱金次郎。後更弘作。杉浦氏。江戸人。為人温厚。老乎世故。白髮皤然。常好奇計。與壯士俠客交游。而論天下之事。最長於揣摩縱横術。是以人有紛難事。則問策於先生。先生乃不擇貴賤。必盡心力焉。余嘗買宅。不足於財。造平生親交謀之。無為出力者。先生乃憤然出金若干以助之。而無德色。魯仲連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先生豈其人歟。然先生謀事多因循。故人或罵曰因循先生。余為作歌以解之。贈先生。歌曰。先生謀事。雖因循事成。豈復尤因循。麤暴謀事世不少。先生因循竢時臻。休道白頭無成事。從来早成非大器。方今天下事如麻。揣摩縱横暗勞思。壯士俠客常敲門。悲歌慷慨倒青樽。罵為因循都不省。奇功只要不食言。先生大節我已識。小々俗事亦善測。往々為人解紛難。默々低眉無德色。義氣俠骨高於山。不惜為國微軀捐。世上艱苦甘於飴。錬磨心腸五十年。因循因循君勿口。因循竢機是老手。泰山崩前色不變。先生心膽大於斗。先生視而笑曰。善矣哉。盡我也。因自號因循。

先生先生方水戸景山老公之時。奔走周旋。盡力乎國家事。因賜俸若干。及水戸藩廢。為茨城縣少屬。遂為其貫屬。

善諷子曰。余與先生交已二十年所矣。未嘗見其勃然之色也。古之有膽量者。史稱其喜怒不形於色。而先生有喜則笑容可掬也。而怒則否。此其所以老乎世故耶。抑天性寬恕而然耶。吾聞之。燕田光曰。血勇之人。怒而面赤。脉勇之人。怒而面青。骨勇之人。怒而面白。神勇之人。怒而色不變。先生豈所謂神勇之人耶。吾深服之。

武富杞南曰。允雋杰之人。世不易多得。而平交間。

率多窺視。不省錄其善。使其終埋沒可惜也。苟用意於此。雖爾汝之侶。每有可服可嘉之事。隨即紀之傳之。亦學文者所宜為也。古人樂道人之善。如斯傳。可謂寔獲古人之心者也。

川田甕江曰。首尾數句。舉要畧敘。中間挿入長歌用韻語。以詳寫其為人。何等巧手。

守山順成傳

守山順成。初名猪三郎。浪華人也。年十八。慨然自奮曰。吾不幸生商賈家。商賈賤業也。大丈夫豈可齷齪爭錐刀利哉。乃來江戶。不齎一錢。無處寄身。因為鹽坊医家冊野某僕。是時余亦寄寓其家。某日省病家。猪三郎擔藥籠而從之。病家與酒錢。則懷以歸。每夜買酒肴。献余曰。願先生飲之。為僕講書。且縱談古今事。余為講語孟。或說和漢古今事。猪三郎聽之。到深更不少倦。如此者有日。志益勵。偷閑讀書。尤好易。有疑義則質余。無幾學大進。作詩文。皆可觀。而於易尤有得焉。歲壬戌。余住下谷。猪三郎自作士裝佩雙刀來謁曰。僕之不肖。亦因先生之教。幸得知斯道之尊。請先生名字。僕以為終身之戒。余乃名之曰滚。字之曰如斯。通稱之曰順成。號之曰活水。且曰。異日作之說。以發其義。順成再拜曰。僕既屢聞先生講語孟。畧知其義。何復煩先生作說。僕但觀源泉之滚々如斯者。砥々讀書。以順天地之理。則何志之不成之有。果有成。則是先生之賜也。乃開業本庄。賣卜自給。歲癸亥。余將下帷麹坊。使順成卜之。吉。遂下帷教授生徒。稍進。乞治者亦衆。因得不仰祿米而食矣。順成既開

業講讀。益力。兩目生翳瘵之不愈。遂失一目。因復寓余塾。學軒岐之術二年。有所得。開業于西郭鷲森村。旁教授村童。而乞藥者日盈門。丙寅秋。米價騰貴。斗米直一圓。江戶窮人皆建幟大書困窮。連連猶黨也。造諸侯及富商門乞賑恤。府下騷然。順成聞之。使門人負麥二斗贈余曰。粟米貴於玉。恐先生匱食。故敢以饋。自今每月為恒例。余謝其篤志。又指几邊盆石菖蒲詩示順成曰。鬱々石菖蒲。生石只飲水。几邊一閑人。身世正相似。順成笑曰。先生復作骫髒言乎。然先生非久貧者。僕請試筮之。乃筮之。遇需。曰需須也

北南曰頗語學盲史

人長則須生也而志亨也故曰需于酒食貞吉先生過三十五六歲則貨食有餘贏乎又竝仕吉曰先生口訥而行峻不能媚權貴恐不利出仕其慎勿仕余興其言丁卯夏四月順成患疫招余至則舌卷不能言瞪目視余余灌藥口噤而不下是夕歿蓋僻村乏良工劇症失下之所致也余為之哭而慟曰余門生前後數十人而順成終始謹事自今而後復有如順成者哉順成有至性嘗省老母以金若干為壽順成還江戸老母報之以生薑一苞順成每食未嘗不泣拜有罷勉國事者與財善視之故草莽慷慨之士慕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　蒲生氏捽

南豐曰視夫政而不言猶之可也視秕政而贊成之天下將如之何此輩學術迂僻固不足貴吾共左袒于順成耳

風來見常慨然語諸生曰人之所以為人以忠孝也苟人缺忠孝大義則非人也吾不欲與此輩交嘗遊一老儒門後憤其人視幕府失政而不一言請削門籍又裂其所書天地有正氣幅曰嗟腐儒不知正氣之為何物讀書萬卷乃不若一武夫堀織部乎織部者與幕府權姦抗論而死者也其慷慨尚氣節蓋如此戊辰夏余蒙　鎮臺府徵顧思順成言曰順成勤王憂國之士也余之蒙　恩命固其所喜而嘗戒勿出仕者謂仕幕府及諸侯耳輙奉徵趨徵後累選為少史賜祿百三十石乃又思順成泣曰年過三十五六則貨食有餘贏之占中矣使順成猶在其欣躍果如何哉冊野某亦篤厚人令為太政官主記屢訪余語及順成事則嘆惜不已順成娶農家女生二男皆尚幼

善諷子曰昔者揚雄沈默耽著述人皆笑之而獨侯芭終始謹事之嗚乎順成亦我侯芭也而今既亡矣夫誰為我解嘲者噫明治四年春二月屬稿于東京魚板橋西玲瓏齋中

川田甕江曰有斯師乃有斯弟子此篇雖曰順成傳我必謂之蒲生氏傳

近世偉人傳　卷之十　蒲生氏捽

元田南豐曰精粹先生學主忠孝心存憂國故其門多慷慨氣節之士若順成者蓋其一人耳先生特哀順成早死不能有成其志而作是傳以深致痛惜之意豈亦自有所感耶至其文辭曲折紆餘一唱三嘆可與退之祭十二郎文並讀

岡鹿門曰序實際事愈出愈實惻々動人古人云詩尚實際文亦然

半牧方士傳

半牧方士者越後三條人也名椒字其馨村山氏稱秀一郎初名通字仲宣號荷汀而半牧方士其後年所號也幼而穎悟年甫六歲諳誦小倉百首長而猶介沈毅不妄交人負笈西游與藤本鐵石山中靜逸

朗盧曰同類聲氣甚洽不合

諸子交善文久癸亥秋藤本鐵石松本奎堂等奉中山公忠光舉勤王義兵事不就而死方士時在播磨聞變走入京師命門人筒井某護送鐵石妻於備前

又曰鐵石得友

當是時幕吏搜索義徒甚急方士復走播磨潛匿焉甲子夏遂去播磨變姓名與筒井某俱經間道歸越

後東西歷遊凡二十年矣方士既歸鄉與小柳春堤鴨松溪等交結論尊攘大義嘗抄藤田東湖吉田松蔭遺文而上梓須同志以鼓舞義氣余亦得其書一本戊辰春王師破賊于伏水東北騷擾方士慮北越亦將為戰地也乃與小柳春堤鴨松溪星野藤兵等

朗盧曰知名義者[illegible]為法

謀預畫平定策上之北越鎮撫總督高倉公五月官軍奪米山壘進取柏嵜賊營賊將走加茂長岡城亦破賊軍連不利於是賊疑方士等告北地情狀於官軍也先捕松溪春堤下獄時霖潦過度信濃川將決方士避水在片口村松尾某家適潟春堤等被逮捕之報同松尾某逭匿內山村近藤某家某避兵燹搬運家具于山中遣方士守之會方士弟某來告賊兵物色急而去當是時東自巢門山西至雲浦壘壁相接礮聲如雷日夜不已賊勢復甚熾矣而鄉里訛傳松溪春堤既被斷頭方士慨然曰與其受縲絏辱而死賊手不若自盡以潔身即作遺書托後事於兄弟且賦國詩二首悠然自裁時年四十四後經一月東京鎮臺府徵書至兄弟為之痛惜焉己巳冬太政官

朗盧曰近日士人往々忘名義曾一画士之不及何也

賜褒辭曰村山秀一郎以艸莽一介之身夙抱勤王之志接天下有志之徒將攄報國之忠悃戊辰春上

書鎮撫總督告北越之情狀方王師進入之時為賊所制歷卒自盡為特可憫恤因賜養子恒次郎終身月糧三人口

朗盧曰簡澹古潔自史公論贊來

善諷子曰方士畫工也其画品高古如其為人而其画世多傳之者故不復著特著其大節亦方士之志也哉

余得方士書藤本鐵石画稿小品一篇亦可以見其志因付錄于斯

藤本鐵石翁所臨摹沈芥舟畫冊十幀原本浪華灰屋某收藏十六幀摹本今欠其六筒井香山受

之於翁。珍襲裝潢既成。請余題言。且語曰。或者觀此以其不似原本輕焉。余曰。此蓋稿本也。故其烘染處勾葉處皆省畧焉。翁常與余論画曰。位置邱壑。或可以意移。筆墨之靈活。何假之他耶。此本筆墨不失翁之為翁。何其不似原本之病。且香山之珍襲此本。意別有在焉。乃為題一絶。還之。瀧公邨壑鐵公筆二美合并。把玩閒此本。別存真賞處。丹心一片。濟時艱。

小野湖山曰。半牧之畫。余數觀之。其為人之奇亦略聞之。而其忠慨之節凜然如此。得此文始知之。甚矣文之不可已也。且不稱其畫稱其大節。有是半牧子之知己矣。有此文。半牧子可以瞑也。惜無

岡田后得曰。方士與松溪善。松溪有才學。與余同里人交善。而余不知方士。然因其友以知其為人。又讀此傳。想見其義烈凜々有生氣。筆與其人並足千古。

朗廬曰其辯不及其號

又曰小富鄭公

朗廬曰明白正大尊王之口亦執以為叉賊者叫悶死

沖剛介增井熊太傳

沖剛介者。鳥取藩士也。名銓。號天外狂夫。為人精悍能辯。嘗奉藩主書。使幕府閣老板倉防州。面陳書中餘意。反覆論辯。防州作答書。以付之。剛介歸至濱松。自意答書可疑。乃析封見之。果與其所口授異。輙再如江戸。出其書而詰難。防州愧赧不能答。乃面改作答書。以示剛介。剛介受讀一過。然後封之。持歸。元治甲子秋八月。京師蹀血之變。幕府將起征長之師。於是乎藩論紛然。勤王翼覇今黨相軋。剛介素主勤王。一日與同藩同志增井熊太相議曰。監察某首鼠兩端。陰排正議。彼而不除。則恐害於公家。而大事去矣。乃連署投書於執政荒尾某曰。臣某等伏惟。欲解幕府嫌疑。而嫌疑益甚者。我鳥取藩是也。二三年來。以尊王攘夷之正議。一新闔藩耳目矣。而至今忽欲變之。以解嫌疑。亦已誤矣。明主豈不識哉。而近日姑息之政令相續而出。無他。佞臣惑之也。臣等不堪忠憤。誅除佞臣某。然不告而除君側之姦者。春秋書為叛。臣等固不欲受叛名。故先告而後誅之也。伏冀執事幸察焉。熊太名一貫。字子忠。號北洋。年十八。東遊江戸。學劍於齋藤彌九郎。彌九郎之門生徒常數百人。

南豐曰。從容就死。此爲男兒。
朗廬曰。雙救卽奇救。

而熊太技出等輩。已與剛介投書於執政。元治元年秋九月五日。乘夜與俱襲殺監察某。自訴待罪。是月十一日賜死。二人聞命。神色不變。陽々如平常。徐賦絕命詞。自割腹以死。時年二十二。二人適同年。亦可謂奇矣。熊太雖武人。乎略涉史書。其就囚也。遺書父母曰。忠孝難兩全。自古然。兒今以死報國。恃養不終。幸勿罪不孝。副以歌二首。聞者莫不垂淚云。

善諷子曰。忠臣義士。不忍坐視國家之傾覆。乃除君側之姦。亦不得已之舉也。嗚呼如沖增井二子。豈可以刺客目之耶。其忠憤義烈。後之爲臣子者。其亦可

以爲法矣。

元田南豐曰。斬姦之事。不可以訓。然其志則出忠君愛國之至誠。與以私怨賊殺人大異。賜之死無太酷乎。

坂谷朗廬曰。當時尊王勢焰薰灼海內。如二子亦其翹々者。何得起之今日。警醒世之忘大義名分者。

頤廬曰。其言當否。非吾輩所知。而文則發越鋭鼓。使人消惰氣。

近世偉人傳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横山正太郎傳

横山正太郎者。鹿兒島藩森喜右衛門第三子。出爲横山某之義子。庚午歳。遊東京。入田口文藏塾。頗勵精。一日竊慨乎朝政之不振。作上書。揷竹頭。乘夜。詣集議院。建其門扉而還。抵藩邸門前。以訣父及鄕友之書。托閽人。乃屠腹焉。閽人驚告同藩士。同藩士問其故。正太瞪目曰。自朝廷開集議院以來。抗疏者無慮數百人。其情多不上達。然則余今以草莽卑賤之軀。獻區々之愚論。其望採用也難矣。然業已抱意見默止。非吾本意也。因念不若一死以諫。故到于此耳。同藩士乃及其未死。欲告其建言之達否。遣人集議院問之。會集議院判官懷其上書。朝太政官。乃還告之正太。正太欣然。乃瞑。實庚午秋七月二十七日也。其書曰。方今朝政一新。天下四方。屬目之秋也。宜府藩縣共依遵朝廷大綱。以各新敷德政矣。豈圖舊幕弊風。暗浸淫乎朝政。昨日所以爲非者。今日以爲是。請試擧十弊。一曰。以輔相之大任。而猶侈靡驕奢。上則暗誘叡明。下則不省蒼生飢餓。二曰。大小

官員外張虛飾。內貪名利者不鮮。三曰。朝令暮替。萬民狐疑。迷方向。此以作事多牽強付會。用心之不著實也。四曰。驛道人馬增其貸。且使獻國財五分之一之類。總不察人情事實。不省人心之歸不歸。可謂刻剝矣。五曰。不崇正直而尚才能。廉恥不立於上。故世風日趨輕薄矣。六曰。非爲官求人。而爲人求官。故諸吏不盡心於已任。或有以官職當商業者。七曰。酒食之交厚。而道義之交薄矣。八曰。以外交之條約輕卒。物議沸騰。九曰。黜陟之大典不立。故多以愛憎進退人。如春日某廉直之士也。而以私恨陷寃罪者數矣。聞此出乎一二大臣之意。十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伏冀今日在朝之君子。有公平正大之善政實績焉。其副書曰。方今草莽間。盛唱征韓之說。此畢竟出乎慨皇威之不振。雖然起兵有名焉。有義焉。若對海外。一失名義。則縱令獲大捷。奈天下萬世之誹議何。兵法不云乎。知彼知己。今如朝鮮。姑舍之。察我邦之情實。萬民困窮。迫乎飢渴。政令屑々于瑣細枝葉。而其根本至今不定。百事徒汲々乎文具。其實效之立者甚鮮矣。口唱一新。未見一新之德化。萬民洶々。天下隱然有土崩之兆。若使我國勢充實盛强。則區

朗廬曰。龍點睛

々之朝鮮豈敢加非禮於我哉。愿不出于此。而只侮朝鮮之國小力弱。欲妄起無名之師。苟起師而萬一蹉跌。則天下億兆謂之何。今蝦夷之開拓。猶受其土民之怨多矣。況於征韓乎。且朝鮮近来屢與外國戰。頗慣兵革。不可與文祿之時勢同日而論也。文祿之役。以豐太閤之威力。尚費數年之力。而粗暴之徒高言放論。欲丸弄朝鮮於掌中。真是欺已欺人。以國事為戲也。愚意今日之急務。在於先肅立綱紀。整一政令示信於天下。使萬民安堵。且宜慮蕭墻意外之變。豈暇問朝鮮之罪哉。其訣父及鄉友書。亦頗剴切可哀云。正太為人淳朴。善事父母。平生寡言。然視其藩政及交遊中有闕遺。則必直言。死時年二十有八。善諷子曰。聞正太平生未嘗激烈議朝政。今觀其上書。可謂激烈矣。故一死以謝之歟。是其人朴直可想見也。嗚乎。士仕直言無諱之朝。尸素箝口者。聞正大之風。其亦可以愧死矣。明治三年庚午秋八月。撰于青天白日樓中。于時木犀蕙蘭盛開。筆研皆香矣。

坂谷朗廬曰。其事不可有二。而其忠誠則多々益妙。三千五百萬誠心凝為一。以立富強之業。天下豈有歟哉噫。

小川田夔江曰。所陳十事。雖不無失。竊然亦有其深中時病者。噫横山氏憂國之士矣哉。

小野湖山曰。余嚮在鄉聞正太郎自盡之事。後又讀其上書。深悲其志。欲録以傳後世。今讀此文。實先獲我心者。余復何言。

元田南豐曰。横山氏氣節比胡澹菴。而誠忠過之。嗟以若人。而作若言。當路君子豈可不猛省乎。

月性傳

朗廬曰。一生大本領文自此入筆勢矯々

南豐曰。海防僃之名

月性者。周防人也。字知圓。住持於其國大島郡遠崎村明圓寺。為人狂狷。憂世。嘗讀西蕃紀傳。至於西班牙以天主教蠱誘吼哇。遂奪其國。慨然揮涙曰。嗚乎彼得民心。有一天主教焉而已。彼既以教誘民。我亦不可不以教結吾民心。夫民之易感動也。莫吾教若。我將以吾教結民心。以拒彼來誘我民者。因毎說法。必寓尊王攘夷意。言々懇惻。聲涙倶下。庶民感激翕然趨之。聽者常數千百人。其藩老益田某等尤信愛。屢延見之。於是月性名譽噪于遠近。時人號曰海

大奇

朗廬曰肉食者自言然

朗廬曰有至性所以憂國

朗廬曰其奇非豈一筆所及

防僧安政丙辰春本願寺主召月性於京師問其所志月性乃作數千言書呈之寺主大奇之給俸錢若干置之東山別院將有所用方是時天下爭講海防策京師儒梅田定明源二郎素與月性交善一日談及紀伊海防囑月性往說其藩月性即理行裝至和歌山藩老久野某迎見之私邸大嘉其說嘆稱曰以方外人其杞憂猶如此我輩肉食豈無忸怩乎幕府之開拓蝦夷也命本願寺主遣其徒以教諭夷民月性中選將之蝦夷適有故不果居一年辭而歸省母寢痛作其狀悲泣淋漓讀者皆垂淚五年戊午春本願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下　五　蒲生氏梓

寺王又召月性月性暴病而死年四十二月性狀貌魁梧好酒善詩自號清狂蓋取諸陸放翁詩酒清狂二十年之句歷游四方與天下名士交一時有名儒家篠崎小竹齋藤拙堂坂井虎山等皆懸榻待之且各作文賂之時論比之於靈一浩然其少時出郷也題壁曰男兒立志出郷關學若無成死不還埋骨豈期墳墓地人間到處有青山平素土木形骸破衲敝履頭如栗殼旅舍人往々認為越獄人拒之或戲擬之剃刀輒掩頭逃匿如嬰兒性快宕擲金如土倦輙張妓樂兀然坐粉圍中吟詩歌俗曲音吐雄爽四坐

朗廬曰與遠事於論贊史公口吻

傾耳然決不宿青樓時發其氣耳與人議論不合奮袂叱吒狀如夜叉云

善諷予曰余聞之於故友桐石屋曰月性嘗與賴三樹等飲于月波樓醉後慷慨說法陳尊攘意三樹等皆泣矣嗚乎月性學兼八宗忠孝至誠能動人非韓愈所謂墨名而儒行者耶我烏得不為立傳作月性傳

坂谷朗廬曰嘉永中余過伊勢訪齋藤拙堂入津城門一僧頭如蝟毛破衲敝履手持文書兀立與門監爭辯曰此卷豈足下輩所能解乎監益怒欲

近世偉人傳　卷之下　六　蒲生氏梓

拘之既學館生徒十餘人馳至大笑保擁其僧去門監瞠然余怪徐至拙堂家坐客數十人而僧最為上客初知其為月性後相會於浪華客舍相近日夕來往數月大論外國處置說或不合而主旨共歸尊王久坂義助兄玄機亦同宿酣飲絕叫至受小竹松蔭諸先輩之規今日屈指將三十年讀此傳慨然嘆其死急呼酒祭之不勝懷舊之感也

明治十年二月素揮淚識

岡田右淂曰入手一段筆氣滚々秋濤蹴天末段摹寫如画家寫眞頰上加三毛風神奕々清狂和

尚呼之欲出。

文曰。聞月性劫時不好讀書。母以為遲鈍。督譔甚厳。月性一旦感悟。折節讀書。年十五辭鄉游學豊肥間。學業頓進云。題壁詩豈作於此時耶。

月照傳

朗廬曰。八字全篇綱領

朗廬曰。既已非凡

月照者。西京清水寺成就院住僧也。為人慷慨重氣節。善和歌。初名宗久。稱久丸。家世業醫。久丸年甫十五。父玉井宗江。携詣清水寺成就院。托其住持蔵海上人為僧。天保乙未夏。代師蔵海。住持其寺。改名忍向。號月照。嘉永甲寅春。讓寺職於弟信海。歷遊諸國。以觀察世道人心。丁巳冬。夷艦泊浦賀港。天下洶々。先帝深憂之。月照先衆唱義。出入諸公卿門。以勤王事。又奉勅修法。禳妖氛。先帝賞其誠忠。至賜御書御衣。是以幕吏尤忌之。近衛公某恐其罹禍。命避難於薩摩。使薩藩士西鄉隆盛。有村俊齋與俱。戊午秋九月十日。月照與隆盛俊齋。及僕重助等。同發京。抵大坂。適聞島津侯某税駕於長下關。乃欲謁之。買舟而發。阻風。十月朔。得達下關。則侯已帰國。隆盛乃欲先發告其主。謂月照曰。師當至筑前博多。留俟予迎焉。乃分手去。月照等至筑。或告幕吏追蹤甚迫。既而福岡藩士平野國臣來曰。事甚急。宜速潜行。乃自改名雲外。稱月照弟子。月照改名靜溪院鐵水。僕重助改。藤次郎。皆偽裝道士。下筑後川。從久留米若津。抵柳河小保。又買舟而發。上薩摩市來港。至第二關。陳

朗廬曰。艱苦可想

朗廬曰。時運未至事皆乖逆。使人悲憤不勝。又曰。情景照千秋

南豊曰。誦此詞而不泣者非忠義之士也

說詣鹿兒島道士清淨光院。關吏叱不入。乃轉取迂路海瀨。十一月八日。得達鹿兒島。十一日。詣清淨光院。是日訪隆盛。而島津侯既病歿。終不得謁。相對哭。居無幾何。聞追捕又至。乃欲同隆盛等避難於日向。泊舟于御舟浦。時會望夜。大月霽朗。開宴吟賞。酒酣。慷慨書和歌。示隆盛。隆盛受而懷之。與月照相抱而投海。國臣等大愕。各入海拯之。隆盛幸蘇。而月照則不可救。翌日。藩廳遣人撿之。隆盛夾囊中有月照歌二首。其一曰。大君乃為爾波何爾加惜加羅牟。薩摩乃世登爾身波沈無登毛。於是國臣等復還薩旅舍。

朗廬曰僧推談笑賦柔可想

嘆曰我輩今罹幕吏毒手必矣不若割腹而死藤治說以未可死既而國臣終放於日向藤治神送京師月照死時年四十六僧臘三十六葬于薩南林寺月照顛沛流離之際或問曰幕吏捜索如此急師若被逮捕能不變節乎月照笑而咏歌示之曰弓矢登留身爾波阿羅彌度比登筋爾立志心乃末波如盤羅志初月照好和歌受歌道於近衛公登其門籍

善諷子曰嗚乎月照投海之辭僅々三十一字乃可以抵彼懷砂賦二百餘言豈不亦壯烈乎而世之稱歌人者大抵遺外世事嘯咏乎花鳥風月馬耳豈足

復稱哉

坂谷朗廬曰二和尚皆以月為稱皆僧中之豪傑雖志不遂能發光於暗雲中可謂奇也

又曰藤治苦節近日載新聞紙艱楚萬状臨死不亂可謂奇男子

元田南豐曰月照與西鄉氏同氣類也月照死而西鄉氏則為明治中興之元勳人之有成敗得失豈非天哉噫

大久保親春傳

大久保親春土浦藩士也字子信號靖齋稱要為人慷慨有見識當天下無事之時常用心於邊防憂憤見乎辭色世人往々目曰狂嘉永三年藩主奉幕府命守浪華城建議置礮臺海口以備不虞親春與有力焉因謂西洋火術日精不可以不學乃研究其術始鑄巨礮自題銘曰神靈忽奮神州氣蠻器却碎蠻國船安政元年魯夷碇泊浪華港親春率兵警備指揮整肅甚可觀藩主大賞之幕府諸有司上京議開兵庫港親春大論其不可使藩主抗疏其議遂止五年藩主免職親春扈歸江戸遂為幕吏所忌中以法

禁錮之六年病歿年六十二當其被譴責泰然自如嘗謂親近曰不過三年吾冤當洗雪歿後三年朝廷命幕府赦其譴建墓碑果如其言矣親春幼而孤事祖母孝鄉黨稱之性恭謙丰采秀徹言語清爽善與人交四方之士乞謁者一月大率至二百名常置筆硯座右記其語頗味其所交多一時名士會澤憩齋藤田東湖藤森弘菴等最親善云親春毎聞雷鳴喜稱快々亦可以想見其剛邁也其所著花守津穗五卷懷刀記一卷土屋氏系譜二卷武林隱見錄

一卷。土屋家累代言行録一卷。正氣堂叢書三十卷。雜録十卷。皆藏于家。

善諷予曰。吾聞土屋氏祖先之墳墓在甲斐者。年久而堙滅。人莫能知其所。親春徴之古籍。問之父老。始知其所。告藩主。毎歳遣藩士祭祀焉。嗚乎。久者難知。遠者易忘。是親春所以有系譜及累代言行録二書之著也。其忠孝追遠之情。蓋厚矣哉。

桐石屋曰。史氏之筆。可以扶持世教。諷旨絶妙。

元田南豊曰。親春材兼文武。有名聲。最為藩人所重。幕吏廉之。浮其與義徒交通文書。有謀要撃間

部閣老于東海道事。因以罪云。此土浦人所説。

岡鹿門曰。余聞之竹堂子。親春嘗學兵于平山子龍。精于兵家言。天目山勝頼三百年々忌。代藩主會祭席。長坂長閑子孫亦與祭席。遺臣輩以次行香。次及長坂孫。進至位前。衂血迸出。不終儀而退云々。親春為竹堂談如此。

又曰。魯船来于天保山下。大原公徽行。訪親春。請就而借兵。親春困甚。奎堂所談。余在大阪。暱親春家。嘗所役之小婢。好説親春之事。今皆不記

朗廬曰。一生奇志。自五字生。

又曰。一事已可知其人。

朗廬曰。画人中亦有平原太守。

又曰。似張睢陽。

南豊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古人豈欺我。

浮田一蕙傳

浮田一蕙。名可為。京師人。班画院寄人。職名。嘉永癸丑墨艦之来也。適在江戸。謂其子八郎曰。志士報國之秋至矣。然非依頼於右族巨藩。志不可成。乃請長州藩。編八郎其隊伍。既而幕府講和。墨艦抜錨去。一蕙不勝憤。毎有乞画者。輒作神風覆夷艦圖以與之。安政甲寅。墨艦再来河寄。一蕙遣八郎察其形勢。圖其地理。將有所策。是年皇城災。以一蕙班画院寄人也。召還画御屏。功竣褒賜。當是時。外患日迫。國事日非。一蕙乃因當路某公上時務策廿篇於天子。嘉納之。問其名。則向画御屏者也。五年戊午秋。幕府起大

獄。天下名士多被羅織。一蕙父子亦繋獄。尋押送江戸。京師人池内大學亦踵至。一日幕吏同鞫之。一蕙執義不屈。大學吐言曖昧。稍阿幕府。一蕙還囚室。大怒。責大學罵曰。汝非士也。大丈夫寧為溝中瘠。豈可無節哉。八郎素與大學相友善。乃謂八郎曰。汝宜速與大學絶交。不肯則吾絶汝。因激昂論君臣大義。聲聞室外。己未秋。獄讞籍没其田宅。放父子歸京師。一蕙囚中病瘻。遂不瘥。至此没。年六十五。一蕙平居喜讀孝經。諳誦不錯一字。教子弟必先以孝經。嘗創

哉

朗廬曰無々以画鉄實用却似洋画人又曰如此則画亦大矣

意作孝經圖獻之　天朝常謂門生曰画雖小技乎其關教也大矣古者工執藝事以諫君彼徒粉飾花鳥以悅俗目者非我徒之画也至於此隣化其教行以孝聞者有三人矣一蕙又通陰陽家術甲寅災後造營　皇居也上言曰昔者慶元之造營百度苟簡　皇居不復舊觀寛政之造營白川侯董役稍廣其前庭然南門斗出宮垣四隅缺矣夫萬乘之居而隅缺不祥也爾後災變蓋由于此也由是安政之造營　皇居四隅皆全而不缺云

善諷子曰吾觀一蕙因中罵大學之言凜々有生氣不圖画工而有古烈丈夫之風也所謂技進於道者歟

阪谷朗廬曰畫人而立大義有一蕙有鐵石之情如是　皇室豈得不盛哉

元田南豐曰池内大學初唱大義已而變其節却為幕吏游説由是聲望頓衰終為勤王黨所刺云吁士之不能卓然樹立而與世浮沈反覆無常以智巧自許者焉知其不為取奇禍之階梯也至若浮田氏則可謂得正而斃者矣

朗廬曰昔服妙

幕府下脱幕府二字

朗廬曰空

齋藤三平傳

齋藤三平者奥州盛岡人也初名某少而慷慨學長經濟年十七慕幕吏高橋三平者有威權自更名三平仕南部侯為近侍兼會計職嘗為其藩說豪富石橋彌平者借金三萬圓年二十二辭職歷游諸州遂至于江戸卜居桶坊為商屢上書幕府閣老某言蝦夷開拓之為急務南部侯又起以為勘定奉行使之謀進家紋騎從前頭用金章檐三平乃百方請要路終得聽焉初三平薦横澤某兵庫居要職某反忌其才譖奪其職欲送之盛岡而鴆殺其友花輪某贈書告其姦謀三平乃脱走匿奥岩城其藩鳴其脱走罪訴幕府捕三平將致藩三平訴冤町奉行鳥井某甲斐守其冤之乃欲鞫其曲直召横澤某々稱病不至然三平冤白唯譴其脱藩之罪不許住江戸三平乃住濹東小梅村當此之時夷艦來浦賀天下洶々三平竊慷慨曰我有一策彼可擊破也乃命画工作戰捷圖裝屏建其書齋余偶訪其廬觀之輙賦詩示之曰亞夷連年荐乞盟來泊内洋勢縱横藤子慷慨竊有策自道一戰殲張兵乃使画工圖其事其圖一々快人意鐵騎蹴波白雪斑醜虜驚説天兵神火擒巨艦紛々

中權閣想之奇使人呼一大白

朗廬曰篇中眼目又其人眼目

朗廬曰一生本領將立而身不存今古英雄一大遺憾可為痛哭也

又曰傳中事業似戰國策士所以好其書

委地敗走無遑轉火輪天兵乘勝如破竹輕騎追及只一蹴輪斂抽旗爭先登亜夷舟中指可掬日本之刀誰克當左屠右剪似驅羊暮雲慘澹風冷々攝聾涌動大東洋憶昔豐公壬辰役八道瓦解竟無敵藤子此圖頗相似我知異日奏此績嗟呼田野蓬蒿中誰知忼慨有若翁我亦切齒常嘆此今對此圖恨成空三平視而欣然曰先生可談也乃命酒欵接後屢訪論時事安政三年丙辰三平又上書閣老阿部某伊勢守言蝦夷開拓事其奇而薦之幕府敕給廩十人口將有所大用適某病死三平之建言不行當此之

時時局一變海禁已弛遠人麕至三平乃雇米人某ヲーエンド自捐貲謀開拓從事於礦及殖物無幾罹疾殁實文久紀元辛酉九月六日也米人某常深服其才學至是痛哭亦得疾而死矣三平為人厖眉脩面清瘦如野鶴常默然端坐如有所深思者

善諷子曰吾始訪齋藤翁時年甫弱冠翁不甚敬及贈詩論時事蓋頗服焉及後訪之稱先生而不名翁平素好讀戰國策時延余質其疑義蓋其游説經濟皆出乎此矣吾又於其友人溝口桂嵓家觀其所彫刻象牙蛤蜊蠻子方寸餘耳而襄口樓閣巍然禽獸走飛草木繁殖歌童舞妓醉客雜遝歷々皆可辨云

小野湖山曰余亦曾識三平其平生行事此傳略盡矣蓋三平以膽智自許以經濟貨殖為志而終身貧窶不得有所成如所謂坎壈纏其身者可惜也

又曰題画詩句々雄快讀此詩亦可以知其圖之快人意然詩画之快真可喜也時事之不快意如之何也噫丙辰春二月識

坂谷朗廬曰余鄉有夢中摧外艦覺而說其快狀者又有一人風顛說外兵狼狽降伏之狀者六時傳以為奇至画之詩之則更奇可以觀當時人心之所向也

朗廬曰二十三不嫁蓋醜矣詎知此可稱絶美也

又曰人世快事

南豐曰稱望東者暗寓戀闕之意

浦野望東傳

望東者福岡藩士浦野勝幸之女也。初名元子。年甫二十四。嫁同藩士野村貞貫。元子為人明慧而有氣。自鍼黹紡織。以及點茶挿花末技。無不詣精。而尤工和歌筆札。其夫貞貫亦雅人。黒頭致仕。與元子偕婆娑乎林泉。唱和以娯。元子年五十四喪夫。剃髪稱望東。望東與元邦訓相通。故取以自名。漫游上國。與諸名家唱酬。其名大發。當此之時。幕吏擅權。蔑如皇室。望東竊憂之。年已六十矣。密謁大宰府流寓之諸公卿。其開壽筵也。三條公賜之扇及歌。歌曰。須邊

玖爾乃太々志幾美知遠布牟比登波知登世乃佐加毛也壽久古由羅無。望東感喜再拜。乃賡歌曰。末登比津々老乃佐加路遠乃保里幾天多々志幾美知登那留曾宇禮志幾。平生詠歌尚質實而惡虚飾。故詠風雲月露。亦皆寄托深遠。慨世之情。隱然言外。山口藩士高杉晋作嘗避難来于筑。望東匿之己墅。慶應紀元乙丑。福岡藩殺正議士二十餘人。望東亦以屢與正議士會。且庇逋逃士。得罪。特以其為女子。減死一等。處流於筑之姫島。造小獄囚之。望東哀同志之死。刺血書心經。副之以和歌。各贈其家以弔祭

朗廬曰亦人世快事

朗廬曰快女子

之。其在島也。小屋一間。醎風蚤雨。雖丈夫所不耐。而望東怡然自得。不渝其志。著日乘三卷。二年秋九月。長門正議浪士等憐望東年老而窘乎牢獄也。潛航姫島。奪以去。匿馬關。高杉晋作等厚遇之。既而移之於三田尻荒瀬致和家。遺侍婢懇待之。無幾何罹病。長矦乃遣醫問之。且贈衣服糖菓。吏胥兵卒尚氣節者。亦更来訊望東。欣然曰。蒙斯渥恩。生已如姫妃卧病。死亦奚憾焉。三年丁卯冬十一月六日遂殁。享齡六十有二。有子曰貞則。先殁。其孫省亦受訓家庭。周旋國事。坐嫌疑下獄而痩死。時年二十四。

善諷子曰。南筑當時閨秀不乏其人。如少琴採蘋。皆以風流文藻著。而其德不足論。望東獨以慷慨氣節著。余故為立傳。聞京都府大參事植村某捐貲刻其日乘。亦可謂我輩人也哉。

坂谷朗廬曰。當時尊王己有僧。又有女。氣運之盛。有不可已者歟。

元田南豐曰。望東以眇乎一未亡人之身。而唱尊王大義。志節凜然。馳名於天下。照映史策。可不謂我東洋之美事哉。

朗廬曰女先生又女丈夫

南豐曰若無此氣力何能力學成名哉又曰辭氣動人

朗廬曰不復嫁一句宜却山

文鳳女史傳

文鳳女史者東京麴坊人高島彌兵衛之女也。幼而聰慧好文雅。學筆札於佐野東洲。受句讀於竹村悔齋。又學茶儀於宇佐美黙齋。極其奧秘。悔齋沒後入一齋門。問經業。作詩文。都下稱爲女學士。時文政四年也。當此之時。幕府隆盛。而城仕女數百人。女史出入閫内。教授之。諸親藩亦延入後廷。聽其講說。尾紀兩公尤寵遇之。是以門戶赫奕。男女子弟至六百餘名。時林氏司海内之文柄。而不許女子執贄。特以女史篤學力行。無世上婦女艶冶之態。許登門籍。世以爲榮。女史號竹雨。文鳳其名。爲人靜婉而内嚴肅。嘗薄暮過柳原。有剪鐐兒將剪其所佩。女史拔銀釵。擬其眼。剪鐐兒辟易而去。少時父母爲納壻。女史謹事之。一日侍宴於樓上。宴罷。女史奉案而下。失脚而墜。壻在樓上問曰。毀器乎。女史憮然曰。噫何良人之失問也。宜先問妾。獲傷而唯器之問。妾不願伴如此不情不仁之人也。乃請父母與壻絶。終身不復嫁。齡六十有六以終。有弟曰靜壽。以女弟子高瀨文輝配之。文輝盡傳女史之諸技。代義導其子弟。一齋季女竹露亦受筆札茶儀於女史。文輝乃請先師墓文於一齋。手書以刻石。建城西四谷祥山寺。

善諷子曰。余嘗謁麴坊菅公祠。觀女史所書大幟。筆勢夭矯。殊不類婦女子筆蹟。又嘗看其詩。亦可誦矣。内子學筆札於文輝。及見女史風采。爲余說其軼事如此。

坂谷朗廬曰。余平生惡女子之卑屈。又最惡女學士之得意色。然品行秀潔。果如文鳳花蹊二傳所錄。縱使有缺乎三從之教。請以洋說賞之。又曰。不問馬之人。豈易得乎。然亦識見卓然。頗似開男女同權說。

岡田后得曰。文鳳花蹊二女史各得佳傳。長不朽。方今晴湖女史名聲籍甚。其伎倆那讓二女史。而未爲立傳。是爲可惜耳。噫。

朗廬曰。命下加云字。似語氣悠揚。

朗廬曰。舉其一文。而學問識力俱見。此法元自史遷來。

花蹊女史傳

花蹊女史名瀧。攝津國西成郡人。跡見重敬之女也。系出于天種子命云。女史性明慧。生三歲。已不與群兒嬉戲。唯好書畫。父奇而擇師學書画。在西京有年矣。明治五年壬申之春。始来於東京。以書画開業。生徒日集。乙亥之冬。新築女學校于中猿樂坊。大興女教。生徒常數百名。多華族貴人。洋人亦有入校者。其所教和漢書籍及書画算數裁縫女紅。生徒受教者。容儀貞靜。閨秀彬々然出焉。女史齡三十。內行整肅。雖或周旋乎緣內嘔啞之席。未嘗為鄙猥之態。嘗應洋人之需。画四季花卉。自題曰。趙昌好画四季花卉。以芍藥躑躅寒菊山茶或梅花黃葵芙蓉山茶具數。芬芳嬋妍。古来寫生之妙。稱莫之過者矣。而余亦好画之。然在我邦。則不得不以櫻花具數。夫櫻花五大洲中。絕無於彼。而特有於我者。故余今以櫻花伍牡丹紫藤瞿麥蜀葵萬葉山茶類。殊覺其芬芳嬋妍也。此文雖小品。亦可以見其有膽識也。教部省嘗徵為訓導。女史上表辭之。宮內省亦屢徵。見有恩賜。善諷子曰。天下之廣。四海之大。鬚眉男子。而畢生無聞者。何限矣。而女史以么麼柔軟之身。其名達

天閣。華族貴人執弟子禮。西洋萬里外之人。亦欽其技藝。令其女學焉。豈不盛哉。如女史。可不謂曠世之奇女子乎哉。噫。

坂谷朗廬曰。文部省有女學校之設。史局亦宜有烈女傳之編輯。而女史與此傳。為其嚆矢哉。

川田甕江曰。舉自題文。以表其學識。洵為妙手。朗廬翁評。先獲我心。

元田南豐曰。吾嘗觀女史画。筆力遒勁。絕無脂粉之態。詩亦琅々可誦。今讀此傳。又知其人品太高矣。不圖女流而能至于斯。豈亦昭代文運之盛所使然歟。

岡田后得曰。吾姪春桂。年甫九歲。學書画於花蹊女史。塗鴉橫斜。水墨淋漓。往々已有可觀者。乃知女史教育生徒之懇篤也。予聞兄為立之傳。曰閨秀彬々然出焉。可謂不虛其美矣。

川瀨太宰傳

川瀨太宰名定字子静號桂斧膳所藩老臣戸田五
左衛門第四子也出爲聖護院法親王家臣池田某
義子配其女々爲人聰慧善事其夫池田氏出自川
瀨氏故至太宰復之太宰爲人慷慨有學識嘗憂時
著近史略若干巻起于德川氏初世訖乎外夷登城
之際又精天文地理暦算推歩術著中星表日影表
江州指掌圖等若干巻膳所侯聞其賢欲使與政務
召之太宰固辭焉嘉永癸丑墨艦來下田港太宰慷
慨憤激論尊攘大義策海防急務以上言於膳所侯

者數矣文久壬戌薩土長三侯上京太宰大喜交結
天下志士奔走拮据以勤王當是時海内之士蒙幕
府嫌疑者多潜匿其家矣元治甲子七月之變太宰
憤激殊甚乃唱勤王諸侯合從之説拉水戸島原膳
所藩之士七八名抵因幡其藩立異論不内抵備前
亦不内遂與膳所藩士榊原某專藏澤島某新三郎村田
某精二俱抵周防謁流寓七卿既而諸卿之長府太宰
又往謁焉遂至于萩城上書於城主曰某謹白長門
宰相公閣下伏惟自醜夷來我國以來天下之勢駸
々乎日赴衰弱膺徵之厲詔終莫奉之者天下之志

朗廬曰俊爽銳拔其鋒不可當

士仁人不勝扼腕切齒當斯之時閣下獨奮然先天
下之諸侯唱尊攘之大義走卒兒童亦知其識忠然
而去年八月變起乎不意閣下之志垂成而不遂姦
賊跋扈于朝暴威以迫乎　至尊欲舉堂々神聖之
域化爲禽獸世界於是乎閣下不忍傍觀坐視舉兵
撃賊即去年七月之舉是也然而不幸軍不利姦賊
益恣其兇暴誣閣下以朝敵將欲逞用征伐之名而
傾覆其國其狡黠姦謀實可惡矣當是時苟抱勤王
之志者誰不欲依頼閣下而遂報國之志哉而閣下
反信矯詐之詔畏朝敵之名縮々恭順不知陥乎賊

之術中深自罪劾闔七月之舉家臣七人首又多幽
閉正議之士此所謂自招禍敗者切爲閣下不取也
夫所謂朝敵者非乃幕府及會津等而誰不待彼之
來自我攻之可也今日天下之諸侯若從賊頤使向
我則是亦賊耳我豈赦之哉昔者楠廷尉之據千窟
也北條氏率八十萬之兵以撃之此雖出乎北條氏
之方寸亦假光嚴帝之敕命則廷尉亦當時不免乎
朝敵之名矣若廷尉而畏朝敵之名廢勤王之實功
縮々恭順而戢干戈則焉得奏中興之偉績哉閣下
則今日之楠廷尉也宜以廷尉之心爲心果以廷尉

朗廬曰貞
烈千古

之心。爲心。則防長二州。卽十國也。以二州之精兵。當天下狗鼠之徒。何畏之有。恢復之難之有。某雖在草莽。勤王之志。未嘗一日摧折也。竊聞閣下之高義。而心竊慕焉。去年七月八月變故以來。同盟凋零。宿志不得伸。今僅拉義故三名。而發上國。入雄藩。僥冀閣下不渝其夙志。確乎唱勤王之大義。解數士之幽閉。俱勠力圖恢復。則姦賊無所施其詐術。延頸伏天誅。可算日而俟也。某等雖不肖。請與聞其謀焉。事關天下之安危。情出杞憂之切迫。不顧越趾之罪。布區々之愚衷於左右。不勝恐懼俟命之至。書入。不報。神

原某從七卿。濳島某留周防。村田某同太宰東。後太宰徵行京師。被逮捕。繫獄。捕手抵其家。將縛其妻池田氏。池田氏從容請少間。曰。更衣服而就縛。捕手許之。池田氏入室。悉東良人與義故往復書牘。關時事者。投之火中。自剌吭以死。捕手空手而去。太宰丙寅夏。終被斬。

善諷子曰。吾觀太宰之上書。辭嚴義正。凜々有生氣。嗚乎有斯夫。乃有斯婦。烈矣哉池田氏。吾不得不牽連以書也。

坂谷朗廬曰。六篇精彩。全在上書。慨氣吐霓。天將雨粟。一種之奇觀。

元田南豐曰。夫妻名節。一對好幅。

又曰。先帝之末年。幕吏跋扈甚矣。而天下無敢起兵以討之者。雖防長之士。亦止唱私義。而抗幕令耳。視諸楠判官之事。則大有徑庭矣。而推其所以然。實由在上之君子怯懦而無斷。不能正名分。明賞罰於天下。雖毛利氏其如之何。則太宰此論不果行者。固不足怪也。終使姦賊得志於一時。而先帝暴崩。不能親睹太平之治。可勝慨哉。可勝慨哉。

大鹽平八郎傳

嗚乎士不幸。有舉事非其時。而得亂賊之名者。信乎學者全要識時也。余惜大鹽平八郎之舉事非其時。也作之傳。

大鹽平八郎。名後素。字士起。大坂府士。夙慕王陽明爲人。治其學。敏乎吏務。文政丁亥。捕耶蘇邪黨于京攝間有功。己丑。有猾吏姦卒與豪富交通。蠹政陷人者。事連及權貴從僕。吏皆危懼不敢問。適高井某蒞府治。命平八糾察之。乃憤然爲之施設秘策。摘伏發姦。巨魁自刄。餘黨悉獲。論法處刑。舉其贓得三千餘

海南曰妙喩親切的當而近禪語所以爲陽明家

南豐曰天下何時能

金賑恤鰥寡孤獨其佗斷獄皆此類也庚寅出令喩破戒浮屠者三而逮捕其不悛者數十人悉處流遠近翕然仰其治風于時年三十七高井某年殆七十以老病上書辭職平八慨然曰余本微賤而蒙公之知遇言聽計行除衙蠹鋤民害規僧風以立功績矣而今公歸休我義不得不共棄職以招隱也苟不然平生讀聖賢之書從事於良知之教獨不愧乎心乎乃賦招隱詩無功漁釣亦應非湖上煙波好正歸賴倚吾公濟時效今秋共製芰荷衣平八既致仕以陽明之學教授生徒生徒或有喪心者輙戒之曰世

爲海身爲船心爲柁身船終日浮沈世海如無心柁則素爲利而名風慾瀾情波所覆溺者幾希是故要不喪性寶者宜堅執心柁以渡那無涯無底之世海矣縱逢風雨波瀾庶免乎覆溺之害也問心柁何之謂也答曰心柁即良知也天保八年丁酉米價騰貴貧民殆餓死平八憂之乃建一策欲令府下富商各出金以救之使其子格之助說之山城守跡部某某啞然而笑曰平八發狂耶何言之過也格之助歸報平八大怒且嘆曰傳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又曰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并至信哉此言也近年天菑地

無此等著曰不忍坐視則吾恐私之不絕于世矣噫

變指不可勝僂而有司恬然酒乎湎色乎漁賄賂公行愛憎任意士風不振廉恥掃地吾豈忍坐視之哉乃賑貧民人金一銖凡一萬人喩曰若見火起則疾來集又移檄攝河泉播煽動窮民文意在乎代天拯民二月十八日事發覺十九日跡部某伏兵召其黨瀨田濟之助小泉淵次郎二人覺走伏起斬淵次郎濟之助逃歸告平八平八遽急集黨纔得五六十人發砲縱火樹旗二道一書天照皇大神宮一書南無妙法蓮華經蓋表代天拯民之意也跡部某等帥兵攻擊大破之斬獲數十人而平八格之助不知其

所之或曰焚死或曰走薩

善諷子曰吾觀平八之初心非好作亂者也蓋有所激而果於作亂也初平八見識於高井某如彼而又見愚於跡部某如此此英雄豪傑之所以齘齒扼腕而憤怒也嗚乎彼焉遑問事之成敗哉吾又觀其良知說似有得乎陽明之學者而所謂心柁者彼自執之而自誤者何哉悲夫明治四年秋七月屬稿于東京城直夜于時城鼓鼕々百感蝟集不寐至四更

令藤悔堂曰贊語簡短而曲折

藤野海南曰二十餘年前大阪有老瞽爲余說曰

平八嘗自他歸與衆不知客為平八共語平八之政績且曰余而不去職他日將墜余譽平八意有所感發還家厚謝遣之與夫駭愕去招隱之念蓋自是決也。鹿門月徃評。

元田南豐曰余嘗聞之浪華人曰平八之亂府下豪戶率為其所火而竟不敢怨乎今猶稱為大鹽公云其人品之高政績之偉亦可以想見矣。

又曰平八當德川氏盛時不量力而動於亂一敗塗地其庫固不足道矣然其志則在代天拯民豈不壯哉近[illegible]雲井水樂丸山江藤前原之徒亦皆以一世之豪雄而相繼為亂賊獲罪于我政府未識其能學平八之志乎否　丁丑春三月識

横山徳溪曰首揭立傳主意以諷世議論簡潔鬱然有古色是太史公之遺法　壬申仲秋評

岡鹿門曰平八受知於矢部駿河事見東湖謾筆。駿河有治聲終任東歸後尹跡部甲斐問居官之法駿河無他言唯曰與力有大鹽某者年老致仕。此人有器幹足下每有一事問是人決事必可無淀愿也後跡部召見平八慴之遂至此此事余聞之森文之助文之助學東湖愚東湖之言。

衆曰聞平八庭前有一松樹為弟徒說經有疑難者必指松取喻的確聞者氷釋忘倦此人胸中了了可推見也。

岡田后得曰賴山陽書傳習錄後曰吾友大鹽士起喜王學知其人豪傑當以此學適用適用斯可矣又知其必不藉口良知以為恣睢如明清間王學者流也山陽書此在文政丁亥後十餘天保丁酉士起果恣睢暴舉得亂賊名山陽之言如蓍龜。嗚乎孰謂學者迂遠而闇於事情哉。

駒井躋庵傳

明廬曰快醫

駒井躋菴者加賀人也業醫於京師為人慷慨憂世常欽慕長侯勤王事欲其舊主亦如此思為竭力焉一日訪某氏家座有冊子紀時事者躋庵見而請借之主人曰此世上雜說何所用躋菴曰欲貺我藩邸人以知方今天下之形勢耳主人曰貴國以堂々大藩方此國家危急之秋未嘗聞有一人為皇國竭力者貺之復何益不貺而可也躋菴慨然嘆曰宜矣為諸君所輕蔑也我國百萬石之大藩而因循苟且徒消過歲月如大義名分所在者鮮矣此可愧之甚也。

朗廬曰。勤王說之發動也。當時有畫工。有女子。而又有醫師[illegible]。運隆或可知也。

聲淚俱下。不能仰視。一坐皆感動焉。聞姉小路少將公知之遇賊害於朔平門外也。躋庵憤甚。乃急作匿名書。郵送金澤城。以報京師之動靜。於是藩主大驚。使老臣本多某（因幡守）上京。以周旋於王事。初加賀藩君臣得匿名書。不知誰所為。後知其為躋庵所為。大稱其志。後躋庵屢報京師動靜。闔藩頗發憤勤王。躋菴大喜。百方竭力。使藩士交結勤王諸藩。文久三年癸亥秋八月十八日。禁門之變。一時正氣掃地。躋菴慷慨切齒曰。此吾竭力致身之秋也。乃奔走四方。探聽諸藩議論。以報長藩。誓欲洗長侯父子之寃。又頻

報時事於加賀藩。藩主大興起。親上京。鞅掌乎王事。其所扈從之士大野木某（忠三郎）不破某（富太郎）青木某（新三郎）等屢詣長藩邸。一日慷慨謂其藩士曰。方今姦臣滿闕下。將排陷賢公父子。掃九重雲霧。貫徹膺懲之叡慮。此則寡君之微志也。臣等雖不敏。將有所與力焉。弊藩與貴藩久疎。然屢辱使命。是以弊藩主臣盡感服。臣等敢謝。元治紀元甲子秋七月十九日。輦下蹀血之變。加賀侯出兵於近江。進屯阪本。大野木某等竭力謀議。既而長軍不利。大野木某躋庵等。皆辭京。歸加賀。歸則藩論一變。大野木某不破某青木某等皆屠腹以死。躋庵下獄病死。後長侯深痛悼之。為建其墓碣于京師云。

善謳子曰。善哉躋庵之為其舊主也。吾觀世之士大夫。多知出而不知處。其既出也。或視其舊主之危厄。如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何其無情之甚矣。嗚乎。後之遭亂世者。觀躋庵事。其亦以知其所處身哉。

坂谷朗廬曰。忽而尊王。忽而卑王。畢竟為其私意而已。既不知尊王之為尊王。何有於舊主。何有於此民。余讀此傳。有深感。

元田南豐曰。以一介醫生。而動百萬石之大藩。自

非至誠至忠。烏能如此。

又曰。不食其祿。而任其憂。躋菴真慷慨之士哉。

岡田后得曰。聞草莽一醫言。奮然興起。以勤王。加侯亦可謂賢明矣。而卒罪之者。何豈為姦邪所制耶。抑畏幕吏耶。噫。

又曰。北條泰時嘗在評定所。聞弟朝時第有寇。輒起赴援。平盛綱曰。是小事耳。公任重職。何自輕也。泰時曰。兄弟有難。何曰小事。以吾視之。與建保承久二役奚擇。苟喪吾親。重職何為。而況舊主乎。而況父兄乎。豈無處於危難之道哉。吾讀此論。賛慨

然者久之。

又曰。非知尊王之為尊王者。烏能為社稷。棄身竭力哉。若夫逢迎從諛。以婦人之道事君者。未足與語尊王之大義也。噫。

御堀耕助傳

御堀耕助者。山口藩士也。名直方。初稱太田市之進。為人魁岸勇武絕人。年十八。東游江戶。學劍於齋藤彌九郎。每朝蚤起。試技數十返。已而其技大進。為塾長。恒代其師。往諸侯第。授劍技。居四年。迺歸。又游學鎮西。既而為毛利世子近侍。無幾何。請游京師。當此之時。中山公忠光。稱兵於大和。而不克。纔從七士走長門。直方謁諸途。遂與俱西。元治紀元夏。以浪士隊參謀在京師。是歲七月十九日之役。為福原某一斥候。戰于藤之森。初長兵整隊徐行。幕兵忽發巨砲擊之。長兵有死者。直方乃大怒。從一士。叱咤揮鞭馳之。敵騎見而詰何。直方大聲呼曰。長藩太田市之進。直前拔劍斬之。騎顛墜而死。長兵乃鼓譟而進。於是直方勇名大揚。幕兵之侵長也。直方拒安藝道。力戰卻之。以功為參政。明治二年己巳夏。以主命航西洋。九月復命。後朝廷屢徵之。以病固辭焉。四年夏五月十三日遂歿。年三十一。直方少時。勵精苦學。其父嘗携詣村田某（織部）請教。某乃書拔山蓋海唯精意勤學晨昏須戴星之句。以與焉。直方終身誦之。雖醉臥。未嘗晏起云。

（朗廬曰。草與人俱動。）（南豐曰。寫得如畫。）（朗廬曰。村田翁真豪傑々々於人。便有真氣。）（南豐曰。醉臥亦不晏。）（誨人之術。難能者。）（朗廬曰。套語亦活用耳。）

善諷子曰。吾年十八九。謁息軒安井翁請教。翁曰。一日之計在朝。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壯之時。少壯而晏起之。謂懦夫矣。今子少壯。其勉旃。必有成也。余慎奉教。嗚乎。今之諸生輩。紅日三竿。猶作齁齁之聲。何其懦也。若省於安井翁之言。而觀耕助事。其亦可以知其所立身志哉。

坂谷朗廬曰。論贊亦自為一傳。為戒深矣。

元田南豐曰。人之所以達成志業者。在於勉強耳。而勉強之源出於勇。苟無勇乎。惰心必勝。不半途而廢者幾希。宜聖人之稱勇。為三德之一也。吾讀

耕助氏傳深重其勇而信其能勉強於學也若夭借之年則其所成就豈如此而止哉

岡田后得曰孫子曰朝氣鋭晝氣惰方今諸生輩往々膏騰晏起不勉強乎朝氣之鋭惰了滿腔精神惜哉宜讀此傳猛省焉

義僕萬助傳

萬助者伊豆伊東人也享保年間仕江戸淺草東仲街醫安中益菴于時年甫十歲益庵善視之萬助亦謹事之享保二十年萬助年四十三而益庵年八十其妻六十三益菴患中風不能來往於病家家日貧乃悉散奴婢萬助獨不肯去謂益庵夫妻曰予去則君等當窮於使令余雖猶經幾年不辭仕君益菴夫妻曰汝在焉固宜雖然自今而後難給俸金衣服汝當辭我仕他萬助乃汪然流涕曰吾不願賜俸金衣服雖飲食亦當自謀乃強留焉事之益謹益庵家事

朗廬曰質朴之語即天真

又曰令人必曰不閒化噫

萬助悉任之至於澣濯其夫妻故衣近街日輪寺門前有輿卒勘介者萬助往學舁輿夜則舁輿得錢以助益庵生計一夜隣街失火萬助乃負益菴避之於遠歸見其家則既灰矣由是益庵益貧乃借街巷一小屋住之萬助每夜舁輿歸輒夜已過半人寐巷門閉矣萬助叩之益庵妻出開之萬助憚其屢煩老主婦也到深夜則宿勘介家早起迺歸如此者有年矣益菴夫妻感其至誠欲以萬助為義子配其女為佐竹矦宮女者乃召其女於家矣而萬助不肯焉自擇篤實有醫學者得諸生壽伯而配之而已則為其僕

又曰不圖奴僕有大臣之度

擔藥籠而從之既而萬助鄉書至曰汝出鄉久矣當歸萬助慨然曰繫我有弟二人在當使之繼家養父母我自十歲成長於主人家不忍見其困窮而辭去也乃復書乞父母不歸比隣感其忠義白其事於其地頭傳法院々主乃稱其奇特與錢三貫緡萬助不自有一錢悉以付益庵益菴乃買綿衣一襲以與之比鄰又白其忠行於町奉行大岡越州越州乃以錢五十貫緡賞之實享保某年某月某日也益菴沒後萬助遂終于其家

又曰處置不失分寸

善諷子曰萬助無學一寒僕耳吾觀其視其主之窮

又曰非獨萬助之罪人又欧米之罪人也噫々

不去而經紀其家選諸生壽伯以配其女何其偉也哉嗚乎今之仕人者吾不知其何心也秩食千百腹蔵萬巻美食安坐儼然稱學士而觀或狄猾其外姦慝擾其内恬然曾無一言烏在其修孔孟之學也是非獨孔孟之罪人也又萬助之罪人也慶應二年丙寅冬屬稿于澀而別業四時皆宜莊中

坂谷朗廬曰靖獻之史官又且載之新聞所謂補真開化者蓋在此耳

又曰近日新聞紙載高松縣義僕之事未知其孰兄孰弟甲戌六月識

岡田后得曰萬助説老主一段質樸逼真画出一个樸直漢方今狡黠就炎之徒視此寫眞便是一服清涼散也

書估宿瘤傳

南豊曰廉恥二字一篇神髄

梅墩曰一句大抄退之前後生動

南豊曰罵殺一世士大夫何等痛快

江戸柳原之南有書估不詳其姓名額上有大瘤突然隆起如肉角號曰宿瘤柳原距昌平黌數十歩耳故昌平之諸生買書者多歸宿瘤宿瘤雖商賈乎亦知廉恥賣書籍不甚貪視他商賈價頗廉故好戸讀書生樂不知宿瘤者矣宿瘤為人真率好交士君子余嘗視之渋谷桐石屋小柳坊寓居宿瘤被酒散髪飄蕭昂眉談笑旁若無人而獨頗敬我輩聞我輩娓々談天下事自旦到夕亦不倦也有奇節終身不賣西洋蟹行書人或以大金索之謝不肯今夫士大夫

往々為商賈之行書画刀劍茶器瑣屑之骨董廉收貴出黠計詐術競毫毛之利曾不知其為耻也嗚乎孰知商賈之不為士而士之不為商賈耶余又嘗見一酔客之罵宿瘤宿瘤不勝忿々涙涔々下因益知其天性之直也諸生之多歸宿瘤亦有以夫嗚乎余天下貪書生也三十年間所讀之書蓋不下數千巻而皆借之石屋輩異日有餘貲以買書亦將歸宿瘤故記其事以傳

善諷子曰昔者齊閔王之治國化行隣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其君宿瘤有力焉云嗚乎方今五胡

猖獗天下將亂。雖然凡事求其所以然者而爲之。則無不可爲者。夫方今之勢。到于此者。非廉恥之風不振而然耶。苟使天下之人皆如書估宿瘤存廉恥之心。則方今事亦何有不可爲也。亦將有如閔王之用宿瘤而朝諸侯侵三晉懼秦楚者矣。惜哉。文久癸亥春五月。書貽石厓生。以致宿瘤。

桐石厓曰。宿瘤得此佳傳。瘤上更生異光。

今藤悔堂曰。東京大書賈以百數。入其肆。珍函秘笈汗牛充棟。若觀天祿石渠之藏。然其人皆駔儈之流。外賣孝經。而内罵父母。其或與學士太夫往來者亦皆交乎爲市而已。今宿瘤有奇節。以一貧書賈。而生立佳傳。視之他大書賈。重何啻九鼎大呂。

元田南豐曰。此傳之作。距今僅十餘年矣。蓋傷德川季世士風之不振。而諷切之也。然以今日比之當時。則士風之衰。殆有更甚焉者。噫世道日降。上下爭利。朋黨相軋。激成内訌。使無辜之人民肝腦膏草野矣。豈可不慨然掩卷而長太息哉。明治十年春三月識。

網亭曰此役也允勳而称兵學生而黨之其必有以馬而非吾輩所知但向史書咄々耳噫

近世偉人傳跋

東肥之戰。余右手爲銃丸所射。歸京偶讀是編。至粟屋翁擁諸子奮戰處。拍案叫快。不復覺銃瘢之痛也。嗚乎是編之快。既如此。陳檄癒頭痛。豈足復言哉。明治十年七月上浣。

受業　立花敬勝謹題

余讀偉人傳。至平野渡邊諸子傳。慨然拍案。不能自已。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在于斯矣。偉哉先生之筆。

受業　木曽・旭謹題

偉人傳刻成。余讀之。諸子之慷慨激烈。先生之雄文奔放。皆足以發舒我輩胸中贊抑悲憤焉。古人讀漢書添觥籌。是編亦真一種好下物也。吾知天下之志士。或夜窓酒間。一讀必添觥籌。不知東方之白。

受業　田中秀馨謹題

明治十年七月念五日出版御届

以上。二編三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第三大區四小區飯田町一丁目六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鉄五郎



古道照顔

色

明治丁丑冬日爲
春天白日樓主人書
梨堂

題辭

讀書作文果何用補于世道人心耳。此意能存果為誰。交遊中獨子閣氏子言天質剛且淳。世百萬事視如塵。

一意研究夜繼晷廿年甚述殆書矣。近者編年偉人傳縱横筆更加鍛煉闡幽微顯是其旨。勸懲之事藹々見。世間無限著書徒動輒荒唐亂紫朱其甚者則匯為穀看見蚩氓被欺誣子々閣々吾望子以道自任真良士。更有救焚極溺文字之述作矣止此。

明治十年天長節。於偉雲詩窓之夕陽佳處。

湖山野老愿拜題

題近世偉人傳

又人蒲生子闇掛冠之後，讀書講學，以名教自任。頃者寄新著，徵余題言。凡近世忠臣孝子節婦義僕，網羅無遺。夫事雖偉矣，文非其文不顯；文雖工矣，人非其人不傳。斯人而有斯文，文而紀斯事，余知此書之出，戶誦家讀，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所謂裨補於世道人心者非歟。予闇嚮與余同僚，其爲人質直而好義，談及名分順逆之事，慷慨扼腕，感極而泣，余所親睹也。於是乎題。

明治丁丑菊有黃華之月

一六居士　修　撰并書

網[illegible]初編則成[illegible]之[illegible]馬君[illegible]之青[illegible]泰園[illegible]賦[illegible]貽呼余未嘗識其人又未嘗徵其詩而得此佳篇可謂奇遇矣哉

義君信史紀當年，潛德幽光萃一編。司馬文章董狐筆，偉人多藉偉人傳。

時在丁丑季冬

浙東泰園王治本





題晦由來皆有命、蓋棺論定竟如何、看君史眼明如炬、燭破英豪入閻羅

松塘元邦拜題



細亭曰名義是也一句勁甚嚴如斷鐵

細亭曰廣嗣稱兵向闕而日本史不收之叛臣傳其見卑矣哉凢論古今英雄不以其形跡而以其情實則得之也

南豐曰歷擧又嘗而

近世偉人傳二編弁言

吉備愛國之士阪谷素評近世偉人傳前編。又評其後編。慨然嘆曰。前年王政復古之故。今年薩賊平定之由。其在乎此也哉。有客怪問曰。二大業皆不以明天子威德之盛哉。曰然。不以諸將校智勇哉。曰然。不以兵制得宜操練能熟哉。曰然。不以汽船電信應機銃砲器械精良哉。曰然々。而歸其由於區々此前後編何哉。曰嗚呼有大焉者。曰何。素肅然曰。名義是也。名義之太且重也。國以此立焉。交際戰鬪以此開焉。是立君共和諸國之所同也。況於開闢一系之帝國乎。夫一系君統之貫闔國腦底。開闢至今。豈特可數之二千五百三十有餘年哉。與國俱生。與人同育。非此無名義矣。非此無國。又無人矣。萬古顯然。揭逆名者。唯平將門。而口實在其自為皇族焉。又且稱親王不稱天皇焉。忠憤慷慨。如藤原廣嗣。以兇器暴擧。自屈而死焉。姦雄如足利高氏。亦非假名北朝。則不能為一事焉。何則苟為我人民者。雖憤怨暴怒。自忘失其頭腦。小間有觸焉。顧其名義。輙頭蓋之底。藹然而動。勃然而發者。奮前邁往。不可歇抑也。武門弄權七百年。德川氏為最盛矣。人民忘有天朝亦久矣。一旦

不及頼朝泰時何也若曰頼朝泰時非反則亦求此論人之具勤已

有觸焉。其藹然勃然者。紛起競發。至畫工僧侶婦女僕隷。裂肝碎首。手足異處而不顧。如此前後編所載是也。人心至此。即天也。德川氏豈得不還大政。遺賊豈得不就降伏。而諸藩諸士致力固其分。豈得矜其功哉。素嘗曰。德川氏三百年撫民亦長矣。然而亦唯開闢中小部分而已。譬猶魚之在水中。水可忘也。不可離也。近日薩賊之起也。一呼蓬々二萬人。六百年頑獷之民。率以桀驁之將。為之魁首者。又夙負海內重望。而時則德化未洽。人溺舊習。抱憤於外交。訴怨於租稅。加以海內士族之快々。若使此變在外邦。所謂智勇將校精練兵隊者。横暴不奉命。而揭竿嘯聚者。所在雲興。夫用器者。人也。人而如此。則汽船電信銃砲器械盡資敵用。所謂精良者。適足自害而已。然而激戰二十有餘旬。海內不動。又且奮起敵愾。間有一二凶徒。隨即殄滅。是何以然也。亦唯開闢以還貫腦底為名義之主者使然而已矣。亦唯觸事藹然勃然者。紛起競發。至畫工僧侶婦女僕隷。皆裂肝碎首而不顧。如此前後編所載者。為之基而已矣。嗚呼薩賊何者。亦育於此名義中焉。又嘗藹然勃然。輔復古之業焉。而驕憤負功。敢提兇器。逞欺誣。較是非於朝

南豐曰朝文[illegible]有必[illegible][illegible]義經走死何獨怪於西鄉哉先生秘應言雖西鄉之曾武以抗王師故敗况以徵名義之不可紀而已其他不必論

南豐曰以君統為公有物何等識見

廷天理名義。一朝兩失。而不辨國體之殊。自進欲攫大權。姦矣。其殲滅傳臭於後世。不亦宜哉。客曰。善。抑世所謂卑屈奴隸之心。固結腦底。而不可醫也。弊恐亦在乎此。曰。國各有體。不論其體。而欲一其理。是求松以竹。用責山以水。利也。其自為奴隸於陋說。亦甚矣。夫萬國比較。多數在立君。何也。共和合衆。而必置首領。何也。共和國賢哲。而有取立君世襲。以選立為非者。何也。人無忠厚之心。木石而已。禽獸而已。心有主而後能忠厚。國可保。民可護。是天下之通義也。是世襲立君之所以為通義也。義在世襲立君。則其最

在開闢一系。亦明矣。所謂卑屈奴隸心者。在氣力風習。不在立君共和之別也。不然。則獨逸英吉利何以免卑屈奴隸之誚。素斷知我國小事雜。而卒然卓立於東洋者。以有一系名義之為主矣。若漫然輕薄。慕共和。失所自立。則必無國。必卑屈為奴隸而已。然則民權者非歟。曰。吁嗟何不思之甚也。一系者。君統也。而闔國之所公有也。君固不得私之。君守此統。保此民者也。私之則無民。無民則無統。又何有君。又何有此前後編義烈之人哉。所可憂者。特渙然無統紀之民權而已。其公正而明名義者。是愛國之大者。豈可

南豐曰當權移而[illegible]權柄[illegible][illegible]衰而士權興士權[illegible]而民權之[illegible]嗚呼[illegible]者不可逆[illegible]者不可拒要亦洪自然之勢而為之所耳

朗盧曰統[illegible]說正誤[illegible]為字始作出關關中々字作以來後一條訂正俟他日

不崇重哉。要之。君權之立。唯在公正。民權之立。亦唯在公正。民權不立。則君權崩。君權不立。則民權亂。相偏私而自為立者。姦也。已夫。國勢漸移。而士權生。士特民之在上者也。君姑託之為政。是武門七百年之體也。人智漸開。天將廢士歸民。德川氏退矣。薩賊殲矣。皆所以表一系名義也。所以重人民權利也。嗚呼。國憲確立。貫萬世而震耀宇內者。其豈不審其道可乎哉。然而世自有其人。素也何與知焉。請但俟偉人傳之更出。續々評之。客去。會有弁言之囑。書以塞責云。明治十年十一月。朗盧阪谷素撰

南豐曰。高論雄辯。筆力亦健。真鉅匠之作也。

又曰。篇中文字有似欠妥當處。若口實在其自為皇族開辟中小部分而已。薩賊何者相偏私而自為立之類。頗覺難解。

綱亭曰。金聖嘆評歐陽公縱囚論曰。此論有刀斧氣。横斫竪斫。略無少恕。余於此篇亦云。拙著獲此雄篇大作。頓生許多関係許多光彩。欽荷々々。

朗廬曰。突如來如。妙。

又曰。鎖得有力。

又曰。比々皆是。可發長大息。

又曰。有味。

有為塾記 録以代自序

蠕々乎食米飲水。蠢々乎衣煖居安。跂々乎去來於康衢而生。不稱歿無聞者。是行尸走肉耳。雖則曰之米中蠹亦可也。夫人之生。為萬物之長。而不免乎為行尸走肉米中蠹。豈非可愧之甚耶。故有志者。宜必有為也。孟軻氏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又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嗚呼是吾之所以名吾塾也。凡遊吾塾者。其慎志之。雖然世道日下。士之志於斯道者鮮矣。癸亥以來。遊吾塾者。指不勝僂。而能卓然有為者。蓋寥々矣。此無他。以得失榮辱之交。亂其內也。豈不悲哉。夫方楊墨之盛行也。比之洪水猛獸。而奮然拒之者。孟軻氏而已。方釋老之横行也。比之毒藥鴆酒。而悍然闢之者。韓愈氏而已。處乎後之世。變而卓然不惑者。其誰歟。喁々然而向之。紛々然趨之者。所謂無所不為者也。如是則雖喋々日講讀經史。與夫蠕々蠢々跂々蟲獸亦何擇焉。嗚呼士不學則已。苟學道而不免乎為行尸走肉米中蠹。豈非可悲哉。豈非可惜哉。請與遊吾塾諸子勉之。

坂谷朗廬曰。有為二字。表的明白。西洋所謂勉强耐忍。亦唯為此而已。善哉名其塾。

大橋陶庵曰。吾友蒲生子闇。名其塾曰有為。蓋有深旨焉。其說以孟韓二氏證之。則其志在衛正道闢邪說。可知也。彼西洋所謂勉强耐忍。則其所歸唯利耳。豈可同日而語哉。明治十年十一月識。

川田甕江曰。一氣呵成。筆力扛鼎。蓋作者心地光明。無些暗昧處。故其文亦光明俊偉。可喜可誦。試擬以清儒。則徐枋居易堂集。其庶幾焉乎。虎年二月中浣識。

龜谷省軒曰。子闇所自任。此篇可以見矣。

小永井小舟曰。揭有為二字。以示塾子。簡而盡矣。猶愈於十數條學規。

信夫恕軒曰。有為二字。一篇骨子。而吾人奉可以周旋者。亦在于此矣。蓋子闇早抱有為之才。振有為之筆。既籍々乎藝苑。而今亦望之於及門諸子。其用意可謂厚矣。

佐田白茅曰。起手短刀直入。把惰漢蕩子。鞭打捽倒。不留餘力。激勵後進。當如是。

岡田后得曰。吾輩頂門一鍼。讀之安得不勉。

近世偉人傳二編例言

一初編刻既成。頒之同好。同好欣賞。或寄書促二編之刻。余因就先生亂稿中。急遽𢭏摭。又得一百餘篇。乃先整頓二十七篇。以付剞劂氏。銀根魯魚。或有不免紕繆者。讀者若賜指摘。則幸甚。

一二編義例。一同初篇。故今不復贅焉。

一天下之大。海内之廣。偉行奇節之士。豈一人獨力之所能傳哉。其必有嵩居川觀。埋没不顯。坎軻貧窶。沈淪不録者。吾深憾焉。若有紀潛德幽光。遺賢軼事。而致焉者。先生將復立之傳。收諸三編四編。

此吾儕所望於江湖諸彦也。

一偉人事業。遠者二三世。近者四五十年。遺澤未斬。餘烈在目。固可以觀而感。聞而奮焉。雖然歳月逾邁。事蹟日泯。此先生之所以有偉人傳著。而吾儕之所以汲々乎二編三編也。

一其人既偉矣。其事既奇矣。而其文亦自雋雅矣。余竊稱爲三絶。讀此編者。鑒于其人。而省于其事。而誦于其文。則庶幾乎知吾言之不誣矣。

明治十年鞠有黄花月。

東京　受業長㝎　皡謹識

近世偉人傳二編目錄

上卷

下卷

右通計三十四人

近世偉人傳二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梁川星巖傳

毅堂曰。山本北山尊奉清毛奇齡學

梁川星巖者。美濃安八郡曾根村人。名孟緯。字公圖。一字無象。初名卯。字伯兎。稱新十郎。星巖其号。詩禪。天谷。百峯。老龍庵。皆其別号也。年甫七歲。受句讀於其鄉花溪寺大隨和尚。十二歲喪父母。悲哀殆廢寢食。鄉黨稱其孝。年至十五。慨然有四方志。付家政於弟。東游江戶。從古賀精里山本北山學。晚折衷於王陽明劉念臺。又出入乎邵康節陳白沙學。德大進。識

見高遠。嗜詩如命。其婦景婉亦解吟。夫妻相携歷游四方。適意輙留滯。無旬彌月。興盡廼去。天保甲午冬。賃廢地數畝于江戶玉池。結茅屋。以開詩社。曰玉池吟社。生徒日進。弘化乙巳夏。忽售其屋。將西歸。人問其故。不言。強叩之。乃曰。江都民物富庶。人口且五百萬。食率人日米五合。則一月之用。不下七十萬石。而其米多海運所輸。聞近者英夷猖獗。動冦于諸邦。見其可取者。輙奪而據之。若西清之香港舟山亦已為之有。彼貪婪罔饜。又安知不朶頤於我。一旦連巨艦列大礮。以閼閼於房相之間。縱不得衝突。海運之利

南豐曰。作詩而不補世道人心。雖巧奚以爲

豈得如今日則五百萬之生靈。饑餓在旦夕。吾以老羸。遲々於此間。則能不塡死于溝中乎。故將去此而歸故山。托踪雲霞。滅景林壑。冥然與此世相忘也。遂去。其詩取材於漢魏。運以唐宋明清諸家之長。古雅清奇。雖險韻難題。如常尋。不經思者。而皆劌目鉥心。一詩不苟作。一字不苟下。備有淵源矣。而寄托深婉。要皆期乎裨補世道人心。賴山陽一見歎服。而菅茶山廣瀨濟窓皆側席待之。其初開業于玉池。赤貧如洗。而夫妻唱和淡如也。名聲日籍。有名詩家如詩佛五山皆下入二流。嘉永安政間。夷艦屢来。幕府多失

朗廬曰。寫神

又曰。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政。星巖憂之。往々見乎詩章。戊午秋。閣老間部某總下守奉幕命。上京師。將捕縛唱尊攘諸子。星巖竊慨嘆。作詩廿五首。以譏切時弊。既而罹疾。是秋九月二日遂歿。後及勤王諸子就縛。幕吏謂星巖為其巨魁也。數其罪。收妻景婉。而下獄。既而見釋。星巖為人。清羸仙風道骨。人一見知其為偉人。性恬澹。有高趣。棲遲于京城東北鴨川上。扁其室曰鴨沂小隱。焚香讀書。與世抹撥。優游自得。有古逸民之風。其門多名流。大沼枕山。遠山雲如。小野湖山。鱸松塘。岡本黄石。森春濤。江馬天江諸子。鳴于天下。皆奉其衣鉢云。

苕諷子曰。余讀星翁遺稿。觀其畫像。眉目清秀。鬚髯甃々。如神人。其詩高逸。有仙氣。可以知其所養焉。詩家奉以為泰斗。蓋非偶然也。

坂谷朗廬曰。賴山陽翁眼蔑一世。而於詩則獨推先生。而先生亦有力乎山陽詩。先生嘗曰。戍余名者子成。戍子成詩者余。不為無功。蓋文而山陽。詩而先生。是文政而下公論矣。至二先生皆俱慷慨乎　皇室。則詩文本源所存。亦可知也。

鷲津毅堂曰。余負笈東來。星翁既西歸。未嘗有一面識。癸丑之冬。翁托薩藩士鮫島正以。突然見惠書。嗚乎余之於翁。非文字之交。而慷慨意氣相投者也。今正以與星翁墓木俱拱矣。追憶往事。愴然者久之。

小野湖山曰。星翁余所師事。故略知其平生。此篇未盡備。後五弓士憲曾作翁年譜。未行于世。可惜。

岡田后得曰。聞星翁少時在山本北山塾。放蕩不羈。負債數十圓。不能償焉。債主督責太急。而翁無策所出。乃自剪髻為僧云。用詩禪之号。豈在于斯時耶。

綱亭曰。星翁剪髮事最奇。余別有紀事一篇。

真木保臣傳

真木保臣者。筑後水田菅公祠祝。號紫灘。稱和泉。益水田菅公祠祝例任和泉守。故襲之。為人慷慨尚氣節。夙慕會澤正志為人。遂如水戶學焉。既而歸鄉。論時事。被譴責。潛居於其弟信臣（稱太慶）家。戊午春。幕府閣老堀田正篤上京師。請開互市。保臣聞之。大憤慨。乃竊上封事於三條內大臣實萬。當是之時。天下之士往々言事。廷臣獲罪於幕府。獨保臣之封事不暴于世而免焉。保臣又作迅速錄天祐錄二編。托平野國臣。呈島津和泉。時文久元年也。明年壬戌。薩藩士大久保利通自京師歸。路經筑後。保臣乃見之。事漫覺。藩議將禁錮之。保臣乃拉次子弦（稱四郎）及門人吉武某（稱助右門）浦上某（稱三）三人。携小銃。提白刄逃亡。將如薩摩。其弟信臣拉次子某。先保臣逃亡。途上自料不免。乃屠腹。保臣既入薩。無幾何。島津和泉上京師。天下之士聞之。多集于浪華。謂和泉謀義舉。和泉制其粗暴輕舉。將徐掃幕吏。恢復　皇室。而義徒翹然皆勇於舉事。田中某（河內介）欲襲九條氏。久坂玄瑞等欲攻所司代酒井氏。柴山某（愛次郎薩藩士）橋口某（壯助薩藩士）等則別建策曰。急襲相國寺。以解粟田宮之幽閉。幕

朗廬曰。小一快人

朗廬曰。暴虎而斃語

可以觀當時人情

毅堂曰真木和泉頴而之雄也宜乎其為衆之所推服使際會風雲大行其志則其所成就不可得而測也

吏之抗拒者便擊殲之乃奉粟田宮而參朝請命和泉齊懲之詔則天下之大事一朝而成衆皆然之保臣適至亦從此議紫山橋口二子與富田通信（佐土原藩士）士議曰同盟諸子皆不足於將帥才而真木氏其尤者凡成大事不立首領衆不知所適從宜推一人為首領今真木氏真其人也諸君若有異見則請今夕言之自明日凡事無大小悉取決於真木氏敢違者以軍法論之既而至伏見薩藩諸士諫其過激敗事保臣等弗聽紫山橋口等遂被殺於伏見客舍保臣富田等各押送其國而幽囚焉明年文久癸亥釋其

幽囚命上京中務大輔有馬慶賴數召保臣退侍臣而密議保臣曰夫薩藩義舉之嚆矢而我晴雲夫人之鄉國也故勤王之事宜與之謀慶賴乃使保臣如薩保臣既歸則讒簧喧騰復被幽囚當此之時中山公忠光在長門聞之遣使救之適長津和野二藩使亦至請解囚又有　朝旨赦之慶賴遂赦而送之長門保臣既被赦自長門入京師公卿貴戚皆禮遇之保臣感激益盡力於　王事會大和行幸之敕出將駐蹕於函嶺問幕府之罪既而議止毛利氏蒙譴三條某々等七卿西奔保臣隨行常參帷幄長兵之入

鶚盧曰百折不撓斃而後止志士々々

京也保臣變姓名稱濵忠太郎與久坂玄瑞等俱據天王山粟屋良臣等亦聞而投之来島政久等據天龍寺將攻松平容保於京師保臣等止之弗聽乃遂出兵應之戰敗玄瑞死之保臣等終自刃于天王山時年五十二實甲子秋七月某日也初保臣讀會澤正志所著新論至其曰苟自非有豪傑奮起以亮天功則天地亦將為胡羯腥膻所誣罔然後已矣慨然奮激乃遂以身殉天地自誓云

善諷子曰保臣與吾堂兄佐々耕庵相友善而其以身殉天地者亦畧相同甚矣保臣之自誓者有似於

吾堂兄也堂兄臨刑賦詩有我身縱作俎上肉正氣長留天地間之句嗚乎二人之正氣在乎天地間者凜々如秋霜千載不磨滅死亦何傷而余作保臣傳不覺涕涙之隕也

又曰余聞之修齋渡邊翁曰保臣脫國之春咏歌曰梅花安多良盛波過爾計里東男乃首斬奴間爾其激烈如此

鷲津毅堂曰癸亥之歲龜山藩黒田勘一受和泉託来于東勸余入京有故不果勘一慷慨尚義遂亦死非命惟和泉為國勘一為藩今録其姓名於

此以嘆異日善諷子捜羅其遺事立之傳
坂谷朗廬曰余自初好開港曰非開港不可以尊
王愛國也而又好擯夷之人曰卑屈如幕府不足
與謀唯慷慨直氣不撓者可以開港尊王也讀此
傳豈得不慨然哉
元田南豐曰壬戌義擧蓋恢復之好機會也京師
空虛而幕吏慢兵備使當時廷臣有若藤房者輔
翼皇猷斷然襲元弘故事而薩人亦不敢反覆
則一戰可以斃德川氏維新之績不待明治而見
也豈不惜乎

又曰余方閱此傳忽獲新報云西鄉桐野等戰死
西南盡平余不覺拍案呼曰吁有是哉蓋慶而朝
廷戡亂之績而又深為國家惜英雄之不得良死
也因慨然仰天者久之明治十年九月廿四日識
於東京小川街寓居

翠巖曰此言頗挑洋医怒然洋医術有學有識者不必怒以其理固然也

朗盧曰快

辻元崧庵傳

辻元崧庵名崧字孟松號冬嶺家世以醫仕林田侯
崧庵幼喪父母長受業於多紀藍溪藍溪歿學於其
子擽窓業成乃居於江戶下谷長者坊乞治者日衆
輿恒填其門屨恒盈其戶名聲著滿都天保八年幕
府命講書於醫學館十二年冬十二月賜謁弘化四
年春三月擢侍醫員賜月俸三十口夏四月為侍醫
敘法眼嘉永六年兼醫學提擧安政元年為執匕叙
法印號為春院四年春正月罹疾歿年八十有六崧
庵為人豪爽容貌魁偉髯毛鬖然嘗學于山本北

山有學力故善解仲景張氏之書亦善運用其藥方
如竹皮大丸方名世醫所未曾經驗而崧庵用其方
屢愈篤疾云平生惡異端嘗療一貴人其家將招洋
醫崧庵適至醫輿在門崧庵知其為洋醫某即坐極
口罵洋醫曰彼無學不知病因地異吾聞西洋有地
方病論然則在我國復當有日本病論今擧療肉食
髯虜之方以施之我穀食之人是所謂為牛之性猶
人之性者如彼可謂畜生醫者矣醫在別房隔壁聞
之戰栗而逃去崧庵善詩與大窪天民菊池五山等
為文酒遊不以塵累介於心少時放蕩遊北里狎妓

又曰。崧翁而可。苦不勝里婦之多。

又曰。多情動人。

櫻木者。賦詩云。觀音寺裡起疎鐘。舟底枕邊夢正濃。六曲屏風誰所畫。櫻花如雪擁山松。都下諸生一時傳誦。崧庵無子。義子裔庵先歿。以孫復庵承家。所著有詩若干卷。脚氣論一篇。余與復庵善。嘗借觀其遺書。

善諷子曰。吾少時寓長者坊。屢出入崧翁家。欽慕其風采。尋游甲陽。聞其訃至。作文祭之。後又遇其高弟赤松玄民。為余說其軼事。乃記以寓欽慕之意云。

元田南豐曰。地方病論。不獨醫術然也。政治亦有之。長國家者。當察民病吏治。因地而異耳。

坂谷朗廬曰。余在古賀氏塾。々友病熱。崧翁施治。魁偉之貌。磊落之談。今猶覺可敬畏也。

又曰。今人一概排抑漢医。而不知驗析漢医長處。恐負西洋窮理法。

翠巖曰。予之師家氏時光景。宛然在目。

翠巖曰。方今豈復有此絶技哉。

安道湯川先生傳

先生諱元亨。字不困。號幽谷。又號篤堂。安道其通稱也。父柳南君。多紀櫟窓先生同胞弟。出繼湯川氏。舉二子。兄元文有故廢退。先生以弟承家。年十八喪父。家道窘迫。先生奮然誓欲興家。大勵其業。乞治者常闐門。年二十二。為舊幕府番医。尋擢侍医。叙法眼。歷仕文恭・慎德・温恭三公。為天璋夫人執匕。門戸隆赫。諸侯篤疾多請先生療之。當是之時。多紀茝庭・辻元崧庵医名最著。而二翁療篤疾。多延先生議之。安政丙辰夏。一橋侯夫人某氏患昏冒嘔吐。多紀・辻元翁

等或用竹皮大丸・千金半夏茯苓湯不瘥。先生一診曰。此血熱鬱蓄胸間之所致也。乃作小柴胡湯加生地黄犀角進之。嘔吐頓止。神氣清爽。間下惡臭黑血升餘。後作逍遙散加黄連生地黄。調理數日。全愈。賞賜頗厚。茝庭翁亦貽書激奬之。小笠原侯嘗患支飲。四肢微腫。心下堅滿。喘悶不得臥。延茝庭翁。々一診乃處木防已湯而歸。喘悶依然。乃又延先生。先生亦處木防已湯而歸。喘悶尚不差。又延崧庵。崧庵亦投木防已湯。唯用石膏比先生及茝庭翁稍少耳。侯乃嘆曰。處方之不外一。如符節。三子皆海內良醫也。竟

朗廬曰自其術悟入其仁獨得之妙可知也

又曰善銘

翠巖曰余亦師事先生識予閣医學之深

甘心服先生所調木防已湯數貼而愈水戸線激決人有栖川幟仁親王之女也愼德公養以嫁水戸侯稟賦薄弱善病其娠也侍臣皆危之而先生療之得分娩無恙闔藩大悦親王亦聞而大悦咏歌以賜裝飾偉麗軸用紫檀泥金描先生家章其歌曰以都與李可阿津萬乃玖仁爾壽義馴天湯川乃那可連汲曾比佐志幾烈公頗解醫事亦深服先生之醫術手書徃々諮問藥案稱湯川先生而不名其醫術精妙為王侯所推尊者如此安政五年七月致仕諧歌以自娯號半酔閑人然先生醫名素高請治者尚簇集

先生無貴賤皆應其請竟不能得閑焉明治七年七月罹疾自知死期至語家人曰人之寓此世也如電光之現空瞥然而見瞥然而滅乃操筆書曰稲妻也也美與里出天也美爾入留閣筆逝瞑享年六十有八先生為人精悍御家嚴肅一家如朝廷其治病亦甚嚴臨機投藥變化迅速人不能測其端倪故莅庭翁為銘其藥籠有兇起鶻落寸圭霍然之語令息台南君亦善繼其遺業請治者今猶不衰云

善諷子曰余師事先生於長者坊者殆乎十餘年矣觀其療病往々出乎人意表此雖則由乎医學淵源

公發医情也

朗廬曰吾兄高義

翠巖曰余亦慨然

之深益妙悟亦出乎天性其治驗藥案可傳者甚衆余竊紀之遂欲以斯道馳騁乎當世而世故變遷異端横行頗愧與此輩奔波以攫富貴退然戢跡杜門却掃專從事文學不復業醫也姚廣孝曰方孝孺死則天下讀書種子絶矣嗚呼余於先生及莅庭嵩翁之漢醫道亦云悲夫頼有台南君及淺田宗伯赤松玄民諸子猶維持斯道綿々不絶如縷余作先生傳益不勝今昔之感擲筆慨然者久之

鷲津毅堂曰古人有云技進乎道如湯川安道翁蓋其人歟

坂谷朗廬曰迂元湯川二傳是扁倉列傳之遺響余輩不解其術者何得與知焉然嘗以為舊医方將絶宜著医史明其源流吾兄知醫善文修史館宜備開一課也

田村翠巖曰寫先生為人僅々二三行而先生精悍之色宛然在目非親炙先生久者不能得摹寫如此之妙

翠巖曰似學刺客五人傳筆意

朗廬曰姓名今起然後合叙有作法

村松七士傳

舊村松藩有七士焉曰下野勘平曰佐々耕庵曰蒲生濟助曰岡村定之丞曰山﨑弥平曰中村勝右衞門曰泉仙助安政萬延間勘平濟助憂乎幕府失政夷狄猖獗欲鼓舞闔藩士氣以供於異日國家之用與同志相識更番會其家以論尊攘報國之道藩主聞之大悦使近侍稻垣覺之丞問其說且屢諮家政覺之丞亦遂與其盟七士等勸藩主上京藩主然之乃先使耕庵仙助上京謀事時元治元年三月也二士既上京與高杉晋作眞木保臣川瀨太宰粟屋良之助等交結咨國事四月下旬耕庵如江戶告藩主上國事情且促其上京然而老臣等不信耕庵言遂不使藩主上京耕庵乞再上京不聽命歸國耕庵歸國說老臣堀某右衞門三郎以尊攘大義某不聽遂忌之仙助自長門還亦告其事情亦不聽八月七士連署上書於藩主其畧曰臣等伏惟凡事係兩端者不能兩全焉故弃輕從重此之謂權道方今幕吏侮蔑　天朝其罪惡殆甚於北條氏是以天下之士不勝忠憤義慨遂激成長門筑波之變臣等竊觀天下之大勢天下之大亂不出乎三五年方是時錦旗不能指東

朗廬曰名書

又曰卓見

又曰名於得失昭如日星

則必成群雄割據之世豈因循姑息不決方向而送歲月之時哉且夫　天朝與幕府孰輕孰重不俟知者而後知也君侯宜速決志於勤王一端邦之存亡榮辱唯在于君侯之斷不斷而已書入不省盖姦臣壅蔽之也慶應元年濟助上書藩主見而悦之尊王之志益篤老臣堀某等惡之罪以蔑如幕府禁錮其家適聖護院親王家臣長谷川某鉄之進及大樂某源太郎以事過村松勘平等見之於是乎姦臣嫌疑益甚罷覺之丞近侍欲陷勘平耕庵等搜索其過失二士等素淸議無些過當是時苟唱尊攘者名爲七士黨而擯斥之初中山三郎左衞門在七士黨中後叛媚姦臣故衆怒絕交云二年冬十一月遂禁錮耕庵勘平定之丞覺之丞彌平仙助六人然誣無名乃蜚語六人等將傾主家鴆世子而人無之信者姦臣以爲勝右衞門非其黨而不疑三年春姦臣將置六人死地勝右衞門自謂我獨免則當何面目立天下乎乃自訴而被囚老臣堀某遣齋藤某久七前田某又八等於會津以通姦謀五月十九日卒命勘平定之丞覺之丞彌平勝右衞門五人屠腹斬耕庵仙助會津姦臣木村某兵庫土屋某鉄之助茅野某安之助等來莅

朗廬曰毒亦太甚

翠巖曰不自歎眞是好男子

朗盧曰以下分敘整々如畫

朗盧曰自文歌來而實地親切更能感人

八字衍

朗盧曰眷風評泳

之悉禁錮耕庵勘平等子云勘平名正誠以武仕食祿貳百石狀貌白晳鬚髯甚美臨刑咏國詩曰身波苔乃下爾朽登毋五月雨乃露登波消奴大和魂時年四十三耕庵名高達本堀氏出繼佐々氏以醫仕食俸六口為人真率短身高顴好讀書有器局嗜酒家無擔石儲晏如也其在獄也亦泰然自如賦詩曰誤落賊手屈斯滕子然孤囚誰復恤唯有浩然一氣隨自是冑鑊甘如蜜其臨刑詩曰誓掃妖氛挽　皇運豈圖群醜逞兇頑我身縱作貶上肉正氣長留天地間時年四十六濟助其弟名重脩以儒仕食俸三

人口亦短身有學識嘗書意見二卷名曰愛謂篇獻之藩主藩主大嘉之姦臣益忌之定之丞名勝知以武仕食祿二百五十石風姿閑雅嫺乎禮節音吐清朗善唱歌謠一坐傾耳死時年三十四彌平名貞興亦武人食俸八口善馭馬死時年五十二覺之丞名重喬亦武人食祿百五十石長身黎面直而賢勝右衛門名政清食俸八口死時年五十仙助名正光食俸三口為人魁梧死時年三十二士皆武人戊辰秋八月官軍進取村松城姦臣等要藩主而走米澤於是濟助及耕庵勘平等子皆得脫因濟助令改稱齊

筆叢曰讀是傳則知與七士相對時也

復氏堀在鄉教授生徒年五十二

善諷子曰嗚呼七士吾舊相知也而如耕庵濟助二君吾同宗之親皆遇禍難慘矣然亦皆足以垂芳于千古也明治十年四月撰傳乎玲瓏齋南窓時窓前桃李棣棠爛熳奇芬襲人如復與七士相對也

坂谷朗廬曰忽合忽離作法奇變而能盡其情狀益相知者之傳最用心於結構文自有花園奇芬之觀

鷲津毅堂曰善諷子與七士同鄉同志而記其事宜乎詳悉不漏嗚乎七士亦可以瞑目

元田南豐曰事係兩端者不兩全理論上固然其實純忠正義率罹禍難而首鼠兩端之徒却得其志悲夫

田村翠巖曰子闇慷慨激烈之氣常見乎其文詩若使之在村松亦同七士罹禍難也必矣游學以免可謂天幸也哉

缺

缺

又曰簡潔不流破妙

遇事則辭而不作故每作有自然之文作詩好用
白日白雨白水白石白雲白雪白玉白屋白衣白眼
等字矣爲人素朴少文與之交淡乎若白水狀貌白
皙麗眉沈默如泥塑而氣力尤強余問其姓名者數
白賁子言他竟不答蓋隱君子也
善諷子曰歐陽永叔自號無仙子以警世之學仙者
蓋白賁子其亦有所警歟
小野湖山曰一味白描神活現畫中誰及李將軍
此索子才論詩句也余欲借來評此篇
元田南豐曰一篇之文以白字織成斐然爛然可
換以千金

坂谷朗廬曰無數白字翻弄文彩却爛然余特問
白賁子洋館洋器則如何
鷲津毅堂曰白賁子性尚白豈殷湯之苗裔歟嗚
乎天下僭紫偽紅者何限白賁子有慨於此獨尚
白以諷之亦所以有〇〇〇之稱
岡田后得曰宋人茉莉詩云露華洗出通身白沈
水薰成換骨香宛然是白賁子風丰

朗廬曰。述藩士亦知此人不多。況旗下乎

南豐曰。忠誠可想

朗廬曰。人笑其笑。吾愛其直。是人恨不出乎。鏡川氏初

又曰。謝得妙。巖齋史高一層

南豐曰。慕士而主尊王攘夷可

松岡萬傳

松岡萬者。幕府麾下士也。幼而喪父母。家甚貧。為祖母所鞠。年甫弱冠。容貌魁偉。常佩白欛朱鞘大刀。精乎劍法。其忠孝出乎天性。而操履甚奇。祖母病則自侍湯藥。一切謝客。而不見。祖母出則尾之。如小兒。無私財。家產悉付祖母。常行懷錢數緡。曰今日遠行。雖飢無患。祖母賜孫錢若干。歲癸亥。大城火。萬謂其有兵變也。即提偃月刀。走而赴之。至則煙焰蔽天。既已灰矣。萬見而號泣。人有笑之者。萬怒曰。汝亦非幕府之士耶。何不悲而反笑我。即舉偃月刀。笑者走而避

之。萬追斬之。中其笠。笠斷。而墜。見之髹金也。髹金者權貴之笠。萬唾其斷笠。罵曰。咄鼠輩盜祿耳。處士桃巖齋者。嘗於稠人中憤世曰。吁天下無人。萬在傍瞋目叱曰。汝何吐妄言。萬在于此。迺捽其項。仆之。巖齋謝曰。君在焉。某過矣。謂當路無人耳。幸見恕。乃釋巖齋。亦慷慨士。歲甲子。與于筑波之義舉。戰敗下獄。死已未冬。幕府罪賴子春等處士。議國事。處斬。瘞骸于骨原。後有旨。改葬。萬聞之。詣瘞處。乞其骨一片。以歸遂為建分骨墓碑。其慕義蓋如此。萬持論主尊王攘夷。常憤幕府蔽吏不奉

詔。嘗路見一權貴之僕牽

謂沙中金也已

朗廬曰。與屏士直者猶然。海內人心可知已

又曰。賴子春嘗與百闘。況洋犬乎

又曰。筆鋒如巨杞

洋犬不勝憤。乃謂僕曰。佳犬佳犬。請汝與之我。僕曰。此吾主人所酷愛。且此非常犬也。吾主人拋數十金而獲於洋夷者。烏得以與。萬曰。然乎。輒走迫犬。僕瞥見電光。則犬已殊其頭。尾血淋漓。僕恐怖而走。萬徐拭大刀。而去。萬雖武人乎。亦酷好文事。常詠國詩。以見其志焉。平生行道。亦必攜書冊云。

善諷子曰。文云文云。鉛槧云哉。武云武云。劍盾云哉。宇宙古今。但有忠孝大節焉耳。人苟無忠孝大節。則文如相如馬遷。勇如樊噲張飛。亦不足挂齒牙也已。余聞松岡氏子之事。想見其忠孝風。雖未詳其為人。

其事已足激濁世士氣。因慶應二年丙寅春。撰此傳。既而久保田藩士桂禮助者。手寫此傳以示萬。萬見而驚喜曰。繄余之不肖。何幸而生前遇此知己。乃訪予於麴坊青天白日樓。會余他行。萬嘆惜曰。始訪神交之人。而不遇。遺憾也。遂宿而俟予歸。其真率如此。維新以來。不相見者。已過十年矣。不知今為何狀也。

坂谷朗廬曰。其人奇處。在不用巧。而文則巧而奇。

元田南豐曰。義烈之夫。不免麤暴之行。靜修之士。故多迂遠之說。君子不求備於一人可也。

田村翠巖曰。為生人立傳最難矣。以其人往々渝

朗廬曰激急一轉向正路真豪傑

志變節作者或招世之嗤笑也子聞故曰不知今為何狀也是其狡獪於文處然如萬其人天性樸直吾保證其決不渝志變節也噫

又曰萬弟某亦慷慨士嘗憤傳通院某和尚姦謀乘暗夜斬殺之已亦負重傷死其持論忠孝亦似乃兄吁兄弟俱足振起衰世士氣矣

松島剛藏傳

松島剛藏名久誠字有文號韓峯初稱瑞益山口藩士也其先利碩出自奧州松島以醫仕剛藏弱冠東游江戶從坪井信道受西洋學居四年歸國居母喪服除為世子侍醫扈從如江戶住藩邸為人豪爽不羈不拘々乎繩墨一日與同僚俱飲于市樓酣醉罵詈同僚同僚大怒剛藏由是免職當是時君側便嬖多修飾邊幅剛藏醜之恒抱不平適因醉泄其不平氣耳於是剛藏慨然立志至長崎就洋人某學航海術勵精三年歸國献言以請創開洋學局遂周布某政之助前田某孫右衛門等居要路贊成其議遂開洋學局剛藏感激講業以聚生徒後藩士以航海名者多出其門云壬戌癸亥間尊攘之議大起天下有志之士麕集于京攝間物情騷然剛藏與中村某九郎宍戶某九兵衛等戮力奔走誓欲伸尊攘大義當是時朝廷下期五月十日拒絕外國之欸於是剛藏督庚申癸亥諸艦急赴馬關會五月十日夜米利堅船一隻過馬關即砲擊之虜大怒更來襲砲射庚申壬戌二艦破之剛藏亦被創既而講和後論功行賞剛藏功第一初藩主摹仿洋製造小艦航近海講運轉技命曰

朗廬曰中村九郎宍一彷余今見其名則懍然悍決

又曰朋難不屈沈毅有發明浸然為英者潘雖斬敵不能進一步耳

遠州洋險惡天下所憚然業已講航海術豈可以避之乃令剛藏航江戶剛藏奮然奉命開帆將達遠州洋風濤大起艦殆覆沒我水手一人纔得入下田港於是剛藏益憂邦人短乎航海激勵生徒講究其術當此之時幕府將大舉以伐防長剛藏與同志俱畫應之之策既而內訌奸黨欲誅正議之士以謝幕府正議之士一網打盡剛藏亦被斬時年四十實元治紀元甲子歲也

朗廬曰其耐忍不屈可知

元田尚豐曰自古正邪不並立勢必至此可不謂國家之殃也哉

善諷子曰人情蹉跌則沮矣而剛藏每蹉跌即勵可謂鋏鑄其心腸嗚呼剛藏真剛也哉

朗廬曰嗚呼

朗廬曰。當時歐學者讀之。必笑其卑屈。抑君主時世不愛君者。當共訝。時亦斷不愛國。故學之皆必開賊也。

坂谷朗廬曰。識見卓絕。而氣力勇健。觸事益長。好男子好男子。使之生存。與大村大輔。恐難弟難兄。

元田南豐曰。剛者易折。終不如柔佞之得富貴也。噫。

八尾正朋傳

八尾正朋者。鳥取藩支封松平清直（淡路守）家臣也。字子貞。幼字為之助。長更稱助左衛門。後又稱德右衛門。食祿百五十石。事主勤飭。累遷為用人。清直嘗愛內懈事。不視朝者數月。正朋深憂之。私謂方今洋夷猖獗。海內洶々。變將不測。我公宜補佐藩矦。以盡力國事。非逸遊娛樂之時也。數犯顏諫諍。弗聽。正朋退嘆曰。我居重職。使公至此。無狀蠛職。何面目以立人間乎。不若一死以諫。公若少有所覺悟。則吾願畢矣。乃草諫疏一篇。伏刄以死。實安政乙卯秋八月廿九

朗廬曰。才不及…識田公

又曰。得仁

南豐曰。…

朗廬曰。不足惜二字不忍讀

又曰。何待不罵天

日也。時年四十九。清直見疏。大愕且悟。乃登城謁藩矦。又拜東照廟。詣與谷先塋。以謝罪。深稱其忠烈。增秩。恤家。云正朋身長七尺。容貌魁偉。性沈毅。初從清直在江戶。密語人曰。我諫諍術已盡矣。今唯有一下策耳。然在茲地則不可行。人問其故。答曰。我欲以死諫耳。然茲地諸矦伯之所會。我今諫死。則舉私名而布君惡於諸矦伯。是吾所大恐。故隱忍以竢時也。至此果如其言。臨死舉止從容。遺書其母曰。兒今死矣。侍養不終。深負慈恩。然去年本牧之役。變起死事。則已矣。伏冀以是慰愁緒。幸勿罪不孝。母伊吹氏亦賢。聞清直之悔悟。詣先塋也。率家人。拜路上。泣曰。我公能如此。吾兒之死不足惜也。正朋少時。其家偶誤失火。火勢炎々。乃走至鄰家。謝過。為搬運其家什器。不顧己家。娶佐分利氏。生子敏。父死時甫四歲。號泣吮其頸血。人異之。曰八尾氏有子。必克成父志。既長。負亢沈鷙。酷肖父。讀書奮勵。過絕等輩。擢為近侍。辭職游學浪華。既還。又將游學。罹疫歿于家。時人惜之。善諷子曰。比干諫以死矣。而殷紂不以悟。是以後人以諫死為下策。今如正朋諫死以悟其主。嗚呼孰謂今人不及古人遠矣乎。又孰謂諫死下策。屬無益矣。

元山南豊曰、自殺以諫其主者、獨我邦有之、海外所絶無也、蓋其事雖近俠、非中行、要為地球上一奇觀、照映乎史策、千歳有生氣、豈非我歴朝忠厚之教所使然哉、

坂谷朗廬曰、諫死是苦節之極、比殉難其苦心果何如、是不可與輕薄者語也、

朗廬曰、医亦如將、要在智仁勇、今医皆仁而已、故不仁

又曰、雖小事大義照々、謹不[illegible]代

冨永伴意傳

冨永伴意者、元禄間老醫、勇壯而有識、其業大行、細川侯某（[illegible]）女給米若干、是以屢到其邸、嘗會其藩士宅、一醫生尋來會、邸内人走来請醫生、醫生曰、予今纔省他病家、宜先請他醫、伴意聞之怒曰、咲子何不忠也、諸侯之祿醫、欲療邸内病者也、今子食高祿、而不趨同藩士急病、我欲鳴子罪、攻之聲色倶厲、醫生恐怖而行、嘗上市間浴堂、有防火夫同浴、視伴意短小輕之、曰豺[?]生（[illegible]）、為我洗垢、伴意曰諾哉、乃以手巾洗其背、窺隙忽而手緊握其睾丸、而不放、防火夫仰仆叫苦、顏色如土、冷汗淋漓、殆乎死、傍人為謝其失敬、乃使之作謝狀、總聽之、當幕府改鑄金銀貨、慨然謂松崎堯臣者曰、予年少矣、當永觀世態、自今而後、世態人情、當日趨輕薄、至予年五六十之時、則海内大困、何則、金銀貨幣者、諸貨寶之本也、而先失其本、躰人亦必失質實、而趨詐偽、廉恥日消、輕薄爭利、此亦自然之勢也、後果如其言、堯臣大服焉、筆諸其著書云、

又曰、医而勇、死治仁、一掌何[illegible]、此手況[illegible]、只保傲官員之睾丸

又曰、宜大書特書、禍之通價[?]

翠嵓曰、邵堯夫後生

善諷子曰、堯臣之著書在享保九年、距今殆百餘年矣、而今世態人情、有不忍言者、使伴意觀之、其感慨果何如哉、抑吾又竊有憂焉、自今而後四十四年、海内必有大變、是人事天數則然、噫、

坂谷朗廬曰、四十更加四、必確乎有定見、余不解邵子之數、故不能論、又不能服、獨變則不可不慮、而余不可得其壽、願史官之録、而徵之其期、

元田南豊曰、道家術數之説、余所不解、然以人事推之、天下之變、必發於數十年後、有意濟世者、宜熟讀舊史英法、以求轉禍為福之道耳、

朗廬曰己非凡

朗廬曰青天白日可歎雲忽起之

三好監物傳

監物者仙臺藩士名清房字顒氏號閑齋源姓三好氏監物其通稱也其先不仕至監物仕為小姓組勤勞有年擢為參政既而致仕慶應乙卯德川氏奉還政權於　朝廷於是朝議召陸奥守伊達慶邦參預大政慶邦以監物有才畧復起為參政明年正月伏見兵起監物乃代慶邦乘汽船率銃兵一大隊入護禁闕當是時　朝廷既敕慶邦討會津以九條醍醐澤三公任奥羽鎮撫使航海而東因令以監物所率兵護三公監物乃留兵兼程輿歸報　朝命於藩先

是老臣坂英力奉德川氏之旨自江戶歸宣言曰薩長二藩利　今上幼冲逼德川氏奪其政權其姦謀不可測藩士翕然信之牢不可破討會之議紛々不決監物至乃以大義辨駁遂出討會之師奉迎鎮撫諸公責隣藩以討賊大義而姦黨坂英力等潛通會庄二藩煽士民放妖言曰監物假　朝權嚇藩主誤國事慶邦惑之當是時監物言不被聽謀不見用國論益紊遂至暗殺總督府參謀世良某（修藏）監物乃計事不可救自避逆鋒潛居其采邑磐井郡東山黄海村於是英力等無復所顧忌要二州諸藩與會庄

又曰從容愛盡

朗廬曰賢母

又曰悲壯淋漓讀之不揮淚者必輕薄子也

又曰以天祥之心作

二藩連盟以抗拒于官軍官軍自白川磐城兩道進連破賊軍賊軍連降伏歸順英力等恐監物再起百方讒搆遂陷寃罪八月途伏兵遣捕手召之監物辭曰七月以来憂憤國事罹疾卧床不能上道又自料以為受辱乎囹圄不如斷然引決乃作上醍醐公侍者乞母命書及寄藩士同盟書呼三子酉助俊治欣吾進之膝下曰我有垂八十老母吾今被逮捕偷生一時徒為老母憂苦耳終不脫毒手乃將死而全大義汝輩其躰吾意反覆遺訓作終焉之計適捕手又至促曰繼令途中而斃速来監察之命也監物聞之

舉止自若謂老母曰兒死作忠義鬼將翦滅國賊使吾君復仰青天白日矣今先慈母而死卑恕不孝之罪母毫無憂色莞爾肯之監物大喜又呼三子曰我縱令就死魂魄不滅汝輩記之我死後不過三十日國論當復反正反正則慎當守遺訓盡力於國家乃沐浴正服掛壁以岳飛文天祥謝枋得畫像焚香再拜召家臣小寺某（正兵衛）囑家事分與遺物又囑曰若捕手至收家族則皆可自殺勿為賊手所殲也乃呼酒訣飲作書畫詠和歌入夜退家人端坐自刃氣未絕忍慎目田顧朗吟絕命詞數首乃瞑時其長男清

枚翁之解

又曰一讀眦欲裂

又曰憤發其知見也

篤在仙臺。遺歌曰。國乃為。盡須。我身。乃真心。述。繼。天。
告古世。雁乃正章。千時八月十五日也。數黨尚疑其。
不死。與尸至城。撿視云。監物為人豪邁果毅。幼而孤。
為母所教育。博涉書史。通達古今。愧落人後。議論不
苟讓。死時年五十四。後朝廷賞其勤王大義。賜褒
辭及祭資金二百兩。
善諷子曰。聞監物死。後國論一變。正議者遂就職。實
在九月十日。即距其八月十五日死僅三十日耳。監
物之言。神於蓍龜。於戲偉矣哉。
元田南豐曰。仙臺亦有若監物者。誰謂奥人頑迷

不識大義乎。
鷲津毅堂曰。既有岡千仞撰碑文。今又有善諷子
立之傳。監物忠操義節。幸不泯滅。
坂谷朗廬曰。當時仙臺藩唱名義者紛々矣。而監
物為其首。宜哉其忠烈悲壯。照映千古。然而使之
引決以招一藩大辱。英力何者。萬斷之。猶覺不足
甘心。

南豐曰不朴殊所小

火而作此衣者之方盜青蛾蘇綱之流亞也

翠嵓曰學校建立不得其冝則及為虐對病民之具中井竹軒學論之至矣柄關者冝猛省焉噫

依田佐助傳

依田佐助者。幕府士也。班御先手組與力。少好學。長
能捕盜賊。遷捕盜官。嘗語人曰。吾行道於衆中。一見。
知其為盜賊者。又曰。凡捕盜。唯當捕其巨魁。而餘勿
問也。嘗有戸塚驛邊盜賊六十餘人暴行之報。幕吏
向井某命佐助逮捕之。曰。當從捕手十人以行。佐助
曰。捕數十盜賊。十人猶少。然以君威制之。則雖我一
人猶可。乃從六人。捕縛盜賊十二人而歸。向井某大
賞而予貨物。佐助辭不受。曰。有盜賊六十餘人。而臣
故不悉縛也。且假君威。縛賊則臣一人。行命土人事。

可。非也。何可褒賜之有。抑方今賦税督促。民不堪困。
窮。故多歸盜耳。苟薄賦税。而緩督促。家給人足。則盜
賊自不起也。向井某聽以為然。聞諸參政本多某伊豫守。
遂縱囚。薄税云。
善諷子曰。善哉佐助之言也。可謂知本矣。自古學校
年建。而風俗年澆。緝捕日嚴。而盜賊日衆者。無他。不
用意於其本也。夫明治九年冬十二月。撰于青天白
日樓中。
坂谷朗廬曰。此篇蓋有感而作。為民政官者。宜當
坐右銘也。

又曰。捕官而其見出民政官之上。所以為名捕。

小野湖山曰。贊中數語。切中時弊。嗚呼佐助逝矣。今日不得使如善諷其人者居極諫直言之地。真可歎惜。

元田南豐曰。辨本末。知先後。則近道矣。然此義特可與端人君子言。非汲々於功利者所能及也。

又曰。先王仁儉。薄賦斂以養民。國祚之所以長久。仲尼亦云。富而教之。若以祖宗不足法。聖人不足信。則我其如之何哉。

田村翠崑曰。孤忠幽憤。撫今追古。慷慨淋漓。真是潛夫論之遺響。

岡田后得曰。長官之納胥吏言。自是美事。難得舊政府尚有人也。世之忌才蔽賢者。讀是傳。能無赧然乎。噫。

鱸松塘曰。余門生安井泉播州道中詩云。層樓金碧鄉釁羨。或恐窮民膏血塗。我愛雞塒豚柵外。紙窓竹屋聽咿唔。正與善諷翠崑二子同一感慨。觀風者其可以忽哉。噫。明治十一年二月識。

朗廬曰小項籍

又曰善教

朗廬曰藥關果各為事

南豐曰二子文武智勇未可軒輊真聯璧矣哉

朗廬曰奇貨而他人不可學

又曰慕旅然一時勝

近世偉人傳二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高杉晉作傳

高杉晉作者山口藩士也。名春風。字暢夫。號東行。幼倜儻不羈。言論壯快。氣既食牛。好賦。歌。詩。已而發之。推。攻。兵。書。年十九。謁吉田松陰。寅次郎松陰素稱久坂通武為少年奇才國士無雙。獲晉作。大喜。以為可比通武而晉作負才自用。不勤學。言論誇張。少成事。通武則言行修潔。學藝既有老成之概。故松陰恒揚通武而抑晉作。於是晉作發憤勵精。無幾何學業大進。松

陰乃每議事。多延晉作通武。曰晉作非吾所及也。晉作聞之曰。久坂生天下之奇傑。我奚得與之抗乎。松陰聞之。欣然曰。二生推讓如此。是國家之福也。晉作。通武適同庚。時人稱為聯璧。文久紀元辛酉春。擢為世子近侍。是冬幕吏將航上海。藩主命晉作從行。以諜其形勢。賜資五百金。抵長崎。則幕吏將俟明春三月解纜。晉作以為若與幕吏豪游。至明春。則五百金擲盡於此地。去他行亦有嫌。乃以百金買屋。贖妓閑居以俟焉。明春至上海。八月復命。其冬遊學江戶。與久坂通武大和直利等相謀。將燒御殿山夷人館事

力可想也

南豐曰譁浮

又曰長人之所以揚武者蓋特奇兵隊也前奇兵隊之編制實出晉作氏建議其功不亦偉乎

夷下脫邪字

洩不果。遁逃奔京師。三年癸亥夏歸萩城。藩主不問其罪。晉作惶懼。自幽于松下村。六月五日赤馬關之役長軍不利。藩主起晉作赴援。晉作建議編奇兵隊。是冬擢為世子奧番頭。既而亡命至京師。將與久坂通武等俱勤王事。強之通武。曰奈曠主職何。晉作大窮。乃還藩下之野山獄。實元治紀元甲子春三月也。是秋八月夷艦攻馬關。藩主又起晉作於獄中督軍。晉作更姓名。稱谷潛藏。是冬藩內黨議起。唱勤王者。皆被坐。晉作脫走過奇兵隊。隊士慫慂之。晉作不可曰。我別有策。乃去奔筑前。既而還馬關。時邪黨集在

伊佐村。其勢孤。適遊擊軍屯馬關。晉作欲率其衆以襲伊崎廨舍。乘勢入山口。與伊佐諸隊掎角。以攘邪黨。衆頗遲疑。晉作怒曰。國家危難迫矣。豈拘常法而猶豫之時乎哉。子等不肯。徃我獨行已。子等碌々。拱手就邪黨之戮。衆遂奮袂而起。二年乙丑正月二日夜圍伊崎廨舍。遂其牢藏田某之豊聯擒。當是時。伊佐兵亦襲繪堂村。大破黨兵。斬姦魁財滿某新郎。晉作乃入山口。與井上聞多等謀。創制鴻城軍。十六日夜擊黨兵於佐々並驛。克之。二月遂得夷黨難。初邪黨之起兵也。號令一矯君命。其旗章皆用一字三星。我軍

朗廬曰無知兵機

視之大沮晋作笑曰彼國家之賊也而敢用公家徽
號我余擊賊於用公家徽號乎何有命作一字三星
旗軍氣大振慶應二年丙寅六月幕府兵攻長其兵
海陸並進砲劫室津及大島當是時晋作監馬關軍
夜潛乘汽艦自大島東繞突出于敵艦中央猝發砲
擊之敵驚愕失措晋作激汽煙疾馳突圍而抵豊後

又曰有源義經用兵之風

洋敵艦欲逐之既以為是薩兵來援長誘我也乃止
是以室津以西海濱得脫兵禍晋作用兵勇決奇敏
大率此類也長兵拔小倉城破冨士艦豊前口戰勝
皆出其畫策云三年丁卯四月十四日以疾没于馬

關年二十九晋作為人侃々有識見嘗憎參政周布
某專恣面折之稠人中冨永某赤根某並有才時人
稱之晋作獨不稱屢論其反側人多不信之後皆如
其言其在長嵜也閲耶蘇教書慨然嘆曰其言頗似
王陽明然國家之害寧有之過者乎其傾城覆國豈
啻大磧巨礮

朗廬曰卑見也而其褱則如何

善諷子曰余嘗讀洋教書其説妄誕不足取然惑溺
其説者日益衆駸々乎不可防是真國家之大害也
晋作憂之宜矣余獨怪世之素稱正議家者今往々
奉洋教何也抑利昏其智耶將無識見而然耶噫

翠嵓曰息軒安井翁著辨妄闢洋教憤切痛快如與[illegible]生紀父[illegible]状

而為洋[illegible]二伝[illegible]之门[illegible]若臣道息人下情絶禍乱何所不至後[illegible]所見皆同

坂谷朗廬曰余知久坂義众而不知晋作今讀此
傳其磊落奇傑此義众更加一層使之生存則其
造詣能為從赤松子之張子房為咏寶劍之郭元
振皆未可測也噫

元田南豊曰自君子視之各國教法之説無不渉
於妄誕者豈獨耶蘇教書而已哉

又曰邪黨矯君命以擊義徒天下何世無之向使
不有忠謀偉畧若晋作者竭力於毛利氏則防長
義徒亦焉能見清側之功哉

龍尾先生傳

龍尾先生者舊幕府医員也医學該博著書數百卷
時莫之若者也而以與同僚議不合憤然辭職栖遲
于城西北大塚莊自號龍尾當此之時我医道日衰
洋方日横余乃贈先生詩曰龍尾先生医中龍胡為
藏頭又收尾漠々妖氛簇江城誰明斯道嚇蛇虺先

朗廬曰作者亦猶[illegible]

生著書高於山排闢異端功甚偉可惜先生不出頭
先生出頭彼風靡先生既隱不出頭掉尾雲間不彼
歯我亦從今學先生著書定論百世俟先生軒眉曰
子文章惟奇可喜異日必揮筆於鳳池乃探懷中出

缺

缺

不能也今之刀圭家何啻避三舍哉　朗廬曰此評先得余心

翠嵓曰古人云画人難画鬼易其以人之不知也今洋医則画鬼之類耳

命傷横天之莫救乃著傷寒雜病論十六卷蓋孔夫子懼作春秋之旨也惟失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医聖之教不外日用故其言則軒岐相傳之理共聞共見其方則炎桐竝録之遺易知易從洵與絲麻穀粟同功而不可一日廢也奈何後之學者顓頊其説河漢其言譬猶斷港絶航而求至於海是豈聖人濟世捄民之意乎哉是以洋學之徒嫌其道之迂遠誦蟹脚横行之文述駃舌支離之言悍然以為高出乎軒岐之上迥駕于農桐之教天下靡然趣之沿波不返此可以不痛乎雖然彼所謂究理者皆事物之末岐新

奇者概漢家之陳腐彼稱為高妙精絶而實則未必高妙精絶也昔日佛之入中國浸淫滋蔓豪傑輩出入其窠臼而不能脱焉濂洛之徒起而患之具絶人之識唱性理之學天下翕然知所趣向此其救世之功亦不在聖人下也今異端之教與佛之入中國何異而其為医道之蟊賊尤更甚焉而人之篤信不已者何也蓋以漢家之學日就榛蕪医聖之教無門可入彼視為迂僻為芻狗而我不能以禁之也識者以為卓論明治丙子秋朝廷贈先生所刊医方類聚二百六十六卷於朝鮮是書彼土亡佚已久矣其医

河寬曰[illegible]未[illegible]性行大朱精神妙

官洪與章等大喜然為國寶其朝廷亦賜金若干於先生後無名鼎寬字忠粟喜多村氏通稱安齋後襲父稱安正號栲窓又香城樂山龍尾皆其所晩號也狀貌魁偉頷下生白毛數莖光鮮異甚性沈毅寡言笑其講書不甚飾辯訥々如白語甲戌十二月罹風疾右身不遂以左手作書丙子十一月九日疾病遂終于家享齡七十三遺命葬今戸稱福寺靜岡淺田惟常作之墓銘云

菩飄子曰陳龍川曰孰是人中之龍文中之虎求之我儒医中非先生而誰哉而不遇于時潛蟄于環堵

遂窮下可惜也夫余深感乎鳳梨子之贈知己之言云

鷲津毅堂曰余不學医術安知漢洋得失異同惟龍尾墨守舊學不與世波靡豈所謂卓立之士哉

坂谷朗廬曰他年史官作漢医傳以此篇結局也書體裁不憂無掉尾也

小野湖山曰龍尾子余亦有一面識而未悉其為人如篇中儒医之論公正的確可以補世道人心焉然無此篇則恐其人與其說皆付泯沒其矣文之不可已也偉人傳之鴻何可已哉

岡田后得曰龍尾先生嘗曰文運之盛衰隨時轉變而医道之污隆亦與世軒輊此乃天地生々之機造物者之無盡藏也然則我医道興隆豈無復期哉此子闇之所以俟百世也歟

元田南豐曰余聞之先師帆足翁曰仲景方論盡與西洋医理脗合而其術之巧超過西洋人此仲景之所以為医聖歟翁嘗命門人作傷寒論注解辨病理講藥方援西洋窮理說為証其說極詳余亦嘗讀其書今皆遺忘不能為善諷子道也

皆天先生傳

朗廬曰撫雅風而不怒其人心小人又曰兩飲投合如魚與水

皆天先生者明石藩士也名淑稱宗真藤村氏皆天其號又號鷄肋為人風流灑落嗜酒無日無時不飲而多技能書畫鋏筆挿花茶儀及歌舞諧謔皆詣其妙性直善怒故人多不與之合而唯與余善合日過余飲曰不與君飲則不樂也余亦曰不與先生飲則不樂也先生大喜曰顧余鷄肋耳而君何愛我之深也請為我作鷄肋歌余乃操筆賦曰鷄肋先生世皆棄自道棄我真可惜乃號鷄肋寓其意戟手罵人人辟易我亦古拙不世容日友古賢氣吐虹眼枯骨瘦

又曰以自作之詩九全篇貼構作法奇變

有何味。不比鷄肋。和春蔥。異哉先生獨取此。到處説項如食肯。且通財物救窮厄。（先生屢通財物。實有管鮑之誼。）助余。有如慈母愛赤子。四海我豈乏友人。寒暄泛愛不救貧（杜詩曰。豈名但嘗寒暄問。泛愛不救溝壑辱。）素書一。東空。故紙不若無言是情眞。嗚呼先生四十我三十。忘年交情何其洽。吾曰。先生非鷄肋。風味濃美。似棘鬣。先生朗吟起舞作

又曰謂斷避三舍

棘鬣潑剌之狀曰。妙々。因引滿大白盡歡去。安政戊午秋。暴瀉病流行。妻兒皆死。先生悲哀無旬。既而曰。此皆天也。奚足患。醉態如故。後屢遭患難。常悠然曰。

又曰解就有味務能如是階成剩秋二子

此皆天也。萬延文久間。天下漸多故。物情恟々。先生

亦必從功名

慨然曰。幕府其殆覆乎然。大厦非一木之所支。此皆天也。吾末如之何。醉放益甚。因自號皆天。又過余飲

朗廬曰二句帖盡

曰。請爲我作皆天歌。余乃又操筆賦曰。皆天先生玉樴檀陽狂。玩世混流俗。珍寶奇物唾不顧。一生唯嗜醇酒綠。醉來起舞且高歌。意氣磊落無拘束。往々滑稽諷人過。頗似漢廷東方朔。先生胷中無物累。直把

又曰禪機

富貴比蕉鹿。自道萬事是皆天。不省禍福與榮辱。先生高識我獨服。世間兒輩眼皆肉。不知先生隱麴蘖。

又曰爲知己吐氣

不知先生抱美玉。先生眼中曾無人。獨能收我見何卓。我亦感嘆吐肺肝。吟詩且擊漸離筑。先生一讀屬

杯曰。君天才也。何寫吾眞之巧矣。吾寫人眞常苦其不似君。求寫其形而寫其神。是其所以逼眞歟。吾畫殆不及君詩也。因盡弃前稱。而但曰皆天云。

又曰史遷亦閒筆

菩諷子曰。皆天先生。一目微眇。斜視物。其光如炬。醉則更炯々射人。豈其精神有過人者耶。戊申後隱身於播明石。但務貨殖以樂天云。嗚呼多技藝如先生而隱不出。可爲世惜焉。抑出處皆天。明天子在上。而不出何也。

坂谷朗廬曰。皆天二字。以跋涉世路。天下無可嘆之事。天下無不平之事。

元田南豊曰。苟有自食之方。則不出可也。愈於叅病官署。而叨雇錢者萬々矣。

又曰。只是子閒得意二長句矣。前後文不過爲其注脚耳。而藤村氏之性度品行。歷々如指掌。何等奇巧文思變幻。不可端倪。

森春濤曰。二歌落筆縱橫。而每結尾活潑欲躍。亦似棘鬣之狀。

岡田后得曰。篇中二長句。眞是皆天寫眞。余不見皆天者十餘年矣。一夕偶讀是篇。皆天醉態躍然于酒影燈光間。

剛齋曰此人有眼必不專乎書是天奪之

怒下脫一字

又曰名言警世

南豐曰天下固多無眼之人若塙氏則眼在胸中

朗廬曰二萬餘卷盡在腹中天在智中古今藏書家之貼

又曰無眼張本

塙保己一傳

塙保己一者武藏國秩父郡保己村人因以為名而其稱一者本邦瞽者之通稱也幼而穎敏學和歌於荻原宗固遂專心乎本朝學本朝古書莫不涉獵而盲也不能自閲書因倩人讀已則傾耳而聽之聽輒終身不忘自號水母子取於水母以蝦為目之義也嘗夏夜應人招講源氏物語忽陳涼風吹滅紅燭保己一不知燭之滅猶喋々講說坐客惘然請暫輟講保己一曰何故曰燭滅矣不得見書保己一哂曰有眼人何其不自由哉保己一學既成開黌曰和學講談所教授生徒幕府聞而祿之補撿挍保己一益究和學搜索名山古刹之異書其所藏和書過二萬餘卷乃挍訂異同作羣書類從六百六十餘卷續集一千餘卷又精史學著史料數百卷淺草有山岡明阿者其門人有片山足水者亦皆精和學足水家藏宸翰一篇但署太上天皇而無御璽及花押而御書頗淺足水刻作墨本以頒同志人不知其為何天皇也一日客談偶及此朗誦聞保己一保己一默而聽之至其曰廷禁之闕宸居無動姑射之山萬壽不騫覺爾曰此華園帝之宸翰也何則花園院在仙洞

之時伏見院猶居仙洞因稱伏見院為姑射稱今上為廷禁之闕也耳其史學攻証之精確率此類也文政四年九月十二日以疾歿享齡七十有六其所著羣書類從史料外猶有皇親譜畧掖庭譜畧螢蠅抄花咲松総隱集等其所校刻日本後記令義解百錬抄類聚符宣抄徒然草等數部皆行于世其孫忠韶亦好學與余善

善諷子曰吉俗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以故孟嘗君不為父田嬰所舉而其母竊舉之遂顯名于天下聞保己一亦以五月五日生而興家揚名子孫繁榮孟嘗致客保己一致書其有不偶然者乎保己一以一瞽者著數千卷書博學多聞卓越古今眼光如電者竟不能及方今朝廷開史局其所編輯尚遵由保己一之史料而不能脫其範圍嗚呼如保己一可不謂曠世之偉人乎哉明治十年一月撰于玲瓏齋南軒梅花水仙争閙處

坂谷朗廬曰曠世偉人四字保己一外恐皆有愧色可敬可欽

又曰保己一幼穎悟絶倫而有梁上君子辯父大憂之俟其睡以熱油澆之滅其明然後告其故深

戒之又保己一初貪聘才婦唯責其爲己讀書
縱淡無忌憚而保己一不問之後妻大悔謝罪保
己一曰君願不悔而務供讀書之任此二事余嘗
聞之一友今忘其姓名此傳不錄或非實而然歟
若作者不知而漏之請錄傳末

小野湖山曰和漢古今盲人而名世者多矣然如
保己一之博學洪識恐無其匹也余與其子次郎
及其徒相識聞其逸事者多他日將欲補此傳也

一蘆曰一本先揭其爲人文字有法

又曰先師心後聞説遺書中敍而始傳之世者坂谷素也山田子何人更活刷亦世之勝感既

山田亦助傳

山田亦助山口藩人名憲之後更公章號燮山又含
章齋幼字卯七郎爲人明敏沈毅好學嗜武有卓識
嘉永五年壬子秋竊憂外侮謂海防之爲急務也與
同志謀活刷古賀侗庵所著海防臆測以頒諸四方
以事觸法禁藩削其祿錮于家安政五年秋七月藩
主以亦助精海防也起班手田組管造艦鑄砲諸務
尋兼管手當方密用局九月藩主遣先鋒隊戍攝津
兵庫亦助掌其事務六年夏六月藩主將大興隆文
武之道命益田某伊豆及亦助督學政秋九月藩主又

又曰無數亦助字保有生氣妙

舉出曰疊用無數亦助字是自平原君傳疊用毛先生字得來

納下貶齋字

命亦助及來原某良藏等革軍制亦助等考究兵制沿
革及外國之兵法以革定之藩主賜銃以賞之萬延
紀元冬十月藩主模洋製造軍艦於萩城亦助董工
艦成名庚申亦助乘之至赤馬關適英國軍艦拋錨
泊之藩主命亦助接之虜所言頗關大事亦助憂之
與長府候謀議既而英艦去藩侯賞其忠當此之時
天下洶々變將起亦助東西奔走周旋國事文久二
年秋九月藩主遣亦助於相模橫濱買瀛艦適獲英
國所瀛艦名壬戌亦助爲之奉行元治元年秋八月
英佛米蘭四國率軍艦二十餘隻以來寇于赤馬關

朗蘆曰亦助字到底至死氣脉一貫

印雪曰確論

朗蘆曰卓

勢甚猛長世子親將臨之亦助從焉士氣大振已而
輟戰是月亦助免手當方掌軍政當是時國內黨議
沸騰亦助日夜焦思欲鎮壓人心反之正議既而老
臣益田親施福原元僴國司親相等皆坐京師變賜
死亦助亦免職錮于家尋削籍處斬于時年五十六
初亦助見吉田寅次郎語之曰近時歐羅巴諸州年
年盛而月々熾侵蝕東洋印度先蒙其毒尋滿清亦
受其辱其餘焰未熄朶頤琉球突入長崎故天下之
人皆以防禦爲急務殊不知西洋諸國侵掠東洋以
其國必有一二俊傑也夫俊傑之所在其國必強今

識不摩

又曰吉田子奇傑然未能副此言大矣哉言

彼振長策建雄畧將使人備己之不遑矣而我何其
區々唯防禦之云乎哉我　皇國屹立于萬國上自
昔懼威于海外者上則　神功皇后下則北條時宗
豐臣秀吉數人而已吾子年少才亦足矣宜激昂以
立勲名乎海外萬國不則非大丈夫也吾子其勉旃
寅次深服其卓識自此其操志益堅專攻兵書亦助
嘉其志執其所秘藏兵要録講義以贈之寅次于時
年甫十六後終成名于天下不負亦助之言云
善諷子曰善矣哉亦助之興起後輩也寅次郎雖有
豪傑之資其能發偉行未必非感激乎其一言也而

漫然逐輒當時風習可知也夫明治九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夜宿直于修史局草此傳了同黒川生小酌
賦詩示之云毀譽世上漫紛々好送殘年酒且醺君
見蘭臺諸老友幾人能継史遷文
朗廬曰倜庵先生海防臆測其深識遠謀與踈基
論海防者竟絶矣知之者當時蓋有亦助君而已
余不知其人而深知其著思之大也
又曰近日隆盛利秋數子動于戈於邦内傳汙名
乎後世然渠亦一奇傑男子特憤悶技癢喪失方
向耳若使之率一萬兵乞命横行于魯支土澳印

綱齋曰憤悶技癢四字善推古奇傑心胸

二子有知當首肯于九原之下

度量縦令事不成而杜名必動五大洲不可不發
器小之歎也
小野湖山曰余毎稱長防多人才而以寅次郎為
首唱今讀此篇則知亦助為真首唱也善諷子表
章之功尤可嘉賞
岡田后得曰亦助勵寅次郎言剴切雄快大丈夫
所當服膺
田村翠崗曰此傳一氣呵成殊有生氣直夜一詩
多少感慨

吉田直人傳

吉田直人者鳥取藩士也名保實初稱早藏後更稱
直人號隅山本穴山氏出継吉田氏文久三年藩主
守護輦下直人從焉當此之時外國猖獗屢來寇内
洋天子震怒海内蛛然維新之政將舉矣而鳥取藩
因循姑息未歸一乎尊攘直人憤其為二三姦臣之
所使然乃與加須屋武文河田祺景足立正聲等二
十一名相議突入藩主旅館本國寺斫姦臣三人迫
一人使之決肚直如老臣某所許之又上書鷹司三
條二公曰伏惟某々等四人在輔弼之職而塑蔽上

朗廬曰褒矣而至理存焉但是不可備二已

南豐曰壯快甚

朗盧曰八字公案抑叛賊之實常在此下得不賞密判　又曰恭順可證

朗盧曰當時子弟下可無此段後變所以有新律

南豐曰斬姦已極忠矣而死者之子請復俠亦不可不謂之義志臣與柔子私相殺戮不忌其害國也大矣故明七官制法定

下阻抑藩主勤王之志。遂使之暴汚名於天下。不忠不義。神人俱怒。臣等義憤。與此四姦者俱戴天。故今同志相謀加誅戮。從來弊藩之因循姑息。未歸一乎尊攘者。皆四姦之所為也。閣下向所疑者。幸釋然氷解焉。臣等不勝惶迫。泣血書。既上。皆屏居某寺院。以待罪。明年元治紀元七月三日。主命歸藩。幽于某邸。丙寅歲。及幕府伐毛利氏。直人憂之。後與同志謀。潜脫邸。將赴長門。中原忠次郎者。預知直人等有此行。艤一舸以竢。七月二十九日。直人等果至。乃與俱航海。泊于雲手結浦。為雲人所捉。乃上陸。解雲人疑。將西走。初四姦之遺戮也。其子弟乞復讐於藩主。藩主弗聽。聞直人等脫。因赴雲也。踪至手結浦。襲其不意。直人。忠次郎等四人。蹶起奮闘。死之。其在舟中者。既抽錨西走。不知此變。鳥取藩吏收四人屍。合葬于手結浦善慶院。為建一碑云。忠次郎者。同藩領地伯耆國河村郡橋津村商人。死時年十九。父吉衛。以俠顯。其為義人備舟。死難。蓋亦出其庭訓云。直人死時年三十二。實慶應二年丙寅秋八月三日也。

菩諷子曰。二十一人之戮四姦烈矣。然食其祿者。義固宜然也。中原氏以一商人。其義烈如此。可謂俠骨香千古者矣。

律以防禍實未前

元田南豐曰。筆鋒亦帶俠氣。

坂谷朗盧曰。當時斬姦。皆自尊王而發。人心所向可欽也。余門人松前僧三上超順者。氣宇磊落非凡。歸藩地。亦斬姦尊王。遂獨身守孤城。與幕府脫賊奮闘死。賊中傳為奇僧。余每撿其遺書。未嘗不流涕也。又未嘗不嘆尊王大義浹徹僻地僧侶腦髓也。

朗盧曰情致躍々至栩栩如生

鱸孟陽傳

孟陽名元辰。稱辰之助。鱸氏。號透軒。余嘗取諸宋朱元晦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語而命之。父元邦。字彥之。號松塘。棲遲于房陽鋸山下。以儒道詩學教授。其名隱然動大都。萬延庚申春。余漫游寓彥之家。孟陽時年甫十六。風姿瀟灑。眉目清秀如畫。而志氣岐嶷。已自成人。日與余賦詩作文。商榷古今事。慷慨悲憤。如先天下之憂而憂者矣。明年余歸東京。孟陽懷慕不已。時々寄詩文。其春江寄懷七律云。去歲鋸山曾送行。深秋天氣正淒清。酒盃下奈

朗廬曰結一句可移弔孟陽

又曰氣卓可想

又曰余亦揮涙

朗廬曰慈人一篇奇也蓋以之抑鬱又曰淋漓孟陽可以瞑

頻催別。琴劍無端去上程。鏡浦。烟波。應有夢。墨川。風月。豈忘情。海南。此日。少書信。望断。暮雲。春雁。聲。其詞藻之妙已如此。亦時贈畫。其嶙峋奔泉怪奇之狀驚人。益以洩其胷中抑欝之氣焉也。乙丑春。歐血數口。務之招余療之。孟陽雖病。志氣益壯。論時事。作詩文不異昔日。余問曰。歐血苦乎。孟陽曰否。胷中却覺快。余留療數日。病少差。廼還。至五月。歐血復甚。遂歿。時年二十二。孟陽有至性。事父母孝。甲子歲。喪母。過哀。病愈漸。終至不起云。後務之移家于東京。名聲愈高。文業益盛。余每思至。泣曰。使孟陽尚在。其喜何如哉。遺稿若干卷。務之行將上諸梓。

善諷子曰。人憂且哀。則心火焦肺而血湧。血湧則上溢而歐也。故愚人無歐血病。嗚呼。孟陽希世才子。滿腔熱血。未能悉沃之乎雄文偉辭之間。又未能吐之於明主賢辟之前。而吐沃二竪子。憾何限。是以余為立傳。

鷲津毅堂曰。余距今二十六年前。私刻聖武記採要。須同志幕吏欲中以法。避之房州寓鱸氏家。時孟陽尚幼。嶄然既露頭角。今讀善諷子所述。其有所樹立。果如此。何天之豐其才而嗇其命也。

坂谷朗廬曰。才不才亦各吾兒也。余前年失長男每讀此等文。涕淚先下。不勝卒讀。而特為務之賀得佳傳。則又不得不評也。悲痛々々。

鱸松塘曰。得此佳傳。亡兒可以不朽矣。而僕亦得併書。溢美之至。慙汗何堪。但是舐犢之情難忘。一讀之際。不覺涙之濺於行間。又以見感人之妙也。

朗廬曰絶好機智不特孝而仁所又賛矣

又曰天亦慘楚

勝野森之助傳

森之助。江戶人勝野豐作之男也。安政戊午。黨人獄興。天下名士多被逮捕。而豐作為其首。名見幾。逃亡晦跡。森之助預料逮吏至。集其父交游往復文書。及日乘。手記類焚之。吏果至。搜索文書。一無所得。因收森之助及母弟妹而去。併下之獄。訊鞫豐作所匿。特拷問森之助。極慘楚。森之助自謂使父出。亦拷問慘楚如此耳。則兒唯有代死而已。終噤口不言。後母弟妹皆赦而流森之助於三宅島。居數年。亦遇赦歸江戶。時已罹疾。歿于其通家安藤傳藏家。臨歿。其弟請

所欲言森之助瞪目曰君親兩負憾々他無所言乃瞑森之助長身白皙與人寡言語性情温柔如婦女子而於弓馬槍刀諸技皆極其師傳之秘死時年未盈三十友人小野侗翁云

善諷子曰豈作交通廣矣若使森之助不焚其文書又不耐其拷鞫而有所言說則其禍毒蔓延必及數十百人然則森之助非獨代其父惨楚雖曰代同盟數十百人亦可也嗚呼雖古烈丈夫何以加哉如其父臺山見幾韜晦時人以比張子房避秦亡為不可及侗翁已有文傳世故不復著

就馬津毅堂曰勝野父子忠孝相繼而其不幸亦相尋噫天道是耶非耶余嘗識二子今讀此傳感愴何限

坂谷朗廬曰其人如此而官不恕天亦不恤天道是非之疑何世無之噫

小野湖山曰余欲作森之助傳久矣文思苦澁未果也今得借善諷子手成余志乃欲卜月日以此篇告森之助靈代清酌庶羞之奠吾知其必來饗也

又曰如森之助可謂一死不負矣而其臨終有兩

朗廬曰兄弟俱死同心所異處何得不悽愍

立字衍

負之言何也益以其不能繼父志成大事也吁其設心何烈也余讀此篇追念勝野父子不覺涕泗之横流也

田村翠嵓曰我子闇文直紀其實而毫不假彫繪讀之則自能惻々動人此即畫家白描法矣彼五色爛然徒眩俗目者未足與語古史之妙也

信海正愼傳

信海者月照弟也代月照住持於清水寺成就院得紫衣之許學和歌於近衛藤公及墨夷來同兄月照修法以禳寳祚長久夷醜退去 先帝深嘉其至誠而為幕吏所忌月照西奔投海死信海被拘月照僕重助亦尋下獄語月照溺海之狀於信海信海哭而慟已未春三月押送江戸幕吏拷問甚酷信海不屈擧時幣詰幕吏二月十八日遂死于獄中臨死咏和歌曰西乃海東乃空登止加波禮度毛心波同志君加代乃太女于時年三十九僧臘三十正愼者近藤

沈曰拷問爲野蠻世及之事况施之正人乎抑制之可忌可知也
文曰難不復人可歎

氏山城人也事月照月照給米八石別給月俸二口初薙髮稱義天房獨一後還俗更稱正愼納妻生子市太郎事月照甚謹及月照西奔幕吏捕正愼問月照所在正愼荅以不知吏拷掠甚虐正愼意與其父受苦楚不如速死乃絕食十餘日不死吏屢拷問終不言咋舌而死實安政五年冬十月二十四日也于時年四十三正愼為人魁梧而有勇氣臨難徐來與義故往從書簡以投之火中云

善諷子曰二人壯烈既如此不圖濁世浮屠氏而有此事噫

元田南豊曰信海兄弟所謂儒行而墨名者耶正愼亦忠烈不愧其主可謂桑門之一義事矣求諸古今不易得也

坂谷朗盧曰釋迦牟尼佛所謂勇猛心而兄弟同發此心同死節義益有不空寂者存焉

田村翠嵒曰二僧義烈與勝野森之助同想見泉下相遇口角生沫罵盡幕吏

南豊曰眞濟度衆生之言未識當今教導職亦能做此乎否

朗盧曰平常理而名言不陛余到曰氏外無王々外無民故其各有難宜各求顯助也

文曰頗有司敬君却是厚君

貞曉傳

貞曉者日光山僧也為人端正而有學問為日光山學頭補僧正時人稱貞曉僧正而尊崇之元祿八年年可七十會幕府公子病篤命四方神祠佛院祈禱百端不効乃命貞曉祈禱貞曉謂有司曰祈禱者乞冥助於神佛也而神佛以慈悲為主今政令煩苛萬民不安生如此而雖日祈禱於神佛神佛不享焉烏望其冥助哉若能改革苛政仁愛天下億兆之生靈則雖不祈禱公子之病即愈苟不然則如愚僧輩百日禱之何効之有有司聞之大怒曰狂僧敢嘲上其罪甚重遂流于新島後遇大赦還江戸時人益尊崇之日光門主憚幕府下內旨猶不許住于江戸貞曉乃歸上國鄉里終于家云

善諷子曰貞曉之言確而當矣而及罪之何也嗚呼吾聞之劉子曰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後之治天下者宜務開言路哉

坂谷朗盧曰讀此贊不解此味者不可以在人上矣

元田南豊曰雖開言路徒為文具而不肯納忠言則猶不開也噫

朗盧曰先叙其為人拈全篇旨法
楓江曰思亦當同
又曰我輩一句足以見其為人不可不閲

田村犎嵓曰秦設偶語之禁而時相呂不韋招致賓客以著書々皆詆訾時君而秦不以罪今貞曉正言而被罪則其政治之暴可知矣後之治天下者其名則義而其實則愧於秦政者多矣不可不察也試問有時相能致客著書者乎曰無有能納客諫而華犨政者乎曰亦無

岡田后得曰唐太宗曰以古為鏡可見興替以人為鏡可知得失如是傳亦可以抵一鏡也已

片桐義卿傳

義卿名直方稱省仈源姓片桐氏號石崖又楠莊越後國蒲原郡二俣村人世為里正至義卿好學慷慨有才略雖在草莽夙抱勤王志廣交天下之士而尤善大橋仲載頼士剛足立士信及余數人戊辰　皇運隆興義卿躍然曰此我輩吐氣之秋也馳上京師謁搢紳諸公擢徵士以其久在江戸諳東事也任江戸府權判事上表再辭之不允命趣東行乃與正親町烏丸鷲尾諸公至江戸翌日謁大總督有栖川親王及大監察三條公有所獻替六月朔置鎮臺府肝

朗盧曰開闢以来新事新榮不覚為允龍
后得曰禍胎
楓江曰伏後
又曰取瑜不相掩可以見非訣
朗盧曰東坡先生之風致
楓江曰出處起至又映妙
朗盧曰至情可想
士遷臺三字衍文
楓江曰應前

理事是歳冬十月車駕幸東京百官奉迎義卿以東京府權判事先驅人以為榮既而謗議喧騰義卿自知其說之不行辭職遂免官然尚賜金六百圓帛五匹以賞其功勞義卿既免官供給猶如居職時人或指之未幾罹吏議下獄其弟篤在越聞之大驚時十二月祁寒大雪單身跋涉山川困頓憔悴而至乃詣刑法官哀訴以身代兄不許已已冬十一月終坐濫用官物及服御僭奢流于伊豆三宅島交游皆贈貨物及詩賦以送之義卿既至配所廬舍不蔽風雨毒霧瘴氛交侵肌骨實人所不能耐而義卿安之適一夕風潮怒號異常厥明有良材為風潮所漂揚此横海濵島民視而欣躍曰異哉海神殆為我片桐君耶乃取以脩理廬舍島民既服義卿爭以島中産物贈之義卿因以鰹脯香草類屢贈東京交游義卿謫居既久又善病母憂之弟篤憂愁不自勝一夕刺血書疏將欲自殺以贖兄罪其友栗太士遷視而止之謀之大橋仲載等乃上其書于彈正臺士遷臺士遷亦拉山田某赴越後為哀訴新潟縣廳官由此宥流禁錮其鄉實辛未夏五月也壬申冬官又允弟篤請釋禁錮且賞弟篤孝悌賜金若干明年癸酉春二月

朗盧曰山也之比

篁江曰微片桐君一句亦不可下閣

朗盧曰以石曼卿

篁江曰此上文收住

云々句映照妙

朗盧曰屢竹屢兮

又曰好文字不負為舊友

十九日以病歿。時年三十七。義卿風骨珊々。眼有光。事父母孝。方其在顯職。迎母于邸第奉養甚至。時追憶亡父悲泣沾衣。處事果敢。久而不屈。先是文久三年癸亥五月。霖潦過度。刈谷田川暴漲。決堤。義卿率村民八十人防禦之。上流之民拒而大閧。遂擊殺十五人。義卿憤然至江戸。訴寃于幕府。經五年事決於是。村民皆泣曰。微片桐君。誰為死者慰寃魂。義卿平素嗜酒好賦詩。當幕府失政之時。日交勤王有志之士。縱談天下之形勢。慷慨淋漓。酣飲往々徹夜而不倦。方其酒醒感極也。悲歌嗚泣。不自知其衣之沾也。

娶某氏。生二子。長曰某。次曰某。皆好學日進。

善諷子曰。義卿嘗狎柳橋妓梅吉。梅吉每侍酒。喜吟韓子藍関詩。清音幽繊。時轉喉作婉聲。俯仰慷慨。使人洒涙。義卿及顯榮。贖以為妾。無幾何。謫南島。今而思之。則如藍関詩已為之讖者。悲夫。

大橋陶庵曰。余與義卿交有年。每飲酒于一樓之上。把臂論心。談及時事。則慷慨悲歌。往々至涙下。追思屈指。事將十四五年。今讀此傳。其音容聲貌。僾然在目。殆不堪卒讀也。

又曰。義卿與余同庚。交尤善。其為人激昂有氣節。

朗盧曰勇斷々々

方王政維新之時。能就顯職。將以其所學大施之事業。而謗議喧騰。遂罹奇禍。齎志以歿。洵可痛惜也。余也迂踈頑健。碌々守家學。無一所得。而二毛漸上鬢。則及讀此篇。不覺汗顔。

川田篁江曰。在鄉々民服焉。在島々民服焉。其不得意時。猶如此。其得意時可知。而遂不令終者。蓋智者過焉之所致也。此篇記實。長短共擧。其人躍出紙上。可謂能寫真矣。

坂谷朗廬曰。創業之臣。自古不羈。不羈故能試一擲。又能自禍。

義僕市兵衛傳

市兵衛者。上總國市原郡姉嵜民惣兵衛之僕也。惣兵衛嘗小銃射鳥。誤中隣人妻。妻死。官論罪。以其為誤殺。特減死一等。竄流於伊豆島。而籍没其田宅。兒萬五郎甫三歳。妻姙娠。後生女。市兵衛夫婦勠力奉養幼兒寡婦。且每月如江戸。哀訴政府。乞釋主人惣兵衛罪。既而愿貧而奉養之不遂。使其女仕江戸富家。又謂妻曰。今我與卿勠力佐主家。而卿若生子。則奉仕不如意。請自今與卿不同床寢。寶永三年某月日。市兵衛携萬五郎。又如江戸。哀訴曰。之兒慕父甚悲

朗盧曰永爲萬類

且惣兵衛年已八十矣朝不計夕冀明府少垂憐流我於南島而釋惣兵衛使兒一見其父奉行荻原江州聞之憮然問白洲為惣兵衛每月哀訴者既已十餘年得無廢耕耘乎逆旅之費亦必多如何而辦乎市兵衛乃荅曰農業則付甥作十郎者逆旅則投淺草某氏某倅余屢来問故因以實告某憫其志不復收宿費殊加懇遇江州聞之大感嘆曰褒如此義僕亦自佐德化之一助也乃上聞賜市兵衛田壹町及家宅以褒之市兵衛潸然揮涙曰鴻恩銘肝然今無釋主罪之恩命而受此厚賜非志也且吾豈為要賞

又曰其誠如此鐵木石亦動

而忠於主人乎哉願以此移賜萬五郎則幸甚江州乃又上聞別賜萬五郎田宅市兵衛夫婦既異寢而佐主家者十二年矣而萬五郎年已十五市兵衛事之愈恭其禮如事惣兵衛云

朗盧曰胡越猶可也為賊者真謂之何

善諷子曰吾嘗漫游過姉崎寥々海濱一寒村耳非有庠序學校之教也而市兵衛之仕惣兵衛又非有累代君臣之誼也而其精忠篤義如此豈非天性也耶嗚乎世之士大夫累代生其國食其祿而一旦離散其情如胡越者聞市兵衛之事宜少知愧哉明治十年三月屬稿于瓏玲齋中奇想天外落處時夜過三鼓玻瓈燈欲盡又加石腦書之

朗盧曰全地球何者為第一寶曰忠厚二字矣如市兵衛者可謂天下之表準也

南豐曰先輩有詩云可憐四十六壯士不及總陽一義奴言市兵衛能辛苦哀訴得復主家田產而大石良雄等不能存淺野氏祀也蓋良雄雖忠勇有餘然近于名且其事不過犯法以遂君非而已所以来後人之議也至市兵衛則純忠純正無毫可議真萬世之龜鑑矣夫

賢婦某氏傳

朗盧曰此妾記可斬

賢婦逸其姓名幕府冶金局後藤某妻也為人仁慈其夫有愛妾遇之如姉妹衣服食飲皆與己同如此者數年矣賢婦病數日不愈其夫偶見有妾自筆簡牘黏机邊拾看之即囑今戶某巫祝咒咀其妻死之手簡也其畧曰積日咒咀之效驗頃日病日漸猶冊精是請某讀了大怒曰吾妻積年遇之甚篤而彼忘恩敢然我亦深愧乎妻然殺之則事布世上吾家之耻辱也乃告諸妻而將放逐之妻臥病聾潸然流涙

南豐曰鵠然君子之

謂良人曰婦女之愚世或有如此者豈獨彼而已彼

言穢萬賢婦允矣臧逞其名氏

朗廬曰慈悲如佛此妻亦必感

奉仕有年於斯今放逐之則貧寡誰顧飢寒可憫不若教諭之令自悛分產於其所生子其以為之毋而置淺草所買市店而終焉此吾願也某乃從其言云

善諷子曰賢矣哉某氏以德報怨仁恕之言惻々動人婦而悍妬閨門不修醜聲外聞而恬不省者往々有之聞後藤氏夫妻之事豈能無恧怩哉

朗廬曰萬傳後讀此傳如加大黄以甘草

翠嵓曰黄絹幼婦

朗廬曰一道神通心則明鏡止水

又曰本領正大心便不動

龍袋傳

天明間有善相人者號龍袋名重洛稱孫兵衛赤塚氏出繼中村氏為人瀟落不通世務家無儋石儲晏如也門人數十人龍袋常相其顏色曰子明日欲觀花于其所乎曰然又謂一人曰子今夕將欲酌酒于青樓徒費財耳無為也皆中其意是以門生服之如神嘗有一人屢往來于其家一日謝絕之不復通門生怪之既而其人通友人某妻龍袋曰彼有姦淫相而其事既成動乎血色諫之無益故與之絕交也平居為人說其骨法以誘導之於善者頗衆云晚喪妻

又曰善自決死所以善相人

鰥貧自安一日照鏡自相骨法曰嗟乎吾鰥貧有餓死相不須徒生于世而費他人之賑恤也乃閉戶禁人出入遂不食而死時年五十有七

又曰以飽食為餓死奇說也而亞理存焉

善諷子曰龍袋以有餓死相遂自餓死矣不負其所學復何憾焉今夫士大夫乘時偷富貴高第巍然珍寶盈家佳花列圃而其心瞿々焉未嘗一日安遽然而逝者與餓死復奚擇而視諸龍袋之知天命而餓死孰賢孰愚必有能辨之者古人曰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噫明治十年六月撰于玲瓏齋中時軒前榴花盛開

朗廬曰荀卿有非相論呂東萊駁之更說取賢觀相法其言雖正大而近譃聞歐米各國亦有骨相家彼亦自一小道矣比較經驗豈無自得特欲波動搖拘泥其法者固不足論已無欲占正路如龍袋舍之為導蚩民之資亦可況善諷子假以罵殺富貴者乎

田村翠嵓曰論贊諷刺絕妙自東方朔傳侏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得來

南豐曰。人民固有訴寃之權。禁之者乃政府之失耳。宗五郎名正言順。無愧天地。特其不自恃勢而為之。所以不免於俠與。

朗廬曰。毅然為村民以死任之。慷慨之狀可想。

朗廬曰。蓋養勇不宣。豫自任訴將軍事也。

佐倉宗五郎傳

嗚呼。方功利刑名之徒。弄柄苛政。重歛蒼生。墜於塗炭之時。一夫軽生。直氣抗言。强訴以濟斯民。其行雖固犯禁網。千古俠骨。實有足多者。作佐倉宗五郎傳。

宗五郎者。下総國印幡郡岩橋村人。為佐倉城主堀田某上野封内民。故世號曰佐倉宗五郎云。宗五為人精悍有膽畧。正保間。城主失政。任用掊克。暴歛重賦。邦民凍餒。農夫二百十餘人結黨。數請薄賦稅於郡宰。不聽。因相謀。將抵江戶直訴之城主。宗五慨然謂衆曰。諸君事若不濟。奈世人之笑何。此事宜生死以之。城主不聽。則當訴閣老々々不聽則當訴將軍。不濟。唯有一死而已。何面目復見鄉人乎。我固決死矣。諸君其思之。衆皆奮曰。君之言洵然。於是衆皆訣別父母妻子。以正保元年十一月十三日發鄉。抵冊橋驛。而宗五後而不至。衆皆恠曰。彼或渝盟乎。何来之晩。乃遣六郎兵衛重右衛門二人促之。宗五曰。吾將發而病作。然今已少快。閱二三日乃愈。愈則直發。子等速還傳語諸君。抵江戶邸。俯伏門外而訴。愼勿入門內。二人還告衆。乃發舟橋。入江戶。抵西城下邸門外。俯伏而訴。閽人叱却之。衆不敢退曰。人民凍餒。

又曰。姦吏[illegible]無遁[illegible]

朗廬曰。以死代衆者。其初志至此漸露。然其處置甚穩當。特其悲慘則過易水。

死期方至。願薄賦稅以活之。吏出諭曰。今日不得採用訴疏。汝等速去。明日來于青山百人坊別邸。衆延詰而去。厥明衆詣別邸。吏出諭曰。地方賦稅。郡宰所掌。江戶邸吏毫不與知。言訖。即閉門。衆茫然還旅舍。厥明衆皆會淺草一茶亭相議。平重郎者進謂衆曰。冝俟宗五郎來決議。乃復遣六郎重右二人促宗五。宗五曰。吾將明日發。然君辱遠來。請與俱行。乃訣父母妻子而發。宗五塗語二人曰。拒訴疏而不納。蓋國有司與江戶有司潛相謀而然也。訴之無益。已宗五等既至江戶。復與同志會淺草一茶亭相議。衆論喧豗。宗五徐謂衆曰。諸君請勿聒。聽吾說。明日閣老久世和州登大城。冝路要而訴之。何難之有。衆乃從之。其明早起。伏路傍而覗和州登大城。宗五直前投訴疏於輿中。衆踊躍謂事已濟矣。宗五曰。訴疏雖納。成否遲速。未可逆知也。而旅食空送日。其費不貲。請余與六郎兵衛半四郎重右衛門忠藏半重郎諸子留。俟命。餘當悉歸國。吾輩六人為首謀。一切任之。此事雖濟。必不免乎抗言强訴之罪。若死則諸君葬埋之。乃振訣宴泣別。居數日。和州召宗五等六人。六人乃行。吏佐々木某織太夫山路某伊織見六人叱曰。汝等不

憚尊嚴敢投訴疏於閣老輿中罪不容死然特肯宥
之後再為之則不敢赦宗五等抗辯曰臣等數訴城
主不納故敢至此幸採納以活此衆庶吏固拒而不
聽叱卻六人宗五大息謂五人曰事已至此何面目
復歸見鄉人乎吾聞志士仁人殺身為仁且夫見義
不為無勇也我寧殺身以為衆庶成就此事聞近日
將軍詣東台廟吾塗伏而投訴疏事必成乃及期約
訴疏於竿頭潛匿下谷三枚橋下將軍乘大輿騶從
嚴肅前騎喝道來宗五乃俄然躍出投訴疏於輿中
而頓首衛士叱咤急縛之其疏畧曰前佐倉城主土

井某大炊頭松平某若狹守視民如傷省刑罰薄税斂黎
民無凍餒之患至今主視民土芥不啻苛政重斂人
民失産塗炭於墜溝壑於顛有司恬不省適往訴則
械繫從之臣等是以不顧斧鉞之罪敢請將軍以神
明之威諭城主薄税斂以活萬民實正保二年正月
廿九日也一說為承應二年則係將軍家綱時將軍家光還城覽之聳
然而驚乃召堀田某曰汝胡為虐民之甚宜速薄税
斂以濟窮民某惶恐慙愧汗背而退召老臣小島式
部曰封内之民曩者訴門而不納故今事至此噬臍
何及汝速下令薄正税除雜税如前城主土井某松

朗廬曰雖封建藩府亦不仁々々

又曰四罪則四大刃也暴虐ｰ仁ｰ秋可裂皆所謂其国法者可哮棄已

朗廬曰絶好日者

翠巖曰逆理人者見擠

平某以慰民心獨宗五蔑城主訴將軍甚可惡汝其
并其妻而磔之斬其子以懲後式部受命而退幕府
押送宗五于佐倉式部乃召宗五妻子及其黨曰汝
等欲薄賦税如前城主某々生死以請之且將軍亦
有命故以聽之又特數宗五曰汝為首謀訴將軍其
罪一也蔑城主其罪二也投書閣老其罪三也煽動
衆庶謀此擧其罪四矣凡此四罪國法之所不赦因
令褫汝及妻磔褫汝子斬乃上宗五及妻磔柱而擬
鎗坐其子其下先斬之妻裂眥睨城主郎第曰吾夫
婦為衆庶褫磔死固所期已今殺無辜兒城主何其

殘忍吾魂魄長怨望堀田氏家宗五欣然笑曰信然
汝先獲我心遂被刑後數日堀田氏家多怪一夜城
主獨坐見堂上有人鎗貫兩脇流血淋漓城主拔刀
瞋眼追之輒滅而猶聞哭聲又一日喫飯飯成血色
於是大懼躬親祈禳之而怪猶不止乃使日者筮之
曰宗五及妻之所祟也宜建祠以祭之乃為建祠名
曰山口大明神每歲以二月三日八月三日祭之怪
乃止蓋二月三日就刑日也。或曰三月四日。
善諷子曰妖怪之說吾固不信也然古今所傳亦有
不可誣者左氏所謂氣燄為妖者耶抑物皆天地之

氣扈所凝集。已忠憤激烈之氣。人凝之。而天地亦凝之。何知不如山崩水湧為無限變態哉。明治九年十二月廿九日。撰于青天白日樓南窓。是日盆梅初放三花。

坂谷朗廬曰。宗五事在抑壓世界。故其實迹紛紜無定。而極究慘刑。幕藩倶成其醜。則昭々如此傳。不可誣也。宗五當時所謂土民也。而民外無王。々外無民。余以比楠公。比岳公。以為尊王愛國之鑑。

鷲津毅堂曰。武門之為治也。壓制是主。所謂豪族政治者也。當時干戈僅息。壓制人民亦太甚。宗五

能自奮。代一鄉性命。身雖罹刑辟。其志得以達。可謂一代偉人也。方今人民欲訴於官。皆可以訴。始審廳。其不服審理者。可以控訴。終審廳。而終審有違於法律。猶可以上告大審院。官之於保護人民權利。周且密矣。使宗五生於今日。安有罹慘毒。如斯之事哉。嗚呼是誰力也。讀是傳者。傷古慶今。不可不思其所自。明治十年十一月識。

元田南豐曰。宗五郎以死訴民窮。而百世廟食。可謂我邦民權黨之鼻祖矣夫。

又曰。大將軍能聽匹夫訴。而戒勅主管者。使薄稅斂濟窮民。曾無賞其善御衆。進官秩等事。誰謂覇政殘酷寡恩乎。

又曰。堀田氏主從吝過飾非。以逞慘毒。其罪天地所不容。而免於義刑義殺。真可憾也已。

田村翠崙曰。諸傳敘事。寓一種憤世嫉邪之思。都非游戲閑文字。所謂忠臣痛入骨者矣。如此傳。讀去但覺字々涙。字々血耳。噫。

先生每一傳稿成。命余淨寫之。原稿顛倒塗抹。余不能讀。先生為一讀。則文理井々。顛倒塗抹者。皆可能了。輒淨寫之。殊以其事奇偉。而文字雅馴也。

不自覺淨寫之勞。旬餘日而上下二卷寫畢。于時丁丑至日也。

受業　杜岡文平謹題

東京　蓮見鉀之助

受業　上毛　杜岡文平　同校

下總　廣瀨秋之介

題近世偉人傳後

蒲生子閣近世偉人傳所載無慮數十人事，詳而辨，豈[illegible]且精也歟。子閣絕意仕途，務以自表見之，卿子閣好義而又篤于古人[illegible]，道者如此，宜所謂[illegible]之書[illegible]之於[illegible]滅無聞矣。余子有[illegible]秋月藩士海賀德門者，久[illegible]入京師，[illegible]遭[illegible]既而[illegible]薩摩[illegible]人毋而死，余未[illegible]京師[illegible]

明治十年丁丑十一月於伊勢[illegible]會

西肥　松陽野口常共拜題

橋西　花[illegible]路見氏[illegible]書

近世偉人傳　跋

蒲生氏梓

聚亭曰先獲我心多々謝々

綱亭曰快論亦確論

又曰畏令讀者如此

近世偉人傳二編跋

古人論文曰。議論易而叙事難矣。以昌黎之筆力。其撰順宗實錄。特不滿人意。以東坡之才大至叙事文。則終輸一籌於廬陵。所謂鬼魅易畫。牛馬難畫者耶。吾友蒲生子。閎篤學能文。最長于叙事。阿堵傳神。有深得於龍門之秘焉。所著近世偉人傳。已風行海内。今又鐫第二編。余欽其盛舉。為題簽言。若夫發潛德之幽光。有益世道人心。則諸家評具矣。明治十年嘉平月。嶽市日。厚知村山淳拜識。

清胡大游曰。古今人皆死。唯能文章者不死。雖有聖賢豪傑。離文章。則皆死。今聚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初編既傳之通邑大都。今又二編刻成。宜藏之名山石室。則先生千載不以死。偉人數子亦皆不以死。豈非不朽之盛事也哉。戊寅一月。於東京中猿樂坊三宜樓中。花蹊跡見氏拜題。

微顯闡幽真我師。非々是々不容私。陰森膽冷春秋筆。英烈芳傳朋黨碑。松柏忸怩貞婦節。鬼神痛哭義人詩。編成新史豈徒爾。振起世風培國基。

明治十一年一月　受業　友部　確謹題

余著是編不為徒然

聚亭曰好男子能知其所樹立

又曰僅々二四行可以抵余小傳多々謝々

吾綱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紀忠臣義士孝子烈女事蹟。讀之則使人如身閲其事。目見其人。懦夫聳骨。怯夫瞋膽。蕩子肅身。悍婦整襟。而況慷慨義烈之士。婉娩貞淑之女。一讀閲其必有拍案叫快。或齘齒呼冤。或不知紅涙闌干衣襟之沾者焉。感嘆之餘。遂書卷尾。

受業　市川義敏謹題

諸傳摸寫其人。精神奕々。使讀者如見其人。故余朝夕把翫不措。乃如與偉人奇士。接膝而談也。戊寅孟陬。於有為塾中。

受業　平佐　廉謹題

昔人云。世固有由感而立傳者。又有因傳而感者。我蒲夫子。以卓偉之筆。傳卓偉之事。以洩自家胸中鬱抑。此所謂因感而立傳者也。而吾輩小生。反覆讀之。竊欽慕其高風。而激昂志氣。直欲與夫偉人數子。倶立乎忠孝節義千載不朽之地。此所謂因傳而感者也。於戯盛矣哉。

受業　森山勝　謹題

病者嘗苦藥。而後得愈。獵者渉絶險。而後獲禽。蓋先生少時。非病者而嘗苦藥。非獵者而渉絶險。宜乎方今為有為之人也。近者又以有為之筆。紀有為之人。著偉人傳若干卷。可謂熊魚兼得者矣。丁丑臘月。於有為塾中。

受業　赤尾政孝謹題

人有恒言皆曰。人為萬物之靈矣。而茫々宇宙間。不

又曰蠢嘆勤王諸子不遂志而没也

又曰儒子可教也

能靈其靈。終身碌々成無用長物者。比々皆是。此所謂行尸走肉耳。安在其為萬物之靈也。故學此塾者。誓期異日為偉人傳中人。勿負有為二字。則可也。於有為塾中。

受業　田中秀馨謹題

余讀此編。慨然拍案曰。千載浩嘆。在于此。千載遺憾。亦在于此。讀畢。不覺涕泗之交頤也。若夫文格之高。與叙事之奇。往々逼真班馬。諸家評隲已備矣。小子復奚贅言。

受業　根岸千引謹題

蒲夫子著偉人傳。既刻初編。今又刻二編。以公于世。益其意不唯闡發潛德幽光。亦欲令讀者有所感憤興起也。我輩鄙生受業夫子。遭斯盛舉。抑亦幸矣。可不勉哉。

受業　嶺展親謹題

明治十一年一月十二日出版御届

以上　○三編四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東京第三大區四小區飯田町二丁目六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麹町八町目八番地　森田鉄五郎

思神
法壯
然
己卯仲春
為青木子白梅之人嘱
春嶽

近世偉人傳
春嶽公題字
一
蒲生氏梓

近世偉人傳第三編序

金洞之山有四大石門瑰門巨巖怪巘異態百出號爲海内之奇觀余嘗探焉今雖久欽勝具而念一及之輒將復命鞋韈友人蒲生絅亭著近世偉人傳及第三編余每一編出讀且評之呼奇叫快如游金洞之特云蓋世之有偉人猶地之有奇觀雖有高下小大焉皆造化精英之所鍾結而活動變態則人曼皮過山嶽況絅亭筆力能刻

畫出之可以生而金領乎人余游可以止焉也抑金洞第四石門尤称數雄偉踞門下連前三石門諸岩巖而回瞻壯快絶特矣及其偉人傳第四編亦能然欽既及第三編則第四編之觀益可達也余方援筆硯俟之

明治十一年十二月

朗廬阪谷素撰并書

錫
蒲生君祖橋寓居於白子
祖橋風月足遨遊倏忽是傳
流年濃濃近世偉人其
幾傳青天白日曇高樓
重野安繹拜
花蹊女史拜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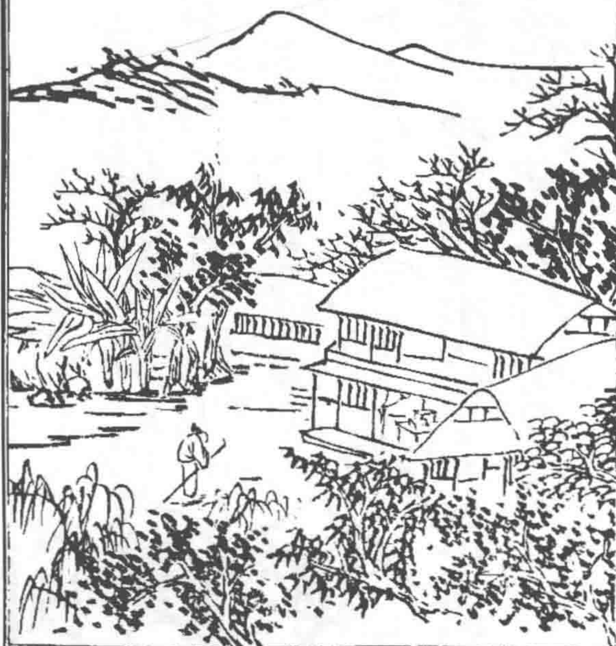
讀偉人傳賦呈
偉哉近世偉人傳奇哉
文字幾千變造物手筆
天地人物靈妙如何
觀吾友子闢性好奇之

事一奇文真獨擅子
比長以賦子屢佳史膾目
儀不傳將來今
明天子在上迺編安得
物監薦　明治十一年
八月念二日
皆天蘇村漁拜題
春桂女史藤古氏謹書
于時年十一歲

銷夏園

黎亭詞宗屬題

一六居士併





白々書て樓百尺先生著作
筆以雲根來秋日書窓消
夏以當手那來云

春濤森魯直題

成齋曰以銷憂爲刪何如此處不照消憂字為可

朗廬曰叙述雅致可掬

甕江加批焉

成齋曰上之作臺上

甕江曰時々二字刪通作引如何

成齋曰自樓名一轉說出生事文思敏甚

加圈

朗廬曰此園此樓皆浮之天恩之餘此又青天白日之一義乎

甕江曰二句足以見其胸襟洒落不淂不加圈

銷憂園記　録以代自序

明治四年余既掛冠閑居無事乃修理園圃以銷憂焉園在飯田街狙橋側廣五百七十餘弓園北有堂堂右為室室曰苟完堂曰光霽堂東又書為二室一曰玲瓏齋一曰尚絅亭並面東南淨窓明几宜讀書齋前夾徑作圃栽牡丹芍藥圃外結短籬栽桃李木瓜垂柳之屬籬外皆菜圃如農家其東作葡萄架以遮烈日引清風架左右雜植梧桐槐樫松竹芭蕉石榴櫻梅枇杷棕櫚南燭梔子薔薇山茶海棠躑躅之屬以供四時之賞其中築小臺上之望園外長濠濠

時々通海潮房総舟檝常来泊方冬水禽翔集嘎々乎折葦枯蘆之間濠架橋即狙橋人行不斷余日渉園中時眺矚以為樂也八年夏徴官修史局職務鞅掌三徑頗荒蕪十年西南亂起史局減費官員罷其半余亦在罷中因復閑居芟鋤荒蕪更雜植奇花美草臨水起樓命之曰青天白日樓用舊號也先是安政丁巳余應藩主召帰村松将有所用忤執政旨被放竄作詩見志有俯仰我曾無所愧青天白日放歌行句後卜居麴坊號青天白日樓主人而實未有樓也今則有之樓上敷席十二枚南北施玻瓈障南瞰

甕江曰寫園外所有以為園中景致何等巧乎

朗廬曰是天下第一之佳音又佳致欽羨々々

成齋加圈

甕江曰復何云々五字剗幾似可

又曰歷叙時勢可憂者隱與前段青天白日詩映發不特其文可誦其人可尚

一六曰說出十憂筆端意達妙則妙矣然

長濠家與觀月為宜園東南有堤方春櫻雲蔽水是為參議大隈氏園北望狙橋遥眺駿臺及礫川清遠翁爵西則招魂社燈臺聳空樓下有小亭曰洗心亭亭前有銀杜一株花時清香襲人亭東有竹塢猗々蔽水沿塢而北出乎小臺背有酴醿架春晩一白如雪冷艷豁眼自小臺背而北沿籬歩抵有為塾生徒講學之舍也塾面東南東籬有枇杷一株黄玉累々其傍有紫陽花花如盆大籬外隔濠有小渠水聲淙々與諸生讀書聲相和殊有幽致余作近世偉人傳毎搆思避妻兒来賓上樓起草草成呼酒自勞頫瞰

園中艸木仰望駿臺林巒怡然銷幽憂也因命而命之曰銷憂之園客恠曰子既逢遭明時再列朝官無凍餒之患而有園亭之娯優游自淂復何憂之有而今以銷憂命園何也余曰昔有嫠婦不恤緯而憂國而況丈夫乎且余性善憂見紀綱未肅而内訌屢起也輙憂見四民未得其所而風俗日頽也輙憂見異說横行而正學之未講也輙憂見忠良巻舌而讜議之未興也輙憂見上下相狗而毀譽亂真也輙憂見欺詐日生而廉恥掃地也輙憂聞金貨濫出而國債如山也輙憂聞強國陸梁而侮我歳久也輙憂聞訟

事變多不中肯綮者
朗盧曰前面無數波瀾得一諗頗佳大出色
成齋曰此園刑何如
大橋陶庵曰自古天下豈有無憂之時哉而此篇本末反覆叙十憂署有中肯綮文也
裏宮可謂益作者精神之所在讀之不通時勢不達事務者乎噫

獄繁興而裁決淹滯也輙憂聞盜賊滋熾而緝捕嚴急也輙憂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為憂亦多矣昔者陶淵明既辭官歸田園宜若無憂者而猶借琴書以銷憂余悉獨不然客慨然曰如子之所憂則余亦有之請携一樽酒屢來與子銷之此園乃書以為記

時十一年五月中浣

坂谷朗盧曰零細寫來如画而出處進退之狀自顯于其中末段胃中磊磈假客發出波瀾動蕩不覺其長園林六轉忽望江海奇觀奇觀

重野成齋曰結末證淵明即一篇主腦至此發之

引滿之力可以破石

川田甕江曰罷官閑居優游園林宜若無憂然而慷慨悲憤見於楮墨間范子曰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其作者之謂乎

小山春山曰余性亦善憂若此十憂常塡鬱于胸中而不能自銷遣焉今讀此篇剴切透骨識與筆力俱老方今作此等文字者舍吾兄其誰歟戊寅冬日訪褧亭盟兄席上拜觀漫識

田邨翠崖曰所謂十憂非天下之靜者不能審知此噫

朗盧曰辞素餐著有功乎世之書絶高

又曰此必有之理

又曰處士大權兆與民權

又曰近人恐忘

題自著近世偉人傳 初編二編三編刻成

志士從來愧素餐。掛冠無責覺心安。閉門修史償前債。我是中興舊史官。

正氣浩然衝太虛。一枝史筆憤寃舒。誰知小室寥々夢。無數偉人來謝予。

興起人心事足傳。鴻儒狂士又瀍禪。誅姦賞善尤愉快。誰信潛夫筆有權。

勤王翼覇説喧豗。斬虜誅姦亦壯哉。諸子精神君看取。總從憂國愛君來。

當時風習雖過激。一片丹心皆可傳。賣國營私彼何者。腦肝塗地豈非天。

朗盧曰從未見此傳傳必奇

多一傳成最慨然。忠誠想子感蒼天。千里岐岨風雪路。遥知紅雪拳櫻田。高橋多一郎傳

絶嘆滔々風俗頽。緑林豪客日徘徊。挽回時弊豈無策。喚起循良佐助來。依田佐助傳 閲新聞紙都下近日逢竊盜者往々徧百戸

又曰頌筆呼號之狀可想見

叙事立言聊遣憂。敢云筆削學春秋。書成得失與誰語。笑仰青天獨倚樓。

又曰雖太平須太平則為破太平之端起永二句確言不磨

傷時諷世是忠誠。敢傚諸公頌太平。文就嗚呼又題末。誰知無限醉翁情。歐公作五代史論贊好用嗚呼字

滚恐空言人不信。尼山所以筆春秋。前言往行即炯戒。有位亦能劉覽不。

又曰無限清福

湖山曰人作過似可

久與時曹風馬牛。獨揮史筆氣横秋。稿成一笑呼杯酒。盤礴桂花香裡樓。

松塘曰補圖

頗愛衡門人訪稀。沈思拈筆夜凄其。孤燈似識先生喜。豆大芒生脱稿時。

朗盧曰亦皇國之華

稜々傲骨有誰憐。獨讀我書銷寂然。知己何須求異代。已遺清客贈佳篇。

不須浮世買虛譽。千古寸心眉自舒。獨喜伊公華吾著。題云志士必讀書。

又曰大憺賴

審論名義弁吾書。雄辨堂々似子輿。我德不孤垂不朽。鉅公妙筆助清譽。

又曰智卒

不録之又汗背々々

莫道文章不直錢。數編新著亦良田。蓬々布世三千部。支得飢寒可渉年。起用古人成句

朗盧曰益世又自益良策矣

松塘曰得作桂似可

罔極之情歳幾除。停毫感舊涙漣如。遺靈泉下應含笑。今日豚兒能著書。

梨棗刻成眉目清。數編新著古人情。絶嘆不及先君見。聊當蘋蘩侑茶觥。

朗盧曰益過大牢

未必編成飽蠹魚。山中故友閲三餘。敢希時輩捐貲購。非是刑名功利書。

又曰冷殺

維持名教策應無。邪教滔々海内敷。敢寫忠臣義士

又曰隱居定降伏

又曰已而三千部何當靜名山

蹟普頒海内當神符
也如相如賦子虛閉門修史送居諸不遺狗監亦何
恨欲向名山藏我書
舊友遥尋隠士居盤餐斫膾摘園蔬更將何物勸杯
酒數巻新編當漢書
坂谷朗廬曰琅々哦来可喜可嘆可驚可笑可起
舞六呼傾一大白此是數曲偉人傳之鼓吹明治
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妄評
小野湖山曰盟臺近業中傑作似讀山陽翁修史
偶作如評語則朗翁盡矣余復何贅戊寅天長節

拜題
鷲津毅堂曰寫出自家遭遇與修史消息筆筆靈
活而毫無近世輕佻之習是君高人一着已卯一
月妄評
鱸松塘曰不假修飾性靈自見可與山陽修史諸
作并傳於不朽矣敬服々々己卯人日於七曲草
堂南檐妄評多罪
龜谷省軒曰昔顧嗣立選元詩夢見元人来謝纂
其詩尚爾況於闡其幽光乎他日君將有所夢也

毅堂曰余既有此擧作詩紀之古亦有此事可謂奇

朗廬曰愚説入例言幸甚

近世偉人傳三編例言
一初編二編同門長岡堯氏就先生亂稿中捃摭整
頓乃撰例言授剞劂氏而今夏不幸上鬼籙是以
余不顧不敏乃代堯氏顓任其事整頓三編然義
例一同初編不復贅特掲管見一二告讀者
一朗廬先生紙碑説最妙曰事可傳者多則文不得
不長文長必須大碑大碑則要大費將小之歟事
蹟晦湮有文與無文同是豈人子之情所忍哉於
是乎紙碑之用大矣今如我綱亭先生是編則所
謂紙碑之絶佳者也世之忠臣孝子欲傳其主其

親之事蹟者托之先生則不朽矣
一昔陳壽索米於丁廙之子某曰當爲乃翁立佳傳
如先生則不然其意在顯其潜德發其幽光而已
故茍其事蹟不入史法者雖以千金潤其筆亦辞
而不書乞者不勞意于此可也
明治十一季歳次戊寅桂花月於有爲塾東窓
南筑　受業　平佐廉謹識

近世偉人傳三編目録

上卷

下卷

右通計二十四人

朗廬曰勤苦句六字先生一生本領
又曰先生有功于學而事業則是為魁
篁江曰言以除百年積弊誰謂儒者不適世用乎
湖山曰借老翁語以表得人心之深是澹滋之妙
又曰先生曾不辭飫肥祿辭官作乞藩主移家于江戸如何
又曰補圖

近世偉人傳三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子闇著

息軒安井先生傳

先生名衡。字仲平。安井氏。號息軒。又號半九子。飫肥藩士。弱冠游江戸。入昌平黌。師事古賀精里。勤苦過絶等輩。居三年。學成歸郷。闔藩敬信。藩主伊東祐相年十九。賢而敏。亦深信先生。諮以國事。初飫肥之俗。有洗子之弊。數禁之不止。藩主用先生之建議。設嚴法。凡婦人受胎五月。告之有司。伍家保之。若墮胎洗子者罪之。貧而不能育者。三子以上。給子米若干。又論之以天道好生之德。遂不戮一人。而百年積弊全止。方是時。枝數村有一老翁。年六十餘。語人曰。我嘗生三子。家貧不能皆育之。乃舉長子一人。而其二人則洗之。後長子死。竟養他人子以為嗣。若使此君出于三十年前。則我亦享實子之孝養。而不見今日衰老之窮苦也。因潸然泣下云。其所建議。皆有裨益乎國政。大率此類也。戊戌歲。辭官挈家。復來江戸。學識縊高。名聲愈顯。弘化嘉永間。洋夷事起。先生慨然憂之。作防海策數篇。人以比諸老泉審勢審敵。至於書估輩寫以鬻之射利。嘉永中。幕府擢為昌平黌儒員。

篁江曰當時講兵者往々說刀槍之利獨先生欲傚洋法造大艦巨礮亦足以証識見與庸儒異也
南豐曰議論雖或失當而大旨則美文辞亦可觀要老儒之作也
朗廬曰共
和者人民合為政之謂先生失解然皇朝云々則璧立萬仞確乎不拔吾邦無君國必滅
篁江曰忠憤義慨讀到此不覺涙滂々下
朗廬曰佛亦然迷特耶蘇
又曰歐學不可不講而講之者

既而轉某縣令。不就任而止。方皇政維新之時。徵不起。家居教授。以斯道自任。嘗有某生。來說歐米共和政事之美。先生乃辨其非。尋又與絶交。書論之。其畧曰。足下亦知所謂共和政事者耶。昔者周厲王無道。民不忍王。流王於彘。天下無君七年。同姓諸侯恐周室之覆。相共適京師為政。當時號為共和。故共和者。天下無君。群臣相共為政之謂也。若必欲行之於皇朝。不知將置主上於何地也。傳曰。君親無將。將而誅之。夫癈立何等事。今也公然唱之。學館而為之師者。亦不知禁之。以我道論之。赤族不足以償其罪。

常暇。問其是非。哉然其所以至此。蓋亦有由而然。出洋土墝穀少。不足以自給。是以為奇技淫巧。廣與四方貿易。以補其缺。是以其權在商。勢與王侯相抗。俗又奉耶蘇教。耶蘇之立教。以君父為假。輸財於己。謂之積於天上。計吏收税。憎之甚於盜賊。是以民邈視其君。而貴耶蘇為真君之子。此共和政事之說。所以盛行於西洋也。洋學之徒。不知忠孝仁義之為何物。粗能讀蟹字。則便浮慕艷称。為至當不易。不能究其理非成敗所在。其流為耶蘇耶蘇不已。陷為無君無父之人。邪說之惑人。如阿片之釀歡夢。曰覺其可樂

不可不奉此說

湖山曰翁說固確矣而評亦確

朗廬曰余生學自其鄕應來徐其衡故所守亦確然不動

湖山曰翁生有剛強不屈之性其學之成全在乎此曰學自衡處果非公斛也

朗廬曰先生亦非不取西法唯愼之而已

又曰平々之理今日世人漫之可發深省

湖山曰補國南豐曰聚歛亡撫最中時病

朗廬曰若有所慨

而不知其受害既深雖欲悔之不可復及可不愼哉

又作辨妄五篇以闢洋學晩患眼不能看書然尚扶持斯道爲子弟國字著書名曰睡餘漫筆中有言曰如西洋政事法律從其國俗極刻薄若用之我邦恐傷我忠厚之美俗而爲薄惡之風且於人倫之道以君臣父子爲假獨貴夫婦以爲天主之所命尊女甚於男子此教尤有害於我邦汝輩取西法其愼之又曰洋學之徒自称我邦以爲野蠻称歐米以爲文明何其惑也爲吾子孫者愼勿口如此之言又曰教童子以唯正行儀講習孝悌忠信之道爲要故古者學

校尚多若以徒識字識物爲學問不教孝悌忠信之道則驕慢日長男子不敬君父長上婦人輕男姑良人皆廢内外之常務終誤其一生苟如此則雖學校如林有損而無益汝輩雖不能異日爲大官若居教師之職愼勿失此意又曰苟爲吾子孫者愼勿爲聚斂之臣若負吾言我雖在黄泉必罰之年七十八以終先生狀貌陋甚初入昌平黌衆視而侮之及聞其議論見其文章輒皆服嗜學甚於食色於書莫所不窺著書甚衆如其左傳輯釋管子纂詁二書傳至清國清儒邸濬恪序輯釋應宝時序纂詁皆極口嘆賞

湖山曰翁之所最親交宕陰外在山田方谷木下犀潭二子二子名必可加東湖弘庵皆晩年交是余所熟知

義江曰山田方谷與宕陰交而先生則不相識也湖山翁所言恐屬訛傳

湖山曰翁之經濟文章實似老泉其於邵堯夫頗似不倫何如

義江曰老泉堯夫恐皆擬非其倫要之先生氣象與宋儒迥然別矣

生平與鹽谷宕陰藤田東湖藤森弘庵諸子交善文酒徵逐以爲樂宕陰嘗嘆曰我居恒覩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其爲遐邇名士所推重如此

善諷子曰余年十九始謁先生出文稿乞政先生評曰諸篇矯々可喜而贊勁於傳銘健於贊蓋作者之學從韻語入故見於文者如此且戒曰子若廢作詩而專從事文章則文當更進數等後必成家而余性嗜吟咏竟不能廢之又嘗命余診其大素脉按其腹肚血氣滾々有掀翻三部之勢丹田實而膨如瓠盖

其禀於天者厚而深也宜乎年逾古稀而著述不已其識見高天下也余又聞先生巧心計於數術不學而能旁通占相之術於戲如先生雖曰合老泉堯夫爲一人亦可也

坂谷朗廬曰象山東湖宕陰横井諸先生皆以雄傑之資各爲一家其學其識各有獨得不敢雷同先生又特立乎其間說各異而相敬愛毫無今世面從背軋之習所以可欽而先生保壽最長雖致迂僻之嘲而所以維持名教亦在乎此矣眞一代之偉人也

裴亭曰。湖翁去朝後。余尚在史職。聞以大博士徵先生之議。又先生門人長友安敦。今在予門。云嘗見先生鄉書。載以大博士徵事。由是觀之。湖翁之言似不必然。

小野湖山曰。已曰學自僻處來。又曰致迂僻之嘲。朗君於安井翁。似有未盡者。余之服翁。在宕陰橫井諸子上。象山東湖。皆大異其趣。故可別論耳。

又曰。徵不起三字。恐非實事。維新之初。余暫在朝。當時山內容堂秋月種樹二君。專任學政。兼職務進退。余為錄海內名士三十餘人附之。其於安井翁則曰。仲平雖徵。必不出。且非一紙可以徵者。若欲其必出。君等親就謀之。然二君終不往。詔書亦不下而止。是余所以深尊翁。世人皆不知也。稱徵不起者。蓋訛傳耳。

川田甕江曰。先生臨終。囑余以墓銘。今墓有宕岬。而未屬稿。及讀此篇。愧汗有泚。但余所見行狀。先生高足弟子長倉某撰焉。而與此頗有異同。可疑。然各據所聞。以錄逸事。彼此兩存。亦不相妨也。

元田南豐曰。息軒翁邃于經學。著述亦富。蓋近世之大家也。以余視之。高於佐藤一齋一等。

鵑廬曰。屠物外自有賣菜翁。又曰。彥九後身。

鵑廬曰。數句揭時勢。金篇眉目。叩明此法。

藤本鐵石傳

鐵石初名鉄。字鑄公。後更名眞金。鉄石其號。備前岡山人。片山某稱佐吉第二子。出為藤本彥右衛門之義子。因襲義父通稱彥右。後改稱津之介。天保庚子歲。辭仕漫游四方。安政丁巳。遂卜居京師。賣書画以自活。號都門賣菜翁。初鐵石住備前上道郡雄町村。為農事掛名職。屬吏。蓋取號于此。表不忘舊也。資性剛鯁。容貌魁偉。善和歌。好說兵。有大志。常唱尊攘大義。以鼓舞天下之士。文久三年癸亥秋。以幕府不奉攘夷之詔。　天皇赫怒。決親征之議。於是侍從中山公忠光。欲先舉兵誅幕吏。而後奉迎　鳳輦。乃抗疏論之。潛糾合義故。脫京南走。擢鉄石以為軍總裁。樹幟于河內千窟城。直前抵大和五條。襲代官鈴木源內於縣廳。斬之。其屬吏長谷川泰次等凡五名。皆數其殘虐土民之罪。而梟之。實其年八月十七日也。遠近震恐。高取挾山諸藩。及豪農富商等。爭來獻物。如高取藩。既以書約獻鎗三十本。砲銃三十挺。鞍馬三匹。糧二百石。而僅輸糧百石耳。餘皆食言而不致。方是時。萩侯得罪。親征議止。姦吏跋扈。時局一變。諸藩負約不應。既而紀州郡山藤堂彥根高取諸

自史公來

又曰躍々如見而今兵制變化此狀永絶

藩兵皆奉討南山暴徒之命来攻鐵石大怒率兵三百餘来曉攻高取城吉村虎太郎（土州郷士）挺身提鎗躍馬入城進抵第三門輙縦一騎々顛墜而死即城将秋山某也将振槍去砲丸一聲從城上墜洞其胸小川某（佐吉）中垣某（謙太郎）等扶将去戰終不利乃跋渉大日河鳩首嶺永谷等險而陣于天川辻敵兵益来攻九月十日乘夜放火於四十五所襲彦根兵于下市敵兵狼狽鼠竄于焔煙中義徒揮槍如刺芋魁此役義徒僅十二人銕石以橋本若狭為嚮導若狭者河上郷丹生明神祠祝能諳地理因先發砲於下淵郡

山陣營以斷其應援潜經谷中間道襲之故有此捷後轉戰數十所軍連不利﨑嶇間關兵勢頓衰銕石猶不屈詠歌曰雲遠踰美岩保遠佐々無武士乃鎧乃袖爾紅葉加津知留既而以兵器彈藥日匱糧食不繼料事不可為乃使勇士七八名護中山公以脱焉乃從容詠絶命歌曰朝夕爾美加幾阿末世志玉加羅太那計試美無時波来爾計李因與敵兵大戰于大和鷲家村遂殁實是月二十五日也年四十八後五年　大政復古　朝廷賞其忠烈賜米若干於其未亡人園子

朗廬曰古壯士之風

朗廬曰志成死亦何憾

善諷子曰以銕石有為之才區々賣書畫以自活何其窮也泊中山公舉兵擢為総裁亦何其遇也然時之不可遂歛冤以死悲夫抑自古英雄豪傑不遇當世沈淪於醫卜書畫之間而殁者亦衆矣銕石雖事不成其義烈轟々如雷霆而皇運隆興亦如其所志豈復有遺憾哉吾作銕石傳慨然感其遇故特論之云

坂谷朗廬曰大和之舉子房之鐵椎也雖身斃而海内震動開維新之端其人慷慨可想而傳亦奕奕有生氣

小野湖山曰銕石余舊交也曩年東遊過余家留寓十餘日當時稱名夜字曉夫一夕酒間余咎其名字過奇鐵石曰吾之過奇豈特名字乎余因誦宋人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兒要為天下奇句鐵石啞然笑曰先獲吾心遂三復其句激談盡歡而止後思之如異日大和之舉亦已胎于其胸中者真奇士哉余欲為作其傳久而未成今獲盟臺大作洵可喜也因附記往事博一粲

又曰朗翁評以大和之舉比子房鐵椎銕石有知當欣然大笑于地下余雖舊知未能著此奇語也

又曰鐵石數改名字如其號隨處而變但眞金之名鐵石銕寒士之號世皆知之云

岡田后得曰銕石與村山半牧方士善其死也方士護送其妻於備前方士死後其弟某為銕石建碑兄弟並高誼而銕石之取友亦何其端也嗚乎銕石可以瞑矣

橋本左内傳

橋本左内者福井藩士也名綱紀字伯繼稱左内號藜園後又自號櫻花晴暉樓主人蓋取諸鈴屋翁國風意云父名長綱稱彥也以醫為業母箕浦大行寺僧某之女以天保五年甲午歲生左内於福井城下常盤街左内幼而穎敏好學從同藩儒吉田悌蔵講習經史及長慷慨沈毅處事果敢而接人温和謙讓未嘗與較長短常慕岳武穆之為人自號景岳弘化丙午亞米利加使節来乞通商嘉永戊申英吉利又来于浦賀國家多故海内洶々而将軍家定多病無

朗廬曰為事者自不凡

又曰振難事然於當時此外無目的

又曰抑制皇斷所以招禍患於國者俱著眼於此

后得曰後之死道路者皆坐于此

南豐曰井伊直弼挾劫主以勅制上下藏倫理致忠良耶碍不在此條義時之下其死道路非不幸也近時或以主持開國説誤稱揚之不亦惑之甚乎

嗣左内慨然憂之欲扶植幕府衰頽以翼戴皇室接外國而不傷國體慨張　皇威於海外當此之時諸藩有志之徒相議以一橋黄門長而賢中外属望欲立以為将軍儲貳且以為外國條約諸港開否等國家大事宜與衆共謀之不宜任一二有司專斷安政丁巳夏藩主覲幕府在江戸召左内謀之左内乃與薩土諸藩有志及幕吏川路土岐永井岩瀨諸子交結贊成其議而水戸景山土佐容堂諸公皆左袒其説獨伊井直弼欲排群議以立紀藩主家茂時年十二五年戊午正月左内上京師以為青蓮院親王及三

條内府明敏有特操可終始與謀事也乃先謁内府議時事内府問曰方今賢明可輔佐将軍者德川親族中有其人否耶左内答曰有因具説一橋黄門賢明年長中外属望且陳其藩主積年苦慮内府欣然拊手曰天下之事尚可為也三月左内上書青蓮院親王書意在於扶植幕府而遵奉　朝旨且言諸侯蔑幕府密邇乎廷臣而謀天下之事者為賣忠獻佞浮薄之徒又説鷹司近衛二公家臣仕女等事将成當是之時閣老堀田某備中守使京師乞外國和親及開港敕許且議将軍儲貳朝議紛々不決遷延渉月

朗盧曰。韓換之機決乎此

又曰。自促潰亂。自古生於專擅

又曰。風度可知

南豐曰。左内忠壯可欽。而又樂道知命。殊有君子之風。讀至其從容就刑處。使人嗚咽不已

朗盧曰。殺忠者存者。唯邪幕府事墜

幕使乃納重賂於用事二三廷臣。促敕許。是以朝議屢變。正議廷臣八十八人。連署抗疏。論不可委外事於幕府。幕使遂不得意而還。左内先幕使發京師。四月抵江戸。藩主以為執事。專謀尊　王佐幕。左内日夜黽勉從事。六月。伊井直弼竟擁立家茂為儲貳。入西城。七月。將軍家定甍。家茂襲職。直弼益專橫。譴責尾水土越四侯。皆錮于其邸。十月廿二日夜。幕吏數名闖入于左内家。攫收其文書去。其明召左内於市尹石谷因幡廳。命禁錮藩邸。後數召鞫訊。左内歸舍。讀書吟咏。或臨古帖。晏如也。未嘗一語及廳事。六年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十一　蒲生氏摛

十月。鍛錬獄成。下獄。既而又召。獄吏踢仆左内廳上而縛之。斬于傳馬坊獄。實是月七日也。左内臨刑。從容著藩主所賜衣。端座受刃。時年二十六。其弟綱維及門人某等。乞尸瘞于千住小塚原。後函送遺骸于越前某所。左内狀貌白皙。軀幹短小。而志氣甚大。年十六。慨然曰。區々學僻鄉。終不免乎井蛙之見。乃負笈游京攝及江戸。出入諸名家門。年十八。襲父職。班醫員。既而藩主愛其異材。擢編親衛隊。令游學江戸。安政丙辰。藩主新興文武黌。召左内。免醫員而充其幹事。左内乃定令。自藩士年十五以上至四十。皆就

又曰。雖依賢主之知遇。其人識見之高。可想也

南豐曰。宋儒性理學。實無益於世務。趙氏之所以不振。正坐此耳。宜乎有志之士厭而去之。然比諸陽明家猖狂自恣者。則其弊猶小。此亦不可不察也

朗盧曰。陷君於罪。識見卓絶

又曰。照應有精神

學。革軍政。購瀛艦。造砲。銃製硝藥。掘石炭。凡藩政之未張者。悉振刷興起。所裨益甚衆。先是藩學者率出乎山崎門。高談空理。無益於世務。至此學風一新云初左内之在江戸也。說川路某左衛門。某大服之。稱之閣老堀田某。某異日見其藩主於大城曰。頃者川路某語余。越藩臣有橋本左内者。妙齡而頴敏。其議論剴切精確。一々中肯綮。僕觀天下之士衆矣。未嘗見可畏如左内者也。君有良臣。可欽羨矣。其為權貴所推服如此。初遭鞫訊也。人莫知其由者。後家人聽之廳吏曰。其所與謀事者。左内縷述無廋。一吏問曰。此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十二　蒲生氏摛

事汝主當不知有。欲暗囘護藩主之語氣。則左内有感喜之色。然至於尊　王佐幕。忠義大節。係藩主者。則昂然軒眉。吐實不避。如水尾諸藩臣則皆曰。事率出乎臣等私意。非主君所知。其歸罪一已。頗有孤忠可憫狀。人或咎左内之不然。殊不知死生有命。使君不義而苟免。不若伏大義獲罪。使之無缺於忠義大節。是其平生所志也。故臨死不敢枉之。其在獄賦詩二首。以見志曰。苦冤難洗恨難禁。俯則痛悲仰則吟。昨夜城中霜始隕。誰知松柏後凋心。其二曰。二十六年如夢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

南豐曰敘上景岳武穆之句有力

后溪曰聞新聞則綱維君亦為不可不為立一傳

猶吟正氣歌，人悲其寃死，似岳武穆云。

善諷子曰：余從其弟綱維觀其画像，蕭灑美丈夫，丰采奕々射人。觀其小傳，則其主春嶽公所手書，云匠心微妙，咄々逼眞，可以知其一時遇合之槪也。有此君有此臣，而時勢之不可至此慘毒，可勝痛惜哉。余著近世偉人傳，此人不可缺，乃草此傳，潸然久之，遂以貽綱維。

坂谷朗廬曰：尊王一也，欲各以其所事為之，亦人情也。且德川氏之末，大勢未變之際，欲以德川氏尊王，是亦事之順者也。然而賊臣不解事理，殺忠誠有策如左内者，是自裂其肺腑也。不憗何為，故大勢一去，以至丁卯戊辰而已。是覆德川氏者，德川氏之臣，而非他人所與矣。蓋天下之事，正理而已。背正理則必以眼前姑息之利，致不測之禍害而已。後之尊王者，宜明此義，而無陷卑王之禍也。

明治十一年四月。

元田南豐曰：左内唯知有忠義而已，所以辯駁吐實而不避，常人固不能也。

田村翠嵓曰：論贊低徊俯仰，有餘味，渇歐陽子筆意。

月作手傳

日作處

記獨作在字

關湘雲曰：予南越人也。年十八，與堤正誼同為藩黌幹事助，能識景岳為人。景岳沈勇耐事，寡言愼行，雖在燕室，必正襟端座，未嘗見曲肱抱膝。而其貌温然，其言藹然，如婦人女子。然當責義論道，不少假借。予嘗同酌，醉後放吟頼子成泊天草洋詩。景岳奮然勵聲曰：止。子成不過為一讀書人，苟取詩乎，有李杜在；取人乎，有文信國、岳武穆在。景岳平生所志，可以見矣。安政四年秋，藩侯在江戸，召景岳議國事。八月某日，景岳率正誼等上程，予送到栁原驛。景岳臨岐握手曰：勉旃。所貴於讀書者，為國家耳。苟因以釣虛聲，士之羞也。一別竟成永訣，距今二十年，而景岳一語尚記，獨予耳。悲夫。頃日蒲生子誾作景岳傳，以予之善景岳也，介大鄕穆卿寄書問其軼事，余乃書此于其傳末以還之。

正誤

以予之善景岳以下，改作予之於景岳交尤深，不可黙視，洒援筆書之，不覺涙潸々下也。

翠嵐曰伏根

朗廬曰藩決議

又曰歸國時蓋既決死宜矣為從容

又曰名士名士

吉田大八傳

吉田大八者。天童藩士也。慶應戊辰春。從藩主織田信敏在京師。當此之時。朝廷將討會津。命信敏為奥羽鎭撫使先導。信敏乃欲繼祖先勤王之遺意。以謀報效。先令大八歸國謀事。大八既歸國。東西奔走。諭奉體朝旨。宣布皇威。已而莊内賊兵來襲。城郭皆為焦土。仙臺米澤反覆抗王師。奥羽諸藩多應之。大八在賊中。毅然唱太義。奔走盡力勤王。賊憎之。欲逮捕大八。乃潛伏避賊。然四方皆賊。無地可避。間關崎嶇。至沖原。山形領。為山形兵所捕。送米澤。

受其命。因之山形。既而致之本藩。令因焉。賊猜忌尚不解。山形領岸某勘解由秋元某鐵輔來曰。宜處大八嚴刑。此各藩之決議也。大八聞之。乃沐浴著正服。求酒快飲。作遺誡與幼子。詠諸歌賦詩。從容拔佩刀割腹以死。其詩曰。衆口鑠金實信哉。郭為焦土屋為灰。男兒須識義不義。腰下寶刀龍吼來。日誌作帶冷龍吼時年三十七。實戊辰夏六月十八日也。大八幼好讀國史。平素慨嘆於綱紀之衰弛。銳意乎皇威之更張。潛心鈐韜。旁講習劍槍技。參與藩政。除舊弊。修文興武。廣交結海内名士。孜孜勤勞國事云。明治二年冬十

曰應時

朗廬曰余夜感慨勤人

二月。朝廷下褒辭。賜祭資金二百兩。且命天童藩知事織田信敏祀以旌表其忠節。

善諷子曰。大八在賊圍中。毅然不屈。遂被陷。從容就死。可謂大丈夫矣。宜哉受朝廷之褒賜也。抑如我村松藩士。其死有前後。而其唱義遭害則一也。今尚墓門荒涼。家人裁供香花。豈忠義之鬼亦有幸不幸耶。悲夫。

坂谷朗廬曰。四面皆賊。藩小。又為焦土。單身唱大義。其辛苦可知也。千秋凜節。讀其傳使人肅然起敬。

木戸孝允傳

木戸孝允號松菊。舊山口藩士。本姓和田氏。為桂某所養。因稱桂小五郎。幼年驕悍不羈。惡戲無度。母戒之弗聽。童丱喪母。始悔悟就學。兄事同藩士吉田松陰。既而東遊江戸。受劍法於齋藤彌九郎。精力過絶等輩。遂為其塾長。又出入于江川太郎左衛門中島三郎平勝麟太郎門。聽歐米事情。頗有所得。藩邸有黌。曰有備館。有國學漢學擊劍及洋書諸課。孝允為之都講。文久間。志士某々等欲刺霸府閣老安藤某於坂下門外。不成。内田萬之助者。亦與其舉。事敗而

則庵曰夜一筆見他日之基本

走見孝允告志屠腹而孝允未始識萬之助也其為
志士所慕如此元治紀元秋七月長人之舉兵於
輦下也孝允乘夜帥兵士肩著因州藩兵符入因州
邸促應援因人違約不出兵長兵既破孝允無地置
身會三本木坊有女岡部氏者慧而俠百計匿孝允
孝允得間遂逃丹波後納岡部氏為妻是時孝允變
姓名稱木戸準一郎至山口藩邪黨夷藩主召還孝

又曰善知人

允為大監察豪理藩政孝允舉村田藏六革定兵制
始用洋式藏六後更稱大村益次郎　朝政維新
之時為兵部大輔先是吉田松陰為幕府所誅孝允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十七　蒲生氏撰

被大用闔藩士皆以所事松陰事之當此之時薩長
二藩以事相惡土州藩士坂本龍馬憂之如薩邸見
西郷大久保諸子和解之乃往長門說孝允薩藩士
黒田大山諸子亦尋至於是孝允奉藩主命與品川

朗廬曰戊敗大機關公着眼絶高

彌二郎等俱抵京師薩邸辭說和乃成自是二藩勠
力從事於　大政復古慶應三年丁卯冬十月征夷
大將軍内大臣德川慶喜上表請奉還政權　朝廷
允之於是　大政肇復古矣明治紀元正月孝允被

又曰古今大機關亦著眼絶高

徵為總裁局顧問既而為參與歸國說藩主勸奉還
其版籍藩主默然少焉曰善汝代我善為之孝允感

又曰明主

泣而退藩主急起呼之謂曰我既已諾之然今大戰
之餘士氣激昂難戢若輕易發是議恐生不測之變
汝宜視時機而為之孝允歔欷曰謹奉命乃至東京
一日與參與大久保利通論海内大勢及奉還版籍
之議利通亦大然之二年己巳七月孝允罷參與為

又曰豪傑離光同歸

待詔院學士尋罷學士為出仕九月賞其復古之功
賜祿千八百石叙從三位三年庚午歸省在山口二
月叛卒蠭起圍藩廳又圍其旅舍孝允適不在因得
免六月陞參議十一月從大納言岩倉具視抵山口
明年廢藩令大布海内四年以外務卿岩倉具視為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十八　蒲生氏撰

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差遣歐米各國孝允利通
等為之副使六年歸　朝當是之時參議西郷隆盛
副嶋種臣江藤新平等皆主張征韓論孝允獨排之

朗廬曰老計

隆盛諸賢終辭職而去尋又征討臺灣之議起孝允
又排之遂辭官歸國八年諸有司會議于浪華孝允
亦與焉既而至東京再任參議為地方官會議長是

又曰臨事不動

歳九月朝鮮砲射我軍艦於是問罪之議起孝允上
書乞躬任其事辦理之而罹疾不果適視　朝政往
往有與向所會議于浪華齟齬者心竊慨嘆之辭參
議任内閣顧問疾愈車駕臨幸其深井別墅方車駕

又曰徹底[illegible]

東巡。孝允扈蹕。十年丁丑。又扈蹕于西京。當是之時。西郷隆盛。桐野利秋等。稱兵。問罪于政府。將帥失兵。至。西京。孝允奏乞駐蹕于西京。議征討之詔自當征討之任。會大久保利通自東京至。孝允與之論事不合。大爭。既而疾復大作。天子臨其旅館。問疾。孝允將轉身下蓐。天子止之。慰問而去。敘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孝允臥蓐。一日大呼曰。咄。西郷盍休遽焉。遂瞑。實是歲五月廿六日也。年四十有四。朝議贈正二位。賜金若干。葬于西京東山。孝允爲人溫厚閑雅。篤親戚故舊。每朝拜考妣木主。至死不廢。如中島

朗廬曰老氣橫秋猶前日而大

三郎。平内田萬之助遺孤。並善視之。一夕默坐。追懷亡友吉田松陰大村益次郎等。慨然賦詩曰。一穗寒燈照眼明。默坐沈思無限情。回首知己人不見。丈夫必竟豈計名。世難多年萬骨枯。廟堂風色幾變更。歲如流水去不返。人似草木爭春榮。邦家前路不容易。三千餘萬奈蒼生。山堂半夜夢難結。千嶽萬峯風雨聲。其官暇則與故舊賢士。飲酒賦詩。風流自娛云。妻岡部氏。無子。因養來原某子爲嗣。曰正二郎。

善諷子曰。余屢見木戸公於　朝。公長身豐下。音吐靜溫。接人不亢。娓娓善辯令。作此傳。想見其侍帷幄

翼贊。大政之時也。於戲偉哉

坂谷朗廬曰。公事業。豈待吾曹贊揚。傳中於大處著特筆。贊簡淡不飾。大得前賢遺音

岡田后得曰。太史公傳漢廷名臣。直敘其事實。而微旨隱然可見矣。予謂傳木戸氏亦然。

田村翠嵓曰。松菊公有句云。孤松拂風立。瘦菊經霜殘。蓋自況也。惜乎遂爲讖矣。噫。

三編刻成。上之三條相公。公讀到此傳曰。孝允與大久保利通論事不合云云。當時無此事。是屬訛傳。因更書以諗讀者。己卯六月重章自識

朗廬曰四字一生本領

又曰添一樓不勝慨然

高橋多一郎傳

高橋多一郎者。舊水戸藩士也。名愛諸。字敬卿。號柚門。多一其通稱。本姓小松氏。出于內府重臧苗裔。遠祖諸房（莊左衛門）始仕水戸侯。高祖諸輔（文藏）有故冒舅氏姓高橋。父諸往（忠次）娶堀口氏。生二男。長即多一也。爲人慷慨果敢。天保中。景山公銳意求治。釐革宿弊。修文講武。闔藩翕然。士氣大振。幕府姦吏忌之。弘化紀元甲辰中以蜚語命傳封世子南山公。而幽景山公于駒籠支邸。南山公既襲封。奸徒用事。藤田東湖以下數十人貶黜。忠良一空。多一憂之奮然以雪冤復

又曰幕府存亡之機早決于此時

又曰此年此月此日何等之時也噫

朗廬曰此猶責賢以須孌不覺而何為又曰猶知懼名義知而不改亦甚

正為己任乃上書于和歌山會津熊本福山諸公訴寃請救諸公感激為洗雪盡力嘉永二年己酉三月景山公寃始解六年癸丑幕府起公議海防安政戊午大老井伊直弼擅政主和戒惡聞天下正議公極論其不可直弼大怒中以法再幽公當此之時　天子軫念詔南山公勗以翼幕府攘夷狄多一等感奮與同志謀誓欲遵奉　朝旨而直弼益專横忌之遂永錮景山公于水戸城其用事者安島某茅根某鵜飼某等皆處死實安政六年己未秋八月某日也直弼又當南山公登城與閣老安藤信正等列坐圍公

作色責以奉還　鳳詔於幕府於是乎藩士洶々議論不一或曰不可奉還或曰可奉還是以正議士恐姦徒或竊持　鳳詔奔江戸也結隊警衛小幡長岡等行道夜則篝火煌々如晝矣而安藤信正等尚責奉還而不已曰若不奉還則没收封土若藩士有拒之者則斬首於是老臣肥田某上江戸説安藤信正以　天賜不可還之正義與藩士忠誠之至情信正語塞乃與直弼謀請九條公罷　聖慮更下詔收前詔於是多一等慨然曰非除權姦正綱紀天下之事不可為乃激勵同志指授方畧已則將糺合京攝同

又曰同心隔地如影誓天亦知之乎

朗廬曰方今有此人必為名判事

志奉　朝旨格幕政拉男諸德赴上國路經岐蘇會大雨雪欣然顧諸德及從者黒澤某覺藏曰此天助我也想斬姦事必成矣是日同志十八人果斬直弼于櫻田門外時萬延紀年庚申三月三日也多一既抵大坂令同志山崎恭禮獵藏内藤某文七郎等具書斬姦事呈搢紳某家因覔入　叡覽云既而櫻田事稍傳播幕府警察甚密多一一日訪島男也家逮吏數十人来圍而不敢逼多一與諸德避入四天王寺逮吏追至多一慮辱捕手乃剚刃肚咄嗟出壯氣凛然眼光射人捕手皆靡多一乃詰小川俊直家囑以後事

賦絶命詞援筆大書曳深傳刃血淋漓噴迸諸德以其血大書誅戮賣國姦賊某云云數十字於窓紙亦賦絶命詞乃剖肚殉父實是月廿三日也多一時年四十有七諸德年十有九初多一之出郷也遺鎧一領槍一条歌詩若干首於家命家人曰後有公命籍没居宅財器則當出之其詩曰死期有日此生涯自踏危機報國家六十餘州無一眼獨伸憂憤對梅花多一性明敏忠誠動人歷事景山南山二公多所裨益安政丙辰結城朝道謀逆二公使多一治之多立感激糺治其黨邪正判然朝道伏誅闔藩畏服無異

又曰。歐人所以重國事祀也。好文字不待多言。

言。云。景山公賜書及章衣以賞之。嘗患舌疳。公親製藥以賜之。其被知遇如此。文久癸亥夏。幕府奉朝旨。許歸葬。及錄其後。六月廿七日。其弟鮎澤國維奉柩自大坂四天王寺。歸葬于水戸城西常盤之原。中川親王親書閣門殉難四大字以賜之云。

善諷子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哉此言。幕府。多殺慷慨憂國之士。不日而顚覆。嗚乎。後之治刑獄者。其亦知所戒哉。明治十年十一月。撰于玲瓏齋東軒。時軒外山茶盛開。奇彩爛熳。耀映筆研。

坂谷朗廬曰。滿腔熱血。筆々寫来。不勝卒讀。又不

厭反覆讀。

青山鐵槍曰。多一吾同鄉人。慷慨尚奇節。此傳能摸其神髓。文字亦精練。老朽如僕者。亦將何言。吾素與多一相知。嘗爲多一囑作巡邑詩歌序。久懸渠記。屈指已二十五年。今讀多一傳。不堪今昔之感也。戊寅二月中浣。

岡田后得曰。高橋父子慷慨義烈。並足千古。余尤愛諸德絶命詞。而此傳不載。故拈出于此云。國乃爲思比加計多留高橋乃渡志波天太留事曾宇禮志毅。

朗廬曰。筆不可說盡。以詩發之。逸致横生。

又曰。所謂天眞之妙。

枕山曰。有法有力。七律能事畢矣。

朗廬曰。非好色。玉纖之白。白囊之白。自相引也。

又曰。抱作萬何如。

又曰。八字當時人罵眞。

又曰。春知於紅袖不

白囊子傳

白囊子者。北越人也。幼喪父母。孤窮不能自存。依於伯父而長。年十九。辭家東游江戸。修業甚苦。既而挾儒醫道。漫游海内。腰常佩大白囊。因自號白囊子。囊上題詩曰。一片天眞風骨寒。大囊皎々玉蟾團。先生此裡盛何物。半是詩丸半藥丸。由是到處人。亦往々延以質詩療疾。白囊子得謝金。輙拉快友。上高樓一擲。以爲快矣。曾拉快友二三名。飲一酒樓。醉中走筆曰。鵷鷺朝班奚足榮。妖氛漠々鎖江城。好尋花柳避嫌忌。深祕文章遯姓名。造物無情窘才子。美人

有眼識先生。玉纖援袂留温酒。慰我胸中抱不平。方此之時。攘夷之說方起。白囊子亦夙左祖之。曰苟不主攘夷。則不可得國之獨立也。攘夷乃我邦　列聖之常法也。開港權道也。常法確立。而權道有時乎可行。方今肉食輩。彼倜喝恣。彼驕傲。而但欲從事於權道。吾恐異日禍害之起如蝟毛也。乃作詩罵一貴權。交游或糊貼其詩于其門。貴權大怒。白囊子潛匿避禍。故有此詩。遠山雲如吟賞不措曰。狂杜牧復見乎今日矣。乃和曰。敢道胸中貯甲兵。只須爛熳醉昇平。青山披画終無價。紅袖求詩似有情。才子任他耽酒

遇可知

又曰至此猶奪金盜中之頑者已

色。聖人未必避聲名。若爲耐冷林和靖。鶴子梅妻了一生。蓋起二句戒白囊子好事也。然雲如亦有氣性。學詩星嵓。其慷慨悲憤。往々見乎詩章。非徒吟咏于風月者也。白囊子曾遊峽湘中。山中劇盜數人要之。白囊子徐倒橐與之。唯護白囊太謹。盜以爲重貨也。按劍大喝曰。不胠囊則斬汝。白囊子罵曰。咄汝獲此何爲。盜曰。汝何護持之謹也。曰此乃公心血之所注。故然。盜不信。逼胠之。唯詩丸藥丸而已。渠魁語曰。異哉彼不畜橐金而惜此無用物。大笑而去。於是白囊子所獲金皆盡矣。僅剩十六文錢耳。乃作歌曰。有客

朗廬曰句法自蘇來妙

有客其名章。腰間白囊何所藏。青龍白虎又走馬皆藥名。驅入其中遊四方。自號乾坤白囊子。鼻端出火氣軒昂。皎月一輪腰間掛。照去濁世行路長。單身千里飄然渉毒霧瘴氣。入異鄉。魑魅魍魎魑魅望見白囊走。且僵。何況么麼二豎子。小黠大痴窺膏肓。白囊子直投一匕。狼狽辟易何處藏。淋漓汗流脫然去。青龍白虎功使揚。走馬驀欻擊鬼殺走馬湯治中惡鬼擊單刀直入力何強。白囊子藥效如此。賊不能奪徒自狂。吁我白囊有奇藥。不問元化小青囊。既而復獲金若干。以還江戸。日與快友酌美酒。慷慨淋漓論天下之事。以

與　怡史白囊子亦奈之何

又曰江山主人誰競其權

枕山曰天衣無縫何等巧手

爲快矣。己未歲。應其藩辟。歸村松。輙忤執政旨。被放逐。乃復昂然而去。賦詩曰。一片丹心向誰語。群鷄一鶴未得處。三宿出晝雖濡滯。去父母邦君須恕。莫道把鐵鑄大錯。飄零作客亦不惡。滿目江山清淑氣。吸入詩腸一磅礴。俯省未必愧此生。仰見蒼天色轉清。俯仰我既無所愧。青天白日放歌行。又集陸放翁句以見懷曰。烏出樊籠馬脫韁。綸巾蕭散意差強。身游萬死一生地。樽前尚欲笑千場。萬里竄身元不錯。莫言人世足悲傷。自笑勞生成底事。但應賣藥似韓康。倦遊我已七年客。伴蝶隨鶯也解狂。百年浮世幾

朗廬曰放翁爲此人濃設此等句

又曰快語

又曰暗合之眞者却成佳話他事亦然

人樂。人事還隨日出忙。從教俗眼憎疎放。也勝歸作老馮唐。說與故人應不信。厭住愁城徙醉鄉。便死也勝千百輩。雜書千卷雜朱黃。人生但要無愧怍。鬧中高趣傲羲皇。且吟且行。路過鴨松溪住加茂。松溪讀大白囊詩曰。奇々然結句是高青邱句也。白囊子曰。此我爲此囊作。青邱安得盜我句乎。松溪示青邱集。且賦曰。半是詩丸半藥丸。書之囊上自爲珍。暗合驚君得奇句。青邱學士定前身。因大笑。遂復還江戸。以儒醫開業於麴坊。戊辰夏。徵官醫學館。既而補議政官史官。轉大學校三等教授。累遷至少史。又入史局。詩

又曰今明一幅白囊子立朝寫真

又曰亦是白天真來者

琴嵩曰白囊子不時醉則曰天下士々々令而思之非大言也

朗盧曰良醫與宰相一揆為良野史亦妙

豪大沼枕山贈詩曰醫國醫人本一般玉皇前殿掌文翰古方并適婦兒老異術何須英佛蘭腰下白囊餘野態手中青史拜朝官知君百鍊心思苦他日攘夷此寸丹初白囊子之被放也伯父時年垂七十臨別老淚沾衣白囊子嗚咽不能語伯父諱重喬稱玄意堀氏鬮藩稱其德白囊子亦堀氏有故冒蒲生別後伯父歿白囊子及就官寄所賜俸金若干以祭其靈云

善諷子曰白囊子少嗜酒多大言少成事是以世皆笑之然識之者以為非今世之人種也初欲以軒岐

術騁馳乎當世而遇世變慨氣鬱勃發歸文字絕口不復言醫事今則慕於古之立言者而著書以自遣然時放筆感慨胸中尚有磊魄者存歟

坂谷朗盧曰恠々奇々置之虞初新志中人不落第二派文不下第二等偉人傳中又第一出色文字蓋白囊子之奇遇則白或辱不遇則白益揚皜々乎白囊子余悲其不遇又喜其不遇夫白囊子亦安不遇益激昂文筆可也

鷲津毅堂曰白賁子白囊子同人乎將別人乎何其性行之相似也若果同人其囊中所貯藥丸詩丸之外必增加幾個史丸

鱸松塘曰余見白囊子為人所謂英雄隱醫卜者矣其所論著多致意於方技蓋白囊子不見用於當世胸中所貯之奇謀祕策無所施設故聊借醫術以見濟民之一端焉耳而今則有所慨不復言醫事隱乎野史氏嗚乎若白囊子可謂善於游戲者也哉

田邨翠嵓曰丁巳之春余請白囊子療母疾白囊子戲賦詩贈余曰遥喚華佗問療方可知事母孝心長為君秘訣吾何惜探盡青囊採白囊既而母

疾果癒僂指已二十三年矣今讀此傳殆如前世人而其操履之奇依然於戲白囊子真偉人也哉

岡田后浔曰清人黃公度讀近世偉人傳傾慕貽書云光明俊偉如閣下可以學聖相見既恨晚又云傳中往々讀古詩實為心折可謂白囊先生獲異域知己矣

翠嵓曰仁慈任俠四字括盡晚菘殿様一生矣

朗廬曰菘而此人妙在菘

眞下晚菘傳

晚菘者。甲斐萩原村農夫也。名穆。字元教。稱專之丞。其氏晚菘其號。取諸陸放翁十月區々種晚菘句為人仁慈。而任俠。好學。善草書。初開質店。大破家産。一日見幕吏来欽其威權。謂家人曰。吾嘗到江戶。于仕。不為殿様。不苟歸。家殿様者。當時貴稱也。家人笑曰。子既以質店破産。殿様焉可得哉。晚菘不顧而發。既至江戶。稱平馬。新作。詣日光東照廟。禱樹長槍一本。當時至樹長槍一本。則得稱殿様也。既而為代官手代。職名頗得時望。衆醵金助之。稱無盡乃以其金買眞下某職祿。世稱之株冐眞下氏。乃得稱殿様。時勘定奉行

朗廬曰六國相公再生

又曰弔之即晚菘殿様所以異他人

又曰此人蓋戀殿様乃是眞殿様

又曰此是所以為眞

某有威權。擢晚菘為支配勘定。於是晚菘以管礦山事。從吏卒樹長槍。而到甲斐。過萩原村。省舊宅。省家人。曰我今乃為殿様。如何。家人故舊皆委蛇俯伏而進謁。既而勘定奉行某有罪貶黜。晚菘行弔之。以故晚菘亦貶黜班小普請。居有年。又起為作事方。職名尋遷蕃書調所屬吏。食祿百五十苞。乃得復稱殿様。及德川氏奉還政權。晚菘隱居于橫濱。賣書以自活。其草書學懷素。狂蛇瘦蛟。蜿々可駭。清客大稱之云。初學書雖在劇職。日必課一百字。嘗語余曰。人萬物之靈

殿様

又曰解字即解事

南豐曰傳字說使人解頤

朗廬曰引証生致

又曰如此殿様不妨多

也。茍立志專力於一技一藝。則可必傳乎天下後世也。傳字从人从專。余因以傳字為通稱。以自警。余白叟之通稱專也。而曰傳何也。晚菘笑曰我亦人也。乃併我為傳字也。余拊手曰善哉。叟之自稱自警也。昔者東坡得汪少微硯。其銘曰。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穎如飛人門五絕。東坡云其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硯與少微為五耶。今叟亦以自已為傳字邊傍。蓋用此例也已。嘗作詩云。閑臨古帖衆生肌。想像醉僧揮灑時。擲筆逡巡驚且顧。明窓現出黑龍蟠。其自負如此。其在職也。善趨人急。好賓客。食客常不絕。是以家

朗廬曰天眞在殿様外

翠嵓曰此二名即余兄弟也幸遇國手獲蘇生感謝々々

朗廬曰青雲墨君合一所以為眞殿様

無餘財。余亦嘗寄食其家。内子亦善待客。全家[illegible]信余嘗食客二名病疫。更數醫而不瘥。殆危篤。晚菘乃迎余療之。余乃用大承氣湯。下燥屎而愈。其屎熱臭甚。晚菘恐其傳染人也。乃手操鳥嘴。掘地埋之。人服其厚。年七十七以終。其書懷云。先生出處任人評。七十七回寒暑更。自喜青雲聊遂志。筆歌墨舞慰餘生。此為實錄矣。

善諷子曰。晚菘形軀肥大。不便行步。方暑尤窘。而未嘗一日安坐。終年役々。為人奔走。是好為人役者也。而欲為殿様難矣。

鷲津毅堂曰。晩菘嘗購匪夷犯疆録。不能解。就余質之。當時其居與余相距二里而遠。然每朝必来。不擇風雨陰霽。亦一奇士也。

坂谷朗廬曰。御前殿様之稱。與先生之稱。今日不嘗一文錢。而陽惡陰好者比々矣。晩菘翁則蓋陽好而陰惡。余未知其孰是而高。孰非而卑也。

元田南豐曰。晩菘磊落有用世才。如其愛賓客。善趨人急。亦可重也。

田村翠嵓曰。余與晩菘殿様同郷。故識殿様尤熟。此傳真可謂傳神矣。古人曰。文章使人欲笑者乃妙。如此傳則然。

又曰。晩菘殿様與子閑。忘年交善。而殿様不好酒。子閑則嗜酒如命。殿様常為子閑置酒。灑然不厭。醉談往々至深更。可謂奇。蓋以其仁慈任侠性氣投合也。

南豐曰頭角嶄然

朗廬曰好男子之語一篇氣骨從此生

南豐曰學有淵源名亦不虛

朗廬曰見龍在田

中村中倧傳

中村中倧者。信濃伊那郡本郷村人也。名俞。字大明。後名元恒。中倧其號。其先加賀人。系出自周防吉川氏。七世祖某稱荊部仕于前田利家。食邑中村。因以氏焉。至高祖元規。始来于信州松本。業醫。祖父崇廣住伊那部。亦業醫。父澹齋讓家弟。養性別自成一家。亦居伊那部。以安永戊戌歳生中倧。中倧生穎異。五歳學書。六歳澹齋授之孝經。能記不忘。一日問大地盡處。澹齋曰。海也。又問海之外何物。澹齋奇之。寛政辛亥。澹齋移居山寺村。時中倧年甫十五。學於高遠藩士坂木天山。天山講中庸。中倧已畧通其大意。天山奇之。呼以中書。中倧遂以為通稱。村距高遠二里餘。而其講日未嘗以祁寒暑雨不至也。居三年。往入松本藩儒木澤天童之門。庚申夏。卜居木曾驛藪原。業醫業。餘教授生徒。一日投卷大息曰。蠖屈僻邑。鬱々徒消歳月。安得遂宿志哉。遂負笈游京師。師事猪飼敬所。學醫於中西鷹山。居歳餘。業成而歸。弟子益進。會新居落成。名曰不用舍。表有待乎大用也。来學者日衆。名譽亦日顯。高遠藩主聞其賢。文政甲申十月。徵為儒員。兼督醫學。給廩十口。言聽議用。興學校。建

南豐曰不負其所學

朗廬曰致仕不為九龍而為之小人可惡如此

又曰萇頌有何代無之

醫學館。藩治翕然一新。嘗扈藩主再如江戸。恩遇至渥。特賜章服。又屢賜物曰闔藩向學中書之功也。弘化乙巳年六十八。以病致仕。會藩士數十名連署議開墾大忓。旨多係其門人。初中保以新進而居師傅之重。群小深嫉之。至此出力欲傾之。密告曰藩士之連署中保之所陰贊也。藩主在江戸聞而大銜之。嘉永己酉冬歸封邑。即按驗其事。譴責曰汝以儒臣煽動藩士。其罪倍主謀。掠治甚嚴。内外股栗屏息噤口。莫之敢救者。中保弗屈。藩主盛怒曰假令汝不知藩士之横至此。乃亦汝教授之過也。遂削禄救宅謫徙

朗廬曰不問見君子

南豐曰中保樂天知命可謂有德之士矣觀其臨終揮斥婦女之言又何壯也使人欲慕不能

上

朗廬曰爲求脱灑其人氣象可

於城南數里外。不許親戚故舊通信。又令闔藩禁奉其學嚴甚。實是歳十二月二十二日也。時論寃之。中保泰然自如。語家人曰是天也。猶免飢寒亦君恩已。居三年會封境有紛訟。有司不知地理大窘。乃告藩主飛書問之中保。中保答辨甚盡。有司渙之疑團氷釋。嘆惜不已。辛亥八月罹疾自療無效。曰不可治也。乃作書招故舊門生等。徐告永訣。一日揮斥婦女子曰大丈夫不死婦人手。乃瞑。享齡七十有四。初中保卜高遠城東金剛山。自作壽冢銘。鐫石建之。銘曰爰卜宅兆。幾百萬年。金剛之山。不崩不騫。松栢森々。永

想

又曰舉其言救前段并表章其學淵源又字有力

不變遷。滿山靈色。惟任自然。乃埋我骨。以歸其全。魄乎安此。以樂其天。死後五日遂葬于此。中保為人質直好譏。切當世々俗頗忌之。此其禍之所以胎焉。然學德已高。貴人締交者亦衆。若日野亞相公及沼津黑羽諸侯尤厚云。雅言。余見天山先生。學知所向也。從天童先生學。如發蒙也。事敬所先生。解作文辭也。我逢此三先生之教。自覺學有進步。三先生真吾師也。於書莫所不讀。冣邃乎易。其說曰易則以天道地道令之。以陰陽為天道。以剛柔為地道。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不可混也。數則天道。故以奇為主。象則地道。

南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朗廬曰以其詩結束全篇筆力扛鼎

故以偶為體。數之與象不可合也。先儒大抵以陰陽剛柔為混。以象數為合。獨趙翼曰卦象不本圖書。其見卓矣。特憾語焉不詳耳。占用蓍。蓋從天道也。莊子曰易道陰陽是也。卜用龜。蓋從地道也。五行質也。為剛柔也。卜用五行以從地道也。先儒或以易不言五行為疑。不達天地有別之意也。乃著周易衍註周易外翼易學源流論等數部。晚最留心武事。曰苟食禄者。雖儒士亦武人耳。乃作尚武論。其餘所著有經義鑿說雜著凡一百餘部。其藏書亦一萬餘卷。嘗賦詩曰已為萬卷主。又作千人師。一旦遭放逐。何須嘆數

又曰論贊輕々著筆大淂體

奇蓋實録也明治間其子元起官修史局余因淂識
之云

善諷子曰中倧雖一跌以死其子孫皆際中興隆運
而就官又其著書可傳閑其叢書藷原拾葉一百五
十卷元起校正孫畊夫獻之　朝廷　朝廷賜金若
干以賞之嗚呼中倧可以瞑矣夫

坂谷朗廬曰中倧自醫出卓落不群能興藩學亦
儒林中出色之人不可不傳也余又惟方今不論
漢洋自醫出者往々赫奕焉然則醫道之可重不
獨為濟生歟明治十一年三月識于春日街

元田南豐曰吾父執有野本伯美以儒仕于中津
藩遇讒而廢退居田里教授以終其身余嘗見之
於日出時年已六十餘風骨清瘦眼光射人信其
為偉丈夫也伯美沒已久矣而二豐人士至今思
慕之考其人品藝學及行事之迹畧與中倧相類
但伯美長文辭而至著述之富則不及中倧遠矣

大沼枕山曰余嘗讀中倧尚武論贈之詩云憶昔
文化文政年偃戈以来稱極盛四海波恬涵太平
五雲滿城表嘉慶豈唯通邑兼名都豪奢無地不
華競决皆不見戈船来誰思蠢爾恣暴横中氏之
翁才最良夙常候變徵知顯十年前見今光景氛
祲漠々内外洋文人而講武人術能以一卷壯扶
桑持此可以陳臺閣防外制内足方畧持此可以
示草莱舍生取義多忠諤嗚呼尚武論尚武論勝
於此書奏萬言今讀此傳不堪懐舊之感書傳末
己卯三月為翁令息囑

松野湖山曰中倧翁信中偉人也余未及識翁然
與翁弟元三交遊頗舊矣元三雖業醫慷慨憂國
之志亦與翁相似時々為余説翁平生又示其著
書故雖未識翁而猶舊相識也今讀此篇宛如與

翁面晤又如聽元三之談而元三物故今已廿年
翁則近卅年矣一讀愴然掩涙而題

淺田栗園曰余少年與天童之孫木澤晋輔執贄
學中倧先生先生方面大耳音吐亮然談至淂意
處開口大笑一望而知為偉人今讀此篇宛如接
謦欬焉先生曾題其小照曰虛名非達徒老非壽
蕭散非榮少文非富道從周易業本傷寒自信所
信體胖心安蓋淂意之語也宜與此篇并傳耳

朗廬曰。儒中之項籍。

又曰。揭時事。筆意所當省目軒擧。

朗廬曰。卓識卓々意中之語。

又曰。小兒不解事。

又曰。文久一句尤有力。

小川幸三傳

幸三者加賀國鶴来村人。名忠篤。字士信。號靖齋。源姓。小川氏。幸三其通稱也。父曰忠安。母曰藤井氏。幸三少倜儻有大志。年甫十四。遊京師。學於太田典藥。居五年。歸省。請父曰。醫術唯濟病者而已。兒請學濟天下之術。忠安以此奇幸三。使遊學江戶。幸三乃師事小林某。專攻經世之學々成。歸鄉。既而復遊京師。當是之時。 天子憂外夷之陸梁。敕幕府舉膺懲之典。而幕府因循姑息。忌正議。蔽聖明。是以草莽義士。慷慨扼腕。竊謀復王政。適薩長二侯上京師。有所奏聞。幸三乃慨然曰。我公食百萬石。方國家危急之秋。拱手無所為於天下。而可乎。即裝束上程。晝夜兼行。歸國。上書藩主。且見用事者。說上國形勢。論尊王大義。藩主前田齊泰然之。乃命執政老臣與幸三論難雜議。將有所大用。會有蜚語。幸三與浮浪無賴之徒通。遊說賣國。因坐禁錮。時文久二年也。明年將軍德川家茂奉敕入朝。於是齊泰始悟流言不足信。幸三之言可用。乃特命赦其禁錮。擢中士。賜祿十七石。二月齊泰上京。命幸三扈從。參與機務。三月歸國。是歲。 朝廷譴責毛利氏。禁其上京。草莽義士憤慨。

又曰。此舉雖不成。亦復古之陳涉。

又曰。卓見。

又所以發禍。

朗廬曰。激昂淋漓。

奉中山侍從忠光。舉兵於大和。海內洶々。幕府乃召東北諸侯於江戶。以自援。賀藩世子前田慶寧亦首見召。諸老臣皆以應幕命為可。幸三獨執議以為不可。乃與同志連署止之。是冬。 朝廷召慶寧。慶寧猶豫未發。先令幸三等至京師。視其形勢。幸三等與正議諸藩士相見。議時事。具狀復命。且勸上京。元治元年五月。慶寧遂率衆入 朝。奉 敕護衞禁門。方是時。毛利氏老臣福原某國司某等。帥兵來次于京郊。訴寃。慶寧屢為說廷臣及幕吏用事者。百方洗雪其寃。而不省。慶寧知事不可為。乃托病乞歸藩。七月十九日。急上途。是日福原國司等引兵詣 闕下。狀奏松平容保等罪。 輦下擾亂。兵發俄起。幸三在國聞變。訣父母故舊曰。事急矣。不可不往。我謀不效。我其死矣。乃為詩曰。入枕秋風夢忽驚。酒邊拂袂一狂生。義肝一片不銷盡。又負月光鳴劍行。朗吟數四。乃發。馳至近江海津。遇世子。審其事情。慨歎數四。不得已而歸。既而幕府詰慶寧甚嚴。闔藩恐惶。不知所措。乃罪諸與事者以謝。而幸三以用事尤多。先下獄。是冬十月二十六日卒處斬。時年二十九。後四年。當 大政維新之時。藩主勤 王。闔藩不誤順逆者。蓋因幸

又曰論贊并叙數子傳確而收友之端亦見

三諸子首唱勤王之力云

善諷子曰余往年據長人所筆加賀人駒井躋菴事狀作之傳亦其同國人石嵜謙々謂我舊藩勤王死節之士尚有數名世鮮知者子能傳之乎乃携小川福岡千秋諸子事狀及其友人野口以成藤井世均手書來示余余受而閱之其忠誠義烈有過躋菴者而世均一書尤慷慨嘆小川福岡千秋諸子忠義之不顯而躋菴獨成名於是乎余知大國之果有人又感乎石嵜野口藤井三子好義厚於同藩士也乃先傳幸三行將及福岡千秋諸子云

坂谷朗廬曰諸君以大義而時未至乃又代君死幸三苦節實可悲也哉抑所謂首唱之功立於身後而獲此佳傳余又為幸三賀

田邨翠嵓曰幸三義烈如此而世鮮知者今善諷子奮筆傳之真所謂發潜德之幽光者也

朗廬曰慨不激

朗廬曰是言備德人生基本豈清他哉

又曰真紀尚足翁

木幕足翁傳

足翁者上野國群馬郡澀川驛人名賢槻字五十槻木幕氏號梅屋幼時稱谷五郎足翁其晚年號也柔出自佐々木高綱四郎翁生穎異年甫八歲從吉田芝溪學才識超絕群兒芝溪器之年十七隨芝溪如水戸寓杉山某家千太郎草養蠶須知二卷上之其藩主既長慷慨抱杞憂當嘉永間洋夷事起數上書幕吏不省乃咏懷曰語留邊幾人毛那久佐乃濱千鳥奈久奈久獨世遠渡留哉其學宗重國體主張皇朝學嘗註會澤正志所著新論有故不卒業其教門生尤

懇篤恒引菅家遺誡曰汝輩攻洋學亦可也慎勿忘和魂漢才之神語又曰汝輩勿怠而家業家業不怠而食足則心安矣心安即長壽之良藥也且清儉自守而勿吝于財着世間人雖親戚友朋往々吝于財而生怨隙矣翁嘗從高野長英問洋學有所發明故雖攻國學不陷頑固平生業醫家又素富藏貸劵數十通一日有所感悟束而投之火中曰無此亦足矣因自號足翁々狀貌魁偉長七尺餘少時漫游海內嘗天暮無宿資叩一人家乞宿主人曰子何國人曰上毛人曰上毛人則識高山彥九乎曰識然則宿

又曰音吐似馬蚤

而為我話彦九事。乃留而聽之。翁言論雄快、俯仰慷慨。主人嘆稱曰、真如見彦九其人也。翁在家也、壁常掛佐々木高綱宇治河先登圖、以自警曰、我誓不忝吾祖先。萬延二年八月以病終于家、年七十四。所著有梅屋咏草若干巻、所謄寫諸書亦數百巻。

善諷子曰、足翁始有志於功名、而終不遇、觀其國詩可哀矣。然逸容不憤、觀其戒弟子、亦皆見道之言。齡過古稀、亦非天祐吉人耶。余獲翁之事状於其同郷隱君子堀口藍園、而立之傳。

坂谷朗廬曰、山水有惟奇者、有平坦者、然復有自然變化之妙。慷慨激烈中、著此平易尊王之人、殊覺有風趣。

岡田后得曰、甚矣吾藍園之似足翁也。其尊王之不激、待人之懇篤、力業之勤苦、御家之清儉、而用財之不吝、莫一不似焉。但其所異則藍園妙於唐詩、而足翁巧於國詩耳。

田邨翠嵓曰、世多不足翁、而鮮足翁矣。今傳足翁、即所以諷不足翁也。嗚乎、年過古稀、尚貪月給者可愧死。

閒齋曰十四字全篇綱領又先上本領

閒齋曰書○將之比

近世偉人傳三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佐久間象山傳

象山名啓。一名大星。字子明。稱啓之助。後改稱修理。其先出自高望王。其後有居安房佐久間莊者。因以為氏。中世為信濃飯山城主。又轉為長沼城主。元祿間長沼侯坐事藩除。其族某稱三左衛門委質於松代藩。世々仕之。祖父國正。稱彥右衛門。父名國善。稱一學。號神溪。通文武。尤精易學。以文化辛未歲生象山于松代象山之麓。象山生穎異。三歲乳母負詣一寺。視門有禁第酉石表。以指畫乳母肩。如摸書其字者。既

歸告之神溪。神溪展紙泚筆以授象山。象山乃書禁字。年甫十五。受易於神溪。略通象數大意。一日疑張子巽風之說。曰。張子所謂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予謂陽卦主陽。陰卦主陰。易之通例也。坎之為陷。陽陷於陰也。離之為麗。陰麗於陽也。可以見矣。今張子說雷風。皆以陽為主。失義類也。而朱子以下談象者多取之。余所不解。既長豪邁不羣。常慷慨國事。尤留心海防。藩主真田幸貫夙聰慧絕人。宏量善

又曰豪傑知時務

用人。深愛象山。擢為近侍。象山以學未成辭。乃給資使游學江戶。象山受業林述齋及佐藤一齋。與梁川星嵓渡邊華山坪井信道諸子交結。傍研究洋籍。以修其銃砲兵制及築城造艦諸技。日汲々講海防之策。嘗創意製迅發銃。且作之圖說。其略曰。默算其利。裝彈之捷。加西洋舊銃三倍。新銃一千。可以抵舊銃三千。兵士三千。可以當萬人。是省器省餉而得力三倍。可謂一舉三利矣。人服其意匠精妙。當是時。薩長肥土諸藩摸洋製鑄造銃礮。多仿象山云。天保辛丑。藩主為閣老。兼董海防事務。乃以象山為藩督學。備

顧問。壬寅冬。象山上書陳八策。曰宜扼沿海要衝。築砲臺。置大砲。以備緩急。曰停輸銅於荷蘭。以鑄大礮數百千門。曰摸洋製作堅艦。以供江戶漕米。曰選於衆掌海運。以督互市。彈奸闌。曰練水軍。曰興學校。敷教化。以勵忠孝節義。曰信賞必罰。兼施威惠。以結民心。曰創貢舉法。後觀所舶載清魏邵陽聖武記。其書亦作於是歲。象山乃跋其書曰。嗚乎余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書。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冥合者。一何奇哉。真可謂海外同志矣。但魏云。自上世已來。中國有海防而無海戰。遂以堅壁清野杜絕

朝盧曰時已不可為耳以下不允不果遂不允不報言不用等皆自此生

又曰先師侗菴先生上書論可通商於英魯而象山先生說海防實用二人皆為世所嗤笑時事可知也

岸奸爲防海家法。余則欲盛講礮艦之術。而爲邀擊之計。驅逐防截。以制賊死命於外海。是爲異耳。既而藩註。以疾辭職。其策不行。象山亦歸藩。奉命訓點四書。淨寫以獻。藩主嘉賞加祿。爲郡中監察。無幾挈家復至江戶。下帷於木挽坊。諸藩士來學者日衆。先是象山上書幕府。乞刻其所著荷蘭語彙。不允。悒々不樂。乃遊相房。歷覽其沿海要衝。曰。從來所以備海冦者。措置皆不得法。如品港砲臺。尤屬贅物。因慨然將欲上書幕府。以陳其利害。有故不果。嘉永壬子。欲刻所著砲卦。又上書幕府曰。臣不顧爲世所嗤笑。顓講

泰西兵制。據實驗以演大小火技。教授生徒。今國家申嚴海防。臣區々之心。欲補武備之萬一。獨恐積年累月。弊害隨生。或不知砲可大用。而墨守舊套。或製造粗惡。使用錯繆。往々瀕危殆耳。昔明戚繼光訓南北兵。作書頒之。使之知其法。爲世所欽稱。臣亦傚顰。著砲卦一篇。以發天地自然之理。不敢杜撰一字。雖文章不逮古人。至其發揮未闡之理。則質諸鬼神而不疑。以謂言不必觸法。乃欲梓而播四方。客月請之昌平黌。而未得允准。若不得播於四方。則獨頒之門人。以省傳寫之勞矣。遂不允。是歲藩主幸貫卒。世子

朝盧曰豪傑門自有[illegible]

其以先人所愛太宰府都樓瓦研一枚賜象山。象山泣而題曰。先公嘗謂三村養實曰。修理雖多疵瑕。亦一豪傑也。臣聞之。感激流涕。以謂其多疵瑕者。臣之實也。而豪傑之稱。臣何敢當。然以先公之明。而目以豪傑。其爲光榮果如何哉。固亦知千百其身。尚不足以報其萬一也。癸丑夏。墨利堅軍艦八隻駛入浦賀。沿海砲臺皆屬贅物。墨艦將入江戶。上下洶々。象山單騎馳抵浦賀。視察其形情。而歸告新藩主。々擢爲參謀。訓練藩兵。既而幕吏應接墨使於久里濱。墨使驕傲蔑如邦人。象山不勝憤慨。乃畫十策。上幕府曰。

造堅艦練水軍。曰新築砲臺於城東。又改作相房砲臺。曰簡勇敢編砲隊。曰釐華慶安兵制。曰定砲政。開硝田。曰選將材備警急。曰舍短取長措名舉實。曰肅綱紀振士氣。曰歲時演大砲。曰以聯事法（見周官）團結列藩水軍。不報。獨幕吏川路聖謨見其向所論砲臺屬贅物之言今皆驗。深服其先見。象山以言不用。於邑形乎色。會幕府托蘭人購戰艦。象山謂與其托之蘭人。不如命之邦人。使其往逐熟海路慣操舟。且諜外國情形。異日緩急輒可用。乃白之幕府。亦不報。門人長門吉田松陰（矩方）聞之。乃慨奮謀航海外。會魯艦

又曰聞橫濱則先見然先生猶不能脫攘夷俗見況他人乎益覺倜儻先師大見識不可及

泊長崎松陰乃將趨長崎告別象山象山察其意與
路資且作詩勗之松陰至則魯艦已拔錨去悵然復
還江戶安政紀元甲寅春墨艦復至過本牧突入橫
濱幕府命松代小倉二藩警衛馬松代藩以象山參
與軍議象山乃經畫部署不寐者七日夜遂與隊長
望月貫恕提兵抵橫濱幕議將開下田港象山謂彼
天險不可使虜據且不便策應不若開橫濱即歸江
戶因藤田東湖建白水戶烈公又說幕府監察堀織
部等六月松陰復謀航墨利堅諾之象山密授
計松陰抵下田事敗被逮其行李中有象山送別詩

朗廬曰當時幕吏皆以攘夷之心而行開

於是象山亦下獄著省諐錄九月放還更幽松代十
二月有　詔鎔銅佛梵鐘鑄大砲以供邊備象山聞
之躍然曰曩先公為閣老吾上書曰苟有海寇則靈
場寶刹豈獨得安全哉不若鎔天下寺院之銅佛梵
鐘以鑄大砲數千門言在十四年前而今有此盛舉
可謂快矣乃賦詩二首曰一跌歸休深鎖門不那憂
國寸心存但欣　天詔在今日有契當年狂妄言其
二曰朝家預備未森嚴孤憤空嗟歲月侵若使先
公久其位不須今日勞　宸襟五年戊午聞客冬林
大學頭上京師奏事不得意而歸幕府更遣閣老堀

是之事若果而能不得已三字即其實心實行故開鎖同轍皆足自驚而已

又曰大急孫溺之狀可想也

田某慨然曰是天下之大事也雖身在禁錮苟一息
尚存不可默乃遣門人馬場某于京師與書梁川星
巖論開港利害星巖與梅田定明源次郎及池內某大學
等謀呈其書於關白九條公得報欣然賦五古有感
激甘罪譴欲求通　天閽　聖明苟有裨九死非所
難之句是時松陰繫萩獄竊裁書托高杉晉作寄象
山其畧曰知時務如先生者今之俊傑也矩方非復
昔日之少年而粗狂日益無處不抵觸茫々八洲丈
軀無措驅納諸犴獄身可繫狂不可繫觸忤之於人
有加無減恐一朝獄死非丈夫死所仍問幕府諸侯

又曰松陰正直豪士使之遊外國必能開鎖外立卓見而不得然空以攘夷說陷斬刑可為痛惜

朗廬曰孔子嘆子路死之遺意

何處可恃　神州恢復何處下手丈夫死所何處家
常以微言示高杉生僕之至願也尋松陰處刑絕命
詞傳至信中象山覽之曰義卿急事業吾嘗欲用之
成偉功而今已矣潸然者久之文久二年壬戌傚屈
原橘頌作櫻賦傳入　乙覽　天皇嘉賞不措十二
月幕府特釋象山禁錮蓋因萩侯盡力云於是長土
二藩交遣使聘之象山並辭之三年癸亥飛鳥井亞
相傳徵命亦辭不起元治紀元甲子春將軍德川家
茂召象山於京師方是時攘夷之說盛起處士慷慨
之徒往々殺洋人火虜館暴橫殊甚矣而象山獨盛

又曰先生說一變蓋豪傑爾事明悟故然抑詔變而未鍊且急之所以致禍歟

又曰至此猶不允而先生亦尚依此何也莫先生之尊王欲幕府為之而已雖过亦愿矣

又曰日本立名義唯在開港而当時名義之亡國隨不顧可嘆

朗廬曰前日先生專說海防則一十餘年者恐浮誇似可作十年指其說决則巍然不動者可欽々

又曰象傳諸士固知可開港

唱開港說。是以家人門生等。皆危而止其行。象山曰。再有徵命。豈可辭乎。遂發。既至。謁將軍及中納言一橋公慶喜。幕議隸之陸軍局。令董浪華砲臺事。象山辭。請雇洋人。不允。中川山階二親王亦並召見象山。諮時務。守護職松平容保亦延見之。會少將島津侯在京師。命其臣高崎某部兵就象山諮時務。侯說與象山脗合。象山欣然。欲共成天下事。而朝野攘夷之說方盛。侯不得志。將歸國。患象山羅奇禍。令高崎某諭象山。象山感激攬涕曰。貴賤雖異。其所見則同。可謂不待知己於千載之後矣。某持此論。既二十餘年。爆

白天下。雖死不餘。以易斯言。且夫自古英雄豪傑之士。際創業之時。懷獨得之見者。未嘗不殺身以成其志也。庸詎傷。高崎某長嘆而去。尋西鄉隆盛亦來諮時事。將延之其藩。以其係幕徵不果。六月條陳正名今養人材等事於一橋公慶喜。既而聞水戶藩士入京師乞攘夷　詔。愕然將上書陳其利害。懷書詣山階親王邸。途過木屋坊。為客所刺殺。實七月十一日也。時年五十四。象山之在京師也。長人桂孝允後復氏木戶小松乾等。懼其遭害。屢勸之歸山。象山不肯。奉山階親王旨草勅諭。畧曰。將軍紹職以來。恩怨并擧。是朕所以紓痛憤敘眷念也。頒方令

又曰先生慎禍而此詔永閉開港之基其功亦大矣

又曰魯國彼得取長乎英佛諸國而痛斥其華靡象山先生亦

彼所講之學術。我或未講。彼所備之砲艦。我或未備。彼所創城制。我或未造。則宜反省以戒輕擧。滿清覆轍。可不鑒乎。若夫一戰以鼓舞士氣。烈則烈矣。抑兵凶戰危。死生存亡係焉。一旦兵連禍結。將措宗社生靈於何地乎。朕宵旰憂慮。欲命諸藩。並問諸神靈。以確定國是。汝列侯及藩士處士。戒之飭之。勿敢分黨。勿敢輕擧。若背詔旨。則曰兇曰匪。刑憲存焉。布告遐邇。令知朕意。語。皆主開港排攘夷。是以遂招禍云。

善諷子曰。象山知港之不可不必開。決死不移。所謂男兒中之真男兒。確乎不拔者耶。矧其言今皆驗乎。然使象山在于今。其必有所取捨。豈不辨其得失利害而徒傲彼顰乎哉。易有變易。有交易。而象山之學。出乎此。吾是以知其然也。噫。

又曰。文久初。象山講西洋馬術。物議囂然。而象山不少顧。賦詩曰。騰々快馬洋裝輕。信馬離城不計程。背日林間華轡軟。逐風堤上鐵蹄鳴。其豪傑得意氣象。躍然乎言表。又究西洋醫籍。賦詩曰。夙通脉理張橫渠。晚聚經方陸敬輿。我亦中年有所感。時披海外濟生書。此他諸作述其事者多矣。今姑撮一二以表其風概。

坂谷朗廬曰。學問文章。識見氣節。如先生。偉人傳中亦不過數人。文亦傳中大手筆也。余不知先生。常想其風彩。今讀此傳。蓋不勝欽仰云。

又曰肥後横井徵士頗與先生同臭味亦嬰毒刃
宜為立一傳
岡田后淂曰淂意之事得意之文讀之不覺其長
田村翠崗曰堂々大作讀去似信筆平叙者而中
有一種細針密線處讀者不可草々看過也贅語
諷刺絶妙

朗盧曰學彦九子平而說航海著眼進一層眞實用

又曰世時里而身世不至絶嘆

日田伯輝傳

伯輝豊後杵築人才俊氣鋭夙有大志常慕林子平
高山彦九郎之為人慨然欲竭力　皇室而立功名
于海外嘗語人曰富強之策莫急於習航海航海熟
而後國庭可得而興也　皇威可淂而振也境土可
得而拓也若乃舍航海而從事貿易徒爲外人所玩
弄適足以速困弊耳安政己未幕府將使外國奉行
村垣某軍艦奉行木村某等於米利堅伯輝聞之踊
躍曰時哉時不可失矣乃急東裝辭親獨行三百里
赴江戸請為使者僕而同遊西洋各國會幕府有異

又曰當時大弊唯在不決二字

又曰士振藩不振朝府又不振所以有今日

又曰士有心至無忌憚有使之然者

又曰似聞言語而其人精神却躍々

朗盧曰至理徹底而奈人不解何

又曰明治元年僕遊寓廣島嘗不聞此事一讀駭然痛惜

議使事久不決伯輝留杵築邸遲之數月因淂從都
下名士游著辭章策時務安積艮齋鹽谷宕陰等皆
奇之已而伯輝客囊如洗邸吏莫之恤者飢寒不自
支而晏如也及聞使事中輟悵然西歸明年正月村
垣等遂還發而伯輝則終不淂達其志伯輝之自江
戸歸也過京師上書學習院陳海外互市之得失累
數百千言書秘而不傳既歸益激昂痛論國事無復
忌憚文久辛酉春遊肥筑窮西海之隅航于對馬壹
岐還抵長崎渡天草洋赴熊本入人吉經米良山之
險出于日向歷訪豪俊之士察山川形勢風俗美惡

政治得失兵團強弱所作文詩頗多間一歳再東游
過馬關見山口藩士高杉晋作等極論時事數日乃
去過廣島宿于逆旅有客來見談偶及生麥斬英人
事伯輝言我邦已與英和而擅殺英人於交際之道
大有缺客語塞已罷就寢夜半為客所襲殺實文久
癸亥夏六月十八日也時年二十六伯輝名克實稱
邦太號勤齋本姓小串有故冒日田幼而穎異神彩
射人及長卓犖不羈受業於同藩元田某先生南豐父
性強記過目成誦弱冠能究諸子百家之説然不攻
章句通大義而已善屬文賦詩詩宗盛唐常懷唐詩

又曰當時為市者大抵然今以為狂噫

品彙。喜作塞下曲。慷慨悲壯。有鐵馬度氷河之概。為人真率言笑風生。絶不修邊幅。最惡俗士。往々面折其短。於稠人中。由是為鄕曲所排擯。然軽財重義喜趨人之窮厄。士亦以是多之。其歸自江戸。功名之志不自禁。務與四方豪傑交結。激論時事。遂以是取禍伯輝有弟。曰守口如瓶。善擊劍。亦慷慨有奇節。其友人元田南豐云。

又曰出同鄕人之論風神自史遷来

善諷子曰。昔者方攘夷説之盛也。不幸如伯輝者何限焉。而伯輝則卓々出其萃者。故其同鄕南豐尤惜伯輝曰。才彌高則謗彌大。論彌卓則隙彌深。此佐久

間象山吉田松陰及我伯輝之所以不免於禍歟。傷矣悲夫。

坂谷朗盧曰。立論卓然。非漫然為攘夷説之所知。余說從來大要如此。恨不一見。又恨天不使之遊歐米。徒付之毒双。余於吉田松陰嘗云爾。不得不斗酒罵天也。

岡田后淂曰。非常之人。往々有非常之禍。是以明哲重乎保身也。嗚乎。後之處昏亂之世者。可不愼哉。

江藤新平傳

朗盧曰懸人者不能忍人之所難々守此人所以為豪傑又所以為逆徒

江藤新平者。舊佐賀藩士也。名胤雄。新平其通稱。家貧。好讀書史。為人豪邁。言論恒厲人。癸亥之歳。三條公以下五卿之奔在大宰府也。新平脱藩從之。既而大政一新。　朝廷急人材。藩主鍋島閑叟奇其才。薦之三條公之為大監察。赴于江戸也。新平又從之。為會計局判事。進為中辨。當是之時。佐賀藩大黌萃藩制卒某某等六名不悦。以為是新平所為。乃要其乘輿夜歸於櫻田門外刺之。刀中其肩。新平右手扳刀。左手破輿而起。卒辟易皆走。新平還家。告變政府。適

朗盧曰插作者實歴出色々々

余宿直。乃作書報告諸官。實明治三年庚午冬十一月廿日夜也。其明賊皆獲。　朝廷問其創。賜金若干。後歴官自文部大輔副議長。陞司法卿。性素嚴急。好法律。居職多所釐革。六年癸酉。遂任參議。當是之時。參議西鄕隆盛副島種臣等主張征韓論。新平亦左祖不與大久保木戸諸子合。其說不行。隆盛新平等皆辭職去。種臣等上疏乞建民撰議院。新平復左祖而亦不行。遂快々不樂。會佐賀縣士族唱征韓封建

又曰此九字禍根即所不耐人勝

及攘夷之說。結黨嘯聚。衆凡二千五百餘名。誘新平為首領。新平輙諾。歸佐賀。時七年甲戌歳四月四日。

朗盧曰歎亦一奇傑新平純然似之

兇徒先掠奪佐賀小野高會金帛。是日　朝廷令觪本及佐賀近地諸鎭臺鎭靖之。至九日。兇焰益熾。朝廷乃命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徂鎭撫之。先是佐賀縣士島義勇蒙鎭撫命赴佐賀。賊遂擁新平及義勇。以爲首領。龍驤縣令岩村高俊令鎭臺兵禦之。大屬小出光照（青森縣士）中屬中島修平（佐賀縣士）十五等出仕大橋春次（岡山縣人）等死之。既而賊食竭。奔竄筑後。於是　朝廷以嘉彰親王爲征討總督。以陸軍中將山縣有朋爲參軍。特發近衞第二聯隊及東京鎭臺兵一中隊隸之。尋又以海軍少將伊東祐麿（鹿兒島縣士）爲參軍。以陸軍少將野津鎭雄爲參謀長。大擧征討。賊窮蹙。或竄或降。終捕新平于土佐。義勇于薩摩。事乃平。四月十三日。　朝廷論罪。梟新平義勇于佐賀縣。副島義高。村山長榮。福地常彰。重松基吉。中川義純。山中一郎。中島鼎藏。朝倉尚武。西義質。香月桂五郎等（並佐賀縣士）並處斬。處懲役者凡一百三十六人。新平臨刑賦國詩曰。國遠思市人古曾知羅女末壽羅遠俵心津玖志乃袖乃淚盤。時年四十。新平之就縛也。以其鏡寫眞物色。初新平在司法職。定鏡寫眞物色逃亡法。而今以其所定法就獲。世憐其似商鞅云。

善諷子曰。余嘗以少史出仕于制度局。于時新平爲局長。使余草義父子法制。嚴甚矣。而今自失乎臣子之道者何也。新平又嘗語余曰。不定婚姻之法。欲天下之治。不可得也。蓋彼唯確信佛蘭西法律。而不知。更有大焉者也。

坂谷朗廬曰。確信佛律。而不知更有大焉者之一語。可謂確言不磨。夫佛律精到及易矣。大抵以忠厚之意立之。然國體異也。風習殊也。不顧各國有其宜。又且遺失其立法忠厚之意。而徒襲其面貌。則愈似愈遠。新平覆轍。不可不鑑也。

岡田启渇曰。不知更有大焉者之一語。豈獨江藤氏而已。比々皆然。爲之絕嘆。

田邨翠嵒曰。此傳摭實歷實見。光彩煥發。即信史中新信史。

南豐曰敘奇僧之文亦不得不奇

朗廬曰好寺僧

海南曰溺兒不還亡婦之家寺僧何無情

朗廬曰嚴正者不出富貴之譜

又曰見識其神

海南曰奇僧之奇在此一決

南豐曰警健絶倫

學信傳

學信者。伊豫人。伊豫今治淨土寺莽新亡婦。其夜墓間有呱々之聲。寺僧惟諫耳則呱々之聲在新亡婦墓中。急掘土發棺。死婦兮娩男兒在前。開眼視寺僧即不啼。寺僧大悦曰。天授我寧馨也。乃雇乳母育之。是為學信。既長強記。閲經十餘萬卷。諳其大意。性雅澹好文詩。安藝宮嶋光明院有海山爽朗之勝。太愛之常寓焉。為人寛裕而處事嚴正。門下尼嘗學信不在時破戒。學信聞而大怒曰。咄駭女穢我門。即削門籍。褫其法衣而放逐之。尼伊豫松山藩勢家女。人皆為學信畏之。而學信自如也。晩最為世所重。松山侯聘之住持其祖先香花院大林寺。因詢以政治。多所其贊。及世子襲封。嘗一士人得罪下獄。其情實有可憐恕者。學信因為之乞宥。先是侯以其先侯之所敬信常用其言。至此謂刑獄政道之大者。不可用僧言而渝也。竟不聽。學信直出城門。不復還大林寺。遂歸寓光明院而寂。年七十有餘。

善諏子曰。學信浮屠也。去留不苟。其識卓矣。世之士大夫戀棧於勢利。其言不用。其道不行。而伴食不去者何限。而曰學聖人之道。其亦何哉。

坂谷朗廬曰。僧徒識見往々出儒者之上。蓋棄世則在世而不拘世。余所以不好佛又不惡佛。

藤野海南曰。奇節如此。而吾輩同鄉未嘗耳聞。反被千里外人表出。蓋惟賢知賢。蒲君之奇乃能蒐獲奇偉之士。傳文簡練無間然。但論贊如無他奇。為可惜耳。

元田南豐曰。作者之意。本在借前言往行以諷切當世。故論贊皆極精鍊。而敘事或不暇致思。若此篇亦然。海南君評吾不能解。

朗廬曰一生根柢

又曰我為古人々亦自為古人

永田佐吉傳

永田佐吉者。美濃國羽栗郡竹鼻人也。為人忠孝仁慈。而尤信佛。故人號曰佛佐吉云。幼時仕尾張名護屋富商某稲紙屋。有少暇則學書讀經。同輩忌其能讒之其主。主々怒而逐之。佐吉既被放。然不忘舊恩。屢候故主安否。後主家產落窮困。佐吉屢贈財物以佐之。佐吉素貧。歸家販綿。常不用權衡。其賣任人取。其買任人與。人亦知其直。不多取。又不少與。其母欲鬻餻。佐吉乃舂餻。謂母曰。作餅子勿大。母問其故。佐吉曰。同坊有餅子店。若吾家餅子大。則人必多買吾家餅

又曰有勝者略決非愚直人所以善富

南豐曰藤樹仁齋之老亦嘗有是事自非有穀德乎

於人則竊劫至此哉

朗廬曰與賊相讓古今之奇賊亦為免辭

又曰信佛而慈仁々宜如此

南豐曰願

子。恐為彼妨害。毋然。其言作餅子稍小。然人知其精
良。買之者日衆。遂致富。嘗冬日如近邑索債。而帰途
上日暮失路。徑山中。賊二三人要佐吉。求金。佐吉曰
吾昔者貧而無金。今者稍富。與此金。卿等亦無傷也
乃傾囊付之。賊又欲褫衣。佐吉曰。天寒矣。而卿等衣
甚薄。欲渇衣宜矣。輒脱衣與之。曰。猶欲渇衣。来于我
家。各與一衣。今天暮矣。余不知出官道之路。卿等幸
導我。以致衣金之謝焉。一賊問曰。子安帰。佐吉曰。吾
帰竹鼻也。日短天暮失路。至于此。卿等幸恕焉。賊熟
視佐吉曰。子非佛佐吉歟。曰然。曰吾黨誤剥生佛。明

日盡還所掠物於君家。曰我既與卿等。勿須復還。乃
與賊俱出官道而別。賊翌日使人還衣金。佐吉喩之
不可。遂置衣金去。又嘗巡拜諸州神祠佛院。抵出
羽。疾作幾死。乃念佛曰。願帰國一見老母而死。既而
疾愈帰國。語母。々曰。此佛之冥護也。汝鑄佛躰以謝
之。佐吉乃命江戸鑄工鑄佛像一體。既成。船載致抵
遠州洋。遇颶。船幾覆。船人多投載物于海。佛像亦在
中。既船達。船人告故謝罪。佐吉曰。庸詎傷。此反幸也
遠州洋自古稱險惡。佛像在此濟度衆生。則固吾所
願。我奚惜費。又託船人命前鑄工鑄一像。既成。至安

小吾之言則其不辭自損而利與之何矣嗚乎此非仁者之用心耶

朗廬曰知足集不足

南豐曰仁者壽

之竹鼻。又命石工造石佛。其數終至七百。嘗患邑中
圯橋屢為霖潦所壞。行人病渉也。捐財造石橋者二。
國侯聞其孝而多善行。召見。賜米若干苞。賞之。又問
其所欲。將擬之。佐吉乃獻歌一首辭之。曰。安利加太
也加々留浮世爾生禮袋天那仁不足那袋御代爾
住哉。既老。號覺翁。又號寶道。寛政紀元年八十九而
終於家。

善諷子曰。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其
佐吉之謂耶。使佐吉為學深。則其所為必不止于此
也。如其鑄銅佛。造石佛。愚亦甚矣。然彼奉母命而造
之。其心則未始不善也。至如其不忘舊恩。造石橋。則
皆士君子之所汲々而不及。而商估為之。可謂賢也
夫。

坂谷朗廬曰。余不好宗教。又不惡宗教。宗教可惡。
在其僻處。而大體誘人善之意。則有益乎世多矣。
講孔孟者。固可好也。而往々鄙劣貪汚。負道義。張
僻見。是豈可好者哉。且孔孟之書。不能使小民盡
讀。小民之解。不可為惡宗教功居多焉。如佐吉其
特出者。好宗教而如佐吉。學孔孟者愧多矣。

朗廬曰。有此數十字。雪江不朽。

朗廬曰。前半殊傳麗。

湖山曰。此詩完璧也。余既刪之竄山詩中。

又曰。雪江不果游清國之遊。余輩諫而留之也。非特橐資之少而已。

關雪江傳

丁丑之歲。余始著近世偉人傳。雪江為書其題簽及序文。曰。願君為僕亦立一傳。余諾而未果。雪江没。今乃立之傳。以償前諾。庶幾雪江瞑于九原之下。

關雪江者。東京人也。其祖思恭號鳳岡。學書於細井廣澤。仕于土浦藩。其子其寧號南樓。其子克明號潢南。其子思亮號東陽。皆以善書著名于都下。五世至雪江。不欲以書名家專用。力于誦讀。兼工作詩。遂列儒員。而書亦一變家法。尤妙八分。潜心字學。溯六書淵源。正點畫結躰。乃著字系六書十體考。以發世盲。

竟亦以善書著名。當 王政維新之時。為公議人。己巳秋九月。 天子幸於集議院。雪江賦唐律一章以呈長官。曰。去天尺五仰恩光。座接今曹十二行。金磬傳呼秋院曙。珠簾漏泄 御衣香。俯聽公議容忠士。直表愚衷獻 聖王。却憶軒轅親問道。崆峒臨幸見賢良。其派麗穩雅。亦足以與作者馳逐。益渴諸大沼枕山矣。性澹泊。口未嘗說財。有亡。嘗欲遊清國。告別於諸交游。送別文詩。裒然成卷。或問其橐資。雪江始曰。貯金若干耳。或笑曰。僅々如此而欲航萬里波濤。而歷游于大國。不亦危乎。雪江乃止。事頗類迂痴。而

朗廬曰。寫真。

單嵩曰。警世之言。

其恬澹不拘專心於其業。亦可知也。状貌清癯。剃額。束髮。舉止謹敕。發言諄緩。望之如尋常商家主人。翁人。不知其邃乎書學詩學也。雪江交道頗廣。高人韻士。開文雅筵。則未嘗不與焉。常與湖山松塘春濤蘆洲諸名流比肩。湖山嘗題其祖所手栽梅樹贈之曰。百年梅樹五世業。誰執關子姚美來。其為名士所推挹如此。雪江名思敬。字鐵卿。雪江其號。明治十年某月日。一夕就寝溘焉殁。年五十有三。士大夫皆惜之。有遺稿若干卷。

善諷子曰。雪江嘗語余曰。吾本拙于運筆。故欲為儒而不成。欲為詩人而又不成。遂糊口于管城。豈不亦拙之又拙者乎。然世之用巧者。往々傾覆名亦隨墜。如雪江則不然。嗚乎拙乎。吾固知勝巧矣。

坂谷朗廬曰。余與雪江未嘗相往來。然亦數同酌于甕雨唫社。今讀此傳。如再見其人。不覺潸然淚下。盖以其人之可愛也。又感綱亭兄之厚于故舊也。

小野湖山曰。雪江之死。實為急卒。余驚愕悲痛之極。不及作一首哭詩。自以為憾。此篇引舊所贈拙詩為収局。使吾得不負地下良友。為惠深矣。感謝

感謝。

又曰。雪江平生書諸大家碑多矣。又曾當府廳公撰書諸學校習字帖。詩亦有已脫稿者若干卷。皆似可記。

田邨翠嵓曰。鐵卿自稱雪江寒士。故子闇嘗贻之詩曰。字瘦詩清性太閑。仙才只合列仙班。胸中一點無塵火。人似寒江雪裏山。此即其小傳也。不必須別立傳。而子闇又作此傳。嗚乎九原之下。鐵卿有識。其感喜果何如哉。

堀口文枰傳

明盧曰兵挾

堀口文枰名貞蓮。字大路。號香湖。文枰其通稱。上野國群馬郡滋川驛人。父貞歙號藍園。善詩以篤厚稱。文枰受訓家庭。亦孝謹善詩。慶應四年戊辰夏。為東山道總督府所擢拔。出廬勤 王事。六月賊逼厩橋。文枰從軍監黎明。衛雨渡東寧川。迫出賊徒咽喉。大聲一喝。瞋目而進。賊膽皆褫。責以大義。賊潰走。乃收其兵器而去。賦詩曰。善戰元来非善策。裂他賊膽是天兵。一齊皆首皆投戟。辟易電光破竹聲。尋奔走從事于三國戶倉諸戰地。賊夷軍監大音龍太為岩鼻

又曰前勇後仁

知縣事。文枰屬之。已而龍太免職。文枰上表辭職。歸舊廬。中島錫胤為岩鼻縣令。舉文枰。文枰復出為其屬吏。既而復以疾辭職。明治五年壬申冬。 朝廷置裁判所於諸縣。擢少判事石井某。遣使勸出仕。文枰感知己。復出。歷仕川越熊谷高崎各地裁判所。治獄清慎並有名。望九年丙子秋。轉任靜岡裁判所遠州濱松支廳判事補。先是遠州豐田郡山田村民有金井文平者。同國長上郡松島村民松島五右衛門養文平第二子應作未幾。五右罹病。應作尚弱。因延文平託家事。既而五右病死。文平專主家事。驕恣好爭。

頗失人望。適與村人爭田不決。訴之上等裁判所。村人不利。於是松島村田園過半為文平所有。一日拉村人八十餘人。行撿田園。途上爭起。八十餘人合擊殺文平。荷尸抵海濱。埋之土沙中。文平男猪太郎及應作等。怪父不歸。乃携數人遍索之。偶見古綆出沙數寸。試執挽之。如重有物。乃極力出之。即文平屍也。二子噩然。視之傷痍無數。急訴官請撿視。官乃捕縛村人八十餘人。實明治八年九月也。後至十年獄未決。至是文枰鞠訊之。事頗就緒。會村人千代吉者瘦死。乃以為罪首。餘皆以從論。處懲役獄。乃決。闔村大

朗廬曰臨木然晴大發精彩

朗廬曰一獄感人如此

悦皆曰如此大獄不戮一人可謂仁矣文秤長身清癯風骨飄逸昂然如野鶴其少不與群兒戲嬉學斂讀書既長有氣節好逖人急慕古英雄之蹟恒志功名病中賦詩曰嗟我戊辰際無績垂青史多病仍多愁如今殆不起遂歿于濵松官舍年三十歳九閏月營司法省賞其功勞賜金若干及其葬于濵松天林寺松島村民數百人送之有建祠祭之命曰堀口明神之議云

善諷子曰昔者歐陽崇公為吏夜治官書屢廢而歎其夫人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夫人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恨也至哉言也文秤則庶幾焉世之治獄者可以鑒矣夫

坂谷朗廬曰歐人重法而曰法律則一定矣而活用則在聽官心裁如文秤可謂得心裁活用者也

岡田后得曰藍園翁有子如此而夭其痛惜可知然今得此佳傳亦可以少慰焉而文秤亦可以瞑矣

又曰文秤治一獄而得民心猶如此而大有民社

衆下脫此仆傳及詩五字

之責者往々不得民心其亦何哉噫

又曰子聞戊寅七月聞門生長岡暉計同月中旬又聞堀口貞邁計哀痛之餘賦詩曰昨為夫人哭而慟又聞逮計不堪哀柰何造化無情甚偏苦老夫肝液来又序其遺稿可謂厚矣

朗廬曰快論可想

又曰雅度

岸玄知傳

岸玄知者出雲人也為人真率而寡慾好咏和歌有奇行一日遊郊外農家圃中有大梅樹老幹夭矯鐵枝撑牙花盛開玄知觀而愛之低徊不能去乃就農父請買梅樹農父不肯以高價強請乃聽之玄知素貧傾囊纔償金日攜酒賞咏其下花既謝經月不移栽農父乃詣玄知家問曰盍移栽玄知笑曰吾屋地矮隘如此焉容移栽彼大梅樹乎汝幸貸我數步之地以為吾梅地可也農父憮然曰然則梅子黄熟採以来致玄知曰我賞花而足耳子無所用汝取之但

后得曰肉食必利其子
朗廬曰愚夫亦奇
又曰非似人數者

又曰其貌若槎乎

湖山曰眞有曉封等

勿傷梅枝。農父大驚曰。吾賣此梅樹。收高價者以有利其子也。而君不收其子。則吾不可受其價。請還之。君欲賞花。雖日々来。吾不君禁也。玄知曰。非吾有則觀之不樂也。汝勿辭焉。嘗邑藩侯至於江戶。一日告同僚乞間。贄金一方。詣近松門左。投刺請見。門左迎而接之。玄知貽贄。門左謝其厚。且意有所求。益久之而無一語。熟視其面耳。既而告歸。門左大驚曰。君来緣何事。敢問。玄知笑曰。君作歌曲。妙入神。雖兒女亦皆知其名。故我亦欲一見君面耳。今既熟視尊貌。吾意足矣。故去耳。門左大奇之。又嘗開歌筵。招高祿士。

士請登圊。玄知乃把鋤。掘庭隅作穴。導士至曰。圊穢汚甚。不可導貴客。故新作此圊。此淸潔也。請屎於此。士大驚而止。玄知既買梅。年々每花候至。携瓢挈量。過農父家。賞咏于其香雪皚々下。後人猶指其樹稱玄知梅云。

善諷子曰。玄知一風派脫俗士而已矣。而後人猶重其所愛梅樹者如此。而況志乎大道。而有功德於斯民者乎。此古詩人之所以賦甘棠也。余嘗散步北郊外。觀園亭花木之甚美。車夫等指語曰。此某氏之別莊也。渠獨何擅富貴。唖罵而去。今玄知何修而得後人欽慕之深也。嗚乎此可以思哉

南豐曰。玄知之事本無足錄者。子闇借来以發自家大議論。其戒世也深矣。蓋是子闇之長技。而文辭亦自不可及。

坂谷朗廬曰。眞能愛梅。而不拘於門左。氣品飄逸。宜乎貴人肛之鎖臭也。

岡田后得曰。肉食讀此傳。當憖死。贊語冷殺。宜帶冷笑聲讀之。

后得曰刻苦可想

長岡皡傳

長岡皡。字堯民。號靜香。又號穋田耕史。東京人也。幼而穎異。父授句讀。一讀輒記。年甫七歲。諳誦唐詩選。長讀書史。每至忠臣孝子苦操義烈處。輒感憤悲泣不自已。作詩若文贊稱之。明治戊辰。入田安黌。日夜孳々奮厲。苦學。而家素貧乏。於學資。因刲煙草以給焉。乙亥之歲。執贄于余門。學業益進。作源平戰論二十篇。兩漢人物論十篇。雖未免乎疵瑕。筆氣奔放。有不可勒住之勢。余門舊生徒莫之能若也。是歲三月。選爲番町黌教員。後進爲豐嶋黌長。兼管近傍七黌。

朗廬曰轉折鏗然

平生篤乎人倫同僚朝倉麟吉者中讒將被罷乃作書與學務官吏長倉某救之其書曰韓聞非天下之仁人不足以容天下之士非容天下之士不足以聽天下之言故惟天下之仁人而後可以容天下之士聽天下之言晋王導以雅量名于世而以剛介憾周顗使之斃於賊手明李賢以寬厚稱于時而以直言恚羅綸使之貶謫以去夫以二公雅量寛厚猶有此事也則容人聽言不亦難乎今世之士其能宏量雅度恢然有容者幾人執事仁人也客冬支田姦黨之變執事實臨之執事不翅寬貸其罪又從而撫之撫

而恤之恢宏之衷韓所親覩今韓欲有所陳說執事其亦容而聽之乎近有劾豐島校教官朝倉麟吉行事不足厭服衆望以乞代任者吁何其寃也麟吉譽望誠輕是實其抵任日淺功效未著而小民無識不知人之所致韓乃謂麟吉無可指之失也無可舉之罪也韓與麟吉居累旬頗知其學術品行矣若其學術官已試而舉焉韓不必言也今舉其心術品行及所以得謗者而陳之執事察焉麟吉爲人沈靜寡默不妄言笑又耿介不阿俗頗有丈夫之節至慷慨義烈萬死不避之志則韓雖未知其何如抑不可謂無

朗廬曰眞然々

又曰一轉曲折備至

志節者也惟其寡默而耿介是以應接之際未免於簡率或疑其倨傲是所以來謗然其實恭敬晤對移時則藹然和氣襲人矣世俗不欲成人之美爬垢求瘢揜德拾過可勝嘆哉人孰無過貴乎功以償之耳苟舍功責過天下可取焉者鮮矣況若麟吉未見其過乎前月某日有土人語韓以麟吉倨傲者韓辨明其決不然而浮言未熄一犬吠而萬犬吠韓切憂之嘗欲告麟吉改之以消浮言而蹰躇囁嚅以至今日是則韓任在巡監不能矯正戒飭韓實無所逭其罪矣雖然沈靜自是美質韓不忍誘之輕佻多言之域

又其不諂之節則丈夫本領豈可改者哉且今世士風委靡諂諛成風韓所竊慨挽回之則在今日少年負氣節者也若麟吉韓當木鐸而徇焉使之環素行以徇時俗哉顏含有言曰人教我佞吾寧有邪德耶韓之所以囁嚅不言以此也韓又視其教授之狀諄々焉詳以切也孳々焉恪以勤也舉止有度撫馭有方凡是韓所謂無可指之失無可舉之罪者也苟使麟吉而有醜行汚節上辱大府之命下釀學事之弊者耶韓將直言讜論侃然正之言而不從耶當颺言之公廳豈默々而已哉若夫倨傲之謗鮮腆之詈小

朗廬曰洒々洛々雖過奇故亦快々

啓渭曰似讀李斯上書妙々

民無識以其似者焉耳何至遽上言之何至遽乞代任若有曰衣譽而舉之一人毀而廢之天下豈有全人適足使民有以窺官家已昔子産賢人也其相鄭民不便之謌曰孰殺子産我其與之迨其治成也又謌曰子産而死孰其繼之廉范餘吏也其宰蜀民初苦之及其致功也謠曰廉叔度来何暮與哉謌之者乃欲殺之者也謠之者乃苦之者也小民之常情蓋亦可以見矣由是観之奇偉非常之舉民之所怪民之所怪即大功之所在也故曰民不可與語始可與守成必以毀譽進退之乎王衍威名震耀一時懐帝

用之而晋室以亂殷浩聲譽籍々人至以其出處卜江左興亡穆帝任之而有山桑之敗人言不可信如此也照烈相孔明矣關張不悦孫權將陸遜矣程潘不服謝安舉謝玄矣桓沖嘲之符堅聘王猛矣而擧朝譏之此數士者皆一世英雄入足以致君澤民出足以破敵禦侮猶且不免乎嘲與譏向使四君顧人言而不用則蜀無帝王之業呉無猇亭之功晋無肥水之捷而秦終于羌胡之酋而已矣毀譽豈足恃哉漢武帝曰馬跅弛而致千里士負累而立功名信夫今麟吉實負累矣韓憐其寃非執事其孰諒之夫以

朗廬曰用人取長宜如此々

又曰結束優絶有力

朗廬曰勸以義眞能愛人者

又曰前山蓄花殊見風神

麟吉之勤于公事久任永職以從事教育其效顯著而其沈靜之德耿介之節使親炙者觀而傚々而化亦未必不足為風習之補然則今日之譏言謗語安知不為異日之頌聲歌謠乎仲尼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行可謂明也已雖有上書者韓信執事之明斷々乎不惑浮言也伏以執事仁足以容人聽言明足以照譖灼誣誠能任人不疑恕小過惜賢才責成而考績亦筐書以賜夜光則源澄于上流潔于下浮議滅而學事興矣又同僚宮原確者喪父官特賜起復時俗習以為榮而確不奉命諸僚吏来且勸且譏

韓獨謂確曰是人子之大節也子慎勿為斗米變節確及服除嘆曰使我終得守制堯氏之力也其病也二弟侍湯藥一夕謂之曰汝曹善勉學善事二親傳不云乎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余今已矣汝曹勉之言訖而歿實明治十一年六月念一日也年二十有五韓状貌短小風姿閑雅性沈毅寡言笑其於文詩如食色竊有慕於古之立言者為小學教員非其志為老親屈也故常不屑讀其科目書嘗一老生揚々翻科目書韓視而作詩諷之曰教草一篇頗屬贅明治以上讀何書戌

又曰噫一字包括無限情

寅一月從予始入舊而社。接見諸名流。光服成齋朗廬二先生能文。行將趨請教會司學校春試。不能相尋赴社會。既而罹篤疾。其所志皆不果。

善諷子曰。余著近世偉人傳初編二編。皐也為之凡例。助我實多矣。而天不假年。亦為偉人傳中人。噫。

坂谷朗盧曰。據末段。蓋余亦一相見。今讀此傳。不勝蒲門回也之嘆。為之師者。其慟可知也已。

岡田后淂曰。堯民獲此佳傳。乃足千古矣。況其與學務官吏。書尤精神所注。併傳不朽。堯民可以瞑目。

朗盧曰此打破有無關者

無南傳

享保間。鎌倉有奇僧焉。曰無南。為人飄逸。人與之言。輙曰然乎然乎。雖或誣之。不敢爭。時人尊崇之。嘗詣一商家。會掃煤塵。主人延之別室談話。移刻。家人淂紙裹金一兩。付主人。主人受之。既而無南辭去。主人失金。起振衣。遍室而索。無有也。主人意無南或誤懷而去。乃使抵無南所曰。余向坐上置紙褁金一兩。淂無師臨去或誤懷之而去乎。無南笑曰。然乎。乃出金一兩。逐之。後經數日。主人掃室。紙裹金礫然自室限横木上落。即向所失之金也。主人大慙愧。又抵無南所。謝過曰。僕遺忘也。幸恕焉。乃返金。無南復笑曰。然乎。遺忘失誤。人生常事。庸詎傷焉。毫無怍色。鎌倉某村富人某。最尊信無南。造菴奉之。適某女未嫁而身。家人責問之。女顏潮紅曰。無南和尚挑我。因通而身也。某大怒。乃逼無南曰。我尊信師久矣。不圖師之無狀至此。師之欺人亦甚矣。可惡可恨。吾不復奉師。師速去速去。無南曰。然乎。乃出。菴去。請雪下村一知己。雪下廣民亦素尊信無南。因使無南住持一寺。既而某女謝父曰。女實與隣舍兒郎通也。恐大人激怒。因意大人常尊無南和尚。謂與和尚通。則大人怒少。而

又曰至狀又與君則如何

女之罪輕。故云爾。某聞之大駭曰。吾無面目以見無南師。然吾不可不往謝焉。乃走如雪下。見無南。汪然流涙曰。尊師生佛也。吾誣師以無實罪。而師不辯。今者女吐實。尊師幸恕焉。無南囅然笑曰。然乎。不復介意。某強請復還舊菴。

朗盧曰妙在付自然

善諷子曰。無南之不與人爭。亦奇矣。其胷中落々不以為意耶。抑強恕堪忍以至此耶。蓋漢直不疑不足多已。

坂谷朗盧曰。全篇以然乎二字貫之。奇幻挍獪。無南之覺悟自禪來。而文亦帶禪家諧謔機。

元田南豐曰無南見誣而不辯與吾豐曇華上人事甚相類高風可想

田邨翠岩曰以然乎二字寫出無南飄逸灑落咄咄逼真使讀者解頤亦可以鍼砭執拗悻々者此作者之微旨妙甚々々

岡田后渭曰無南高風酷肖司馬德操又肖因循先生或嘗謂先生曰先生面皮之厚似牛項皮唾罵凌辱都不省先生微笑不答蓋亦強恕堪忍至此耶

佐々木照元傳

照元字由也佐々木志津摩之女也嫁高倉家臣粟津信濃之介伉儷甚篤拮据家事二十餘年未嘗有過失矣會信濃病家道窘窮疾亦危篤一日信濃泣謂照元曰我死則卿當不能獨支家爲凡零落江湖我魂魄不安也吾歿畢卿宜更擇良嫁如此則我得以瞑照元乃泫然洒淚曰良人其勿患焉妾幼時學書父雖拙亦可以糊口必不至於零落江湖辱良人也信濃大悦晏然乃逝自是照元貞操自勵以書教授名聲日顯弟子數十人貴人勢家往々入其門至皇女亦執贄云寶鏡寺尼宮

善諷子曰吾嘗觀照元劈窠書筆力遒勁頗有顏眞卿筆意絶無脂粉之氣足以想見其貞操凌霜之風焉嗟乎信矣書之爲心畫也吾觀世之婦女子纔善一技一藝則顧眄驕人甚則蔑視其夫如照元之事夫至其臨死始説已善書何其愼也可謂謙遜貞淑爲婦女子標準矣夫

元田南豐曰照元事蹟不可得而詳故作者唯就善書一邊下筆而説其才德雙美過絶人處曲盡無餘蘊何等巧思

坂谷朗廬曰人不可無藝無藝則道亦不行如照元善以藝輔道者也抑恃藝施々輕人男且不可况女乎而曰男女同權不陷爲禽獸者幾希可發大歎也

田邨翠岩曰方今女先生品行技藝有如照元者乎世必有之矣而余未覩其人也聞照元少時學書日必用墨汁一升宜乎其筆力似顏眞卿也

朗廬曰。風流而氣節。必不陥俗。

又曰。殺其子抑制之。極所以有今稚之説。

又曰。事後諧和亦歌之妙。

破鏡傳

破鏡者。膳所藩士菅沼外記之妻也。外記學諸歌於芭蕉。號曲翠。見知於世。破鏡亦能和歌。善彈箏。夫妻風流自娛。而倶有氣節。同藩士有曾我權太夫者。恃寵驕暴。中外共惡其所爲。人々皆切齒。而末奈之何。一日外記招權太于其家。數其罪而刺之。已亦直割肚死。藩主聞之大怒。命其子内記自盡。家絶。破鏡乃薙髮爲尼。自誓曰。破鏡不再照。因號曰破鏡云。破鏡既爲尼。寓于界津。詠歌彈箏。以自遣。以壽終于寓所。

善諷子曰。外記之忠。破鏡之貞。可謂烈矣。而其平生爾雅風流。亦可以想見也。吾求破鏡之事。而恨其事蹟之不詳。然但此一事。亦足以傳千古。作破鏡傳。

坂谷朗廬曰。善諷子好氣節事。如饑渇者之於飲食。氣節者鬼亦因不以饑

元田南豐曰。作破鏡傳。乃所以作外記傳也。蓋破鏡之名。待外記之事而顯。外記其不可及矣夫。

田邨翠岩曰。此傳如食蓴菜。其味辣而短。然絶美。

朗廬曰。甚矣教育之不可缺也。

又曰。誰言日本女子無心膓。

朗廬曰。有此膽識。閨史筆何得不爲木偶。

登幾傳

登幾者。黒澤氏。常陸國茨木郡高野村農黒澤信助之妻也。父同村修驗者。曰黒澤光仲。忼慨有志操。聚村童教授。登幾幼受訓。家庭修國學。善和歌。既長嫁信助。生三子。既而夫亡。寡居不再嫁。常忼慨憂世。頗有名于時。安政五年戊午。水戸中納言源齊昭爲幕府所忌。幽錮。海内名士唱正議者。逮捕殆無虚日。或者語登幾曰。子亦憂國之名聞于世。宜韜晦避禍。登幾慨然曰。妾豈爲國家惜身命哉。乃請母曰。吾君公之正議。天下所倶知也。而今乃遭嚴譴。闔藩志士日夕憂憤。未獲有所洗雪焉。如婢不敏。潜上京師。出入縉紳門。至誠以洗雪公寃。苟事不成。則繼之以死。以報國家。母知其志之不可奪。輙許之。登幾乃先抵江戸。觀察形勢。僞装巡詣諸國神佛者。徑于信濃。賽善光寺。登戸隠山。轉弄關原守山二關吏。過之。遂上京師。時六年己未春三月也。京師北野社主慶圓坊者。爲其父執。登幾乃託之紹介。請學和歌於東坊城氏。會坊城氏亦觸幕府嫌忌屛居。因就其家臣座田兵衛大尉。問歌道。賦長歌。以敍懷。賞縁遂達于朝廷。云居三月。有故去京。詣讃岐金毘羅祠。還抵浪華。築

又曰幕吏亦奪氣卻爲婦女

又曰褒辞爲婦屹卓如山嶽

朗盧曰自馬遷來雅西殊佳

吏捕之。下獄鞫。以奉齊昭內旨出入縉紳門。登幾弗屈曰。妾竊憂腥膻蠛我　神州。故巡詣神祠佛院耳。何奉內旨之有。意氣凜然。幕吏末如之何。移于京師二条獄。復鞫訊。登幾堅執前言。終無復異辭。作歌一首示之。幕吏押送之於江戶。繫于傳馬坊獄。是歲十月。被放。猶不許住江戶十里以內及山城常陸二國。登幾乃至上野茂木村。而棲遲焉。後八年。　大政復古。　朝廷下褒辞曰。夙篤志乎尊　王。盡力於國事。安政戊午之歲。潛上京師。雖就幽囚。終始不渝其志。因賞其奇特。賜米十石於汝。登幾以終其身。

善諷子曰。余嘗借西山遺事於水戶藩士某讀之。義公賞封內節婦孝女。不一而足。則其所奬勵。爲深且遠可知矣。今見登幾女之所爲。雖眉鬚男子。或有慙色於戲。感矣。大賢之澤也。

坂谷朗盧曰。烈矣哉登幾女。與初編望東女。東西對峙。可謂難姉難妹。皆足以奪歐米婦女之膽。

田邨翠崖曰。偉人傳三編所載二十四人。有婦人焉。二十一人而已。不得不作才難之嘆也。噫。

綱亭曰何公使知余姓名由讀偉人傳余知何公使由重野君惠此書戊寅歲百事蝟集不暇訪公使至明年三月始訪公使遂得與黃參贊王桼園諸子交

綱亭曰嚮江川田綱兄嘗以光明俊偉四字評余錄記今又得之於清人黃公度吁余之不肖得兩國名士同評亦可謂奇矣

尺牘代後序

貴著偉人傳刻成。投示。感々謝々。雪江事狀。當附貴价。而其書在筐麓。不能遽檢出。朝來過客沓雜。應接不遑。伏請他日更勞貴价。再昨晤清使何如璋。話次及大兄事。彼問其人如何。我答慷慨有奇節。而嗜文辭。若或詣館問近業。則勿吝訓示。亦吾同社之幸也。彼頷之。筆次通知。他不多及。

六月十六日　重野安繹

蒲生社兄梧下

讀近世偉人傳。慕閣下久矣。頃以梳髮。不及倒屣迎。慙悚不安之至。乞涵容之。僕數日殊未得暇。西曆三月二十二日午後。將趨高齋一話衷曲。此上。

蒲生子闇先生。

黃遵憲公度頓首

光明俊偉如閣下。可以學聖。相見既恨晚。又以他事。須遲數日。此情不可言也。

遵憲又箋

褧亭曰三月十七日余始訪何公使公使一見如舊懇々筆談々及拙著近世偉人傳云及其三編刻成以先睹爲快矣乃爲書此跋見貽既而國天縣亦至筆談移時迺去

讀蒲生先生近世偉人傳
於海東人物有関於忠
孝節義者採述甚備
其筆力生峭摹寫入
神能令讀者感發興
起真有益人心世道之
文不徒作叢書說部
觀也已卯春仲跋
嶺南何如璋

綱常曰余初不識公度公度讀余偉人傳見慕遊啓悉臨文四月五日設筵饌見招其明叡意此跋讀之頗溢獎飾不敢當亦不得不謂之知己也欽荷々々

昔蘇老泉之文深刻若酷吏縱橫若策士而歐陽公銘其人以謂純明篤實之君子於戲子聞亦復如是

光緒己卯黄遵憲公度書近世偉人傳第三編后

題偉人傳三編後

宋王當常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用。必見其言。乃著列國名臣傳。所傳殆二百人。識者稱其議論純正。文詞簡古。王當眉山以夙受蘇軾知。被其薦引。無為蔡京在廷遂不仕。因有斯著云。吾友蒲生子闇雄於文。尤于叙傳見長。嘗著近世偉人傳。既刊初編二編。今又刻三編。或曰。方今朝廷清明。無復有陰險冒嫉如蔡京者。而非無愛才薦賢蘇軾其人也。而以子闇之才學。隱居不出。杜門著書。豈不可惜乎。余應之曰。子闇恬淡不好躁進。優游閑放。能成斯業。視之當之歎不遇。慨時世。託不平於空言之志。固不可同日而語也。刻其書已汎傳。有裨乎世道人心。則子闇雖不仕。猶仕也。又何憾之有。明治庚寅厚文春山散史小山朝弘拜題

竟田大嶹信書

網亭曰中野老兄初稱嵩谷欲一郎元治甲子夏同田丸直諒藤田信等唱尊攘之義擧兵于筑波山既而義徒一敗君伏匿幸而生存故慷慨激烈之悪洋教此文可以見其一斑

近世偉人傳第三編跋

古者害于我名教者。楊墨與老佛也。當時有大賢鴻儒。出而排闢之。無復餘蘊矣。雖未就撲滅。而其功固不在于神禹下也。若夫洋教兼彼四子之毒。而其言文遠不之及也。至其恠力。則大過之矣。彼務以猥褻卑近之言。而利誘愚蒙。故駸々乎易入而易隨也。是以故老先輩論之剴切。蓋所懼於彼四子者深矣。而老輩寢即世。今也落々如晨星。余為之在官而遑々。在家則怏々。未嘗有光風霽月之想也。有一于此焉。蒲生君子闇真其人也。余竊不得不望乎子闇也。近者偉人傳三編成。捃摭遺芳軼美。娓々數千言。每繙之。正氣襲人。古道照顏。陽不須攻排。而陰維持斯道于未墜。嗚乎子闇之功亦偉矣乎。子闇徵余一言。余跡迂乏操觚之資。且久不陪游于諸賢之文苑。陋蕪何堪。雖然余既甚嘉子闇之志與余同。故不敢辭。書平生之持論。以貽之。明治十二年己卯第一月。岳麓道人中野信成謹識于青山御所直夜燈下。

網亭曰翠嵓于余之貧時舊交乃鮑叔也故其深情如此

此編即子闇之進學解也。昔者韓愈數黜。作進學解以自喻。時相憐其志。改以為比部郎中史館修撰。以時相為權德輿李絳賢明也。若夫貞元中三上書而

無一報。則以時相為趙憬盧耽庸劣徒也。嗚乎方今明々在上。吾知或有讀此編慨然感其志者也。明治戊寅秋。辱交翠嵓田村惇拜識。

石嵜生篤志力學頃校訂十八史畧而刊行余作之序

如雲富貴復何求。修史青天白日樓。奇士偉人皆立傳。忠奴義僕亦相收。浮誇或擬丘明亞。悽慨偏追司馬儔。不恠玉堂曾草詔。風霜凛繞筆端流。

戊寅秋鞠有黃花月。　加賀　石崎謙　拜題

富田生好學詩大槻盤溪既而質余今則蔚然已為作家

名利叢中爭出頭。大都屈指幾儒流。別翻赤幟占閑地。獨有青天白日樓。

英氣雄風宛若看。讀來凛々肺肝寒。著書自有董狐筆。不負中興舊史官。

甲斐　富田秀實拜題

余讀是編。忽而慨然扼腕。忽而欣然軒眉。忽而艴然裂眥。忽而潸然沾衣。忽而啞然絕纓。忽而怛然汗背。忽而忿然切齒。忽而茫然忘我。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嗚乎奇矣。是編之使感人。明治十一年清明節。於東京狙橋第六番邸。

受業　立花敬勝謹題

年大為人溫厚湖山翁極稱之勤使學子余塾

甚矣忠孝義烈之感人也。我褧亭先生所著近世偉人傳一出于世。人爭購之。遂至二編三編續出。豈非以其傳中多忠孝節義人而感人哉。小子讀是編。每至藤本鐵石橋本左内高橋多一諸子傳。未嘗不扼

文平年少精力過絶等輩不唯寫偉人傳寫八家文讀之與日妙成名

山嵜生在余塾謹敕勉勵不微諸生放蕩之悉習升此賜而足之一語信非虚言也

腕切齒而揮涙也。嗚乎令海内學校生徒普讀是編。亦可以裨補名教矣。而人情重遠輕近。貴古賤今。惜哉々々。

受業　田中午太謹題

余奉先生命。寫近世偉人傳。既已至第三編。愈讀愈快。可以勵志磨才。吁此真志士才人必讀之快書也哉。

受業　杜岡文平謹題

小子在聚亭先生門。可一年矣。有故歸越阻隔山川音信杳絶。徒勞夢思焉耳。去年先生遥賜新著偉人傳初編二編。讀之。先生平生忠憤義慨之氣。勃々躍人。如復親接警欬受薫陶也。嗚乎。小子一生實拜此賜而足矣。聞三編亦已上梓。因書此奉呈。

受業　山嵜有恭謹題

明治十二年四月廿八日御屆

以上。四編五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麹町區飯田町一町目拾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十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二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麹町八町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居理要
行軒

明治十二年夏日
霞堂題

近世偉人傳　有栖川親王題字　一　蒲生氏撰

時蘇東坡
遷王伯宝
讀王献之
我王羲之
書宋徽宗

時還讀我書

陶淵明句
集古人字

陶趙子昂
淵王羲之
明祝枝山
句宋高宗
集釋懷素
古同上
人馬愈
字虞世南

近世偉人傳　集古人筆蹟以爲題字　二　蒲生氏撰

立德立功立言謂之三不
朽此天壤之偉人也下此
則一節之奇一藝之長苟
有可存必錄而傳之作者
與人為善所以發幽光厲
末俗者用意不誠深且厚
耶讀蒲生子近世偉人傳
書此歸之己卯冬月何
如璋題

少年多意氣按劍向尊
俎嗔此齷齪兒貪怯同首
鼠政綱久解紐疆場無備
禦壯士怒衝冠歃血從
軍旅碧血濺矛盾青燐嘯

囹圄自非性迂愚是時誰
能與海內幸已平勳舊有
伊呂嗟哉眼中人死生隔
寒暑落日照蒿邱蒼
煙迷荒渚側身望九州

毅魄今何處開卷痛昔
遊孤鴻悲失侶余亦枕
戈者此情堪共語
子闇先生作偉人傳既具
史家三長而事多目擊或
身與其間尤稱傳信至其激

昂慷慨忠義之氣令人可歌
可泣讀之數過百感交集因
作五古一篇惟
子闇先生有道
政之
光緒五年己卯十月姚江沈文熒
梅史氏拜藁

子閣自題曰蓮道三布世五千部支得饑寒可涉年今日余訪其廬譚次及此余戲曰如此誠爲良田矣

子閣謂此書之利如淵明種秫爲飲酒計耳雖然亦嘗出以救親友之窮者余謂唐書杜甫傳贊殘膏

賸馥沾丐他人不過稍其工文若子書真有不愧斯語也酒酣相与大笑而散

光緒六年二月十七日

黄遵憲公度醉書於青天白日樓中

三編上更著奇
英豪士精神爲
士文白日青天
樓一角明年應
吐五花雲

樓名假用
請究典

偉人傳第四編成囑余
評閲欣將題
明治十三年四月　朗廬生書

近世偉人傳　朗盧先生題詩　七〇　蒲生氏撰

鼇亭曰易所謂九守一篇骨子

鼇亭曰悲壯淋漓

又曰顧子闇一轉妙甚

近世偉人傳序

蒲生子闇慷慨之士也。常曰幕府末運易所謂君子道消。而小人道長者。不迨今為之書。則志士大節軒天地者。漸歸澌盡氷滅矣。乃輯舊聞。著近世偉人傳。問序於余。余受而讀之。未終一卷。涙涔々下之。蓋是編所傳非余舊友知己。則余舊友知己所師友。若父兄也。不然則余少聞其名。欽其大節。而家居遼遠。輩行縣殊。不及知其面者也。顧諸人為一世人士所知。假令遭逢明時。伸其才用。則皆能紆紫纏青。始終功名。翶翔廟堂之上。天下望其風采如神人也。而或韜

晦山林。埋没影響。樂天安命。遁世無悶。或猖狂文酒。放浪江湖。為俗輩所厭苦。鬱々終世。至甚則慷慨悲憤。糾合同志。觸法網。孱囹圄。伏刀鋸。身首異所。魂悵々乎無所依。此皆仁人義士所痛歎而哀惜焉。顧子闇在當時。赴義如渴。日與四方志士交通。屢為幕府所物色。幸得生存至今日。而今追繹其所閲歷。臆寫其所歎惜。宜其文淋漓痛快。無一字不摯。一語不真也。宜其書能使讀者。不覺涕涙交頤也。因思癸亥之冬。余以事至江戸。訪子闇麴町僑居。是時薩長二藩與英佛搆兵。四方義徒舉兵于十津川筑波山。羽檄

缺

缺

朗廬曰題見偉麗

朗廬曰汁肉佛翁小傳確不可焉

又曰却與五字從來翻或作一峯出暴抽

如何

又曰精彩煥發匪常所思

春濤曰嗟哉不可見一語詩讖

近世偉人傳題辭

蒲生褧亭先生併贈其新著近世偉人傳第二編及壽序一篇賀予七十賦此鳴謝。序中云星嵓翁白貴子皆隱君子也翁亦隱君子也皆近世偉人而覺雷月峯者也故及

隱君子難得其真此稱豈肯輕許人星巖翁與白貴子髙風與操絶比倫加之更以佛山子稱隱君子非諛言新造此說誰人是褧亭先生蒲生氏謗議紛起咎先生此說畢竟失耦以星翁文章與氣節天下人人所仰矣白貴子白亦可尊是氷是水不可擬佛山西陬一邨儒豈與二老婚其義先生聞之顏色惡叱

叱愚論可擯却我未與佛山相知而聞其爲人槩略兀坐青山讀古書不以利達易清樂淡佩鎭西二詩宗餘子皆出其皷橐佛山却與彼背馳别出機軸更卓落其語淺而其宗深自有風諭有寄托成人之美古有言子華吹毛何刻薄佛山此時開壽莚偶得此報欣欣然頗傾太白醉就枕夢中忽結好因緣星嵓翁與白貴子駕雀蹁躚降于天雪色月輝相暎射落花繽紛亂滿前笑曰妙哉此光景舉手共拍佛山肩夢甦猶疑見其面欲語先生以奇變然則先生喜可知應采以補偉人傳海茫茫兮山蒼蒼嗟哉先生不可見

豐前　佛山村上剛未定稿。

朗廬曰褧亭月旦翁之點化俱是藝林一大佳話。詩之宛轉玲瓏一曲一折如炙輠則其慣手法不待贅也。

褧亭曰己卯八月翁力疾賦此詩見貽余未及酬忽凋訃音云以九月念七日歿嗚呼此詩竟為絶筆哀夫。

褧亭曰切中時病

又曰余與翠嵓子交三十年於玆矣故其知己之言如此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弁言

近世著述之多古来未見其比也然其為書也大率鄙瑣浮囂爲異說忘本趣末甚則至於舐蠻奴之糟粕以誇世如此著述乃徒災于梨棗不徒災于梨棗而已又災世道人心可不嘆哉吾友子闇抱絶世之才識紀近世忠孝節義之偉蹟著偉人傳以救此弊既至第四編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是已何其偉也哉余喜子闇之用心於其本也書此以弁諸卷首

明治十三年庚辰一月於甲府太田街寓居

辱交　翠嵓田村惇拜識

三種園

庚辰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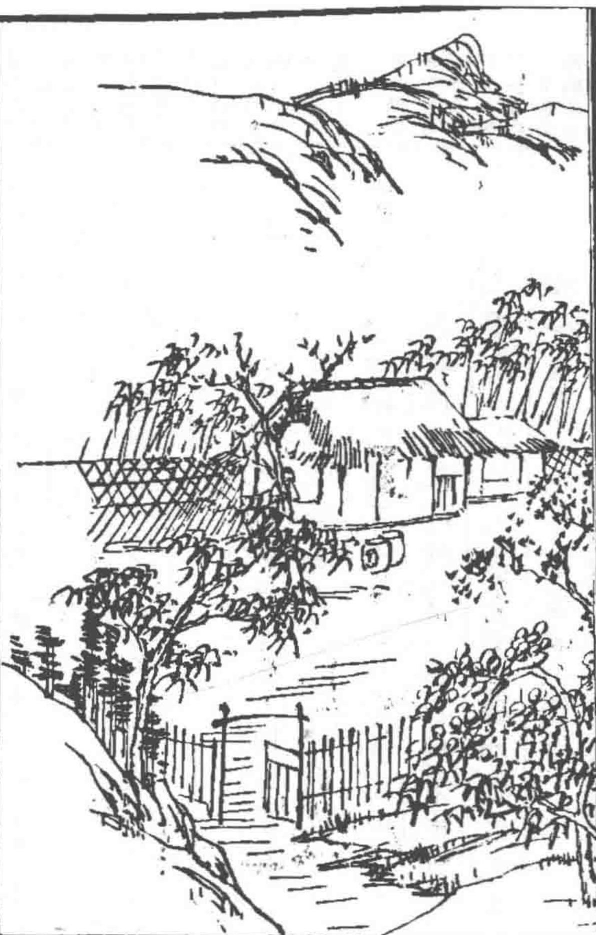
蒲氏垂樣廿史題書

卅年十三第一閲月

近世偉人傳　三種園圖　十二　蒲生氏撰



近世偉人傳　巖谷先生題詩　十三　蒲生氏撰



細竹新生孫。小梅將結子。芭蕉心纔伸。薔薇僅復起。时代園丁勞。自澆長甕水。

一六居士作題

圏係何黄二公尖圏係朗翁

何欽差曰可繪一幅蒲子携酒挈童圖

朗廬曰與是閑富貴豈可換王侯欽羨々

朗廬曰輕輕著筆妙在不說破

又曰就亭名叙景有子厚口吻

黄公度曰此語不知據何本記管子作十年之計樹木終身之計樹人當再檢考

三種園記 録以代自序

城之西北隅鼠坂之上。有廢園。廣二千餘弓。明治四年辛未秋。余罷官。方附因捐俸金之餘。買之。厥地宜竹宜楺。又宜菓蔬雜穀諸木。方春百花爭開。龍孫蠢蠢掀土迸出。余乃携酒挈童而行遊。老僕吉藏。精農事。日性理之。園中所種。篁竹梅李櫻桃枇杷杉椶茗楺之屬。皆舊主人某所種。余又命老僕更種桐數百本。楺實四斛。今已九年矣。頗繁茂。年々方穀雨之候。採楺甚忙然。亦頗獲利。八年。余復官。修史局。十年。又附廢。著近世偉人傳。乃以楺利充剞費。大行於世。既已至第四編。文游屢稱揚。清國諸賢。亦寄文詩。以稱之。並不以為無用之書。昔者。柳子厚被廢。其文章竟傳千古。雖非所敢希。而廢園之於廢人。豈無髣髴焉者哉。然則悠々人世。烏知廢之不為用。而用之不為廢乎。園北有一茅屋。曰遠風亭。取諸陶靖節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之句也。老僕年々種麥蕎麥糯米。以助老饕。方其良苗懷新之時。清風自遠而至。坐此亭。則煩襟灑然。如洗。亭薄其稅。而借窮人二名。以守園。々未有名。今茲己卯秋收尤多。乃命之曰。三種之園。取諸管子一年之利種穀。十年之利種桐。百年之利種德之語也。穀樹既種。獲利如此。而德亦行將種。而力未能也。去年偉人傳初編所載。因循先生歿。其子貧困。不能償其負債。余輒捐偉人傳利百餘圓。代償之。是亦種德之一端也歟。乃書以為記。

時十二年己卯玄猪節。

朗廬曰畢二實事以補二種外之種文實而旨遠

川田甕江曰昔人云神有清濁則文有純雜神有靜躁則文有雅俗此篇無些濁氣無些俗氣可以見作者之為人矣

褧亭曰何欽差曰胷襟灑落公度曰灑々落々朗翁曰灑々落々々曰胷襟灑脱暗合可謂奇矣而余不肖無以當之愧々々

又曰洞齋見知賀宿儒余辱知既已廿餘年矣頃者上京來訪對酌話舊而去

何欽差曰。胸襟灑落。故文筆如倪高士畫本。瀟疏淡遠。秀出天成。種德一語。克踐其言。可敬可敬。

黄公度曰。夷猶閒曠。如春雲出岫。舒卷自如。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

又曰。先生胸懷。可企柳下惠。吾謂可以學聖。亦從灑々落々中看出。若子厚丁謫柳州。怨誹不已。不足為喻也。

坂谷朗廬曰。叙来灑々落々。文之以風致勝者。又見作者胷襟之灑脱。

巖谷一六曰。古澹之色。和平之韻。渾灝之氣。靜穆之神。兼而有之。文之冣高者。蓋人品使然也。

豊島洞齋曰。余訪褧亭大雅於廿餘年不面後。席次被示其三種園記。即代偉人傳自序者也。對於舊知已。讀舊知已之文。余之髮已種々。知已之文益絢爛矣。豈莫感焉乎。不覺慨然題後。

朗廬曰循例外設新意即使讀者眼明

朗廬曰書自有內名者此篇題一名蒲子可也

聚濤曰仲也年少氣鋭有々為之資惜乎使酒爲暴余嘗痛規之仲傾首謝罪歸郷不知能守余規乎否噫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例言

一義例初編既備。今不復贅焉。但二編三編。皆以明指保身者置于卷首。而獨四編則以一敗塗地者置于卷首者何。蓋先生寓不以成敗論英雄之意也。程子曰。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却有不是底。敗者却有是底。先生著書之意亦然。讀者不可草々看過。

一古人著書。其學問心術事業文章皆備焉。故直以其姓氏命書。如孟子荀子老子莊子孫子。莫不皆然。是編傳無數偉人。雖異其志趣。觀其論賛及自

序記文等。則先生之識見學問心術操履。皆可以窺知矣。則是編雖命曰蒲子。亦可也。

一或謂余曰。是編或書號。或書字。或書名及通稱。無定例何也。余曰。此私史也。詎拘焉。且漢土史中亦以字行者書以字。蓋先生以無例爲例。使讀者易認耳。是亦私史自由之權也。或曰唯々。乃書以告讀者。

明治十三年庚辰一月。於青天白日樓梅花如雪寒香撲鼻處。

受業　加賀　高嶋　仲謹識。

近世偉人傳四編目錄、

右通計三十一人

朗廬曰其人其識其遇一嵩綱頓

又曰此是水藩當時之極盛

朗廬曰當時曆然是至大業恨無一人能靜明徒付之憤々鑒不通外國事狀之弊也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武田耕雲齋傳

耕雲齋者。舊水戶藩士也。名正生。初稱彥九郎。跡部氏。以其系出于武田萬千代丸。復氏武田。稱伊賀守。晚自號耕雲齋。幼而驍勇。有膽畧。長好兵法。善論時務。藩主景山。器之。擢為老臣。賜祿千五百石。弘化嘉永間。歐米之事起。景山屢上時務策於幕府。耕雲齋等商議之。當此之時。岡田某（信濃守）戶田忠敞（銀次郎）大庭某（彌左衛門）藤田彪（虎之助）今井惟典會澤安（常藏）山國某

（兵部）田丸直諒（稻之左衛門）福地某（政次郎）等皆任職。凡以文武名者。莫不登用。安政中景山奉詔。將行膺懲之典。既而幕府有命止之。且使奉還其詔書。景山不得已。乃使老臣尾崎某（豐後）齎詔書赴江戶。過長岡驛。義徒蠭起遮路砲擊。既而解去。某入江戶。將還。一士揮刀逼之。某大驚走而免。物色之。則同藩士金子某（孫次郎）也。其明年。義徒唱攘夷之說。復屯集于長岡驛。景山患其無謀開兵端。使鳥居某（瀨兵衛）和解之。義徒雄辯折某。某語塞。遂去。乃使青山某（量太郎）渡邉某（半助）再和解之。則義徒既已散。義徒者皆耕雲齋所養

又曰花開風生滿目慘淡

又曰一依一邦排亂養亂可嘆

又曰三黨為三分割據之狀可嘆

右得曰方令亦多柳派可嘆

又曰見義不為無勇也

也。景山薨。耕雲齋及岡田。大庭田丸諸子。皆廢黜。善類一空。朝日奈某（彌太郎）市川某（三左衛門）之黨皆用。乃捕縛前屯集長岡義徒十餘名。文久三年春。一橋黃門扈將軍家茂朝京師。黃門乃起耕雲齋謀事。向所廢黜者多復職。長岡義徒亦舉用。以充上京鹵簿。於是朝日奈市川之黨復廢。當此之時。耕雲齋之黨自號誠心組。々猶曰黨也。朝日奈之黨號諸生組。諸生組謗誠心組自負。曰天狗。以邦俗謂自負者曰天狗也。誠心組謗諸生組無狀曰姦物。以互相刺斥。在其中間者曰柳派。々亦猶曰黨也。謂其處世依々如楊柳

靡風也。初景山之未薨也。耕雲齋及山國田丸諸子相謀建議。養農兵。鑄大礮。築砲臺於要地。各處建文武講習之館。其在那珂湊者兩宮某（鐵三郎）管之。其在王造者竹內延秀（百太郎）管之。其在潮來者林某（五三郎）。在小川者藤田信（小四郎）。在野口者田中某（愿藏）為之首領。食客日加。元治紀元甲子春。唱攘夷之徒。屯集于筑波山。號曰監察府。藤田信山田某（一郎南部人嘗在新徵組）等為之巨魁。將舉兵。遠近騷然。於是田丸直諒率耕雲齋及太田某（傳內）等。將行。而鎭撫。至則遂義其說。為其總督。飯田利貞（郡藏）大畑某（外記）木村某（久之丞）大窪某（七郎）

朗廬曰自今日觀之頗類兒戲然當時義氣激盪諸士得意之狀如見筆勢踊々使人起舞

香山曰直截壯烈善爲辭命

朗廬曰知不許而不乱禮者節可想

右衛門等皆来屬焉軍大振乃革定軍制以田丸直諒名望尤高衆推以為軍帥以藤田信竹內延秀岩谷信成（敬一郎）為三總裁餘各量其才任之部署既定直諒乃作白木輿載景山木主大書曰從二位贈大納言源烈公使白衣卒舁之騎士八人乘輿者四人長槍銃砲各一隊鹵簿凡二百餘人發筑波山將詣日光東照祖廟道中舍館用葵章紫幕榜曰遊軍監察府總轄隊總裁職既抵日光請見幕吏日光奉行小倉某（但馬守）某恐怖徵募山中獵夫六百餘名以自衛乃見直諒曰我烈公奉攘夷之詔而事未成而薨

而今夷虜跋扈蒼生墜塗炭堂々神州遂受蠻夷之侮東照祖之神靈將謂之何吾輩傍觀不勝忠憤切齒之至今將禱祈照祖之神靈而後檮攘醜虜之竄窟於橫濱請借日光寺院以為舍館某曰告幕府而後許之直諒遂退軍于下野太平山於是激徒来屬者日衆田丸直諒藤田信竹內延秀岩谷信成連署上書備前藩主某請為乞攘夷之敕不省當此之時諸生組相識欲攻擊太平山市川某佐藤某（圖書）渡邊某等率藩士三百餘人以五月廿六日發赴江戶乞援兵於幕府々々命步兵頭藤澤某（備前守）率兵赴

又曰何不斬而徇

又曰揭主

又曰攘夷二字當時

眼目也其是非姑舍之而欲拔夷則必不可不一掃幕庭兄弟攻擊而欲不失禮事不成可知其苦心亦可知

又曰木戶參議之事名義上関係不寡

又曰文有來色

琴嵩曰學史漢得力

野州於是田丸直諒率兵半隊移筑波山田中某等率餘兵入結城請借兵及糧曰不肯輙以全軍攻之城主以老臣水野某（主馬）高木某（甚作）為質而免田中某拉質去焚掠杤木及真邊諸邑遂還筑波山一夕被酒誇衆曰我悉攫取真邊金銀且斬殺數十人田丸直諒聽之赫然作色曰不圖汝之凶狠至此乃擯之先是山田某反而歸幕府至此釐革軍政蓋山國某奉藩主命来于太平山指畫之也當此之時耕雲齋率兵六百餘人屯于小金原相議視察江戶形勢將攘夷虜於橫濱其軍資則筑波軍致之初藤田信等

之舉兵於筑波也與長人桂孝允等東西相應桂者後　天朝參議木戶氏也孝允等將助其軍須適村松藩士佐々耕庵泉仙助及水戶人黑澤仙次郎等自長門還江戶孝允乃托千金於諸子六月諸生組入江戶潮来館將林某乘其虛帥兵二百餘人抵水戶遣使城中曰將攘夷請應援之城中弗應某乃還既而姦黨市川某等先導幕兵倶来全軍三千餘人館于下妻多宝院及各處筑波軍聞之部署兵士凡一千餘人總督田丸直諒戴貼金帽子服銀鎖袒衣藉皐比南鄉坐藤田信坐其右岩谷信成竹內延秀

朗盧曰處士眺兇兵機可想　奈山曰筆神之洗如射將竹障非老史事豈能至此

寺

朗盧曰轉入毛

坐其左直諒傳酒一軍勗之於是西岡某邦之助等分奇兵爲四隊而進幕吏永見某御使番貞之丞軍急進銃射之騎士顛墜而筑波軍僞敗走幕兵逐北伏起斬小林某注頭竹竿上而去永見某收軍歸營厥明遣邏騎偵筑波軍寂如無人入夜斥候屢報敵至而竟不至五更復報敵至永見某曰亦妄報耳不出軍既而筑波兵十五人自多寶院後至砲擊乘風放火永見某狼狽欲走藤田信飯田利貞西岡某等五將跨馬帥兵三百餘鼓螺吶喊而進亂發大砲聲震天地永見某單身纔逃入北條某新太郎營我軍乘勝放火蹂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五　蒲生氏撰

躪奪永見某馬標鬮穗及大幟注敵首纍上槊舞大聲曰獲永見某首級松平某右京亮兵見之而走小出某率兵至則我軍既去敵驚其神速既而天明我軍上八幡山傳餐乃還筑波田丸直諒大悅傳杯犒將士以此捉出飯田利貞策賞功以利貞爲第一幕吏永見某等皆還江戸八月幕府命松平大炊頭代水戸藩主鎭撫常野大炊頭乃發江戸抵小金原先說武田耕雲齋耕雲齋堂々辯論義正言順大炊頭遂感服其說與俱赴水戸途上小川府中筑波近地之浪士來謁願從者甚衆皆許之全軍凡四千餘人進

右得曰社鼠城狐何代無之噫　朗盧曰斬姦使川太毋

朗盧曰一時戰勝氣勢寫得如畫柳當此時不深慮其機以至不振可惜

次于吉田村藥王院于時八月十日也大炊頭遣使水戸城曰代藩主鎭撫常野令將入城々中諸生組大驚相集議參政天野某伊豆監察大井某元治郎及鈴木某茂左衛門等來藥王院謁大炊頭曰公藩侯代人也入城亦可他士則不許入城大炊頭乃怒曰令水府之權在我他士之入城不入城唯我之命我何受汝等指揮耕雲齋大窪某甚五右衛門等在座亦皆大怒曰我亦同藩士也而彼安坐于城中而拒我何也且不奉大炊公命即背君侯命也天野大井二人箝口退鈴木某則抗論不退乃擒而斬之於是諸生組戒嚴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六　蒲生氏撰

進軍下玉毛橋耕雲齋等乃向朝日奈市川二姦宅發大砲姦黨築壘防之我軍出藥王院到小泉姦黨川上某拾次郎在峯之山地名亂發大砲防之耕雲齋班軍塩崎將自島田村渡河村民素服耕雲齋故艤舟渡軍全軍既渡襲敵營于大貫番兵狼狽而走遂進磯之濱峯之山之姦黨聞之急渡那珂川出我軍南亂射大砲我軍乘勝疾攻火岩船山延妙院姦黨皆敗績走那珂湊川上某死之十六日耕雲齋乘曉霧上岩船山覘敵營視其守禦怠急令進軍田中某兵先焫將上小川村放火吶喊諸軍尋至放火湊第一

街烟焰蔽天姦黨皆走大炊頭次于反射爐耕雲齋次于牛窪先是田中某有罪被擯至此乞為先鋒自贖云當是時大炊頭耕雲齋相議欲諭諸生組休戰入水戸城遣使說之諸生組不肯縛使放大砲其營神勢館耕雲齋大怒曰彼敢向君侯代人大炊君發砲又縛使節大逆無道宜鏖殺無噍類乃連發大砲旣而幕吏高木某小出某等數名陸續帥兵來諸侯兵亦來援我軍連不利大炊頭為幕吏所欺率百餘人遂降幕吏待罪後自刃當是時水戸老臣榊原某（新左衛門）及三木某谷某等將誅鋤姦黨以靖一藩然而幕吏反援姦黨徵近國諸藩兵討之於是榊原等皆合武田軍百計防戰而衆寡不敵糧食彈藥亦竭雖戰屢捷軍情日沮且榊原等素不欲抗幕府兵故將與其徒一千餘人乞降於幕府耕雲齋等不聽與田丸藤田等八百餘人謀上京師訴心事以請處分乃取途於常州太田出野州那須而赴上州幕吏田沼某等帥兵追擊之我兵且戰且走時天方雪兵士凍餒閒關崎嶇抵越前耕雲齋乃遺書加賀陣營陳情哀訴加賀士永原某（甚七郎）等周旋甚力而幕吏瀧川某（播磨守）由比某（圖書）織田某（市藏）等不納因又上書一橋

朗廬曰萬苦千辛語語自肺肝發出讀之誰不惻然

又曰耕雲齋死而海內人心盡離幕府々々存亡決于此時

黄門亦不省乃降加賀軍門致書永原某曰正生等向屢陳情哀訴而今旅上書不見允之命恐懼不知所措然正生等業已與幕府兵抗戰又軍裝至此動諸藩之兵以犯大法自知死尚有餘罪因全軍八百十三人盡降伏于尊藩軍門而俟罪雖然正生等心事固青天白日如向所陳矣苟蒙流賊之名則千載之下死而有遺憾請尊藩垂武門之情為正生等善辨解焉決死一言止于此他不知所言實冬十二月也幕吏忌耕雲齋等且惡之甚矣翌年二月耕雲齋以下遂處以斬者凡三百五十餘人其餘流竄各有差耕雲齋年六十二田丸直諒年六十一山國某年七十二藤田信（時變姓名稱小野斌男）年二十三竹内延秀年三十五獨岩谷信成適以事在外潛匿免旣今尚生存云

朗廬曰讀至此天軒地豁仰拜耕雲

又曰一點著色全景俱動

春山曰論贊澹宕得龍門之遺

善諷子曰方維新之初市川朝日奈等姦人皆已伏誅矣方天子北巡之時錄耕雲齋等之後皆賜金修理其墳墓脫所謂流賊汚名而赫々于千載之下矣嗚乎耕雲齋諸子亦可無遺憾也余獲耕雲齋手牘一通於水戸人立花氏中有在今世頗覺局居川觀西行僧之可羨之語其平居氣慨風致亦可以想

法

槃亭曰岳蘆老兄即岩谷信成也

見也。余又與岩谷信成善。信成慷慨為余時々說耕雲齋逸事。余因作此傳云。

坂谷朗廬曰。水藩分黨之禍。與後日長藩之禍略相似矣。而水藩不振。長藩能成功者。以時不同也。余深為水藩諸士悲之。又最爲耕雲齋悲之。

小山春山曰。敘事詳密。筆々生動。前後挿敘田丸藤田諸士處。錯綜離合。使看者低回不暇。而以正生陳情書繳収提綴有法。真不愧史筆也。

中野岳蘆曰。武田藤田諸子之墓。在于越前敦賀松原。余賦詩弔之云。英名蚤已達　天闇。聖詔新

蒙雨露恩。遥想故人埋骨處。千秋深緑是松原。

小野湖山曰。余往年得罪。幽居于吉田。時聞武田藤田諸子戰敗北走之事。心深悲之。既而聞加藩有永原甚七郎者。為義侠之舉。深喜之。無幾聞兩田氏以下四百餘名刑死。仰天長歎。實一時惟事也。今讀此傳。追憶當時。復仰天長歎。而甚七郎事。近得異聞。欲煩善諷子詳之也。

田村翠崗曰。此傳縷々數千言。以正生陳情一書結收。有群山萬壑赴荊門之概。奇觀々々。

翠崗曰伏後

朗廬曰簡亦壯文色

岩名政之進傳

岩名政之進者。江戸人。寓番街。與余舊居麴坊。有為塾相近。故數相往来。為人魁岸雄偉。音吐如鐘。好讀書史。善擊劍。元治甲子秋八月一日。突如来於有為塾曰。吾將從大炊公赴水戸。請先生賜送言。余乃援筆賦詩曰。腰間黒蛟吼。將飛志士慨然北向之。回首筑峯青。欲灑壯君行色。照征衣。政之進欣然拜謝。且口占曰。丈夫杖劍千里之。豈其無為。必有為哉。不践此言。不復来有為塾。乃辭去。遂抵水戸。數與姦黨接戰。及大炊頭降幕吏。晝伏夜行。還江戸。一夕四更。有

朗廬曰數與姦黨戰雖敗亦有為而来者

又曰其情可悲

石得曰予聞余政之進殆得罪死哉叟々幸免焉

翠崗曰應前

叩余門者。開戸見之。即政之進也。余曰胡為来哉。政之進垂泣說戰敗事情。余憫而舍之。政之進晝則閉戸讀。夜則出見同志。其老母時々来見。政之進未嘗不噓欷泣涕曰。兒過矣。兒過矣。一夕出而不還。余甚憂之。經二日。杉浦利貞來告曰。政之進死矣。余驚曰。何如而死。曰彼與友人飲于深川青樓。幕府探索方吏謂偵誘而出之。邏兵圍之。途上政之進抜短刀。斬傷數人。而竟見殺於兩國回向院。年未盈三十。政之進嘗與余飲酒。酣曰。項王喑啞叱咤。則千人皆廢。何其氣之壯也。余有一戲。請觀之。輙取洗杯器安于几

朗盧曰所謂吐奇者

又曰自張巡傳後序来

又曰傳用倒裝法絆亦因此一奇搆

上閉戸障坐其前大聲一喝作喑唖叱咤追敵之狀障壁皆震器水起微波曰快矣政之進雖嗜酒平居非父師友朋之勸未嘗傾一杯品行甚端利貞云

善諷子曰嗚呼天乎痛哉烈士夭之天乎不信哉忠臣殺之岳飛死於讒宗澤死於病新田左中丞之於北越楠廷尉之於湊川勳業垂成而姦賊中沮回復殆成而兵鋒外挫此皆非籌策不善而天運反之者也此政之進哭友人加藤某之語而乞余正者何其身亦類此也余移以哭政之進明治十二年己卯秋屬稿于玲瓏齋奇想天外落處

坂谷朗廬曰末段祖逖遺響舊覇府末殺奇士亦多矣噫

岡田后得曰聞政之進常慕關雲長之為人喜讀春秋左氏傳善用偃月刀惜乎不能潛匿如張子房遂罹幕吏毒手然賴獲此佳傳廼不朽矣論贊用政之進語哭政之進嗚咽惋惜有情有色

田村翠崙曰入有為塾者多奇人若岩名政之進守山順成長岡韓諸子皆其矯々者也不知繼之而起者何人

朗盧曰好起首承色動々

又曰二句一篇眼目

村上佛山傳

豐前佛山之北有村曰稗田民戸落々負岡帶流白沙翠竹野花幽艸春緋秋馥宛然錦里輞川之勝云有詩人住焉曰村上佛山名剛字大有為人温厚和平嗜詩如命每一稿成必置之几上朝暮向之再拜家人門生笑且嘲不顧也幼時遊筑前學經於龜井昭陽又寓原古處之門既而遊京師與諸名流周旋後病足疾下帷于稗田村弟子自遠來者甚衆身不出村里而詩名已藹海内平生喜讀白蘇二集故其詩温厚而奇恣流動自在長短皆妙凡天地事物巨

細莫不入詩曲盡明治十二年佛山年七十開壽筵其郷先期遍徵詩係雪月花者於海内諸名流余亦與焉乃貽壽序一篇及新著近世偉人傳第二編編中有隱君子星巖及白貴子傳序文大意曰星翁之仙風道骨白貴子之素樸白趣相伴以侑壽杯於翁翁必驩然有慊乎心佛山欣然賦長篇見謝余未及酬而佛山既歿哀哉有遺稿若干巻既刻者九巻初門人請刻其第三集佛山不肯曰維新以來人々捨虚文講實學欲以供國家用而為此無用之舉獨無愧于心乎曰否先生之作率出于裨名教輔世道之

朗廬曰佛山所守實然

志非徒翫弄風雲月露者。聞歐米諸州亦皆有詩歌以助政治。此集之出。安知不為今日文明之裨補乎。佛山乃可佛山。栖遲于稗田數十年矣。其一邱一壑皆有題詠。傳誦于海內。故世稱其土曰詩人村云。

善諷子曰。聞小倉縣令小幡某嘗過詩人邨。禮於其廬云。余曩承佛山囑。請書於梨堂相公。々々即書賜焉。嗚乎余不見佛山。而佛山其人可知也夫。

重野成齋曰。立意以詩人邨為主。首尾顧應。中間又著身不出邨里二句。針線極密。蓋偉人傳中有數文字。

坂谷朗廬曰。壬戌十月望。余過所謂詩人邨。宿其廬。賦後赤壁。唱酬酣暢焉。後翁託其門人末松謙澄。囑余以第三集序。而来書牘往復不絶。翁訃之来。實不勝悽然也。今得此佳傳。翁風采再在眼焉。我兄之賜多矣。先是翁又託余請壽卷題字於有栖川親王。余因細川議官請之。亦即成。并錄以表翁之重云。

朗廬曰一語可想其人

后溪曰識見超高

翠嵓曰此詩喻炙人口眞壯烈泣鬼神

梅田雲濱傳

梅田雲濱者。舊小濱藩士矢部重助第二子也。名定明。稱源二郎。父本姓梅田氏。雲濱因復氏梅田云。安政間。下帷於京師。為人慷慨。夙抱尊攘之志。與梁川星巖・賴三樹・僧月性交最善。藩侯嘗遣使聘之。固辭。使者三反。竟不起。或詰之曰。藩侯召而不往何也。豈有說乎。雲濱笑曰。此梅田先生之識見也。子等烏知之。甲寅秋。鄂艦闖入浪華港。大和十津川壯士將推雲濱為帥。謀膺懲之擧。說雲濱。雲濱投袂而起。時妻病兒飢。乃賦詩曰。妻臥病牀兒叫飢。挺身直欲當戎夷。今朝死別與生別。唯有皇天后土知。既而鄂艦去。

后溪曰強記敏與揚雄

朗廬曰奇士必有奇事

翠嵓曰想見正氣溢口吻

朗廬曰一生本領

雲濱歸家。則妻既死。戊午秋。讞獄興。海內名士多被逮。雲濱亦檻輿東下。囚于某邸。遂瘐死。時年四十五。雲濱少時游江戸。謁林祭酒。祭酒曰。聞子識奇字。為我書之。雲濱笑援筆書十五畫以上字。其數八百三十。祭酒大稱其強記。又嘗游九州。謂子弟曰。余將遊。為諸子講終身服膺之道。衆皆喜。私謂先生所講。非大學則小學。或曰非論語則近思錄。及呿口則元年春王正月六字也。先說大義名分。遂及我神武天皇以下二千三百年間事云。

又曰罵得痛快

善諷子曰雲濱辭藩侯之聘而應十津川壯士之募豈非偉丈夫也哉當時有一儒百計干祿怨門生唱尊攘語涉激烈輒放逐之若使雲濱見之必唾其面曰咄腐儒汝平生讀何書。

重野成齋曰文有奇氣。

坂谷朗廬曰余不知其人然其生時數聞其名知為奇士矣所恨唯過激焉然亦非過激何以當時動人其所謂春王者實吾邦存亡所關也國會今權亦唯爲此事有志者宜三復也。庚辰二月。

平山二兵衛傳

朗廬曰能濟物不必待一命士

又曰此豈易事

又曰仁且知

平山二兵衛者新治縣富谷村戸長也有資望性仁慈夙志乎濟物北總土俗有墮胎洗子之弊二兵衛深患之有貧民生兒難育者輒請而育之費數十金不吝民部省嘗賞之賜金二百圓二兵衛乃畫一策以賜金為資本買馬數十頭貸貧民年收薄息以益買馬今至三百五十餘頭矣辛未歲物價騰貴蔟民苦生活一夕有婦人棄二三歲兒於道路適二兵衛見之諭以天倫且與金若干追廢非人穢人之令出富谷村穢人二十餘人編籍村中闔村皆忌避不齒

又曰又仁又奇

又曰六百餘口部處必有家法宜補之

又曰史遷多愛奇兒亦多愛抑如二兵豈衍不愛之不特朝廷也

二兵衛慨然請編已附籍皆授之產業併向所育之兒子一家盈六百餘口而親昵如骨肉云縣官具狀以聞朝廷賜銀杯一箇以賞之蓋明治六年二月某日也。

善諷子曰余居恒好讀史遷游俠貨殖二傳及修私史恨乏其人今觀二兵衛事々甚簡雖未能詳其為人其俠骨貨殖亦已有足多者於是乎立之傳。

重野成齋曰二兵偉人也宜為祖橋先生所表章論贊簡雅頗有龍門之遺。

坂谷朗廬曰同居不分產張公藝以下代有其人而皆親戚也此則貧兒非人穢多合至六百餘口。

極奇々々。

岡田后得曰二兵一村民而濟物如此況士乎程明道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真至言也吾或有有力之士而多買米穀爭時射利毫不省庶民苦乎米價騰貴者其能不愧於二兵乎噫。

朗盧曰胎教之説歟人亦言之實行者盖寡

坂本天山傳

坂本天山者信濃高遠人也名俊豈字伯壽天山其號曩祖近江源氏疏屬食邑志賀坂本因氏焉至王父俊英始仕于高遠侯父英臣號雄心仕為参政兼郡宰部内大治闔藩畏服雄心常患藩士乏文學欲使兒修文學會内人渡邉氏有身乃日對之講讀書史如使胎兒聽者天山及生岐嶷夙成文武並勉髫齔已善讀書史演銃輙命中既長益力學於書莫所不窺尤精于易恒曰庖犧氏仰觀俯察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所謂道者乃在于此矣而

朗盧曰文武相發明所以為傑士恨此人不生於今世

又曰天欲下銃技大

八卦之道在象與數學者宜默識神契求之于此明和丁亥襲父禄為番直曹明年告暇游浪華就荻野氏論究砲技退嘆曰猶我所素脩均之兒戯耳乃辭去徧捜究蠻邦異域之火技更精思求之易象孫子創製周發之術銃陣之節著火砲説兵律諭銃陣詳節周發圖説等若干篇飯田侯堀某嘗為其傍註時人榮之諸藩士来學者恒數十百人天明癸卯為郡宰當此之時昇平日久士民偷惰天山憂之将欲大有所釐革而輭懦吏胥憎其不利己讒搆擿之遂廢錮者三年藩主知其寃釋之寛政戊午再游京攝之

仕

又曰有知已乃事可為

門縉紳逢掖争受業藩主賞賜月俸若干藩故事致仕者非大夫則不給月俸此異數云天山欲學西土音省國讀飜轉之煩遂抵長崎從譯官問之著九經音釋平戸藩士長村某屢来見一夕談偶及火技天山曰從前銃砲皆兒戯耳何足學某始疑而不信及聽其論銃陣之節周發之制及鑄砲諸技其遂大服説其藩主聘之選子弟數十人從學焉乃建講舍予弟冶工雜處其中講習既熟天山親率子弟演技於山野先築周發臺引帷幕為本營作六麾與標的同色以麾授隊長建標的前後左右壑底山顛近者數

朗盧曰一篇精采文氣亦如風雨

百歩遠者里許置砲臺上臺距本營三十歩視麾所指定其所射隨麾即發運轉機軸者投下火藥者準擬高低者各從砲大小衆寡不齊勞逸互代險夷今勢疾如風雨震如雷霆發而復發煙焔蔽空箭彈如霰洞的焚標木摧石裂山崩野焦萬敵可立粉虀觀者歎息皆稱絶技又試之海濱清商紅夷在長崎者争来觀之皆惴々焉天山在平戸罹疾就醫長崎遂以享和癸亥二月二十九日歿享年五十有九天山為人魁偉有凜然不可犯之氣象郷里稱曰我邦關雲長其教子弟必期之大成是以輕薄欲速成之徒

翠崙曰切中今書生病

朗廬曰結束有力

又曰音調秀逸

往々厭去天山亦不追也唯中村中倧星野常富田中規典等數人始終不叛去善達其學而平戸人亦往々善傳其術稱曰天山流又建祠祭天山云

善諷子曰余曩者作中村中倧佐久間象山傳恠信州多偉人今又作天山傳乃知二子之學皆出于此也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豈不信哉余聞天山登信之駒嶽刊石勒銘建其絶頂土人今猶號勒銘山嗚乎天山其有羊叔子杜元凱之意耶賴山陽嘗論我邦地勢以信為脊骨其多生偉人亦宜也哉

坂谷朗廬曰關一業者必偉男子矣文氣雄抜稱其人偉人傳中不易得之人不易得之文

田邨翠崙曰輕薄欲速成之徒往々厭去之語寫方今書生情状逼真蓋子閭開塾以還不厭去者僅數人而已甚則厭於灑掃課業之嚴而叛去況能立雪於程門乎此輩素無志乎學者也子閭以其去為幸矣今假天山發之書生輩其留心焉而讀之

竅亭曰戱有以飲食厚薄為去就者鼻陋亦甚矣噫

朗廬曰尊王之義自祖先來

朗廬曰大躰見得透情報勇字說之

又曰慨氣則壯矣

又曰原梓二子決正

鈴木庸中兄弟依田直尋傳

鈴木庸中者舊幕府臣稱恒太郎弟曰庸惪稱豊次郎其先出于江田行義之庶族一郎左衛門源某々元弘間從行義舉義者也延元元年新田氏奉詔北行某復同行義及本間資氏扈　乗輿入京師賊囚某及行義等殺資氏後某亦遭害其十世之孫居伊賀者曰恒義稱將監流寓於甲斐信濃之間遂終焉子恒行襲稱一郎左衛門方天正十年德川照祖入伊賀恒行為之鄕導遂世仕于德川氏依田直尋亦舊幕府臣也稱雄太郎與庸中兄弟友善慶應三年乙卯秋京師討幕議起庸中兄弟憂懼不措一日謂直尋曰夫有　皇室々々所以倚幕府々々所以護　皇室然後有幕府而群議鼎沸今如此是無他權姦醸之耳吾聞志士仁人有殺身以為仁見義不為無勇也我將以身殉國家難如何直尋欣然曰先獲我心於是三人與俱治行裝遂抵下野先拜謁照祖廟轉赴甲斐祭祖先墓終詣京師歷拜諸陵周覽山川原野之勝慨然嘆曰此非吾祖宗元弘延元間舉義蹈踬錦幟者耶而今日誰能勤　王事翼幕府者此吾輩之責也乃決意欲斬殺用事臣原某之市

權姦苦辛。當盤根錯節。不開其說而斬之。粗暴亦甚。又曰。此等兒戯。亦自其誠心来。然智識不明。徒為瘋顛態。又曰。當時頑陋之見。為風習。不必咎二子也。右得曰。詞直義正。不愧天地。

進。梅澤某郎孫太八月十四日朝。遂刺殺原某。而梅澤某則不果。斬既而詣閣老板倉某邸。上書自刃而死。庸悳年二十八。謚素心報國居士。直尋年二十四。謚鐵肝義勇居士。庸中未殊。官賜醫藥。固辭。問所欲言。曰遺書在。復奚言。遂歿。年三十。謚仁至義盡居士。皆豫自命云。其遺書題曰報國微衷。畧曰。原某梅澤某此二人者。本水戸藩士。奉事源烈公。周旋乎先拾之間。尊攘大義。其所素講。而今列顯要。逞姦謀。不顧先帝叡旨。欺罔　天聽。使我君要勅許開兵庫要港。今為渠計。宜奉烈公遺志。輔弼我君。施行尊攘之

朗廬曰。僕則以為當時尊王之道。唯有開港而已。原梅二子志不成。他日他人成之。所以復古業立。

又曰。尊王大義則萬古不朽。

盛舉。而渠反偷生貪利。唯事苟安。破壞國躰。滅裂夫倫。此不共戴天之賊臣也。是以臣等遵衆之所惡天必誅之之古義。以身殉之。上以奉謝　先帝在天之靈。中以雪君家之汚蔑。下以啓衆人之所望。天下有識者。其幸諒之。又一書上板倉閣老。又一書寄同志中条小田山岡關口以下二十餘名。皆辞氣慷慨悲壯。一讀令人涕泣。庸中為人温謹。罕言笑。好學。聞道於大橋正壽。亦與余善。屢来問奇。庸悳豪爽善撃劍。直尋義勇壯烈。有古烈士之風。嘗聞權姦按廢帝故事。罵曰。咄奴輩何無状。使高山正之在。則當鳴鼓攻

又曰。此別悲壯可想。

又曰。我見此處說與僕異。然壯其心則同。

之。已而聞。掘某抗疏諫死。欣然抵掌曰。當如此。庸中在坐笑曰。我輩當路亦如此而已。初庸中之發江戸也。来告別於余曰。當久不見先生。請贐一言。余乃援筆賦一絶曰。妖霧腥風巻地吹。豈其志士逸居時。茫鞋跋渉山川險。直向京城鳴劍之。庸中欣然持去。後數十日。斬姦事傳聞江戸。余慨然壯之。作文祭之。有喜我交游中出此烈丈夫之語。亦哀其偶然送別詩似易水云。

又曰。是則同見。

竟江曰。忠臣孝子二句削似可。

善諷子曰。吾不満於宗儒以荊軻為盗也。尚矣。恒歎曰。甚矣宋儒之不通於變而瞶乎權道也。忠臣孝子。

朗廬曰。朱自秦立說。侯自燕立論。兩說並行。

又曰。作者亦自其地位立說。

翠嵐曰。快々讀畢。浮一大白。

萬不得已之苦心。為之不伸。後讀侯雪苑燕太子丹論。實先獲我心。曰天下有繩墨之論。而挫英雄志士之氣者。如以荊軻為盗是也。況乎狃於成敗之形。而不察於確然之數。以忠臣孝子不得已之深心苦行。不痛惜其不幸。而反以為罪。則何以為後之國家者處仇敵法也。嗚乎。此言也。可謂善通於變而明乎權道者矣。我邦萬延文久以還。為荊軻所為者。衆矣。余作鈴木依田三子傳。論宋儒之失。以伸三子之志云。明治十二年六月招魂祭日。屬稿于玲瓏齋南軒。于時白雨傾盆。赤電射窗。迅雷峪々。快甚。

翠亭曰、先生漏秘

坂谷朗廬曰、余不知原氏、嘗與梅澤氏三見焉。梅澤氏氣宇活達、慷慨當事。聞原氏則温厚沈靜、博通經史、蓋皆非弄權行姦者。當攘夷説張皇之時、輔百弊累積之德川氏、二氏苦心亦極矣。夫攘夷説之必不行也、當時少有識者皆知之、姑假奉勅以為籠絡人心、斃德川氏之資而已。故德川氏釋權而攘夷説頓廢矣。其間多少曲折、談豈容易也哉。鈴木依田三氏亦激而不思、為時習所陷、至為此暴行耳。然其心則直實無所愧。余亦豈敢斥之。國家紛擾之際、往々有此事。宜平心分兩黨而存兩説、不可以我見概付抹搬。歐米三十年間暗擊凡二十餘、皆此類已。今讀此傳、亦敢平心論議焉。作者與覽者請亦平心兩存之。

岡田后得曰、鈴木依田二氏同志如山岡關口諸子、今皆酣豢富貴矣。不知尚能回顧當時而憫二氏乎否。若果憫、盍相謀為二氏建一大碑以弔之。噫。

田村翠崖曰、鈴木依田三子獲此佳傳、其志伸乎千古。論贊尤痛快、使權姦膽寒矣。

翠廬曰、内心不堪

朗盧曰、一語有千鈞、恨不欲之

五十嵐關八傳

關八者、舊村松藩士也。名佐浮、藤原姓、五十嵐氏。初稱今吉、又稱儀八、後改稱關八。為人温厚寡言、業好修武技。慶應間老臣堀某（右衛門三郎）等屢延會津藩士于私邸、議國事。是以藩士洶々。關八知其姦情、嘗就其邸、以大義諫之。其曰、方今之政令非真出于宸裁、一二大藩所擁幼帝而專制也。故吾欲與會藩同翼德川氏、芟除此姦徒。汝何知。固執不省。戊辰夏、王師北征、會米諸藩抗王師。村松藩亦出兵、關八復諫堀某、言頗激、其語塞、按力意色、懼悪關八。見不可諫、乃與是從呼長子佐備、歎息語曰、老賊堀某等無謀、不辨順逆、主家滅亡在近矣。然坐視則非臣子之道也。但當斬殺姦魁、以定闔藩方向焉耳。汝往窺彼邸第虚實、我力能斬之。佐備懐知其邸第守備嚴、以不可犯答、乃止。是歲關八擧一男兒、鄉俗以五月五日樹旗幟及武器於門前以慶之、謂之初幟。於是關八乃大書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八字、揭高幟於門頭。方是之時、王師攻長岡、我藩兵亦已抗之。關八在外聞之、流涕語同志曰、主家命脈已竭矣。吾進退亦谷。乃歸藩、詣郡奉行野口嘉内宅、諫爭時姦

又曰恐過激然忠義徹骨則從容

又曰楠公亦如此而已

朗廬曰青天白子先生得意可想

黨勢益熾。皆罵曰。幽閉八不奉君命。欲通西軍。非姦賊而何。奪其職黜之。關八慨然嘆曰。我豈為讒誣變鞠躬盡瘁之志哉。乃揣匕首剸肚。呼傍人求紙筆。記其所常簿書所在。以告同僚。老母聞變走至。閑八温顔拜謝曰。罔極之恩。涓埃未報。無状至此。不孝之罪無所逭。然大義不得已。幸恕焉。佐備在外後至。關八瞪目謂佐備曰。汝躰吾意。善事主君。言訖即絶。時六月二日也。年四十有六。

善諷子曰。當時仙臺南部諸大藩。而首唱勤王死者。不過三好監物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數子而已。

獨我村松三萬石小藩。而前有七士。後有近藤貢五十嵐關八吉田又内諸子。皆其大義轟轟烈烈。足以振起頽俗。何其多也。吾作偉人傳。亦有以自喜焉。

坂谷朗廬曰。風骨稜々。感慨動人。使之在歐米中。斷非為奴隷者。

田邨翠嵓曰。此傳生氣凜々。筆端挾風霜。想見善諷子奮筆得意之状也。

朗廬曰[illegible]好試検

南豊曰寫得如画

朗廬曰前後皆奇而

其實皆常理益自老子来

笠原長順傳

笠原長順者。本多侯越前守利長侍醫也。有學識。食秩千石。使其子順菴游學京師。臨發與學資金五圓。親戚憫其甚鮮。潛贈金若干。順庵學京師三年而歸。長順不許謁。先出運氣論疑義二三條。使解之。隔障而聽。輙曰。醫學未熟也。汝何為歸也。乃又與金五圓。使更出。順菴復至京師。苦學三年廼歸。長順又試之如初。順菴答辯如流。自素問難經。以至傷寒金匱。莫不解者。長順乃大悦。驩然開障曰。順庵汝真我兒也。我久不見汝。々今醫學成矣。我待汝歸久矣。乃出新裁

衣服一匱。并金五百圓。以與之。既而携諸老臣某家曰。臣老矣。幸兒學成矣。然醫而食千石過多。賜兒五百石足矣。乃與家順庵而致仕。享保間以壽終于家。

善諷子曰。善哉長順之愛其子也。似不甚愛而愛之。世人往々溺於舐犢之愛。而有廢子焉。此則真不愛其子者耳。噫。

坂谷朗廬曰。尊王愛國之理亦然。敬長官厚朋友之理亦然。而自愛其身之理亦然。反之則諂。々則愛理瓦裂。曰賊。

元田南豊曰。此父既無。此子又不易得。宜乎天下

之乏人材也。
岡田后得曰。教育子孫者。宜以長順爲法。則庶乎
無廢子矣。
又曰。方今學校如林。時々試檢生徒。而未聞有生
徒以學術文章著名者。以學術文章名世者。多不
經方今學校試撿者也。然則其教檢試撿。未得其
宜乎。將生徒勉勵之不足乎。其必有以焉。噫。

不知也翁傳

不知也翁者。舊津山藩士也。名毅。字致遠。馬場氏。號
空齋。通稱縫殿右衛門。幼好學。年甫十九。負笈游江
戸。執贄於昌谷精谿。既而學於佐藤一齋。時弘化四
年也。當此之時。邊海有警。天下騷然。翁乃專攻兵學
及火技。當藩主釐革兵制。歸鄉專任其事。安政三年。
再游江戸。從箕作阮甫。講洋學。歲餘患眼。歸鄉就醫
于出雲。于因幡。安政五年。藩主新開學校。召爲其教
貞。文久二年眼疾復大作。百方不治。遂盲。于時年三
十。因更稱不知也。別號不知姣齋。詩酒以遣悶。明治

下聞字衍

湖山曰心察而心樂之[illegible]妙悟矣

後溪曰百憂下知真是至學文學[illegible]可美也噫

車上脫汽字

己卯聞人讀森春濤所著新文詩。乃寄詩及書春濤。
其書略曰。僕往年失目。百事皆廢。唯吟詠以爲樂。而
學淺識乏。不看書殆二十年。愕然腹守暗中摸索。空
有百聞不如一見之嘆。頃獲聞先生所著新文詩。驚
嘆慙憤。欲焚稿者數回。徐思之。如僕花紅月白非目
觀而目樂者也。心察而心樂者也。樂而唫。[illegible]吟而樂。
之其樂。亦何可廢哉。其不知也歌云。失眼自稱不知
也。子都之姣亦不知。指鹿云馬不知也。以人爲狗亦
不知。世態不見不知也。開化洋風亦不知。電信滊船
不知也。鐵道車亦不知。煉化石美不知也。瓦斯燈明
亦不知。亂民暴動不知也。逆徒戰爭亦不知。不知。不
識不知也。從帝之則。外不知。人間萬事不知也。何能
不知。爲不知。余讀奇之。欲一見其人。是歲七月翁到
東京。內子携其手。訪余沮橋。翁長身黎面。魁然偉丈
夫也。而其眼則黯然如田螺。惜哉翁又善書。草躰縱
橫奔逸。不類盲筆。翁乞余書而去。余書拙惡甚。但幸
翁之不視耳。
善風子曰。聞宮內大輔杉某以翁詩供　叡覽。翁感
喜有詩。嗚呼如其可謂善成人之美者也。抑世之嫉
才蔽賢者。其又何心哉。

重野成齋曰。自翁書以轉己書。以不視字為結。妙甚。

小野湖山曰。自稱不知也。其知也深矣。余輩雙眼熒熒。百事匆々看過者。殊可愧也。

嵓谷一六曰。盲人而碩學。前則塙撿校。後則谷三山翁。蓋二子流亞。

岡田后得曰。善成人之義者有矣。而善達人者鮮矣。古人云。蔽賢者無後。贊語可以為執政之箴銘也。

朗廬曰。有眼者可愧死

又曰。精神一透。所以感神

杉山撿校傳

杉山撿校名某。遠州濱松人。性豪爽有氣。年十歲失明。一旦自奮曰。既已為廢人。無用乎天下。然男兒死則已。苟尚活乎此世。而無名。豈非大遺憾耶。乃詣相州江島天女祠。端坐巖洞。斷食而禱者三七日。日將周。其夜夢神授管鍼。撿校大喜。乃如江戸。為鍼醫。于時年甫十七。勵精刻苦。有所自得。乞治者日衆。嘗應一貴人招。至則其家有事。延之別室。供茶。撿校待久不勝悶。乃出鍼。試之茶碗。遂貫底。既而就病床施治。事畢。復供茶。碗漏。主人視而叱婢。曰。碗有釁。盍留意。婢把而視之。底有孔。細如絲。婢謂主人曰。奇哉。碗底有孔。如針口。撿校聞之。輙謝曰。此僕之過也。向在別室。聊試鍼。遂至穿。幸恕焉。衆皆驚其術之神。主人病亦尋愈。名聲益揚。將軍綱吉聞其術之神。召之施治。

又曰。朴誠可喜。然有目不若無目

一日問曰。汝有所欲乎。我能與之。撿校低頭答曰。臣但願賜一目。耳他無所欲。左右皆大笑。將軍憫然曰。彼雖戲言乎。亦可哀也。乃曰。我與汝一目。因賜宅地方一町。於本庄第一橋側。蓋以俗稱此地曰一目也。又賜祿五百石。又賜地於京師高倉綾小路南。建清聚菴。任撿校以令總管海內瞽者。故世稱曰杉山撿校。感乎天女之靈夢也。建祠其邸以祭之。亦信觀音大士。以慈悲為志。常好救人急。海內瞽者依其力存活者甚夥。後瞽者等感其恩。造其像置之于江戸于京師以祭之。元祿七年。撿校以壽終于家。子孫襲後而至于今云。

朗廬曰。贊中出一人。附傳之變法

善諷子曰。盲於目者。多明乎心。豈天憐其盲而特與明乎心邪。抑盲於目者。不為外物所蔽而然邪。如塙杉山二子。何其心之明而賢也。吾鄉曾醫有宮島如淵者。其業大行。余屢聽其講傷寒論。明辯精說。亦可驚也。惜乎當時余童丱。不能詳其行事。而立之傳。今

墅事曰淺五越前人。其父某善事春岳公。故公手書囑余以淺五事。淺五其力學成名以答公之愛。

及作杉山檢校傳、聊及之。

坂谷朗廬曰、近世文明、建盲啞院以教之、仁矣。然非有杉山之精神、不可以爲杉山。凡學業皆然。不特盲者也。學者請勉旃。

田邨翠嵓曰、閲新聞紙、西京盲啞院教法頗至。技藝駸々乎日進。若其所教者益大、則安知異日不復出如塙杉山二子者耶。

岡田后淂曰、韓愈代張籍與李浙東書、及塙杉山二子傳、使有眼者慙憤不已。眞足以激勵後進矣。而讀之不感者、木偶而已、土偶而已。噫。

近世偉人傳　四編上　卅五　蒲生氏撰

又曰、宮島如淵盲而僂、隆然伏行。詣市街病家。不須相者、與有眼者無異。尤精傷寒論、他醫與之辯論、竟不能屈。眞奇男子也。

是編上卷以盲人結局、下卷以婦人收局。蓋有深意焉。夫以烱烱之雙眼、而不如盲人、有鬖鬖之美髯、而不如婦人者衆矣。故蒲夫子乃以此唾罵、且激勵一世也。

明治三年歲次庚辰清明節、於青天白日樓中。

受業　柘植淺五謹題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上終

朗廬曰隆之進云々節々提明相呼應

朗廬曰轉入源藏

又曰忠憤烈々不待多言

近世偉人傳四編卷之下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傳

目時隆之進中島源藏。併盛岡藩士也。戊辰春。藩主南部利剛命楢山佐渡上京師謀勤　王事。二子從焉。先是隆之進在京師。歸報京師事情於藩主。故有此命也。佐渡在京抱異見曰。方今朝議非出于宸斷。二三大藩之所劫制。在京同藩士多雷同於佐渡。隆之進深憂之。極陳其不可。弗聽。當此之時。奧羽諸藩私盟已成。盛岡藩老臣南部監物發密使。以奧羽形勢告佐渡。佐渡將收在京之藩士歸國。從隆之進上途。隆之進不肯。佐渡等誣之以姦賊。隆之進知事不可為。乃欲潛匿為後圖。拉其子及一二同志奔投長藩。當此之時。源藏久臥病。憤懣歸佐渡。將收藩士航海歸國。隆之進等已出奔。流涕大息。力疾謁佐渡。諫爭傳之。弗聽。却促其上途。源藏不得已。乃輿疾抵浪華。就客舍。語人曰。主家滅亡之幾已瞭然。而老臣不省焉。我與其生見主家敗亡。寧死破姦臣之膽。為忠義鬼。使知主家興衰之所存焉。其夜坐一室。挑燈作遺書曰。姦吏失大義名分。忠臣已走。我無罪而得疑

又曰悲壯如此誰使之病不瘉必斬姦

春山曰烈士就義之狀寫得躍躍

朗廬曰古之壯士

又曰復入隆之進

故死以報國。思奧羽必不成。官軍必有利。願兩公悛心。百方以輔國君。保全社稷。書畢。容止自如。屠肚而未殊。會同藩士四戶次郎至。源藏覗而曰。我無佗腸。唯有赤心耳。乃攫腸濺壁上。血淋漓。因血指書姦臣殺忠臣五大字於紙燈上。呼同僚佐々木直作。直作即至。源藏指示燈上血書。且取遺書托之曰。吾遺書在此。子能記之。我死必不朽。乃復抉腸曰。子等常以我為姦。我不知其孰姦孰忠也。我欲一言於佐渡。呼佐渡來。佐渡至。源藏乃肅容致敬曰。我無狀至此。君若憫其志。願尚加三思於國事。君等正而貪生。我姦而輕命者如此。今果如何。佐渡顰蹙曰諾。嗚呼。子過矣。既而源藏呼其弟賢藏曰。我不幸至于此。然在官途者。皆當如此耳。汝能代我養父母。遺訓諄々。乃自執短刀。二刺吭者三。尚不殊。因笑顧四戶次郎曰。嘗聞新刀鈍古刀利。今而知古人不我欺也。子劍客也。以取證焉。言畢乃絕。時年四十。鎮撫使久我公之東也。隆之進陳情乞從。遂行。抵越後。聞佐渡等已歸盛岡。攻秋田口。大驚。且揮涕語人曰。唉主家命脉絕于此。我末奈之何耳。然臣子之情。豈可袖手傍觀乎。乃作書上久我公。陳衷情。久我公憐其志。諭曰。當至久

朗廬曰不實其功咎其小失亦已甚

又曰哀哉言

朗廬曰與前段源藏映帶各極其精神

保田城而議之既而奧羽諸賊相尋歸順於是隆之進及同志士賜狀賞之且命歸藩謀事利剛深稱隆之進恙擢為老臣任闔藩反正事既而官軍收盛岡城召利剛父子於東京闔藩聞命惶恐震動隆之進憂之諭曰朝廷至仁也苟有赤心反正之實効國家必不至顛滅乃選良士數名扈利剛父子上京既而　朝廷處利剛父子頗寬然與隆之進所言牴牾於是乎物論沸騰皆曰隆之進賣國姦臣包藏禍心不可近遂命歸藩隆之進既發適途逢其子貞次郎上京訣別誡之曰人生如朝露誰期百年不可畏讒

誣渝志不可以毀譽枉行愼勿思安逸既別抵和賀郡黑澤驛投旅舍鍵屋某夜三鼓呼從者從者至見則置雙刀正服於庭上端坐其傍自刃謂之曰此旅亭我公所憩宿也今室中上席所置章衣是公所嘗賜也汝等勿衂宜持以歸鄉保護幼孫勿使我家有不忠不孝者乃血指書報國二大字於粉壁上曰吾無復遺憾乃瞑時年四十七實明治二年己巳二月八日夜也隆之進幼喪父母為伯叔所鞠為人温淳質直家極貧而晏如也年甫十六擢為使番遂累遷參政處事勵精不倦數建議裨補國政時論以爲正

又曰再出源藏合結用筆精緻

稱之源藏為人方直常好講兵書論古今成敗之迹以為快亦舉使番晉目附役平生與隆之進交最善云明治三年夏五月　朝廷褒賞二子忠節賜祭資金各二百兩蓋異數也

善諷子曰余嘗觀日誌所載二子事烈其死盛岡人一条馬場諸子從余遊時々說其軼事殊覺其凛々有生氣也嗚呼人動曰奧人頑迷瞶乎大義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坂谷朗廬曰慶應明治之間忠而死者固多也而激烈如二子亦罕矣傳能摸寫生氣不朽二子亦可以瞑也

藤野海南曰二子事弟亦稔聞記得不誤實只叙事平易不能極寫淋漓悲壯之狀不似吾兄平生伎倆可惜

田村翠巖曰離合變滅如神龍戲乎雲間合傳能事畢矣而事實照太政官日誌所載委曲無遺孰謂乏乎淋漓悲壯之狀乎然非喜古史簡質者猶以為不能極寫也

青木邦光傳

> 朗廬曰之子不凡可知
> 甕江曰尊王云々作濟世興家似可

青木邦光名苾。號青城。通稱三之丞。邦光其字。越後曾川村人。家世農。系出自多治比氏。幼而頴敏。好讀書。年甫十歲。以其家貧。親戚勸為醫。其父亦強之。邦光泣而不應。及年十四五。聞家系出于名族。慨然有尊王揚家聲之志。數請遊學。父不許。會塘它山者遊越後。邦光賦詩。貽它山。它山激賞勸之遊學。於是負笈西遊浪華。入藤澤東畡門。為其塾長。居歲餘。罹疾歸鄉。壬午春東游江戸。入藤森弘菴塾。與川田甕江諸子切磋。學業大進。既而又以疾歸鄉。下帷于龜田村。從遊子弟恒數十人。匾其居。曰盤礴菴。松嵜慊堂所書也。

> 朗廬曰賸為論贊地

邦光自作之記。文字頗雄偉。明治元年十月。應溝口侯辟。至新發田。上書条陳時務。不報。其老臣寺田某召見邦光。首乞革宿弊。退復貽書論之。

> 甕江曰寺田以下至陳之削似可
> 朗廬曰占地步又見其抱負
> 又曰志操自見其中削之可惜

其書曰。寺田君執事。前者蒙召見。辱問以今日形勢。苾艸野書生。安能有所通曉。雖然苾自少好讀書。尤留心經世。於古今治亂得失。不為無少所見。故不敢憚忌諱。對以革弊。執事以為然。々當時草卒接見。未能備布心腹。退而俟後命。至今既踰月矣。寂無所聞。豈以書生之言迂濶不足用歟。將賊徒未平。戎務鞅掌。

> 翠嵓曰太史公作傳其上書往々全錄

不暇及此也。苾竊謂今宜革弊一新之機會有五。如失之。則竟無其時也。請試為執事陳之。方今世局一變。天子親執萬機。欲與天下更始。其詔曰。今圖一新者。不獨朝政。列藩亦宜體認朕旨。斷然革舊弊。與新治。然則革舊圖新者。天子之旨也。奉天子之旨者。諸侯之職也。此宜一新之機會一也。

> 朗廬曰公義昭々

凡事無基本則不立。無基本而求成功。譬猶削朽木而彫刻之。雖有良工。不能施其技也。今定方向者。即立基本之謂也。吾藩方向既確定。可謂有基本矣。此宜一新之機會二也。器久用則必弊。法久行則必壞。吾藩舊法。非不美。而行之已二百餘年。不能無弊壞。愚聞琴絃之弛。解而更張之。而後音乃可聽。況政乎。此宜一新之機會三也。

> 朗廬曰節々提明

賊徒之熾也。闔國騷擾。百事紛紜。日不暇給。今也賊已平定。則自今之後。事稍閒暇。此可備不虞。為後圖之時也。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戸。此宜一新之機會四也。凡事逆今情。違時勢。則不行。反生紛擾。如王介甫新法是也。今更始革弊者。人情望之。如飢者欲食。渴者欲飲。寒者欲衣。蓋時勢之所趨。不可違也。此宜一新之機會五矣。夫機會之來。間不容髮。是以古之英君傑士。不有一

又曰五目判叙詰束有法

機會斷然投之猶恐失之今有此數機會而狐疑猶豫日復一日因循舊習苟且自安所謂坐積薪而未及燃者也豈不危乎或曰吾藩一新之機會固在今日然有三患當前如之何初困賊徒驅迫後苦官軍供億軍旅數起轉輸弗絶又有非常之水災以有限之財供無限之費此一患也官軍之至也吏民趨之如水之就下往々亡命殆有不可禦之勢此二患也賊徒之恐入骨髓而我當其衝危如累卵渠魁既伏罪餘孽尚存恐有報復之舉此三患也

又曰反擊見識力又見筆力

然謂此三患者即吾藩之所以興而為一新之本也古人有言曰

無敵國外患者亡范文子之憂克楚山濤之歎滅呉者是也凡人無患則有自逸之意有難則有自脩之心有自逸之意則所以亡有自脩之心則所以興也孟子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故知吾藩之有此三患者則所以興也

朗盧曰為事在逆境而庸人不解

府庫空虚不可無充之之策吏民亡命不可無制之之策餘孽尚存不可無備之之策也而此三策之所本在收民心收民心之本在一新而已一新則民心悅服民心悅服則各勉其業殖其財則府庫不斂而自實民心悅服則將四方襁負而至孰敢背父母之邦離墳墓之地

又曰揭大本辯駁有光彩

絶妻子之思而僥倖萬一者則亡命不禁而自止民心悅服則能為上致死而弗恨則餘孽蜂起禦之有餘力孫子曰道者令民可與上同意可與之生可與之死而不畏危也嗚呼我已有與之同生死之民雖當天下之兵而可也況於誅滅屠戮之餘燼乎可一指麾而定矣

又曰更出一奇峯

此何足懼愚之所懼者蓋不在此在上下不和之弊何謂不和之弊曰內則政出多門而諸曹相軋吏員多冗而事無統紀外則下情不達而民心離叛謗讟交興而不知顧之至其甚則民吏相仇此之謂上下不和之弊今如此之不憂而徒三患是

懼此即遺本源而塞末流者吾恐上下解體其禍非小焉執事幸思之今苟欲行一新之政非別為高論驚世事惟專心一意在奉　天子一新之聖旨而已

朗盧曰天下之事皆平正明白豈有曲徑旁岐

天子曰開壅蔽即直通壅蔽曰破格例即直破格例曰舉賢材即直舉賢材曰抑僥倖即直抑僥倖曰勵廉恥即直勵廉恥曰興文武曰審黜陟曰平獄訟曰信賞罰曰恵困窮曰薄賦斂曰固兵備皆直奉而施行之此之謂一新之政而推之以忠恕決之以果斷行之以簡易則本根立而枝葉茂大綱舉而細目張豈不亦美哉豈不亦威哉

寬江曰自此愚至擇焉則欲削

此愚之所翹首企足以望

朗盧曰淡治無求可知文亦風致灑々

又曰遇合時至而不竟悲惨々

朗盧曰妙在推開

於執事者也茲素多病甘静退無復所求於世然至得仰父母之邦承寵天子比光列藩而身與老農老圃謳歌歡忭乎復古一新之澤者則平生之至願也書生之言固迂濶不足盡取亦不可盡棄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伏冀執事裁擇焉其亦弗聴已已歳村松藩侯聘邦光使與其儒臣蒲生重修同掌學政待遇優渥邦光感激将欲大立學制毗治教是歳五月侯賜邸宅邦光徙居焉既而患癰以没年四十七侯痛惜之其疾病也侯親臨其宅慰問云邦光性沉毅有大略其學通經史百子教子弟必以尊王大

義善文詩有遺稿若干巻

善諷子曰吾讀盤礴菴記云余少志於經世術欲以功名自奮先游京師浪華後至江戸周旋諸名士間皆以窮病不果而歸於是斷然知天之欲以余老於窮閻大悔從前浮躁也乃折節歛迹授句讀村童優游以卒歳嗚呼邦光之志亦可哀矣夫士之抱志而不得伸與伸而不得遂者復何限吾不獨為邦光傷之也聞邦光每論方今海内少壯文士未嘗不先屈指於我云余豈敢當焉姑立之傳對其知云

坂谷朗盧曰畢生精神在其上書有此書則其人不朽傳中割愛於其記文論賛特摘其一段是作者苦心之處

川田甕江曰余曾作送邦光歸北越序述其制行學術之義今讀此篇追懐往事不覺泫然泣下

田村翠崖曰讀其上書想見邦光其人太史公作傳往々一書而足矣嚴安徐樂傳是也已

又曰山陽修史如三善公封事頗加筆削方美如子閤作邦光傳亦然

朗盧曰一飛亦翩翩

又曰輕妙

二見一鷗傳

二見一鷗者肥前島原人名正則初稱楢林昌建業醫為人剛悍有節概文久中唱尊　王之説皷舞藩士藩士少應者乃脱藩至于京師與諸有志交謀事既而三条某々七卿西奔京師有志之士掃地一鷗乃走長門元治甲子夏六月長藩老臣國司元僴率兵入京師一鷗從之屯于嵯峨天龍寺七月十九日一鷗為斥候抵蛤門説八条氏入其邸誘導來島政久又兵衛所帥之兵攻撃會藩軍而我軍不利一鷗纔以身遁潜伏泉州堺人宮和田某又左衛門家初一鷗在

又曰傲侗將軍乎

京師有愛妾居祇園街幕吏騙而叩之知其蹤跡竟抵捕一鷗將囚于京師獄乃縛一鷗檣艤于浪華乗夜溯澱江時缺月升山波光依微一鷗請漩吏解縛引一鷗袖使倚舷而漩一鷗窺隙叫南無阿彌陀佛一躍投水袖断在吏手吏大驚回舟而索不獲一

又曰又奇又輕其筒一鷗文寫得有精采

鷗泅半里蒙浮萍潛伏窺捕舟過乃上堤解濕衣裸躰携竹杖拎輿丁行可二里投一村寺告實乞哀寺僧憫而舍之既而復走長門當王政維新之時為

翠嵓曰傳同僚見情厚與忌同僚者迥別

集議院權判官轉少史出仕于記録編輯局與余同僚無幾辭職後又官教部省云

善諷子曰余嘗以史職出仕于議政官覯一鷗封事侃々彈劾要人某而不諱有古遺直之風云長人伊

朗廬曰史公音特奇異

勢華為余說一鷗之在長門也加藤有隣僧默霖亦在焉並剛悍時人稱曰浪士中三雋嗚乎一鷗出没浮沈乎世波洶々之中終善保其身眞不負其名也哉

坂谷朗廬曰尊王海中之一白鷗出没自在雖有天幸亦其人可想也

田村翠嵓曰文亦有白鷗没浩蕩之概

伊東宗益傳

伊東宗益江戸人號三溪以啞科仕舊幕府食廩米四百苞為人明敏有識嘉永間洋医學稍行同僚多紀廷元諸子竊憂而排斥之而宗益與其徒游故多紀廷元等不悦而咎之宗益乃著西學論以自明論曰世人以為遠西之學窮天地盡人事廣大精微無復餘蘊殊不知游之者陷其中而不知其他排之者攻其外而不得其方要之俱未至者也夫天地之大

朗廬曰此時而此識見漢医中求實不易得

以航海之久計之則其周圍邊幅或可能窮如人事則不然蓋聲教風俗不相通積習情態不相同如此

則嗜欲不等疾病隨異加之身體髮膚亦不同且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而欲以其所知一之則惑而已彼游之者陷其中而不知其他則固陋已甚無乃其廣者狭而精者粗乎

朗廬曰朱王考證及詩文之異趣者皆如是耳

富有大業日新盛德若夫醫術亦詎得極盡乃在其徒當日夜研精覃思以求其至當彼既有地方病論即當有支那日本病論即在江戸亦當有江戸病論

又曰應地變化是破的之論

即在彼徒亦當考究支那日本之醫藥否則事與境違（不肖紀云此意尤善德本喜用皇國之藥品蓋亦是已矣）縱得形似終是影響彼徒學西書只為蟹脚横行之文已費三歲日月即

又曰此時洋學實如此其徒苦辛可知而其弊習亦可想也

后得曰方今亦然

在其學究終日所講亦不過鴃舌侏離之言以此讀一書則天半一峯彼終日在谷中望淇登陟攀蘿攬葛藤宜矣陷溺其中莫知其他彼既晒世之稱古方家者單讀吉益一家之書西學之徒其陋亦然世幸少識者是以其易猶如畫魑魅者於是乎衒新奇誇淫乃率為不急之務以眩耀時人耳目曰此物可造大利可得以誇富商大家欲一言而得巨萬之財故其徒之陋且貪已超時流雖因聲教之無及然居移氣養移體擇不處仁之所致也彼終身在一書中而苦求文義無暇顧其他宜哉固陋或執毗斯骨夫

或執扶歇蘭度以為精詳不可加而其說既不一不一則必一是而一非已有是非則非至當不可不旁求以得其當則夫固陋者非矣世或咎我親西學之徒然阿魏阿片見試往日飛車砮矢何絕遠來擬虎子於穴操戈戰於室有由來矣或曰彼之學於窮理分析精微之極曷可詆責而子何見拒之甚乎答曰孔子汎愛墨子兼愛其相去也如太不遠而孟子辭而闢之以比諸洪水猛獸則彼之固陋亦安可不辭而闢之哉彼徒知自然良能可以治病其良能者果何物乎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塊

朗廬曰識論在皮膚未入骨髓不足以服彼徒然在當時則對病之針

后得曰如洋西欲知脚氣病因剖其脛乃剖木覓花者也真是好笑

朗廬曰亦才識過人之一

為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如吾所聞則然析骸觀之幾乎剖木覓花混殊生於有形之始亦天地之一氣消長生殺蓋莫著焉彼烏知之若知之則其說鬼神也必與吾儒同若其徒而信吾儒學吾醫則昨跖犬而今堯畜惜哉論出多紀过元等不復言宗益傍精於古物賞鑑自書画刀劍以至茶器鎖屑骨董一見輙辨識其真贋良窳致仕後挾是技與大藩諸侯交遊能貨殖焉安政間以疾歿子宗節嗣號樫園亦朋敏延余修學業措學未成而歿子闢之助尚幼亦學於余

善諷子曰余讀西學論頗快之在今日亦可以砭時醫頂門余及樫園時寓其家有年矣樫園屢出示其先人所藏珍寶古物感其精識云

坂谷朗廬曰宗益蓋慧敏通脫之人西學論一篇又可以見識力絕時輩作者以此表之可謂亦識力高絕也

岡田后得曰漢洋醫學各有得失何不各持聖人無我之見相和相議而躋此民於壽域今日執學政者須三思焉

朗盧曰。咄嗟而四十卷。人心関處可知。葉之賞。必供矣。其中字々
又曰。好男子。異凡情

鹽田松園傳

鹽田松園者。舊覇府醫員也。慷慨有學識。嘉永癸丑六月。米利堅使節來于浦賀。乞互市。松園慨然曰。往年樂翁公林子平等深留心海防。世人以為迂矣。而今其言果驗。此國家之大事也。余雖不敏。亦班醫員。醫國亦不以為僭越也。乃凡書籍涉海防者。廣搜博採。以著海防彙議四十卷。諸侯士大夫爭傳之。覇府命。納其書於昌平校。且賜物以賞之。安政乙卯五月。有從居蝦夷之命。或有勸稱病可辭者。松園奮然曰。此爲國家開拓不毛也。豈可惜身命乎。趣治行李。作

詩留別交游曰。君不見蝦夷遠在黑水涯。北接韃且東魯叉。其俗文身而卉服。生來未知有　皇家。聖心廣運及荒陲。播種百谷授民時。霾霧始開見白日。衣食稍足長良知。幸有恩命及小臣。輿馬携家辭城闉。男兒誰無四方志。時哉素懷一朝伸。雁聲蛩音兩餘驛。荻花楓葉夕陽津。蠻婦賣魚々猶活。越船載酒々亦醇。氷海飛箭落盤鵰。雪窟拄節乳熊瞋。此行疑是天意在。故將奇景賜奇人。遂挈家行。居箱館六年。興學校。建病院。其他所經營甚多。後于役其地者。皆稱松園云。文久壬戌召歸江戸。進寄合名職。兼醫學教

朗盧曰。激昂可想
又曰。語奇意奇。真是奇人
又曰。凡事立基在學者

又曰。文用變法。亦穎異

諭。戊辰遇國變。辭為處士。既而　朝廷徵爲病院醫師。再于役箱館。無幾歸東京。其明年辛未春二月七日以疾終于家。年六十七。松園本加賀金澤人。姓宮河氏。幼時随父白峯來于江戸。欲以儒起家。入増島蘭園門。講習經史。既而以父老。歸家業醫。大行。父歿。會覇府醫員鹽田宗温者無嗣。愛松園才學。強請其親戚。養以為子。松園乃讓家於其弟。養源出冒鹽田氏。松園名泰。字順菴。松園其號。生而穎異。八歳善擘窠書。十四歳賦咏史絶句數首。議論老成。郷里稱曰神童。其在江戸。玉池也。與羽倉簡堂野田笛浦大槻

盤溪菊池溪琴廣瀬旭莊諸名流。詩酒徵逐驩如也。爲人剛簡。侃々不以富貴功名渝其志。子孫皆受訓家庭。有文雅。余與其子大撲交善。亦篤厚君子也。善諷子曰。松園照鏡詩云。菱華試照自堪驚。白髮鬖鬖看數莖。猶有壯心磨不盡。任他如雪滿頭生。於乎此可以想見其氣象也。

朗盧曰。行此氣象。故能運用醫術。以爲事業
又曰。贊亦出一奇

坂谷朗廬曰。彙議之著。蝦夷之行。益于當時。延及今時。奇男子中眼光獨絶者。

田村翠峯曰。非不以富貴功名渝志者。不足稱大丈夫也。

朗廬曰小引為論體之地布置有法

又曰識日月々細記用意亦密

又曰斬殺之故不更知乎

又曰賤賊可惜

又曰好偵丐代天開嚼緒

住谷氏兄弟傳

住谷氏兄弟之復父讐也其計甚巧而其志亦甚苦矣昔者柳宗元論徐元慶之復讐曰不忘讐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余謂如住谷氏兄弟則元慶其人也而其枕戈積慮蓋亦有之過者因紀其事以傳之

住谷氏兄弟者水戶藩士也兄曰七之允弟曰忠次郎初父寅之助為兵隊百五十人長于役京師屯本國寺二子從焉丁卯夏六月十三日夜初更寅之助過松原積為人斬殺僕某聞變走至松原積求尸無

有積人言有人自稱松本權十郎雇人收尸七之允急走追之得尸於本國寺邊而其所佩雙刀及夾囊皆已為人奪不知其誰所為也乃又抵松原積搜索適市尹所偵使乞丐有傘屋者親見其顛末為七之允語云斬者與收尸者自是別人斬者被布短掛穿小倉白条袴佩朱鞘刀其身長同行一人衣服刀並同斬者其人不甚長二人自宮川坊提白刃尾所欲斬之人來其人過松原積度板橋長身者自其背斬之直西逃去其語音容貌泊結髻樣的是土州人也又松原積木屋坊某云松本權十郎者身長顏有瘡

又曰當時既告藩主則豈可以私讐爲論

又曰良策

朗廬曰自婢口發出亦奇

又曰暗逕見孤燈喜可知

又曰證

又曰證二

痕服章衣不著短掛及袴其刀鞘蝎色而其語則東音也乃詰問之雇夫雇夫云舁尸至本國寺邊時其雙刀及夾囊皆在于時忠次郎以事在備前岡山聞變直歸京師兄弟相對慟哭乃相俱謀物色仇人而不得七月中旬請復讐於藩主致仕出本國寺潛居伏見變形物色亦不得至九月中旬七之允為攝州廣瀨村某氏奴在宮川坊忠次郎亦為奴在土州藩邸百方搜索亦不得戊辰春兄弟去二家復佩雙刀為士裝時方初夏松原積已稍々有納涼者士女雜還二人乃每夜徘徊于涼棚水榭之間聞世間流說

五月中旬適聞宮川坊伊勢屋某氏婢阿熊者話云昨夜造鞘坊親戚坐有同坊近江屋源三郎者云昨年祇園祭日前夕斬水戶藩士于松原積者即土州藩士山本旗郎也其人往來吾家自云我斬之二人聞之大喜乃質之源三郎源三郎云山本旗郎身長常被布短掛穿小倉白条袴佩朱鞘刀予所知硎工居魚之棚松本定次郎者云乙卯夏六月十四日邂逅旗郎旗郎囑余急磨刀余視其刀血痕和鬚乾鏽且鋒鋩微缺其斬人之證晰矣既而二人聞旗郎之在浪華也乃追至則旗郎既歸國然聞亦將不日上

又曰此疾亦幸矣。不然豈得其父書

又曰將獲而數沮。天意在東京。以至成孝

朗廬曰斬殺其為此券乎

京。因思出入于旗郎常所投宿浪華佛器工某家及土州藩旅舘諸津屋某家則旗郎之進退擧動可知。乃七之允復為奴時々出入于二家。而偵之。忠次郎在西京出入于土州藩邸而偵之。至己巳歳未得其蹤跡。因意旗郎或抵東京也。兄弟将之東京。二月下旬七之允羅疾不果行。九月上旬。七之允疾愈。忠次郎乃之東京。七之允偶聞信州野口庄三郎應土州藩囑伐材木運東京也。因偽為其手代。々々猶曰代人也。十一月下旬。至土州高知。訪旗郎。旗郎以前十一日上程。如東京。七之允乃遇其父山本與惣衛門。

令作贈其息旗郎書。持以去。以十二月十七日。自上州野根浦航海抵西京。庚午正月十日達東京。二十九日商裝抵土州藩邸。訪旗郎。遂與俱至某氏所。授之其父書及近江屋源三郎手簡。々々則所擬作也。曰密書拜啓。乙卯歳祇園祭日前一夕。松原碛一事。物色甚急。然所捜索不在所斬之人。而在亡失物。被斬者夾囊中有浪華商加島屋者之財券。沿獄小吏稱手先者。来于僕家。詢問者既再矣。然考其口吻。亡失物出則斬者不必窮也。若財券在尊公所。宜速見返。僕深慮之故以奉告。二月四日。七之允又訪旗郎。

又曰從容不躁所以能成事

又曰諸證集明而至自説斬決定

又曰止一字最覺事關繫

朗廬曰蛇目字可削而不可削七與髻對詰其智且巧可想像

又曰從容至此余知其擊大而且明

復與俱至其所。促復源三郎之書。旗郎乃復書云。初復煩尊慮云々。七之允受復書。時謂旗郎曰。源三郎囑余曰。斬者事與所亡失物有無。請別書。旗郎曰。此事書中難審。然決不以此累源三郎。子為我善傳語。慎勿自躁。七之允又問曰。斬水戸藩士於松原碛者。果尊公耶。旗郎曰。物之亡失吾不知也。而斬水戸藩士於松原碛。我猶記之。七之允聞之。心竊大喜。又問曰。同行者為誰。旗郎曰。止。終不復言。七之允又約九日同行而去。至九日。訪旗郎。會使自土州来告旗郎之父死。因又約後日而去。後兩三回訪之。議材木事。

二十三日。又訪設詐辯曰。昨日載材木船已来。願明日臨野口氏亭検之。因約相會于神田旅籠坊第三街。號蛇目。一酒樓。至期又贈書促之。然旗郎居父喪。不得晝出。乃入夜偷踰牆出。乗竹輿。如蛇目。留輿夫於蛇目。已乃與七之允與俱歩之野口氏。住谷氏兄弟既預約刺旗郎於筋違門外廣處。既至其處。忠次郎逆拔刀。大聲呼曰。山本旗郎。汝記害我父于松原碛乎。旗郎應聲曰。記矣。輙拔刀鬭。七之允乃操懐中匕首。自旗郎背極力刺。且抱殪之。會刑部省逮部過焉。呵之。兄弟謝曰。復父讐也。請検之。乃斷其首。兄弟

翠嵓曰以歳首月起以歳日月收作法周密

朗廬曰益時已有廢復讐議也

又曰以柳起以韓結作者苦心之處

又曰情理明快誰容口舌

提首詣彈正臺頸血淋漓染衣袂行路見而壯之實
明治三年庚午春二月二十五日夜也後官赦兄弟
致之水戸藩云
善諷子曰當時議者或曰此宜誅何其顚倒之甚也
夫住谷氏兄弟之父既無罪而爲人所殺而其子復
讐何罪之有然議者或咎其不告朝廷而私復讐
乎此亦不通乎事情者矣韓愈不云乎若孤稚羸弱
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今二子既
告藩主辛苦東西伺便矣而焉得自告朝官哉陋
矣哉議者之不恕孝子之心也朝廷有人不從議
者之議而赦二子嗚呼韙哉庚午春三月下浣撰于
青天白日樓中
坂谷朗廬曰零細紀述情状悉備讀者誰不欲賞
之余嘗謂倫理之際皆人々所當然當然而多不
然者猶天下利益皆所可爲而多不爲者若有爲
之者其益于世大矣故可賞而不可舍也特復讐
之事衆説紛々然々當法律未定之時明其條理
而賞之何不可之有
田村翠嵓曰二子復讐情状寫得如画余欲倩此
筆作卅七士傳也

朗廬曰至誠感格

朗廬曰狠根殊快

又曰余聞見此等事淚溢睚今亦不勝讀

二孝子傳

二孝子者逸其名長崎商人子享保八年角觝神樂
者以事與商人爭商人抗辯不屈神樂乃拔刀斬商
人及其妻而逃亡商人二子長甫四歳次二歳延享
初兄廿一歳弟十九俱物色其仇而弗獲一日弟賣
菜徘徊街上見一僧身材魁梧者出人家入隣舍疑
其爲仇人彳亍焉其家呼買芋憐其爲美丈夫也飲
之茶曰又賣芋菜弟從容問曰今出此門僧何人也
曰渠角觝神樂者也昔者殺人而逃亡爲僧避仇今
既已經十年所矣故渠敢來耳弟竊喜而去抵家語
兄與俱提刀襲擊神樂所入之家連呼曰我某氏兒
弟也汝神樂速出神樂惶恐不敢出兄弟窺之則已
踢破舍窓而逸走水汀將乘舩而陷淖不能出兄弟
追至斬之市人集觀兄弟俱服小兒衣々小不容身
縱橫破裂觀者異而問之曰某等甫十歳乃志復讐
恐歷年久而志之屈也恒見此衣而自勵今幸得讐
故服此衣因潸然者久之後幕府賜銀若干米十苞
以褒之云
善諷子曰於戲二孝子兒衣何其志之美且壯也老
萊子彩斑衣亦覺失色也夫而幕府賞典之美亦可

欽已。

坂谷朗廬曰、懿矣哉、商人之子。士人或有愧焉。抑此亦人々當然、而多不然者也。蓋人無故殺吾父母、而恝然委之政府、而不省。謂以此心能愛國、我則不信也。

岡田后得曰、復讎請官、多不得復。讐在今世、欲復讐者其難矣哉。噫。

朗廬曰躍然香四然皆一起安人民之状可想

又曰得此詩更增其價

井上武右衛門傳

井上武右衛門者、甲斐都留郡花咲村豪農也。為人仁慈而有俠骨。嘉永中、夷艦出没于内洋。幕府戒嚴。武右躍然曰、此天下之大事也。獻金若干、以供海防。幕府乃賞之、許稱姓帶刀。其郷隣大月駒場戸上猿橋等五村乏水、不得種稲。武右奮然捐財、遠引溪水、溉之五村、皆作良田。江門鷲津毅堂嘗遊甲斐、宿武右家、賦詩贈之曰、君家雖舊德維新、闔郡皆推賜姓人。曾引溪流溉田畝、一川活得五村民。花咲村東隣曰谷村、有醫師田村某者。病没、寡婦無所依、武右

又曰如此則亡夫亦必瞑于地下

后得曰翠嵒子身世與淺川善菴同

朗廬曰此是真箇妙有

朗廬曰就其相下評又一手段

又曰讀書家相人自別

納、為繼室、併養遺孤三人、視之如所生。其長曰悍、號翠嵒。其遊學於江門也、武有資之。學成歸郷、維新初、為徽典館學官。今猶為甲府學校教員、與余交最善。武右雖不學、亦頗愛學士、嘗聘余、教其子孫。家善釀、每夕開宴饗余。一家百餘人、或耕或織、或釀或商。武右與余酌、雖大醉、必先衆起、向祖先廟前、擊木魚、唱梵唄。余甚笑之、不顧也。一日問其故。武右笑曰、我為先生洩其秘、慎勿語家人輩。吾家奴婢如此之衆也、不可一々喚醒嬾睡。故余早起拜祖先、擊木魚、唱梵唄、以警醒衆夢。衆慣聽丁々之聲、琅々之音、皆起從事。余驚嘆稱善。後傳家其子、来江門、開酒店於上野廣小路。余時々往飲。文久間、罹火災歸郷、無幾而歿。年五十八。

善諷子曰、武右方面肥皙、常驩然接人、如世所畫大黒像。術家言、此世々享福相也。余謂武右享福不在其皮相、而在慈仁。武右謂余曰、先生亦有享福之相。不知其何所見也。

坂谷朗廬曰、有財善用之、有衆善御之、治門之方、亦唯如是而已。木魚一段、最見豪傑運用教法之妙。

朗庐曰其不苟合者蓋自是太過故忠毅變為叛戾可戒々々

后得曰慨氣貫斗牛

朗庐曰此時而猶因守為見々何時閒

田村翠嵓曰余於武右有卵育之恩欲為建一碑報之德焉而未能也今獲此佳傳其人躍々千載如生不獨武右欣然于九原之下其子孫及余亦欣然拜讀多々謝々

岡田启得曰聞武右請子闇製良藥施窮人其慈仁至矣而此傳不載蓋舉大者略小者也武右又善待游歷人不知其子孫亦能繼父祖志乎否

前原一誠傳

前原一誠者舊山口藩士也稱彥太郎好學善文詩精擊劍為人慷慨忠毅議論不苟合戊辰之役立功於東北賞賜祿六百石判事於越後府越人皆服之明治二年陞參議敘從四位是冬十二月轉兵部大輔而議與二三大臣不合明年遂辭職歸梓里方木戶孝允再入東京為參議賦詩貽之云黠驢復入口口朝廷吾懇勸歸君不聽幸得功名脫人禍猶因僥倖免天刑京城胡角乾坤老河洛妖氛日月腥借問十年螢雪下苦心何事讀麟經黠驢孝允別號也七

又曰為一縣所推可知

又曰立見一差異事乃為禍根

又曰賊兆

又曰北南洲見其器小

朗庐曰所謂自是太過者

又曰平生定見唯有此二十餘字而已服孔如豆可知

年春佐賀縣兵起山口縣令中野某一詣一誠請其諭縣士勿動搖一誠乃作檄懇切諭之縣士輒不動於是一誠名噪于四方比之薩之西鄉氏海內慷慨士來見者日衆九年七月青森縣士竹村秀俊承同縣士長岡久茂意自東京來見一誠乃招橫山俊彥佐世一清使與之相見謀事作暗號以備東西緩急通信是歲十月熊本縣士緒方某來見告舉兵密謀且請應之一誠輒諾焉乃以暗號電報長岡久茂久茂等夜秉舟於東京小網坊思案橋下將襲千葉縣乃北據若松事覺被縛當此之時一誠以為挽回國

勢芟除姦慝在此一舉機不可失乃與奧平謙輔橫山俊彥奧平左織山蔚昌輔山縣信三小笠原長一小倉真一及弟山田穎太等數十人相議移檄德山募應援其檄曰昔者吾忠正公悼　朝廷之失職憤德川之違敕坐薪嘗膽枕戈以待旦而士大夫亦感其誠心喋血相誓斷死不顧遂能安海內於一以致諸　天子當此時某々等出入帷幄寵待無比而先君之業掠為己功敢逞其胸臆舉祖宗之土地以獻焉所為以法律為詩書以收斂為仁義講文明欺公卿藉夷狄脅　朝廷要之夷狄橫行海內殘弊　神

后得悲泣淋漓

朗廬曰議論巍然而黑白轉倒既爲盲人他又何論

朗廬曰已爲潢池奴輩

后得曰惜乎縣令無答一誠書

州之安危。朝不謀夕。則不唯先君之亂人。抑又朝
廷之賊臣也。適者東肥人。斷諸於義。一戰鏖鎮兵。餘
威之所及。九州風靡。實曠世之一事也。諸君衣先君
之衣。食 朝廷之粟。亦有年矣。亂賊之人。從而不誅。
豈能忍於懷哉。始事雖既讓他縣之人。而收功猶有
望於諸君矣。是夕。有傳佃基清者謀聚衆於明倫館。
刺殺一誠。而擊其黨者。一誠乃遣與平左織偵之。佃
事不行。於是一誠率衆屯明倫館。使區長横山俊彥
論戶長令士族皆佩刀會于明倫館。又設策欲張勢。
聲鼓動衆。廠作西鄉隆盛送銃三千挺大砲八門彈。

藥副之。之僞書使區長署名申之縣。縣聽以乞處措。是
日。會者百餘人。歲之十月廿八也。是夜將進軍於山
口。命山田頴太勒兵。既而縣令關口隆吉遣百村某
發藏致書曰。熊本之亂既已平。宜速解兵。一誠乃陽諾。
而使某去。私以謂彼單身敢來。恃鎮臺兵尋至也。若
果然。衆寡不敵。抗之無益。况佃黨在後。德山之應援
亦未可必。則久於此。非算之得者也。因將欲取道山
陰。詣東京。命與平謙輔作檄。移四方。又與縣令書曰。
二三年來。天下多事。是豈皆好亂人也哉。蓋不過發
憤俗吏。欲以明 聖德於海內耳。僕鄙人也。然弄兵

朗廬曰不起兵而闕下抗議則可今至此云々痴亦太甚

后得曰英雄失路可憐爲賊

朗廬曰盜賊耳隊名亦好笑

后得曰一字一淚

朗廬曰其識陋其策痴而其心則可憫也

又曰以此歌則其尾生之信乎

又曰評有抑揚可味

潢池中。非其所好。而傍觀民疾苦。如秦人視越人之
肥瘠。亦所不能忍。於是取道山陰。至 闕下。精誠以
諫。々而不聽。死以繼之。然賊徒充塞。道路不通。則蹤
而過耳。又以此意告鎮臺士官。將發無路資。乃自援
筆僞作縣令贈區長徵金書。致之扱所官名舍。獲金七
百圓。乃發行募兵。編隊名曰殉國軍。既而襲扱所。與
鎮臺兵戰不利。而走。棹一漁舟。至雲州宇龍港。將航
北越。圖再舉。當此之時。 朝廷既褫其位。下 勅逮
捕。一誠料竟不可逃。作一書。托船夫。爲並料以達之
鄉里故舊某。其書略曰。忠謀破。爲賊。含恨歸九泉。豈

非畢生遺憾也哉。豐太君之姪。生死未知。真可憐也。
僕兄弟三人。山田頴太郎。佐世一清。並心忠而形賊
也。只俟千歲之公論耳。僕等尚未死。千辛萬苦。臥野。
伏山。將欲泛北海。爲後圖。而事不遂。而死。亦天命也。
老兄其憐察之。時十一月二日也。是月五日。一誠謙
輔等皆就縛。一誠賦國詩曰。麿遠指志馬登云登毛。
世乃中爾我加真心波神毛知留羅無。遂處斬。時年
三十九歲九閱月。
善諷子曰。一誠責於人以麟經。而身亦蒙賊名。遇刑
禍。何也。蓋彼不勝憤懣。而直遂倒行。無遑顧麟經也。

后得曰一誠此淮陰則亦可以瞑目

朗廬曰其器叢而於判為不用過器往々為事自古而然

令觀其國詩哀之余聞越人聞其被刑皆痛惜垂泣徵之漢史其幾乎韓淮陰之流耶

坂谷朗廬曰江藤前原南洲同一時功臣而供不全終皆有所激而求其才用處而已抑攘夷之説入人之骨髓有不平則託焉發動不復講求尊王之道所應時而存自進陷亂賊不可不熟思也

岡田后得曰衣先君之衣食朝廷之粟宛然韓淮陰口吻而其人遂為韓淮陰予聞有詩云應愧噲等伍激昂似淮陰此真獲其誠心者耶

朗廬曰不先問母可謂官吏亦善用心

又口好辞令語々有真味

國分彌右衛門傳

國分彌右衛門者浪華商人也幼而喪父享保間母子煢々治產有弟姦黠欲奪兄產讒兄欺母々信而欲廢兄立弟疏兄之過失而訴之官乞廢兄立弟官吏乃召母與弥右先訊弥右曰汝母所訴云々如此果信歟汝若有辞明白陳之弥右叩頭泣曰母所言信矣某性愚拙不愜母意罪大矣雖然某豈敢好不孝於母哉而母以為不孝是某之不孝也某復何言願明府速罪某以安母心焉母聞之亦鄉泣曰此妾之過也冀明府如舊立兄々無不孝事此鄉隣知也而妾誤信弟言遂訴之而不慮兄之陷于罪科也老心膚淺幸恕其愚汗涙俱下官吏乃責弟姦而放之賞兄之孝云

善諷子曰兄弟相鬩如鄭莊公叔段者世往々有之弥右不背其母而甘心負罪亦可為法矣嗚乎倫理之變古人亦難之後之聽訟者其宜留心焉哉

坂谷朗廬曰全負罪適母一時則孝矣而弟必破家大傷母之本心傳中對官吏之語不辯之辯音吐大佳豈敢好不孝云々以下殊妙

朗廬曰亦螢囊

加々美櫻塢傳

加々美櫻塢名光章甲斐國山梨郡山王權現祠祝例任信濃守因稱信濃櫻塢其號也自儒學天文曆算以至浮屠氏之說無所不窺最精于皇朝學著神教指要刊行于世初學三宅尚齋頗艱苦夜學無油合焚線香就其光讀書學成教授於鄉生徒數十人有自遐方遠邑至者矣為人温柔恭敬人與之交聞其一言則皆服焉其門有山縣某者學成下帷于江戶嘗觸國禁被刑事連櫻塢見拘引於江戶櫻塢無憂色即行辯駁事解歸甲斐親族朋友皆齎酒肴來

朗廬曰其所養可敬

又曰善知神儒之真者

賀而櫻塢無喜色酒闌一人前曰翁之見拘引於江戶也親族朋友皆憂而翁無憂色其歸也親族朋友皆悅而翁無喜色何也櫻塢曰我素無罪何憂懼之有既無可憂懼則復何之喜悅之有人皆服其達其近隣有籠工某者學神道著淨衣戴烏帽操彩幣唱中臣祓（祝詞）一日問神道於櫻塢々々曰子過矣夫神道無他各守其職孝於父母忠於主君信於朋友而正直潔齋祭其祖先則是神道而已何弃已之職而為巫祝之裝唱巫祝之詞而後稱神道哉子過矣某乃服其說改前行云又嘗同僚子弟某者學医為

朗廬曰先生眼光不拘形所以超絕俗儒

又曰余亦嘗浩嘆

一諸侯所聘來謁櫻塢曰令僕應優召得秩祿頗似可悅然生於神官家薙髮為僧形甚負本意（當時医多皆薙）髮可辭乎否櫻塢曰子三男也非承家者且方今雖皇子往々為僧夫神道天子之事也而猶如此庸詎傷優召賜祿此榮譽也榮譽顯父母乃稱於神道也子其速行矣某乃大服快然赴江戶櫻塢年七十四終于家親族朋友門生皆哭之如父母云

善諷子曰世之所謂神道者多迂怪荒唐之言頗忌惑人矣烏得如櫻塢者救之哉今之為教導職者觀於櫻塢事其亦可以鑒矣夫

坂谷朗廬曰其教百端其本一歸白為善而已矣蓋天下風習萬殊其敎所以為百端又不得不百端唯其百端故弊害亦隨生焉苟能著眼於一歸之處則其為萬殊而百端者皆天地之妙用而已如歐米文字風習亦唯若此而已如櫻塢先生蓋近矣

田村翠崗曰余甲人也而未聞有櫻塢先生者今讀此傳聳然敬服其學出于三宅尚齋宜矣與世之神道者異也

朗廬曰亦是一壯士然其狀則好笑

又曰直氣擔當不辱其任者

橫田甚右衛門傳

橫田甚右衛門者江戶人仕幕府為與力百人組頭為人廉潔愛士部下有某者嘗薄暮浴湯其僕覘間盜其金某瞥見躍出直拔刀擊之僕被創而走某裸躰追之僕逃入街衢警舍便詣警舍請出逃者警舍直士視其裸躰提白刃謂是狂人也不敢出逃者且拘留某甚右聞之直登大城告監察曰吾部下士某見其僕盜金手刃而追之被警舍拘留敢請付之我我訊鞫之不煩公家監察曰業已聞閣老今不得付諸汝甚右乃復請閣老如初閣老輒聽之甚右直請

又曰勇決有生氣一讀躍然亦宜

又曰有此志操所以能為前事

警余。將部下士某及某僕還。乃使某更刃僕而某得無故。是以部下百人皆感其恩義。思為之竭力焉。居數月。甚右罹災。居宅皆燼矣。甚右固貧。財莫以造家。得建邸牆。於是部下稍富者為釀金。得二百兩。擇一士。乃持以詣甚右邸曰。部下某々等聊以弔災。若得充新築資。何幸如之。甚右大驚曰。諸子之厚志感荷。銘肝。然余亦有志者。不受猶受。敢謝部下士。嘆曰。必不見受此金。請假君庭。甚右問故。某曰。割腹焉耳。甚右又大驚。詳問其故。曰某來與衆誓曰。必使君受此金。故衆喜遣某。而公不受。則某莫面目以見衆。故假

朗廬曰猛將下無弱卒

又曰一結鏗然

君庭。而割腹焉耳。意色俱厲。甚右不得已。而受金。於是部下大悦。又車載竹木。轉輸盈其邸云。

善諷子曰。甚右之愛士好矣。而終使之手刃其僕。似太酷。然此戰國之士風。莫足怪者焉。如部下士以割腹請受金。亦戰國士氣之稜々可喜者耳。倘當今之時。有如此士人。必笑謂之頑固不開化也。噫

坂谷朗廬曰。此是分明常山紀談中高等者。吁嗟開化則可也。而失此志氣。所謂愛國心者。何以立之。獨逸佛國等。及往々有此氣。不可不察也。

長山宵子傳

宵子者。水戶藩士長山七平之女也。嫁同藩士師岡綱治（與右衛門）。伉儷甚篤。宵子有姿貌。性温和慈仁。善遇奴婢。綱治有妾。生子綱常。愛之如所生。而嫁其妾於湊村某。視之如姉妹。綱常及年十四五。未知為妾之子。以宵子為實母。綱常嘗病。宵子憂之。親嘗藥療養。殆廢寢食。每夜潛跣詣神崎寺觀音大士。禱其疾愈云。綱治積年所使之士某。年少頗戀々乎宵子。嘗挑之。宵子大怒。且警其不敬。然宵子自愧未語綱治也。某見其不語綱治也。尚謂其不全嫌。已乘綱治之不

朗廬曰其從容最不可及

古得曰此等事往々見新聞紙

在。夜潛造其閨中。復挑之。宵子乃謀。就遽刃直斬之。某即死。宵子徐執衣掩之。俟其明。綱治歸。具語其始末。聞者皆稱其貞勇。初宵子嫁妾於某。更為綱治擇少婦貞淑者納之。自織縫女紅。以至閨閤中饋諸務。諄々教之。毫無嫉妬之念。至年四十二。罹疾以終。蓋正德三年七月二十四日也。

善諷子曰。今夫世之為繼母義母者。往々憎前婦妾出之兒。寃讐不啻。甚則鴆之。又為人之妻妾者。往々與其家士及出入者姦通。甚則薦董於其良人。嗚呼。何婦道之衰也。如宵子者。真可為世之婦女子之龜

駿亭曰。所謂能和能肅。如實子則其人也。世之婦女。賤此德者。盖鮮矣。

鑑也哉。
坂谷朗廬曰。美而貞。慈而勇。吾無間然。
岡田后得曰。古人之婦女。固當如此。而往々不然。可嘆也。夫而忠義貞烈。多出乎水戸。蓋義公之遺澤也。方今明々在上。而風俗澆訛日甚。其故何也。哉噫。
田村翠嵓曰。論賛諷刺剴切。憂世道者。其可不留心焉乎。
又曰。余喜誦徐士俊婦德四箴。今録于左。以示閨閫。德曰。為婦之道。在女已見。幽閑貞静。古人所羨。

柔順温恭。周旋室中。能和能肅。齊家睦族。二南風始。禮法備矣。言曰。男唯女俞。禮分内外。長舌階厲。雅詩深戒。林下風清。厥惟應對。不踰閫閾。卑警士昧。容曰。閨房之秀。實惟容儀。非尚妍華。無俾俗嗤。凝粧儼然。可對明鏡。周身雅度。必中以正。豈無膏沐。勿過修飾。豈無衣裳。勿傷輕逸。所貴人重。無取人憐。以此為容。宜家因儇。功曰。春蠶秋績。織手勿惜。縫裳緻綻。兼議酒食。錦繡纂組。害于女紅。勤則生善。儉則致豐。用儆四德。必勉且從。

朗廬曰。佳事佳事。
又曰。全篇以詩織成。其德其學。不言而顯。妙。
湖山曰。千古未有盛事。詩亦與題称。
湖山曰。閨秀裕氣宜如此。近日婦女往々有為男子態者。可戒也。
春濤曰。所謂一字一涙。不堪卒讀者。
朗廬曰。一句知已之言。使其人重。

蘓蓀傳

蘓蓀者。東京下谷人。名千代。関思亮之女也。為人貞静。好學。能詩。妙筆札。思亮歿。男雪江尚幼。親戚相議以弟子琴山。配蘓蓀。待雪江之長。雪江母事蘓蓀。蘓蓀子育雪江。雪江遂因其教。成名於藝苑。明治五年。官建女學校。擢蘓蓀為其訓導。六年十一月廿九日。皇后行啓女學校。蘓蓀恭賦三絶句。曰。女黌令歳築初成。　皇后親臨見學生。報道鸞輿來已近。早梅花底下階迎。其二曰。皇書漢籍泰西篇。琅誦聲傳香案前。一百生徒齊拜跪。繡衣光炫玉床邉。其三曰。去天

尺五拜珠旒。感極無端暗涙流。却愧傍人相見笑。掩顔容易不擡頭。其詞藻麗妙如此。蘓蓀在職者四年矣。以八年乙亥歿。先是喪姪良兒。作詩哭之曰。其如衰老後。孩兒膝下蕭然。暗涙垂。應是夜臺寒不耐。吾儂不日亦相追。果不經數日而歿。如預知死期者。時人奇之。後官以金若干賞教道之功云。
善諷子曰。余與雪江交善。聞其屢説蘓蓀事。今為之傳。想見其貞静淑婉之風也。
坂谷朗廬曰。余知雪江。又嘗亦見蘓蓀女史於詩會席。今雪江亦逝矣。讀此傳。悽然涙下。

朗廬曰此是敘法之大文字亦不可無學也

又曰一傳烈婦曾不肯百斷亦何足

烈婦阿仙傳

阿仙者信濃國更級郡今井村農夫宇兵衛之妻也。宇兵衛病癩久臥床。阿仙侍湯藥療養甚至。而未瘥。會僧慶山者自東京来。云我是麻布谷坊妙像寺僧。應己弟子善祈禱癒病。阿仙乃請延之家。禱夫病。平愈者數十日。慶山見阿仙美而艶。心私悦。百方挑之。阿仙不肯。慶山一日以白刃脅之曰。不從余言。斬汝。阿仙從容辨其非。而慶山益迫。阿仙輙罵曰。咄姦僧。何無禮。慶山怒。遂斬殺阿仙而走。長野縣吏捕而鞠之。得實。明治五年具狀以聞。朝廷賜金七十五圓。以旌表其節烈。蓋朝廷恒制。賞戰死士以金百五十圓。故今半折其數云。

善諷子曰。婦之事夫。猶士之事君也。則婦之死于節。與士之死于戰亦同也。雖然。士之死于戰。事關于國家。與一婦殉一夫不同。其事之輕重大小。亦自有別也。故以戰死之半額賞節婦。酌量乃得其宜云。抑余竊有感焉。阿仙生長信山僻地。何所教訓。而其烈如此哉。今夫東京士大夫之婦女。習非不善也。而往々醜聲外聞。有不可言者。抑亦何哉。

坂谷朗廬曰。善事者皆人當為之常分。然而忠孝節烈之勵人心。振頽俗。益於世甚大矣。恐非戰死之可比也。賞典有礙。宜別作大碑旌之也。

又曰。貞烈如此。而信祈禱。自招毒浮屠之禍。其誰使之然也。不勝慨歎。

岡田后得曰。阿仙貞烈。不讓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者。反往々有至性。古今如此。東京士大夫之婦女失節者。聞之應愧死。

又曰。方今勸賞工技及物產家。往々以鉅財。而至於旌奬高士偉人。裨補名敎。孝子節婦振起頽俗者。則反寥々。何也。噫。

聚峯曰静齋房州人並詩往年在余塾今春訪余詩學大進非復呉下阿蒙

孔子有才難之嘆。況今世乎。是此編之所以傳婦人以結局也歟。嗚乎士大夫以魁然七尺之身材。畢生碌々不足傳者。讀此編。其能不赧然汗背乎。

明治十三年歳次庚辰三月中浣。

受業　高木静齋謹題

聚峯曰修一廣嶋縣人好學最長於講說

予瞻唯是忠義填骨髓。故有慷慨愷摯使神宗感悟之文矣。余拜讀偉人傳。亦慷慨愷摯。涙潸々墮之。知其忠義填骨髓也。不知誰能感悟焉者。噫。

受業　美濃修一謹跋

近世偉人傳卷之下終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書後

叩閽哀告九天神能令孤忠炳著臣對
君臣頭臣筆在尊王結賴讀書之人
余之此詩蓋為蒲生秀實高山彥
九郎諸人作也日本自德川崇儒讀
書明大義者非知推以顯揚之以源
光圀作日本史竟於尊王飭身屬德

視未敢昌言其後蒲生高山諸子始
以於是論廢藩尊王攘夷之議起
一倡百和幕府嚴捕之身伏蕭斧
者不可勝數於卒賴以成功實偕
學之力也余讀子閣偉人傳以君平
為冠考引而伸之子閣此書為近世
功利說深中於人心欲以道德維持

之故舉諸君子以為勸今四編告
成猶初意也他日與子登富士之山
臨琵琶之湖尋煙雲縹渺以波
浩蕩之處與讀君書吾讀君詩
更相與酹酒呼諸子之靈而弔之
曰安其上告神武崇神在天之靈
以護斯文吾為和精魂魄魂暗世
相繼必有被龍帶劍披髮而下
大荒者矣

光緒己卯十月嘉應黃遵憲公度

跋近世偉人傳四編

蒲生絅亭先生以所著近世偉人傳貽予。予受而讀之嘆曰此世間不可少之書也。夫一代人才之衆寡。一國盛衰之所關。一世升降之所係焉。仕於朝則爲名臣。隱於野則爲逸民。其可傳者。不在功業。則在文章。顧余嘗謂三千年以來之史。所

得而紀載者。類皆顯達之人。山林隱逸者流。寥寥無幾。豈皆無可傳者耶。則由史官見聞所未及者多也。然則夫人學士所以紀潛德闡幽光。俾一代之人才常存於天壤間。又曷可緩哉。此我絅亭之所以作近世偉人傳。由一編二編三編而至四編也。我國李次青先生近著國朝先正事略。其命意與絅亭同。惟次青則總二百餘年之文獻。而備論列之。此則但記近世數十年間耳。且其中多隱逸不遇者。其關於當世得失之林。尤要也。特爲跋其後而歸之。長洲王韜謹跋

上毛金之恭書

春濤曰近世偉人與佳人皆入吾聚翁史筆流芳傳與不負中興史官之[illegible]先

幾把新編仔細看都他如此賸馥寒〻一枝椽筆千秋業君是中興舊史官

上毛　藍園堀口貞歙拜題

花蹊跡見瀧女史謹書

朗廬曰全篇無閑不可失一拔

聚亭曰宮子詩文於余年少才鋭作人物□□作々乎已入此家之城此文雖小品亦可以觀其一班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跋

世或云奇偉之蹟待文章而後傳或云文章淂奇偉之蹟而後傳余謂二説者皆失之一偏矣夫泰漢之際偉行奇蹟後人得稱而傳之者以有遷固之史也當時若使無良史遷固之才則雖有奇偉之蹟亦皆湮滅終無聞焉抑亦雖有遷固其人而使時無奇偉之蹟則何以發其文由是觀之偉蹟與文章相待而傳不可偏重也今讀聚亭蒲生先生斯編竊有感焉夫編中所載忠臣孝子奇偉之蹟固足以不朽矣然亦非得能文者不傳也今如先生亦可謂能文之士矣蹟既奇偉文又雄豪雙美相映欲不傳得乎哉嗟夫文非蹟之偉則不傳而蹟亦非文之美則不顯後之文士欲徒藉奇偉之蹟而傳其庸陋文于不朽難矣哉。

己卯清明節　官原確謹識

坂谷朗廬曰月有雲花有風佳人才子常不相遇偉績與能文亦復爾耳讀了不勝慨嘆

聚亭曰森元生為人謹敕年甫十八曾無酒色之過孳々勉強有□於前輩者也此言亦獲我心

近世偉人傳第四編跋

安政文久間忠臣義士輩出但知有國而不知有身令致此維新之隆治蓋此輩之功居多宜大書特書屢書以傳矣而修史館未有紀傳之著豈非一大闕典耶我聚亭先生蓋深慨之乃著近世偉人傳數編嗚呼先生之於忠臣義士可謂厚矣上章執徐清明節於青天白日樓　大和　森元　茂謹題

又曰芻蕘之言聖人擇焉關雎之化庶幾可致

余聞或進御偉人傳於　皇后　皇后手繙而讀之真近時美事也哉余不獨為先生賀實為天下賀也於有為塾中　上毛　杜岡文平謹題

聚亭曰義城為人包□詩不□□状可且益亦義勇之士故文亦有氣骨如是

為所當為而不顧利害之謂義守義不遷之謂勇非義與勇無以成事焉故自古垂名青史播譽口碑者其德量器識雖有大小之異亦未嘗不由義與勇也我聚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所載多義勇之人余反覆讀之其慷慨義烈勇忿之状宛然在目使人扼腕興起則可以觀先生平素所養之浩氣也已於有為塾東窓旭日紅處　備後　近藤義城謹題

又曰不敢當不敢當然之子學問不怠今既試驗入幼年兵學

吾叔門司某嘗語余曰東京文學士衆矣然而多酣豢於貴富耽溺乎空詩浮文鮮抱慷慨憂世之志者唯聚亭先生栖遲於俎檔側慷慨憂世講道著書以

抆故不忍棄其贈言姑録于此

維持世道。當時余聞之。心竊溯洄焉。戊寅歳。遂執贄於先生門。讀其所著近世偉人傳。其慷慨憂世之意。躍然乎紙上。使觀者壮心駭目。余乃拍案嘆曰。叔之言誠不妊欺也。今偉人傳四編刻成。因書此於卷尾。

庚辰春三月。　筑後　守田三多謹題

又曰棟豊島同齋兄令息学於余頗有文才十余歳學其力学不墜家聲也棟也其勉旃

我聚亭先生深慨乎世道人心日趨澆訛。節義風概蕩然掃地也。乃紀近世偉人之蹟。以諷焉。愚謂只偉人也。故有取於偉人矣。不唯有取於偉人。又有望於後之偉人也。然則讀是編者。可不以偉人自期乎。於有為塾中。　加賀　豊島　棟謹題

聚亭曰之子具隻眼浩不怠則必為異器

士風之不正。民俗之不淳。憂國者所宜用心焉也。而輕躁浮薄之徒。此之不憂。妄唱邪說。惑亂士心。狡黠民俗。以謂文明開化矣。我聚亭先生有憂於此。乃著近世偉人傳。其用心不亦深且遠哉。余受業於先生日尚淺。然心竊鑽仰。今讀偉人傳第四編。益喜其維持世道。乃言其用心之深且遠。以告讀者云。明治庚辰三月上浣。　下總　與原經營謹題

又曰宗一妙齢力学好文舉止閑雅與世之氣累書生迴别可嘉可愛

余嘗讀三宅觀瀾所著烈士報讐録。歷叙大石良雄等四十六士為其主報仇。從容就死。使世之不義者有所興起。頃日吾師聚亭先生有近世偉人傳四編之著。亦歷叙住谷氏兄弟及二孝子報讐。使世之澆薄無氣節者有所愧。嗚呼。如此二書。則皆有益乎世道人心也大矣。而觀瀾但紀元禄間之事。先生紀近世數十年間之事。則其功不可與觀瀾同日而語也。

庚辰桃華節　下總　石渡宗一謹題

又曰公論竟難欺自古而然　又曰歐公曰令之人未可欺洵然　又曰千之樸直故其言亦樸直

古人有詩云。欺暗尚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将一人手。掩得天下目。嗚乎。有識士善讀偉人傳。則知其果然焉耳。　越後　木曾　旭謹題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信哉是言也。我聚亭先生著近世偉人傳。讀之其義勇忠信有不讓王鐵槍者。宜矣

聚亭曰比比禽獸為之絶嘆

留名青史也。余於此嘆曰。嗚呼。可以人不如禽獸乎。

武藏　根岸千之謹題

明治十三年庚辰夏五月十八日版權免許

以上　○五編六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麹町區飯田町壹丁目拾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拾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六番地　東生亀治郎
同　麹町八丁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忠義塡骨髓

明治庚辰初夏
熾仁題

千載仰雄名

庚辰仲秋書
李青蓮句何
如璋

聚亭曰此序當弁第四編而列於後見贈因弁諸第五編

近世偉人傳

釋名傳者傳也所以傳示後人也非孝子忠臣義士烈婦不足信於今而傳於後即有其人而無班馬之才歐蘇之筆為之闡揚其心跡詳敘其始末亦祇傳於一時而未能垂於百世自來忠孝節義代不乏人而湮沒不彰者何可勝道蓋有遇有不遇也予於丁丑冬以張蹇奉使之槎到徐福求仙之地淂與彼都人士時相往來因論

又曰桃菴亦可入古人書中何等榮光

古先哲民每多感喟有蒲生重章者以近世偉人傳第四編請序於予祇見一斑未窺全豹即觀其編中所紀有彌右者可入孝友傳住谷兄弟及長崎商人子二昆仲可入蕭廣濟孝子傳一誠一鷗源藏以及耕雲齋隆之進政之進等六七人可入梁元帝忠臣傳而其間有竭智盡忠死於義而污於名者不無遺憾即如雲濱又以瘐死皆為可惜是宜斟酌前

事識正淂失如班彪之作後傳焉甚右武右可入游俠傳二兵衛則游俠貨殖二傳可並入也關八可入徐憖烈士傳庸中兄弟可入龍門刺客傳櫻塢邦光可入傳奕高識傳佛山

天山可入皇甫謐逸士傳他如長順則嚴父伊子則肖子宗益松園菁皆醫士也可入方士傳而識見超邁不僅以方士目之若空齋杉山二人盲於目不盲於心當附於邱明傳之

又曰謝疊山曰古人立言與庸衆人異藥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其榮不可當余於張公紀事云々五亦云

淺又有閨閣名媛首推阿仙入於烈女傳而無慙宵子菻篜則清婉傳中人也總名之曰偉人誰曰不宜觀其紀事詳明措辭雅馴筆有餘妍墨無旁滓足令傳中諸人並垂不

朽而一切忠魂毅魄亦將感慰於泉下焉爰書此以弁其首

光緒六年庚辰九秋四明張斯桂撰

天雨粟
鬼夜哭

近世偉人傳　黄公度先生題言　七　蒲生氏梓

子蘭先生自題偉
人傳第五編詩用
此語屬端因書
以為弁首
黄遵憲

圈係黃書公度尖閃係小山毅卿

琴嵩曰血淚潸々

又曰忠憤之言惻々動人

春山曰巳寐二字作人定何如

自題偉人傳　複韻格

天雨粟鬼夜哭。蒲子修史坐蓬屋。忠姦千載無遁情。褒貶一々載簡牘。回首往事何慘酷。幾箇偉人死冤獄。尊攘大義英雄志。誰能覷然甘國辱。古今通患刑名毒。社鼠城狐弄威福。衆庶何堪賦歛苛。商鞅既斃弘羊續。嗚乎褒善誅惡筆將禿。慨氣吐虹驚凡俗。前代隆替是明鑑。吾願有位留意讀。吾皇睿聖明四目。寧有一物遺空谷。賈生著書須論時。莫忌長沙梁上鵩。天雨粟鬼夜哭。一燈熒々照幽獨。蒲子奮筆紙有聲。四隣已寐天地肅。

近世偉人傳　五編題詩　八　蒲生氏撰

變徵之聲。内含中和之氣。可謂秋肅而兼春温者矣。

光緒七年八月廿八日。黃遵憲敬讀。

語如嚴霜烈日。讀去凜然。可以當偉人傳總叙千餘言矣。

明治十四年十月。　辱交小山朝弘僭評。

孤忠幽憤。悲壯淋漓。真是賈長沙之流亞。

辛巳秋鞠花月。　辱交田村惇妄評。

駿亭曰新史記活歷史六字勝千萬言乎

文欽荷々

近世偉人傳五編敘

幕府末造。昏亂極矣。群雄四起。凡一節之士。無貴無賤。致力國事者。項背相望。接踵而出。皆無非歲寒之松栢者矣。既而幕府遽敗。朝權新復。洵非偶然也。蒲生子闇曩官於史局。退而家居。著近世偉人傳。凡一節之士。無故無新。徧探而載之。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煕披而肴之。數十年間。所把臂拍肩而相交者。其人雖已亡。然其手彩歷々。精神奕々。躍出紙上。如再相見。意到筆隨。猶麻姑搔痒矣。稱之新史記可也。稱之明治活歷史又可。一讀之下。不勝懷舊撫今之感。乃援筆以書其卷端。

時明治十四年三月。識於東京礫川千樹梅園之寓窓。

七十一翁　櫻老加藤煕。

原作云孅少烟已純瓶花空吐香可人期未不惜覺春晝長

敬步子闇先生原韻二首　己卯三月廿二日席上

人高餘遠俗。室靜自閑香。窓前生意足。細艸上階長。

偉傳饒史筆。翰墨發幽香。君才肖李杜。光燄萬丈長。

漸東。　黍園王治本未是草。

玲瓏盦圖

辛巳天長書

孫畫

玲瓏齋圖爲

褧亭蒲生先生囑

辛巳四月寫　王洋十石





虞卿近日點窮愁　下筆

著書何肯休　傳得非常

偉人事　替他容易作千

秋

三洲長炗揮題

圏點係湖山翁

湖山曰余往年寓徂橋東邊故外此數句殊覺有味

春山曰起作吐何如

起首并有時一解結一解春山兄亦加圏與湖山翁暗合

玲瓏齋即興

棲遲可以老園圃百餘弓花竹夾徑秀幽香鼻觀通
畦荒紫茄裂石古碧苔封小童拾紅栗老僕種緑菘
籬外晩潮漲岸々繫短蓬時上小臺望徂橋架其東
行人日絡繹世事何怱々喧寂隔水異吾園野意濃
秋禽鳴老樹時下啄艸蟲景物幽可画不似住城中
小齋在其北東南設軒龔淨几讀周易六竅自玲瓏
有時磨古墨揮筆起長虹偉人傳忠孝慷慨諷群蒙
稿成時呼酒開戸坐清風秋天雨方霽銀蟾徐上松
桂花亦恰發清香撲酒鍾蒲子正得意快醉滿顔紅

憐彼奔競輩至死心夢々寧知千古事見與蜉蝣同

東坡兄弟皆深喜陶詩故其唱和詩多有陶之風調而加以文章餘力縦横俊邁之筆與一味慕陶閒澹自喜者迥異其撰子閒此編似蘓家唱和之作而尤於顥濵為近焉　辛已桂月閲於黄雨書堂

湖山老人長愿僭批

百畝之園數室之居栽花移竹著述自娯人誰不羨其恬福者然子閒所以處此樂則以其有大憂也余則不羨古其恬福而欽其抱大憂矣

辛已故仲秋　辱交小山朝弘妛評

頼序曰一句有回天之力

又曰文氣甚大

頼序曰宅山之攻消非淺厄

又曰偉人傳之著焉不可已

慶斯文學會序　錄以代自序

余嘗竊謂大政維新之功斯文舉之也所謂斯文即我固有之道而列聖之所遵守者蓋蒲生君平及高山彥九之徒唱之於寬政文化間賴山陽梁川星巖之徒和之於天保弘化間處士及諸藩義徒繼之於安政慶應間而明治中興之偉業集矣嗚乎斯文也亘乎萬古而不泯滅在天則日月星辰皆斯文也在地則草木山川皆斯文也在人則禮樂制度皆斯文也而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無適而非斯文也苟斯文而泯滅則無天也無

地也無人也然則斯文其焉可不興起哉獨怪中興之偉業既集矣而人或忘其本但唱西洋開化之說孳々於功利技藝而擯斯文以為迂濶六經仁義之說東之高閣甚則至於欲併漢字廢之此豈非斯文之一大災厄耶於是乎重章不敏不自揆修私史始自君平以迨中興諸子凡孳々於斯文者皆採而傳之以布世區々之心竊在乎維持斯文焉耳今茲庚辰春岡本監輔來曰將創立一社糾合同志以大興起斯文子盍憂斯文之衰者盍俱盡力焉余欣然諾之董野川田諸君亦皆為盡力四方翕然應之至一

又曰撲茂可愛

千六百餘人之多乃卜六月初六行開會式於錦街華族會館於戲何其盛也斯文之興起可期日而竢也已抑斯文既為我邦固有之道而列聖之所遵守中興偉業所須以舉者則　聖天子賢宰相寧可蔑視之哉余既慶此盛舉為之序繫以詩曰

偉歟斯文乎元々由以淳倫理由以正國勢由以振中興由以集四序由以均綱紀由以肅人心由以伸斯文未墜地彬々在乎人誰其興之者維同盟諸君戮力而就列才俊何濟々經術及文章孳々在陶鈞維我固有道孰謂自外臻翼聖主賢相助以興斯文

黄公度曰煌々大文足以支撐人道使之不墜於地凡有血氣皆宜鈔一通置之座右

坂谷朗盧曰此篇自昌黎來氣格端正言論剴摯見維持斯文之苦心

田邨翠崖曰道勝而辭健思精而意深不獨此一序偉人傳篇々皆然所以可傳也

岡田後得曰此篇代自序正與以上樂翁公書并日本外史同一好案

近世偉人傳五編例言

一自初編至第四編。每傳有朗廬阪谷翁評語。迨第五編出。翁既沒。少其經評者。頗覺寂寥。因以重野先生。及小山村山諸君評補之。曩者清人黃公度悼朗翁之亡。寄書於吾蒲夫子曰。老成凋謝。令人悼嘆。僕尤爲先生惜此友。恨偉人傳五編不及讀其評也。實先獲我心。

一是編每編二卷。今五編既已上梓。併十卷。夫十成數也。因合爲一帙。續成每帙十卷。以仁義禮智信記帙號。至五十卷。合大衍數。乃閣筆。此蒲夫子之宿志也。而如其義例。一仍初編云。

一或謂余曰。子之師著近世偉人傳。躰倣腐史。敍事亦學之。頗爲可觀。宜更作本紀世家。以大成焉。子盍試請之。余曰。師是著寓感慨。以諷世耳。若夫本紀世家之作。則有修史館在焉。或又曰。諸傳或書某藩人。或書舊某藩人。似無定例。盍一之。余曰。此其執筆在廢藩前後。而異也。或者唯々而退。

明治十四年辛巳八月望。於有為南塾清楓白露絕京處。

受業　北越　平松岩謹識。

近世偉人傳五編目録

朗廬曰。文武二字。一篇眼目。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　子闇著

藤田東湖傳

藤田東湖者。水戸藩士也。名彪。字斌卿。稱虎之助。後更誠之進。東湖其號。其先蓋出自參議小野篁。父一正。始仕水戸文公。終於彰考館總裁。母丹氏。東湖幼而奇穎。年十四。從父如江戸。始見龜田鵬齋太田錦城諸子。而不甚喜讀書。唯專力於武技。學劍術於岡田十松。年比弱冠。慨然自奮曰。絳灌無文。隨陸無武。古人所笑。大丈夫奈何不學。遂刻苦讀書。詩賦文章。一揮而成。而辭理明暢。他人雖精思。不能及也。既而喪父。襲其秩二百石。補進物番。私持心喪者三年。年二十四。同大竹親從（稱與五兵衛）攝彰考館總裁職。時親從齡既垂七十。東湖乃以己年少。一旦立於先輩諸子之上。統紀館務。心不自安。乃裁一書。寄青山子世。陳奉身自退之意。且論館中五弊。曰。六月二十九日。彰考館編修藤田彪再拜致書雲龍青山總裁座右。彪聞大丈夫之在世也。有進而行其道者。有退而樂其道者。坐廟堂進退百官。施一事也。社稷享其福。出一言也。生靈賴其利。功業立於當時。名聲播於後世。

朗廬曰。非知廉恥者。不知出處語默之義。世之冒昧勢利者。何足以語之乎。

朗廬曰。出處不愧於古人者。方今其有幾人。

此進而行其道者也。優遊田園。謝絕人事。爵祿不能羈。勢利不能誘。抱膝長嘯。超然自得。此退而樂其道者也。故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語或默。蓋出處語默。因時異用。顧義之所在何如耳。方今之制。仕者。皆世官世祿。士之子常爲士。大夫之子常爲大夫。賢不必貴。愚不必賤。則其進也。徒任一職。供一事耳。固不能以福社稷。利生靈。而士皆聚居府城。生死於其間。一委贄者。不得復去。則其退也。亦徒就閑散。守貧賤耳。亦不能以優遊田園。謝絕人事。唯其時勢之異。進退亦不同跡。故今之進而任職事者。古之所謂出也。今之退而就閑散者。古之所謂處也。雖其跡則異。而若其意。則未嘗不同也。然則可以進而進。可以退而退。可以言而言。可以默而默。夫然後事君之大義了。而出處之節。可以無愧於古人矣。頃者有司傳旨。使彪攝本館總裁之職。夫總裁之爲職。官守言責兩兼之。則雖曰假攝。而其任亦重矣。彪也年少學淺。徒以先人餘蔭。叨接武史林。其居散員。猶屬忝竊。今蒙斯命。將何以勝其任。是豈非可以退者哉。乃將懇懇陳情。辭職而後止。然方今館局之勢。駸駸乎日就衰替。舉措施設。蕩然靡有義。公之舊。公論正議。索然無

又曰方今不聞建白如此者

復往時之盛。其佗背理傷道者。往々有之。是亦非可以言者哉。彪雖不肖。一日居其職。則有一日之責。義不可以默々無言。於是乎奮然感興。將及其未退。以有所建白也。然欲陳之君上。則狂言唐突。不易遠達。欲辨之有司。則文網繁密。議論難悉。區々之心。抑而不發者月餘於茲。既而翻然喜曰。我總裁在茲。何患於正議之不達。迺敢布腹心。總裁幸聽焉。伏惟總裁以宏才博學。得君上之寵遇。居兩館之首位。握一國之文柄。館局輕重。文運盛衰。唯在總裁之擧措何如耳。向者總裁之擢而至江邸也。有志之士皆曰。總裁

之爲職。任重責大。方往時文學之盛。一國之大政。或咨詢焉。今也世移風變。總裁之任。雖不復若往時。而猶陪侍經筵。親近左右。出入諷議。獻替可否。則彼人而居其職。則其事必將有大可見者也。傾耳以竢者亦既數年矣。而至今漠然無聞者。其故何哉。豈總裁姑息模稜。遷延歲月。可言而未言哉。雖既言之。而時不可爲。猶隱忍苟且。可退而未退耶。然則有志之士。望於總裁者。亦有所謂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者耶。夫可言而不言則失語默之節。可退而不退則害出處之義。謭劣。如彪者猶知羞之。豈謂總裁之賢而

朗廬曰方今輕俊之士何曾知此

朗廬曰出處光明正大於此真是大丈夫

反莫之慮乎。以彪觀之。其漠然無聞者。蓋亦有所待也。今以總裁之才學。遇君上之賢明。言聽計用。豈亦非易爲之時哉。處易爲之時。而負不可不爲之責。而猶曰有所待。則所待果何時。而所爲果何事。彪恐歲月易遷。時機靡常。所待遂不可期。而館局之衰替。不可復振也。迺敢忘固陋。論著館局大弊五事。以致諸左右。曰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曰正人實學不宜廢棄。曰攝職之選不宜在彪。曰史業督責不宜迫蹙。曰虛文粉飾不宜助長。凡此五者。大之虧國家之大體。小之傷館局之紀綱。關渉不細。則彪豈可默々而

無言哉。總裁苟以彪之議爲是。則言之君上。辨之有司。斷然施行。以更張館局之紀綱。以裨補國家之政體。使義公之舊復見於今日。則豈啻副有志之望。古之所謂進而行其道。功業立於當時。名聲播於後世者。亦可以庶幾。豈不盛且偉哉。若勢有不可。時有不可。爲則解其職。罷其事。抱膝長嘯。超然自得。與彪等退而樂其道。不亦善乎。彪年少氣鋭。不揆時勢。不避嫌疑。妄陳狂瞽之說。自知爲時論不容。而猶奮然言之者。不啻畏默々之罪。識由區々愚忠。不能自已也。自退之計既决矣。非一毫有進取之念。苟使其言行。

又曰有才學而不知史事者亦衆矣

又曰心術而下數行忠姦邪正則天下何望何仰是古今同慨

朗廬曰史局不可無此快擧

則雖身蒙重譴亦所甘心也義公之靈在上何假多言伏惟諒察

心術不正者不宜預館職

揭傒斯有言曰修史以用人為本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歐陽修嘗議淩景陽等三人不宜預館職其大略謂三人者或有醜行或有贓汚著在刑書不可使之預館職以玷廉政化益史臣之職將以褒貶忠姦分別邪正垂勸懲於將來也其心術猶且不正則何能勝其任而館閣者正議之地衆人之所望以

取則衆人何望一國何仰焉往年川口嬰卿爲江館總裁而有穢汚之行此其平生心術之不正有以致之也若上之明蓋有見於此斷然黜之奪其館職削其祿秩禁錮諸水戸其英決眞有以寒群邪之膽以作正人之氣也居未數年恩命宥之又一歳延之江邸列之館局不數月復其本職毎命一下一國驚駭衆議喧然皆以為不可也夫心術不正者固不可以預史事而汚行之人不宜在館職況本藩祖宗以來崇尚文學尊重館閣總裁之任不嘗委以修史之業親近左右獻替可否則其選寂不可不慎也嬰卿為

又曰其人吝傒而得名譽者亦衆不可不察

朗廬曰目無一丁者猶得入史局乎

又曰正人知往賤小人[illegible]

人不知廉恥不修名節傒媚傾巧務為一身之計至於忠直謇諤之節漠然無聞則其無他罪猶不宜令一日居其職況於其有汚行乎然嬰卿夙以才學得名譽蒙文公拔擢出身入館年月亦久歷事三世恩遇優渥而一旦獲罪屛居窮巷飢寒切身朝不謀夕也當時仁恕之政不忍棄故舊則宥之猶可也憐其飢寒則賜金頒財以賑給之猶可也惜其才則置之散地使之弄翰墨耽著作以效其所長亦未為不可也若延之館閣廁之清流其失體已甚乃至於復總裁之職其害極大豈可勝慨哉比年以來士風日衰

專趨勢利所謂患得之患失之者比々皆是然大抵不學無術目無一丁者其見利忘義猶私負公亦不足深怪也嬰卿口誦詩書身師孔孟以汚行之餘立於館僚之上至今猶未聞有悛心而恃恩挾寵恬然不知恥則其所以傷政化害風敎者豈亦淺小哉宜速罷其館職黜之而無疑以養廉恥以勵名節則衆人悚然知所懼一國靡然知所向矣非特館局事體得宜也

正人實學不宜廢棄

正人進退關於國家之泰否實學興廢係於文運之

又曰咄々怪事古今皆然

朗盧曰古今同慨

隆汚益正人進則小人退實學興則虛文廢國家於
是乎泰文運於是乎隆而其正人退實學廢者則反
之此古今之所同然也頃者有司傳旨罷會澤伯民
館職授以教授之任夫伯民之爲人其忠純誠慤强
學力行世人所皆知而彪又聞之先人先君武公亦
嘗屢稱其實學可用云而一旦無故罷職彪竊歎焉
而人亦皆異之相謂曰本館比年以來人物凋謝勢
日就衰替而公論不泯正議尚存者雖由義公在天
之靈亦未必不在伯民正道實學有維持而然也伯
民而去將柰本館何且君上方銳意修史將以紹述

先公餘業縱不能拓士聘才豈宜既養既用之人一
朝罷之閑地乎其言誠是然以彪觀之其所關係不
獨此也夫黜陟用捨政事之大躰而進退出處人臣
之大義也伯民之退固爲得義而其罷之其爲失體
何以言之方今世道陵遲風俗衰敗君子道消小人
道長至於館閣正議之地其舉措最宜慎重而猶其
背理傷道者未必無之當是時進退之義鄉黨自善
者猶能辨之則伯民之欲退固有不待疾病而後然
者然君子之事君將以進而行其道不得已而退豈
其情乎哉伯民以正大之學觀於時運之消長抱天

后得曰在上君子宜三復

朗盧曰此職此任真難得其人

下之憂苦於簿書之期會不肯阿附以枉其道亦不
肯矯激以賣其直遲々辭職從容遂其初志非忠愛
之至其孰能與於此彪故曰伯民之退固爲得義若
夫自國家而言之則是遠正人也棄實學也夫有道
之世君子以貧賤爲恥若使之以富且貴爲恥則謂
之何如國也然則使退者得其義豈政事之躰哉是
其黜陟用捨之不當罷之者之爲失躰何俟多言宜
復起之以明黜陟之義且使之無有自退勢以存政
事之大體不然則勢之所至必將有正人以沮實學
以廢館閣之衰替不可復振者此文運汚隆之機而

國家泰否之所以由分也豈可不深思哉

攝職之選不宜在彪

夫總裁之爲職其任已重其責亦大必擇宏才博學
言行確實之人爲之則雖曰假攝而其選不可不慎
也彪資質魯鈍才學不足以見於世言行不足以信
於人但愚忠之性慨然發憤叨思所以報國恩然修
業之未專講道之未熟固未能以償素志之萬一要
之嘐々然弱冠一狂生耳豈足以充其選哉而有司
以彪爲之甚亾謂也且彪之在館其才之最下固亡
論已而齒最少日最淺其班亦有上於彪者儻使有

台得曰歴舉尙僚長處以濃之查見其公懐令則嚴其議而深其情以掛安

又曰知此意者鮮矣

台得曰養賢育才之意設爲養老病投於散之意何哉

司取於在館之人耶。則方今本館雖乏人乎。用心愼密。諳練故事。有若安子成。議論文章卓絕雋異。有若桃子健。寬重醇正。處事有理。有若鈴子賢。雄偉奇傑逸群超倫。有若杉士元。攝職之選以才耶。不宜在彪。以齒耶。不宜在彪。抑以入館之先後耶。以班位之次序耶。亦皆不宜在彪。然則有司之取於彪。豈非以先人餘業與其年少易制歟。彪雖不肖。每患修業不專。以負先人。必將讀書講學有所通達也。豈徒恃餘蔭揚揚自得。以居於館僚諸子之上乎。縱館僚諸子以先人之故扶持保護。使彪得碌碌居職。彪獨不愧於

心乎。彪又每恐尸位素餐。以負國恩。必將鞠躬盡力。有所報效。則不肯阿附苟合。以取容當世也。有司以正臨彪則可矣。若不然。則將直言抗論。譴責之不避。安在乎其易制也。且夫館局之設。其以修史爲急。固也。然養賢育才之意。未嘗不寓於其中焉。然則年少初學。如彪者。固當養之育之。以供異日之用。今也不然。奪其講學之暇。折其有爲之志。徒任文移往逐簿書期會之務。勞形耗神。精力不得專。力於修業。不亦戾乎。乞宜罷彪館職。使彪得優遊數年之間。以益讀書講學。有所通達。上以報國恩。下以不負先人。則豈

啻彪區々之志願得伸而已。國家養士育才之意。亦於是乎在矣。

史業督責。不宜迫蹙。

修史之舉。百數年於茲矣。校正筆削。不知其經幾人手。而討論事實。潤色文章。至今猶未能無遺憾者。其故何哉。此雖由時有通塞。勢有可否。而史臣任其責者。葢亦有二失焉。才劣學陋者。遷延歲月。以爲姑息之計。才高學博者。督責迫蹙。以貪一旦之功。是故或久而無成。或成而不免來後議。今君上銳意修史。勉勵史臣。將以紹述先公餘業。史臣遵奉匪懈。方硁々

專力於局務。而總裁尙患其功效之未速。以身先於諸生。急其督責。所以躰君上紹述之盛意。可謂至矣。其非姑息遷延歲月者之比。固亡論已。然至於所謂貪功之弊。則未必無之也。夫督責迫蹙者。其不可有三。紀傳始成。日已久。曩者嘗進之幕府。告之大廟。當時號爲成功。然猶未鏤諸梓。未獻諸　天朝。以故事實差誤者。得復刪正。文辭紕繆者。得復修飾。今也其校訂新成者。隨輒鏤諸梓。既獻諸　天朝。以爲不刊之大典。議論一定。不可復改竄。則今日之校訂。比諸曩時。其難萬々。誠宜反覆議論。歸至當而後止。若貪

朗廬曰居然明主之言

一旦之功則謬誤必多取譏後世其不可一也義公之諭史臣曰寧繁勿失於簡寧質勿失於文其告肅公曰校索必精撿討必密至於成功之遲速則當付之天其所以丁寧告戒不一而足此後世史臣之所宜服膺也今若使專要速效事實差誤文字紕繆一切置而不問時增減一兩字以塞其責則雖謭劣不才之人一日校一卷猶有餘暇而本館史臣不敢苟一事考索或費數日之力數字筆削猶采衆人之論者實由奉承義公遺意豈敢貪且夕之功以負其所宜服膺者哉今不問其故不察其意一切目以怠惰

朗廬曰明上之敎雖人如此而何事不成

又曰古今同慨

急其督責則上負義公之意下折史臣之氣其不可二也義公之待史臣也親之重之優其祿秩隆其禮遇賜之休暇以養其氣力設之飲食湯浴以慰其勞苦未嘗聞其督責太急而當時史臣皆能窮思畢精功效神速者其故何也蓋其所以勸勉之者發於其誠而所以鼓動之者得其道也今則不然殺其祿秩薄其禮遇奪其休暇而又督責之上之誠不足以動下而下之情不得以達於上況水江相隔上下之不通何啻堂上遠千里也則史臣雖勉強從事勢難自奮豈復望昔時之隆哉然則督責之急既不足以致

史臣勉勵之力適足以害史業成功之全且其不可三也由是觀之近效之不可貪督責之不可急豈不較然著明哉然則史業之成功竟不可以歲月期耶曰奚爲其然今欲史業之實就則萬世之譏不可以不畏也義公之意不可以不奉也館閣之士不可以不優待也凡事懽欣趨之者逸而易爲功勉強爲之者勞而少功苟能舊弊一新百廢俱舉使館局之士勸勤激勵之意發於衷誠乘勢作氣協心戮力則何事不成何功不遂豈啻史業成功之速云乎哉

虛文粉飾不宜助長

朗廬曰關係大如此而肉食所不省

斯文之盛衰實關乎政道之隆汚而斯文不能獨盛政道不能獨隆二者必有相待而然也昔者義公好文崇學創建館局四方英俊接踵而至一國士大夫翕然向化當是時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政立教明武備修整府庫實倉廩充上下和洽百事俱擧蓋本藩政道之隆未有過於當時者而文運之盛亦未有過於當時者也斯文之興政道必有相待而盛豈不信乎而歷世之久風移俗變文運政道或不能無衰替之勢君上益有憂於此向者有修文獻志之命其意在修祖宗典刑以振積弊有志之士窃相賀以爲政

又曰澆季之風但付之一浩嘆耳

朗盧曰古今通弊

道之隆。則以庶幾也。亡幾江邸宮殿罹災。未暇造營
先創建新館於邸中。其舉蓋亦出於好文崇學之盛
意。有志之士。亦以為文運之盛。可復見於今日也。今
聞新館落成。結構盡美。輪奐可觀。而修志之命下。四
年於茲矣。而未有一號令一舉動之振積弊起人意。
是以慰有志之望者也。彪甚惑焉。夫文運固不能獨
盛。而今若欲使之獨盛。則是必粉飾虛文者也。甚為
國家不取焉。何以言之。方今紀綱廢弛。風俗頹敗。剛
毅正直之士。絕跡於廷。而阿諛媚佞之徒。比肩並進。
加之陰陽錯謬。氣候不調。凶荒之患。殆不可保其無。

而民力困弊。倉廩空虛。何啻國無三年之蓄。萬一有
水旱。將何以救之。蠢爾醜夷。巨艦大舶。乍出乍沒。以
窺我釁。時或轟々鳴砲。以駭動我人民。其包藏禍心。
勢將不測。而我所以待之之具。所謂操練。所謂海防
要之華法兒戲。一切不適實用。一旦事起。將何以應
之。此識者之所痛哭。而有司之所當憂也。而玩弄以
為常。恬然莫之怪。姑息模稜。務為粉飾。昇平之計。嗚
呼。政道既已如此。則文運亦何由而獨得其盛乎。夫
粉飾之計。既為當世大弊。而今又更以虛文助長其
粉飾。則國家將何以勝其弊也。則君上好文崇學之

又曰一國猶然況於朝廷乎

又曰忠義之氣勃々溢紙表快讀一過不覺其長

盛意。或屬空名。新館之造營。文獻之編修。亦皆為粉
飾之具。豈不一大憾乎。今欲斯文之實盛。則抑亦盍
思所以反其本之術。誠能去虛文而務實效。修祖宗
之舊典。斟酌其良法美意。得其人而施行焉。凡今日
之大弊巨害。更張一新。號令舉動。斷然明白。以副有
志之望。使一國臣民曉然知君上英明。決出於尋常
萬々。則何患乎政道之替弛。何患乎文運之衰廢。堂
々雄藩。海內巨鎮。幕府之所賴以為輔。諸侯之所仰
以取法。則餘風之及。必有足以振　神州之正氣者。
豈不盛哉。文出。士大夫傳誦。頗震動一時。方哀公病

篤。繼嗣未定之時。憤激赴江戶。周旋甚力。哀公既薨。
景山公襲封。擢為郡奉行。三遷至側用人。班馬迴番
頭。眷遇至渥。弘化紀元。幕府俄命景山公傳國世子
南山公。東湖亦獲罪屏居小梅別墅。後聽歸鄉里。嘉
永六年。幕府起景山公。議防海之政。公乃召東湖至
江戶。復原職。天下無識與不識。稱東湖先生。而想望
其風裁。公又以其才兼文武。命總督學政。安政乙卯
冬十月。江戶地大震。礫川藩邸。屋宇傾覆。東湖既免。
見母入防災燀。復入掖。母以走出。大廈浪轉而壓死。
時年五十。訃至京師。天子震悼。有夫人之歎云。初

又曰。一結奇宕

嘉永中。夷艦屢來。天子深憂之。而以景山公銳意於攘夷也。東湖名亦嘗達　天聽矣。東湖狀貌魁岸。眼光射人。性豪爽清快。與安井息軒藤森弘庵諸子交善。常以明大義正人心攘夷狄爲己任。事君慷慨頗有蘇軾之風。每遇大節。談笑於死生之際。無所畏避。

善風子曰。東湖逢遭明君。得少展其驥足。宜哉其言行之壯也。而其詳盡于其所著回天詩史。故不復具載。特其論館職書慷慨悲憤。有足以諷世者。故載之云。

坂谷朗廬曰。一書忠憤剴切。髣蘇口吻。以此立傳。其人躍出紙表。

元田南豐曰。東湖先生文武兼資。氣節蓋世。不幸殞命災變。不能遂其志。天何無情也。

小山春山曰。東湖近代豪傑。其可傳者甚多。而論館職書。乃一生立志所在。盡于此。子闇立傳。舉之以該他事。可謂別裁手段矣。

村山拙軒曰。論館職書。議論正大。畢生之本領見焉。洵一代英豪也。偉人傳中。不可少斯人。

岡田后得曰。書中多格言。可以爲君相之龜鑑。

大久保利通傳

翠岳曰。伏後一喝

大久保利通者。舊鹿兒島藩士也。通稱市藏。號甲東。狀貌魁偉。音吐宏壯。眼光如炬。須髯如漆。性剛毅。臨事果敢。方維新之初。被徵爲參與。上書乞遷都於浪華。　天皇嘉納之。遂幸浪華。後遷都於江戶。改江戶稱東京。蓋用其議也。　龍駕之幸東京。利通先東下乃賦詩。詠懷曰。陛辭千里向關東。獨拜　天顏恩賜洪。一旦難酬臣職重。鞠躬願致太平功。既而航海奉迎。　龍駕。余作詩餞之曰。誰把乾坤一斡旋。英雄我識有其人。西奔東走勤　王事。航海先迎　鳳輦巡。

翠岳曰。史遷省筆法

成齋曰。從官不必錄

利通欣然。掀髯曰。善矣。遂懷而發。時明治紀元戊辰冬十月也。明年陞參議。賜祿千八百石。敘從三位。又明年遷大藏卿。方岩倉具視使歐米各國。爲之副使。既歸爲內務卿。七年甲戌夏四月。佐賀亂起。利通率兵征之。事平。語在江藤新平傳。秋八月。　朝議以利通爲全權辨理大臣。差遣清國。三等議官高崎正風。租稅助吉原重俊。陸軍大佐福原和勝。權少內史金井之恭。內務省吏岩村高俊。司法省吏井上毅等從焉。先是我琉球人至臺灣。臺灣人掩殺之。琉球人訴之　朝廷。朝廷乃起討蕃師。夏五月。我師至臺灣。

翠嵐曰軍勢如破竹文亦有破竹之勢快々

諸酋長争納欵。獨牡丹社醜類抗不服。我師進破石門。斬其酋長。於是生熟二蕃十八社並懾恩遂降。既而牡丹社醜亦降。方是時清國有違言。故有此命。利通既奉命至清國。與其大臣恭親王文祥等會于總理衙門。大議其事。北京駐劄英國公使其ウエイト居間調停之。清國遂出銀十萬兩。以撫恤被害民。又以四十萬兩。償臺島修道建營費。而約撤我駐臺兵。事迺夷。十一月二十六日。利通至自清國。士民歡喜。市街皆揭國旗迎之。厥明天皇臨御太政官。利通奏聞使事。天顔喜色可掬云。利通之在清國也。訪石門戰場。賦詩曰。王師一到忽摧兇。戰克三千兵氣雄。請見皇威覃異域。石門頭上旭旗風。十年丁丑西南亂起。利通急赴西京行在所。參征討機務。事夷乃歸。叙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進正三位。十一年戊寅夏五月十四日。將朝。驅馬車。車中閲官書。行抵紀尾井坂。有賊挾刀斬馬足。利通大聲叱曰。侯矣。賊辟易。利通徐懷官書。將下車。一賊斫其頭。馬卒走告變於警舍。賊遂害利通。石川縣士島田一郎也。利通時年四十九。天皇震悼。贈右大臣正二位。進其子爲華族。賜金厚葬之。

翠嵐曰急難中大聲叱賊見其勇徐懷官書見其量

善諷子曰。余往年奉史職。日與大久保公相見也。公常慨然以天下之重自任。果敢勇往。不少辭避。曾有句云。孤懷元抱回天志。敢辭衣冠掛府門。可見其抱負矣。如其與清國大臣爭辨。竟取勝而歸。何其偉也。

小山春山曰。余初未讀此傳。見其篇之短。乃謂贈右相勲業赫煜。其可記者豈此而止哉。讀已一過。公之事業。括盡綱領。則如此而已。且贊語曰。以天下之重自任。果敢勇往。不少辭避。是公之本領。其餘不必言。於是乎余服子闇善於剪裁矣

村山拙軒曰。功業赫々者。録其大而遺其細。奇人逸士。則瑣事微言。掇拾取姿。是傳人之法也。善諷子具此識力。宜矣早向文壇樹赤幟。

又曰。聞成齋重野氏奉敕撰公神道碑。我邦儒家未曾有之盛事。他日文出。與此篇並垂不朽。公亦可開顔地下。

田村翠嵐曰。宜倩此筆作明治功臣傳。各題其寫真。

南豐曰與斬足利將軍木像首者同意思

南豐曰洶然

成齋曰獨眼龍眼光射透

松本奎堂傳

奎堂名衡字士權稱謙三郎松本氏奎堂其號參河之產仕刈谷藩主土井氏參河照祖之所起故其士民皆稱揚德川氏而奎堂獨極口尊崇 皇室而斥德川氏嘗登駿之久能山詣照祖廟戟手而罵曰咄家康汝老猾真可惡異日吾得志必發汝墓鞭枯骨乃援筆題詩曰石磴盤回老樹間此中何事設重關鐵椎難入九泉底此是祖龍埋骨山文久壬戌 天子赫怒乎外夷猖獗下詔幕府不奉行海內洶々於是島津氏毛利氏等帥兵入京師將有

爲而持重不敢發義徒在畿甸者不勝技癢憤懣將欲奉一親王舉兵詣諸奎堂奎堂曰卿等將奉親王於何地曰將奉叡山曰叡山地甚淺得無蹙延元覆轍乎不如據大和十津川之險也僕往年遊其地與土豪相識任俠好義此可用請先往而說既至大和時局一變義徒皆散奎堂乃去游淡路明年癸亥春大將軍德川家茂朝于京師當此之時 天子決親征之議奎堂竊謂此議必復爲姦人所沮乃與藤本鐵石吉村某虎太郎等三十餘人相謀奉侍從中山忠光脫京師時八月十四日夜也既抵浪華購求彈藥

[illegible]曰義氣凜然

舩至泉州堺港奎堂颺言曰我輩爲國家舉兵豈期生還乃剪髮投海㨂神明衆皆倣之十七日詣河內觀心寺謁 後村上帝陵弔楠正成首塚納甲冑一領以表勤王至誠且祈戰捷進抵大和五條襲代官鈴木源內於縣廳斬之軍氣大振會平野國臣至自京師告曰朝議又變萩侯得罪親征議止子等亂義旗于此非策也宜急解兵以爲後圖奎堂笑曰姦人巢蔽 聖明我預知有此事然吾事不可中止勞國臣而遣之奎堂益奮激與紀州郡山安濃津彥根高取諸藩兵戰凡十餘合連戰皆捷既而銃丸中其右

目軍亦敗乃伏刃而死時年三十四初奎堂學於昌平校一年而歸適有藩老專權者奎堂因事面責之藩老慙服削髮致仕於是衆口責奎堂奎堂竟獲罪禁錮一年乃釋復入昌平校困學三年爲舍長既而去游京畿無幾下帷於尾張教授生徒文久間卜居京師與海內諸名士交其名益著眇左目狀貌短小而精悍之氣溢乎眉宇其詩文豪宕奇雋如其人云善諷子曰奎堂欲試子房之鐵椎於祖龍埋骨山而不得乃試之於五條縣廳々吏皆伏誅何其壯也既而祖龍亦殆將不血食而僅免焉奎堂雖志不遂亦

猶遂也。嗚乎奇士矣哉。
元田南豊曰。大和義擧與楠氏赤坂之事。毫無軒輊。世人或尤其妄動無成。不思之甚也。
小山春山曰。奎堂講學多年。曉興廢之理。與一往血氣之徒異。爲大和之事。雖知萬不成。然慷慨憂國之氣不可已也。未幾至太政復古。奎堂有知。其亦可以無憾。
村山拙軒曰。嘗讀奎堂遺稿。其識見之卓。學力之優。蓋有爲之士也。獨登久能山事。頗涉過激。未可以爲訓。眞正學者。恐不如此。大和一擧。亦少年客

氣之爲耳。惜哉。
岡田后得曰。奎堂九能山詩。慷慨奇峭。想見其志氣。骯髒矣。而忽又爲婉娩婦女子語。吁英雄眞不可料也。其讀小說詩云。梅靨含嬌鶯腔澁。夕拜新月映門立。五鑾春水綠半篙。纔入紫杉軟玉濕。纖雲小雨夢空殘。冷熨香齅梅子酸。羅韈踏波如平地。仙娥有配棲廣寒。一縷赤繩三生約。政知惡緣是不惡。誰寫幽悲入秋絃。月明空山桂花落。詠阿半長石衛門事。

翠嵓曰。不悍政如此。非有義勇者不能。

伴林六郎傳

伴林六郎者。攝津人。初學浮屠氏。居本願寺支院河内顯證寺。名周永。善國詩。工筆札。既而讀皇漢書史。悔爲浮屠氏。嘗上舟於伏見。將至浪華。舟中有客。極口譏浮屠氏。周永心竊服其說。慨然進謁客曰。吾素悔爲浮屠氏。今聞子說。益知其不可。自今斷然還俗。客笑曰。師作一時遁辭耳。周永赫然厲聲曰。吾豈作遁辭哉。輙脫法衣。投澱水。客大駭。周永謂客曰。吾宗本願寺。世々以光字冠其名。故同宗皆諱光字。我今還俗。何復諱彼名。乃自改名光平。賦詩見志曰。本是

神州清潔民。誤爲佛侶說同塵。如今棄佛々休恨。本是神州清潔民。客感其勇斷云。周永既還俗。稱六郎。不復歸寺。住大和斑鳩村。號斑鳩隱士。又號蒿齋。以國學教授。講說必主尊攘。嘗著一書。名難解機之重荷。獻鷹司關白。關白上供 天覽。 天皇大稱其忠志。文久三年癸亥秋。六郎在浪華。聞松本奎堂藤本鐵石等奉侍從中山公擧兵於河内大和之間。投袂而起。一日走十七里。至大和五條村。衆驚其老健。中山公命爲軍中書記。六郎又屢獻策。以寡兵破勁敵於白銀峯和田峰之間。敵將藤堂某寄書我軍。責其

成齋曰與繇實逮捕類子成縛叢法

無状。鐵石大怒。乃援筆草答書。責其枕逆。六郎浄書贈之。敵兵傳以爲珍寶。既而我軍不利。鐵石奎堂等皆戰死。六郎賦國詩弔之曰。武士乃屍遠曝須荒野邊爾佐幾古曾仁保邊大和那天志古。於是六郎將欲潜行京師。得間走長門。謀再擧。途發脚疾。爲幕吏所縛。下京師獄。元治紀元甲子春二月十八日。與同志二十餘人處斬。時年五十有二。六郎爲人温厚而慷慨。性强記。諳誦萬葉集。其在獄。爲衆講之。又追憶大和義擧。國字記之。名曰南山踏雲錄。行于世。

善諷子曰。余讀南山踏雲錄。想見其平素所養也。彼方其顛沛流離之際。悠然賦國詩。毫無喪沮之色。何其壯也。余尤愛其宿中原之什云。破禮津留鎧乃袖毛津久呂波無菊登紅葉乃中原之里。其從容如此。

成齋曰歌詞清婉眞可傳

重野成齋曰。二傳皆先揭其大者。奎堂之罵照祖。六郎之歸俗。即其大節。起手直截敘去。而後及餘事。大有法度。

小山春山曰。昔佐々宗淳爲僧十餘年。一日飜然立志。賦詩歸儒道。遂獲源義公殊遇。其所爲大有裨名教矣。今讀此篇。頗類其人。吁何世無奇男子乎。

村山拙軒曰。桑門非出奇傑之士也。奇傑士往々寄跡桑門。蓋亦有所託也。然一入佛迷而不悟。助渠氣勢者多矣。六郎一旦悟其非。脱然歸正。眞奇傑之士也。一部南山踏雲錄。見其本領。

堀織部正傳

拙軒曰織部之母者林述齋先生之女也其學術識見蓋有所自世人或不知所説此

堀織部正者。舊覇府麾下士也。名利煕。字欽文。幼字省三郎。號有梅。任織部正。幼好讀書史。長以經國濟民爲己任。安政文久間。擢爲監察。轉函館奉行。既而爲外國奉行。當此之時。　天子下攘夷之詔。而外人益猖獗。屢來内洋。凌辱我人民。織部奮激。説諭外人。使之謝其無禮。士論多之。而閣老安藤信正等聽外使恫喝。將築其館於御殿山。御殿山城南要地也。織部切諫之。信正勵聲退之。既而信正等命國學者沛按廢帝故典。織部怒其大逆無道。慨然作書遺信

南豐曰辭正而意切眞忠臣之言

正曰外國尹堀織部正謹白語云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知之矣嚮不顧微軀激論妄荅不服於閣下之高議其罪當萬死乃碎肝腦絞腸血聊述鄙言以奉閣下閣下請以容焉抑外虜航海爾來公議百方不決於戰守而決於和信是時務之變誰禦之唯切齒扼腕而已矣臣深憂之嘗奉縷縷之鄙言頗有所容而東馳西奔預其事固臣之職不可不竭也然均是人也豈無忼慨義烈之志哉是亦時務之變誰止之彼慣於幕議之寛假恣意妄行無顧忌而犯大義者不可勝算也就中墨夷都督米

理努留竊微行於貴邸專論我政務閣下共被同餐尊之如師父遂許刑典數部是可怪一也彼與閣下結伯仲之義贈衣帛珠玉巨萬閣下酬之以慶長正保金一萬鎰是可怪二也彼醉倒之際戯於閣下之侍妾某閣下許與之是可怪三也彼請築居館於御殿山一月以八百鎰贖之閣下遂許之是可怪四也此四怪事既犯大義者莫甚焉然天意未可知也竊聞彼專論廢帝之事閣下從恿使國學者索我舊典私議其事唉是謂之何哉血涙如雨鐵腸欲裂誰有慟哭不仆地者實天下大賊天誅固不容也其顚末

春山曰其人風采可想見矣

已於兵根發閣下而可見矣是臣所以深爲閣下憂也然道路之流言有所不可信然而天以人擧言則其罪果明矣是臣誓所以不服於閣下之高議也閣下若不忘我邦之大義則奉忠於 天朝致身於幕府施仁政於民是臣伏所祈也臣今屠死其言也必善閣下請少容焉臨書不勝泣灑乃屠肚而死年四十三益萬延紀元庚申冬十一月五日也書入信正弗聽於是乎有阪下之事焉初織部之就任函館也專心海防善御管内德川景山貽國詩激奬之其在家也儉素簡朴絶無幕吏驕奢之風庭多種梅退食

之後吟詠其下因有有梅之號性行方正常慕諸葛武侯陶淵明之爲人嘗詠懷曰曠世奇才欽兩賢行藏易地業皆然氣節千秋出師表清高萬古去來篇苦辛本識由三顧忠勇無心戴二天男子功名應若是縱教沈醉曲肱眠其抱負蓋如此

善諷子曰吾於幕府末運獨取於堀織部觀其投安藤閣老書何其壯也唯々諾々之中見此謇諤之人吾焉得不立之傳哉人或云此書出乎好事者擬託然傳播既久矣世擧以爲眞故余特採之

元田南豐曰此書決非好事者擬托吾聞之故幕

府士云

汉白。忠直有如堀氏者。而不能用。使憤然諫死。以盡言。亦不省。德川氏之衰運。可悲已。

重野成齋曰。書牘多疵纇。請更改刪之。以成一篇好文字。

小山春山曰。當時斯書之傳于世也。余手抄之。如獲拱璧。後一友人曰。吾聞諸山高某。斯書實出于擬託。非織部所作也。某即織部親弟。斯書果眞耶。則在今日可誇。而不可秘也。某之言。想必信矣。蓋書雖出于擬托。其事則不出于此。存之亦足以覩

當時情勢矣。

村山拙軒曰。堀織部之為函館鎭臺。先人亦于役。杯酒唱酬。率無虛月。送其巡視蝦夷。詩纏々數十言。足見其治効一斑。曰。公平人中傑。壯志衆所欽。一獻防邊策。常存報國心。一簞北門鑰。德星爰降臨。邊徼何多幸。久旱逢甘霖。鑄錢平市價。鑿山抹五金。稼穡民始慣。麰麥藹如林。此行三千里。遠臻黑龍濤。叩舷叱長鯨。攀崖踰峻岑。黃熊割鮮肉。紅嘴捉珍禽。至茲志願副。飽弄山水音。嗤他蹩躠者。不得放登尋。愚哦眞可恤。鬢髮頽容黔。不識製蓑笠。霜雪滿衣襟。自慚言侏離。默々似啞瘖。樸陋已如是。不必設嚴禁。政治有寬猛。人情無古今。勿濫鑿渾沌。且皷窈賤琴。庶冨聖所病。足食歡心深。垂堂格言在。亦須為規箴。北陲物候異。六月猶愁黔。飮食能節量。避濕擁重衾。自令公努力。功德勒崖陰。

小山春山又曰。織部氏之始入蝦夷也。舩過積丹郡海岬。々有祠。祭遠珂毛伊姬者。姬即蝦夷人之祖神也。凡舩過于此。必具酒牲。虔禱盡禮。否則風浪忽起。致覆沒。且嚴禁内地婦女至岬以西。以其

有變人種也。土人以此戒織部氏。織部氏曰。吾奉國命巡視遐域。將大創開拓。何物邪神。為障碍。乃發巨礮於其祠。以過焉。土人始悟其妄。婦女亦得到其地云。嗚呼。織部氏勇斷。幾乎有西門豹狄仁傑之遺風。亦可以見其一斑矣。

此事傳土人口碑。藉々稱之。北海道人瀨戶士毅為余云。乃記以附于本傳之末。小山朝弘識

岡田后得曰。得有梅公遺稿一篇云。函嶴近郊初納貢米。賦以示僚屬。休把寒暄論瘠腴。眼看田畝墾荒蕪。苦辛誰識萬千粒。開闢以来曾所無。

朗廬曰自所目見之風物叙起大有趣

朗廬曰與古孝子暗合益覺其趣

又曰藝唯知不之而已所以爲眞孝

孝子長五郎傳

壬戌之夏余挾醫技屢遊相武之間一日與武之押立村正川崎平助吟行玉川之湄水風獵々稻花送香田畝甚沃余曰吁余以無二頃田逌々乎天涯此誰之田耶羨哉平助曰此田昔者覇府之所賜於孝子長五郎也因叩之得詳其事遂作之傳

長五郎者武藏國多摩郡押立村氏也家世業農奴婢數十人號曰素封寛保年間家道頗衰奴婢皆散母年八十餘長五悲母老乏奉養竊賣其田以給衣食不使之知也已而其妻病死有三子長甫十四歲

次九歲次六歲長五單身養一母三子力不能給乃日採薪以賣城市母始知貧甚日讙三子謂長五曰我善視三子汝宜安心而行賣薪母性好酒長五出則必沽酒歸歡然供之夏無蚊幮長五乃徹夜熏蚊侍母枕上扇之冬無被自脫衣庇母已則卧爐邊以禦寒如此者三十年矣隣里感其至孝與衆相謀沽美酒一大樽駄馬以爲母壽其村吏川嵜平藏聞之召長五問其孝狀長五茫然答以不自知其所爲之爲孝平藏乃問其行状於隣舍具書以聞縣吏上坂某安右衞門某乃賞以米若干縣吏川嵜某平左衞門亦與金

又曰令恤[illegible]亦可且可不盛[illegible]行以[illegible]基

若干賞之實辛酉春正月也是月幕府命大岡越州旌表其孝賜銀二十枚夏又賜田七段以爲養母資于時母年八十八有司命書米字以獻母乃急學書米字太書米字以獻隣里聞之來乞書米字者蟻集于其門長五既蒙恩恤家又富贍曆間以壽終于家

善諷子曰嗚呼孝百行之首也爲人子者孰不知孝之爲善行哉而或爲人慾所蔽不顧父母之養甚則身陷于刑辟以汚辱父母其亦何心也哉長五生乎太平奢靡之世苦節三十年如一日非至性而烏能如此哉

坂谷朗廬曰純孝如長五使之有學必能爲益于世不特孝以長義俗也又不必苦節經三十年也余於是知人不可無德又不可無學識也

岡田后得曰古之人古之人可使高山彥九泣

（朗盧曰方今改制此等罪斷無此事天恩可仰）（又曰此事欲有良劇）（又曰至誠感動於為上者亦美）（朗盧曰好領主）（又曰發言即真）（又曰余亦嗚咽）（又曰寫得淋漓動人）

山口庄右衛門傳

庄右衛門者大和國十市郡八条村長山口與十郎男也。寶暦䦨凶荒與十與同郡八村長合議乞減租於幕府。幕府罪其結黨強訴皆籍没其田宅流之伊豆新島。庄右力作奉養祖母纔生活。又時々作不封書（贈流人書不許封緘故曰之開文）以贈配所慰藉其父。祖母年過古稀而歿。乃欲抵配所事父。遣弟清右於江戸乞官。不報。明年適有自新島遇赦來者。說與十病眼艱苦之状。庄右不自勝。益欲往配所。謀之伯父。遂請之領主。領主為請之幕府。幕府亦感其孝。竟聽之。明春庄右付妻子於外家。賣衣物為路資。將發詣領主邸告別。領主問其所齎多少。庄右以實答。領主曰。糧盡將何如。庄右曰。苟土而有之。則我將種而獲之。領主及聞者皆感歎。贈錢財助之。幕府給舟送之。庄右既至新島。則父與十兀然坐于方可九尺草庵。兩目不見物。告庄右至。弗信。庄右接膝語。乃信。悲喜交至。嗚咽不能語。庄右居數月。乃種蔬播穀。地瘠不殖。種木綿煙草以代米。或劚葍薢葛根以充糧。後又開墾小澤。得沃土種米麥。竟得不乏。島人觀其力作苦行。往々有為孝子者焉。庄右之未至新島也。有老婆阿福者

（又曰優憫母數等）（又曰讀之感嘆況親聽者乎）

憫與十盲善視之。至是一聞方與十他行。問有妻子乎否。庄右曰有。然曰有則勞吾父。吾思故秘不告也。阿福歔欷感嘆。居有年。島吏感其至孝。上疏乞赦。得允。與十父子還浜原。途上觀者如堵焉。

善諷子曰。庄右之行可謂苦矣。躍海作赦。終養遂以汁祖母而不赴海島養蓄。為領主感焉。暮齋獻馬。所謂孝子不匱者耶。噫。

坂谷朗廬曰。長兵庄右有奇傳。纔素連璧難忽棄。讀閲亦唯有淚而已。不知其他也。

（駿台白余未識西評生為何人而此作一首千里郵送令余于茲不負其厚意）（又曰出生亦千里神交人也遠辱贈詩録以鳴謝）

讀偉人傳賦呈

徧傳偉人且細評。戊辰之際最詳精。八洲草木秋霜緊。邊海風魚夜夢驚。從古亂邦職志士。幾多正氣翼升平。聞將潛德持名教。史筆欽君答聖明。

明治十四年　吉備餘生西評生拜稿

綱常墜地欲難牽。何惜微軀為國捐。世道可歎歸汚下。以心恰好閲高篇。先生豪氣世間識。我輩粗狂誰復憐。奉教經遮果何日。夢飛夜々繞檐邊。

辛巳五月　秋田　出祐五郎拜具

近世偉人傳五編卷之上終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11
SS号=14664111